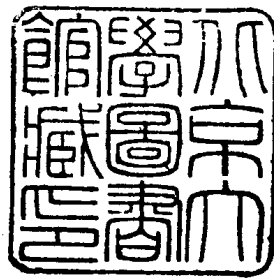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三册目次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十五卷（二）

〔明〕王錫爵　陸翀之輯

明萬曆二十一年周曰校刻本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五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補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論集下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論 萬曆癸未館試 次光鄖德溥 編修

聖王操馭世之柄其貴在斷而已矣夫能使天下治者賢也而能散天下之治者邪也任賢而去邪者聖王所以馭世之大柄也然賢者不能比邪以行其道而邪者不能附賢以售其奸此其心不相入也而其勢又不可以兩存君人者苟持不斷之意處賢于欲親欲疎之間而處邪于欲退欲不退之際則邪者常

得以計勝而賢臣不得閑其忠天下不可一日為理是故聖王責有以斷之禹之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其為萬世致治之鑑與夫賢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機君人者未嘗不願治而惡亂也然或貳于任賢而疑于去邪者何也則賢臣負易迕之勢而邪臣多自固之術也夫賢臣秉道以匡主矯之以其中之所拂邪臣顧投其好以中之以逆耳與順言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執節而不回邪臣百變以投之以執節與百變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務一心營職耳邪臣比周左右以起譽言以特立與植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道不行則奉身而退邪臣務百計以求容以易退與求容者爭其數不勝也是故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蓋自古嘆之矣夫賢臣衛國而國疏之邪臣病國而國惜之豈不在與夫惟英君[illegible]

之膏粱也任賢而貳是欲冶膏粱而弗果也邪者國之酖毒也去邪而疑是欲屏酖毒而戀之也此兩者必無幸矣故方見其賢則一志而庸之即補綴奏牘弗厭也即誦書歷歲弗益也膠漆之傅不固于此矣方見其邪則堅決而遠之即屏諸遠方弗恤也即寸功片能弗計也斧鉞之斷不厲于此矣非于此仁于彼顧忍也誠為治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共工驩兜與舜禹稷處堯朝管蔡與周公並居周位當此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誘豈不樊然殽哉然而天下大治榮華至今者則帝堯成王斷于邪正之辨而用舍決也向使帝堯以屏功惜共工則舜禹不得展其謨矣成王以私親惜管蔡則公旦不得攄其籌矣何者蘭艾不同器而芳薰蕕不同籠而茂也如使佞邪與賢臣並立于交戟之內而世可長治則古之聖王亦何為以天下之大而

不能容二三宵人哉夫孔子不與季斯並止于魯九齡不與林甫同久于唐定公明皇不忍于季斯林甫而以魯與唐徇之此萬世所為于邑也有天下者誠原唐周之所以興魯唐之所以敗決斷於疑分別猶豫堅慮賢之信杜邪佞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太平可永矣

中間西評泉公論學知足予長技而事氣以發足頭不之真能知事有

沈思于理

為學日益論 萬曆癸未問試 四山鄒德溥

夫道也無涯而吾之知亦無涯以無涯之知入于無涯之道乃其機或窮焉若盡者則為無以發之也夫學也者所以發吾之知而適于道者也吾之知愈達而愈神天下之道愈遠而愈不可底止故夫學之于人大也命學射者其始曾未知操弓持矢也少安弦而習焉而浸命中矣而又習焉而省括焉而中者十之三四矣既式而觀之如輪焉力之矣而不失毫芒矣向也未知操弓持矢而今也不失毫芒者則學以馴致之也夫學道之日益亦若是已蓋惟學則神凝神凝乃能獨契惟學則氣寂氣寂乃能深入惟學則心虛心虛乃能博受當其力學之境方欲然自見一無所得而卒之漸漬融液以底于成蓋其心之若無所得者乃其所以有真得也善乎學記之論曰學然後知不足知

如摩尼寶珠處處有光豈從人間將求者

不足然後能自奮以今觀于孔子之造何如哉乃一則曰何有于我一則曰我未能一何皇皇而不自寧也此可以想其學之不厭矣蓋惟不惑而不已于學是故其進于知命也知命而不已于學是故其進于耳順也耳順而不已于學是故其進于從心不踰矩也故曰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夫學之益非可以旦夕冀也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悟之如日之長至浸延而不覩其增也如水之潤物浸深而不覩其入也故在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夫惟其終始于學故其德有日修而不自覺者世以其旦夕之功而必可見之效效之不即獲而遽諉于學之靡益也則亦大惑矣然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則學與道二乎曰日損者乃其所為日益也夫道不可以有所倚也而人嘗有所倚焉以病道故務學以損之損其所為情

從損益說入題

欲者而進乎道之藩矣損其所為見解者而升乎道之堂矣損其所為思議者而得乎道之解矣此日益之說也不然而祇求以自多將愈多而愈以為道病惡乎益

中關許溪泉公許此學與道之旨黃學者當識

思理竅入

為學日益論 萬曆癸未會試

惺初吳龍徵 庶吉士

老子曰為學日益又曰為道日損夫日損之于日益猶燕之北越之南相背而失以遠也學與道果若是遠乎然則學非為道道亦不在學乎吾然後知善學者必以損之為益也凡天下之所謂益者類有所加也惟學之為益不然人心之初虛明洞達渾淪無端雖無所弗咸無所弗該而方體不足以議其將於蒞不足以緣其滌形既生矣神既發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形衆欲入矣生一緣而後增一障染一識而後多一累故人心不可有所加也惟為道者滌而蕩之蹶而袪之本無俱遣六通四辟于是所謂渾淪聯絡者始無不咸無不該而吾心之眞不期益而自益故學有所加而道實無所加此非日損何以臻此蓋指益之說莫辨于易矣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之象曰懲忿窒慾夫懲忿窒慾非所以改過乎改過非所以遷善乎有人于此于物無兢飲人以和於物無好宅心以淡日化月盛而不忒其過可不謂烝烝乎善乎故忿日懲慾日窒則過日改善日進顧其所謂懲忿窒慾者有才可渴不得不屬之于學所謂遷善者無迹可尋不得不屬之于道而要之為學固所以為道日損正所以日益也聖人全益于未損中人待損而後益中人之可損者什九不先其難則障蔽豊節如行泥淖者動而愈深益何由起故學者之欲求日益也必纖欲不留而後萬理咸備也必一物不容而後百物皆通也必外者不入而後內者愈固也必內外俱雙而後道德可持也譬之刮鏡然損其垢者所以益其光非能有加于鏡之本體也譬之養生然損其疾者所以益其生非能有加于生之本然也無將迎無留滯過而不存歩而

機理融而動神解天隨

識見超卓玄宗

不有而後吾心無歟欠無滲漏渾淪聯絡保合包貫如天之瀅如地之生如雷之厲如風之行如方生之木如方曦之陽無歸之益將與天地所為無方者並㳟居長而不知固自日損中來也昔聖門諸子惟商稱日益自謂戰不勝而臞勝而惺也惟戰而勝所為紛華靡麗商即未能絕之固已能損之矣顏淵後于夫子稱回益者再矣夫子以為之也至于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而後夫子與之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回果益乎丘將從而後也蓋顏子至是損之我盡而益之為益也審矣是故夫子稱之也故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非獨老子言之也深于道深于學者言之也

學精深于神道精

嚴峻鋒發是文奇一一成一一佐

引回來證深奇入理密

申閣師瑤泉公評　說出至理透入真詮非循誦之學不能到　痒神遊思不落學常

為學日益論　萬曆癸未開讀

梅源鄧宗齡撰

善學者非謂知吾之所學也謂知吾之所以學而不滯于學也夫心者道之管也學者所由以適乎道之路也學不為外逝不為内其機一也顧學非博則心隘理非約則心虛君子不欲隘其心而亦不欲虛其心故循循下學非以修姱也因文入道非以飾觀也其機合焉耳乃所稱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者何以解焉豈以學與道異機也益與損異致也必屏耆慾黜詞章而後以為道必契焉以典章載籍為事而後可以為學乎信斯言也則學乃口吻之末而道乃禪寂之關也安所稱善學也嗟夫學誠難言哉玄珠象罔之論直欲土苴經藝求所謂象帝之先若空而已此樂徑悟而憚積累者之所好也較度數稽載籍循誦習傳飾虛而已此務博綜而乏條貫者之所好也二者雖有

拈一心字片言即了　發損益之亦至明且悉

間矣以言乎失道則物焉孟氏不云乎學問無他求其放心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收心盡心即道也學問而知性者所以為道也此道與學合一之說也夫道也者不落聲色不墮方体在形氣不為纖遇亭毒不為洪內之尋常不為塞布之八紘不為窕至亡涯也乃其原皆具之于心是心也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至無用而至有用惟無且虛則不可以慾心障之故名之曰損惟有且實則不可以隘心拘之故名之曰益然損者自內而節者也益者自外而增者也自內而節者必蓄之有餘而後可損自外而增者非有學則不能聚故溺紛華而不振是襲褻之求也挾一善而自足是埳井之隘也務隱怪以祿奇是賞珍之在也假好修以立名是澤鞭之欺也是假耳目托見聞博綜姚覽玩心百代窮造化敍倫物究皇王之眇指考鏡古今

欲理入汩足從小上游剖中研究得索　字字絲思語語入解

得失之林于以啓發其靈機而窺其間奧故能以有示為無以虛而御實由益而入損由損而收益偃其文章收其視聽以與道為游舉自酬酢應感以至于形色象貌皆融之以還其真體知耳目之為障也而滅之又知假藉耳目之心亦障也而滅之又知黜耳目任了悟之心亦障也而滅之又知欣厭畔援之心亦障也而滅之益不為迹損不為虛覺于玄同通于寂漠以益而為損故見損而不見益始猶玩其華咀其實至是則直搯其根由根而達于華實一氣也始猶溯其流窮其波至是則直窮其源由源而達于波流一派也此損益之說而道學合一之旨其燦然矣如必規規于聞見之間既掇英抉異以為餘學而又謂與道無與也乃舍是而更覓其眞詮吾不知其所學者何事是還珠之蔽耳安所稱道哉是言也非老氏之創見也解在吾

儒矣所謂博文約禮博學詳說以反約者非耶愚故深著其旨有合于吾儒之訓令世之誦讀者得觀覽焉

一句塞辯

學而優則仕論

張李廷機 中乙

論曰學而優則仕商之言得之夫子者也何以明之夫子之於漆雕開也得其未信之對而說子路卒子羔而以人民社稷為解也夫子佞之夫子固惡乎學未優而仕也固悅夫仕而必待學之優也始商之自稱曰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樂由此觀之倘亦有千祿之意至於學而優則仕之說而後商之篤信聖人者深矣夫仕也而可嘗試乎哉故曰學古入官一錦之美也而嘗試製焉希不失其裁也一烹之割也而嘗試操焉希不傷其手矣夫仕也而可嘗試乎哉故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曰入官者必學然後能執古之制以議今之政而不迷焉耳夫不學優而言政則學製學割之說也古之人離經辨志親師取友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時修有

宜盡末季之弊

正學退息有居業前言往行無不識典章制度無不考經綸燮理無不講學如此其勤也四十而始仕五十而服官三揖而進三聘而起度德而就位量能而受祿仕如此其難也則何以故彼其視學常若未優而其視仕常若未暇寧以學先仕毋寧以仕先學夫是故學有餘而仕無不足學為醇儒仕為良吏有由也晚近世第急於仕耳已不遑學也析圭擔爵不必修嫮懷符分祿不必辟冷其循循猶然闕也而已儼然而居人上矣其學殖猶然落也而已嘒然而受人事矣不問崇卑不問煩簡方且慨然當之以為彼無所不足於是也方且欿然薄之以為彼猶有所不屑於是也躁動冥投之意多而潛修厚積之功少爵受不讓之習勝而恬澹難進之意衰嗟乎藉令仕而皆若人也亦何所用之蓋昔孔蔑與宓子賤偕仕孔蔑以為亡者三而子賤

警切

以為有所得者三蔑曰王事若襲是學不得明也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由此觀之優與未優之別也夫惟君子繹卜子之言存漆雕之志求子賤之所以得鑒孔蔑之所以亡毋如季路之以政學焉則幾矣

王道蕩平正直論 閩試第一 大丞李道統

人知王者用情于天下而不知王者無情于天下無情者無私情也無私情乃所以公其情而無外也此蕩平正直之說也王道也實天道也今夫天日月照萬物而物不須照臨雨露潤萬物而物不荷潤澤雷霆震萬物而物不怨震擊此無他無私故也王者奉天道之無私以勞天下者也故其道亦太公而無一毫私意于其間嘗試觀之王者一身而窮簷蔀閻環居待命者疇不各執其情之所欲以求遂于我乃王者有應有不應則曷故蓋其所應者共求其情之所公欲者也其所不應者獨求其情之所私欲者也共求其情之所公欲者人同一胸臆獨求其情之所私欲者人各一胸臆各一胸臆者即每人而悅之日且不暇給而況勢有所不能通故王者不應不應者不徇以一人之私情而累吾蕩平正直之道也同此胸臆若王者直以公心體之內外遠近不令有有餘不足之嘆乃所以為蕩平正直之道也故照臨如日月而無所私燭潤澤如雨露而無所私濡震擊如雷霆而無所私怒彼其心不過曰民心本蕩平吾無以偏黨壞之民心本正直吾無以反側累之爾矣渾渾噩噩湯湯穆穆此所以為無情于天下無情于天下者乃所以能公其情而無外也故謂之王道古之聖帝顯王所以帡幪宇宙而功成參贊者其率用此也晚近世則不然忘情之化遠而籠絡之計興尚權謀者薄蕩平右詭詐者左正直究厥底績豈不足以欺人心而臻霸業乃儒者竟置之不談則懼夫情愈蔽而風愈下也非忘情之化也是故談治理者獨首夫王道王道者貴無情也貴無情者貴無私情也

余聞師同擺言簡味長所謂視之熟有探之獨至者非耶

清言微論不襲餘語

有照應有關鍵

引精形王詞旨卓越

韓魏公不分善惡黑白論 萬曆癸未會試 少廣王宣一

嗚呼君子小人相去甚辨也世道變而使君子韜迹以自免也非君子之得已也則小人橫也夫古帝王之世道化宣朗登崇有託碩輔居位誰敢側目焉堯舜時有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為之主后土揆百事布五教於四方而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則投諸荒裔以禦魑魅不聞元愷如何結四族也虞廷九官分典治法共工驩兜三苗伯鯀相繼誅殛殆盡又不聞九官畏四凶之傷已恂恂然略不察其誰障水誰圮族日與優游出入也且一朝廷耳當清明則君子進用矣當穢濁則君子隱遁矣何至居清濁之間容小人圂迹焉即有之第默斥去亦何至不分黑白如韓魏公所為耶嗚呼此世變使然也當宋之宋朝狐鼠縱橫宮府交騖耽耽于正人拂士誓不與角立而獨魏國與范富歐尹數君子以正道力維之不循以杯杓當燎原哉數君子亦誓不與狐鼠者角立而狐鼠羣攻之遂后先告去為魏國者亦已孤矣使矯亢凌厲者暴士類如淄澠則彈冠者與投宦已皆近半恣為排擠以傾吾黨而當寧之意且揺揺無所從又誰其容魏國者又誰其起數君子者魏國其猶祖仲尼去魯之遺意乎仲尼為魯司寇少正卯罔赦他無擇焉藉令必盡雖其小不善者而孟孫氏則削季孫氏則削吾知其去當不待齊人女樂矣蓋仲尼達世變者也魏國之不得已而祖其意者也曰然則數君子非邪曰數君子純以直道行之乃魏國以世變參焉嗚呼使君子以世變參焉非世道矣

余問師丙仲公評記公不分善惡意未雅閒析子庶幾能發明之矣

世變二字是一篇主意

吉安魏公心事

無限感慨

許閣師頡陽公評　持論甚正是有忘于法度者卜子異日矣

精光煒煒

稟稟法言

援引蓬遂一執于正

文結太丘非正句應前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論　萬曆癸未館試　少詹王亶　編修

古所謂特立獨行之士其於內外輕重亦較然矣寧計一身之利害依回權勢間哉根植正道砥礪操行惟是士君子依賴而朝宁遂因以汙隆之故士君子天下之表也稍不能以自持而降已于匪人以避其鋒雖幸自保其終何以副平生何以為士君子昔漢末黨錮獄繁陳太丘自結于宦者張讓以免謹按先儒所論行已立身之法則太丘非正也夫士當平居時講說先王之道評往迹歎賞彈射之慷慨激烈疇不毅然以耿介自許哉至聲威炫耀復自動搖則利害之相去遠而適從不暇擇也君子與小人猶涇渭之流薰蕕之氣判然不相入其在朝也君子垂紳正笏蹇蹇諤諤不以欺詭而干國是不以身圖而樹私交視君側之小人狐鼠耳小人亦嚴憚君子欲援入其黨不可得而乃從中媒孽之伺其敗而下石焉故非梗槩素定未有不為所引者君子而為小人所引是名為君子而以小人終也嗚呼為砥柱者不既難乎生與義不兼得禍與福不虛倚小人播弄其禍福之權以顛倒君子于掌股之間無論其計得行不得行君子固未有可變其初心者蓋吾之行已立身無一不循其正幸值熙明之朝天王倚毗羣奸屏迹吾固可以自展偶值其艱猶庶幾秉道以挽回之而苟紓體權奸之門以幸其無甘心于我也其謂疇昔何桓司馬能殺人孔子但謹避之彌子懸衛卿以餌孔子孔子弗顧也文王拘于羑里求有莘氏之女及他珍寶以事紂此在散宜生為之則可藉令以其術謀于文王肯行之乎夫桓靈之際張讓之勢炙轂矣而吾黨之氣不可奪也君子謂寧從瘐寡之獄毋結巨璫之驩故太丘者非正也

申閣師瑤泉公評　華實並茂神骨俱完

大議論

可加不可加議見自卓

名理粹詞

孔子大林放之問　萬曆癸未館試　允暘劉應秋　少司成

孔子曷為而大林放之問哉蓋大其知本云夫禮有本有文則並隆之矣自黃唐以降不能弃文任質以理天下而孔子固悵悵于本也何與吾以是知其復古之思也夫民生之初甚朴矣其居則穴居巢處已耳安知夫宮室之禮其食則汙樽杯飲已爾安知夫飲食之禮其衣則羽毛皮革已耳安知夫章服之禮其樂則蕢桴土鼓葦籥已耳安知夫聲容之禮于時上修玄德以治其下下飲醇化以應其上即有儀文將安用之蓋至後世而文于是乎稍具也是故一變而為黃軒之世則典制肇焉再變而為唐虞之世則章程具焉又變而為禹湯文武之世則儀節備焉夫禮至于周豈不稱文盛矣哉雖然何獨有周即商之尚質彼聖人未嘗不謂文於有夏之世也又即夏之尚忠彼聖人未嘗不謂文于唐虞之世也又即唐虞黃軒之時亦未嘗不謂其文于太古之世也特其文可加而後世之文至于不可加也何以明其然也八珍九羞非不致味而太羹玄酒尚焉則循反乎味之初也黼黻文繡非不章身而皮弁布裳尚焉則循反乎工之始也金輿錯衡非不適体而大路越席尚焉鐘磬管籥非不快耳而朱絃洞越尚焉則皆存其樸而貴其質也文不獨行知質而止故雖文未嘗至于不可加也迨夫風日以降道日以汙一切務于浮靡之飾搖于鍥薄之風于是文愈盛而質愈漓先王制禮之意蕩然無復存矣故至于寶玉大弓竊于盜臣之手樹旅反坫陳于大夫之庭朱干玉戚設于諸侯之國厲階亂源伊誰咎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務本實而後乃陵夷也何也質不可加而文獨加其弊將至于質盡去而文獨存夫質既

又發一局意思都是正論

語意不從人道

去矣文必無獨存之理辟之幹亡而枝必萎鄣亡而毛必無安所附麗而稱礼哉是以荀卿莊周皆一代之大儒也至欲取先王之礼而棓擊之蓋深憤之矣然則先王之礼果可以棓擊不用乎夫人類必不可滅則礼必不可以棓擊故莫若循其本是以孔子他日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從先進者從先王之本也林放之問儻亦有先進之思乎是以孔子大之也孔子蓋曰吾縱不能盡弃後世所謂典章文物之具而從大胥几蘧之治也必將去其煩縟之節損其靡文之觀以復文武周公之舊礼教庶其可興也哉雖然吾窺聖人之心有不盡于是者聖人之心必將反文武周公之礼以為成湯之礼又必反成湯之礼以為禹之礼反禹之礼以為堯舜黃軒之礼而後其心始慊不然憲章文武足矣而何以歆并三代之礼存于後世又何曰大哉堯君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然則孔子之心蓋謂堯之文不可加已堯之文不可加而猶有虞夏商周之礼是則夫子之所嘆也何以明其然曰礼與其奢也寧儉吾是以知聖人之心必至於儉而後其論礼之意始慊也

此論奇而雅

立朝正直忠厚論 萬曆癸未科

台山葉向高

正問師所公評 清遠雅正

合論正直忠厚明析如清池風鑑

夫君子之立朝孰不以正直忠厚自期哉而鮮克盡其道者其心有所徇也徇利祿則思為全身固位之計故正直之風微徇名譽則思為矯世亢俗之行故忠厚之道缺君子苟存無所徇之心以立朝則正直忠厚兼舉而兩得之矣夫所謂正直者非悻悻自好倔強而不諧于俗者也忠厚之中而未始隨焉是正直也所謂忠厚者又非和光同塵惟務諂納于衆而靡然無以自持者也正直之中而未始激焉是忠厚也全身固位者託之乎忠厚而不知依阿淟涊其失也為隨隨非正直也然亦非善用其忠厚者也矯世亢俗者託之乎正直而不知忮刻深其失也為激激非忠厚也然亦非善用其正直者也嗟夫此惟其心之有所徇故欲竊其似者以自文而卒不可以語純臣之道也君子之立朝也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而又持之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度是故既不肯以吾身利害之故而徇俗又不欲以吾名榮顯之故而戾俗其于國家之事係綱常關成敗懷祿養交者所為屏息斂足而不敢任而獨以身任之利不能移威不能惕危言抗論侃侃然有不可犯之節焉然而非要譽也非好事也制行依于誠篤持論依于寬大不矜己之能以凌人不責人之苛以病人又怡然有可近之度焉夫其有不可犯之節也是正直也然而非激也故未始不忠厚其有可近之度也是忠厚也然而非隨也故未始不正直其視患得患失而偷合苟容務為名高而以刻覈為行者豈可同日語哉昔者皐夔稷契之立于唐虞之朝也曰吁曰咈曰异哉無相徇也何正直也至于命官錫爵則稽首相讓為言嘉謨則都俞相美譪然

行雲流水之文與韓出元屬者自別

有所約無所徇是立論大旨

此篇曲暢不作枝手刻語自是正声一振靡洞 徇名 徇利 應起處

有協恭和衷之意又何忠厚之若此哉立朝者而如皋夔稷契無媿為臣矣至晚近世若杜欽谷永直攻成帝而王氏之盛則置之罔聞李膺范滂以激濁揚清自任而過為標榜至于胡廣之中庸太丘之道廣則又與俗浮沈俯仰而幾于枉尋直尺玆數子者或近于正直而少忠厚之度則其正直者徇名也或近于忠厚而鮮正直之節則其忠厚者徇利也以名而為正直吾不謂之正直而謂之激以利而為忠厚吾不謂之忠厚而謂之隨彼其未聞皐夔稷契之風者歟嗟夫古之正直忠厚其道出于一後之正直忠厚其名出于二出于一者誠出于二者偽誠偽之間立朝者不可以不辯

余文敏同黄公許 嚴嚴清峙壁立萬仞

二語是大主意

高峻之洞如刻[illegible]陵伐機溢之杌如錦江洶湧

回顧有情

立朝正直忠厚論 萬曆[illegible]試

柱石王之楨 庶吉士

余讀漢史至汲長孺者業稱社稷臣矣廷爭面折㝡烈正直而語誠張李二臣則議依寬厚至禁闥之請猶戀戀有不忘君父之心跡其事為蓋不獨用不偏執真所謂社稷臣乎迨熙豐間安石負才褊急諸賢攻擊太驟于是釀成朋黨之禍矣故[illegible]羅氏遂著為正直忠厚之說焉豈獨嘉一長孺也乎哉蓋為時之不長孺者儆也亦為天下萬世若長孺立朝者訓也夫立朝者豈易易乎哉萬幾有張弛一人有好惡百僚有賢與不肖億兆千萬人有陸梁與顛連然而治功之樹斬于振刷治体之敦須之培植故其道在不偏其本在不以已苟不以已則此心瑩瑩然如鑑之空矣如衡之平矣空者無將迎平者無億逆無將無迎無施不平無億無逆奚啻不當有時而空于振刷者則以正直應有時而空培植者以忠厚應有時而侵殘雜萌不可以執一始終者以正直忠厚並進其應者已也其所以應者時也不以已也惟正直而不以已是故骨鯁指摘非謗也寒星烈石非峻也持法不骫噬臍齧梗非殘且刻也舉朝中外則有砥風采而已矣其誰得以激暴病我惟忠厚而不以已是故將順都俞非逢也藏汚含垢非慢也虛休謙遜請恭伏職非巽且懦也舉朝中外則有服雅量而已矣其誰得以詭隨病我何者正直與激暴異忠厚與詭隨異以已為正直則有正直之心其勢將執拗自是謫諑娸媸未有不至于激暴者以已為忠厚則有忠厚之心其勢將嫗呴悅人伺顏瞯指未有不至于詭隨者朝廷何賴若人而若人亦何足為朝廷重此有心無心之間偏全得失之所由分也故曰其道在不偏其本在不以已以已則偏不以已

承題之首句凡整目列 ［眉批漫漶］ 論喩

則不偏也大都人臣之立朝者有三渾厚精明不茹不吐立朝
宁之上令人畏威懷德而我無心者上也間有剛柔異質未偏
者少文恂確者寡健此亦無心而各率其性之所近者也次也
陋如以不正不直不忠不厚之心而徒假其迹則激烈强悍傷正
直者也詭遜隨塵傷忠厚者也雖行有清濁不過張孔李范諸
人者流耳不可使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者也傳不云乎君者中
心臣者外体夫外体之衛心也強筋骨健膚胃可謂有神氣矣
而元氣弱治猶且溢然盎然于五内百竅之間然後可以運用
□□為厥心用而不至為病吁通乎此則即虞周立朝諸臣何
以加焉盖不獨為社稷臣已也

王閎師 荊石公 許 題言正 前古 傳言 精確

名言

才難 萬曆戊戌閣試 荊岩楊道賓

慁觀古今人才所繇盛衰者其機悉懸于上而氣運之說次焉
何也聖明執極百僚都俞其所舉而在位者一一當□□
誠無留良而徐考所謂名世其人者直數人而止當斯時得人
才也難及世主操柄羣邪眩之庶官不一一當賢後且遯迹去
而世道遂莫與維挽當斯時得人才也益難然則人才何盛衰
之有所以抬而廊之處明良之會非天也聖主也所以驅而遐
之使世道莫與維挽亦非天也聖主也如虞以五臣治矣舜使
有五臣而舜弗舉之之而命禹烈山澤益平水土稷明刑契播
穀皋陶頒教可得治耶又使以四凶參之五臣可得展其用以
十亂治矣紂使有十亂而武王弗用之之而欲周公膺撫坐
分陝太公定禮樂閎夭散宜生諸人悉易置其位可得治耶又

伏武王未及用而紂猶用之紂又不大治耶將安所避未清之
烈哉蓋天不私五臣遇舜而盛天不私十亂遇武王而盛故必
曰機懸于上而氣運次也且以後王之迹徵焉豐沛創其□
作鄗白水繼興馮鄧夾輔羣彥溉水于瀛洲碩人扶日于京洛
非所詘于三代之才乃其主則見之真倚之殷矣迨夫錮清
議而漢傾投濁流而唐廢司馬公謗阻而宋室陵遲此其時何
如主也獨奈何委之氣運偎言之才難乎雖然才未嘗乏也亦
未嘗多也流觀千百載遞至于近世而事益奇甚夫唐虞建官
惟百至成周三百職漸繁也而所為才亦無幾焉十焉而止近世
建官不知視成周幾倍也淺于豪下深于供上而人曰才□于
脂韋陽于亢厲而人曰才遲于底績疾于期會而人曰才寡于
自試繁于風議而人曰才幾遍天下當寧安所任耳目焉雖

不埽遐之才非當陵□公確

論今日之才十可使二十古于已

至盛明何以遽過虞周若是脫有不挾皆詭迹也又柰何不令天下特立獨行徵實兼名之士裹足引去耶嗚呼以彼其才也而難以此之才也而易以彼其難也而古之才所以多以此之易也而今之才所以寡主持世道者夫安可不審其真而俾天下競嗤笑也乃人臣空何如自居耶曰一乃心慎乃事非必與虞周爭烈庶幾不蹈于詭迹以無負上需才至意則得之矣

王閒節評崇厚公詩言多危假宜元默識之許人

河漢佼嬈

曲盡人情

交情之薄一至于此世變江河諸方底柱閔于邑邑

續朱穆崇厚論 戊戌館試

太倉李沂　庶吉士

或問朱公叔崇厚論于人情盡然乎曰然曰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併伐其善悠悠皆是莫可稱也固矣至稱仲尼不失舊于原壤田蚡力救罪于安國谷風致嘆伐木興思其有所激矣夫若是乎人心之滋薄也曰吁公叔幸不生今時耳藉令見此當恨往論之未盡矣可得聞乎意世變江河孰為砥之人心山川誰忍測之已矣無盡言反損吾厚也曰時事日非聖賢太息挽回世運則吾黨亦與有責焉隱忍緘默寧為厚德乎嗟夫天下患之徂詐飈起士習蕩爽交誼掃地拙者坐而待巧者負而趨君子重足小人攘臂豈惟記短兼折其長今且記人之長也而曲加之短豈惟貶惡併伐其善今且不樂人之有善也而橫誣之以惡情屬耽耽雖肝人之腑者可稱為采薇之夫一中睚眦雖食擠井上者盡指為推埋之黨諭諭訿訿惟意所向飛沉榮辱是協後言敦厚之道斷喪盡矣夫瑕玼人所時有覆過救失于友猶有厚望矧雌黃任口黑白嘩喧朝為肝胆暮為胡越彼瑣瑣之蛩伊嚅嚅之夫又望影稱獨莫得而非心焉人心之薄至如公叔所云尤有可嘆者昔人之薄者顯而放于厚道之外今人之薄者陰以匿于厚道之中顯處其薄者若豺狼然飽則揚依飢則相噬不勝其跳而去猶有能避而制之者陰匿其薄者則如射隼矣負賢而居心便而發暘招陰網鮮能出其彀中況其耿介如雉者耶嗚呼噫嘻羊左之客寧不笑人也哉嗟乎人各有心本好良德嗟而不復勢使之然誠去自便之迷開公平之路洗名利之染敦道德之好真是真非不敢枉民之直隱惡揚善不欲盡人之情則朱公所謂道豐積盛名顯身榮者豈虛語哉

王道無偏無黨　萬曆丙戌會試　台岩劉弘寶　庶吉士

以天道形王道語語精新

木難火齊璀璨

王道猶天乎天之道至正故寒則未嘗不暑也日則未嘗不繼以月也天之道至公故寒暑不私一物也日月不私照一方也王道亦至正而至公故其于天下也不持于是不毋于非不問于人不有于我不牽于同不離于異蕩蕩然如寒暑日月之無導運無私被也此所謂皇極也是故萬化萬事紛綸叢奏于天地之間跂行蠕喙飛潛動植隸首不能殫其算齊諧不能志其詭夏革不能窮其數然以王道之至正至公者而燭之則紛若不能蔽其明也物情人態儈狡儇譎堅深隱幽齟齬離合渙于山川難于知天如五都之市還雜詭幻汶陽之稼雲蒸霞屯然以王道之至正至公者而折之則幽者不能掩其聰也朝廷邦國紀法刑政人材禮樂艱難紛賾利害糾結議論郛妻之際以至于窮廬毳幙之夫梯山航海之族然以王道之至正至公者而馭之則遠者不能惑其斷也是何也一道以運之而已矣且王者握天下之樞裁天下之變其藝極之陳也固天下之所環向觀法者也而偏則偏于物黨則黨于私斯以隘其同天之度而皇極隳矣惡在其為王道哉夫王之萬化萬事其迹也至正至公其道之主也即天之寒暑運旋日月代謝莫不有陰陽之体貞一之度也以言其道之深也淈浸乎其若江河之瀾博源莫可極也以言其道之明也昭昭乎其若星辰之燦麗人莫不見也以言其道之宏廓而變易也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也此故曰王道蕩蕩也是故伐異以援同矯同以立異離經執拗者是偏黨也非王道也執己以排人狥人以昵己曲局謬闇是偏黨也非王道也守是而昧于非泥非而惑于是嫉疑難流是偏黨也非王道也惟王者執矩矱以齊天下之短長執權衡以定天下之輕重其協之至正至公而協也則有好其好也即無偏無黨之好也欲天下之譽己而為之吾無是心也然即為之而天下譽己吾固不計也其協之至正至公而弗惡也則有惡其惡也即無偏無黨之惡也恐天下之議己而為之吾無是心也然即為之而天下議己吾亦不計也以立異以徇人以泥非而有所為有所不為則偏也王道不如是也以援同以便己以守是而有所為有所不為則黨也王道不如是也即如寒暑之流行也天道也而無衣者惡寒當爐者惡暑然天不為無衣而殺寒為當爐而殺暑也何也無偏無黨天道宜然也日月之周旋也天道也而暴物者甚日夜行者喜月然天不為暴物而使日長為夜行而使月不隱也何也無偏無黨天道宜然也是故天德即王道之神而默也王道即天道之明而浮也王者同天之道以立政是故同異無所肴也人己無所炫也是非無所膠也何也至正至公之道在我故也紛紜叢委即跂行蠕喙之繁而明有兼燭也堅深幽隱還雜詭幻之情而聰有兼析也朝廷邦國之政糾結郛妻之議遐方遠服之事而馭之罔不中則也何也至正至公者盡天下之道故罔不通也猶詹何之捕魚持綸正竿在我有全魚矣乃一餌而出巨鱗乎千仞盡魚之道故也蒲且之羅雀審弓結繒在我有全雀矣乃一舍天而弋鳥乎紫霄盡雀之道故也蓋大道在我自可以萬應而不窮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其道之所以為大也雖然王道無偏無黨至矣然必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故偏者心之倚也黨者心之私也心有所倚有所私而曰無偏無黨者偽也必察

批語 明以養其心純一以貞其度天德立矣視物我利鈍虛之一矣乃出其德之正而應天下則無偏出其德之公而應天下則無黨庶幾所謂王道乎此又要領之論也。

許開陽公評 筆氣秀拔 詞藻流麗 發華寬先 後意公斷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萬曆丙戌館試 青雷許三才 庶吉士

盛古之為士者則必貴本實矣晚近世士風何以微哉浮華太競而真精汨也何也上以其實求之而士以其華應之賢者以其華鼓之而愚不肖者爭以其華從之又或為上者陽以其實責之而復陰以其華收之儇巧者以虛聲取實進之而悃愊者以不足於華擯之士風何以不微也嗚呼風靡至此不可復長矣安從救之哉原夫器識文藝體非對待而提有後先古者一之今者二之古者順之今者逆之蓋非細故也文藝生於器識器識生於道德道德生於性情若石礦之源散為江洋盤木之輪發為扶疎勢不容強往者聖賢湛涵性術發為文章燦如日月星辰用如布帛菽粟聖賢何嘗廢之抒頌其所重則有在也後世以文取士而士益用以文自工如謂士務行已惟倫理

不落文人亦不先文執而以器識為主立論皆當

展舒久收斂色俱飲涵暢居然和奇自流

自用自究而文執可一切廢格不用則箕子之陳疇孔子之繫易左氏之傳春秋禮之檀弓周官之考工記不傳可也是所謂一曲之論非通方之見也士苟敦道履方崇論竑議人孰溉而訾之有如指窾頌辯郎刻肝鏤腸締章繪句皆贅矣藉使孔子在今日起而柄取士之衡令七十子者操觚牘以進僂僂乎端木之辯矯矯乎仲由之敢將與坐忘者比肩耶吾恐闇闇之損且不淂與之分席則群子安得以藻繢爭也故世之用才以儒者氣象之子房不以滑稽玩世之方朔以稱引堯舜之魏徵不以佻薄傲睨之王揚此文實後先之辨也今有士焉咨然而據梧遽然而夢蝶擧動無非莊也者然而於天下無益縱逍遙養生秋水馬蹄亦幻目也知雄守雌而為天下谿知白守黑而為天下式擧動無非老也者然而於天下亦無益縱青牛紫氣度關

通上兩論風上有此樣本之見

五千言亦詐語也何也其文詞後而器識非也有世道之下家若其視若人奚分於魑魅異物哉愚察夫士風之倡莫甚于陽為貴實而陰寔佩其華者也蓋士之器識非直謂雍容委蛇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爾也淵富甲兵而韜鋒藝圃則見若無能動履東莊而遠跡要路則見若難合造就矩矱而畏心轉圜則見若廷腐三者率以不合于時而彼炫詞競勢突梯脂韋者又旦夕穎脫去以是求士士能先器識乎哉故愚論士而獨論夫為士之風者誠見士之趨向有為樹表焉一日精察其情而士不得飾士其本實是務乎謹論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 脩撰

君子非用世之貴而能自治其身者之難何者自治其身乃其所以用世者也伊呂起隴畝之中定商周之業非不穎世倬犖流光遐紀矣然尹非幣聘之勤望微後車之載卽終於莘野之農棘津之叟有弗顧者彼誠知身為本用為末而以末易本固其所不屑也譬之規矩準繩然方圓平直固先在我矣而物之為方圓平直者自不能外焉非大器疇能當之管仲者忖量其才之可用與夫世之必用不勝其沾沾自喜之心而丞於一試故棄故事讐不以為恥三戰三北不以為泥腑纍囚之車乘邪許之歌不以為辱以彼定霸匡時之術操之有素而又際銳治之君故隱忍而就于此此君子之所謂小也覩其因敗為功扶寖衰之周遏方張之楚功高列國而名顯諸侯亦庶幾略酬其

為桓公分過此古人所未發之論

志矣三歸反坫鏤簋朱紘豈不知非提身之律令哉以謂吾事驕淫之主而不為之分其過是形之也吾不形人之過而後可以濟已之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彼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期達之入于無疵而已此其術非不妙事非不偉也而仲尼自其小器者謂夫濟于事而未全于道得于人而或喪之已焉耳嗟夫古之大人道則絲棼行則碁布理雖龍變事則鳳舉此豈為匠匠法度所束縛哉性分融則功皆命表事也道機徹則名皆身外物也故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蛇我無心而定大業者歸焉矣何也規矩準繩人成之也人自成之而反求方圓于規矩平直于準繩者以其無私也倘其身之不方不圓不平不直矣而苟以幾幸一人應乎克已而工于課物則必無龔矣故昔人唯飭躬繕性之為而于經世之務且以為

叙論正〻〻

士。苴且。以為浮雲。非薄之也。其一。於自治。乃。治人之。精者。也。繇斯以談伊呂者道在而功随古之博大天民哉上也管子者時不必商周主不必湯武不盡小節而以竟功名于天下次也用有小大而中於器一也乃若上不足以全道下不足以濟時徒抱夫無用之芻狗以覬覦于一試及其無靡則又曰時之不能濟我也此則不足謂之器矣又何大小之校云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昭素黄渾

許同師評：不就字句上求古而意格語俱工詞苑文章当如是

就不為才所用七發大言亦自有見行文清發頗類蘇家

君子之臣世不患乎無天下之才而患乎不能不為天下之才所役也有天下之材而復能不為之役則其自待也甚弘而取資也甚綫圓者就之圓方者就之方平直者就之平直聽物之來而不辭圓矣方矣平矣直矣遂物之故而無預吾事彼其量何如哉惜乎管子天下才也而不能不為天下之才所役也蓋孔子小仲器而楊椎氏有言大器猶規矩準繩善哉乎斯言仲之頫首田面而臣小白也即有仲之規矩準繩將惡乎用之以仲之明顧不辨此哉彼內重其才謂天才夷吾不[illegible]沒沒夷吾以於天下業以天下為夷吾質則夷吾無兩也不可以當吾世而失夷吾即枉直略等計必為之其素量固然無足怪者仲固以夷吾能用小白亦何惜乎為小白之用而不暇惜其為天下才

用薄渾化得古文法

之所用也不聞伊尹之用商乎夏必不使就湯必不使懟而不順必不使吾狎拯于為尹之為而以尹自完藉令畢世莘野阿衡無稱焉其為囂囂尹者固在也何也有天下之才而能不為所役其神化并包直與天地古今為無窮聊薄試于夏商之交耳寧效管仲輩爭于睽息尺寸之間耻當世而不耀者哉且天器者道之時出也吾烏知夫器之所宜而先自為大也彼以吾圓見謂吾規之彼以吾方見謂吾矩之彼以吾平直見謂吾準繩之吾何心乎刻衆形哉彼為奉曲揣渡而不中乎器則亦已耳必欲刻畫離奇丹青蟠屈而自標曰吾工良吾工良則吏吾之用小白者也吾讀管子心術諸篇動稱大道其治丏緒餘蓋亦有仲之規矩準繩焉即才不王佐然王者必不廢仲仲以為王者不猝得而吾才可卑濟苟為無害霸而已抑何其自待之

此等語識見既商調法復問

又出一議論

不弘而取資巫也或曰子輿氏尤薄仲乃辟彊之好色好貨而欲以王也得微仲所云三惡不害霸者歟曰不然宣也疾孟子備而進之極也惡管子錮而終之一用王者機一用伯者機也王霸分而器迥絕矣孔子亟仁仲之功而重小其器蓋聖人不欲以伯訓如此然推仲忍辱之指卽以規矩準繩之說當之猶且笑爾不屑意也其言曰小謹者不能大立訾食者不能肥體嗟乎此真敢仲器哉後之君子才不仲若而為才後也又過之廉殺節滁而功劾詫之為天下笑若揚雄者皆是也夫雖無天下之才而能不為天下才也者聖人必將有取諸

許閣師頌歐公序

蒼然渾然

奇論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萬曆己丑闈試

周望　陶望齡　編修

器也者以受為用者也凡物有所受則必有所窮斗庾受粟溢釜受水適於量而止盈之以升勺則概必溢此以器小為病者也夏后氏之鼎嬴氏之鐘虡世所言至宏鉅者也然均以適於量則有時而亦窮窮必溢夫窮而至於溢則鍾鼎與天下同為小者耳蓋天下有器之器有不器之器不器者制器者也握尺寸之木引尋丈之絲以為規矩準繩噫亦小矣而天下之為斗庾為瓶缶大而夏之鼎秦之鐘虡者皆取則焉及其備物致用而所謂規矩準繩者又不與也蓋至拯者眾物之式而至定者眾變之正彼用物而不用於物故億化而無方萬試而未始有窮夫子嘗曰惟君子可以大受也而論管仲則小其器夫匡天下合諸侯扶弱國而伯之奉衰周而王之斯可以為大受乎則

亟用其大於小立論超自

管仲者固已優為之矣而小之何居解者曰管子不勉其主至王乃稱伯故小之也夫子誠小之則不得復稱其仁稱其仁則固未嘗斷斷然明黜之曰爾伯也蓋管子大材也而亟於用其大譬之騏驥不千里不快志及乎千里也而衰故管子幽囚縶縛不稱辱期以就功而顯名及於功立名附也而反坫塞門矣夫期者必至受者必盈仲蓋優於受而短於盈惟亟用其大故小也古之聖賢脩其道不必顯功功被天下而我不與周公是已以一宰臣南面負扆朝諸侯勢疑迹嫌視反坫塞門奚若也而夫子於詩書著其烈其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噫豈不博大閎聦深於道也哉夫道固運器者也道運器命之曰不器器成道命之曰大器久矣夫不器之為大器也管子者直器耳譬則鍾鼎鴻然究其量則窮蓍哉子雲氏之言也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治人噫仲之所以自治者略矣

汗國卿頂陽公評一篇名言

本淮南子來

純則陳言子力林古官中論休不当如是耶

寧靜致遠論 萬曆己丑館試

周望 陶望齡 編修

天下固有事哉曰無生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材上材事而無事中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尊靜爲上也慎動次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爲動者則必滯於動也宋人有適燕者其一人欲至之速徒步蹶蹷絕筋而走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駿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鞭策屢用數舍而敗子期造父則不然其説曰馬体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而致千里矣天下之公患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机本伏而慮横起我之成心爲事與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約〻〻化而繁因變柰常〻〻遂爲變心以生事〻〻益生心及其潰然旁出僨然卒起遑神怖魄左枝右梧口禁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爲事僕役是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耶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大揉其上則尊無我以遊其閒則逸辨曲直者其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令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敵偕出偕入進勝進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爲寧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處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烏往而不暇奚爲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動耳此不然之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常靜常動者不可兩分之説也水終日流而不害靜石感而声風感而波山湧人言其靜未改斷溝瀦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之禽鹿狂走中於机辟蹄繫足械梓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一者之以蔽明致遠之義

司師許評一篇子也

古千門深已登作若之堂

宇〻精工可元乃得

渾〻淪〻部曲

寧靜致遠論 萬曆己丑館試

昭素 黃輝 編修

靜之义大矣哉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夫萬物皆備于性矣逐物而求之彼且與人疎唯靜者得焉何也安動則我亦物也以物逐物將要之而弗服即之而畔去不顧乃若完其所生困其所倚一無所著而實無一之不攝宜有無待而足不期而自至者矣我故曰寧靜致遠者無意乎致者也苟有意乎致即其身之不謙而何暇遠哉夫靜無儷也而儷之動者從感而追名之也感之動人也耳目滔蕩至精飛揚若博者之謂勝曰我饒倘有之及夫精敝神怯假息追惟猶廷〻若有〻而弗及也嘗試達觀于往來之交彼來者衆而不窮往者一而不含以一往隨無窮惑矣又况乎不迫而起唯歡是求空壁逐利而物惑據之者耶夫苟視妝而自明听返而自聰萬化俱忘一念不作孰爲來乎孰爲往乎萌出乎無朕而根歸乎無何有亦足以形外物之不足存而坐馳者之無味也嗟乎是不易言也銳者不止也狹者不深也芬乎其波之蕩也浇乎其濂之薄也外強則索中競則離昏怠則過沈矯厲則過浮然疑並作則跪而不安枯寂自閑則底而不發以是求靜必不幾矣故退嘿者靜之表也寬舒者靜之量也寂寞者靜之宅也敦懇者靜之基也肅穆者靜之輿也淵默者靜之遊也聰明者靜之牖也自然者靜之体也員神者靜之德也靜乎靜乎固衆美之所成而豈容有意乎其閒哉故靜也者衡言之則動之可也竪言之則動之主也何也靜則一〻故可御百靜則恬〻故可却紛靜則虚〻故可待寛靜則深〻故可制浮靜則專〻故可理雜靜則優〻故可優迫靜則平〻故可之傾靜則明〻故可破闇是所謂無待而

末之一句
出奇無窮

足未期而自至者也非有益于生而靜之初也凡人之生血氣心知常秉乎五行五行之用水火最動未有不以靜致者夫水渟不欲流下不爭疾疑之端之不害其至平夫火纘而後出光不自肅隨因善盡而杳乎若無功故輪之漸也因于㴱也乃之決也託于鏞也皆靜之為也然猶未若土之靜也養靜者亦能為上乎夫土至靜也而化者莫不稟動也化二者莫不稟靜也水不靜則澤火不靜則逸木不靜則瘁金不靜則折皆以土之靜為靜者也故善致遠者莫若土夫土奚意而致遠乎哉養靜者能若土也則幾矣

試破荀於心有
不是知又
可作荀於二子所可
折荀而之言其也

荀楊大醇小疵 四月中旬附試

貽素黃輝 編名

有玉於此無瑕者璧也即不掩瑕必瑜勝者之取矣唐韓愈肆莫于與瑜取況稚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以為夫二子者誰為瑜於子與而易為瑜于諸子者也宋儒曰不然荀楊大疵愚謂昌黎疵二子是也乃引孟子之醇而兼享楊荀過矣夫荀楊則有荀楊之醇而非孟軻氏之醇也蓋荀子尤薄孟氏而子雲每不比之且曰吾于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為不異考卿遊齊距子與可五十年于孔子猶近故欲篡嫡而直接之雄生遠矣自以雲耳乎孔子勢不得不然況而宗軒一排一附卿雄所自為計耳于孟氏無與也凡學術之離合先原本緩末始惟知性為不易孟子道性善而荀必曰惡揚必曰善惡混夫孟子自明性耳豈其樹拾于天下而卿也倜然而稱敵雄又墨其間而疑之彼豈直裂性而昂足據之乎哉恥說之不已出而厭為同耳夫說不要其至而提厭為同則繼善成性之說輒惡用勤孔子為也學道者茫洋若浮海然見斗極然後知四方性者人之斗極也是之不明而又焉醇哉吾讀二子書考其世原其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荀也激之以含其惡揚也歧之以導于善曰不事而自然之謂性猶之曰天降生民侄侗顓蒙也曰學接之禮持之猶之曰脩身為弓矯思為矢也夫一謂性不善一謂性不純善則含矯揉之說勢無所底以自售而要之荀繆為甚何者桀紂性也堯舜偽也性偽合而天下治信斯言也堯桀固可共國邪若是則子雲無之至如彈壁紛紜牢籠經緯裔襲先民刃鎔世變扼腕而思有所樹蓋執戟嘿上未暇也大都荀高明而外鈐意激詞愎不難茂侮耳目于臨武春

品藻清而致詰傳思致淵而朗彩鮮

申之明讀其書耽耽有諍氣雄也湛深而內滞深思而擇言精雅好著書猶類有期期狀踞京于丁傅賢恭之間而不好治者況之學在解蔽其用在成相而斷然法後王時時出入名法雖之憇世在問明其指歸在問神而靈根清淨微越近黃老姿乎自孟氏外號稱誦法仲尼莫二子若也其漸染猶爾百家之故又可勝道哉吾將因其所醇而醇之即其疵亦自不掩曰是荀楊之醇非孟氏之醇也而且非昌黎氏之所謂醇也必曰擇不精語不詳則退之知言哉然吾未知於二子何如抑亦毛穎之傳織于賦篋送窮之文工于逐貧役將既其寔不棄其華乎將以為疵不在此邪凡持論易自持難君子畏其易為瑜于今而杳其難為瑜于古者即以之窮百世可也

荀楊大醇小疵 四月中旬館試第一

玄宰董其昌編修

閎而許 淬鍊平正而詞亦秀挺

韓子曰荀楊大醇小疵宋儒不許也而并以訾韓子之爽于鑒愚竊惑焉凡古之人窮一世而著書其瑕瑜不敢自掩而以知言之權懸俟于千載之後吾從千載之後安坐而程品之亦當平其心考其世取其合道者以埀教而無刻核太甚徒以害成而已則韓子為近之而宋人無乃過邪宋人所以詆荀楊者曰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老子為可以也是則不得稱醇矣抑韓子之所謂醇者固未深言之也韓子蓋闢佛老者也其說曰聖遠言湮異端蠭起隨俗染化賢者不免焉有能宗法孔顏岳立柱砥勤成一家之言若揭日月而行者吾即以大醇與之如是而已矣荀子生橫議之世為士者知有刑名不知有禮樂知有管商不知有仲尼子弓知有秦楚之戰功不知有湯武之王道

持論以恕不以可是于古懸斷之法

辨以性為惡之說 辨以礼為偽之說

而荀子作書三十篇自勸學以及于堯問談古昔稱先王縱橫宛轉若其家事此豈有待而興者乎子雲雖承仲舒毛公之後儒術稍著然當時士大夫非困于訓詁之支離則溺于詞賦之肇悅未有深涵內照美厥靈根者而卬為起論法言太玄以之吾不謂其彫蟲小技一變而契于主約守靜之旨也夫衛道之士代非乏人顧持論于義理大明之日者非難持論于邪正混淆之世者為難承襲于師友討論之素者非難獨詣于淵源寡昧之世者為難二子者皆居其難者也其何以深排為哉而就宋人之所排吾猶可為二子原者何也古人之立言也達諸意後世之立言也匿諸理匿諸理者避駁以稱醇不示人以隙達諸意者則醇駁互見而不免于激揚之過其以性為惡也是主修為而過焉者也程子不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其以礼為

夘以老子為可取之哉

偽也。是主忠信而過焉者也。史遷不采其言。以為礼書。乎其以老子為可取也。是主虛靜而過焉者也。司馬君實不以之抹易乎。則二子之言。固如豫章之寸朽。黄璧之點瑕。要以醇者勝也。若夫論性命。論道德。則濂洛之傳。直媲洙泗。無俟苛責荀楊矣。

結束處令人旨焉無盡玩之有余

昔蘇子瞻論性。以為孟子言善。荀子不得不出于性悪。荀子言悪。楊子不得不出于善悪混。皆起于相勝。夫韓子以荀楊為醇。宋儒不得不以為駁。儻亦有相勝之意也夫

荀楊大醇小疵 四月中旬閣試

周望陶望齡

許閣師顏陽公評　理趣悠長而出之以彪炳識見超卓而協之于軼則駁作者持人文而登壇矣

愚讀孫卿書及楊雄法言。嘉其勤志好學。立言有以自見。以為孔子沒後。語而能及仁義學術者。自孟軻外。惟二子而已。當戰國尚權術。荀卿貴礼。漢人尚詞賦。而子雲曰壯夫不為也。豈無所窺見。汶汶隨俗上下者哉。二子者。其志大。其學勤。皆有意乎為孔子者也。為孔子而未得其方。未得而欲强繼之。故善李孔子者孟子也。荀卿非孟軻。子雲尊之。其尊與非不在孟子。在于以已繼孔子也。是以或排之。而獨絡或附之。而同升焉。夫荀之學銳而未合。楊之學沈而未通者也。而志又俱大。故荀勇于矯。楊勇于擬。荀之自信也。過于楊。其立議果敢。亦勝之。孟子曰性善也。卿明矯之曰悪。彼猶執夫末流之情。而謂學探之礼持之。亦言之有其故者也。雄之言善悪混。非敢異也。疑其善。又疑其悪焉而未有定。姑兩特之耳。惟怯于自信。而遂勇于擬。擬与矯。未聞道。然可謂有其志矣。韓之曰。荀与楊也。擇焉而不精者是也。其曰大醇小疵。則吾以為未然。今有物于是。曰此白。此黑。此白與黑參。或白勝于黑可也。道非物也。不得參。言醇疵知之即全体得。不知即全体失。得則是。失則非。一有舉百。必廢焉。亦有察大必迷焉。非曰參是參非。偏得而猶偏有失也。且醇者無襍之稱也。猶有疵矣。將不得言醇。又烏所容絜度其間而分大小也。吾不識韓子之言大小者果何居。其大以性命之際乎。二子之論性者如此。已其大以行耶。則韓子固似指其書。非論行也。且胡以解爭新之雄。大小醇疵何從而定之。如第曰三代而下。二子者能志其大者也。列諸孟氏無愧焉。斯不亦公而核哉。雖然。二子之于學。其持之也力。其究之也深。意極篤而外不餙

意出獨創便足不磨

議論一執于正

末句隱刺今日講學之弊

未免于疵而能無匿之以自暴于後世其可尚也已故愚之安
夫二子者以見其疵者猶愈于似醇而非而滋偽焉者也

田館師鏡台公評 此華類實分矣擢逈如入垠珥之間色色皆工

越有三仁論 萬曆己丑館試

周望陶望齡 會元

昔者越王勾踐之困於會稽也有臣三人曰范蠡泄庸大夫種凡越之得免于吳與後之及吳而為越大抵皆三臣之功云而論者遂曰越有三仁夫三子之非仁亦易辨矣無論挾權倖功處汙乘利無所當於正誼明道之指即其所謂功第亦功於越耳固未能北逐戎而南扼楚中連與國上尊天子如管夷吾相齊之萬一也夫子於管氏仁其事不許其心若三子者其事其心俱無當也故曰三子之不得為仁易辨也易王固非識仁者奚怪焉雖然吾所難于三子者則以其功越之難也大越困吳深仇也而夫差以蓄怨積忿之意敗越而棲之山中豈厭食之哉當其時越計固無出行成者然親推刃於其父而欲求臣於子世有之乎而種蠡草卒中謟以賂以釋吳王之怨毒而開子

張明三大夫之功典而則文而有理

胥之忠計此其妙于用一矣及其以僕妾入吳也吳蓋置越君臣於股掌間左殤宮而右鬼中朝夕惟所欲逞而卒能全其君于困頓顛沛之餘以返國此其妙于用二矣夫越之民皆摧北不振喪敗之遺孤而瘡痍之僨卒也內失其君而外疲于奔命人孰有固志者而二三大夫卒能鎮撫之聯渙為萃轉弱為強此其妙于用三矣節事定傾其計豫治內治外其職專主憂臣辱其志確生聚教訓其力徐進讒用賂其術婉用能豢差浮胥扶越沼吳拓少康之疆宇與中夏之盟會此亦忠臣之上略而傑士之芳烈也豈不盛哉夫三子之功雖非夷吾比然夷吾以全齊之力宰割海內非有甲楯五千之弱也桓公已入定齊下有高鮑之治邊徼不聳非有強吳吞噬之慘也內政既修然後挾天子而行之扶義易服用強易逞因暇易展是故論大小則

引仲父形容切當

仲功大而三子之功小論難易則仲功難而三子之功尤難嗚呼三子者雖非仁人殆亦智士如其功也即不得稱仁天下將不得為越仁人耶雖然泄庸固非種蠡比也長頸烏喙之雄難與共安樂而尚貪其成功沒於利祿徘徊眷戀而不能去以死種不亦愚哉至于扁舟五湖三徙遁跡其庶幾仁人明哲保身之義矣請以終董子之意

為政有綱紀文章　一九月初　閣試

周望　陶望齡　編修

中丞劉望泉公評論重法有見而貴之行法者尤得要領矣

古人有言不法法法則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夫法之未舉也聖人直舉之而已固無慮也法舉矣而不法則法之所不可奈何也是行法者之過也古之懿主多矣紀綱文章略可覩也簡而易守嚴重而難犯而其繼也習久而意稍輕之民亦應之以輕漸輕而有所阻格于是增法以佐之不可又更法以繩之題示天下以重而天下故狃之以輕夫相效則之謂法上所重而下輕是無法也聖人知後之吏陵故特重之始為之位著車旗以效尊為之聲歌箎絃以效愛為之量衡斗斛以效信令之曰上治下下事上而已令之曰兩無上陵無下奪而已固不虞其後之併其車旂聲樂而干之也併其量衡斗斛而竊之也是行法者之過也葢法始于一攻而壞之者三有援而譏之者是未嘗離其文也有操而據之者猶未能泯其寔也甚或綱紀以治棼亂也而反以棼亂為綱紀文章以飾爭鄙也而反以爭鄙為善為均也守法之與創法難易殊軌而其不可以徒善者欲嚴而寬和則俗善之遵法者欲順而伉戾則世高之上以慈虓法下以強干紀無乃徒善者邪彼其時先王之法非亡也紐解而目弛事悖而理繆故曰綱紀文章亡也自古法之始行也必簡曠其疏也必繁縟漢唐季世綱紀文章之所修備什倍其先世而其令行禁止也不能逮其萬分之一由此言之始未嘗不整然振厲而後遂衰也則法之不可以不法也審矣御馬者以鞭策鞭策既具而馬逸車敗則罪不在鞭策也治河者築隄千里叅土可就其決也尋丈之衡負捷沈辟而堙之不能就功事固畢于法而詳于人易于其未國而難于已壞也若關雎麟趾之說則程子先之矣愚聊為重法之論

慈虓法強下紀論政最細

中間師齊來公評 循重綱紀是為自要者又亦老成淵雅可誦

為政有綱紀文章　九月初一開試頭場　焦竑　狀元

善為政者必其重常操于上而後天下之勢可一天下至難一者人心也吾務以狥之則重在下而其勢愈離吾有以操之則重在上而其勢自合故紀綱文章皆國所與立而紀綱要焉韓子謂善醫者不觀人之肥瘠而察其脉善治者不觀國之文物而察其紀綱其所重可知已漢初礼文疏闊百度草創而高文之治乃為稱首後世潤色斧藻日益月增其文章非不足而元成哀平奄奄殆不復振蓋文貌徒存而其重固已去矣嘗論為政猶之車馬驅之筴之千里可致而所為握其銜轡者非車也又猶之矢焉弛之張之百步可射而所為省其括度者非矢也儻纆縣其文物而紀綱無以統壹之林林總總者孰不騁其辭頴以幸于一中故吾方經營于此而彼且闌出于彼吾方彌縫

三斂洞悉出机浮振作紀綱之方 旁及時事

於彼而彼又忽焉而出于此戰其心于紛紛錯錯之中而吾之智慮卒與之俱困其甚也大寮委命于下吏智者決策于愚夫懿親捐節于遠人賢士程行于不肖其重不立而衆得羣起以乘之此殆非國之體也吾觀古之紀綱不振而積失其重者有三有所剝落而下移而無以收之則政危有所優游而苟安而無以作之則政危有所疑畏而不决而無以断之則政危三者有一于斯皆能敗政不可不察也或謂往秉國成者政興烹鮮人如束濕天下苦之不得不矯而為寛此又未達于政之理也夫嚴而當雖罪者千百人適足以明威而不謂之敞變寬而不當雖罪者三數人已足以叢怨而又不可以市恩孔明治蜀蜀之蜀而能以弱為强亂為治者講于此術也故馬謖誅而廖立擯泣乃被顯僇而畧無怨言吾乃謂督責之為苛積習之難挽

欲以安坐而求治可不可也齊威公日事淫樂諸侯叱之迹夫烹阿封墨威令一行而鄰國震懼垂三十年郭中令值藩鎮陵夷法多寬縱李光弼代其軍斬張用濟於和門旌旗皆為變色此在人一振作間耳嗟乎為國者悪首足之倒置與背指之相随乃第以靡文相羈紲而精神無以鼓動之此亦六繼咸委空券不握欲責之行遠而命中蓋造父羿由基之所不能也

申閣師評文氣翩翩如行雲流水而議論亦自純正涌蓄步驟絕類荀山

為政有綱紀文章

一九月初一副試

昭素黃輝編

法之立也其以維爭乎生民之初相角而無所正必有人焉創而君之若萬目之有綱然是綱紀之始也業已君之勢必不能居而衡列必且委曲傾仰以飾其上下是文章之始也惟綱紀文章生於人之有所爭故聖人因而整齊之經緯之命之曰法而行之以必使夫賢者易為軌道而恣睢者無所施其不肖之心顧法之行始未嘗不畫一而後稍玩也整齊者見以為束縛經緯者見以為粉飾陽擾于法之內而陰䟦於法之外其為變替也不難矣夫法以維爭而後世且因法以為爭聖人周知其必至於是故其綱紀之不足而常示以法之出于不得已且夫重之馭輕也大之制小也貴之臨賤也豈盡强率哉有之以相為利無之以相為害臂指相使輻轂相維然後周于用而壯于

承周鴻爽論周之紀綱文章卓有僅識

耗故紀綱不立則文章不成與其臺而上皆信然有越志是人得為政也其與利者幾何矣三五以還紀綱之故無以大相踰乃文章之世變也至周而窮而周亦以文不振然猶綿延過歷則何也纏綿之深不可驟盡繁縟之理不可亟絕始固以紀綱為文章而卒以文章調護其綱紀使天下之人徇器習數若見夫文武之忠厚而姬公之丁寧也相與裴徊而不忍去信乎聖人立法之初其維爭也遠乎哉借令周之欲衰也後有周公焉起而維之補其偏直其漏勸懲其恭侮而明示以不可干之法周何至遽為春秋也三季之衰也法非盡亡也而奉法者不能有其法也爭在紀綱則并其紀綱而竊之爭在文章則并其文章而舞之彼夫為亂法首者未必敢蕩然而踰紀姑嘗試之于徵眇而浸淫滋甚柄法者亦越嘗之以為是且無害而不虞其為

此招義不盡露其奇之作也然卽其非細已是以走天下之上駟矣

爭者之所爭也夫三仞之墻樓季難之千仞之山牂羊遊焉陵遲故也況夫岬峽之不培衍壞之不儆而恨恃巖業若之無虞乎哉大抵創法之君新出于戰爭因爭以為法故嚴而難犯平世之君習於不爭則以為無事故思越拘攣之見與法競勝而徐使其私彼亦忘其安利於綱紀文章之久也夫綱紀垣楹也文章丹堊也居垣楹習丹堊則必恭然安利而葺之以為常守法不當如是耶必曰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則有程先生之言在

閣師許評：論意尤高，胄人緒言，若莊遺

擬劉寔崇讓論 萬曆己丑館試　晗素黃輝 編脩

讓美名也匹夫猶欲得之卽賢者不企其純至蓋吾讀黨錮傳則喟然曰劉愷丁鴻固濫觴之也天下爭為讓以自名孰若孟讓而忘之勢極名窮一旦逃去公為浮競而不顧魏晉之于東漢是也魯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彼其初固秉禮揖讓少代老任之國也卒也老者不自安反與少者為讓嗟乎茲所以為春秋欽春秋之作托始魯隱隱也讓而不至用階逆亂而是時平王東遷寵倚申戎仇戾君父仲尼以為爭莫大乎是故子臧季札元咺公輒之事每致意焉夫父子兄弟猶患不讓又況其凡乎語有之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名利誠有辨其不得無爭一也許由務光棄天下不顧而輿臺商賈詬訟于豉餘刀追之間人之相去何止九牛毛哉然不要其道而一切辭之為名高則是卞隨湯者汙辱之尤而許由務光之不若也當堯舜時羣后德讓獨以不矜謂禹禹固讓咎繇借令得如所讓一司空自足禹矣奚以棄天下而洗耳為哉夫棄天下而洗耳也吾乃知其未忘乎讓也未忘乎讓是猶與爭對列也人之有血氣爭心也生而然者也爭心常多讓心常少在謙之象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于諸卦莫吉焉聖人以為財得其平耳由此言之謙讓者聖人之平道也賢人企高烈士輕險激人徼幸庸衆僥望道宜何崇哉曰讓未易忘也垂世立教必也擊賢人之所企以階庸衆人之所能不能則聽之唯徇名者逡巡詭故不情而矯終使夫狡焉者穴而跡之以退為進而攘臂其私或尋大亂奈何不亟挽之也嗟乎世之治也畔路而階位逮其亂也纓綾而干戈然爭讓之端亦互為始名利趣之矣君子所為崇讓者必非（名之利之濫也）

未忘乎讓勘破許由心事

更有餘思

許閣師評：頴陽公許天矜龍矯成，和鳴的是大家

擬劉寔崇讓論 萬曆己丑館試　宇泰王肯堂 檢討

晉平原劉子真慨世多進趨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大旨欲令初授職者推賢能而讓焉讓之文付主者掌之後其官有缺卽擇用其官所讓最多者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illegible]耳目矣然使當世施用其論恐讓亦未遽成也今廣其未至擬為論曰治天下之道無大乎讓者矣讓莫盛于唐虞故帝堯治至政勳亦曰克讓舜讓于德而九官皆讓厥所讓者或它用或用為之佐或仍故官彼豈徒以讓故用之哉稷契皋陶之可為百揆夔斯朱虎之可為工虞而夔龍之可以典禮非特禹益垂伯知之維帝亦深知之也而以稷契皋陶與禹較以夔斯朱虎與垂益較以夔龍與伯夷較能無幾微之軒輕乎在四臣之欿然內顧常見人之賢乎已而以帝濬哲照之其銖兩較之若輕重之在衡而形色之在鑑也故不聽其讓旋見登用豈曰吾所舉適賢者賢者之所讓必其同類者也遂信而用之已乎夫賢者之所讓非親見其賢且不用又況乎未必賢者也故官惟所讓者之為用未盡崇讓之道也知人之難自古嘆之故衆好必察焉人所共賢者安知非闇然媚于世匿瑕見瑜得志而後肆焉者也故官惟所讓多者之為用亦未盡崇讓之道也諺不云乎爭利于市爭名于朝夫朝之中有市道焉則非獨爭之為爭也讓亦有之夫敵與君寔之舉韓程氣類是求謝安曹彬之薦玄瑋子姪不避令讓咸若斯卽素所知厚庸何傷而有背公樹黨競相標植則陋矣古有忘讎推挽而不為德者若晉祁奚向漢得何參萬世題之倘以此心振淹宣幽卽新櫝之不逮胡不可者而或噓枯吹燼相為德色則謫矣且自古及今凡上所崇未有

諸此論備作論之謀矣

析讓道直洩明爽心目 供綜

論世情如秦越人之見五臟

伴此二語板是擣猪

不塗澤。思一當之以得尊顯者故上。尊運籌之士則人爭借箸上旌。析檻之臣則人爭借劒諸如此類何限。壁記猶損發以當細腰漫黛以應修眉等可據乎真贋錯陳臧否並進皆得所欲而天下安得不紛紛迺惆世者惡其紛紛也而欲矯之以讓頑讓亦名也上以名名之下以名應之其以爭塗澤之心移而用之此反手耳而又惡足崇哉然則讓卒不可崇邪曰烏乎不可也定不應其声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說誣罔之詞不得行福不得倖蒙禍不得倖免則民志定矣而爭端息矣致此無異端精以察之在明嚴以行之在斷耳益庶虞疇九官既濟濟以亮天工。自禹外悉終其職而不遷不以為滯稷知稼而不知教夔司樂而不司禮不以為慚禹皋相推遜而益稷皐不得預不以為

獲引中肯大試論

忘吁咈不以為異而都俞不以為同說者以為如一身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且不得讓名何論爭哉此讓之至者也然揆厥所元則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讓于德弗嗣允訴若釆驩兜薦共工舜兩黜之彼其崇之固有道哉

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弱侯焦竑

君子之為仁無以累其心而已累乎心者欲也夫心之不能無欲猶陽之不能無陰君子之不能無小人中國之不能無夷狄也中國不能無夷狄然而中國常為主也君子不能無小人然而君子常為主也陽不能無陰然而陽常為主也陽也君子也中國也常為主則陰與小人與夷狄常為役也夫陰與小人夷狄而常為吾役也此豈特不能為累而已哉繇此言之雖謂坤即為乾欲即為理亦無不可者何也乾範乎坤外坤處於乾中乾坤雖異總之不能離一元以自神也元也者仁也顏冉進於仁者也仁無辨而顏冉有乾道坤道之辨何居無亦無辨者其本體而有辨者其功夫耶克己復禮在一日之契悟盖雷厲風行而無不足故為乾主敬行恕在平日之漸摩盖日積月累而

自有餘故為坤以契悟入者如燎鴻毛於爐炭之上也其功常健而疾以漸摩進者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其功常紓以遲此乾坤之辨亦顏冉之辨也然愚以為乾坤無所施其功何則乾坤若体也六陽為乾確然已尔唯体不純陽而一陰之尚在則為夬矣夬者决也决之以歸於陽也然而於陽為多故即謂夬為乾也六陰為坤隤然已尔唯体不純陰而一陽之漸生則為復矣復者還也因之以還於陽也然而於陰猶多故即謂復為坤也夫無陰則克復何施有克斯乾亦不能離坤無陽則敬恕誰主有主斯坤亦不能離乾此又辨而無辨者已雖然愚又以為二子皆乾也人之為心礼也敬也恕也皆自足也間昧者往往索之於外索之於外而不獲其以仁為遠無惑也夫視聽言動與夫見賓使民之作用孰非仁哉乃不知自信與自任者

則力不足耳故學非求仁之患而唯當仁之難回也雍也而季曰請事斯語所謂當仁者也當仁者乾也乾道在我雖諸君子栖治而群小革心中國常尊而九夷欵化非唯無辨而亦不必辨已斯天下歸仁之說也

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周如砥

夫天下有二性乎哉性一仁而已矣仁一禮而已矣禮一敬恕而已矣敬恕之外無所謂礼也循礼之外無所謂仁而仁之外無所謂性也然而從入之塗有不能不異焉者是故上智探其本原下學循其作用蓋皆從入之塗然匪性則然也昔者顔淵問仁夫子曰克己復礼為仁而至其告仲弓則又以敬恕為說朱紫陽曰此乾道坤道之別也嗟乎乾坤有二道耶克復敬恕有二仁耶無二道而較剛健于柔順則有分矣無二仁而擬頓造于馴致則異等矣于此見顔冉之殊詣而夫子之善誘也亦嘗觀乾坤之所以為乾坤乎一氣之來潛底震動勃焉忽焉萬物出焉乾也者確然健者也順承為能時行為功靜翕動闢無敢尊成坤也者隤然順者也是以君子法天惟曰自強不息而已其行四德惟本之乎一健而已而以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且不免乎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交脩並進于其間然則己而克之礼而復之非天下之至強至健其孰能与于此而敬恕之功僅所謂直内方外非耶蓋繫易聖人亦已分偶言之矣今夫戕吾心之礼者惟己人之最難克者亦莫如己己之乘人也其潛而萌則遏之難其攻而取則禦之難其屏翳障蔽于吾前則撤去之難其牽引遝雜束縛紛擾則趍然脫離之難而顔也直克之而已克云者不苦于交戰不假于强制融厥芥蔕退我靈臺如一陽斯復而群陰消亡也故曰是乾道也冉雍氏之于仁也豈須不干己私寘力哉斬絶之未能則不得不漸而磨滅之蕩滌之未能則不得不從而隄防之敬恕者磨滅之大端而隄防之要術也第其持循有方其工夫有次第如土膏之浸沃而不驟

然故曰是坤道也嘗見夫子以知險言乾以知阻言坤而說首以為自上臨下之謂險自下趍上之謂阻彼顏冉之于仁亦猶是矣雖然其一言礼一言敬恕抑又何也此則乾坤之分量所為異也吾聞天之大常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夫乘一礼而敬與恕兼之矣乾一而實故礼之為言約而該坤二而虛故敬恕之為功詳而盡乃其要帰一也吾是以知乾坤果無二道而聖門果無二仁也非其無二仁也人固無二性也嗚呼夫子罕言性無違而非性益吾于二子之學益信焉不然吾未知其所稱乾道坤道者竟何物也

中間師評 堅泉公 鈎深致遠奈外戚所測

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區大相　檢討

聖人之學忘私而已其教人也惟緣事而制其私夫心何私之有形骸障于己知誘牽于物汨焉没焉波流弟靡而不可禁究也欲反內據理反外佚為仁者非力過其前則不能制頭有從己意念初起而制之者有緣應感撥事物而制之者言人人殊其欲人制私為仁一而已矣昔夫子論仁多矣曰克己復礼語回也曰主敬行恕語雍也宋儒繹之而有乾道坤道之辨此何以說焉吾謂可以體驗得不可以影響求也何則天地之道仁而已矣絪絪緼緼宍宍漠漠有專而直有翕而闢其藹然生者皆所謂仁耳此何別于乾坤頋夫乾主健主施坤主順主受健而施者以氣化順而受者以質成以氣化者氣至倏行机萌倏達以質成者氣交後行不先氣行也枕迎後達不先枕達也此

先明乾坤卦義後以二子謂于便知迎刃而離

此以顏子配乾義何等明切

乾与坤之所以別乎要之生物之仁非有二也人之為仁從乾入者有進德脩業之功有自強不息之勇有純粹以精之妙非取夫乾也疑于所謂靜專靜直者則亦謂之乾從坤入者有敬義挾持之力有學問寬仁之實有直方而大之驗非取諸坤也疑于所謂靜翕靜闢者則亦謂之坤所由入不同其于以去私為仁一也然則二子何取乎尔回也深潛雍也厚重回也默識雍也簡默深潛默識類剛毅厚重簡默類木訥若論為仁則回乾而雍坤何者剛毅類乾木訥類坤也仁之在人天則中寓軀殼外攝一切耳目口體与夫出入云為物我施受之形悉軀殼耳軀殼累而後有己己勝而後隔形骸障尔汝故以己對己則視聽言動一攝非礼己也以己對事應則不檢而放不欲而施亦己也顏子識之早反之力敏悟直截其所克者如三軍壓敵

而靡弗摧也其所復者如衆流歸海而靡弗入也其心公[illegible]
行更無階級更無塗轍非剛健中正能乎仲弓力未辨此求之
已而未得也求之視听言動而未得也已對事而後敬肆覺已
對物而後公私辨其工夫其体驗有階級可尋有塗轍可據一
含弘光大之量勝矣此乾道坤道之說也乾神運而無方坤施
爲而有漸故極克復之效用行舍藏斟酌礼樂且以爲天下帰仁
之驗非回曷任焉究敬恕之成家邦無怨止矣無亦大生廣生
之意与嘗通其說于復矣復者天地之心也顔子不遠復故無
祇悔仲弓休復以下仁得之復善同而所以復異耳昔者顔子
進而曰回忘詩書矣可謂仁乎子曰未也他日又進而曰回忘
礼樂矣可謂仁乎子曰未也蹵[illegible]黜聰明弃所謂視聽
言動瞿然默化是謂坐忘而後夫子始与其得也彼仲弓者無

乃尚拘牽詩書礼樂之迹束縛耳目桎梏事爲未能三月不違
者欤大抵天地初一太極耳太極判而後兩儀分而固不離太
極也此理在心惟聖全體其次則克復私尚微而消之其輕清
亦乾也又次則敬恕私已形而防之其重濁亦坤也乾与坤必
有分矣然非其至也然則回乾乎雍坤乎夫子其太極乎

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黄輝 編修

仲尼雅言仁即語諸弟子人人殊也獨回雍較爲切著然敬恕
往往雅言之乃克復一語回外無及者宋儒曰克復乾道也敬
恕坤道也夫論仁而及乾坤引類甚遠旨甚富解者曰已與
礼薰猶也事不衡立角不並勝不克即無復焉克復一也一者
乾也夫敬則樞也恕則户也樞户相持而方寸闔闢于其間矣
闔一則不能故敬与恕爲二二者坤也乾一故健健故自強不
息克復象焉坤二故順順故敬義立而德不孤夫恕以矩物義
之謂也凡已之害仁若大敵然苟不能以至健弱萬物方委靡
見克之不暇何暇稱復哉若乃物役之逆感暴則決恭則從激
之則變寬之則平何者物逆而我順也且夫克復之爲言也力
專而詣直氣淨天澄八荒蕩微而無餘敬恕之爲言也俞之闢

之日夕尺寸于人已邦家之間簣進科盈而事方起也是則何
也天行無待而地勢有積也斯豈不當且辨哉然吾以爲是世
之言仁非孔子意也彼以爲仁若回雍就回雍而屬之則可矣
仁固有回雍乎哉吾將就其說而益之曰乾道坤道之說吾姑
以狀爲仁者耳非所以名仁也乾仁體也乾元仁之復也子固
謂顔子曰不遠復復則必爲乾矣何也元統天也敬恕云者求
復未克則表裏持之庶幾乎有克而後止今夫善盡敵者智百
之力十之滅此朝食而必無留行即不然犄之角之嚴自爲備
而寬收其逸雖旦夕留功而敵終不使我逋是回雍之所直而
仲尼因之者也蓋文言之翼乾凡一再言仁而坤不与焉仁陽
德也純粹以精襍以纖陰即悪乎言乾惟乾坤剥復之交聖人
嘗危乎而決致其意曰龍戰於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不戰

能戰所以為子[illegible]人口[illegible]者所及

胡克不克胡從世人以交戰為子夏病不知能戰所以為子夏也敬恕者毋為兜為可戰而後從之不敢侘傺于一逞欲吾觀聖人之教如化工付物物各如其所欲入言不期同同于要歸之所抵北轅者遠近淹速取道人殊其至質于燕也一也必欲取微言而一一歧之則末流支離之患將不可勝原吾懼學者溺宋儒之旨而猥以乾坤歧仁也乃為申益如此云

王閣師對南公評 識近蹊 思文涉 要抄三 四韻之 知其可 與補閑 棠酬往 也

成己成物論 萬曆己丑館課

昭素黃輝

夫無所取而取無所予而予取予之至精者也物生于天天無質無援授物亦無搏玩一成萬足無取予之形而有其道道無質也渾然至一一不可見強命曰誠無而非無之日也以其非無也故能無所不有豈物物而位置之哉質質者不聽于生之大原而私其生以為己有挈之留之其仞為己者也挨之推之其仞為非己者也人己歧之取舍眯之役己於物嬰物為己膠膠物物不必己從而張乎或失其所謂己者矣不知夫太極之真未嘗去人與天渾渾與地敦敦與物依依安之而非己邪傑倚鞮鞻累九舌而達象胥是物無類而非己也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是物無類而非己也又况乎横目之民乎聲氣相求好惡相曹休相蔭戚相慰安相煦瘁相勞徠之千萬端故

拂詞銘句總為新裁

之千萬世無遠忤格閡而不可通者也嘗觀于吾身乎君我於我君者生我者我生者成我者我成者長我者我長者五倫旋焉三綱統焉六紀綸焉吾之出入作止云為愛憎報施進讓有能舍是而獨之乎無何有者邪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以物觀物其則不遠在我而已謂萬物不備于我者必其道之而弗揄順之而頑拂者也唯物不外我故信可以及豚魚而身或不行于妻子非豚魚近而妻子遠也誠偽之机懸而通塞異也昔者虞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夫父不子之弟不兄之其物舜也莫甚焉藉令舜不已之乂唯姦是格其自成奈何唯夫怨慕祗載發于至誠故己成為孝父成為慈弟成為弟而陶成其器耕漁成其讓鳳凰百獸成其儀舞舜何心乎有之也天動机通神喻質效不馳而往不名而來惠感

寓心刻骨之語超〻玄著

徐生而百昌從之矣故聖人在位上成泰清下成泰寧何也天地亦物也所以為天地者與我一也天地人誠可相參是命曰三才世人能見天地之成乎人而不信人之足以成天地不亦大惑乎哉子思子有言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與仲尼所稱立達何異偶惟洙泗間多稱速肖然猶有隱疑之且愣其無言益子貢之徒日與天游若不能以其身為四時百物者乃回參稱焉無他潛心守約求諸己而已夫成己所以成物不求諸物所以成己故仲尼無所予而予回參無所取而取吾所謂取予之至精者也

蔡館師敬堂公評識見高邁議論横絕讀其文如在天上

黃石公秘法論 萬曆己丑館試

貽泰黃輝 編修

兵不厭詐儒者習言仁仁不敵千徐偃宋襄乎哉曰有之非仁也詐仁者也偃也借王襄也用君惡乎仁夫好兵而詐自名者徒知以桀詐桀之有奉而不知以桀詐堯之無奉也戰鬭爭伐不仁事也弧矢戈矛不仁器也然聖人猶不能去故軒轅有蚩尤堯舜有三苗彼將盡不仁於彼而後可得仁于此也藉令徐偃宋襄當之必也詐仁敗不仁勝持是而病仁亦與于不仁而已矣有不仁之人然後有不仁之事彼方被堅持箠奈何欲朽鈍遇之是故聖人不得諱不仁之器而莫之制也方惡彼之爭乃若吾亦與之為爭方患彼之殺乃吾亦與之為殺救焚者焦而拯溺者濡也自然之勢也蓋至於以爭息爭以殺止殺聖人之心有大不得已者矣以不得已之心行不得已之事而後有不得已之法法彊者勝法弱者敗而況於無法乎謂三代以前無兵法是王者以民命戲也今兵家所傳握奇經云出於風后即寥廓冥考然丘乘之法實自黃帝至周為尤詳比閭黨族州鄉之間隱然有勝兵焉天子無事歲三田以共三品王至自執路鼓教以坐作進退不用命者隨之滲凛凛若臨師然夫惟不以獵戲也乃其不以兵戲歟其擔牧擔左右步伐丁寧告戒皆先為不可勝故能決勝第不至詐如後世耳謂帝王無兵法者誣也武侯八陣實出握奇其法做於井田善兵者莫能窮謂後世之法有加于古昔者淺也在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又曰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險邪毒邪聖人胡樂乎吾民惟其容畜有素而險不失順使天下知其出于不得已之役而不可以卻若神農氏之祟疾以毒艸也疾去而毒止仁乎哉必子

精心攷古故能援引確當[illegible]淵徹者[illegible]

以詐而用仁即所云詐而仁秘者奇論哉

之命師卦也將與後世同法之而豈其秘哉秘法云者借之曰詐顯而仁秘耳黃石公吾不知其何如人乃子房用以興漢漢楚興衰仁不仁之間殆不容髮所謂獨得其秘者歟抑吾觀春秋用兵已不勝狡猾極于戰國元元之民得盡天年者蓋少矣世日益衰道詐日益為政必欲執先王之仁以靡孫吳有徐偃宋襄而已矣故先王之兵不屑詐後世之兵不厭詐能以詐而用仁即先王將有取焉

稽館師敬堂公評 夜氣即浩然之端以從[illegible]出求[illegible]行[illegible]此見[illegible]能即行亦[illegible]見於此能[illegible]理[illegible]入玄[illegible]開日[illegible]其[illegible]卓[illegible]知[illegible]神解[illegible]

夜氣浩然之氣論 萬曆己丑館課

昭素黃輝編修

始疑孟子言養氣卒歸心樵謂氣一動志何至云夜氣乃摽然焉夫消長存亡心氣混合夜氣者即浩然之端倪耳心為理主理不可見天地間安之非氣乎哉野馬絪縕隙塵決驟辟人之在氣若魚水然氣之集也因輕為揚因走為行因美為良因長為養因智為明故煩氣生蟲精氣生人精氣之中亦有煩氣焉何者紛綸遘入方與之扉雜何暇自有醇然物氣有其至雖聖人不能爭而聖人充塞宇宙陶冶三才卒一物莫之能逃豈非至精至神常長常存喜即陽舒怒即陰慘匪志之役于氣而感及所好惡者歟且氣無始終即無晝夜乃孟言夜者何凡生者之生也不生于有而生于无凡敝者之敝也不敝于靜而敝于動匪昔無今匪夜无晝自夜之旦若漸滅而倏呈也若沉寂而作曜也行者不息有不能復跂龍蛇不冬蟄不能春奮精氣不夜藏不能朝發夜乎晝乎生人以為寢居達人蓋惴惴焉刻乎陰陽夜為陰極是一小剝復也日分四時夜為冬象是一小歲序也晁浮蒐越復而為夢夢覺各不相知是一小死生也夢覺為二昔作今亡瞬息之間已經歷劫是一小渾沌也培養靈根致虛守靜猶虞入不給出靜不給動疑不勝紛又況乎反使牿亡至于夜氣不足以自存哉嗟呼奈何令人之好惡曾不距禽獸遠也儒者論氣牽率于理乃夜氣之萌非理非欲而天地闢焉祥沴出焉舜跖關焉孟子嘗言集義養氣而復以氣為仁義之心所自來豈非至大至剛本体固然乎哉古之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其寢無夢非无夢也夢覺為一而神氣浩然也十一月之令曰陰陽爭死生分君子以齋戒掩身吾以為凡

發明夜氣之云又玄不知子以何因緣便見至此上

府氣扎者得大通四體了无疵妙

子之半無非冬至若周銘有言火威脩容敬戒必恭恭則壽益先王之善養莫不皆然後世卜夜爲歡幸无失日耳氣奔神泣百脉滔決故其好惡也已而不人嗚呼善言理者毋以他氣之守徒歸蒙莊而謂儒者無所事此也

田鍾師 鍾白公 評不伐方言功宜事反而一其心則緩急之以為國忠斷家貞是非而議見大才高其人請特拔耳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萬曆己丑館試 雲嶠劉曰寧 崇符

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爲之有益于國則讓功可也居功亦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爲招寵爲邀君讓功者爲沽名爲避禍二者雖有間而要非人臣之義一也漢之興也高祖所與共逐鹿於咸陽固陵之坂者非韓彭乎彼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豈必皆其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人之氣勇捍驁桀恃此安歸譬猶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而後無患勢使然也馮異蘩豫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滹沱蕪蔞之間厚德宜故鮮淺戰射鈎監車之情臣主兩不忘矣而一男子妄上書則嫌疑懼畏熟馬文集向非明王降璽書親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邑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成保終之道宜然而吾一念謙抑退損之忠默有以感人主尊賢禮舊之誠矣使國無復賞

以不伐爲益世祖抑其論亦奇 此一段 議論奇 敘事中帶議論

鴻夷之賜功臣無復菹醢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之所以益世祖也此易論也論人者如以讓爲是必以不讓爲非而又安知充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哉何者甘露神爵承熙治洽之年非若地厲更始雲擾霧溺之秋也橐干戈弢弓矢一旦稱而試于疆埸之間非彼長鋏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奇正之術喜事者逞雄心于一劍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群雄而爲之君名王列矣皆握勝算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开稱亂境上非若四海鼎沸神氣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冒誅漫取凶器危事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廣羌也輒曰無踰老臣斯以偃然無所顧遜矣又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朝之議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蓋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振

說浮沉固言功心事備狀

旅而還此豈破羌強努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為哉已浩星之說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龔其遂者也社稷臣則不能矣彼其計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毀與計經國之遠猷不啻若保身之小節今吾羌已服矣國家已解嚴矣而吾所以不奉詔進討之意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子講于三軍之政萬全之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為也向也反覆論詰于萬里之外孰與今面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循循為家人語哉告然則主上輕事棄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誰執其咎吾安得晏然而已也不然吾豈老耄而貪功爵為骸骨榮哉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怙寵也安得以

以為國立永議論極高

馮異論也蓋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為之而功有所不可居

為馮異易為充國難是廣古所論

者馮異是也有益于國則為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充國是也馮異之為國大躰慮者深故約已而愈卑充國之為國大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避然為馮異易為充國難故人臣之道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見可疑之迹以進永利之忠難无怪乎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者衆也嗚呼人臣如是即功蓋社稷勳勒旂常亦徇然背公流耳而何貴乎臣哉又嘗因是而論之馮異不伐誠有功而不伐也若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發財官徵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軍斯漢之所以謂功而充國獨自完且羌雖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為功老臣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為已榮哉有苗之師三旬弗克而虞帝不謂禹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為禹敷贊之古人于軍旅之事如此差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軍旅有充功之功議論出人意表

楊大史復所先生評徵視大千洞悉十方禪有六通君入其奧矣

原性復性定性論 萬曆己丑館試

源明馮有經 稿修

性者心之所為生者也人與天地通者也光明廣遠而大至不可圍精微奧密而細至于無倫此其無所不生之體也然而渾然全具樸然未孩無形可求無象可指所以謂之性也若乃善邪惡邪則習也而非其初也夫所謂習者非必目能五色耳能五聲而後有落于氣著于形胚胎初兆而風俗可移故貞女之貴胎教謹其習而已矣夫性不能不麗于氣則不能不移于習今執其習而遽命之以為性沿流而評源可乎子思曰喜怒哀樂且未之有而況喜怒哀樂之為善為不善乎人之性猶水之性也人之善惡猶水之清濁也今以清者水之性而濁者無復水之性可乎濁者水之性而清者無復水之性可乎必不然矣孟子曰性善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周子曰五性感動而

雲花貝葉亂除法門自是無立因果

善惡分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今以孔子之言斷三子之說故知謂性善非者非也謂性無惡者亦非也謂性之果善果惡者非之非者也性者當自善惡未判之先求之不宜以善惡言也故三品之說僅似之而未盡也如謂滅情以歸性尤不可性發而為情情非性之讐也如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去動以求靜動而後有不善而滅情以復性則昊天未嘗一息不左旋而彼其性終不可復矣以此復性非吾儒之所謂復也復而歸之于無非復而應之于有也君子則不然順其情而安其性安其性故無不靜也順其情故無動而不靜也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惟不見其人而後可謂不獲其身苟以惡動之心而求靜則惡之者動邪靜邪夫靜豈可以求而至者

須弥燈光可以旁燭三千大千世界

以此推之常定則衍其性故無往而不為善也常動則失其性故無往而不為惡也此又善惡之以情分也而君子當知動之未始不可静又知惡之未始不可善矣何以明其然也今夫水之濁也滕然焉耳矣有徐而澄之可以鑑白黒而數鬚毛豈以濁而無清乜在其中矣夫人亦然豈以惡而無善乜在其中矣夫學亦然豈以動而無静静在其中矣濁可清也動可静也惡可善也如此則可謂定性矣或曰如子言得其性則善失其性可惡性果善非不善也曰性无善惡特為善順而為惡逆故君子以性為善而不以為惡惟為善順而為惡逆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順人心也惟性無善惡故喜怒哀楽之未発謂之中中者無定在也善養中者莫如和故聖人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順萬事致和也無情致中也雖致中和也而豈有加于性哉無我其生而已矣此情之説也吾請以是質韓子李子程子之是非

趙館師定宇公評 此茂材初選館作也茂材於盡之得則已然語左氏傳及太史公書數年来文益奇而華若悔徇務悔臨不使人窺其方駸駸異丞稱之有以也

紀綱法度論 部堂取第一名 廷主取第二名 閣取第二卷

茂才李名芳 壬辰庚吉士

紀綱者國家之精神也主勢恃之而益重法度者紀綱之羽翼也主權藉之而始行脩法度以振紀綱天下可長無事矣夫紀綱與法度非二事也等威有辨物采有宜上以馭下貴以使賤如天造地設截然一定而不可踰者是之謂紀綱而維持培植之力悉倚于法度則紀綱之外無法度矣示之科條懲之刑辟使下承上使賤役貴如立表示防肅然一成而不可败者是之謂法度而振厲精明之効卒歸于紀綱則法度之脩即紀綱矣蓋紀綱原于天而法度者成于人紀綱有體而無用其用乃在法度法度有用而無體其體正在紀綱兩者相輔以成其重而人主又托此兩者以行其尊此不可忽為細故也然紀綱之壊

起於玩愒成於因循終於潰決三段文甚開奧

法度之弛其端起於玩愒其禍成於因循而其極壊而不可挽也則終于潰決夫陵替之兆必以漸成僭亂之萌不能驟發苟識其幾于紀綱垂絶之頃而亟以法度維繫之則猶可及止失此不圖而忘積薪之危恬處堂之安以醸成其亂使紀綱救而法度不行是玩愒之過也業已亂矣紀綱已救而法度已格不行矣當如拯溺救焚圖之不暇而乃遷延觀望積累歳月縱消流以滔天引一炬而燎野使紀綱法度遂至大壊是因循之過也夫紀綱之初救而法度之初格不行也當事者猶有憤激怪異之心焉浸淫已久且視為故事而付之不問者有矣前人不理以俟后人而后人復然今日不救以俟異日而異日復然譬之山潼川竭驟見者以為異而習覩者以為常袖手旁觀付之一無計較之地使紀綱法度遂蕩然一去而不可收拾是潰決

此一段見經畫

之過也秦并三弊以終始于紀綱法度之間而主勢安得不輕主權安得不墮天下之傾危其何日之有故人主欲為天下計莫若振紀綱為振紀綱計莫若脩法度欲脩法度以振紀綱莫若以預防勝玩愒以震厲破因循以維傾撥亂之殷憂不狃于治襲而已而或為之說曰人主與天下相屬者以德意不以紀綱以道術不以法度紀綱之密德意之跡也法度之隆道術之替也斧斤青黃俱木之災剖斗折衡而天下治矣嗚呼斯言也坐

詞潤可觀

談則理高行之則事舛者也且德意不恃紀綱以宣而道術不藉法度以顯乎使上棄紀綱下越法度而純備道德可以為治乎况所謂道德者何從聪之而何以致之天下乎此必不然之說也然紀綱法度必脩明于創造之世而守成之主斤斤奉之可以保治至其末季必棄置以淪于亡夫使三王之後世守其紀法即至今存可也

袁閣師元峯公評：蒼古而渾，宏遒而致沉，脩理渾而推中，磨而骯髒而刮畫而不傷骨，精彩為俊而不儲，体祐年之射，簡之手，其風之雄也。

帝王大道從此揭明徹。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六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策集

君鑒

元馭王錫爵

自古有志之君未有不慕羲皇景姚姒潤澤當時延流來世而或不盡應者自睹盈而狎人之心大備也今夫政至贖也翾飛蠕動皆願其處必使一人當之雖埏埴之徒不勤於此矣輿地至廣也隰瘠相違質文不相為謀必使一人周流之雖行賈之勞不烈於此矣民偽滋彰頫其面不刋其慮暮夜戒鈐鏑而旦晝逸闔門之禦不可紀也必使一人燭之雖騶僧之營不殫於此矣昔者軒轅氏之有天下也受舉於王屋訊道於崆峒登具茨而師大隗齊倚宗而奉中黃推步咨力牧占候詢山稽謫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紀九澤之辭觀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肆命九官各比其職明四目達四聰闢四門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嗟乎此何為哉夫軒轅氏生而能言即役使百靈有虞氏握璣衡懷神珠史稱濬哲文明其道豈在山稽力牧之下而智不若二十有二人哉捐遮蓋之知以建會通之節撤慎攸之明以𤄊昭曠之路其道徑是也是故帝者地也地能下故其載萬有王者柱也自覩柱故能受繩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謙者虛也虛者盈之反也昔者舜之贊堯曰稽乎衆舍己從人其稱禹則曰不自滿假

比貿精當

出入經史曰古今

會得古人一種

顧卓意思婉能設此議論

主隱材

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堯禹之德無所不盛舍己而不自滿假聖人能之賢者之所勗也不肖者之所倆而騶也是故天下重器也今夫負百鈞者度不勝必求助於人懼顛越也恃其有而期以自衛必有絕筋而蹩者矣古之聖王蓋明於此故虢虢焉不能一息安夏后氏一饋而七起或曰勞乎曰吾憂賢士之留吾門也豈惟賢士在輿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廢名也夫負薪人之言猶且聽之也矧賢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此之謂也孟軻氏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故訑訑者虛之反也今夫甀甑之屬虛中者受孔子觀欹器屬其小子曰滿則覆矣夫不受從滿覆從于不受故觀人者觀所受也天下之言受者莫如海其次江河次澮川次溝洫雖無齊孟有受者也是故庶人視溝洫可以保其身大夫士視澮川可以保其家諸侯視江河可以保其國天子視海可以保天下傳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是故天子天下之海也負土益泰華之巔使綦操師烏獲荷畚梩終歲不能加尋丈洪匯于千仞之堤不介五尺而湍汎無際者持甲而建瓴之勢易也後世則不然庶人彀利士彀勢卿大夫彀勢已有未善曲覆之惟恐露人有善不害則奪之悲夫是集詬之行也人君有甚焉據崇高之位持恣睢之柄誅殺在前榮辱在後籍恃其所長雖周旦召奭無所售其智矣彊遂而辯雖孔丘孟軻無所婢其論矣設為叵測以赫然臨之雖龍逢比干無所閑其忠矣昔者堯放登庸故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疇

正大典則建極膺講

求衆友親言與去會

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夫
堯之心豈不愛其子而篤其所長晩訌嚚訟滔天則中距者堅
中距者堅則外傳者解體矣是故明君不先己以設距不持是
以概衆懷善若暍浮善若恐失大然後直諒多聞之士響臻而
影鶩也直諒多聞至而人各以其底自獻猶之蓋桂參朮藥然
其陳惟吾所適用雲咸韶濩之音迭奏于前耳不暇接乃天子
端拱蒙成於穆清之上而天下之務錯然畢解矣志曰人主者
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
是以恩澤下究而情不壅也夫視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明聽
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聰慮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智動以天
下天下莫不奏其力故機神而縷緒毋倡也是故聖王不以一
身擅天下之長而天下莫与抗後世之盛皆歸焉譲尊而光卑

皇明倉課餘集卷之六 策類

埏埴行賈駔儈字恵前

而不可踰故曰虛者善之祖也善者虛之府也人君莫不願虛
而曾不免埏埴行賈駔儈之勞者滑復之錮深而取舍之間未
愼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古之恣睢者莫如紂剝元良賊
諫輔髡遯于荒微子所以咨父師而太白之禍所由以烈也志
自滿九族乃離嗚呼求無已不可得小何可道哉

兵農策 殿廷試 庚戌

按是科程文讀卷進呈上七卷皆不允命於卷中取讀之得一卷擢第一不與進呈而費元亦奇之也羅公會試時夢入一甲其年入大會試封以第一甲一名數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
兵備邊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以此惓惓告之
其意深矣朕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于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詔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興民生之不易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危之戒又曰兢兢焉然躬率臣民耕籍于南
郊又屢勑邊吏愼固疆圉博求制虜長策亦欲庶幾乎知艱詰
戎以覲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勤而武備猶弛

皇明倉課餘集卷之六 策類

四方浮惰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歟自
屯鹽之法壞而商農俱困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復
歟醜虜匪茹踣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言空
戰或言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土卒計將安所決歟朕日夜
圖慮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
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于當世之務
久矣其仰繹我 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
以告朕將採而行之焉

一甫 羅萬化 大宗伯

安攘是一篇根 明斷足一篇主意

臣對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以成天下之
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實功何也君猶天也凡
內而中國外而四夷皆覆幬于天而為所統馭者也惟天好生

務本重農即是實內治兵修備即是攘外

實心以忠明斷根本

而衆悍之用並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農之績兼舉而不悖
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順治之休治兵修備以固
國之防而于以達威嚴之化是二者誠有國之先務而不可以
偏廢不可以緩圖者也然非明以燭之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
則雖外慕乎安內之名而實效罔臻雖從事乎攘外之文而成
功罔奏其何以合內外之治而用舒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
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斷之勇臣以
實心効之而分猷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贊相之誠然後君
臣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同而萬化廣中國可安四夷可攘內
可順治外可威嚴而久安長治之功將致之而無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之德膺曆數之歸　至誠繼帝　恭己臨民天下臣庶孰

不翹首而觀拭目而望以冀沾維新之化而
陛下方且望道未見求治愈殷廷特進臣等于　廷　賜清
問惓惓乎安內攘外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雖然
陛下此舉捻將採而行之非徒循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
求之臣以實應之矧今
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竊聞之書曰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生
民其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責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養
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此人君所以與昊天同一道也夫
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凡曆象日月以經天之時體國經野以
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極要養撙節以盡物之財皆所
以輿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語其政之大者

一篇旨重法天上諸

代天字頂前

則惟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何也蓋國以民為
本而農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衛也農有不重則衣食無所
自生而啼饑號寒之民且將有轉死于溝壑者矣君固代天以
任養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無以為生可乎兵有不治則備禦
無所由固而寇賊奸宄之徒且將有駢首干鋒鏑者矣君固代
天以當安民之責也而乃使民失其所衛可乎是故成王初親
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際人心觀仰之時也而周公所以惓惓於
告戒者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
陟禹之迹是豈無深意而漫為是言哉蓋以知稼穡之艱難則
農事脩而民食有資人君養民之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
則武備飭而民生有衛人君安民之責盡于此矣夫人君而誠
使民之得養也民之獲安也尚何化之不可興而理之不可致

哉故稽人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譯之
朝愈遠而不替此古今之稱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之功
者亦至今不衰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嘗有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
常享其必由是乎大哉
皇言諄諄乎重農之意也
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首擧
太祖創業之難次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以昭鑒戒訏哉
聖謨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
聖訓一書兢兢乎選將練兵之圖居安忘備之憂則當時所以
重民之命嚴民之衛者蓋周至而曲盡矣故民皆樂業而太和
之治允洽夷皆貢琛而來王之化孟昭內固無不順治而外恭

民之衣食民之衛應前

此段論重農而因及屯政鹽法

無不威嚴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啓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休者端不在于此哉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躬率臣民耕籍于　南郊則一念重農之意已切
至而不虛而又　屢勅邊吏慎固封圉以為守禦之長策則一
念防患之心已誠篤而匪懈其于
二祖之所以垂訓已身體而實踐之矣它如農事修而民無不遂
之養武功振而國無不安之民也乃今蠲典雖舉而實政未孚
啼饑號寒之民不惟見于窮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不
免焉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寇賊奸宄之發不惟見于窮邊荒
服之外而吳兵赤子亦尚有未靖焉則所以廑我
皇上宵旰之憂而不遑逸豫者良有以哉臣嘗反覆思之而得
其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歸農者鮮此民

之所以不聚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
皇上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
矣蓋穀者民之所資以為生也民終日不食則飢餒隨之邇今
挾末技而輕去其田里者豈民之皆不樂生哉穀賤故耳我
國家于常賦之外罪有折贖鹽有飛輓初非不貴穀也嗣以國
用不經而見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兌有解銀之額而措人
之用日漸輕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願貴五穀賤金
王而晩然使知百谷之重如晁錯之所奏焉則激勸化導之下
豈無力本之農矣乎如是而謂民之有失業者未之有也若夫
屯政之脩鹽法之理又厚農通商之最大者獨不可講而行之
乎臣以為法久而弊者勢也遇變而通者權也故屯種之田乾
没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權門屯政之廢久矣然不曰湖

此論屯政

此論鹽法

山斥鹵之可懇闢乎奸豪欺隱之可没入乎游手游食之民之
可驅率乎昔韓重華之田振武郭子儀之耕河中彼豈奪諸民
者哉不過假不耕之地而收無窮之稅耳今宜參酌之制田之
見存者履畝而正界兵之服農者間糸而代耕而又時中名募
之令各與以可耕之田則經界定而兼併之奸不肆屯聚衆而
樹藝之功可成昔人謂其寬民力之最大者正謂此也工本之
鈔既難于補給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兌鹽法之壞久矣然不
曰錢鈔之用有當均者乎餘納之粟有當復者乎私挾私販之
令有當嚴者乎昔管仲之煮山海劉晏之幹淮鹽彼豈掊諸其
民者哉不過總其權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為之制重
鈔法以收買餘鹽而使竈有所償輕中納以招廣商人而俾鹽
無所滯則竈得實利而法禁可施商有餘貲而正課自溢昔人

以上俱論重農

此段論治兵而重將帥為要

謂其飛輓之最速者正謂此也不然則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
脩法禁愈嚴而鹽法愈不理譬之醫者不治其本而惟治其標
亦終必救而已矣欲農商之兩利也胡可得哉以兵言之方今
邊疆之地醜虜匪茹警報歲聞此備之行而不嚴而武之所以
未振也今
皇上誠欲奮天下之武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惟重將帥而已
矣蓋將者兵之所恃以為主也兵一日無將則喪亂從之邇今
食廩餼而輕離其卒伍者豈兵之皆不衛主哉將輕故耳今我
國家于沿邊之地分撫以各將專制以總兵初非不重將也後
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于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督以統
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責其應敵而制勝也故臣願重
其權專其任而屹然使當一面之寄如趙充國之所行焉則委

此論戰守

任責成之際豈無敢慷慨之忠义乎如是而訓虜之有窺發者未之有也若夫戰守之策訓練之宜又安忍保邦之最急者獨不可議而行之乎臣以為一勞者永逸之基也暫費者久寧之道也夫今之虜非昔之虜矣飈舉烏集衆寡之勢既殊而狼奔豕突險阻之地難憑此當事者所以苦于戰守之難也然臣竊計之匈奴之衆曾未足以當中國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創懲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先發之謀未定而積弱之氣有未振乎兵法曰乎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勞逸主客之幾也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不憚于三年之久而孔明之全蜀也不辭夫六出之頻彼豈好為是窮兵哉誠以不創之於前則後之憑陵者當未艾而不制之於我則彼之窺伺者日未息耳今醜虜之猖獗既如此而猶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奮勵之術將何以成中興之治

此論調練

而保邊境于無虞也哉故臣即今之勢以權戰守之策必也其先決戰乎蓋必以戰為守庶可以折方張之虜而莫不校之基也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銳氣消沮怯懦既已成風而勞費不貲司農又復告匱此當事者所以病于調練之難也然臣竊思之即燕趙之士固素稱多慷慨之才而卒未有能一飾練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屯鹽之政不舉而給餉之期有不時乎兵法曰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此飽餒勇怯之勢也故昔孔明之討漢賊莫急于五丈之屯唐太宗之夷大難恐仰于江淮之賦彼豈徒為是擾民哉誠以未戰而不足其食則不可以得其心將戰而不得其心則不可以用其命耳今邊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猶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長慮卻顧之道則何以振維揚之武而致猷耶之嘉請也哉故臣即今之時以究調練之宜必也其先理營

以上總論治兵戰守調練時宜兵中之大者耳

又對實字

乎蓋必財以為養庶可以作有勇之氣而底于襄之績也已不然則聞鼓而破膽者既不能戰也而何况與言守將復以待敝者既不能養也而何可以加練習之功哉語者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亦終無得而已矣欲中外之寧謐也胡可得哉雖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貴而用言之貴故而弗行猶弗知也求而弗用猶弗求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日夜圖謀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臣以為
陛下特未實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實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則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
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虛語也而抑別有要機之執以為振舉之術也哉臣以為聽言貴廣也而察之不可以不明

追重州斷正意策旨

察言貴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斷伏覩
皇祖之訓有曰內外大小官員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是言也其兼明與斷而出之者矣故臣願
陛下奮精明之氣大明作之功毅所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而不狃于近利之私將所當重也則斷然以重之而不惑於一偏之見屯田鹽法以次而舉戰守調練相機而行其始也簡衆賢以使之而不賢者弗庸其既也分衆職以任之而不職者必黜賢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於天而光不可掩也賞罰欲必以信轟然如雷霆之鼓於天而威不可測也然後君宰其權臣勝其事上作其氣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誠知重農而勞心於撫字則國無不闢之野而野無不耕之民若可幾也而何游民不歸農之患哉將帥司兵柄者誠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

殆盡

屏本

則士無不振之氣國無不伸之威者可幾也而何夷狄不率之
患哉蓋惟明克允惟斷有成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内安中国外
攘四夷者斯兼舉而不遺周成王之治固不得專美於前而我
祖宗之業之盛又將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機之所在而所
當振舉者哉抑臣又有 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
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絶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
渾然而在苟一以私意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
有時而失其何以主宰乜賤而役使羣動哉宋儒范氏曰君心
唯在所養故臣願
陛下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採以大
其心親賢遠奸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忘稼穡之艱矣
乎一慮之興則曰我其忘戎兵之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可
以全明斷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惓惓而不已也
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則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按子蓋所居与罷廉洲同巷嘗寄情失謝于宗會試時其祖堂有芦三一莖視之併金芝六莖蓋先兆

政禮策 隆慶辛未 式

皇帝制曰朕昭承
天命纘御丕基五年於茲夙夜皇皇圖惟治理深思與天下共
享和平之福而未臻厥效朕甚惑之黃虞尚矣三代以成周爲
盛說者謂太和在其宇宙果何道以致之或謂周禮九職八則
五禮六樂三物六容使民勤事而不暇習于上下等威之間消
其尊崇富侈之心是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然歟否歟漢治号
爲近古當其時獻議之臣猶有定經制者欲建萬世之業者欲
不嚴而成化者之三臣者皆病徒法不足以興治然則如何而
可以致太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六合成風以政防民若職掌所載同符
六典以禮教民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制度精詳達于上下可萬
世行之而寡過矣今治績罔效風教未孚長厚之意薄虛偽
之習滋民或侈泰以相炫士或睢恣以陵上庶幾所謂卿大夫
和于朝士庶人和于野者而不可得豈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
未致歟今欲興教化厚風俗使天下志慮不易視聽純一相安
於蕩蕩平平之治禮讓之風蔚美成周必何施而後可諸士子
綜古度今試究其說朕將采而行焉

子蓋張元忭 論德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而立極也有齊一天下之具而後可以
臻治平之效有化成天下之實而後可以追協和之風政也者
齊一天下之具也所以示民之趨而嚴其防者也禮也者化成
天下之實也所以定民之志而彰其教者也政之所布或止於

致礼二字是一篇眼目而意重在礼上

本而末輕重有体

法制之粗而礼之所陳不足以建中和之極則民皆習于其不
而昧乎其實雖欲使之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以相安于蕩蕩平
平之化胡可得哉是故聖哲之君受上天之寄膺化民之責不
徒道之以制度文為之具而必有礼焉以寓夫治乎默運之机
勸民之善而不以爵祿遏民之惡而不以刑威是以其教不言
而喻其民不令而行布列於庶官者各修其職而不日志於尊
榮散處於族黨者各安其分而不日志於富侈遵王道者無偏
黨頗僻之患若聖訓者有時雍風動之休古之帝王所以垂拱
而治揖讓而化者其有由然哉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啟　仁儉性成紀綱振舉於　朝廷而海
宇嚮風　威德覃敷於邊塞而蠻夷率俾治已至矣化已洽矣
乃于萬幾之暇進臣等而策之慨然有慕於成周之治而以方

今之民風士習為憂詢臣等以興礼楽化民之要誠求治無已
望道未見之盛心也草茅之士沐浴
聖化願攄忠悃之日久矣敢不披瀝以對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四海之廣萬民之衆風土異宜
習俗異尚不有以整齊之則乱不有以約束之則爭君人者荷
帝天之命握君師之權以立極於万民者也則凡所以懸之象
魏頒之條教彰之物采陳之藝極以整齊天下約束天下而使
之順軌循方焉者寧非治天下之常經也哉然此特治天下之
文而興禮敦讓則化天下之實也有其文而孚之以實則制其
外者又有以格其心而天下自漸摩於仁讓之治不務其實而
徒飾之以文則革其面者未必能一其志而天下卒積習於偷

四答問中周礼段

靡之風上之所尚少異下之所趨頓殊故曰政刑者輔治之具
德礼者致治之本而治天下者賛翻所尚也黄虞之治邈乎弗
可復覩矣試以成周观之周自文武開之於前周公成之於後
其所以治天下之具斟酌百王損益二代綜之紀之經之綸之
蓋纖悉備矣乃其化民之實則有不盡於是者是故棫樸作人
之教關雎麟趾之意行葦鳧鷖之德所以播其忠厚勤儉之化
者真懇惻怛蓋不徒政以驅之而恒有礼以率之也嘗观周礼
一書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享四十年之太平有周
以之培八百年之命脉斯誠治天下之大綱大要也然不徒曰
周之政典而以礼名之則其寓意遠矣今考其所載若設官分
職辨方正位體国經野制度品式非不詳且密也而其精蘊所
存樅要所急則惓惓乎以礼化民之是務焉是故任之以九職

治之以八則節之以五礼和之以六樂廸之以三物正之以六
容以功詔祿而尊卑之有等以事奠食而貴賤之有章當時之
民自少至長習於升降揖讓之節而囿於道德仁義之中曉然
知上下之分知冠履之不可踰位嚴廊之上者懷素餐之懼効
靖共之忠而卿大夫相與和于朝處邦国之中者泯僭侈之私敦
雍肅之義而士庶人相與和于野風俗之美比屋可封宋儒謂
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詎非以礼化民之明效也哉易曰上天下
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
定礼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也知乎此則成周之所以化
行俗美天下和平者其道可知而後之圖治者可以知所務矣
漢之興也去周未遠使當時之君能奮然復古之治而本之躬
行以善其則先之礼教以孚其心則成周太和之治豈可再見

四語道盡漢家之失

奈何以雜伯之心而行一切苟且之政黃老申韓既以陰壞天下之學術而弘恭許史又以紊亂先王之典刑是以當時獻議之臣若賈誼之於文帝則曰禮者禁於將然法者禁於已然而欲其定經制厚風俗以興殷周之治王吉之於宣帝則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欲其述舊禮明王制以建萬世之策匡衡之於元帝則曰道德之行自近者始而欲其陳德義循禮讓不嚴而化以挽浮靡之趨蓋誠以大平之效不可以徒法制而轉移化導之微權必以禮教為之本也三臣之言豈非通達治體者哉而漢之三君卒狃於陋習而不能用是以德色誶語民鮮淳良之俗貪鄙嗜利士無廉靖之風居官而致富者為椎傑虎奸而得利者為壯士有如賈誼之所太息貢禹之所極論者終漢之世日以凌夷而不振非漢之民不若成周也禮教不修而文法之熾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驅逐胡元復帝王所自立之土宇建古今所未有之事功不惟政以防民而又禮以教民蓋有兼舉而不遺者以政言之若諸司職掌所載官以職分而九卿百執事之相維事以類繫而大小纖悉之畢舉宏謨曲筭粲然六典之章程也以禮言之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提其綱領而祭享昏喪之有節析其條目而服舍器用之有差良法美意藹然周官之矩範也二百年來道化淪洽日氏月窟之邦含齒戴髮之屬孰不沾德澤歌太平雖成周之盛何以加此而

聖問所及猶以治績罕效風敎未孚為慮臣嘗思之而得其故矣蓋成周之所以化民成俗者[illegible]非出於禮之外也我

數語一篇骨子

讜言

聖祖之所以建極垂憲者禮即寓於政之中也有政以為齊一天下之具故有以一民之視聽而孰非所以為禮之迹有禮以為化成天下之實故有以定民之心志而孰非所以為政之精然則昔之所以治平而今之所以偷靡者從可知已由今之時觀之長厚者變而為浮本淳厖者變而為虛偽倡優忘后飾之僭墻屋兢文繡之觀而民之侈泰以相炫者日甚也急進取則懷入市攫金之心工擠排則為下穽投石之計而士之恣睢以陵上者可駭也民風之薄惡士習之澆漓非惟

陛下之憂臣亦且憂之矣臣竊以為風俗之無良者由教化之不明也教化之不明者由政本之未立也夫所謂政之本者何也禮之實是也今也詳法令而畧禮教重文藝而忽德行賞罰非不明也而或枉其功過之實則下何由而勸懲議論非不悉也而或[illegible]于畫一之守則下何由而趨避學校視為具員而師儒之模範弗端家令勞於案牘而風俗之淳漓罔念

陛下所謂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立者臣不敢謂無是也則又何怪乎民風士習之日趨于弊而不若古哉夫

陛下知致弊之由則知所以救弊之道其道無他亦曰務禮之實而已矣臣請申

聖祖之制法成周之規採漢臣之言興禮讓之教掌銓衡者不徒以政績課殿最而必核其行檢司登顯者不徒以詞章品高下而兼採其德誼賞當賢罰當罪而勸懲昭明允之公執禮要崇本實而議論黜靡曼之欺董學校者必如陽城之在國子胡瑗之在湖州而不徒委瑣闒茸以充位知郡縣者必如仇香之以德化民延壽之敕閤思過而不徒簿書期會以稱貲由是而

除〻條續總是石畫

知本之論

公卿。厉揚館之素勳。感。鼎馬廉之風也。由是而大夫。秉羔羊之節。士民安蟋蟀之化也。上以礼相考。下以礼相睦。師師。濟濟。熙熙皞皞。太和気象。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臣何幸躬覩其盛耶。雖然。致治有本。立教有原。是在

陛下求之身心。以為臣民之倡而已。盖人君一身。萬化所出。薄海内外。環向而取則焉者也。夫苟優盈成之運。忘逸欲之危。或以声色。或以玩好。或以遊畋。羽宴安而莫之察。柜忠良而弗之信。則教化之本原。已先窒矣。又奚望於風俗之還淳也哉。臣願

陛下端其本。清其源。澄心節欲。以培享国享年之基。戒盈崇倹以裕足国足民之計。日親賢佐。相與從容謀議。以共圖太平之業。日近儒臣。相與反覆討論。以深惟化理之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必求諸道。使礼教始于 宮闈。休聲先乎遐邇。則教化所孚。如風行而草偃。表正而影端。所以享和平之福追成周之盛者。端不外此。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兢隕越之至。臣謹對。

帙相運公給生時其父壽前甲氏状元唐皐至其家遂以継皐名焉後非以是年烈天下光是郡治後有河■迷知帝旧墟後河逼状元出宋李餘廣作郡曾潞之志而霍蔣請公相継大魁天下嵗大涯案癸四百年竟元詞者盧慶壬申尤同施公至從諸上積羅治後河教百年遺頭一旦復通未幾孫公果首擢

聖學聖政策 萬曆甲戌館試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哲后齊聖。良弼納誨。未有不以典學勤政為務者。乃嗣服之始。尤斤斤焉。若伊訓說命訪落無逸諸篇。詳哉其言之矣。三代以還。強學厉精之主。代有作者。然考德論治猶未可■拝於姬姒。矧曰唐虞。又有可疑者。夜分講經。歲周太平御覧。隻日不廢講讀。學非不篤矣。而興造鴻業。顧出於馬上得之。不事詩書者。何歟。衡石程書。衛士傳餐。汗透御服。日旰忘倦。政非不勤矣。而致理之效。顧独稱躬修玄默。清静無為者。何歟。朕以冲年。嗣祚。未燭于理。惟仰遵我

皇考遺命。講學親賢。日勤觀覧。細大之務。悉咨輔臣。以求厥中。夙夜孜孜。罔敢逸豫。亦欲庶幾乎詩書所稱。無墜我

二祖

八宗之丕緒。然論者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蓋不在章句間也。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學歟。又或謂主好要。則百事詳。所謂要者。果安在歟。往代陳謨。有裨正始。如賢良三策。神爵言變。洛永光言瑞尚。及治性六箴。勸學四儀。初元節倹。建初蕩滌煩苛。先天元佑十事。治平三劄。熙寧稽古正學定志論。總之不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數之歟。亦有可行於今者歟。爾多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為朕析衷衆論。究其指歸。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毋泛毋隠。

以德孫繼皐 宮庶學士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以立極也。學必務乎其本。而後天下之化原以端。政必審乎其要。而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人君之

學有本政有要直哉言乎

學非徒以洽聞為也疑神於宥密養逐於穆清固羲皇以來之道統所賴以行之於無窮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過為口耳之學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任智為也負君師之責立治教之宗固羲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審則不過為術飾之政而何以要於王道之極惟求端於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愈精密本以操內而亦以利外也聖德所以同天而大化之原於此乎端矣惟專持其要而不徒事乎術飾之具則愈簡易而愈恢弘所操至約而所及至廣也聖治所以憲天而大化之機於此乎運矣學以基政匕以顯學道合一而不偏學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可據自古帝王不出容勿之內而道積厥躬允底于淵微純粹之歸不假智術之勞而事得其理達臻於淳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

得慎始篤初意

況出震繼新正天命凝承之日繼離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當急者以為典學之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為立政之要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出之資　具大有為之器　登極一詔万方同愛戴之心　平臺一詢百辟起欽承之念　命書四箴六箴而顧諟不怠一舜典克謨之式　嘉納

帝鑑圖說而披覽不忘一湯盤武几之銘近又時　經筵之御嚴覲吏之飭盖學已勤矣政已修矣軼於唐虞三代之隆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宋君臣之事而終策臣等以典學立政之要慎始篤初之規豈意臣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有足以裨萬分之一者乎而臣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先稽

二段現璞

古志切摅忠敢不披瀝　衷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也民之主也其道為繼聖繼絕學者也其責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故昊王弗豫則射斗之光不生齊鑑弗拭則應宿之揮不發聖人弗學則光天之德不耀甚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不曰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嗣服之始學其不尤要乎六律不具則師曠不能正五音規矩不設則離婁不能成方員仁政不立則堯舜不能平天下甚哉政之不可已也然不曰能慎其初如未雨之巢不慎其初如直突之薪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乎是故臨朝願學臨政願治凡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論學以輔德論政以輔治凡為良弼者皆然而始尤切也粤稽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伊尹傅說之誨矣人紀肇脩風愆致儆非尹之所為訓王者乎遜志乃來聰明

此段論妥

時憲非說之所為詔王者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終允德而靖殷邦也洎終商之世而曰中興之令主必推太甲高宗也載稽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之誨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非訪落之詩所為作乎稼穡艱難治民祗懼非無逸之書所為戒乎臣言焉君聽焉此所以覲耿光而揚大烈也故終周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必推成王也然學勤矣而所以典其學者有本政勤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後此義不明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誇靡之風盛矣光武夜分講經而昧三公之體太宗歲周太平御覽而失兄弟之義仁宗集日不廢講讀而牽夷狄之禍乃鴻業之建反出于不事詩書之漢高此其故何也詞章訓詁帝王之所以為學者不在焉故學非不足務而務非所以務者固不如豁達之資之足以有為也

励精之主誠代有之而刻意之習興矣始皇衡石程書而卒基秦
亂文帝衛士傳餐而滋速隋亡憲宗汗透御衣日旰忘倦而終
釀唐衰乃致理之效反出于清靜無為之漢文此其故何也簿
書期會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不在焉故政非不足勤而勤非所
勤者固不如玄默之修之足以有効也天啓休明生我
皇上。以親講學而寒暑之際討論不輟　日咨輔臣而細大
之務委任不忒蓋法天行以励學独超於章句之外憲天道以
出政深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主不能過之雖詩書所稱何
以加焉我
二祖
八宗之丕緒良足以振揚於不墜矣顧臣伏讀
聖制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帝布不同又謂主好要則百事

詳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求治無已之心也夫帝王之學與
帝布不同此程顥之言也所謂知學之本者也主好要則百事
詳此荀卿之言也所謂知政之要者也是故往代之臣各執其
見以陳正始之謨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謨以裨正始之治如
仲舒賢良之策析天人也王吉褒俗之論正風化也匡衡審尚
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四儀之陳崇德政也禹貢節儉之勸
先敦朴也陳宠滌蕩煩苛之議尚寬厚也先天間則有姚崇之
十事明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飾治紀也在治平則
司馬光以三劄進重英斷也熙寧間則程顥以稽古正學定志
之說進慎趨向也此其言則人人殊矣顧豈無上關君德而足
以為　聖修之助下係民生而足以為　聖治之資者乎然其

大則未徹也其要則未明也本何在哉聞之上斈以心下斈以
耳欲得其本純心之道不可不講也要何在哉聞之用人則裕
自用則小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講也請因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
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臣愚以為人之一心操舍存
亡其幾至可畏也況人君之心百欲同之一念弗純欲且乘之
以入焉其係于學之進退非耶小也必也主敬于淵穫之中研
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惺之法平旦好惡則有允執
之功大庭臨御則凛然天鑑之在茲宮闈秘密則森乎神明之
若對至善為的主善為師不雜不息允廸為期帝王為學之本
或者其在是歟譬之水焉澄之終日止見眉睫不過一掬方圓

莫辨誠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其明星辰久旋不
改其度聖人久於其道不輟其功明此以為學聖德之所以純
也非博綜羣籍深績是工矻矻終年者比也臣故以為學之有
本也人之一身應務酧物其事尚難兼也況人君之身百責萃
之忠發弗任事且因之以聽焉其係於政之得失非耶小也必
也精其選於未任人之先專其任於既得人之後姬旦在前則
委心聽順山甫在後則改容嘉納廷有頗牧則授之斧鉞而
不疑郡縣有龔黃則錫之璽書而不惜不聽讒言不貴近功惟
和惟一以考厥成帝王為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歟譬之車焉輪
轅徒飾非人弗行造父為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
人之略明此以立政聖治之所以擴也非形神獨勞厘身從[illegible]

二页又交五注益畴　　广犹题　　智者二微之論

沾沾自好者比也臣故以為政之有要也然要而論之則純心
以為學而任人之本以端是故有緝熙之主則四友同心有敬
勝之君則十人彙進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人
以立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虺之誥則湯德丕顯有尚
父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之謂也於乎
此天下之化原所以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運也乃臣之所獻
者抑有進焉以
陛下非常之資其于問學之際必有永貞而弗替者故學之不
純不足患也独患夫聰明之太過或以為商宗周王之學為不
足事而求其所不必學者焉以
陛下非常之畧其於委用之際必有善任而不疑者故人之不
任不足患也独患夫英敏之有餘或以為商宗周王之政為不
足師而求其所不必行者焉求其不必學則索之愈高而失之
愈遠將有務為迂闊之談以欺
陛下如王安石之惑神宗者出矣求其不必行則更之愈急而
行之愈擴將有尚為刻薄之政以罔
陛下如公孫鞅之惑孝公者出矣此固臣之愚過計則然而亦
豈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　上畏天命　下念民生以學則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而奉之以為訓以政則
皇祖之圣政記可法也而率之以為行无以天下之義理皆吾
所也而厭其卑近无以天下之資才皆吾下也而待之既絶无
以安居无事而縱逸遊无以物力豐盛而興土木无以海宇昇
平而事遠夷无以安久溺宦而狎近習則道德高厚功化洋溢

内恬外熙祥臻瑞應商周不足侔矣而況漢唐宋也乎哉草莽
微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无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帝治策萬曆丁丑廷試

沈君與平生志大言大於策曰天地兵度內也常疑風風毫云莫大焉又何相若萬里風雲指顧乎呆如其志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所以綜轄庶務調劑羣品其道蓋多端矣至語其治效自詩書所述章灼較著則莫盛於虞周夫其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與夫謨烈佑啟禮樂刑政煥然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審果繇何道而致然歟或謂舜兢業萬幾文王自朝至日中昃不遑食也唯其精勤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復謂舜無為而治何歟我
太祖神聖乘乾再造區夏建立法制博大詳密用以濟世平康與虞周媲盛矣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息亦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視舜文其道同歟朕以沖昧獲纘丕基慄慄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庶幾帝王之治者今且五年

經書節矣而帑庾未克賦斂寬矣而民生寡遂守宰久任矣而吏治罔宣伍籍加覈矣而武備靡振豈因循之積習難驟變歟又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茲欲革文具破拘牽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將何如而後可蓋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子大夫習先聖之術其於古今治理之原講之孫矣尚各攄所蘊明著于篇朕將覽而擇焉

君典沈懋學修撰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固有宰制天下之大體尤有運量天下之大機何謂體總宏綱急先務任人以圖治而不自用以勞天下者是也何謂機斂志慮厉臣工及時以省成而不自逸以忘天下者是也以大体宰制天下則化洽于無為而帝則順矣以

發有為無為之

大機運量天下則功成於有為而皇極建矣是其無為也正以操有為之權也而非逸也其有為也正以達無為之用也而非勞也使執有為之說而紛然自勞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眾由一人而叢挫焉即或有刑名之淺效而無以培敦大之休也韓之所謂有為也固非帝王之所先使泥無為之說而肆然自逸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衆以一人而廢弛焉即或有清淨之小康而無以建精明之治黃老之所謂無為也亦豈帝王之所尚哉是故善治天下者既不一於有為而機常運於無為之中又不一於無為而體常宰於有為之際古帝王所以人得其情事循其理而萬世稱之為盛德大業者此道行也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誕膺寶曆繼億萬年之正統而丕振珽圖

威德布于華夷賢才列於中外四時順軌萬國承休已安事已治矣而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廷俯賜
清問惓惓於有為無為之辨且欲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以圖
帝王之治臣固仰窺
陛下大有為之心矣顧臣伏處蓬藋未知事君之道未諳治國之謨愧無以對揚萬一雖然臣嘗聞之事君如事親親之欲有為也子代之親之精神日運於上下內外之間而庶事則未嘗自勞也知所以事親而孝可移於忠矣又聞之治國如治家家之不能無為也主制之應酬出納至米鹽瑣屑之務各有司存而主之精神未嘗不貫也知所以治家而理可通於國矣況臣今籍有司之舉得親
文陛立　赤墀生平之所誦讀頹注於

數語便自暸然

天下見於　明時者此可以酬其志也敢不抒一得之愚備
聖人之擇哉竊惟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也于是立之君以主
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也于是立之臣以佐之是君者代天以
理物而臣者代君以有終者也君惟代天以理物則天之所欲
為者君任之矣而安可以无為也臣惟代君以有終則君之所
欲為者臣任之矣而無庸于自為也嘗观之天矣於穆之真玄
機之宰凝然不動已耳而四時之吏五行之佐順序而成其化
化之成也四時五行之功而昊天一元之運固未嘗一日息也
使其或息則四時五行且無以自運而何有于化哉夫自其凝

說天道及明君道痛快

然不動而四時五行為之宣其化也謂天有為不可也是天之
体也自其四時五行之成化而天未嘗不運也謂天无為不可
也是天之機也人君代天而為之子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

大体大机庶幾見月

天民德曰天德道曰天道心曰天心而不憲天以弘化可乎是
故观於天之体也得宰制天下之大体焉虚心應物而不以物
累心虚己任人而不以人役己常處於閒静之中以總宏綱以
急先務固不敢屑屑焉以自勞观於天之機也得運量天下之
大機焉心常運物而不縱心於遺物己常体人而不啻己以病
人独操夫精勤之柄以凝志慮以厉臣工亦不敢悠悠焉以自
逸惟其有是体也人代為之矣安得而不謂之无為惟其有是
機也己為之運矣安得而不謂之有為而要之有為者乃所以
成其无為也百工之熙必率作而後興事惇大之裕必明作而
後有功万世帝王抚運握圖统一寰宇所以综辑庶務調劑羣
生者其道寧外於此乎是故七政齊庶尹諧六府脩三事治致
莫盛於虞矣舜固不自為也任之禹益義和皐夔諸臣者得其

点体字

體也而兢業万幾舜寔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然則孔子
稱其无為而治者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兢業可忘耶謨烈啟
後咸正罔缺礼楽刑政煥然維新治效莫盛乎周矣文固不自
為也任之周召吕散諸臣者得其體也而自朝至於日昃不遑
食文寔未嘗一日而忘精嚴之慮焉然則書稱庶慎庶獄罔兼
者正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厉精可已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秉乾再造函夏竭心思以創制立法內外相
維巨細畢舉具載　令甲今不暇殚述而御曆三十餘年早朝
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真如舜之兢
業萬我文之日昃不食固未嘗執无為之說忘率作之權而君
臣交儆以屢省厥成者正所以成无為之化也躋世平康虞周
媲盛信有由矣而誰謂其道不同於舜文哉肆我

皇上講學勤政法天行而不息詢事考言治日起而有功帝王
之大經大法治天下之宏規也大書而揭之　殿廷自敬天至
節用十二事治天下之切務也縣牌而置之　座右申飭有司
而責之久任屢儆遂將而要其久安蠲逋賦以厚民生節經費
以裕国計孜孜焉精勤之念誠有不遑暇豫者宜天下之人盡
得其情事盡循其理也而乃有不然者宜有以厪
聖心之宸矣夫因循之積習固難驟更也而更之者未必有實
心久弛之舊章固難猝舉也而舉之者未必有實政欲充帑庾
而司農之用果實能一毫不妄費乎節儉之躬行不可不思也
欲厚民生而司賦之吏果寔能一毫不妄取乎閭閻之疾苦不

井井有條

可不察也守令久任矣而率多取辦於文具求其能解紛興化
鮮渤海之理也而何惑乎吏治之未宣伍籍加覈矣而率多粉

飭於聲容求其能禦侮折衝厭難之良也而何感乎武備之
靡振夫臣未盡賢而政未盡當則
陛下與諸大臣議政于上恐未可遽云舜之無為文之無逸也
夫古今之人心一也以區區漢宣之綜核即能回虛耗之邦致
吏稱民安之效曾謂　今日寧平之世乃令之而不從倡之而
不化耶
陛下誠率先而振作之不厭乎感格之難不循乎故常之迹時
名見二三大臣及百司之可與議者條　國家之舊典衆當世
之闕遺必欲見之推行而要之治效節經費自　宮闈先之
而帑庾可漸充矣寬斂賦自郊圻先之而民生可漸厚矣任
守令則
嚴敕監司精慎舉劾毋徒狥于文具而吏治可漸宜矣選伍籍
則
嚴敕督撫糾察勤惰毋觀美于声容而武備可漸振矣其要在
于擇人而其權歸于核實由是文冒可革拘攣可破積習可更
舊章可舉人不敢欺而皆得其情事不敢廢而皆循其理而本
其機則惟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如舜文之精勤以率之夫然後庶慎庶獄不
必兼而無為之化成矣夫此之所謂精勤云者有為之義也而
因以致無為焉猶二之也臣又伏讀
聖制終篇有曰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　復有謂王
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　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
抑或其道相須也噫是可以觀帝王經綸之學矣夫中心無為
矣而曰以守至正得非守之於為乎昊天之道顯仁藏用曰顯
曰藏而有為無為体用一原矣帝王之大有為也以天運以時
行而不以己為焉則雖潤色有容而非無也雖振厲發揚而非
有也故曰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也彼況空守寂以為無狥生執
象以為有均之非道而已奚足以治天下噫天下之溺久矣談
有為者猶曰不離乎倫物也而假稱幻之旨餘以文其無為之
旨卒使天下信空虛而忘實用而精一之說幾不復聞矣
陛下循其名必責其實反其始必厚其終以至誠之經綸發顯
藏之妙用不將挽人心而維世道乎而得情術理之效又不足
言矣此真大有為之略也若大為知幾為謹獨固至誠入德之
方而旬警十二事所很括也何敢為贅辭哉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一較役底前

擇人核實二語是篇中肯綮

元典楚其父大參公妄得一點云展其始必厚其終術其名當責其實策中遂用此語推第一六

張閣師鳳磐公評執諸本朝典故而出之以權容傳大之詞所謂識時務者非耶

本朝立國規模家法如何　萬曆丁丑館試

楊德政　編脩

夫自古創業之君孰不為其子孫計長遠思萬世治安無已時哉然其所為經營區畫于立國之初而能使後世遵而循之勿敢越者則莫先于定規模正家法二者矣甞竊考鏡之蓋強弱大小之致寬嚴疏密之槩代更而互見而世數修短治狀得失亦往往殊焉豈非創始者之聖喆之猷而繼治者失纘承之準歟惟我

聖祖代興適當胡元羶穢之後先王之綱紀法度已蕩然無復存者而一旦披荊棘蒙霜露充復中原之舊疆而安戢之用開我

國家億萬年无疆之業此其規模之正大已視昔建國者萬萬不侔而其間經綸大略又復殫厥心力纖悉具舉愚甞伏讀

典而核

此前一段論本朝立國規模之旨

聖政紀及

大明日曆諸書可徵焉故有若郊丘宗廟之秩其禮刑法律令之嚴其例軍政食貨之錯其權六卿百執事之均其職周不覬其會通參之獨斷人指為搜而卒亦未甞入于刻人指為密而卒亦未甞病于煩人指為弱而卒亦未甞病于廢蓋前代以為利者我

朝固兼之靡遺即前代所甚不便者我

朝亦善用之以成其利而無偏廢不舉之患嗚呼此其規模直當與蕩蕩平平者比隆豈漢宋諸君可得同日語哉然而國既立矣規模定矣千百世而後不能不付諸子孫使家法不嚴則燕安衽席之間左右狎昵之際多至醸無窮之禍而大業或因之以隳故我

此後一段論本朝立國家法之旨

聖祖復著

皇明祖訓一書深示脩身齊家之法宮闈易縱也而嚴親政之戒外戚易侈也而嚴與事之防宦竪易溺也而定五品之秩宗藩易橫也而嚴出入之禁凡前代所耽昵而不之覺與雖覺而不能挽者我

聖祖皆蚤見而預持之故雖當大位因革之秌而政不內出雖貴寵驕恣之甚而權不下移雖有盤結睥睨之奸而戮不還踵以此為法即萬世奚弊哉故自昔開創之君其識微慮遠長顧曲防卒未見過于

聖祖者而我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而無斁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慨然以法

祖為念則莫若深計今日之規模家法而一振飭之務以復乎其故而無使蠹生其間則宗社無疆之慶實我

皇上引之勿替矣

皇極策　萬曆庚辰廷試

按張君乃大學士太岳之子兄嗣修前科榜眼時有贈以堂聯曰太師元老一德輔三朝功參造化狀元榜眼同胞兄弟宰學貫天人可謂極盛矣

皇帝制曰朕惟治古帝王大經大法具在周書洪範其所以宰持萬化統攝九疇則建用皇極備矣而論者謂乂用三德實為權衡又謂皇極以體常以立本三德以盡變以趨時則正直剛柔固與建極殊路歟抑亦異用而同體也三季以還英辟代有若躬修玄默幾致刑措力行仁義身致太平與刑名繩下而表用循良柔道理物而總攬權綱者于三德亦有合歟又有可疑者攻務嚴切事從寬厚異施也胡以各底于治優柔好儒術威強則武宣是尚也胡以同歸于衰含容姑息幾謂養亂而仁柔有餘剛武不足者胡以稱慶曆之隆猜忌刻薄遂致播遷而精于聽斷無復仁恩者胡以媲貞觀之美至于唐虞夏殷之盛所謂平康之世也乃弼教以象刑格苗以干羽戮後會泣罪人數

政優優柔鉞烈烈其治亦兼用剛柔何歟朕紹休鴻業精求上理思建皇極為天下先嘗深詔執事黜朋比期蕩平袪偽剗浮敦本責實八載于茲矣然而敗俗未除風俗未同吏治未盡澄淳人心未盡歸厚豈朕之不敏不明無能端好惡以示之極歟抑三德之用猶有未當歟昔人論治以水火喻寬猛以陰陽配刑德以琴瑟証緩急與夫芒刃斧斤之說梁肉藥石之譬是可柔而行歟夫舍剛柔而求正直不善用三德而徒云建極朕不知其解也故進爾多士于廷爰咨爰度其尚闡明經訓標揭化原若何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俾斯世會歸皇極用追古帝王之治悉心敷對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張懋修 [illegible]

臣對臣聞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人之心法以端化理之原亦必有憲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何謂心法全體天德以為敷錫庶民之本無偏無陂大公而順應者是已何謂治法奉若天道以為變通宜民之政知柔知剛鼓舞以盡神者是已心法立而純粹之精與於穆而並運斯聖人之所以合天也治法行而神應之妙與大造而同流斯聖人之所以憲天也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極之體主持乎三德之用憲天者以趨時而剛柔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體用合一顯微無間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階序而化行若神納天下于皇極措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躬不世之資撫其隆之運天下喁喁然稱

聖主矣臨馭以來孜孜講學寒暑不替而表正之極端事事訪求細大不遺而平康之化普任賢圖治欽福錫民

八柄馭臣九德咸事德之所及與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加與風霆而並迅治化之隆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猶不自滿假於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脩賜清問謂帝王之大經大法具在洪範故首與皇極三德同體而異用者為言繼以古昔君人異用而同體者為諮復詢臣等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策期使斯世會歸于皇極以媲美古帝王之盛斯虞帝疇咨下民周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敢不披瀝以對揚休命乎臣聞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洪範之書乃天道也人君奉天以子民則必法天以運治臣請言天道夫太虛無形秉握化權漠漠泯泯鴻洞是天道之所以立體也噓之以陽吸之以陰鼓之以雷霆煥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肅之以雪霜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生者殺之機會者

張之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風霆日月霜雪雨露日流行于亭毒之中而太虛之體漠然不見其迹斯天道之所以盡神也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黨無偏王道蕩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聖人之心法與太虛而同體也夫使天下而盡由于蕩平則聖人固可不賞不怒垂衣拱手而默順於理乃人之材性殊科而世之情偽多變將默然而任之乎不容以無為也將一法而治之乎不能以盡變也於是以其皇極之体敷之為三德之用撫平康以正直馭強弼以剛柔有正治之者焉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已有反治之者焉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已其情為喜怒其發為好惡其事為生殺予奪其權為威福命討其具為禮樂法制爵祿鈇鉞是聖人之治法與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並運者也然其為用妙矣或純用乎剛而天下不見以為毒或純用乎柔而天下不見以為懦或剛而行之以柔或柔而行之以剛鼓之舞之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莫測其所以然者是聖人之所以法天而盡神也蘊之於內則渾涵精粹貫徹於幾微而化原以正運之於外則交發互施錯綜于萬變而化理以弘其相須之妙用如此朱熹所謂又用三德實為權衡陳卿所謂皇極以体常以立本三德以盡変以趨時蓋得其旨哉三五之隆至德淵閎運用之妙六籍所不能模焉畧觀其迹弼教明刑疑於剛矣格苗舞羽又何柔也下車泣罪疑於柔矣後至之誅又何剛也秉鉞烈烈疑於剛矣敷政優優又何柔也凄然似秋而人不以為私煦然似春而人不以為私德要之歸於平康正直而已斯舜禹成湯之所以善法天也自時厥後世道寖衰天亦不畀以洪範九疇

世主聞于大道好惡反側既無以建皇極之體至其治理則亦就其才性之近若而成之漢文躬修玄默幾致刑措似矣而強宗悍虜莫能制也漢宣刑名繩下表用循良似矣而無辜被戮不盡無也光武總攬權綱蓋亦兼用柔道而信讖失刑有遺議焉唐太宗力行仁義固已身致太平而推刃同氣有餘愧焉明帝政務嚴切章帝事從寬厚唐宣精于聽斷無復仁恩宋仁仁柔有餘剛武不足則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謂東望而不見西牆者也彼所謂英君哲王也而猶如是況乎優柔好儒術而倒持國柄威強則武宣而見制外戚含忍姑息而凌逼於方鎮猜忌刻薄而播遷於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烏足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肇造區夏休備玄德治兼往聖覩其和撫四夷不勤遠畧則舞干不足以為文麾吳滅漢拯民水火則秉鉞不足以為武定律令鋤強梗則象刑戮逆不足以為威赦吏胥歸田工則泣罪解網不足以為德臣嘗伏讀
御注洪範以陰騭下民屬之天以相協厥居屬之君蓋仰而頌曰斯天再錫我
聖祖以洪範九疇也斯世斯民歸極會極二百年矣我
陛下紹休聖緒精求上理虛已懸衡因物順應則好惡之私不作祛偽剗浮敦本責實則偏陂之習已消蠲逋稅謹獄與賢能行久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材官飭學校誅俠少申禁令至威也剛道也臣嘗伏讀
聖諭 曰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畧 曰用係師師濟濟之風歸於蕩蕩平平之域蓋又仰而誦曰斯天三錫我
皇上以洪範九疇也紀綱振舉黎庶樂業四夷嚮風百嘉暢遂

建極之本三德之用

陛下嘗克蹈之而平康會歸之化蓋已同符

烈祖追配哲王矣乃

聖問猶以為教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醇人心未盡歸厚自引以為好惡未端三用未當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化臣愚何足以知之雖然臣聞古語君行意臣行事故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今　朝廷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布之　詔令著之章程者固已至精至備第令有司能其事而奉其職

陛下端拱受成事耳奚必更求他術哉惟是意之所在則臣敢以兩言獻焉其一曰明剛柔之實其二曰堅持久之志斯兩者臣之所謂治天下之意也夫聖人之所謂剛非曰嚴刑峻法以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令一而使民知所守賞當而信罰行而必興事考成實事求是而偷惰浮庥者不得以病吾法是剛之實也聖人之所謂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矜不能赦小過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恤困窮使民比無愁嘆之声理寃抑使行徙無沉滯之獄是柔之實也寓惇大于明作行正直于忠厚以義為威而不以怒為威以德為惠而不以私為惠則

聖問所謂善用三德者也世之論治者不達於此苟見　朝廷綜一用法則以為過剛而與嚴刑峻法者並譏徒見姑息委靡則以為用柔而與子惠保愛者亦譽非知變達化之士也故剛柔之實臣願

陛下辨焉夫天道運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運而不已乃能深淪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乎勤嘗卒乎怠

此段明剛柔之實

主意重在用剛正江陵之指

是以聖人治天下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譬之日月遞照陰陽代謝無日不運于太虛之中而不見其止息故氣化不焦而歲功成世之務近小者苟見人之不率于教與世之不登于理不忿頑而求備即苦難而中止斯治之所以小康也故恒久之道臣願

陛下體焉允若茲以之明教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以之正俗而何患乎風俗之未同以之馭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淳以之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孚哉若夫子產以水火喻寬猛賈誼以芒刃斧斤擬德法崔寔以梁肉藥石譬寬嚴其意則一主于用剛者也董仲舒以陰陽配刑德陳寵以琴瑟諭緩急其意則一主於用柔者也斯憤世之孤談非致理之通議也夫天不能以孤陰獨陽育成萬物而人主之治獨可以偏用剛柔也與哉欲矯世主之偏而不知已自蹈于一偏不足為

陛下誦也雖然有本焉三德之用原于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于愛憎則喜怒用而好惡作矣蔽于私邪則用舍謬而偏黨成矣蔽於逸樂則志意惰而頗僻彰矣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難乎臣願

陛下建皇極必求之于心恭以作肅從以作乂明以作哲聰以作謀睿以作聖敬止之德必務于緝熙剛健之精必期于純粹則一念之慈愛即為仁一念之裁制即為義斯之謂合天之心法而行之為憲天之治法民歸皇極世底平康而康疆逢吉之慶端有在于　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此一段堅持久之志

收拾無遺

應轉集中語

是科有十人卜狀元得句云鮮紅無間色山河帶礪長其姓名蓋默示云又廷試後九我李公寥拜一僧為師問之求姓也福語呼無婁為元一朱東二李蕃

仁明武策 萬曆癸未廷試

皇帝制曰。朕聞治本於道。道本於德。古今論治者。必折衷於孔子。孔子告魯君為政在九經。而歸本於三達德。至宋臣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果與孔子合歟。光歷事三朝。三以其言獻。自謂至精至要矣。然朕觀古記可異焉。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皆未及武也。獨自商以下。有天錫勇智。執兢維烈之稱。豈至後王始尚武歟。近世偁畧隆基之主。或寬仁愛人。知人善任。或明明廟謨。赳赳桓斷。或迹比湯武。治幾成康。或仁孝友愛。聰明睿達。則洵美矣。而三德未純。然亦足以肇造洪緒。何也。其守成纘業者。以又弗如。或以仁稱。如漢文帝宋仁宗。以明稱。如漢明帝唐明皇。以武稱。如漢武帝唐武宗。獨具一德。而亦增光宗祏。何也。

彼所謂兼三者則治。闕一則衰。二則危。毋亦責人太備歟。又有號六戒者。曰戒太察。戒無斷。陳九弊者。曰眩聰明。厲威殘。上六事者。曰不喜兵刑。不用智數。其於三德果有當否歟。朕秉乾御極十有一年于茲。夕惕晨興。永懷至理。然紀綱飭而吏滋玩。田野墾而民滋困。學校肅而士滋偷。邊鄙寧而兵滋譁。督捕嚴而盜滋起。厥咎安在。豈朕仁未溥歟。明或蔽歟。當機而少斷歟。夫一切繩天下以三尺。則害仁。然專務尚德緩刑。恐非仁而流于姑息。一切納汚藏疾。則害明。然專務發奸摘伏。恐非明而傷於煩苛。一切寬柔因任。則害武。然專務用威克愛。恐非武而病於亢暴。是用詔所司進多士。詳延於廷。諏以此道。諸士得不勉思而茂明之。其為朕闡典謨之旨。推帝王之憲。稽當世之務。悉陳勿諱。朕眷茲洽聞。將裁覽而采行焉。

策目分標三德人足瑩徹

兆隆 朱國祚 狀元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受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大本。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後可以致綦隆之治。何謂大本。斂之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交。慈祥愷悌。盎然而可親。精明瑩徹。烱然而無蔽。剛毅果斷。確然而不移。凝神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何謂大機。審諸時勢之宜。而推諸運量之際。兼容並包。不流于姑息。先見玄覽。不失於苛察。總攬獨斷。不嫌于刻覈。觀變于動靜陰陽之妙。而化裁無迹者是已。全德以為之主。則酬酢萬幾。錯綜萬變。一精神性術之流動。而不患于出治之無本。隨時以制其宜。則上協天道。下合人情。乃轉移化導之微權。而不患于致治之無機。自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行若神。臻一世於太山之安而九

步驟雅容

圍式命肇國祚於苞桑之固。而萬國傾心。用此道耳。籍令為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設施厝注。亦將墮於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本。而躋一世于雍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机。則雖有所謀謨智慮。亦將沉于偏見寡識。而泛應無權。何以弘天下之遠猷。而登斯世于上理。此晚近世之陋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要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孜孜問學。寒暑不替。而繼皇之極已端。事事講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溥弘敷之澤。與河海而同深。廓嚴肅之威。與風霆而同迅。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於尋常萬萬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賜清問。上嘉虞周之盛王。下逮漢唐之令王。始之以孔子九經之

言而繼之以司馬光三劄之語而於治道之所尚特惓惓焉臣
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疇咨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
無足數矣臣也竊伏蓬蓽志切輸忠凡吏治之汚隆人心之淳
漓與夫養士興賢之法足兵弭盜之方其究於心久矣即不問
願有所陳說況
聖問彰彰如是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
嘗以無本之治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政刑要皆一本於心未
嘗以執一之治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遂於治此
智仁勇相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宜聖所以上接堯舜
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也是故唐虞之
世天下號極治矣當其時黎民於變萬邦咸寧和氣盈於域中

堯[illegible]舜禹之武[illegible]其權

文命敷于四海又安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神武之運精
明果斷之意常寓于湛恩穢澤之中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堯之
所以蕩蕩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畀於放明之胤子又何嚴
乎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以巍巍莫與也而四凶之罪不
少假於象刑之惟明又何毅乎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禹之所以
祗台德先也而防風之誅不少貸于會稽之後至又何肅乎是
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用其武也商周之世天下稱至
治矣當是時天下大定邦家輯寧陳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
非用武哉顧有武之迹而無尚武之心寬厚惻大之規常寓于
穆清甚定之內天錫勇智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則仲虺稱之矣赳赳維烈武之所以永清四海也而
不泄於邇無忘於遠則孟軻贊之矣是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

此創業之主仁明武者

善成其仁智也畜是而降創業之主肇造洪緒以開一代之治
者雖其德未底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故漢高帝寬仁愛
人知人善任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則數
載而克中興迹比湯武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卒
開唐氏之業仁孝友愛聰明睿達者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卒
貽數葉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嚴明造大業或以忠厚番洪休彼
三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之主嗣守先業以繼一代之

此守成之主仁明武者

統者雖其德未造于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帝宋仁
宗世所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洽至今有遺美焉漢
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康主也而長厚之休勵精之治至今有
深羨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為英主也而雄邁之畧克敵之
勳至今猶可想焉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以精勤致太

有章法

平彼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令崇啟大之治于羣雄角
逐之世則迂矣厉奮揚之烈于四方無虞之時則擾矣任苛察
之政於民風淳厚之俗則過矣狃因循之習于起敝扶衰之際
則隳矣又何以開丕基而著鴻績守成業而致盛治也哉故臣
衡臯六戒而太察之與無斷皆在所懲陸贄陳九弊而聰明之
與威強皆在所黜蘇軾上六事而兵刑之與智數皆在所畧數
君子者其各有見乎
陛下臨馭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　勵精圖治　推心任人固
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邊疆無桴鼓之警方內無盜賊之憂以
彰
陛下平明之治可也乃者邇年以來紀綱屢飭而吏無廉靖之
風田野雖闢而民無康阜之化學校常肅矣而青衿之士鮮氣

此術吏治　此遂民生　此重學校　此防軍士

節而衰廉恥道喪雖寧矣而驕悍之卒辱主師而逞姦謀狩桷
雖嚴矣而潢池之赤子屢綏之而拒威命誠有如
聖制之所詢
宸衷之所慮者此何以致　也意者有司不能仰體
德意而奉行之過乎臣愚以為吏之無良者雖別未當也誠清
入仕之途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等則奉法循理者益励於為
善貪墨不檢者斂迹而不肆又何患乎吏治之不修民之失業
者催科太急也誠省賦斂之條緩積逋之令寬力役之征則服
田力穡者遂有秋之望遊惰無賴者樂耕耨之常又何患乎民
生之未遂學校者　國家養賢之所本以養賢而作新無術賢
其可與乎誠欲剛方正直之士接踵於朝博雅練達之才不匱
于用則廣屬學官而慎選明師可也軍士者　國家禦亂之資
藉其禦亂而紀律不嚴軍兵可治乎誠欲三軍之士有投石超
距之勇百萬之師有搴旗陷陣之勳則時其訓練而倡其勇敢
可也盜賊之起而未息者由衣食之不給也今不足其衣食而
欲以刑驅之以勢格之是趣其為盜也無乃非計乎誠欲良民
安於為善而姦民無以為非郡縣無橫行之夫而長吏無盤詰
之難則與以可生之途授以為善之資可也如是則綱紀畢張
政事修理時有所尚德緩刑而天下不得病其姑息時有所發
姦摘伏而天下不得病其煩苛時有所用威克愛而天下不得
病其亢暴將見四海安瀾八荒效順又安有不升斯世於平康
而躋兆民於仁壽也哉然臣猶有所　獻焉臣聞君心者治之
表也逸欲者亂之階也君心一諭天下事無可為者臣願
陛下懋德于深宮密勿之中而不問於　大庭　深慮夫百千

萬世之遠而不忽于微眇　定計于碩德重望之臣而不惑於
憸夫毋以治平無事而縱逸樂毋以物力太盛而尚侈靡毋以
財用充盈而興土木毋以甘言悅己而近嬖倖如是則
陛下之心澹然一無所好而眾欲之攻泊然一無所投所謂仁
明武之三德自然全體而不遺時出而罔悖直追夫唐虞三代
之盛奚漢宋之足云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賞罰策 萬曆丙戌廷試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為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其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人謂夏后氏先賞而后罰殷人先罰而后賞周人修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之所繇固與上古殊路歟何同歸于治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寧僭無濫者有言仁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治天下然先罰后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歟我

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其揭諸

祖訓首章及載諸

聖政記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槩歟朕以寡昧託于臣民之上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

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之明示好惡以與更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任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浮競之風益甚革苞苴罪貪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涉于紛華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吏議多工于鍛鍊蠲租賑窮詔賞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令亦屢申矣胡牖戶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所謂修職任事者漏賞而欺謾避課者佚罰歟殆朕之不敏不明所以風勵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賞信罰必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談當世之務其尚究析古今振極體要詳著于篇勿泛勿隱朕將

親覽焉

元徵唐文獻 狀元 脩撰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憲天之實心而後可以端治本必有法天之實政而後可以宏治功何謂實心總諸有密之中運諸淵微之表意所予而速于令神所憚而惕于威操潛孚默化之術而使天下以懲以勸者是已何謂實政審諸持勢之交達諸經制之義予而必期于當功奪而必期于當罪執皆明嚴密之權而使天下以榮以辱若是已實心以運于力是謂喻天下以神而天下即以神孚之故其道同天之無為而治本自我以端實政以措于外是謂維天下以法而天下即以法遵之故其道同天之有為而治功自我以舉古帝王所以不下階

序而化馳于風行不出庭帷而令捷于桴答用此道耳籍令本之不端而徒以其法令之粗與天下相把持則精神與治道不相貫通而雖有所經畫注厝要亦祇為粉飾之虛文其何以培天下之化原功之不舉而徒以其術行之迹與天下相從事則法制與人情不相維繫而雖有所鼓舞率作要亦僅為太平之壯觀其何以臻天下之上理以是為政是末世之陋風世主之淺術也即欲躋一世于綱紀法度之中而措四海於均齊寧一之域其道無繇矣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具足以有臨之資惕勵憂勤存不敢康寧之意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日新以問學而寒暑不輟憂旱則步禱郊壇立致甘霖之應納諫則

躬御煖閣不費晷刻之移斯固已囿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

震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謂五帝可六三王可四
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　俯垂
清問惓惓乎舉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古偁先所以論賞罰
之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信罰必兩言欲臣有所陳說臣不
敏其敢無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天有福善禍淫之
理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當法乎天故
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雷
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者帝王制馭人
羣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熙其民皥皥非無賞也而朝

野皆相率以勸於善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無罰也而遠近皆
相率以懲於惡賞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為之至治而極治之
休声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有異而儒者之論亦人人殊惟
故稽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廢有功之賞而夏后氏承勳華
繼美之後成周氏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先賞後罰或兼用夫
賞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耶考四凶之誅則知唐虞不能
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後成周氏當殷頑未清
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孰非訟惡以示天下懲者
耶彰善以示天下劝而激厲鼓舞之恩固常寓于爵秩褒嘉之
內訟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惻怛之意亦常流于創艾誅夷之
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予不虞其失之僭也是所謂仁可過
者也罰疑則從其輕惟恐其失之濫也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

蓋政則代有更繼而其達于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究於
治則均要之皆以精神心術之蘊運之慶賞刑威之中而世底
熙于人還湯穆端不越此矣洪惟我
皇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殄之秋逵海宇清寧之日時則恩威莫測
其用賞罰務協於中至今誦
祖訓首章及載在
聖政記者大都煦育與震曜並行而矜全之意常勝渾厚與精
明並運而峻法之戒常嚴是所以培
十一朝之忠厚而貽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而我
皇上復承之夙夜兢兢曰惟古訓之與
成憲是遵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褒即雨露之恩不遲於此

也僉夫必黜奸黨必誅即雷霆之威不肅於此也蓋十有四年
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和氣既以鬱蒸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壅而不究法令尼而不行則臣以為誠亦有之故
任老成獎恬退將使百官興讓矣而脂韋倖進巧宦若神浮兢
之風果盡戢乎革包苴罪貪墨將使羣辟興廉矣而羔鷹塞途
筐篚載路澄清之效果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倡優后
飾墻屋文繡者所在而是紛華猶故耳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
法擬秋荼僇甚屠伯者隨處而有鍛鍊猶故耳蠲租賑窮
詔嘗屢下矣而蓋藏未備逋逃未復未敢謂閭閻之困已蘇也
振旅詰戎
令亦屢頒矣而韜鈐未諳尺伍未實未敢謂戶牖之防已密也
夫以廟堂之上所劝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必劝者

就問語更加粉飾何等懇切

是雨露之恩有時而不潤也所懲創者如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必懲者是雷霆之威有時而不備也茲欲一本而釐之其道亦豈有加於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治非苟為具已也我未行一賞天下已于我乎覬恩而或謂為飭喜之迹即踶茅土錫圭綬往往優于暱近而修職任事卒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録則不借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功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我乎覬威而或謂為飭怒之文即褫章服移郊遂往往苛于疏下而欺謾避課具有實迹者乃或倖而逭誅則不濫謂何而人于是莫知懲矣故欲行賞罰莫大于法天法天之道莫先于核功罪之實而行之以斷是故旌考槃之高蹈而嗜榮若渴者然勿予退讓之風何不可幾也褒酌泉之雅操而趨利若赴者擯弗慮澄清之效何不可必也奢侈未殄則必示等威之式嚴僭奢之誅而俗必知崇儉矣刑獄未平則必慎蒲鞭之化詘烹鮮之理而吏必知崇寬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奏宣德恩者陟以顯秩而壅閼濊澤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察戶牖之防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愒戎行者戮之不原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操之在上而民從之如流水非從賞罰之法而從以心也督率之權亦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可洽昇平之不可致雍熙太和之理即唐虞非所尚矣況三代哉抑臣猶有 獻馬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所容惟不嘗帑藏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媿惟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軫痌瘝之視則民困可甦惟切外寧之懼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

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為悅而昏此心勿以賢士大夫為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運際承平而或以宴安蕩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黷此心惟益務 講學益劝 顧問則淵微 容勿之内皆清心寡欲之資而沖虛恬澹之中皆端本澄源之計故爵賞未班而意所嚮往即為需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注即為霆威自是而臣工日以式化彊宇日以寧謐即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比正所謂風厲之有本而督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采納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下士不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王閣師利而公評淵然之色蒼然之光先秦西京起走筆端泥横闔闢惟其所命固知子之富于才矣

法制　萬曆丙戌館試

伯修　袁宗道　編修

天下之治天下之法為之也而天下之患莫患于陽存夫法之名而陰亡乎法之實尤莫患于過計于法之利而先罷乎法之害陽存其名責之廢法彼將應之曰吾守先王之法固無患也顧文雖具而實已先撥碎之室者斑題楷壁非不稱富都不知盜至而篋胠矣則不如無室過求其利責之變法彼將應之曰吾振先王之法于將獘也傾利未覩而害已先罷碎之沐者濡髮澡甲非不稱潔適及其垢去而風迴矣則不如無沐法無十害亦無十利當其規為剏設即蚩兵緤亢亦足椭後及其敗抗窮罷即黃官娿礼無以存勢則然也法將亡矣則毋務徇其名留之法應更矣則毋務懲其故急之故諱紛更之名以悅于庸衆人之口而養國家之蹶于方來者懦也俠　祖宗之制以情

伯修不肆易善用易者先如伯終已

論洛陽臨川事雖出獨創而一執于正

黃虞上世之声而下失臣民之心于不可支者激也其無賴于人國均焉以是槩于　今日愚請無諱于獘而極陳之嘗讀易至改革之際文王于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孔子解之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于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孔子解之曰位正中也天行有始惡得無庚位不正中庚惡乎吉聖人之意微矣庚于繼世易庚于繼体難庚于繼亂易庚于繼治難漢高可以除秦政之苛而文帝不能改正朔易服色嫌于繼体也頋其菜具在如藩彊如銅布如勢畢如無蓄不再世行之矣即使涤灑而生元符無能短也開元可以改神龍之舊而熙寧不得遂新法易治平嫌于繼治也頋其法具在如保甲如保馬如免役如經義如武舉迄于今行之矣即使司馬公而生今日無能罷也然而洛陽臨川能必行于身後不能必行于其身者何也

激字懦字意前

字字新色色到

此以文肅二帝之变法三消是伯修占地步处

過計其利不得不先罷其害痛哭唊而執拗罷愚所謂激也而漢宋諸臣詆斥二子者陽存法名而樂亡其法寔徒以覘攻訐術讓後王而借異代愚所謂懦也當胡元之季天下已喬詰卓鷙浸淫于腥穢

明興高皇帝一埽而更之脫民湯火創為華夏上提大綱下及萬目內自宮闈外迨邊塲師唐虞三代之意斟酌漢唐宋而損益之汰侈為儉反勢為慍易陋為寬变詭為儀事制物防為聖子神孫長慮卻千萬年無朝夕矣雖然舍金陵營燕京利在鎬洛

文皇帝以子異父不為改罷鎮守設撫臣害在閹尹

肅皇帝以孫異祖不為二刻及今二百許歲矣礼樂文物器也置而不習麤穢乘焉日爛漫而捐墮頹敝亦已靈暈落焉日杭

一字一句几微[illegible]心欲恒脩算不枯

議高而才儁

獘而斷卷故雖有巧倕萬金之器久則漸渝雖有聖知十利之法久則漸敝愚意今日之法寧無有利存軀殼獘潛胚胎者乎寧無有利失十九害乘一二者乎寧無有盡去其利獨蒙其患者乎寧無有利而似病病而似利者乎寧無有制已匆徇名循繁露若乎憂治世危

明主謁赤而盡諫忠臣不敢諱也為未有治未然借箸而發籌哲人不敢後也今天下士狃于其故束于其常与波上下偷以全軀自度其力不足有鉅彼見舉動稍異常衆若擧恭繼体繼治之說以嚮而寢之而欲有所高張之士又未深維法之利患久之漸頓猷為無緒禍害立見適足以遂脂韋絜楹者之口而成其智彼以懦而猶足養持重之譽此以激而未免來喜事之誹愚不意

（眉批：此論宗藩　此論軍伍　此論丈田　此論遝貢　此論錢法　此論募兵　此變宗藩之法）

聖明在上可以堯可以舜而猶不免遠漢文宋神之慮徒志而未遠也賢俊盈朝署可以伊可以周而猶未免蹈洛陽臨川之過徒策而未竟也晉楚代霸分王萬里古封建之名存矣玉牒蕃衍既不能禁之一旅飢寒無聊此何異因編氓乎司徒不議食宗伯不議禮而徒日削之汰之遣庶人之事可鑑已本兵居中都司衛所環外古三軍六軍之名存矣尺籍空懸什伍九虛浚民膏脂徒飽旄倪此何以異飼犬馬乎司馬不議制以防亂禁姦而日清之句之此御史四出而海內騷動可鑒已丈田以清賦似矣而旦夕為期會稽無軌徒以恣姦胥之上下故昔玄武湖一籍也已郡邑定徵一籍也今丈田又一籍也一賦三籍官計以弊乖治者何稽焉遝貢以汰冗似矣而乔競成路請托盈刺則徒以抑恬退于户牖故時而二人遝也時而二十人遝也時而六人遝也一貢五令司教以造羣士者何倣焉九府圜法之名今之制錢也自洪永以迄隆萬堆貯內帑合為廢銅三金缺一國用是詘頃一令甫下國門頗流布而竟以私鑄紛紜報罷此其法可終罷乎夏官移甲之名今之募兵也自九邊以及兩越名置屯戍悍如驕子三軍無伍亂是用長比一飯不繼浙蜀俱騰呼而竟以偏裨仰縛主帥此其漸可使萌乎夫　祖宗之法其始固石畫也為日且久而弊已如是頃一二議法之臣其意在蠲弊也經施無術而弊又如是懲無術之臣而安已弊之法卷舌固声閉目拳手待其極壞而後為之所則其弊又將有不可更僕數矣愚以為　天潢之蕃必不可給也繼封繼室之增民校民尉之裁宗學宗田之議皆說鈐也庶人服窮矣今比編户自食其力可也漢諸劉唐諸李宋宮銅之城

（眉批：此變清伍之法　此變田賦之法　此變歲貢之法　此變[illegible]錢之法　此變募兵之法　此又下推時事言　此論服用　此論米運　此論海運　此論荐条）

也而未必即撥亂也愚又以為衛所之漏籍必不可實也戰不足紀敵守不足捍城軍資軍糧由籍而存之可也與其清伍孰與清屯屯有餘而伍不足出其餘以食土著在在皆伍也愚又以為田賦之籍必不可三也三而一之無若久任其邑長而令一邑之籍毋混他邑一里之籍毋混他里一户之籍毋溷他户則猶古者均田限田之遺也愚又以為郡邑之貢必不可耄也耄而士師則神不王耄而牧民則志在貪功令督學使者歲一稽士令廩高等者貢其一可也則猶古者強仕艾官之道也愚又以為錢法必不可罷也塞私鑄之源在收銅弗令布在封山弗令開在禁賈弗令貸庶幾私爐銷而公錢布帑藏之土利也愚又以為募兵必不可增也死者弗令補亡者弗令追有罪者弗令宥而嚴保甲以精土著之守清屯田以養土著之戰庶幾募兵弱而土兵強竟壞之完計也損虛歛足不至徒存其名循法就利不至先罹其害下而議法者得展布其手足而說夫婾臣不得嘗土而主法者得信任乎忠說而浮言游詞不得撓此洛陽臨川之不洋于漢宋而愚猶與夫身親見之上朝也雖然此就明問下詢者闡剔之耳祖宗之法其弊而當救者此六者類也猶可言也其亡而無端緒者非此六者類也不可言也言及法亡則見以為往而無當言及復古則見以為迂而不達而不知非祖宗意也　祖宗常衣浣濯臨朝其常服有章矣而今倡優得衣纖綺常器用陶瓦郊外夷玉碗矣而今閭閻得杯斝玉常自登萊海運餉遼東矣而竟以會通廢海常詔州縣辟富若舉矣而竟以科目廢荐寺鐺者令供灑埽矣自詩書工而曹劉既田

此論宦寺 此論農桑 此論武弁 此論黃[illegible]

与色 點大 足商 周閒 沐紀

畴種兼户限二百株矣自棧杼繁而楚粵曠武胄比試劣者且降戍矣今槩給半俸而統攝具官僧造周知冊且禁漫游矣今槩給度牒而緇黃充路法弊而不全勢也法亡而不修人也勢者振之不必盡合先王之跡斂而求合先王之意惡亡者積之而必以先王之臣民守先王之法度庶幾聖明復覩洪永之盛治以追帝王之休烈昔盤庚遷耿其告臣民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而繼之曰常舊服正法度夫顛者不可不持何憚于新舊者不可不服何嫌于常總之求以紹大業正法度無戾于先王而已愚所云救法之弊續法之亡皆先王善作之成憲又非若洛陽臨川之說出自胸臆創為軌度自异于赤帝藝祖之約而徒以駭漢宋諸臣之睹聞也執事儻不少賤乎今荛之議登之廊廟由舊章新祖德𠂎執事進言之伐也

保甲 萬曆丙戌館試

允升蕭雲舉 檢討

中閒師評琨泉公 水師陸師皆籍保甲當事者筭之久矣顧未有收實效者予欲歸之法期備之行法期必保豈徒保甲哉即以義上理可也

治國者譬之醫然病有三候故藥有三變善醫者審于其候而投之劑則病已而人壽病之起陽遂陰爭內鼓外絕急候也一轉一代勢不得不搦髓解髖以治標已而形靜藏支脈来神還生候也一起一伏勢不得不睎汗和衛以固元稍逆陰陽遷置醫藥血氣交錯精神㬋㵄若疾若瘉復候也勢不得不聚毒視醫藥以期于十全今之治東越者大抵若是矣愚以為此亦若疾若瘉之候未可褱囊而逐醫也當嘉靖之季倭毒海溢寇訌山都似病之初草薙獸獮其誰曰威隆萬之際呻吟甫息瘡痍暫起似病之已寬文簡憲蠲租赦眚撫而狹之其誰曰愛山海之謐及今十餘年矣閭閻稍聚已生戎心姦孼少壯旋前故念此豈非病者之復候乎不藥之則病藥之則不病此越人所以有

以病喻深以治病喻張證甚切方緣詞古雅絕倫

至此方露保甲本旨

請于桓侯而亟從事也試言其方將挾經秉抱挺鈹揞鋒以厲兵乎是試折肱之術于无妄之疾也越之盗不可謂有也將定革隱刃偃旗戢矢以去兵乎是傾上池之水于无射之門也越之盗不可謂无也以若有若无之病投之以不屬不去之方而可以延五嶺表億萬之命詒兩越人百年之安則无若執事所云保甲者是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議者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澳至白沙星屯海嶼陸路起潮惠至羅旁綦列山菁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二師為之蔽也而安所事保甲嗟乎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寢而不起姦寢而不起則寇無與召而毒吾境彼水師禦海似矣而无能保海寇之不

眾淨海寇山寇之情

不病不去庶前

論保甲之弊詳核

来陸師防山以矣而無能保山寇之不張海寇之来也不盡倭與蛋也鄉導者為之奴接濟者為之主保甲者所以踐奴者主者之姦而塞海之源也山寇之張也不盡徭與黎也強梁者為之倡狐鼠者為之附保甲者所以察倡者附者之蹤而杜山之巢也練兵于民而無駭脉憊不得言僑民自寓兵而不離壇宅不得言去此之謂聚赤視護以朝十金盖對病之藥相時之醫也令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姦盜如故譏察鮮效十甲聯褡填注姓字非不悉也問捕一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已晚矣十甲為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寇九室閉户未聞保内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律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真頑不率不援者非直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填入户口隣里有警動輙徵發民即有

深於民情

此歷引古周秦以下用保甲之效

死不盡報閭門下捷罪止入援午夜出鬭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勢然也偷吏慢若翁狗悇為文具者固不足誅良吏行無左驗輙勸而弃去而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推之豈其法之罪哉法不法古行法不法古柰之何其治古也疑後者察之前不知来者視之往說者謂始于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拯溺救焚而宋以罷以為鏤氷彩脂未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

保甲之法人知始于荊公而不知作于周行于列國讀此策可浮保甲之使察矣

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覇魯成公為齊難作丘甲三句增乗每乗增甲則魯持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听鄭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奢侈則鄭持此以抗秦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賞同斬敵匿姦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強此圖伯之石畫也藉威相隋五家為保保伍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伍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

安石雖執拗此亦自居下無以人廢法也

法之法行法之法正與前法不法古行法不法古因其

以用人人將有儲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挂益君長以與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皂居厲聚散而無紀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搖矣故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之法殊大都自為什伍互相識糾今之法非不令識糾而粉飾牌籍漫存攻戰則法不若古之精循之藥論禁書不受讀不解驗而徒欲决人死生也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姦更相連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末減則行法不若古之嚴猶之湯熨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陽會也故

全是古文

此論偹今之法周悉詳賅備靡不遺

今之議保甲者其為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不必民固雍於疎而徹於客驕於愛而弛於威矣蛇虺聽鼠伏藏堂棟雖有蟣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頓而不掇者其手縻也故善為治者任偹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法其未偹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覈也保甲設矣而強宗袖手貧子荷戈則勞逸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劍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救援約矣而征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擾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庶幾比落衆白之徒皆習于攻殺止齊之方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衆可合而不可離力可用而不可疲則吳子所名父子之兵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騷擾之謗宜禁也賊已就捕紛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

論行法之嚴凛乎若秋霜之飛白日

此上論保甲之法已詳已盡下復推言之

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冠至荼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愞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庶幾正罰立威之款不寬於隴畝鋤耰之夫赴之若鶩用之若狃國事不出於閭組甲不越於橐則子牙所云耒耜之守也夫法不備即必行之威無以收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即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偹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導者無所歸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冠之源杜甲以內強梁者無敢羅狐鼠者無敢嘯而山冠之巢塞竊意今日東粵之病舍是無以為十全之方矣雖然什伍姦察勢無所容於陸不得不蕩于舟越之東西其川処而艇漢者強半愚以為溪渚舟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不可畜衆伏險於順藏動於靜愚以為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川馬密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鳶鳳愚以

保甲具矣而復有救法以備其法可謂万全之筭

詞而調古

為監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馬粵習六博爰及干楯子未勝冠弁髦詩書豆萌牙未剪遂墮斧柯愚以為古者社粜之制當講之社馬事制曲防摩盜手足天災流行饑饉荐臻蝗擁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為朱子義倉之法當刱之保馬伴之于万保甲君也保舟哨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夫然後楽良而病已也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情親矣閗訟弭矣農戰不索權救守不索助而水陸二師不幾于癰贅乎嗟乎衆已聚者不虞散兵已屯者不徙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曰土著以資墨守而止如堵墻水陸之師命之曰客子以備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蕪也顧久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粵自冠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曰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浚民

不藉客兵而使客兵不得獨專妙哉保甲之法乎

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躪轢毒如虐冠安居則嘯呼營伍挾壓官司頃者柘林之乱東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精良鄉遂皆卒比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擐甲如子弟捍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冠且以陰折客兵不肖之心輕其勢於方張而銷其禍于未募也烽故曰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嗟嗟惟此時為然也

從祀 萬曆己丑閣試 玄宰董其昌 庶吉士

許閣師頴陽公許與其祀三臣而冥其隨也執与上自以心為厭師而道其道也旨哉斯言同翩堂之者祭臣予之筌錚也夫

帝王所以裁成宇宙綱維黎赤者道為之重所以輔翊裁成培植綱維者儒為之重夫非重儒也道以儒麗儒以道賢王者重儒乃所以重道而為世道計也王者為世主而托于天下天下羣然其主之以其命託之王者王者才智勇力不足以勝天下之人之衆而恃吾之道之為物也甚精其為用也甚鉅又非王者一人之精神耳目可以廓之辟生而弥之六合而擇世之明道設教號為儒者相与共治之裁成于上而俾之輔翊綱維于朝而屬之培植夫然後宇宙常明若詒四時黎赤常安若運四肢則儒之為效閎矣而未易概見千里一士百世一聖自昔記之矣王者幸與之俱而尊庸其身則身出道亨王者與之並淳不幸與之両而闢别其道則身没道昌王者與之齊昌故生

厭重而意透

叙道抗真切味甲其醇

而用之謂之重儒没而祀之亦謂之重儒何也其于重道一也王者之為世道計省矣古昔盛時儒而帝曰尭舜儒而王曰禹湯文武儒而相曰臯夔稷契尹萊周召二帝首揭道統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一也屬在人則涉于欲而危屬在道則涉于理而微微則不貳而一不雜而精不貳不雜命之曰中中而允執命之曰儒三代以還儒道晦蝕天縦仲尼直接帝統闡其微而曰知微闡其一而曰一貫闡其精而曰純粹以精闡其中而曰君子時中故曰魯國之儒一人萬世言儒者之聖歸焉謂其道之主也當時及門三千速肖七十揖遜杏壇澡雪洙泗萬世言儒者之徒歸焉謂其道之翊也荀卿論儒效洞于俗儒雅儒大儒之説而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必歸之仲尼与子弓葦仲尼對魯公儒行談自立以至尊讓不能終其物而魯公

原從祀之所由迹

[illegible]

言加信行加義不敢以為戲至其與門人相勸許亦曰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則仲尼大儒也其徒皆君子儒也雖隱于窮庐陋屋卒于户牖蓬蓽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周礼大司楽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楽祖祭于瞽宗而况為百代礼教之宗者乎此從祀之議所繇起也秦坑已㷀漢牢始饗諸賢從祀定于唐宗第自左丘明以及賈逵僅二十二人宋元豐進荀况揚雄韓愈淳祐進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紹定進邵雍司馬光勝國進董仲舒頃矣崇而實邈貌尊而情遠飾夫俎豆之列而闕于道德之懿明于莞磬之設而盭于政教之實何以明之漢祀武城而董厄江都揚滞執戟即孔子而漢猶之魯也故治襍霸唐詔貞觀而李耳祖禩韓愈南竄即孔子而唐猶之魯也故治襍夷

詞米約瀕溢目

波瀾[illegible]盎

神駿之足從容馳驟

宋祀濂洛関閩而詘孟信王植黨禁偽即孔子而宋猶之魯也故治從魯而不純王收其名不必其實故尊其礼而無益于效也處富人子于廣厦細旃璇房綺閣之中而衣禁絲味禁醇則無以異之乎貧者有驟褭于此雖義臺路寝絲馬文棧而辭鞅脱乘必無以覩其追風逐電之利何也楽富者饗其名而不旨其味愛驥者華其皂而不責其走尊仲尼者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稱詩書而崇籩豆竟無裨也 明興
高皇帝登極先如准謂文廟已詔天下通祀頒釋奠儀
文皇帝詔天下改聖賢衣冠不合古者[illegible]尊矣頒從祀諸賢末之議也正統間進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成化間悉進伯爵弘治間進楊時伯爵二位崇矣頒師儒名號末之正也嘉靖間易王而師易侯伯而儒易土偶而木主易八佾而六列啟聖

叙國朝祀典言有次第

為祠改中堂帝根為一罷公伯寮秦冉等十三人別祀于鄉林
放蘧瑗等七人進祀后蒼王通等七人祀典大簡矣頃
本朝從祀未之舉也
穆皇帝始采言官議進河東薛瑄明儒具矣頃熙洽日久僅僅
一人議者尚病其嗇也我
皇上默契道真遠紹帝傳采輔臣議進祀王守仁陳献章胡居
仁次之瑄下而　國朝儒臣先後共四人焉方言官建白衆議
盈庭　上曰廷議歸一不必紛紛已嘗守仁者謂與朱戾
上曰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已輔
臣議定而請　上曰
皇祖稱守仁學道有用與陳献章胡居仁並祀而又曰　朝廷
重道崇儒原尚本寔操修經濟都是學問不必別立門戶聚講

叙事典贍与前漢唐宋事相應

非深于四先生之學者

空談大哉
王言所以破群臣拘攣之見揭孔門授受之旨辯諸儒体用之
學昭　熙代文明之運猗歟盛矣嘗攷四臣之槩惟胡以布衣
主教白鹿五十而沒未及登崇
裕陵相瑄則參机務矣　茂陵名献章則備顧問中秘矣
永陵恭守仁則爵之上公盟礪山河矣生為名世以毗
上聖沒為真儒以開來學睎漢唐宋諸臣遇佚于身而光榮于
後可同年語乎至其學術異同
皇上辨之晰矣廷臣議之擊矣愚復何言而執事以下詢承學
竊嘗闡之四臣之學宗自孔門孔門之學祖自堯舜堯舜之精
一孔之一貫也而四臣之闡一者曰涵養吾一曰虛明淨一曰
主一則精明又曰主一是主天理說一雖殊而此心之勿二以

不能道

此為成沙明道称氏臣
又文白發其三二意

二勿三以三則無殊其得于堯舜孔子之一一也堯舜之執中
孔子之時中也而四臣之闡其中者曰仁義礼智皆中曰寂然
不動為中曰易是君子時中之道又曰察于動靜有無之幾說
中雖殊而此心之不物于物不事于事則無殊其得于堯舜孔
子之中一也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人得一而中是學之根
菀此而不異則玄同矣而世之左袒薛胡者以讀書居業二錄
類主洛閩經生學士束于其敘述篤信而不疑其右袒陳王者
以致良知與靜中養出端倪二語類于禪而背于朱遂肆詆而
不顧嗟乎粽糟粕而譏其精則造指門庭而訾其室則闇試舉
河東餘干之書有曰靜中妙理皆見有曰良知出于天致知存
乎人則何嘗離靜黜知以身為的質而與世紛拏新會紛學者
苟不至為禪所誘須著靜以入餘姚之辯朱陸曰陸尊德性則

摛詞新后

此諸臣請從祀者所不敢道子獨拈出真忠悃之譚

不可謂墮禪墮于禪則不可謂之尊德性朱道問學則不可謂
入俗入于俗則不可謂道問學朱邪禪邪其涂自殊此上所以
有互相發明之旨而三臣之並薛而祀也益上寔見之而獨斷
之也雖然三臣祀于學宮儒道行矣上合祀三臣儒道崇矣愚
以為是道也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而貫于無極通于無圻
皇上祀三臣之心何心乎意堯舜孔子之道彼能紹明而光大
之為宇宙立心為蒼黎立命乎則曷不取堯舜以來之統而自
繼之而徒區區三臣者祀也
皇上文武聖神具堯舜之姿執業時几于堯舜之道所當加之
意者學堯舜之學其大要惟精一與中
上嘗于文華殿御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人大經大法矣愚謂經
常也法法也即精一而中者之條布也

說理精明諦宰深遂悠此尚宍頒當必有補于予志云

上嘗御書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慎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十二事又自銘矣恐謂謹天戒收放心又十二事中之大者即精一而中者之戒慎也乎曰春秋經筵日講之際誠渙綸音皆帑臣一印證之乎毋曰盛齒嫲茵施象之側試遠富都邪戚施一恬澹之手定三華隱五刃付之司馬以格文而柬靖捐彤鏤惜杼軸委之司空以敦龐而白賁彈其苛與妍其詭慝而勿以藥石之瞑眩為譁觳于詩書網于礼樂而勿以絲竹之嚚虞為樂此心常精而不摘萬物紛揉而澹若深淵此心常一而不貳無匹合于天下而約其所守寡其所求此心常中而不倚嗜慾不載声臭不泥而無所好憎近之而

皇祖敬一箴可參而式焉遠之而

太祖存心録

成祖正心解可循而軌焉進之而舜則舜矣進之而堯則堯矣卽三臣而在其誦說

片言居要

坐前當無以易此故與紀三臣而慕其道也孰與

上自以心為嚴師而道其道也

上而自道其道則舍堯舜精一執中之說愚不敢以陳于

上前也

法令策 萬曆壬辰廷試

夫音扶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感于胥庭沕穆之世其民不誘而親不嚴而治意甚慕之而淳風既邈至〻羅得而徵焉二帝之典三王之謨其燦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道衰於書契德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獘豈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違歟三代而下惟漢之詔令為近古王通氏至取以續書而或褒孝宣之烈優于孝文或美元和之治懿子永平豈寬嚴之宜父子亦不相襲歟夫道萬世無獘弊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數言固自有本而不專恃于令歟乃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擬于風雷定保比之金石其稱令若此慎重抑又何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開闢文明若 祖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戒偏黨詰宄頑 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悉舉而揚厲之歟朕祗遹 先休恪遵成憲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者儲思延訪至熟矣乃勸誘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愈甚往士伍厮将校今則擬刃犯之矣往厮吏徽官長今則露章彈之矣往宗庶訐親藩今則衷甲擾都市矣往豪右陵有司今則衿弁鬨公庭矣其他恣睢無良背礼而傷教者難以一二數而詔之不聽誡之不悛即三令五申徒勞置郵一切寢閣豈奉宣之失職歟抑令煩法弛所以救之者非其術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盈庭之咎惠文虐列率遷扞罔之嚴令何以能簡法何以能嚴歟茲欲擇遠猷以定命執大寶以成孚使令重 君尊 國安而民以寧一其何脩而可多士其悉心以對毋泛毋隱 朕將親覽焉

分去声 厮上声 長上声 教上声

以實心實政作策肖體裁莊重整飭

肇震翁正春 狀元 倫揆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淺漬而風厲之典以彰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化原端而中正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申畫一之條畫縱然之軌以震耀鼓舞使萬民之心志耳目繫屬於象魏而被濯維新者是也實心者何黜繁縟之文凝真誠之懿以默制鈞陶使一人之精神意慮日淪浹於寰區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措於外是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法立而天下即以法遵之初何嘗與情之弗率實心存於內是即其純篤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滲之以神也神運而天下即以神孚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隆古帝王所以凝旒大寶而 朝廷禮統巍然等天地之尊端拱穆清而 宗社生靈晏然若盤盂之永謐者繇此道耳藉令有實心矣而非政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刷焉而天下之勢卒日流於潰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而非心以宰之則粉飾徒具粹白已漓政教號令安所凝而注焉而天下之機卒日至於頹弛而不可振此較近之陋習庸主之淺圖固宜淳熙鑠懿之理寥寥罕覯也蓋不能無待於 今日矣欽惟

又反振二段起伏句法

皇帝陛下 天縱玄德膺五百載之昌期 躬撫璿圖紹隱萬年之正統出 齋閣箴銘以檢心性 志勑時幾罷貞觀政要而講禮經 神游聖學流汪濊之澤中外沾濡廓嚴肅之威四夷震慴治隆化懋蓋已躋三代五帝而視近代而撲樕之矣迺猶聖不自聖進臣等而首 諏以帝王之質文之變與夫漢令寬嚴之宜終有感於兢惕惓慢 之風而深惟乎尊君安國之術臣有以

詞調工雅

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之疇咨周王之訪落不勤於此也臣竊伏蓬藋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思秉泰交之會以效芹曝刻清問諄諄下逮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八紘之廣林總之衆風氣異宜習俗異尚愚智欲以相傾負才欲以相役匪整齊之則亂匪約束之則爭君人者纘神靈之統握君師之權而為萬民主者也所以整齊約束俾之順軌嚮方焉者疇能意諭而色授之道必有假於令矣臣稽胥延之世民不誘而親政不嚴而治質文無所損益因革靡所沿襲渾渾灝灝蓋忘言之至理而沕穆之玄風也烏覩所謂令哉商周以降堯明五教而萬邦協舜徽五典而百揆敘數命皋當禹之謨也綏猷脩紀湯之烈也迄成周經制大備而聰明之化爛焉之數帝王者質文遞變豈其競飾般悅以眩天下觀聽而逖鑒古初哉羲皇世遠民偽滋矣如必欲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塞師曠之耳抉離朱之目與天下相安無為以幾結繩之理庸可冀乎故質文之不能不變也猶暑之必寒水之必東也勢也聖人不以勢之所趨者委之於不可為而書契作焉政教詳焉要亦循其勢與民宜之耳迺其精純粹美之真忠信誠慤之藴直與禮制文章相綢繆則固有不專恃令者在世儒闇於大較猥云道衰而德薄也虞夏寡怨而商周滋獘也亦膠柱鼓瑟之見而未覩聖人運治之精矣三代而下近古惟漢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册幾於典誥絡之以禮樂三王之業已何貴於徒令哉由今觀之秉道化民孝文之治熾矣迺崔寔以搉宜為優慧察裁決丞平之政嘉矣迺曹丕以元和為盛不知乘弊之餘而令疢斯一

點出實心字正是法令之本

時振刷之效起然三異一開辛為基禍之主則孝宣未甚侵也
乘弦之後而令寬斯一時長者之名著然震意一寵竟啓外戚
之漸則元和未甚紛也雖其寛嚴異宜先后或不相襲要以未
遠於道均焉耳何也古今不同者法歷古今而無獘者道道者
權衡乎文物之變調劑乎寛嚴之宜而為皇極敷言之本者也
彼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擬於風雷保定比之金
石胡稱令愼重若是詎非以盡綸於道為之宣洩而不在區區
告誡間歎則實心之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滌胡元再造寰寓創制立法規古始而酌時宜
臣嘗伏讀
祖訓大誥諸篇星列棊布間若正綱常而定名分戒偏黨而詰
奸頑湞湞乎典謨並茂閔石俱傳矣大都有損綱挈來之体
無倒持旁落之嫌有電行雷動之威無牽文拘俗之陋二百餘
年來其所培養噢咻者甚厚而其所激厲震肅者又甚詳維時
薄海內外斷齗飲醇帖然循守罔敢越軼無鉤繩而不可攜無
閑鍵而不可開豈偶然之故哉我
陛下紹天闡繹二紀於茲諸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犁然
悉矣固宜將士效腹心之誠百寮崇揖讓之雅　藩輔洽行葦
之誼黌序敦樸棫之風即有魍蜮亦當潛消於太陽下安敢矯
虔亢命其間哉胡毋教衰物情玩迩有不勝其獘者衆士伍孱
將校変非輕也今且操戈嚮之矣逡卻之紀法安在衆屬吏傲
官長事非細也今且露章弾之矣尊卑之体貌奚存以宗庶訐
親藩倫序不倒置乎至於哀甲攫都市兇摟胡可言也以豪右
陵有司名分不幷髦乎乃衿士鬨公庭恣睢將何極也他如此

說出實政實心意

此省議論

此振紀綱懸前實政一段

此所謂持以法行以意者應前實心一段

類尤難悉數顧諸之不見聽誠之無悛心誠有如
聖制所謂勸誘愈亟而玩愒愈滋禁戢愈詳而悖慢愈甚者茲
欲一舉而振飭之道將奚繇語曰治悍馬者利其鍛策矯曲木
者致其繩墨今日之執何以異此臣以為非可姑息偷靡詞借
也在於實政實心加之意耳夫所謂實心實政者非他省議論
也振紀綱也省之振之而持以決行以斷也方今小加大賤妨
貴陵尊無良鴟張罔忌人心玩矣國是搖矣而憑唇吻者輒肆
意於雌黃沽名譽者競騰煩於章牘孱將領則奪將領之符孱
監司則謗監司之組言及懲宗庶則見謂宗盟之當厚言及振
士習則見謂士氣之當伸此是彼非甲可乙否名實乱於朶舍
之謀刑賞混於盈庭之訟致令瞋目語難之夫蹢躅跳踉而莫
敢誰何安在其警奸頑而重國體哉故臣謂議論宜省也議論
省矣至所以建威銷萌使天下惕讋震慎而不敢犯者不有
朝廷三尺法在乎彼其初所發難者不過十數人而止吾廉其
實即奮然一大創之攘臂千今渠魁必僇裂眦首亂兩觀必誅
情有可卹也而構煽之罪必不可不嚴事有可原也而冠履之
分必不可不正今嚴禁肅有若董安于之論高山絕澗牛馬不
入者誰不摶心揖志以安分守哉故臣謂紀綱宜振也夫紀綱
者法也而有法法者焉蓋四海億兆之衆不從上之令而從上
之好其所遵軌順旨者不在上人所建立之法而在其行法之
意故干行越紀之誅加於小弱而或回僻於強悍則法不行焉
脂束濕之禁施於孤寒而或寛假於勢要則法不行斧鑕之典
重矣或陽示其罰而陰有所縱舍則法不行風霆之號肅矣或
始令之峻而終有所遷搖則法不行必也恩不以卑賤斷罰不

以强葬阿既不以嘔煦惠奸又不以姑息開㬥執此堅如金石
行此信如四時旋此無私如天地此又臣所謂省議論振紀綱
之實心也惟有實政則其紘穀常張其繩紀常密故令出人咸
畏之而不敢叛惟有實心則其意慮常貫其實常通故令出
人咸信之而不忍叛庶幾哉國體崇人心壹乎雖然務實以圖
治者詰后之懿軌也用人以弘化者英辟之訏猷也誠念邊鄙
而簡用撫臣則投醪挾纊足以生感而庚癸之呼自息念民瘼
而慎擇大吏則茹蘖飲氷足以率屬而陵替之風自維念
宗室而宗正得人如劉向者斯敦睦有倡人皆河間東平之賢
斧斤可以不煩矣念庠序而師表得人如胡瑗者斯訓迪有方
士皆鄒魯闕里之行絃歌可以成化矣故臣竊謂用人尤要也
迺總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今

又帰到用人上

陛下靜攝齋居旰衡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豫矣顧天人之介
易淆危微之間難辨儻操持少弛他如靡曼艷郁一切可喜之
欲從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惰窳而弗振幾務廢閣而弗張其所
係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剛日奮敬德日新養心於邃密而不問　大廷計慮乎
萬年而不忽微渺親近乎碩輔而不惑憸壬益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康淫之志詘精明之慮生故號令未頒而志所嚮往便
為雷澤象魏未布而神所凝注即為霆爽由是遠猷定命大寶
成乎將臣工祇承彊宇寧謐用以婉皇王之休風紹
祖宗之鴻烈何難焉區區漢命毋容置喙矣此非臣臆說也宋
儒程頤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而我
高皇帝祖訓首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嘿等篇之始而

聖制所謂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者此也伏惟
陛下俯垂察焉臣草茅卑賤罔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对

世程史繼偕撰服編修

法令策題具前篇數不復載

臣對臣聞聖帝明王之御宇內也必有以握天下之大机然后其風行而妙夫鼓舞萬民之術必有以繫天下之大本然后其天運而隆夫陶冶一世之功何謂机出之以精通之以適不踰方寸而曉然與環海相明徹者是已何謂本歛之至實蘊之至貞不下堂皇而油然與兆民相攝屬者是已大机握於上則一令而人趨之一諭而人憲之是明示天下以法也法之必行若風之達於幽遐而人莫能禦其至宇本端於上則未施令而人信之未須諭而人孚之是潛淪天下以意也意之所化若天之運於玄穆而人莫能測其端古昔盛時所以教化翔流人心晝一控五位於神明之尊而總八柄於太阿之執若此道存焉耳雜令不得其机則雖有臣天下之心而動之無術至愚之民安

所作而奮焉謂萬彙之欣欣播揚而不取足於風者未之有矣不得其本則雖有治天下之具而疏之無原至神之民安所服而刑焉謂四氣之聲行式序而不受職于天者未之有矣是未足机帝王之后塵而況於胥庭渺穆之理哉故治古而下化瑟竽調皇綱弛維而昌明博大之治不能不待于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 道協虞聖之華 心嚴姬文之翼孜孜典學壹壹勤民 廓羞容于天地而祈寒暑雨必惕于衷 躬儉勤于邦家而匪頒好用咸謹于式天下之賢才已盡賓用天下之謀議已盡舉行夫既奠四維之泰山渊五辰之玉燭而二帝三王之治且三而四之矣猶
聖不自聖特于萬机之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遠稽帝王之道近隱

以言與身立說本爽机二字

烈祖之猷而慨於後世之悖禮傷教思欲省議論振紀綱以其底乎尊君安國之鴻績臣愚非其任也雖然平居緩頰抄論亦嘗有慕于中久矣矧際無諱之 朝當 明盛之日而
聖意諄諄若是有不披肝瀝膽以答 除指於萬一安所稱對揚之誼也哉敢敬陳之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以定率由之準使天下易聽而改觀者法也以通感應之微使天下安行而自得者是所以法法者也法之章以言而法法之師以身章以言者吾所謂機帥以身者吾所謂本得其本而妙其機者有矣舍夫機而猥云至道未有能致者也蓋嘗觀於大庭華胥之民不誘而親不嚴而治冲恬渺穆何其質而不文哉自是以後文稍稍與焉帝者莫盛於唐虞王者莫盛於三代未嘗廢法令矣是故五刑惟允四罪必誅而不以貽渾渾之理不從有佚罰不廸

何顯僇而不以病灝灝之風典誥所徵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非夫二帝三王之盛不大庭華胥若也風會開而人文勝聖人不得不有以通之而要之因其固然順其達然誘之即親令之即嚴意寓於肯綮脈絡之中而化行於拱揖指麾之上則雖文而無害其為質矣故禮稱絲綸言其有條而不紊也易著渙汗言其出而不可返也而鼓舞象之風雷非謂其所動者速乎定保比之金石非謂其所執者堅乎蓋稱令之慎重若此彼謂德衰於書契道救於商周殆老莊矯世之偏譚非通論也三代而下惟漢之治為盛詔令制册幾乎古矣乃孝文之政以寬勝而崔寔謂孝宣為優明帝之政以嚴勝而孟堅謂章帝為懿則寬嚴之迹即父子有不相襲者蓋秉寬之後利用威秉威之後利用寬亦各順時而遣治因俗而制立要以令行禁止為有得

高激歡之機焉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躬撥混沌手開文明開導　子孫則有若
祖訓一書而燕翼之謀備焉訓誡臣民則有若
大誥三編而懲惡之誼彰焉今觀網常必正而無龍雜之慾名
分必明而無倒持之漸偏黨必戒而無朋比之私凶頑必誅而
無姑息之習洋洋乎造化之至寶保國之蓍蔡誠跨軼典謨撲
遨漢唐而王通氏有大能整其綸揚矣二百餘年來四海安瀾
八方循軌內無鍵閉不可解之局外無膠結不可理之繩豈非
其貽謀者遠哉我
皇上祇循
先休恪遵成憲提衡天下二紀于茲凡所以植綱陳紀匡世範
俗之略無不畢舉政不二門威不錯貸憲令一何斷也於其臣

民輻輳歸命辦發貫胄之長且享正朔而稱外臣威令一何行
也沁水之田園武安之考工一經吏議立見栽黜法令何無赦
也固宜紹休
祖烈踔美皇馳萬年一日耳何邇來習尚稍異風俗浸衰上持
法以嚴而下之奉法常緩玩惕悖慢日引月長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將校辱於士伍未已也而且操戈嚮之官長激於
屬吏未已也而且露章彈之以宗庶訐親藩至無等矣而迨於
哀甲攫都市胡可言焉以豪右陵有司至犯上矣而迨於衿弁
閧公庭胡可言焉其他炎雅無良悖禮而傷教者尤難一二數
勸誘之而罔率禁戒之而愈恣三令五申之而藐爾如故無論
唐虞三代之盛即漢氏之治不可幾於世矣夫漢令無不行也
而法未必平今此則平矣而令反不行置郵之役徒勞寢閣之

又點机字及碎特係倫渙汗底香金石等語

敉日積是吏奉職不勤而所以救敉者非其道也故欲起而救
之不在更制也不在易法也臣願
陛下有以握其機而已矣機者時張時弛時屈時伸率然動於
不可知而沛然達於不可禦秩之則為絲綸決之則為渙汗篤
之則為風雷而堅之則為金石者也誠得其機則逸而有成唐
虞三代之所以弘化也不得其機則紛而罔績庸衆而下之所
以陵夷也說者惑國是之混淆輒思以省議論似矣夫不覈其
當否而徒曰省焉云耳愚恐乎省之或至於閼言路而結納之
徒更激而為發舒則議論卒不可省也惑國成之漸替輒思以
振紀綱亦似矣夫不辨其要詳而漫曰振焉云耳愚恐大振之
或至於傷太和而矯枉之過更弛而為寬縱則紀綱卒不可振
也臣伏讀

此段言省議論在明分

此又言振紀綱在辨体要

聖制有曰謀夫孔多莫執盈庭之咎惠文虛列竟遺扞罔之奸
是在
陛下已慮之矣然則議論所以維教化淑人心者道將何由乎
愚以為議論之省莫若明分守焉今夫農夫之治田也人為之
區區為之畔則人知利入之必歸於己也將勞筋竭力以治之
彼其心志一而不二而暇為分外憂乎此明分守之說也誼國
者誠以分守為心事附其職業附其官各一議必以責主者條
一政必以聚行者毋以藻績相炫毋以虛聲相冒夫然則人不
敢妄言即言皆為成功而議論省矣紀綱之振莫若辨体要焉
今夫造父之為御也齊輯於轡銜正度於胸臆則馬安於調均
之得宜也將遵折蟻封以從之彼其馳驅遠而不困何至於蚤
軼泛駕乎此辨體要之說也體國者誠以體要為心見圖其大

治去其甚蠹肆則貴近必黜權橫雖身後必誅毋撓亂於貪賕
毋過操於束濕夫然則威無所屈折即叢舍亦不為失權而紀
綱振矣議論省而國是以明紀綱振而風成以重何令而不率
何諭而不從由是士卒無脫巾之呼無僚無批根之激宗藩不
至衷甲於都市矜弁不至攘袂於公庭以教化則修明以人心
則孚一天下之視法令若天墜地設而不敢犯其視
朝廷猶鈞天紫微清都太乙而不敢忽且玩也區區漢事益無
足覆說於前矣此非所謂握天下之機而妙夫鼓舞萬民之術
者哉雖然機不自運必有本以先之易曰風行地上先王以觀
民設教而又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道曰神神曰天此其妙有出於言語法令之外而觀
民設教之本也唐虞三代姑無服遠引即以

聖祖之神武大畧時有不自身教先之者故觀心有亭而因與
人臣言誠孝行有圖而因與人子言孝貢獻有卻而因與人致
言廉是皆以身為本言以章之夫是以令無反汗出無違綸風
雷呼速而金石避堅也我
皇上養心有箴樂志有儆所以端天下之本者已預矣然理欲
之介易淆危微之關難辨自今以還苟毫髮少息則逐卷或疎
瞬息不存則精神或逸紛華盛麗曰蕩心之媒必思所以戢之
柔曼傾意曰伐性之斧必思所以遠之便辟逢迎曰害德之蠹
必思所以去之而講學親政勵惕若於乾行　禮下任賢勤延
訪於晉接使
聖心之中光明瑩淨無一息不純乎天而動作威儀起居出入
無一事不協於禮故勸誘未施而意所嚮往即為功令禁防未

設而神所疑注即為靈爽　朝廷無侵令勿論臣下矣　宮闈
無竊令勿論都邑矣戚畹無干令勿論庶頑矣益
高皇帝所以廓清宇夏總一垓埏者尚何教化之不明人心之
不淑而煩誠詔者之為諄諄乎
皇制曰皇極數言固自有本此之謂也伏願
聖明循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道用丕闡夫
烈祖之猷為萬世規臣不勝大願臣草莽罔知諱忌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此以治規實心作策骨

法令策 題同前

升伯顧天埈 探花編修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綸六合也必有簡易精明之治規而後可以敷化理尤必有真純懇切之實意而後可以握化機何謂治規宣之話言陳之蓺極燦然而易守確然而難犯日範天下於不擾不弛之中而罔有二三者是已何謂實意蓄之淵衷凝之宥密相習而以精相攝而以神日化天下於至正至大之域而罔有頗僻者是已有治規以敷於外則一視聽齊心志雖顓蒙之性咸可曉諭雖強梗之習咸可馴擾天下方廩廩於被服之不暇而何患乎圖維之弗張有實意以孚於內則刻時出善調劑雖條教之煩莫非胞篤斧鉞之威莫非慈惠天下方駸駸於感格之不暇而何患乎群情之弗協古之帝王垂藻巖廊而享高天泰山之安凝神邃宇而達海裨日出之邦用此道也藉令

且之弗簡弗肅而徒苛細其文以察天下將見紛挐雜出安所遵而守焉而能責下之信從乎實之弗裕弗孚而徒恣雕其威以讋天下將見軌範已撥安所惕而服焉而能望天下之愛畏乎如是而欲措斯世於熙熙皥皥之休奠安國家於久安長治之盛者其道無繇矣故千古之鴻猷不能不有待於 今日也

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之資 撫恭隆之治 游神

帝學寵貞觀政要而講禮經 致謹燕居書 齋閣箴銘以養

德性修雩禱則親頒

玉趾洽泰交則時除

溫綸 化覃於南箕之衣 澤溢於離畢之雲 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猶

惟語

此論紀綱教化之原

伏下案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俯咨

清問首諏帝王文質寬嚴之旨繼及紀綱世風教化人心之要終有感於玩愒悖慢之習而思所以令簡法嚴之術顧臣愚非其人也雖然陳見悃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竊惟天生下民趨操殊方智欺愚勇苦怯懷智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於是乎立之君以齊一之君也者設為坊表樹為軌物限以尊卑之序別以上下之經若是為紀綱而下之人漸之摩之陶而成習化而若性則世風正矣曲為佳拂善為姦被昭夫尊卑之所以有序明夫上下之所以有經者是為教化而下之人安之利之啟其同然牖其固有則人心淑矣但紀綱世風之由教化人心之要直任夫詔誥而耳提面命之乎將恐意能踰於詔告之所及而不能踰於詔告之所不及甚且以空文

提出實意二字作樞紐

視之耳或直任夫刑罰而刀鋸斧鉞之乎將恐意能伸於刑罰之所及而不能伸於刑罰之所不及甚且以淫威病之耳文勝則弊文弊而以威勝又弊弊則提挈万民揮斥八極其始出於令與法之外而自有以縮結之者乎其始即寓於令與法之中而自有以維繫之者乎則實意之謂也粵稽古昔若胥庭沕穆之世榛榛狉狉渾渾噩噩忘其智故安其性命民不誘而親無待呴喣嫗為也民不嚴而治奚事赫赫吞嚼為也斯其淳風至道邈不可追矣迨風氣漸開大樸漸散意欲色授之象微而提撕警覺之道起卽莫盛於二帝而有典焉典亦令也第典謨無幾言而世已在宥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卽莫隆于三王而有誥焉誥亦令也第誥誓無幾言而世已恬愉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然或謂道示於書契德敝於

点出見中王旨以實意

政教足循以文勝而帝矣或謂虞夏商周不勝其敝是循以文勝而王矣要之文質之運若循環二帝三王已不能遊於忘言之天而當其時上無飭詞下無衡命而以實意相浸灌後世益莫尚焉三代而下漢循近古孝文之詔織矣而顧以孝宣之烈過之永平之政嘉矣而顧以元和之治尚之世儁豈故抑此而伸彼哉蓋詔令多則虛而不實法行則弛而能張而藉以立教也大抵本實以敷言而道得焉綸之綍渙汗擬之風雷金石非過也送聽以督責而道失焉視之土苴芻狗等之胼拇枝指無惑也信乎治貴行法不在空言治賢敦實亦不在徒法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經綸草昧　開闢文明若

祖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而務作夫殫忠効順之風戒偏黨詰兇頑而預防夫旁落上陵之漸

聖謨洋洋即典謨不是過焉其所以垂十一朝之昌明而開億萬禩之太平者信有自矣暨我

皇上起而承之兢兢業業日惟成憲與先休是遵是式　宮府一體臂指相使天下曾無敢以私意阻撓者道德之漸仁義之流天下曾無敢以匪彝異同者準繩之具孔張綱繇之計備至紀綱肅而世風正教化洽而人心淑駿烈洊乎於茲鴻號熙於無窮矣顧邇年以來稍有不盡然者臣伏讀

歷前紀綱教化士風人心

聖制謂勸課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愈甚臣以為誠亦有之今夫小加大賤妨貴至冒上也捐禮踰恣貪婪至無等也士伍者非將校鞭箠使之而捐驅赴鬪惟命者乎今及操及而

應前詔語刑罰二段

莫問矣屬吏者非官長南面臨之而奉行殿最惟命者乎今及中傷而莫忌矣宗枝者非一本之親而藩輔所托重乎乃白晝攫於都市將安窮也青衿者非四民之首而遠近所觀赴乎乃聚衆鬨於公庭將莫測也其他寡廉鮮恥悖禮傷教之事往往而有在在見告是可不為之慮也哉得毋謂教導之不詳申飭之未至四方闇於倫紀而然歟竊見三令五申已非一日而竟不渝何也又得毋謂布告之雖切文網之尚疏四方狃於寬大而然歟竊虞嚴刑峻法終非善物如是而復不應何也故臣以為惟有實意而已實意者委曲以體其必至之情而無絓關隔閡之患多方以足其同然之願而無闕遺補漏之私聚其所欲去其所惡則狙詐作使何有於衣冠禮義之衆容之如天蓋之如地則四夷向風何有於臣民枝庶之親為將校者誠得其人同飲食共勞逸有挾醪之誼無蹋鞠之病則三軍超距挾纊矣為長吏者誠得其人　課功實略虛聲有懸魚之操無苞苴之求則下寮一心營職矣宗庶浩繁廩祿難繼為之弛出城之禁開入仕之途彼寬然有以自給又何求焉庠校與賢本異庸衆為之隆禮以優之擇師以誨之彼脩然有以自好又何逞焉如是則不必渙之大號載之彖魏而相喻於默默之天不必嚴之五刑申之八法而相固於肫肫之地居尊者得以高拱處優而享其魏然立隆之勢居卑者弭耳帖喙而去其嚣然欲爭之心紀綱不飾而正風俗不挽而淳教化旁流人心丕式太平自爾翔洽和氣自爾鬱蒸且可以兄二帝而弟三王矣奚數漢之諸君哉抑臣猶有　獻焉語有之盆水在庭清之終日不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心易濁而難清類是也而況人君乎

正講宮意處

應問中士伍屬將校四

收拾無遺

萑牀蒻席遠於萬里諂臣媚子羅於左右君未見其欲彼先意而投其誘君已見其欲彼肖意而鬬其捷纖欲稍中萬幾叢挫所係匪眇小也故臣願

讀言

皇上祓除枝濯疏瀹澡雪毋恣于鶡鷸貝帶之寵毋蕩于龍厥燕尾之妖毋假于城狐社鼠之手毋沉于市虎枯烏之詞毋以珩揚錐銛為虞毋以折檻補牘為拂毋陽禮君子而陰親壬人毋致飾貽貽而踈防宴寅康淫之志詘清明之慮生夜分讀法鷄鳴

御朝則一念憂勤足以起萬方之玩惰一念收歛足以消萬方之借踰一念慈祥足以作萬方之愛戴此臣之所謂貫也是在

陛下一加勉而已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秋前宣意

對集

吳學士濬川公許古雅篤至深然有史餘蘭閣馬父詞文碎以行礼子克近之矣

擬晉欒枝對楚

子充王褘 翰林待制

城濮之役楚子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蓽路藍縷以啓山林篳馬陋荒僻在外服而恃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南向問罪召陵尋里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愿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受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為報楚大夫必將狃于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寡君亦惟小惠是狥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裡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鏗然左國

荅西北墾田水利問 萬曆癸未館試　大承李道統 檢討

周館師敬菴公許

中田民反覆墾田水利之可與並庶遠備其于而央矣

往讀虞伯生及丘文莊所疏西北水田議竊有契于心願從有識者一決之須見廷臣累陳開田便宜與一切委任經畫狀上可備國家緩急下可蘇江南轉漕外可固疆圉折胡虜之長技為計至深遠矣客有儼然造予據圖經前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故其人以楫鍤為生溝塍相錯如雲畝收十鍾歲不苦饑而又得為邊卒餉出弁薦卒之墟去四瀆也遠餱流自胡地徑長城逆折入于中原左自遼海右抵雲中若灤水潞水諸處總不過八九道耳分之恐不易為力且今三輔地有延袤數十里相望飛塵無跡涔者奈何予曰禰事豈僅僅倚成跡為利哉今天津畱當何地而不可焚萊作畜壤濬其傍為溉不引流而停含自若子不聞周天子之制乎周時以井田授民必有溝洫

此言開溝洫則不患于水利之惟

此言召募民則不患于耕種之无人

在邠魯亡論未聞燕趙獨廢井田者不廢井田獨廢溝洫乎直世遠無復在耳矧京右一二舉行輒有驗可為他郡率先何子慮之膠也客又核版籍前曰江南戶口邑各鉅萬南畝之墳子寨衽成帷并力而收奇羨顧茲赤野千里數百家保聚極目無與比隣壤土誠甚廣其誰為畊者又欲大耨大耨如江以南其誰為訓者奈何予曰西北居人少召募之法可行也東南人流儁無告困此地者何啻巨億萬苟聽其樹藝亦奚憚而不從監司復者令俾開水道者日有饘歲有賞與此邦人錯居晴得無習焉寮之人可使楚語楚之人可使齊語習故也何子慮之膠也客又取歷史及國朝諸書前曰趙充國嘗開屯田疑各安所習不聞如何興水利也河渠書亦無所載唐宋間有開即異時丘文莊及之而議竟寢倘有說耶予曰苟利于國則為之雖往

此言有利不因則不必因古人

此言委任得人則不患无實效

昔未之有勿計也如必因古人之迹而後可則吳越文身之國今何以遂邾魯開粵菁莪之區今何以遂都邑吾不為昔人因而為後人因可也何子慮之膠也客退而述嘉隆間事雖予曰利則為之是矣比有議開膠萊河議海運者並可其奏行之數年調支不能給尋復報罷西北水利恐滋虛談終鮮實效乎予默然深惟蹶然而起曰子何以料其必為議河議海運也者而訾之若是其果若議河議海運也者而後訾之是必委任未稱也審此議而任之得人謂非國家長策吾不信也客語塞選之廷議果然

余同年鄧公附題師評拈核詳明緩之有條表言必與脩者之道不可廢浮之矣

雨雹對 萬曆癸未會試

梅源鄧宗齡 編修

焉逢涒灘之歲四月京師雨雹或問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
余對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
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傳曰盛陰雨
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得入則散而成霰盛陽雨水溫煖
而湯熱陰氣薄之不得入則轉而成雹然則霰者陽脅陰也雹
者陰脅陽也春秋書雹不書霰者亦猶書日食不書月食也或
曰雹之為災殄也厥咎安在對曰事類之應五行家言之詳矣

歷考雨雹節証核

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雨雹京房易傳曰飛雹害五穀者君
賦歛刻民也洪範五行傳曰人君嫉賢疾善在下謀上則雨雹
殺走獸劉向曰人君惡聞其過朋邪為利蔽賢施之則雹与雨
俱信讒殺無罪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易緯曰夏雹者治道
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更無有常法所致此其說也以今考之
史冊所載若魯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說曰此為公子遂專權
應之昭公三年大雨雹曰此為季氏脅君應也漢宣帝地節四
年雨雹殺人蜚鳥皆死說曰此為霍禹宗族逆謀應也和帝永
元五年郡國三雨雹說曰此為酷吏周紆用事刑罰刻深應也
安帝永初延光之間雨雹猶多說曰此為鄧后專政及帝信讒
應也桓帝延熹四年雨雹說曰此為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應
也靈帝建寧二年雨雹說曰此為黄門常侍用權應也晉武帝
咸寧五年雨雹八太康元年雨雹五說曰此為王濬有大功而
權戚互加陷抑應也惠帝元康三年雨雹深三尺說曰此為賈
后凶淫專恣應也其他雨雹之應不可勝數此其分裂次合可
謂章章驗矣然以漢文帝後元年雨雨雹如桃李深三尺以宋

此叙雨雹之應

此叙雨雹之不應

太祖建隆乾德之間而雨雹凡十一此二君者不稱治世哉而
又胡以有此也豈亦有是數者之咎耶且如分野之異古今一
也春秋之世雹見于魯則專以為魯之應漢晉之世雹見于郡
國則槩以為人主之應三國五胡南北二朝之際是不一姓焉
而雹見于天下則又以為其應其國其應其事此何以說焉是

此詳事應之不足據

皆不足據者也至于申豐之對季武也以為藏氷失道所致亦
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大抵天人之際蓋難言之矣推
天以徵人則于法有合有不合推人以徵天則於數有驗有不
驗故春秋書災異而不書事應蓋闕之也至于恐懼修省之道
則在人主不可廢耳

余閒師同蕘公許

不言而雹事庶而俢陳倚德格天之實以見当之忠戒士當也

雨雹對 萬曆癸未閱試

豫章陳良軸 吉士

閒者曰吾聞大造之生物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何乃雹也意者雹其災乎曰然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沴氣噎霾洪範五行傳曰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天氣之以脅言也沴孰甚焉故其為狀也如拳如杯如扇如斗如彈丸如鳧卵如雞子如馬頭如一升器如桃李實非若雷之動而風之散也非若雨之潤而日之暄也是故或殺人殺蜚鳥牛馬或傷禾稼傷麥豆或損桑麻蔬菜或壞廬舍甚者壞城郭此其害非細也故曰災也曰吾聞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迺示以災災而不省則怪異出矣傷敗至矣雹誠災也意者亦君之當戒乎對曰然人君代天而為之子其祚而享之也亦惟天其厭而奪之也亦惟天故雖瑞見祥臻天休滋至猶凜凜乎懼無以祗若之于下也而況雹之災乎故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言戒也彼夏廑警予禱勸桑林豈非極治之理人哉而皇皇乃循他可知也大戊戒也而祥桑枯高宗戒也而殷邦靖宣王戒也而周道興宋景戒也而熒惑退故王者遇災責躬省過避殿減膳徹樂下詔求直言極諫孜孜不自寧者非靡文也所以極精誠回天意消祲沴釀和氣承天之道也不然豈其以一人肆于民上而泄泄諶諶災異之罔聞是以天為不足畏也而可乎故曰當戒也曰災誠當戒矣乃有其災也必有其應雹將安應此修省之君所必究也古之言雹應者不一禮曰仲夏行冬令也申豐曰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也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也劉向曰臣侵君也又曰人君惡聞宜過朋卧為利蔽賢施之也又

歷考古之言雹應者一一精核

不以一事自解更是正論

陳凝命事天之非抱忠悃者不能

曰信讒殺無罪也春秋漢含孳曰專以精拜氣凝為雹宋均注曰謂若魯僖脅于齊以妾為妻也董仲舒曰法令緩刑罰不行也京房曰君賦斂也蔡邕曰刑誅繁多之所生也而徐光又曰子推之不祀也此其論孰當如必核其應而弭之也將何修而可曰噫不然也大君之精神與天同体一呼吸動靜不可謂其無關于天也而況其大者乎若曰雹以某事致也吾姑以某事弭之此修焉而彼歎焉吾恐事天之道不宜若是之疎也子之事其親也則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凡可以愜父母之心殫人子之力者何不用也而能以一事自解乎且天之道微乎微矣而揣揣然以臆測之舛也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豈聖人之見不及此哉夫以一事應一災亦淺之乎其言天矣而亦何以戒也愚謂憂勤有道之主正位以凝命克謹以事天起居必慎好惡必端宮壼必正女謁必疎諂媚必遠好讒必斥圖史必親任用必專納諫必虛施刑必當若劉向董仲舒諸人所言皆其修之既豫者也不然亦其省之必周者也而何以事應為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有之之謂也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修之之豫也斯聖人之所以為戒也乎聞者唯唯而退遂書其對

朱太史白雲公評
皇上姓注人人能言之而揣而叙美蔚張條粲足以尽不朽者惟潛溪一人而已
王相國荆石公評
國朝典故學者不可不知特録之非徒以其文也
吾皇隆化即更虞未易然景濂独挈六事而泉美自見可謂識要領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七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編
秣陵　焦　竑　弱侯父　參訂
吳郡　陸翀之　飛卿父　校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序類

大明日曆序

景濂宋　濂 侍讀學士知制誥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粤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

矣

此論作日曆之意此言日曆之爲実録

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間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録者有所采掇庶幾傳信於萬世云

王學士景彰公評　中壘傳治奉車纂述傳制表章是稱三絕

漢七略序

子充王　禕　忠文公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于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伎。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為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伎略。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而於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略。而輯略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為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為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遡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

此見七略之不可無作

七略之書所為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略者。會粹衆說。撮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為六藝之略。兼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為諸子略。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麗之詞。是為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為兵書略。歷象

此評七略之例

五行形象。占驗蓍龜。夢卜之法。則術數略。審馬砭劑。脈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覽載籍之梗槩。而究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為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為漢宗室。號稱博極群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內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別白偽真。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魯魚亥豕之偽。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略是作。門離戶別。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于篇。俾不勝異同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躔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畧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乎七略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為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伎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略。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行雲流水全不勞力

張學士翠屏公評 行彿太史公礼書

唐五禮序

子充王禕 文節公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雖謂之唐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儷皮，作琴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倡教，而賓禮興。葬之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修贊，類帝以為吉禮，遏密八音以為凶禮，征于有苗以為軍禮，群后肆朝以為賓禮，釐降嬪虞以為嘉禮。五禮之文，所用以具。沿夏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自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儀章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踐帝位，即詔禮官學士脩改五禮舊義，房玄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卹五篇，摠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為貞觀禮。高宗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脩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而是非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皆依違不中節，學者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為定。及其後復顯慶禮行事，禮司益無所憑。玄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說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兩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請求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同加檢校刪定，功不就而說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丘續為之。二十年九月，禮成，是為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儀五十；三曰賓禮，其儀六；四曰軍禮，其儀四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摠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

叙貞觀顯慶開元礼儀其廢若數一二今覽之者瞭然無遺

貞觀，曰顯慶，曰開元，總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為節，原人情以為制，推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歷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蓋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已；其葬埋也，為溝而已。至於中古，為之宮室，不以土處為不可更也；為之棺槨，不以為溝為不可易也。又其後也，更采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夫聖人者豈好為相反哉？其所謂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道、原人情而為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制禮之意無不同也。大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為禮，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析乎古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為一代之制者，其本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為之序論，以著其說，庶議禮之家得以慎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吉凶賓軍嘉為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從，終始無黷，為是據依矣。

此下因唐礼以推標古今

詳礼之沿革致論超卓

照應首句

礼之本不可不同礼之用不必盡同是千古論礼之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刊五經白文序 嘉靖乙丑館試

穎陽許國 杜國少師

高閣師中古公許

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聖賢垂世立教莫備於五經五經者天地自然之文生人日用之具其常明若日月其常行若江河秦火以來若暫堙蝕而其本在人心其用在天地亘古亘今與五氣相為終始者固在也莊周聞其所道楊雄著其所辨自荒唐之士偏駁之儒尚猶崇信而莫之或違故五經之道明則諸子百家之說不啻如鼎分神奸鏡照妍醜權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於今所賴以見聖人之心者獨此而已漢興諸儒搜廢補逸區區綴葺於秦火之餘此其功固不可泯而註疏遞興人自為說家自為師五經之道反更堙蝕且其卷帙浩繁童而習之白首紛如遂併經文廢闕不講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談經而經絕故註疏之興經文之累也更宋九儒折衷定正而考亭朱氏集其大成於是五經之文皆有集釋章列句標毫分縷析足以羽翼聖經於不墜而漢儒綴葺之功亦藉以有傳昭代崇文薄海內外家藏戶誦五尺童子高談幽眇遠慕雍熙彬彬乎盛矣則宋之集釋似亦與五經相為終始而不可廢者雖然五經非他皆吾心所固有也吾心所固有者散見于天地闡發于聖賢而備載于方冊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日月所以明江河所以流二帝三王所以為君五臣十亂所以為相孔子所以為師宇宙萬類之所得繫命者孰非囊括包舉於五經者乎古昔聖人蓋先得我心以垂世立教故五經之文若天所設而人力不與焉夫人心應物紛紜變化天則秩然固亦有無文之五經矣以吾無文之五經而感觸於聖賢垂世立教之說則知五經之文皆吾心故物而宋儒集釋亦吾心之出諸身者耳今天下學者類知誦法五經宗本諸儒即其講業之言似不詭于正義蓋有孔門高弟所不及聞而初學之士輒能言之者然要之章剽句竊耳入口出記誦勦襲之習盛而沉潛體驗之功疎此朱子所譬鸚鵡能言效人聲者耳故雖經學大明而人心反若堙蝕者求經于宋儒之集釋而不求之吾心也昔人有適燕者其山川道里皆身歷之以按圖經無不合者今直據圖經以談燕言之雖詳于我何有哉故不若屏圖經而自適者之為有得也然則苟得于經雖無宋儒之集釋亦可矣嗟乎末學支離多岐為工獨抱遺經仔予嘆之余欲學者反求于五經而自以吾心為註釋也故為校正五經白文刊之以俟夫學者之自得焉

一篇大主意在五經非他二句

應前

切中時弊

應前心字

此喻甚切

正與吾心故物句相應

董宗伯潯陽公許昔宋西山真先生須士失其宗學說于王於上摭參漢下採晉唐凡文之有關聖學世教為方廬誠出學型後也今范五百余年又渭陽先楨

重刊文章正宗序 嘉靖己丑館試

維楨 許國 林國少師

自古輯文章家杜虞而下漢有選唐有粹然率採華忘實而不軌於正義及宋真希元氏總統前代裁正六籍為文章正宗廣哉淵乎上摭左遷下錄韋柳旁及魏晉列為四目彪然備矣六籍不論春秋以來立言之士往往與功德並傳乃其躰代變末流寖滋雜乎多岐悖其本始彫鏤傷朴綦組傷素多方乎藻麗之華而漸遠乎情性之實蓋言人人殊溯其所宗固已支離而失其正矣士之所托不朽者獨文辭哉要以窮理而致用也理窮而德純用致而功茂蓄乎其所自得發乎其所不容已然後勒成一家言懸照穹壤究之罔極使後世循其說者修之則聖措之則王如布帛雖非絺繡弗得弗溫菽粟雖非膏粱弗得弗飽此經之遺而宗之正也故古之文與德功為一今之文與德功為二若希元氏所輯誠懼士失其宗言詭於正故非明義理切世用體淳而指遠者即工弗錄也此其與統鉉之用心殊矣辭命本乎訓詁議論發乎都俞敘事倣乎典謨之史詞賦沿賡載之音獨引六籍之繩墨以折衷百家扶植世教其嘉惠來學甚厚嗟乎文亡於熊故建安以下不一載焉詩亡於律故五七言近體不一載焉惟獨表章偉長論敬之旨而中唐乃韋柳存耳玆其微意可識矣今統之選鉉之粹盛行而是書罕覯焉學者何自識源流之正以遡六籍而闡宗軌乎去希元五百餘歲時一披閱實獲我心爰為正其訛舛完其缺略以與好古之士共焉始知古人之文乃其德與功之餘緒而今所謂往嘗又有進於文者若徒誦法以為文辭而已則非余心且非希元氏之心也

上為之求章則希元之書當德不朽矣

教人不持以文詞為宗此又拆本之論

羅太史念菴先生許以仁為宗以敬為主合內外本末動靜顯微而渾融于二心只此二十三字便包尽兩程夫子一生學問

重刻二程全書序 嘉靖己丑館試

維楨 許國 杜國少師

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明天下學者泛濫於辭章浸淫於老佛歷千有餘年而二程先生始出其學以仁為宗以敬為主合內外本末動靜顯微而渾融於一心蓋自周茂叔之傳以上遡孟氏之統而下開來學於無窮者也二先生往矣乃其遺書語錄散逸而弗全識者恨焉於是有裒而為全書者後學之士始析然若接其儀刑而聆其講論聞風而興得門而入其所嘉惠亦多矣夫二先生之道即孟氏以來百王千聖之道萬古人心之所同若日月江河莫得而堙晦之者而近世上下所以表章而崇尚之非不勤也乃其傳竟弗廣何故哉余觀二先生之書通顯微貫動靜該本末忘內外主於敬以成其仁故言天德王道而要於慎獨言洒掃應對而極於入神言居處執事与人而達於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之妙天地萬物以為体而非虛也操存涵養以為功而非寂也其所言者中人之所能而及其至也雖神聖亦若是而已矣今道學大明而人心反溺卑者習於訓詁高者騖於玄空盜名為學二先生之道而或不免竊佛老之者餘以淆雜其間此其害又有甚於辭章者故非不知天地萬物為體而其內則空踈亦非不知操存涵養為功而其實則禪寂彼于二先生之道不啻反戈而助之攻也二先生之道明然後百王千聖之心可見而末學之支離漫漶者不得以亂其真故二先生之書乃与四子六籍相為羽翼所當家傳人誦而不可一日廢者也先生之言曰聖賢體道垂訓切於日用如耒耜舟車然一不具則生人之用缺然則二先生之書又惡可缺乎哉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由書以求二先生則可泥書以觀二

今之學者多坐此病

工夫甚妙

先生則不可當時伯子蓋不欲立言語文字而叔子亦曰吾兄弟近日論說太多以是知全書之集或恐亦非二先生之意也矣又何重刊之有顧二先生之所言者非外也皆吾心之故物在人反而求之耳今有遺珠于櫃者見櫃而不見珠有發而視之其珠固在也吾人亦有珠焉二先生既發而示之矣茲幸其書具在吾欲備生人之日用以俟夫自得之者故重刊而布之以廣其傳云

王相國對石公評名臣錄一書創于宋紫陽夫子盖為薦紳學士采竹之資意甚盛也國朝如彭莆陽尹泰和楊豊城諸公雖皆有所演著然不無詳略異同之見今評

重脩　國朝名臣錄序　忠銘王弘誨　大宗伯

粤自王者名世乘時間出而樹勳翊運資理經邦之佐勒功鼎彝昭名旂常所由來遠矣迨馬遷采世本作史記敘世家列傳而係之以論贊嗣是作史者類宗之然史兼識瑕瑜備法戒義不專於錄善又多興于近代之後綜前世史策彙集成之蓋鮮當其時撰有成書者惟班史乃載天漢以前事然其善在西漢時亦不甚顯外此殆少槩見矣至使當代宗卿碩輔賢人君子隆勳嘉猷鴻名懿行或秘焉弗傳或傳焉弗詳景行私淑者每病之此紫陽朱子名臣續錄元好問金名臣言行錄蘇伯衛元名臣事略皆倣紫陽作也

明興天啟昌運星嶽炳靈

二祖六宗之間才賢輩出雲附風從以翊贊熙明赫濯之治其

此重編其可謂集一代之大成爲千秋之定論矣

勳猷節操德學文章所以卓絕一時師表後世者蓋濟濟然盛矣即無論漢宋所載雖勒鼎銘常之儔奚多讓焉二百年來諸所記述若莆陽彭公之錄贊泰和尹公之通贊豐城楊公之理學錄海昌徐氏之近代錄吳郡袁氏之獻實作者無慮數家大都本之耳目之見聞證以碑誌之贊述參以家乘野史之紀載良足以敷揚宏碩嘉惠後進矣彭公德業聞望爲時良臣其所論贊咸極一時之選然觀者已不無闕略之憾理學錄則專彙儒彥道錄而下間有異同要之非成書也矧正德迄今英賢繼起彪炳後先而弗圖嗣錄達觀尚友能無餘慨則夫採衡秉鑑旁稽博考總編彙聚勒成一書以昭我

此重編之要其類有五

皇明純佑之盛者容得已乎頃今之重編其大要有五一曰重本實二曰核聞見三曰總條貫四曰闡幽隱五曰備論贊夫經

一曰本實定重　二曰聞見定核　三曰條貫定總　四曰幽忠定闡　五曰論贊不可缺

世臣時莫先於德穆叔所敘誠千古不易之定論也故今之所錄以德行操履為上而動伐文藝次之如其功有可采而行少迂文足名家而實未孚者咸無取焉俾取法知所尚也是故本實之定重也遡觀遜議辭通方之論黨同徇愛多阿好之詞野史雖足裨正史之闕而或多未實故今之所證據考求必閱史傳之備而質之銘誄與夫輿論之公無偏信焉俾觀聽無所惑也是故聞見之定核也夫學非徒講貴在經濟經濟之臣要以行道匡時莫安生民理學之臣要以明道淑人扶植世教其功一也岐而二之者是本宋史道學傳意也奚必然也故今采方策所錄衆而裁之稽厥年代彙入全錄俾學者知協一也是故條貫之定總也鎮俗養望則高顯莫庸抗節致忠則一命可錄國史非公卿不立傳制也玆將備觀刑而拘以成制則遺故節槩學行足以鎮頹俗而維世風者即下位必收雖華除諸臣為周頗民尚當別錄以俟舉焉是故闡幽之不容已也嘗觀馬遷述贊寂寞數語類能揄揚盛美委曲詳至令觀者愴焉興感玆則采前聞倣分繫析使非綜以論述則散而無統是故論贊之不可缺也慎斯五者以紀載勳碩表揚休烈以無失紫陽夫子編纂之初意萃莆陽諸公之大成使後生來學考求當世之蹟以誦法不衍儀刑無繆克慰景行私淑之懷其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是今日重編意也

王荊公相因石許　理學與名臣京原非兩操人而以故理學為名則臣可以別而名理于學則可不忠銘此論足當　不行　論議蛟曲有味

重修　國朝名臣錄序　髙淸乙丑闈試　吉所陳揀編修

國朝名臣錄自彭惠安始錄三十一人為之贊嚴夫王楊月湖氏復推惠安之意離為二編有曰理學名臣者有止曰名臣者雜取布衣巖壑之雋與搢紳大夫並存之然以學識事功分而為二此其意亦有可論嗣後尹蹇齋氏諸人又間作焉歷年滋久賢哲繼起不可使後來泯泯無譽獨讓美于前人且諸家之所記亦定有所訂正彙而為一使觀者易於興起此錄之所以重編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信哉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故應龍升而景雲翔雕虎嘯而淸風起　明王作而後人輔益自古稱之矣然人臣之事君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流亦惟以道所當為分所當盡不如是則其心歉焉而未安故殫忠宣力純其心以為之豈有意于後世之名哉顧後之君子景行先哲以為古人之所樹立者既豐勳社稷與日月爭光矣而精神風采幾微鴻鉅之略非托之金石以裹章之則易世而後無所覽究於是採其言行之實彙而為書曰此其代之名臣盡與之人盡道而忘名後之人因名以自勵此其制昉于宋朱考亭氏意亦與史氏相輔翼矣余觀太史公獨立一家之法改編年而為列傳凡循良酷吏游俠佞幸之流人為傳之善惡並記無所取捨使觀者有懲有勸此自史氏之法定不然竊謂中人之質見善則易趨見惡亦易化彼且使芝蘭猶施雜陳於吾前不若屏其一而獨挹夫芬芳之為善也名臣之編意者或出於此與穆叔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名臣之所樹立無出此三者然三者同出一原周召而上則躬用皆備存之斯為道德建之斯為功業而著之斯為文章

此聖人取節之意

合理宰經濟而一之方為定議

獨詣之見

周衰本廢始各以其才見于天下而卓偉名卿亦未有盡離于道德者故管仲之功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而子産叔向之儔乃以為遺直遺愛是其純駁雖不一然就其所成之一節皆與道德相為貫通不如是雖有所建不足以謂之功雖有所著不足以謂之言孰斯畢躬之流是也今月湖氏獨以十五人者為理學余則以為名臣而理學之科不與是彼皆逞其私智為之者何其悖與而世之人以為非理非學亦可以偉今而傳後其為理學者則合經濟而崇空談又何其悖與亦異乎考亭惠安之意矣故功業文章之可名者必本於理學如劉青田宋景濂黃忠宣夏忠清諸公皆非不學者苟一無所學則其所注措終無可觀何以為名臣曰名臣則學在是矣或曰世稱霍寇不學無術然卒為名臣且孫韋之屬其學又何以稱也曰彼所為多合于理是不學之以方冊而學之以心乃所以為理學以理學而為名臣則可以名臣而別于理學則不可故今所錄若干人止曰名臣云

王少傅荊石公評　論周札之行卓有滿見因全求如於之業也

重刻周禮序

隆慶戊辰館試　肩吾沈一貫　少宰學士

夫周禮非周公作之也周公蓋因唐虞夏商之制踵其敝而加防憂其亂而增察弊弊焉不得已而以天下為事也故蚤夜而思之待旦而行之大而井田學校封建內列之制衛而祭祀朝覲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委而車旌圭璧晝繢刮摩摶埴之法登魚取龍擉鱉之數高者把玄昊下者入黃壚巨者包岳瀆纖者析無垠極矣夫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夫惟監二代而後周禮作焉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當唐虞夏商之際周禮必無作也夫周禮者周公計吾之衰又為春秋為戰國而豫為之隄者也今觀其書所以窒亂虞于杯觴牿強梗于童牛者莫不周至卒有幽厲威赧無所用其王齊晉秦楚無所用其伯六國無所用其吞外擒而內捷左支而右吾使有庸主之才守之可萬世而後亡也柰何陵夷不守竟契前憂然合為十二峙為七國蜿蜒綿亘歷八百而始遷則周禮之功也始皇李斯見秦得天下之難而不見周禮之不易也取先王之制而滅裂之故周禮不存而秦亦亡雖然亦勢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忠修志質任事文則具矣故周禮衰而煩縟勝煩縟勝而縱橫起而禮樂不得不亡矣論者咎漢去古未遠不能復周禮或謂周禮脫出故不用余竊非之使周禮如星日存焉其莫之用使高惠文武誠聖人周禮不可用蓋秦以疑脂之法七千鋤鏝漢與破觚而為圜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後天下蒙更生之福向使屑屑焉取天下而紛更之乘三統之序駭萬姓之觀周公不為何者聖人欲與天下相忘于無事也不得已而有為非聖人有為之也救文之法莫若以忠周禮非漢所宜有

論漢事有獨詣之見有獨創之語

論本朝典制與周礼合豈經生之識

也繼漢而王者周礼可行矣而不能行雖然亦知周礼之不行哉六典之建肇于唐邦自宋迨今沿求益密我
高皇帝神聖立極典制無前如革丞相而立六卿錢穀甲兵之權犬牙相入即有大奸惡一旦在側不敢誰何
高皇帝豈規規取憲于周禮乎哉而卒與周礼左券千聖同心於斯觀之矣故知有夏有商而後有周禮有漢有唐有宋而後可行周禮於其意不於其文神而明之舉而措之而聖人之法在天下此善行周禮者也苟按講而求其肖一一而躡其跡雖井田矣肉刑矣封建矣從鉅至細罔幾微異矣以為莽歆安石則幾焉而周公竟不可為不為周公乃所以為周公者也或曰審如子言則周禮筌蹄也奚刻焉曰以聖人之心觀之則奚書而不筌蹄也以衆人之心觀之則奚書而筌蹄也何必周禮

不為周公乃所以為周公大矣卓見

敬天小序 隆慶辛未館課

元東劉元震宗伯 李士

神氣道上辰格高華令人想見湖家小安豈

臣等竊惟天人之勢相懸而感應之機甚速矧人君為天元子代天理物呼吸動靜皆與天通敬則天心格而瑞應臻不敬則天心厭而禍徵至尤不可不慎所以感之者是以自古帝王若堯之欽天舜之勑天成湯聖敬日躋周文昭事上帝莫不以敬天為重蓋人所尊惟天而已于天而不知敬將侈然自肆于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恭覩
祖宗敬天之事如曰奉天子民曰礼天施治曰事天非尚文必盡其誠曰銘心欽載罔敢自娛皇天無親克敬是親
列聖敬天如此所以天心純佑中命用休國祚靈長有由然矣
仰惟
皇上祇承玄祐肅奉郊禋一星緯之失行即齋心露禱一雨暘之愆候即引咎責躬敬以事天固質諸
列聖而同符者也然臣聞天道非遠日監在茲一念少息即褻天而非敬矣一事少差即慢天而非敬矣故所謂天者非徒蒼蒼之形而所謂敬天者不在礼文獻享之末也伏望
皇上主敬于宥密之中積誠為感格之本無以天眷為可恃而戲豫馳驅無以天位為可安而優游暇豫聰明畏常若鑒臨出入起居不忘顧諟則敬德日純而天命可永保矣臣愚無任惓惓

以主敬積誠為事天之本溯于事天者也

徐學士檢卷公評：叙口便井

本朝列卿年表序 未館課 萬曆癸 兆隆朱國祚 修撰

夫才為世出出亦須才詎云天工不貸人亮自古熙隆之朝其不宗匠陶冶而羣才緝熙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豈虚也哉奇是而降漢唐宋間三九之位代不乏人雖遭罹不同表見或異亦各並時而榮或辭厥世功名垂于竹帛聲稱洽乎千茲不可泯也我　國家自

二祖龍飛虎變禋天類社敉寧我人惟時環頡之倫莫不底厲鋒鍔順風而屆傳于

列聖迪哲重光紹天闡繹揚旌設虡以羅俊又振鷺之聲充庭鴻漸之黨盈陛

明世得人于斯為盛六命之頒三旌之位類非凡偶近器得廁其間大都弘抱通材鬱為時棟而宜力勤虞職思其憂以共亮

洪業贊揚景炎

朝堂倚其高謨臚場恃其籌畫帷幄贊其蹇詞罙措禀其承式擘之劬宜其利鑑獻其明是以大略淵回茂功响效經緯洪纖之度倫乎章協和之化洽綏靖彝烝懷保綏寘之惠浹百工其疑庶績咸熙治隆九垓功集一統譬之衆目營方而天綱自挈四體効力而心膂獲又炳炳麟麟良可詠矣無論近代即濟濟良哉之朋何以加茲故直接虞周作

明興以來列卿年表

吳入風 雲翔諧 金石

氣格沉渾華力□勁

對湖鄧師公評：俊雅華婉

本朝列卿年表序 未館試 萬曆癸 台山葉向高 修撰

夫帝王遴拔豈非天乎書言股肱良哉易稱聖作物覩故知君雖明望必賴盡臣而要其恭應氣求流鴻鎰之懿非天所篤命何以歷世彌光若斯之偶也明興二百餘年列聖紹休釀化淳流雖主德之茂烈於千古哉惠考其世則賢哲之士景鶩響臻雖百司庶職咸有休聞庶幾哉大雅所稱濟濟之盛焉其列在心膂托於鴻鉅尤彬彬劇劇足為國楨茲天所以綿有道之長歟何二三大夫之多賢也予觀洪永時締構方勤求賢若渴士或朝起異微暮登卿輔奉法忠上勞勤為多其人與開天並宜生爭烈矣嗣後奕世熙恬大臣雍容根勵藻飾太平然英廟正嘉之世亦號稱多故矣宗社晏如九乘不驚誰為力也或言承平偷窳宵人間肆令旂常之績尠稱而負乘之刺紛起為明時累嗟夫壬夫曲士何世無之予觀周之方隆所列六官之職靡不根柢迫其季也三事關夙夜之誠小明致靖共之戒彼其初非不祗肅後益弛靡耳　若我國家之歷世久長名卿碩德後先相望可不謂極古一時哉然英賢遊迹豈同人謀仰官卑卑猶言應宿翊服在列卿股肱帝室身依日月之光而名昭來禩非宜宜所格孰能臻茲乎是故表而系之令後世觀者知天實純佑我明而尚論世次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揚搉得失綜博後先子治景泰前修而有滑者乎

如五陵年少翩翩裘馬大是俻才

許閣師頓陽公評　法戒凛然詞旨森然精之若揉然

非能榮辱列卿二語最妙

剴切而詞華

本朝列卿年表序　萬曆癸未館試　瓊宇梅國樓　庶吉士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蓋將展采錯事殊一紀綱鋪張治具為股肱為耳目濟濟師師以恢弘廟謨表率　朝端其任良鉅矣漢唐至宋固嘗建設六卿然而事權帰重者猶不專于是惟我朝獨隆其任故天下事宜咸帰六曹而盈縮劑量列卿實司之較漢唐宋之所建設者大相徑庭矣於是紀其名氏登其屬籍名曰列卿年表使他日有所據而考焉不但覩其履歴之詳而至于行事之是非人品之高下亦可槩見信哉明如指掌而較若列眉矣然登是名者固甚榮又甚懼也昔尼父作春秋獨詳于列國之卿故一字褒貶天下萬世而後以華袞鈇鉞視之其榮辱固列卿所自定尼父懸衡鑑而觀焉非能榮辱列卿列卿固自榮辱之耳故曰登是名者固甚榮又甚懼也人有敝褐居深山者終身不聞姓名及衣文繡遊都市則觀者屬目焉何也蓋深山為韜光之地而都市為指視之數也列卿業已衣文繡遊都市矣目且聚而視之矣一有不類欲同敝褐山居渚豈可得乎故紀其姓氏自其始至其止若干人按其年表而指之曰某也賢某也不肖則尼父之春秋凛然在焉謂獲榮施無惧慮也吾弗信矣

述太保袁陽公評　其文雅馴

叙洪永以及嘉隆列卿褒刺一一不爽

斷案精嚴

瑰瑋之評

規勉後來遠遠正論

本朝列卿年表序　萬曆癸未館試　仲明葛曦檢討

夫自三五迭隆歴世承基疇不藉卿佐哉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所從來遠矣顧遭離不同迹有優劣是以君子論其世焉觀其所以埀休光與其所以隕厥聞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明興建官一準周禮而九卿之設居然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內史納言之遺第周設三公三少與六卿合而為九昭代不置中書省而九卿間有公少之御明簡易順時宜也予得而言之高皇帝開天治人求賢為急苟有才藝並躋高華一時夾輔得人最盛永樂洪熙宣德間蹇忠定輩內賛宸謨外康流品壽詢冢斷莫敢侵官亦流亞歟惟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權謀或曲徇冢旨凡所得名類多失實正統以后秉正懸公官評清允大妬距脫海內欣然至于弘治朝有壽俊之老野無廢錮之彦洋洋蔚蔚有豐芑棫樸之化焉正德中邪正雜進濟亂官方尚賴遺老共匡時艱嘉隆相繼乾綱各秉用是在位皆能賁飭絲綸興制禮樂即有稍踰檢押不乎清議者細亦隨以黜斥今皇帝知人哲于放勳額俊勤于神禹求見才賢慎重名器無所不至凡百承休靡不效忠畢力亦何盛也由斯以談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始以私路期榮執圖者能以信誠孚物執方者不以權謀自顯彰彰著矣乃士所以自效胡可已哉是故析圭擔爵拖紫紆青非以餙觀也凡為民興事也日兢兢焉惠下以盟心奉公以汪念斯有以稱具瞻之任而副補袞之望焉不則負乘之譏素餐之刺將繼作也于是序其在次得若干人表見其文後之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中堡吳閣師評：才氣縱橫，意味雋永，讀之令人口爽，如食哀家梨。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閱試

甬張李廷機侍讀

蓋予讀唐之詩与文而深感於今之譚杙者云夫世運遞迁篇情不乏意辭異尚衆蹊殊宗至其風氣漸微枝流四出倡者希聲和之繁響大輅無椎輪之質積水微層水之凜自古記之矣故詩祖于三百展于漢騁于建安弱于梁陳至李唐而暢唐又至開元大曆而暢以茲言詩則人人以為然文祖于六經縱橫于周秦暢于東西京靡于六朝至李唐而變唐文歷燕許韓柳而變以茲言文則未必人人以為然此何以說也今之人好自標齊肝衡六合謂文自東西京而止唐無文焉夫結撰無辨其醇疵編摩無辨其今昔然而一代之籍人皆知不可廢矣代各不廢獨周秦東西京而有唐而亡何歟也代不廢唐矣律詩而有文而無又何歟也即取唐人詩按之不必人為大家取大家按之不必篇為粹宝而今並存之乃苛于語文耶冲夷道上雖謝前烈至挽纖穠之習元和諸君子有力焉闢其蕪穢登之康莊又非杙淋之美致矣竊观長慶以还詩道衰文道亦衰詩自當代振起数家相雄長文亦自當代振起而不尽振也則前所称肝衡之過也繪声貌影者神馳則誕矯侯杭舌者意深則詭注精于形似者遺其本真假態于艱深者迷其指趣此而為是則唐果無文耶何不查唐以往者與唐以來者以廣其耳目乎則文苑諸篇之取精也多矣爰裒是集付梓氏更繕之蓋有意于天下之博綜者也亦有意于天下之論文者矣

唐人文章雖衎周秦，然其闢也，非渾不可厭也。此作叙論甚正，而藻詞足以達之。

中堡閣師泉公評：詞采懸暢，閎中肆外，盡浮唐文之深者。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汝光鄒德溥翰林編修

夫文者所以發抒性靈闡繹理要包峯宇宙之精囊括古今之變者也然而情以人生文由代変体裁異尚架蹊殊宗是以質文之変靡淂而一焉解縄以來六籍亡論已三代而下惟漢最為近古其文典則而閎麗㵾㵾乎大雅之風矣魏晉而下無當也唐興一時綴文之士雲蒸而霞変是故王楊以綺麗擅場燕許以雄渾冠藉韓柳以閎邃登壇此皆鸞翔藝林虎步詞苑貌奕一時流誉千載者也論者以為唐之浮靡不如漢之爾雅是以左袒二京者于唐蓋多彈射焉不知卉服織皮與夫山龍華藻為章不同其以達体一也叩甕擊缶與夫笙鏞柷敔為音不同其以娛耳一也况乎代更数紀文綜羣奕斐亹英騰茂之彥綮豈無人而直以浮靡擯之不已過乎

論文体確当。

國家文明宣朗上播玄籥下煽皇風彬彬乎盛焉弘正以來鴻裁哲匠含毓近而修先秦西京之業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趍風而宗之于是口不挂李唐之籍目不涉韓柳之簡而文苑之書幾為覆瓿矣然其敝也株守名家不免圶步之誚千金享帚斯亦不博覽之故也余故重刻文苑播之詞林使夫修詞之子游藝之士淂以漁獵一代菌苞諸氏擷英綴華而尽文章之変焉耳若刊落華藻咀截道真離津筏而上之直与六籍相侔此則有論于文之外者余未敢深言之也

論明文以原刻唐文之故。

了而不了，淂蘇文正脉。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萬曆癸未館試

奎恒楊元祥 檢討

周館師啟瞀公評：偶語濡毫，便足睥睨千古。

聖人玄覽九流，揚摧五際，闡性靈之精，鈎遂古之奧。其奠于封爻，臚于謨訓，炳炳烺烺，与霄壤并不朽矣。文人墨士，摛藻蜚声，吞鄒奮于談藪，儼春華于墨海。孟堅之漢志，爰列九家；永叔之唐書，亦陳四部。信乎罄隸首之筭莫可殫窮，伐雲夢之饒曾不足其筆材也。世有夷隆，李有窳窊。語井蛙之海，則東于才；窺管豹之班，則局于見；逞雕龍之技，則詭于則；效盈虎之工，則短于神。文之難言久矣。昔子產使晋，識二神之號；季札觀風列國，所言輙中。太史公亟稱之曰：是何宋貢博物君子也。繇斯以評，李士大夫吐六奩之奇，成一家之說，以炫耀當今，昭垂后禩。多聞強記，兼聽偏觀，網羅百代之英，游息六埶之囿，明有所蔽，智有所窮，冰釋泉湧，玉質金相，收萬象于毫芒，輝二儀于頴末。我當取宋學士李昉扈羅輦所編文苑英華卷一千，為類三千，上迄梁晋，下暨李唐，縟旨腴詞，淋琅璀璨。推獻之技，則維響于風雅；窮藻績之飭，則步躅于屈宋；循堅白之致，則取精于蘇張；後議論之雄，則紹軼于鼂董。溯端之所，封禪宗廟之所詠歌，閭巷之所謠詠，金石之所鐫勒，雲布星陳，膾炙人口。上下僅二百余年，旁捜廣取，隱括殆盡，真贋並收，雌黄並進，寸長尺短，此瑕彼瑜。譬之論琛崑嶽之墟，觀材鄧林之富，即珷玞楩楠，不勝其珍才矣。夫哲人之英華，數于簡冊，乃其精蘊寔在身心。世有君子，醞釀典墳，陶鑄丘索，以其余力鉤索于斯，博之練網，用致其繁；索之性靈，用臻其奧。吐辭成經，振藻如響，久而漸漬，筌蹄兩忘，婉矣。嗇于前修，追勛人于往牒，斯之為烈，顧不俊偉与。舊刻齗齕，是用重梓，以便观鑒焉。

如千岩競秀，萬壑爭流，雲興霞蔚，琅然大觀。

刻十三經註疏序 万曆己丑館試

周望陶望齡 會元 編修

許閣師孜陽公評：語二精工，字字緊切。千里縮於徑尺，須彌藏於芥子，自非神力，安能及此。

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後世儒者推明其功過於作者。蓋凡今之所尊之為經而不廢者，皆考信於孔子也。余嘗覽观古昔，竊謂三五以降，六經所起，均歸於述。故易演於圖書，紀以节，詩採謠味，而禮稱成數，古聖人之未嘗作也久矣，寧獨孔子哉。自有夫子而經之名著。秦滅孔子李而經絕，漢尊大之，絕乃復出，六經始為孔氏書。盛与替视之漢初，出於炎燎之後，口受臆決，人李所遺，家列其說，彬彬乎斯亦述者之偉烈也。而或以駢駁支裂，戾於聖人，謂經存於秦，顧亡于漢，不已過乎。然余竊怪三代以前無經學之名，為之程無孔子之所考衷，為之的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象而儀之，無之而非道，耳非為明道設也。其所之，龐然錯出，不稟一塗，故疑於淆襍，而繹之則推一言也。漢之後尊李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見姍。的然以明經為事，而粹然繇於一術。然戶立黨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為百家。古異之而逾同，此同之而滋異，則曷故哉？夫聖人無設言而近載，然而漢儒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己意，守轍滋其前陋，矜勝啓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宜什百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李官府之牒，拜起籩豆之事，執業問對之詞，皆凡擅經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聞孔子之道，非經惡乎取之？追後世而經遂不泯絕者，誰氏力哉？諸家訓詁不具見，於唐孔氏所採輯十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微難扶，而既盛易飾，翻端者多瑕疵，踵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後嘗

入理然是，安以上人。

精神著。

取其從

撿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嘻又奚怪乎然當今由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定其烈漢儒其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之

評閱師顧湖公評

肅肅如松下風而高徐引

引諭精當

齊所貴明漢儒之功臣也

此論本朝經術不如漢是

刻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己丑四月試

雲峪劉曰寧

今世之談經術者輙推轂濂洛諸儒並多其羽翼之功而學士猶羞稱於漢云嗟夫是未睹夫漢儒之有功於濂洛也文之有經也先天之旨也宋其後明之候乎相距蓋數千載而遠矣當其間秦火既燔閩洛未起絕續之交重於九鼎微何杜鄭鄭諸子之功彼宋儒豈真能於夢想羹墻之間遂彷彿其意而接其傳也是故離經術者漢儒續經術者亦漢儒要之瑕瑜自不可掩夫獨不見於越人之治絲乎漢儒三繅桔据尺櫛寸比疏之引之緒井井然理也宋人則因之以收組織章甫之效世徒見其為章為甫也而遂忘桔据者之為力假令諸儒有知亦豈遽肯降心北面哉鄭有官而老有禮仲尼識焉吾猶不敢謂其無功於聖人而況乎其為孔子之徒也祭先岱宗望先河瀆貴不忘本耳宋人咀諸儒之英華而存其核固未嘗枝指註疏獨柰何後之鑿空懸想者心畏漢儒之能攻之不克而奉宋人以為旂鼓乃欲以象罔索玄珠曰是經之賊也悲夫倘必以是為枝直為町畦吾又詎知其乎作經者易不守先天之畫而係以彖以象演以經離以六彼聖人者亦故貴多言也

明興廣厲學官之路士斐然向風頗無復有支離決裂者頗亦有蒐緝名山之藏軒者兩都之役絕從補闕于諸儒為功臣者乎以當漢儒曾不足以望下風安在乎訓詁之足病也語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著述之業非神明而一者不足以畜不朽是故專門而師承則一白首而論議則深彼其勒成一家言以自睥睨于千古者倘亦誠一之效乎漢儒恥不明士耻不偈何惑乎經術之不如漢也

刻十三經注疏序

損菴王肯堂

十三經注疏太學故未有刻，刻自今日始。或謂我二祖既以經學養士，取宋二三大儒傳註使誦習，采諸家說為大全，其稍盭傳註者悉擯不用，所以導士趨甚正，今刻為取岐道示之，是大不然。漢儒承秦焰後，憤素功之不振，鑽厲遺言，人或終身殫其慮以通一經，經或止為一家言，施及晉唐，具有淵源，煩文碎辭成誠一所致，非苟而已也。即未能騁六經之奧，府窮源標宗，然古文奇字時賴通析，而後之人始得因而暢其理，不可廢一矣。前哲所千慮而千得者，秉理以照物耳。至于名物度數，匪聰睹所詳者，雖格物如考亭，時或外焉。是以山鹿、濘麋諸分大小黑者，鶴翮乃更為尾，諸如此類何限，令親見者起九原而告之誤，考亭必欣然命筆而更之，何者？不如是不足以為考亭。推此意，則凡諸家之說，何妨並儲以當討，非故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立之，況古注疏乎？不可廢二矣。賢智之過，以六經註我，而寡陋者附離而談心學，于是矣明辨為支離，詆博學為玩物，且不知亓但洛閩，何論漢唐，譏評博雅而行，汩泥淳矣，方之漢儒援經據傳，分決大疑，施用有定效，不以忍乎？而俍鄙薄之，今其風尚未殄也，寔可以去虛，則註疏為療幽學之良劑，非歟？不可廢三矣。今學者輒以訓詁之學訾宋儒，夫宋儒自廢訓詁而上之，胡可訾也？而訓詁之體則頗自宋儒而失，何以言之？爾雅之作，相傳周公，以釋詩訓字而不訓意，蓋古文與詞不可以意論者，既非疏釋勿明，而其意脈則人人可以諷詠，待之故常引而不發，以待夫人靈関之自開，此訓詁體也。漢唐註疏靡失焉，至宋而惟釋意之為務，析之愈明而味愈短，意愈偏而不完，君子欲返而正之，今註疏寔適哉，不可廢四矣。夫墳典立，索心論腹藏，壁尚岩鑿，濟秦之除，以通于漢者，萬無一二，所以衍而傳之，則緊諸儒之功。然秦廷君之註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石渠為聚訟之庭，白虎作滓談之藪，所以通人悉為章句，蒙士眩于多岐，乃若毛詩、孔書、鄭禮、王易之類，要約明暢，學士宗之則已。芟繁就簡，汰猶留精，至于唐宗復詔名儒撰定正義，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宋初諸儒並滿補遺，而十三經略備，故此詁訓之尤粹者也，宜為程朱羽翼。夫順鍼綫者戍悴，模合升斗者實倉廩，并漢晉唐之支流，以增伊洛之浩，不亦可乎？故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學者宜棄厭煩樂簡之習，劉心于此，由訓詁以見聖賢之心于章句之表，毋為俗學所誤，稱上所以尊經重古之意。

闡邵許　朝陽評　破的　暢達
又評　文逞字俱佳

此意人所未道

說注疏所以不可廢，語語精切，足有功漢儒者

閔師芳頡陽公評：不随世好，循運匠心。
又評：取其措

發古訓於新ら使足慢絶一世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昭素黃焯 紹修

經六已耳益而十三演而註疏日滋而日若不足古有是乎哉曰古不能無今也經不能無傳也傳不能無訓詁也吾得之盤庚盤庚之書非古人語也然而不啻古人語也將訓詁遠歟訓詁之為古今舌也斷自爾雅始爾雅今業名一經自□公史佚游夏之徒下染初漢纏纏空可信世頗以訓詁薄漢儒則爾雅非與且春秋執礼各裂為三耳目統緒自當有辨然猶叩立不廢何若存之不匱為瑕而廢之並喪其險也是以君子重之非重傳也重經也告者仲尼與易卷自命傳耳豈帶曰經哉凡六經孝經論語孟子皆是物也不稚三傳戴記明明乎古之傳註疏也儀礼周礼非經也非疏也然而得稱經繫乎經也古之傳註疏得繫乎經而後之註疏顧不得繫乎傳歟夫聖人之道猶日月然與時顯晦詘不為損益然日將旦則清風伏陰月將升則星辰助明日月聽之而不辭彼夫煨燼殘缺之餘孰為營營至今者清風乎星辰乎聖賢必有取焉爾自箋解繁興訓詁微絶士徒目餂耳入愈淺用愈卑何也徒手而得義不經深惟是以掩卷而固陋如故也訓詁之為學也釋文而闢義使人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古之人豈愛為義哉以為吾經待吾人釋文有餘矣不然者雖盡義莫益焉乃悼士功今豈禀元晦不聞元晦之自悔乎曰吾今而後知漢儒之善說經也則既晚年矣為元晦者將為其老而善者邪抑為其少而悔者邪布鵠于此一人射之與衆人射之其中孰多也郎吾未知漢儒之不元晦也近復稱稱薄宋矣乃意在百家二氏獨奈何大司成某曰必求諸經近莫过注疏即注疏不盡漢然漢可尊焉既得請則

司空助移青之役而不復序其首

國所王製公拱富有牽識而雄筆足以運之謂語迫古讀之而然

刻劉向說苑序　三月中旬閒試

慎軒黃輝　平倩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遇宋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于今有完說苑者鞏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古今之間大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己創而願籍事起類類韓傳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求者獨異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予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譏號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己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微太

才欲窺原詞訟索漢知八講隸之肆於訪也

阿旁落宮鄭金虎雲煜翕訕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業而徒手夭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于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于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頓不御聞之邪夫言不斬精要之適務旨不斬徵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危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絷驂也詳向所攄引騶駁談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搆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博邪又按向所自爲奏叠典校中書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薄者條別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鞏必譏之至文亦以枉己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瑲戚即不忍相御史大夫容渠

擇虜超過本乎對章

不給父疾邪而瑀瑀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試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瓜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對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滿塞而無所出以爲一日之羅不可得焉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冀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騷歌之餘如曰狗漢重而爲漢枉乎即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刻劉向說苑序

三月中旬館課　澹園焦竑

先不致到老成意見自別

漢中壘校尉劉向采中書說苑雜事及民間書刪定為二十篇宋元豐崇文總目存者止五篇曾鞏復捜輯合二十五篇奏之說苑復完矣古之聖人非有意于為書也道足于中而不欲學者之終冥冥也於是筆之書以曉之令共躋于昭明之庭而止道之不明而汲汲于為書皆諸子之陋也當其時非不欲卓然自名一家而烟飛雲散影響消歇者不可勝數其存者若國策韓詩呂覽韓非之類皆先秦古書多踳駁不醇向最晚出又會稡前淳以成書故其說往往與諸家相出入鞏識其學之不能精微無恠也當元成間外戚擅權貂璫巨姦相為羽翼一觸其歆禍且立至向不難出萬死一生以危言相激發可不謂忠乎而至其著書為上法戒不能粹然一出于正幾自比于虞初稗官者流何其卑也漢之醇儒董仲舒氏而止耳又楊雄氏而止耳然舒也雜機祥雄也躭寂寞其語道也猶擇而不精則向可知已向以博物洽聞最一時史稱為直諒多聞古之益友乃神仙方伎惑溺其中不能自解免究以鑄金不成為誕又奚以服近習之心閑人主之隱哉今其書繇君道至反質七百八十四章微之而道德顯之而經曆古之遺言猶載什一而其學之駁雜亦不以自揜此又何之所以近古也自唐宋迄于今學者以景差唐勒為師而不知其變孔孟為何人以風雲月露為習而不知道德經濟為何事益害于治不少矣以觀向之書豈古匡今而以為上下得失之林其益又何如哉乃刻而布之而謂鞏之言未足盡詘向也輙附著其說如此

語語有來

刻劉向說苑序

三月中旬館課　雲嶠劉曰寧

王閣師荊石公評　潭潭如春月[illegible]

說苑二十卷其篇多逸南豐曾子固蒐求之其書遂傳甚矣鞏之有功于向也乃其序書致進退取舍之間于向不無遺恨非知向矣向故漢之疏屬裔也以博聞彊諫名其言反復引證而曲悟主非著書以自命者卽取舍不嚴終未可以此執言也夫文至經則粹矣說胡可以擬經也說之命名自諸子始大要皆獨詣之識用其長亦可以致治故老氏名法諸家君子之所不宗也然而弗去也名可以經制法可以弭亂墨可以守而老可以却多事論治者採焉况乎其在元成間也吾觀向之命篇如君道臣術脩文反質諸目彬彬乎經世之書矣臚列往事而蔡布諸說彷彿于因事納約之義非有意于一家言也漢至元而汶汶矣中貂外戚交搆而竊公符向不勝憤激務以苦口之詞切劘人主而弗收其效寧復能以微辭悟哉計已無可柰何至于以書傳意取已試之事而雜陳之姑以貽法戒而當藥石何暇若白虎石渠之講論為愉快也夫說之為苑如澳之淵獵之囿也故多蓄而不為煩錯陳而不為雜令人主日遊娛其中有所警而悔有所慕而效有所潛移而不自覺此其收效去彊諫遠矣嗚呼此向之不得已也如向者其處時迫其憂患深其言傍引而奇中大要廣肆人主之意變化而有餘思亦治道之淵囿也蓋嘗博觀向所持論如外家諸疏計出于直說苑新序列女諸書計出于諷蓋惓惓漢室係心元成三致意焉吾安病其為襍也然則訓命之詞不簡嚴乎三代而下無望矣如向者猶不至以荒唐妨寔用吾取其有當于漢事之窾也而或有訕其著書立言欲以逢世嗟嗟向惟不枉已故爾不然彼以宗盟之誼

音調甚遒

先芒將露筆端

結主稍自晦何患貴幸乃以九卿老戕虞沙之作式縣上之無文處時固自不同甚矣宋人之局于持論也雖然權謀談兼諸篇非向所蒐輯者乎此于主德何裨焉且向以之定本立說庶幾有當于理吾為向此而矣而維以不紀何前後持論之正而中悖戾也彼其所謂本者無乃非仲尼之旨歟

劉向說苑序 三月中旬館試第一

董其昌 庶吉士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序云淮南之書倣佹超忽世所稱挾貝霜飲沆瀣者蓋文士多沉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然顓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于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稗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于此皆可傳也粉飾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于為舟車而拙于為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領長康易于貌神鬼而難于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于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觀聽者是為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刻于儒家是為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引經誦咏稹與所謂三猶夫若共夔社稷懷忠不劾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呂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為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會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訊其駁而不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頗䛆憂患之論嘗固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昔子政而試子駿以人文次司亦可以為擬

御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師

田館師臺公評：論文而折衷于經，自是正論。以八大家晉本要六經，頓讀不知何如。然深思逸調，所謂大雅不群者也。

閣師許：起家。

又批：字切。

刻八大家集序 九月中旬館試第一 董其昌 庶吉士

文之有家尚矣。六籍以降，作者代興。至班固藝文志，始詮別流類，為儒家、道家、名家、法家、縱橫、農、雜家。彼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瓌瑋傲詭，自立堂室，總之所謂家也。乃遠識之士上下千載，文章之變，欲羅黜百家，而獨有當于唐宋八子者，目為大家。而劉勰行之何居？重經術也。楊子雲不云乎：六經為羣言之郛。而文品首揭宗經，經之于文也，祖也。譬之家然，有族有祖，而後支分派列，或以官，或以地，有亢厥宗者，為大家。若箴銘賦頌，祖之詩者也；序記奏疏，祖之書者也。為文者卒未有釋此而可訓者也。夫八家者，材人人殊，乃其淵源所漸，則皆宗經者。已昌黎平淮西碑，說者稱其序似書，詞似詩；而子厚、明允生平蘊藉，見于與韋中立、田樞密之書；若王介甫之新經字說，曾子固之洪範解，歐陽永叔之童子問，二蘇之易傳、古史，不謂之本原六經不可也。故其蘊釀也厚，其鎔裁也雅，其造義也深，其於三代之典型猶有存者，而世不得以意廢之，蓋文之有本者如此。明興，洪永之間，猶知宗尚，倣蘇家則有若方遜志，倣歐曾家則有若楊東里，諸集可攷也。自德靖而後，士務速化，好鉤奇，於是置經術弗問，而取秦漢諸子之文，句比字櫛，以枆色澤，曰是可超唐宋之乘乎。吾不知此八家者，其力固不能爾耶，抑其能之而薄不為耶？且所為羅斥諸子者，為其畔于經也。畔于經矣，而瓌瑋傲詭，自立堂室，則猶之有家也。若龔秦漢諸子之餘，而寄其門廡之下，是乃嚮者江左西崑之習，而韓歐數公所奴僕命之者矣，何以家為？故讐校八大家集，授剞劂氏，俾承學者知通經學古之指焉。

總八家歸之經術，有見上論八大家之大。以下論今日之文，又鏡注深，悠來深識文弊。取材傳而鎔範，精于於當以文焉矣。

閣師許：精工馴雅，悉自匠心，子亦成家文也。

刻八大家文集序 九月中旬館試第二 慎軒黃輝 庶吉士

六經之文，不主一家。為一家言者，諸子也，其下不及家矣。人欲為家，乃大其名焉，自宮求始也。故榜八大家文集，斷自宮恭氏而為之敘。序曰：文章與時高下，信乎。乃推挽掎角之，故道不以人哉。東京以還，靡于六代，俳于五季，而砥柱于元和、嘉祐，蓋五百餘歲而有韓子，又三百歲而得歐陽子，柳、蘇、曾、王鞭弭者相隨屬也。前者唱于，後者唱喁，自然之勢也。當其深沈而不返也，豈無一二材士思陸梁其間，然唱而不和，卒不能弘厲于八家之外，元結、穆修是也。惟其才不二子，若而推陷廓清之功，卒為二子有。雖然，欲變未變之初，靡曼鉤棘，葩怪笑握抏者何限，彼非惟不隨眾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後止。逮天下之翕然從也，而頡頏並世，使前人失步而後進却立者，亦僅僅數子止矣。彼其各成一家，言豈偶然哉。而近世高視之士，一切薄漢以下，至謂文之法亡于昌黎，非先秦西京不文也。尺寸摹度，詡然曰：吾畸于今而侔于古。夫業已脩為岑嵒，而抵掌乎叔敖矣。古人有知，不且笑胠篋而悔慢藏邪？且夫八子者之為文，未嘗不稟程于秦漢也。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要在得其不傳而自運于糟粕之表。道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即不襲古之迹，亦猶行古之道也。無乃之數子者之所出邪？就令數子者識一事，名一理，離合遠近，不可知其戛戛乎去陳言而抒獨見也，皆未易澌滅于後世者也。閉門而造車，出門而合轍，百工能目必之。若夫方圓循直、工拙朴巧之狀，與工俱百，而無害乎矩矱之同。必欲援古而今則，將笑顰帝

字欲憔新調忒袁古。

古意淋漓，自是兩司問門。

師心匠手美炫嘵

師火官也耶吾觀自古　國家之數一汚一隆一晦一明亂若交離者合醞釀之極未有底滯而不發者唐之文不盛于貞觀開元而盛于元和宋之文不盛于雍熙乾興而盛于嘉祐則吾未知靡曼鉤棘者不為方盛之始也今儻亦其時哉善貌人者先其笑語精神而後其形狀摹度者流徒形狀而已苟欲因摹度之似而並得乎秦漢之精神則八家者既清道而待後之君子矣凡數子者文不並材材不並行自有論其世者可無序序梓文之意如此云

八大家文集序

弱侯焦竑　脩撰

文至六代而衰韓柳氏振之而盛至五季而又衰歐曾王蘇振之而盛此非索諸外也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已古之六藝唯道其中之所欲言故和平譎怪正變互作如風水相遭文生乎其間而作者無心也何者水之為變止而為淵流而為泉沛而為江河委而為大海淪漣汪洋不可方物而其用期於利涉而止至於龍門三峽與石撞衝雷崩電射至聽者不敢聞視者不及瞬不謂水之奇不可而要非水之常也譬第令水盡如三峽龍門於涉者不已病乎六藝而後莫盛於左氏國策班馬二史左之宛約蓋多先王遺風焉其三家者或主縱横家或雜法家六藝之旨靡然殆盡而以自道其中之所欲言也故其心術之散不自掩抑而與六藝相為不朽乃六朝五季浮豔相高以彼意與詞不自相了而又何以議於醇駁全偏之際蓋文之用於是始窮矣元和嘉祐慶曆間八子之文鋭然壹稟於雅馴蓋其文八子之文也其法則左馬之法而其意則古六藝之餘也醇深如史邦無博如像曹漱滌之暢滿幽豊之涵蓄而利舒之峻潔其言之辨美與夫學之醇駁亦人人殊而中之所欲言庶幾靡有弗達已矣故余嘗因八子而尋二史之法因二史以究六藝之遺此亦遡流窮源之塗轍不可廢也近氏以馬記班書謂恢奇至八子之文往往詘而不録不知八子之於史曷得其法不襲其詞而離合其勝語以相矜嚴此馬班之盗臣也或形貌徒然工為刻畫而神爽弗融竟相燕越此馬班之優孟也虎文羊質取媚瞽盲寶玉大弓公相攘竊非但不知八子而亦豈所以學二史哉故八家之文不可不行於世而在今日為尤甚因

為刻而傳之而序其大意如此

師許顯公許神在出匣不可向迩

刻八大家文集序（句九月中闕識） 得全莊天合 編修

今天下之談文章者別為二則数〻分。秦漢唐宋云。右秦漢則左馬班楊亢其声右唐宋則韓柳歐蘇曾王樹其幟二者之論両不相下也乃世儒又為之言曰文章與時高下盛乎秦幟乎漢至唐而抑至宋而靡夫文而不為秦漢為靡而已矣故今輙趨然思先秦西京之業必欲挽之古初六朝而下姑置勿譚何論唐宋而吾以為此皆好異之過也夫文由心生者也人之心精神識蘊崇勃發必曷奕而為文章大都詞匠乎意〻宗乎理要以垂訓經世闡道立言流不朽之芳振無涯之藻故能與日月争光天壤相敝也典謨訓誥之遺尚矣六經刪述以後一変而戦国再変而西京一時修詞之子類能以所抱負注其心精本其神識咸卓然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非苟為作而已五代六季之衰天下之浸淫極矣蓋迄唐而有韓柳氏者力起而振之唐衰而宋之文泯〻也蓋迄中葉而有歐陽氏曾氏王氏蘇氏父子者又並起而繼之夫此数君子者時異其代〻異其人非其同声而附和也其為文柳不襲韓蘇不襲歐而王不襲曾也然而後先主盟力與吾道卒能陵跨百代彪炳前修此亦非苟為作而已也乃世之學者足不登韓柳之庭目不渉歐蘇之室手不毀曾王之簡而動稱左馬採軾班楊表牘至究所為抉精剔華者非真能独諳于秦漢也彼方篇竊其章〻標其句〻攫其字〻鉤其奇因以馴集鱗次模擬其外郛而闇汶其中而則輙号于人曰吾無所借于韓柳諸君子也其信以為然乎夫毛嬙西施天下知其美也藉令刻畫無鹽以為姣好而随謂世無西施人必駭矣隋侯之珠和氏之壁共珍於天下今必謂隋

深中今日文章之弊而詞采彪炳光焰萬丈

不識既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

筆與更進

矣之萬鎰而失和氏之連城天下共詭智之故吾以為文不軌于理而吊詭相高輕于持論者皆好異之過也方今聖天子留意文治廣厉学官置博士家浮要不經而穀然正文体崇雅道嘉與海内士臻于醇懿之路令天下詞匠乎意宗乎理要以垂訓經世闡道立言彼韓㭊之精純歐蘇之粹雅曾王之博達即不必人為秦漢而總歸之乎正則豈非藝林之極則而學士之先乘哉夫布矣棲鵠命躲咸中者謂其的也五都之市百貨具陳人側肩爭門而入者謂其聚也今將示其的于諸君子而又兼總其文合併其集萃則入市採奇安所往而不得美者夫善學秦漢者莫大乎是茲八大家之所為梓與借令曰八關之學術臨川之事功非所以刑模將來而復求之六語文字之外則必有超然自得者在矣

刻八大家文集序（九月中旬閣試）

宇泰王肯堂 撰

三閣師荊石公評

宋唐後朗六文之能達意者

先以辭達立斷是老法家

叙八家之文磊落逸宕无復遺

道盡文章之妙

儒者詩文宜折衷孔子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意辭而不宣而後有辭辭取達意而止此萬世修辭宗旨也六經之文炳焉與日月並懸寧獨以其詞工哉道散統分處士横議而塵無刑名押闔之流競挾其一察以號于世其見雖不該不徧而詭于大方其詞皆能道其胸中之所欲言故其書宜為儒者所斥不道而猶與六經並傳至比景星之佐三辰者徒以達也左之艷馬之逸班之密至今讀其書如身在其時接其人覩其事夫非亦達之故邪夫文不主達意而以字句為工則是東京濫其源而六代揚其波者也至唐而靡極矣昌黎始揚抗孟揚以古文詞建旗鼓而河東以偏師佐之故秦漢之氣復振然卒不能挽天下而從已也而唐亦以亡至宋而猶沿五季之陋其于晋唐點其藻而襲其皃至不知有韓文廬陵始待之蠹蝕之餘而表章之以振靡陶衆為已任而眉山南豐臨川附離而起相與馳驟于秇林自是而後始知以通經博古為高不復競秀于字句其詞雖不麗于古其于孔氏達意之旨固無盭也而唐宋八大家始並峙作者之壇而無敢鴈行立者蓋退之為文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踵之永叔善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令子固語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介甫易柱而鼓遂為詞宗至三眉山為永叔所心折而樂游揚之者其藴蓄宏矣逈不道古人一字夫此八子者豈其薄古而不用哉蓄而欲通溢而欲流有成文焉曜然吾前則急起執筆而從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倘規規焉取古人而摹之即馳左騣荘鉤史鑄漢胷中之所欲言反為嬰徑所束而不盡夫惟以達意為主則雖欲不弃古而有

語大有致

流麗而多委思

所不能故為文而型古求其所歸近而途徑正舍八家無由也明與二百餘年代有作者率道斯路弘正之際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時代相上下謂西京以降無文焉天下從學之士靡然嚮風其持論薄八家不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漢子史殘膏剩馥飣餖綴衣被而合說之如枯楊之華紙增索然而不見其所有迄今而弊極矣獵新采異即重譯竺乾語亦為制科羔雉至于弁髦經傳而刳心虛無刑名捭闔之書大書深刻細帙縹囊充棟溢市競相懸牌而八大家集塵翳高閣徒為蠹殘鼠侵耳士趣若此君子有世道之責奈之何不亟挽也夫八家之于秦漢子史其工否吾不能知顧其所據者經其所傳者六藝之遺旨而其體裁事情於今時為近也夫諸子詭而不經吾以為不如八家之正也左國史漢敘而少議吾以為不如八家之備諸體也子史之至今傳者以其能達意今至于無意可達而徒剽其詞吾以為舉世之癖非沈溺八家弗療也爰為是正付之剞劂令有志于文者靜而讀之如飲醇而挾其粕鮮不精焉臻自然之域成一家之言以庶幾無負乎聖門詞達之旨無使百世而下謂我明無人則斯刻為不徒哉

彈丸脫手

刻列卿年表序　　少墟馮從吾　庶吉士

夫卿之設其來尚矣而昭代得人乎茲為盛自洪永迄今其間名臣碩輔後先相望可得而言也故列卿年表斷自徐中山始而為之序曰夫名為實徵往為來鑑於都哉其諸爵里姓氏業已表于世矣然所以表于世而不與其年俱往者安所寄也聞之曰章善明理之為卿然善不章則歡理不明則闇蔽與闇則无為可表矣又曰卿者慶也萬物皆慶賴之其職上應列宿下括河海以承一人而統群牧故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書詠良哉詩稱濟濟此卿之說也如此則可以表于世而列于古公卿之林矣以余所覩註列卿自中山而下調燮如文敏文定銓攷如端毅堂計如忠靖典禮如忠安典兵如肅愍典刑如文肅典工如永寧御史大夫如僖敏其它如文恪文成諸君子聲實鴻鉅為國之楨雖因職效猷施各不同大都皆博識遠慮弘筴通才廟堂宣其風疆場運其畫帷幄贊其詞百司受其成所謂章善明理而萬物慶賴之者非邪然中有一二謏史議者要不足為聖化累具在編中可攷鏡矣余嘗難今之才可以追蹤成周而周之設官分職大小相維輕重相制故用之盡其才而稱盛于唐虞我

太祖鑒前代之失罷丞相之任六部之設則六官之制也通政之設則納言之遺也翰林之設則內史之舊也冢宰統百官而列之六卿本兵掌軍机而參之五行則綱維相制之意也權殺于漢而綱維定員肖于唐而貫理周語不虛耳且又列聖醞醸尊崇儒術士不在六行之科背孔氏道者勿使進法一人一人

光武忘此賢者得以展其才而不肖者不得逃其非也何必依武列卿之得以表于世而列于古大臣之林者信非偶矣或謂太祖設官分六部以万机而受謝拂其蔑青卿照以六事而被察糾其遐今年表止于列卿何若尊而左卑重內而輕外耶夫閱歷久者其施為當諳練深者其識見別故表列卿所以示後進者之鵠也噫為人鵠者可易易哉故余付列卿年表于剞劂而為之論著若此使知夫列卿之所以表于世者不顧在爵里姓氏間也

記集

漢南北軍紀　于充王　錦忠文公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侈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底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汛掃宇內天戈所麾逢季消釋五年馬上殄殲鑿而汗介胄纓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使諸農晦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敬身許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室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王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摠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此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裡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

宋文恪西蓭公評：後相古昭然今漢事遠矣何一一君目視也

此詳南軍官屬

此詳北軍官屬

此統論南北軍之制

又因兵形而及地勢

雄深奇偉

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漢南軍是南軍嘗兼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重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越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函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從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作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置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以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賜遊西苑記

原德李　賢文達公

石文憲邦彥公評述西苑景致奇甚令人神爽歟余不獲從原德遊若從原德之快記之藥中時抱睹一永焉我聚山皆智如宗少文云若原德其許我哉

設說內苑殿園此殆景人從樣原出山又如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翺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列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游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玩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律俯瞰池波蕩漾澄徹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牕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二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峰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嶻嶪巑岏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傑階砌高峙松檜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亭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

寫出其景如在目前又若與同游其間便覺身在於雲霄之上集于几上奇矣奇矣

曰映漣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更
望山峰倒醮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霏雲斂
朝林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蔚然日光横照紫翠重叠至
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横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
水簾其涼散激射飛薄濺灑飛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
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
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
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
爽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
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
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
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
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
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大而敬戒而克成用心如此

汪宮詹遠峰公評
篇中皆至言偉論津津不窮至重守令貴樹立懿哉斯言金石俱永矣

賜進士題名記

子實李春芳 柱國少師

隆慶戊辰春二月禮部貢會試中式士田一儁等四百八人於
廷三月望上特降德音策以務本修備大計審機要所在而究
之實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親覽宸斷拔羅萬化等三人及第餘
賜進士出身有差恩賚如制已所司請循故事立石題名國學
上命臣春芳為之記臣伏自惟陋劣不足以將明命迪多士顧
此多士臣所薦也試或罔功厥咎在臣烏能已於申告我臣聞
之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王者間興則名世出
焉天人遘會自古而然我明興設科取士題名者數矣乃隆慶
所題則自今始聖天子應期撫世嘉與宇内更新宇内士莫不
砥礪一心以承初詔惟天純佑我明則亦豫儲才儁畜之側席
之初以供上任使翊贊隆昌之運茲舉也得無名世者出其間
以應聖人之興乘風雲之會者哉竊復私念曩所題名士其卓
然自樹光流穹壤者固科不乏人而泯泯無聞者恒十而九抑
或僨國事黷官常為世所指詈忝厥科名往往有之是科設有
若而人寧不負主上登延之恩哉且上策諸士不以經史前聞
而特咨世務誠以士所貴者非獨誦述古昔之難適用之難也
漢法續食偕計來則[illegible]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夫習先聖之
術則博古明當世之務則通今博古而不通今譬則敦彝陳廡
下端甫紆金華間無所用之所謂當世之務者試令操觚而熟
數之畀廢補偏中機宜合倫要若其素習使當事而踐其言如
持左券取償于其身靡毫爽斯之為適用之才顧諸士所自
期待者何如耳請恭繹制旨夫相時度勢投其所甚便若省括
於度斯謂機領節疎目操其所甚約若揭綱於網斯謂要殚神

論士在通今有用之言

此即是問机要名実中斧出一段大議論

進士之畢者始校守令而公循惓惓欲意真寔心吏治者

竭思聚精條慮潛其所未然稽其所必至義急公其不遑有其身謀先社稷不遑有其家斯謂實未有實至而機要不得者也未有機要得而安攘之務不舉者也此上之明示意旨以發諸士諸士亦已能言其槩矣行服官政而稽其實可泄泄焉已乎頃者言官建白邊徼州若邑諸長吏宜悉置進士詔報可人情重內輕外率以銅墨為卑錢穀甲兵為俗若夫才智之士則不然處盤錯而器愈利批郤窾而鍔不傷鉅細夷阻惟天子命無施不可且今南畝未綠北邊時警夙夜焦勞以勤當宁諸士伏在草莽感激時艱豈不慨然思得一當事而效平生耶第操是以往無忘其所為慨然者實心具矣何憂無實效哉臣聞古之賢守令平居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有警則整飭甲兵折衝禦侮隨試輒效彼其素盟諸心者實然也是以為時名臣垂聲竹

皇明館課續編 卷之 頁

不以館閣重而以卓犖自樹立不以州邑輕而以碌碌無聞輕名言哉

帛至于今不朽諸士豈不然哉夫士出岩穴脫蹻矯一旦立天子之庭被綸音而沐恩賚亦云顯矣又為樹石而題其名固將謂他日建立有所以重其名者諸士能卓犖自樹雖州邑邊鄙重也其民民無聞而畧雖館閣輕也上方寤寐英賢佐安壤以寧方內諸士其知所以自重哉臣不佞誠願諸士畢以名世自期無負其所甄會使後來者指而志之曰斯隆慶戊辰天子所首錄士也明興得人於斯為盛即今者題名之石不以諸士重乎而臣獲託後其間亦與有榮幸矣謹勒諸石以俟

孖刹國蹤所公部以莫夫案士一第而列于試庠再于而鞏試鄉三于而登于天府又再試而濟之王堂清妥之地夫士也可不謂厚帶平若遭時遇主如此乃不思

庶吉士題名記 嘉靖乙丑館試

曲江李存文 庶吉士

國家以菁莪棫樸之化培養多士其為法也自府州縣衛莫不有學而成均之制則巍然並設于
兩都於是天下士業于學者業于成均者皆選其才能而歷試以登于
天府豈至于南宮之試則陶鎔淬礪之者已深其用之當世庶幾矣
高皇帝復念天下士株守一經不通於方 國家有大典禮大制作恐不足稱任使乃擇進士之傑然者肄業文華堂出中秘之書觀之以成其材而大其用
文皇帝遂增定其制取尚書庶常吉士之義名焉此其典至為崇鉅

皇明館課續編 卷之 記類

所以培潤鴻業於參天人而徒取充位已也烏在其為[illegible]欽哉在事諸臣當勉斯文而思自故

列聖皆相承不廢所以培養多士者意甚厚又非庠校成均可比也
皇上御極尤加意天下之人才是歲乙丑既
俞禮官之請廣制科額以兼采多士復循
祖憲詔閣臣選可教者二十八人讀書翰林將鐫名於石而為記以志其事臣承
命乃稱曰君子之行道貴遇其時諸士之所遇可謂盛矣往自癸丑迄今十二年中更制舉者三科
皇上重館閣之選每奏請輒中止今者甲子環周天下之萬化更新而計偕士適當一元之會
皇上思有以振作其志意乃特
命掄選如此蓋壽考作人之化薰陶涵育奕而為熙洽之運者

吉士兩字亦前人所未發所謂題名思義者非耶

亘古今無踰於茲而曆數乃會逢其盛天人之際交相鼓舞蔣
海内外罔不沾濡諸士又獨承
宸章之簡其所遇盛不盛耶積所貴遇時者不直為希世徼寵
之具亦將顯其道以襄潤鴻業而贊參乎天人諸士既被
上寵光宜思所以襄潤贊參者昔皐陶陳謨以九德論天下之
人而終之曰彰厥有常吉哉夫九德著於身而又必始終無二
與天地之常同其不息然後可以為天下之吉士則知德有不
備或備之而不常皆未足云吉也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
而究其所使則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若詩書之所言士士之
任亦重矣今
朝廷之待諸士不責之以詩書之煩而惟優游經史以求聖賢
授受古今治否之故此其意固欲使之上承
天子而大惠于庶人諸士可視為希世徼寵之具而不恒其德
哉夫九德之中有備其六者有備其三者諸士之所備不同顧
獨以有常為樹勳立業之要使異日指其名而稱之曰某為良
臣則無負
朝廷培養之意而於所遇有光矣其不然而徒始勉于求榮終
怠于得志則名雖具在竟至于湮滅而無聞甚者或則世之羞
嗟夫以彼其遇而所以答稱之者如此諸士固必不然然願諸
士之懋之也臣謹記

法戒凜然

申太史瑤泉先生評　國朝翰苑之設其責甚隆諸所以脩請問贊廟謨匡主德也從者在事諸臣推以紀述視草因術業責行此文不啻登古銘矣其相與其勉之哉

重脩翰林院記　乙丑館試

泰岩陳懿德　庶吉士

國家慎簡近臣處之侍從清嚴之地官於翰林典至重也翰林
院在長安左門外歲久漸圯頃閣上請議重新之且屬選庶吉
士讀書其中宜開館以處新之便
詔曰可迺命工部庀材鳩役撤其傾敝而繕完之黝堊者飭甫
閱月而工畢落成宜有記粤惟翰林之設迭更於前代而莫隆
于我
朝周置左右史特以紀人主言動逮漢氏石渠天祿之制不越
校讐論著唐宋始有專官列諸金馬銀臺遂與中書省並建今
考其時亦惟顧問視草多所裨益而已我
國家制軼往古罷中書省六卿分職各有專司所與趨侍密勿
奉清問贊廟謨者惟翰林諸臣為然其建官有學士講讀脩撰
編脩檢討又開選進士才識英敏者充庶吉士作養而殿閣大
學士實總之上之輔弼論思次之制命纂述咸茲焉寄此其隆
特出往代居是職者宜何如報稱也夫使其職誠在紀述登對
代言而已焉則夫人可勉而能無庸官諸清華之地優異以儲
之苟進此而有厚望焉者可無慎乎槩觀內外諸司責有所事
各事其事以求能厥官故或以錢穀或以兵戎或以刑名或以
民社信能汲汲焉殫心畢力可無侵乎其他而皆足以成功自
見迺今諸史則
經筵之選也進而登館閣是古者坐而論道之臣也職在輔養
上德日匡救闕失裨贊微猷蓋有諸臣所不及見亳謀所不及
言者而吾不得委其責是無對天地質神明之誠則不足以感
動古今經世之務有一之不知則不足以集衆思廣忠益而利

翰苑諸臣責重如此

以禹稷皐夔為期浮淸古人尚友之意

宰或搖其中玆
國家關翰苑儲才俊意也翰苑之職舉則君德日啓朝政日淸
萬姓蒙休百嘉鬯遂內以順而外以寧凡諸錢穀兵戎刑名民
社之屬莫知其然而自底於理則以本源正而化理弘也翰苑
之職不已重哉昔禹稷皐夔當未服官之初而其儔率相推與
交讓灼知其能彼雖不事事而其心固可預兆矣乃今官翰林
者經綸匡贊之業未卽人人身之也而貴乎預矢其心誠有皐
夔禹稷之心卽他日柄用不乏殺之事業俊偉光明中外翕然
稱為得人而翰苑淸切之地且隱然增重矣不是之思而徒曰
吾可以備紀述顧問代言而已區區以此足為國華而於所謂
格心宣化者曾不加之意將恐有其君而無其臣是謂以人負
官如
聖朝建官之意何且烏用是增修為也嗚呼官斯者尚履其地
而思焉可也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館試

懋忠黃洪憲 宮詹學士

張太岳評 張文忠公

子快士也讀其文若對談并健兒金甲鞍衣西有河朔之氣

辛未春
皇上臨御五年禮部會試天下士拔尤者四百人
上御皇極殿親策於廷賜進士出身有差故事廷試畢刻名太
學廢輔臣紀之題名刻文勒碑貞珉先後鱗次相繼照耀此皆
仰承休命潤色鴻猷以紀當代制科之盛鋪張 國家延攬英
俊之心以耀後世而照無窮矣 今明良會合四海賓從
天子廣制額取士雲蒸龍變千載一時也敢不颺言以紀其盛
夫士當未遇蓬戶桑樞傴僂項黃馘雖齊民編伍不敵于此名弗
聞也既乃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出潛而離隱也鄉書其名達之
州州書其名達之省省書其名上之
天子天子登其名而進之曰進士夫名者實之章也萃而趨焉
者也名于鄉一鄉之人觀望之矣名于
朝廷則天下之人觀望之矣刻貞珉樹于一時瞻望垂于百世
刻石之意蓋有為焉豈徒肱觀美而侈夸談飾虛聲而誇後禩
哉昔者載籍名臣或功登社稷或紀進乾坤或跡[illegible]而振奕或
舉旗而斬將或以文章華國或以吏治流芳燀皆圖形麒麟繪
畫淩烟煒煒煌煌談者後焉乃多士策名筮仕未有社稷之勳
也含疏釋縞逐隊朝簪未有安攘之烈也木簡單鳥隨驚紳文
學佩纓而趨未有斬將搴旗赤鮮理緇之績也爰刻茲石以示
弗諼此遵何名哉蓋士莫重于始進名莫後於衆觀行莫貽于
後監詬莫大于毀名毀名辱身中君羞以為臣中士羞以為友
名在石也猶傴僂升高指其項者愈衆矣是勒石紀勳彰往績
也題名鏤石勉新功也茲石也榮辱貽焉懲勸具焉故幽潛之

縱筆所至氣色高華

談鋒如雲

法戒凜然

士。觀斯石也將曰是力學稽古發迹賢科者也於是乎有慕
縉紳之士觀斯石也將曰是科甲序升寅恭夤茂者也于是乎
有和心至爾諸進士而觀斯石也將惕然思曰吾善則流芳于
後世惡則遺穢于將來是藥石之規非誇詡之談也于是乎有
與心與斯效效斯勉勉斯效是故立
廟堂則端笏垂紳奉天子之休處臺垣則正論危言補一人之
衮剖符郡邑則宣惠慈和貽甘棠之澤授鉞邊疆則折衝禦侮
著干城之勳由是功名勒于景鐘聲稱垂于竹帛令百世而下
談者曰此辛未得人之盛也此辛未科題名之士也於茲石也
豈無負哉昔有獻玉于楚者楚王以為誑三獻而刖其足喟然
而嘆曰美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悲夫爾多士幸際
明世無刖足之悲纓組紆朱登名
天府是
國家以玉待士也使士或玉表而石中始然而終不然是以石
自待也是自刖也豈徒為茲石之羞抑亦有國者之憂

驗當語耳一經然忠乎筆便與日月俱新

內閣藏書樓記 隆慶辛未閣試 春芸張應元 檢討

我國家崇右文治繹天開聖自
高皇帝龍驤窮內櫜鞬未戢而搆書之令四出海內學士抱典
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尤彬彬焉而
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皞之業已見何
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喆后號能文章者何以當也
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搆遺書尤為繁滋
朝宁既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援其書而藏之
累朝承平潤色鴻業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天球夜玉璀
璨煜煒上與東壁西垣齊光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然所貿
問即其閣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
勝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覩獨二三元僚奉 詔入門參萬
幾備顧問者僅乃鏘翔其間然閱上帝之冊府聆鈞天之廣樂
輷輷殷殷難言之矣臣惟
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方輿之圖籍雖次川委隸首不能綜其
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叢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
史耳惟內閣藏書若斯之秘環以青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
賢聖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之治亂興亡所具
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
聖明廸啓神智而輔臣者左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
意庶可以對揚休命佐成緝熙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我
皇上天授睿表與道溶運即今
文華之所進講法宮之所習茲茲不倦矣至于遊稽賾探討

此聖祖成書未意

若不講詳不注儀款之何益

論紬繹以悉天人之變致參伍之實謂宜在茲臣嘗紬閲故典而
推效千古竊念天地秘藏待聖人而有作儒先奧旨應明時而
宣出此實我
聖祖藏書之意以俟
皇上于今日者也皆我
聖祖之藏書也博求鴻碩慎選右右雍雍焉愈愈焉論難往復
若師弟子之告詒焉故臣善以易進臣存仁以洪範進臣三吾
臣基以史進臣褘以大學進典則昭垂傳示罔極不然徊徉册
之筌蹄耳前聖人之糟粕耳而猶襲以重函裒以文錦以為美
談則有之於

以天地聖人作皆是

主上何裨焉夫天正文于上而曜緯宣其精者乾象紀而推步
密也地正理于下而隅維奠其極者嶽瀆固而幽省定也聖人
正位乎中而　皇極建其尊彝訓徵而鑒誡著也臣不佞繆荷

何寺局面

明綸奚作斯記敢叙書樓所以建立之意以獻而記其事樓總
若干楹所藏書總若干卷樓成若干年而臣某為之記

文淵閣藏書記　閣試

爾張　李廷機　侍讀

申閣師汝默公評

夫惟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
而治理彰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表徵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
自卦辞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紀載碩人名士所發攄
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浔殫藏
窮年矻矻而未能卒其數焉歷朝闡揚人文攟摭編簡是以有
天祿石渠有弘文館有秘書省夫非以典章備考鏡與我

不在手披覧而在持其要領大家識大見是大文字所謂此曲祇應天上有也

高皇帝開天作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
文皇帝功烈丕承增構大備用以垂謨後裔流貽今茲臣仰而
嘆曰赫矣壯乎洵奎璧之垣琬琰之林矣顧
二祖以是貽我
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覧之勤望之

皇上睿哲英断亦奚事窮其賾妙哉四氣管于斗樞八紘統于
坤軸百千万言貞于道德今蕭帙至繁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
其異探之以窔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
道真弘開治象則六经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
一言褒貶万祀衮鉞則列史之所以懸著鑑也剖判鴻濛顕布
象魏錫圭胙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肴軌範也除姦
易暴正位拓疆大綱万目臧否五形則漢唐宋之所以定規要
也身居邃雚躬究經綸匡畧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諸賢之所
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譚天雅俗並陳恢詭兢發則諸子
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飛之經畫勤定难之謀猷則
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艰也垂名言于實訓
載行事于實録則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此文之雄放似之

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彜教也總之有裨

聖德克贊大猷。

皇上懋養中和提衡今古典章惟勳。持其要領。則偶閱一編。進

講一札其于道德宏矣如其以充棟飾右文之治豈

二祖創制興我

皇上時敏之意乎臣謹記

鄧太史定宇先生評 脩學宮所以崇聖教所以報孔子

若不點綴京一二語則天下學記皆可用之

順天府重修儒學記 隆慶辛未館試 公家臣

王者之化。匊魄燧涌嗣世不絕者有仲尼垂其教也仲尼之教閼于及身而大明於後者有王者尊其嚮也故王化不得聖教不行。聖教不用王化不長今天下一軌

天子柄獨化于上其統則堯舜禹湯文武之統也然而禮不必契樂不必夔刑不必皋陶俗不必沿世不必襲自三五已不能相遵而況暴秦澌滅之後乎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政有時改而惟孔子之道歷世窮通長守不變故天下所以環向而歸命于天子稽首扶伏而莫敢誰何者徒謂孔子之教在也入乎教則不禮而敬不樂而和純白安尚寧一無二出乎教則罪有餘而罰不勝雖列申韓布管晏敝敝以救之抱薪救火愈益熾矣故孔子之助宣王化者其功無已時也夫教不自行必上躬之而後行故其詩曰。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言武王基化于上而四方從之也今

皇帝元年幸太學祀孔子其時陸館生色八方嚮風順天府尹某言故郡縣皆有學順天府居京師首善之地亟宜率倡始以稱

上廣厲學官之意今學宮榛萎俎豆弗戒辟教否夾瞻依邈焉爰飭五材于梓于陶上絢下葺冠冕巍峩笙鏞並陳庖廩有次遂樹貞珉用記歲月於戲茲地自召公敎息獨開有屠狗擊筑之豪耳又況兩漢以旋戎馬出入自唐藩拒王命沒契丹者五百年而后　聖人生以滌其腥肇建民極為萬國樞今士之生斯際也可弗謂遇哉凡所以風爾士者以孔子之教也今爾去鄒魯之近如彼溝陽龍二五之會如此高朗四被視菁莪棫樸之風固埒矣胡可以弗戒哉胡可以弗懋哉不然恐非孔子

結語乃一篇大主意

之所以垂世立訓，聖天子所以表章崇禮與有司承風順德修飭廢典之意也。若曰祀孔子者以報孔子，則孔子豈以報之而後尊，聖朝亦豈以報孔子而後尊哉。廼遂記之以詔來者。

張閣師太岳公評 思深不求攻若衛洗馬言愁雖惟悴宛葛之中自有簡令之米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三畏齋記 隆慶辛未閣試

敏齋盛訥 翰林李士

主人讀孔氏書，得所謂三畏之說而願從事焉，因以題其齋，而屬余為記。余曰：齋非主人游息地邪？夫將游息而寓目以畏，使其躬俛焉如不終日，何也？且安得墳典日親，衿紳日接，彼蒼在上有諄諄然命之者？主人曰：否。聖學以敬為主，而畏近之，故君子無不畏也。三者其槩矣。子以為必諄諄然語之乃始為天命乎？聖人之言在墳典，而大人在衿紳乎？且必接衿紳、親墳典而後畏，則以去墳典、離冠紳也而弗畏矣。彼端居晏坐之時，所事者何也？夫閭巷小民操几杖而立于尊者之側，鮮有不悚悚戢者，誠畏之也。其稍知學問能自好，即又佩服古訓而不敢遂，知畏聖言矣。至于天命，未聞有知而畏之者也。詩曰：及爾出王，及爾游衍。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皆畏天命之說也。天命不在乎他，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大人聖言皆天命也。大人，天命之可見者；聖言，天命之可聞者。彼可見可聞，故知畏之。顧有不可見不可聞者在焉。夫可見可聞者，或以見聞之所不及而離去之；不可見不可聞者，則無時而可離去也。故其畏無不在也。今吾齋之中，出而作，入而息，孰非天命者？雖冠紳不常接，儼然吾若或接之也，況其接之乎？雖墳典不常親，燦然吾若及親之也，況其親之乎？子試觀之，夫人之趨而承謁者，其心何若？盥而誦讀者，其心何若？及退而私居，默而私念者，其心何若？而吾欲一其畏焉而未之能也。故君子之畏三，其致一也。畏天者樂天，吾弗能，畏耳。畏且休休焉，吾何俛焉如不終日之有？余以其言似可發明孔氏之旨，蓋嘗從事聖學所謂敬而有德者，且有以起余之頹惰，遂論次而書之，使揭于齋壁，以時考焉。是為記。

汝南重修黃叔度祠記

萬曆丁丑館試　庶吉士　席甫張鼎思

呂相國孫所公評：[illegible]超而雅詞足以副之

嘗讀范蔚宗史。有所謂黃徵君者。蓋大雅不羣士也。含貞守道。不激不隨。公車辟名。嘗一至而不就。故天下號曰徵君云。徵君未嘗仕于朝。官于四方。功業不施于時。利澤不及于後。而汝南之民。至今且尸祝之。此何以稱焉。吾聞君子抱道于身。隨時出處。故出則天下蒙其澤。處則天下風其德。徵君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清修之節。慥慥之風。足以振頑懦。薰鄙薄。表當世而照將來。此固汝南之民所為祠而奉事者也。夫東漢自建光以後。天下日以多事。風靡波蕩。滔滔不可捄止。夫李杜相繼秉鈞。而不免外戚之禍。陳竇同心輔政。而不免閹竪之禍。若郭林宗陳太丘棲棲不遑寧處。庶幾一濟以行其志。而卒亦無補于國。徵君隤然處順。淵乎似道。清濁淺深。使人不可窺測。而超然遠舉。以免于亂。吾謂徵君之抱負如此。非無意于天下者。彼蓋有所待而然也。陳仲舉嘗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噫。使叔度而在也。未必肯佩仲舉之印綬。使叔度而佩仲舉之印綬。也則其于漢之社稷。未必盡無所補也。何也。從其道廣而志遠。則其于扶衰濟溺之方。必有所以善處之者。由此觀之。徵君之祠可以不毀矣。祠建于某年。久而將圯。某君捐其私帑。料工而更新之。從民願也。廟貌改觀。而民心益起敬憚。徵君之風度儼然于千百世之下。而猶若有生也。嗟夫。遊其祠。覩其貌。想見其人而興起焉。徵君之澤。為不斬哉。是為記

叙[illegible]而流[illegible]

純忠堂記

萬曆丁丑館試　庶吉士　錫川何洛書

呂相國孫所公評：構思閎忠練詞俊偉格大昌布真鍾堂之文

元輔少師相公既弼成萬曆之治。一日上言。臣家在江陵。宦于朝久。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舊宅敝陋。未遑葺理。荷
上隆恩。駢蕃之錫。歲無虛日。俸入所積。衣食之外。頗有餘饒。欲稍稍修葺。并為樓以尊藏所得
宸翰。惟
上幸錫之名。臣將永藉
寵靈。以應賜衛卜吉允藏之義。
上嘉厥請。爰命其堂曰純忠。樓曰捧日。復親洒
宸翰且
御製對聯。敕工部置扁。往懸其第。仍出上方金若干佐之。寘異數也。堂成。宜有記。切惟君之資臣。臣之事君。一忠之外無餘事矣。然心可以無不盡。而力未免有限。弗可得強也。惟
天將開一代之盛治。必預生一代之碩輔。蓋以經綸贊燮之業。寄之一人。故靈異真精之氣。禀之一身。而其既也。貴赫烏奕之寵。萃之一家。豈偶然者哉。公少而神穎。弱冠入詞林。既究心命世。雅負公輔之望。當
穆皇時。以甘盤舊學。入參大政。上格心而下調劑。處紛紜轇轕之際。獨運其沉謐貞一之操。以溥默成顯相之化。及
今上纂極之初。即畀公以首輔。平臺召對。親道上風之貽。以稱公忠。舉社稷大計。虛懷總己。聽于師保。而所推解賚帶玉食
天章奎書。襃予尊重。光動海內。公亦感
上知遇。殫心畢意。無所掣顧。造膝以定
君志。頒制以洗羣心。諸非時登對。肫肫偲偲。靡匪天下要務也

以上叙事典則可誦

体莊語鍊氣度思深

章法句法一一工巧

述江陵德政未見焰灶

純懿埜頌賦俱茂

講筵所沃迪廓匪內聖外王也入而告出而圖仰而思坐而待

靡匪國計民生也繇斯以觀

沖主在御懋學勤政宮府一體朝著紀振忠之本也旦夕承辟

夙夜在公國爾忘家知無不為忠之實也化行俗易物阜民康

六服承德四夷向風忠之驗也蓋公之忠植于天者固積于學

者深定于守者力而發于圖報者懇款誠朴而無所不用其

極允哉純乎純者已惟

天子明聖上下一德故特以純忠明其堂所謂知臣莫若君者

非邪昔伊尹佐太甲訓以祖德卒為令主周公相成王制禮作

樂佁休八荒豈非煒然忠臣之選與然是時人主不能聖于臣

故允德未終則元聖之精誠為鬱風雷既感而明保之勤勞始

昭詎若

叙述天恩並重况酹

篇終更出一段議論精神百倍

上之于公元首股肱契合獨至有動必咨無言不酬若是哉嘗

試登公邸第之堂矣顧瞻

天藻不曰元輔良臣則曰鹽梅舟楫不曰宅揆保衡則曰弼予

一人永保天命孰非純忠之衷之意邪此無他惟公精誠之至

感格日深故

主上特達之知獨隆無替耳有君有臣相得益章寧非萬世一

時之遇乎哉嘗考君之命臣有望其副者有美其成者望其副

故登斯堂也顧其名思其義而人咸以是期之美其成故登斯

堂也稱其名有其實而人咸以是仰之公之純忠蓋已對揚

休命而陟降庭止所謂稱其名有其實者也余不佞于公蓋切

景仰效法有志焉而未之逮者敬繹

上旨為記用附于斯干秩秩之詩吉甫穆如之頌云

白閣舒公評體裁雍雍穆穆盛世之音

文淵閣藏書記 萬曆癸未館試

養淳朱國祚作 狀元脩撰

自古帝王繹天闡聖以崇文明之治者曷嘗不表章經籍乎哉

夫結繩于羲皇則玄黃辨循籍刪于洙聖則金石流星于是青

簡遞興丹圖代出惟之所以發闡性靈敘詒倫則自古及今未

有能廢其用者也自嬴秦嚴挾書之禁而典冊為煨燼矣漢氏

興然後搆書之令出焉于是聚天下文籍于庫內謂之中秘書

後代因而不廢且滋廣也今攷石渠天祿之所校讐蘭臺麟閣

之所收貯多者至于數百萬卷豈不稱盛矣哉然而猶稽古之

虛聲乏右文之實致表章雖勤所謂古人之糟粕焉耳於治道

又奚賴耶

高皇帝秉籙御天憲古出治于時需雜未遑介胄未釋而乃搜

遺書于岩穴延宿儒于帷幄蓋視漢祖馬上之習不啻徑庭矣

文皇帝繼体守文採摭尤備迺于

午門之東建

文淵閣以藏之

累代承平圖籍益著蓋駸駸乎盛矣迨我

皇上撫馭皇圖

緝熙聖學自典謨訓誥以至記牒風什莫不測其津涯探其堂

奧故文淵之藏書今日為尤盛焉夫其牙籤玉軸璧合珠連緗

帙縹囊星稠綺合古昔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三墳五典之緒餘

九流百氏之委原靡不包絡而櫽括焉雖與奎壁爭光琬琰並

陳可也乃若經緯天地錯綜民物若鱗次而臚列則人紀是

乎彰典章制度損益因革若燭照而數計則國憲于是乎倚千

古百王理亂興替之所由炳若著察則勸戒于是乎昭

草刀直入極多手間之致

聖祖神宗鴻謨寶訓之所述煥若雲漢則經制于是乎定我
皇上萬机之暇時取而紬繹之從政咨乎故實揩惡稽乎遺風
其于啓迪
聖衷裨益
匪化端于斯有賴焉此實我
皇上藏書之至意匪徒欲增崇文之目侈史册之美談而無益
于國是者也臣不佞謬荷
明綸俾勉駑才以作斯記臣敢述書之所以藏者以識而記其
事若此某月日臣某謹記

羅少宰康洲公評　立論正大而詞更古雅周鼎商彝望之知非今時物也　以卓越之思發精詣之句

詹事府題名記 隆慶辛未館試 臣房張 程繩脩

巍巍皇畜所以長世流祚承華德而綦恭功者儲君也天賜遐
祐載鍾世祥保祐蒸民袞閔不匱益以篤生睿哲克仁克孝遵
不學之令姿体自明之至性者以恭元統于萬禩然元良之誥
自昔所欽教諭之司惟德克舉恭敬温文式禮樂之訓左右前
後盛師傅之職自往迨来有加無廢非將以增輝日月而熙明
于光天乎　國家稽古定制垂裕啓廸令臺省文武之元僚兼
贊青宮父子一体君臣不隔儆德杜微宣慈翊孝制莫善矣自
保傅而下詹事開府遴其所司然猶謹擇詞臣或觧顧命
皇祖之意蓋其淵哉夫琢匪上工萬鎰之璞不授聽止里耳鈞
天之樂未開而歆苟敦羽翼之官妄獻保襁之訓周召而下疇
誰克堪故奉職循理何劇弗治竭忠畢智何艱不勝而惟端尹
之屬職親任鉅無錢穀甲乙之務有宗廟社稷之憂蓋為嗣君
重也昔嘗伏稽令甲遡稽故事　國家廣徵俊良儲之詞垣既
長養成就之矣詢之在庭僉曰孝悌博聞有術可侍儲幄始授
厥員不然不備蓋自洪武二十五年迄于今茲可溯而名者幾
人論其世率當世稱孝悌博聞有術者也問其掌率臺省大吏
茲攝斯任者也究其施又率終陟百揆仰裨緝熙歌虞賡于明
庭而揚鴻問于不臧者也於戲
皇祖之休澤萬世不忘矣親親賢賢備承嘉惠蓋弘創良法慎
選左右令嗣君服習三善光凝九昴者既如彼顧咨幽反造育
時髦經緯人文網維帝紘令其攀鱗附翼以自表見者又如此
一百年來
聖君賢臣龍飛雲蒸垂塞天壤昭曜簡册厥惟宜哉余欲今嗣

叙致詳而核典而有則　宏議風生英詞雨擧

〔于斯在閱世歟之文〕

守是職者有法且以法余也披閱故冊列其已職者名于石若乃蘭芝叢發蓬萊誤進鑒戒斯在寧獨捎遴覽焉與懷豈曰非助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萬曆癸未館課　爾張李廷機侍讀

〔余問師同叢公許磊落逸宕絶有蘇長風骨〕

今上十有一載為歲癸未禮部復當大比天下士三比之得儁三百五十人籍奏

上臨軒策以三德所宜用及吏士兵旺諸時事盖先是庚辰所舉士有故未奉

大對者五人亦與焉越二日

上親裁定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事竣科臣循故事請立石題名國學

上若曰夫樹徽章軌燿往風來

祖宗朝令典也其如制

詔臣某記之臣拜手稽首颺言曰臣伏讀功令盖有感于

國家興賢甄士之典意云夫士之始輗軏來也郡守身為勸駕

縣次續食夫非惟擇為材者乎已而升之司徒又升之

天子

〔冊揚流利〕

天子端委而受焉登于

天府夫非惟擇為材之材者乎今

上神聖嘉與二三碩輔熙圖上理泰道休明盡搜諸銓伏耆壽俊在服而歲所進士眡昨制額有加豈頋之材哉彼汲汲閔閔儻九垓之下有萬一材不登任使盛世之辱也上以財士而有一不登任使國負士士以材需上求而有一不當任使士

〔雄風勁氣自是不羣〕

負國我

皇上汲汲閔閔寤寐英賢屬且名之貞珉以丕視不朽

恩至渥矣何負于士第士毋自負耳夫楩梓豫章世所稱良材也有如大不可為梁棟小不可為棨棁曲不可鉤直不可繩則

「筆端有舌」

匠氏掉臂弗村之矣乃士無有類是乎臣嘗私占之曰龍興雲
從雷動勢奮方兮
舜武御極九德盈庭回交在幄思日贊贊愱綱郊絃雁有闕遺
而多士起桑麻中衆飛景附雲煜其間即奇褒安所受事必庶
幾有如古名世也者旦暮遇之而何負国之與虞臣竊沾沾喜
也雖然臣又有辭焉夫士也誦法孔孟一旦脫蔬屩被

「神來之文自是牧挽不住」

恩寵疇不兢兢祓濯矢誠勵勤董令荷橐而修班馬猶卑卑不
能跕所期許何還咎變姬名𢧐其究竟曾不能以尺寸見臣請
無遐舉第觝曩所題名士彼其炳炳烺烺豈流天壤無窮者几
何而人其它碌碌雖所表竪殆泯焉不知其數也而此幾人者
無論爛然旂常鐘鼎間田畯牧竪類綾綾能道之它泯焉者藉
令按石而稽秖名蠹爾名何重焉繇斯以譚題名者上所藉以

重士非士所藉以為重也記曰士先志士之輕重謂何則臣頗
與多士譚志矣梓慶氏之為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問之曰臣將
為鐻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而不敢

「梓慶之喻極斷極切」

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此正志之說也
士何患無志患志二耳志二乎慶賞爵祿則不正志二乎非譽
巧拙則不正志二乎四肢形体則不正三者忘而專一焉以身
為社稷殉斯真可謂不負國之士者也儻然名旦藉士為重矣
多士盍自財擇焉令士重石毋令石重士𢧐臣既念于士因書
之石以為左券臣謹記

癸未科進士題名記 萬曆癸未館試

汝光鄒德溥

「余閩鄒同蘊公許」

我
皇上御極十一年禮臣以校士 請臣竣
命主棘闈之役得俊三百五十人既而

「適來奔注」

皇上臨軒名對手閱而上下之
賜其等及第出身有差遵故事題名太學俾
命臣為之記臣自惟淺陋或于多士也不能一一當且文質未
易傳出闈而疑懼與并萃萃然試士毋負先資今士握掴
大廷已見其經畫之什九臣疑小釋而猶惴惴于他日之底績
也乃拜揚申告曰多士亦知
皇上所以望若者乎士跧伏草野翹首風雲之會願以名著當
世至成進士而名氏始托貞珉以不朽矣夫士所為不朽者非

獨其名氏彰也古豪賢功業彪炳磅礴天地與日月爭光無問
久近皆欽祗而頌休美有不閑于正或不粹白可指者亦無問

「氣更雄傑」

久近掩口笑之以今茲所評往古者而後之人心可鏡也夫孰
得而欺哉方
皇上策士持綱于智仁勇而根極于誠鳴祚大夏靈爽何所不
通而秉心若是鼓宮宮應鼓角角應善発氣使然
上以臨蒞之化鼓之而士以欺罔應謂報主之義何人情毋虽

「開宕奇偉不出一常語」

于不知已者而伸于知已者士今日不可謂不見知矣居恒曰
盤木為容盜車解困猶似欣欣然見德吾姑以俟知我耳及其
知也而俾力矢心拮据茹荼不自惜其頂踵則人人以為忠何
者其初之望見而知者誠歆有所自見以圖報也其或攄爵俗
官若據奇貨坐靡歲月不見短長則人人不以為忠何者共初

皇誠宇即此足兼士意

偽託于見知而乃私為榮利也故常無崇卑要于稱朕能無愧
薄要于蹈情今歲收上諭常制六之一而士之与此隆遇也方
稱儁于學復稱儁于鄉而來所升彌進所見彌核寧忍以宵類
疑士哉知
皇上所以屬望甚厚而士之圖報宜誠也須多士努力他所謂
不朽者進于石矣

詹事府題名記 萬曆癸未館試

奎恒楊元祥 檢討

周館師敘蓉公評

摘詞開又可謂淑其芳潤矣

叙詹事官制明畫

臣觀古先帝王握符闡珍翔集遐宇雖洪鑄獨鍾醇總心極[illegible]
澄神定靈葆真育德則蒙泉之地寔其權輿何者百金之子[illegible]
戒於倚衡萬鎰之珍委哉於鴻匠矧統隆元子事係宗祊冊曰
辰揖枤而奠安黎苗耀華名於玉牒勛洪代於金冊則爾維翼
實翊翼聖功非有老成端方之臣曷克有濟盍自三后之純粹所
稱敬孚自艾之主往往資師輔以永有嗣服而官制尤莫備於
成周列以三公貳以三少左右前後所與胥接衛翼者罔非正
人故能纘曆定鼎休美姬德延及八百餘禩豈不休哉昭代稽
古建官保傅之秩不專宮僚而開府詹事以董儲訓其他非儒
臣不得補有效輒拜為相臣嘗伏而嘆曰淵哉深乎皇祖之意
矣夫六卿百執事雖列內外疇非王臣乃設而弗專宮僚自講

以六卿百執事形廣事之重

推極格心具得要領而詞章煒不凡

讀諷諫外無甚奇舉乃天子獨倚重之何則六卿百執事有司
在銓除典礼典夫兵刑錢穀屢屢一職耳奉法循理何職不修
即有不稱所曠瘝亦無幾乃宗祐生靈外及流荒之貊皆取則
主德而消滋瘖痞是自震邸始則既附落渋非天下端士俾翊
有道術者疇克稱之蓋問安視膳終屬簡儀下關起廟尤曰樂
節惟夫格心潤蛸杜萌蟻穴使之惕心悚志遵道得路不敢称
其直純以從匪懈世載令德求有濡列則於輔導之職克有湘
焉我國家皇道煥炳六合時邕自洪求以迄於今育德青宮正
位紫極配天光宅聖聖相承者垂二百年附翼天衢驤首雲路
摛光戢景詵詵輝映者亦垂二百年至今歘屄帝德則必溯儲
闈蒙養之端原本聖功則必追耆舊贊襄之烈猗歟休哉銓宰
之際千載一遘矣藉令非德意隆重胡以令諸臣感恩展力矣

形論太詞

心寅亮。又令非遊愚古人當。胡以膺顯擢者盡一時然梧望譽若此聖謨深遠貽慮萬世。聖子神孫世守勿失。竊竊之祚。將共天壤。無窮極矣。臣管窺之識。未覩万一。敬效形管。紀諸石端。餘姓名載如左。

詹事府題名記 萬曆癸未

栢巖鄧宗齡

周館師婁公評：極力追古

詹事職以逸而其實非逸故特以逸字立論

紀明詹事之難

探本于心與論也

青華之降

天將祚一代有道之長。必篤生岐嶷亶道毓德。出震嗣暉。以茲世而保。太亦惟是左右元老。相與保傅之。使無陷于惡。其為后世貽前之令聞也。使長鑒于世。故能奕世哉德。以不忝前人。周成王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明賢長老。以貽吾子也。慎簡乃僚。時惟吉士。用誠于嗣王。朝夕獻善而備敗。周世有元德。能攝固不懈以久。国家功令彝章。一則周典。而于東宮官属。尤慎重焉。自詹事少詹。逮于坊局諭贊。盂爵大夫。列上僚。有效者至不憂弄鉉以優之。豈其敵儀至尊。而以逸諸大夫也。庶幾用稽謀之訓。孫惠敎誨之時。序其德以無遏前光。夫齊是任也。而可言逸。賈生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謂以左右之善善之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嗣王方盛春秋。厥德未固。驟為之發善而抑悪焉。以戒懼其心。則不能入。亦抑婉約其詞。陳得失而徐中之也。又以為迂而舍我。幸而用訓。豈敢自多。惟先三之寵靈寔臨之。否則若宗社生靈何。諸大夫其何辭之有。夫商甲周成。其德之敘廣也。其知之不疚也。乃伊尹三以一德進而三拒之。周公非風雷之示警。以不發金縢而迎公。彼元聖叔父也。而猶若是。夫齊是任也。而可言逸。古稱為敎若過闕過廟。一日二朝之制。非不甚具。然徒屢屢以是稱也。一百執事能耳。甚逸也。乃其本在淵蜎毫芒。而關之乎理亂。惟是積誠披素。以消洗其心。廣道顯德。陳詩書禮楽之旨。以明耀其志。上下說于訓典敎令。使朝夕恪恭。修其身不敢忘業。以是為敎。不亦難乎。諸百執事。如效一官。猶兢兢負乘是虞。彼以功為功。亦易于見功。此不功之功。功之難也。

瑰瑋精語奇姿光端

聖代淵重元良其爲胎鑒文華留意訓誥書甚悉而簡擇輔道之益甚隆以故

列聖滸邸緝熙毓德体元主鬯統和夫人治流有永承華韶彌之老依托末光與有榮施而故無題名職守何攷焉余叨其官不敢廢

明聖盛德不載滅賢大夫之業不述也為是記其事以傳且使後人鏡于茲制相與共勵以襄聖化焉

周裕沖收菴公評　詞華彪炳

詹事府題名記　未第 萬曆癸未第弍

嘉甫周應賓翰修

帝王茂建元良忠敦天下之本曷嘗不設翊贊之臣所與諸論左右者乎夷考其制則有大小樂正三公四輔之屬所以谷藻聖質金玉王度用能弘三善之軌而成九德之懿其道有繇也可不謂甚重乎哉　國家設官分職博稽兼采內外大小亦既秩秩乎備矣迺于　宮端之設尤加慎焉初設左右詹事率府皆用大臣兼之已謂不便則專設詹事府而隸以左右春坊司經局蓋倣六典之遺規而損益之者也至其職蓋有可得而言云統其綱紀而修其責務詹事暨少詹事職之贊相駁正而啟納庶子中允職之論事諷諭陳古以箴諭德贊善職之彈劾糾規司直司諫清紀職之掌國書備供進洗馬職之校理攷正校書正字職之其人則皆敦選廷中端方亮正博聞有道術之士可以講學補德深培遠慮者也雖然愚竊有感于是職之難稱焉今夫百司庶府上自六官之長下逮郡邑吏疇不以一職一官受上任使者耶夫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一忠幹之臣誠優為之矣若乃儲宮寀輔導於游夏之內要以養聖功而豫　后德其任非眇也豈與一職一官程功課能者比哉夫輔導之事蓋難言之矣桐葉無所規其戲鮑魚無所禁其耆則難齊傅而楚咻一暴而十寒則難左貂有奇衺之誘中涓有決獄之喻則難況乎恭敬溫文之德罔聞仁孝禮義之道不習而徒假翼鳳條濯足龍淵優游于清華之地而已其若一人與萬國何何輔翼之為也蓋自古帝王弘亮德業光昭奕世則後之人遡而稱之曰此得之師保者也是以嘉靖殷邦述甘盤之舊學宥密基命推周召之夾輔然則山泉養正之功又曷可

六典大唐六典也其說由太子詹事之職掌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丸其紀綱而佐其職務少詹事力之二

桐葉成王事鮑魚武王事

陸士衡詩云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少哉
國家　聖聖相承道登邃古莫不毓德宸宮宣化乾統此非獨
聖質茂也蓋亦有輔翼之助焉今其風德陰望鴻名茂績之
臣焜燿史冊班班可覩已夫以
列聖紹休承緒耀黄雒之光烈功德當不朽而諸臣助揚休美
依日月之末光勳名亦當不朽乃碧無題名姓氏闕而不著恐
后世有迺甘盤用名之績者泯而靡所考也爰采而勒諸石為
之記如此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萬曆己丑開試）　石簣陶望齡（探花編修）

今
皇上之十七載禮部貢舉郡國士三百五十人　廷策之
賜進士有差復
命工部立石國子監紀其名氏而臣某奉
詔以文紀之循故事也臣不敏不嫺於辭甚不足以潤色
鴻典光顯我
皇上今日得士之盛然嘗周覽古今選舉之制而竊有概於漢
也漢制自賢良文學孝廉茂才外上自三公府以迨刺史
守相各得徵辟掾史至于訢弛散材力田賤業抽揚蒐羅
不間幽滯抑何其闊達也弍隋唐以降而進士科特重至
中葉又易詩賦而經義
國朝因而弗改選爾重矣以視兩漢蓋亦賢良文學之遺焉方
諸四科已為稍陋況暇語繩墨之外乎然弘濟之彥端雅
之士肩騈景附挺出乎其間非讓漢也又奚故哉臣以為
天實生材而繫其重於上夫上重之而能副上急之而能
應者此必豪傑士也故上博求之則下之才分上專求之
則下之才合由此言之鄉舉制科詞賦經義要各以明示
上所重登天下而為之梯耳至於翹材論秀不乏於用古
今一揆安在其為異也夫士一旦離田畝釋負擔其名氏
書於
天府可謂甚幸而又勒貞石紀之此
上所以寵異士庶幾令世世不朽然自我
朝設科以來而版牒名姓具在臣一就而讀之而不知為何

閒循非上一轉亦有味

若人者。亦已多矣其賢者即不必居位顯而臣能識之不賢而位不及顯以歿者臣不識也惟名在誥辱而位又榮顯臣始覩其號而羞之慨然引為覆轍盖斯人者殆欲求為彼之無聞而不可得也夫

上以此顯士士顧不能自顯名安在其為不朽且臣領諸士一循其名夫所謂進士云者以其為士而進之也設如臣前所稱齊民猶不齒之何得言士昔者夫子為子張論士而深辨聞達名曰其達者為士聞者非士也聞猶非士況民焉無所聞又求為無聞而不可得若我則非直負

上恩幸亦重為斯名負諸士為可不勉在前甲子今歲為

肅皇帝之八年則議礼飾紀謙恭泰交之盛際也故是歲所舉士多克以功烈文采表見今

皇帝率

祖攸行治化翔涌歷年于茲臣以此卜諸士矣

王閒所前右公評作法頗洗能羅雅家如斗雄矣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 萬曆己丑會試 雲橋劉曰寧

歲己丑

上策文學之士三百五十人賜進士有差禮官循掌故請置石辟雍題名

上命輔臣為之記臣惟名者士之所赴也上以是設士鵠士挾注而命中幸承清讌之服通籍而談當時至勒之貞石且不朽矣班位于是乎列車服之庸于是乎出職事于是乎定　上固將按而覈之士亦被此名周旋兢兢若有其負王非虛設也夫士方抱策時名不掛于通人殊有草木同朽之恨患在名不著爾不著固士所羞稱而未有職事庶幾可自觧免即乏榮施固無顯斥若幸而獲售是　上之所注嚮四方之所屈指而計効者也業已標植奈何能自次次中立哉竹帛在前丹書在後兩

保伉激昂奮口

者俯立以待士之自處置之栄則栄置之辱則辱是故取名非難居名則難矣古者樂正論秀于鄉論定而貢之司馬登之

天子曰進士是

朝廷之所愛惜而慎重者士之獲此名也亦稱臣榮矣所不洗濯其心而圖報効于萬一者非夫也報効之道至多端而先資其在臣伏讀

上所策士曰紀綱曰風俗曰礼法諸士幸以是自獻稱

上意矣夫礼法天之經地之紀　国之憲令也礼以基法法以維爭于是乎民不干名分官不易朝常太平之具也廢礼則凡流廢法則戮餘兩者不可列于士林辱之不免其奚及于理諸士倘有意乎名實之義而毋忘先資將杜稷是訓定豈獨毋愧科名臣知其所榮被者多矣士隨在可以重于世即而異日者

文字古死不是西漢以後人語

職樞要則名在鍾石閭師在旂常守令方岳在神祇功令所在
與天壤俱弊令數世而後望下風而誦高誼者思其人旌其伐
而并存其科目以推舉得士之功即金石有攏諸士其尚標焉
太上不朽理其次不朽名士固自有以不朽者非瑉石之謂也
明興二百年所歲有額額且三四百人乃其光簡冊而存爵里
者能多人哉臣視之石上則甚衆矣諸士念哉率以人重科目
毋以科目重謹記

五閣師荊石公　郛　蕭蕭胡　肅典典　清擧

一句轉下有力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 萬曆己丑閣試　用孫邑大相 庶吉士 侯

今上御寓十有七年禮闈所選士三百五十人上臨軒親策之
問紀綱所以興頹風俗所以淳漓隽琺而下對各稱旨賜甲第
有差循故事勒名貞石命臣某記其事典至鴻鉅也臣不佞謹
稽首颺言曰題名非古也唐制科目取士士與選者得賜宴曲
江標名雁塔大要侈一時聲華之盛其與國家所以造士之意
與士所以圖報之誼槩乎未聞焉臣謂世所需士徒名也乎哉
今天下士競名極矣復揭其名第低昂之是厚招士以名也是
為競名者立標也雖然不名不傳臣則懼矢心報国者湮滅靡
稱營私背公者有所逃以為不義蓋昔選士之制肇自有虞詢
事考言敷奏明試孜孜惟實之求彼其時俊乂服官三德六德
咸事何若此盛也則上以實求而下以實應也歷夏而周此法
寖備其取之也升之司徒登之樂正校之澤宮其用之也記之
大恐表之太常勒之彝鼎生有鴻名沒有徽稱抑又何也上之
所取循名而覈實下之所應顧名而厚實以故兎罝之夫足以
備腹心纖衣之賤足以箴王闕蓋以實得士也如是多士視今
日于虞周何如也　國家文明之治醞釀磅礴以洽于茲
皇上又以壽考作人之化申飭澡雪之嘉與三事大夫弓旌岩
穴登閎古初謂宜俊乂者儲章出為　天子使乃臣伏覩制問
慮紀綱之日弛要風俗之日漓一則曰僚佐侵上官士卒辱將
帥度支誶宗藩豪右凌有司一則曰貪墨敗節僭侈踰制讒說
殄行虛声胃實誣罔傷善類傾危亂国是惓惓思救弛以正返
漓而淳臣以為亦多士之責也夫紀綱之弛者士習玩也風俗
之漓者士風靡也有如上欲釐而正挽而淳而士不以正且淳

責成多士有見

古雅色澤在商周之間

名者非夫也　明興二百餘年勒石太學穹然相望名卿碩輔
輝映壁水使人悚然敬穆然而有餘思間一二苟且冒昧之徒
濫叨名器則過者且唾其名將仆石焉亦多士懼定弗稱烝烝
弗名矣名之而令人思是在今日名之而令人唾是在今日多
士宜何名焉臣請以石堅多士志矣猷宣力奉公樹績垂輝竹
帛則其人堅貞而嶷立且與茲石不朽豈惟多士之榮
國家亦與有賴焉無乃毀繩踰檢敗名喪節如前所稱貪墨偷
侈委慢傾危使紀綱風俗兩無所賴以大負
皇上造士之意則有茲石在也其示無刊臣不佞謹為之記

太倉王閣師批　文有深沈之思此奇士也但刻意求新之世一時未易識別

此一轉味長而色黯

更有遠致

巳丑科進士題名記 萬曆己丑問試

慎軒黃輝　庶吉士館選

今
上御極十有七載歲在巳丑進天下貢士三百五十人於
廷
親臨軒策焉對既上　賜及第出身有差已乃循掌故勒
名貞石寘太學　命臣記其事臣不佞竊觀
上所為策諸士者曰正紀綱厚風俗且挈礼法而示之鵠嘉與
四方敦本始還雅道非名之求也然策之紀綱未有陵替而自
名者策之風俗未有呰窳而自名者徒曰名之猶鱗乎虞不稱
上指矧敢以薄質應邪名實誠偽之間微獨世占士亦士所自
為占也莛蓴兆驗須臾之決也然懸兆甚微而徵驗甚遠夫士
也積之生平而占對乎須臾懸而微之非一人也兆而驗之非
一日也詎謂不莛蓴若也紀綱風俗之故以名救亦以名維士
不及名則善爭去之士甚好名則惡詭入之若乃不蘄而至欲
辭而不可得此其中必有過人者矣

明興二百餘年勒名太學者嶷然相望名卿碩輔照映槐市使
人欣然指凜然敬瞿然而深惟若乃薄植寡脩之徒自塗其名
而弗忌世世萃為之彷徨嗟惜而不暇唉彼其先資獻身之初
宜無以大殊絕者勢與時化事成論定而後知彼所自為名者
乃各若其名之殊也

國家有道之長效在得士即名在巳丑者于今而四矣而鴈行
一石間或榮于華衮或辱于丹書榮者久于旂常辱者堅于禹
鼎太學固賢士所關礼法所出而紀綱風俗之所漸劘也諸士
業名其間矣將不及名邪甚好名邪不名之蘄而名卒不可辭
邪夫今之取士用而後擇亦良有不得已者然寡收其名將有
所嚴責其實實者何也

風味精遂

上所爲懸礼法而示之鵠者也礼法不爲名設而名因麗之故曰礼法自進而虗薄寡効豈非士所自爲名斯名也豈直勸而榮之無亦有所懲而辱之者也有其勸之則名不職爲辱有其懲之則名不職爲榮顧夫自榮自辱者何如耳士方用于今安所不得名也者然祓除旆策必自斯名始臣不媚于詞謹以端言記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八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碑集

宋學士潛溪公許莊嚴多整博大舂容一洗纖硝之陋

莊重如端人入朝花笏儼然

勑建歷代帝王廟碑　仲敏宋　訥 文恪公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續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奉告成功。請文剔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言曰。維帝王功德。於昭於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世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礼。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諂祀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衮冕煌煌。聚精會神。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齊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禋典者至矣。其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其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然混一區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叙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典。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萬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

大呂黃鍾不作錚錚細聲

黜秦晉隋而收元豈予勝國哉恕乎世廟黜之宜矣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聖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於治。於赫漢祖。寛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斯宮。有侐而閟。貌像既嚴。皇靈斯萃。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廷。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謝文正木齋公評 書法謹嚴 左門遺响

江淮平亂碑

濟之王 鏊文恪公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　皇上赫怒與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豎盜弄朝柄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騷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弟七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殺吏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梟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六七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

上已敘盜起一些復云一旦盜起所以為伏陰報本　是後此三句小

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于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郤游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于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于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蠭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格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埜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率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于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

賊果復下据狼山上必窺南窺吳會兩復字遥接海之衆山句此文中眼目

賊乃逡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軍追之遇於嵩溝坡殺其衆殆盡陸宗彥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遁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宗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戢盾躡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算宗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群盜盡平中外乂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

數語收束無限力量

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殲之予以為惟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相與成此膚公蓋天人協應之効与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示永久詞曰

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豎亂朝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抵起千萬為群血人呀呀虎噬蛇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拾梂日奏罔功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往視師總我戎務桓桓虎臣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撝公至會師誓清淮甸受命徂征無或撓退王師兹奮孰我敢遏

詞嘗調高

曾是螳臂而當車轅截拖其吭載斬其棘盜始鼻駭顛歸北方飛走計窮海山之嶔狐妖憑丘麗挺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殲群兇王路載清黔黎相慶江淮克全茲惟天幸始盜之萌豎也當國迄盜課吏授任必或治亂之萌貽哉不忒鐫詞海堧昭動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李空同公許豪宕不羈如老將用兵縱橫馳騁而自中于律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德涇康　海狀元脩撰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秋馬屬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綏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己卯虜由定邊乾溝剗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徙清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于會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隊者數百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清沙峴游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皐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箇城要賊之所必犯指揮王

前後斬首所獲韃馬器物之數不厭詳復正太史公書千三百戶法也孟堅不用便

縉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清沙峴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個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參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經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故海剌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其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靈龍而諸將閉門顱天不能得一遺矢何

其文宏而壯雄而肆

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秣馬厲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
二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攄
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為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
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滿之功北征以後
謂為再見視威寧細溝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
休休之心翊賛 皇度者矣方諸餉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
方父老以予撰碑敘述其事用告將來詞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
邦內治既洽息彼邊防惠德有脅拂義必匡蠢茲酋虜潛據幽
荒教既未逮釐亦屢倡元臣若德斁惠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
攘豈天厭逆乃爾垂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戕公用赫怒大伐斯

古東精工

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與武既戢乾溝亦襄大舉反衄鼠竄惟
囊恭惟神武所向必戩況此元老繼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讒
狂稽勛考勤咸協否臧元戎不奮柔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
湯邪佞莫入奏凱是惶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
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陳相國存齋公評

發揮世廟神功聖德處洒西宛遺而總括之以剛敬二字可謂千秋定讞錄之蓋不賛文字之工也

世宗肅皇帝神功聖德碑 嘉靖乙丑館試 維楨 許國 柱国少

漢惟我 明受
天成命 八葉重光至我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龍飛江漢入纂 大統 臨御宇內四十五年
德配天地 功超帝王覃被羣生施於方外山川鬼神以寧鳥
獸艸木咸若巍巍蕩蕩莫可得名已天下臣民怙冒無極思慕
方深屬 山陵襄事今
上以 先皇功德前而 二祖 六宗所待以衍其傳後而
萬世子孫所賴以垂其法是用勒之金石以昭罔極不可無紀
而臣列在 左右瞻依最久分當載筆對揚盛美顧惟模天地
者難為容繪日月者難為光乃其

剛敬兩字世廟實錄

懿鑠閎鉅備在史官藏諸金櫃臣不能以悉數謹拜手稽首識
其大者詞曰君德惟剛聖學惟敬於穆不貳乾健乃運昔在中
葉 皇路幾傾乃有不競
天命 聖人御輿休哉匪敬弗聚匪一弗純能敬而一百度乃
貞明倫達孝嚴 父配 天
郊廟社稷萬靈享焉內自宮闈外及官府權衡獨運莫或欺以
侮皇皇濯濯若天地之覆載若日月之照臨
恩沛雨露 威赫雷霆故乃 端拱穆清之內弘暨裨海之外
天行不息而世以開泰語文則禮樂煥敷典謨光爛酌古準今
是丕顯之文也語武則南顛波澄北指燧偃係大定功是布昭
之武也蓋世治已極而
皇心尤加方且祈若雨暘軫及幽遐曰惟寒暑下民其嗟痌瘝

承皇帝

神功聖德可謂敷揚殆盡

數語括盡大方章法

切身傅施不匱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大矣哉上自蒼蓋下及黄
輿嘉祥靈貺岳賁川輸日際月域罔不歸命咸曰我一
后乃神乃聖
皇考之功剖判未有
皇考之德百王稱首功由德弘德以教聚敬運而剛正斷而治
克允先烈施及萬世顧成之廟號曰
世宗代
天稱肅用昭示乎無窮猗歟休哉

傳集

擬孫炎列傳　子淵陸　深文裕公

茅鹿門公評許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李廣傳即欲立鬬何以文其物之清行人千心入也而故非區于句字之激射者也子於文裕公云云

世知劉文成之功而不知文成所以成其功者孫依述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炎身餘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辨嘗窮一座人元至正中天台人丁復金陵夏煜皆有詩名炎游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夏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捷案大譁聲撼四隣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游四方所與交必當時豪傑常鄙視章句儒衆中自負曰孫炎豈齷齪伍耶竟困而歸歲乙未　高皇帝渡江得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召炎炎見上陳元運將終劝上養士以圖大業克稱上心戊戌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炎華陽知府明年冬召為省都事月餘會處州降乃以都事往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自辟任炎疋馬入處時賊營城外酋蚤咸狼虎踞不肯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堦下諭上意在生民無自取虀粉為也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輒相告以為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又為檄徧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為良民又擇其驍勇者為兵拔其服衆者為長時練習之以備寇罷則歸農馳一符立軍門至無敢後者姦吏豪族束手畏之雖在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家不敢出聲語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咸未肯出炎訽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遣使者以書招之當是時劉基章溢最為處士所推基又最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以為劍當獻天子作詩封還之仍為數千言書開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古今

也乃有受魏元知之賞惜哉

慷慨激烈与荊卿傳並觀

贊簡古

成敗如傾河決基深歎服曰基始以為勝公公論議若此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苗將賀德仁李祐之叛襲炎炎坐無援被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紿之曰若縱吾吾能成若事叛將益疑之遇夜以炙鴈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夫丈夫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裘吾上所賜誰當解者乃引枕而卧賊乘其睡中害之年三十戊申追封丹陽縣男妻王氏初國兵入金陵死之太史公曰語云膏粱養體金石伐病其文武之謂與孫炎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其於鎮撫民有餘力矣卒死於兵亂何哉

此葉首圖配補

王司馬弇州公評

精悍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隋王通傳　汝默申時行　柱国

唐貞觀諸臣修隋史獨漏名隋王通宋鄭樵作通志止於隋亦不為通立傳論者不議樵之踈而咎茲史為樵誤也然則茲史非必修之書與因借述通傳以俟君子採焉

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有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出令昌樂遷猗氏銅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経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

風調道逸蕭宕玲瓏

味其歌憤世嫉邪含思哀怨悽千斷哭

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歎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有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游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王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帰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後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

此或文中門人子為誇翊之辭不可信

語具文中子中

徒揚素勸之仕荅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
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
通也受賜多矣通竊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
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
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弟子師河
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
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穎川陳
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
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明年以著作
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啓
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
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

頌齋楚約大類班椽

反太史公語妙

有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且庶人職也揚素遺以食經曰含粺粢菽吾安用之縣令欲廣
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其卒也門
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諡
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荅多格言云
子曰福郊曰福時　論曰王通隋代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
之倫也通之言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既沒
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尊仲尼義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
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
史凝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
揚也由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聲施
於後世哉

董文簡中峰公評

考律尺精詳而示段守累黍之法參古人耳所以今之所以為考尺本之尺悉司析並庭之論

考集 律尺考　　未齋顧鼎臣文康公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
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
黍為黃鍾之長蓋以黍約一分大十黍九十律也此必上古以
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
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
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
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以正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
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
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
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
君出而正之然終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彷拘耶按晉

此以荀勗尺為牛而較之他不齊如此

此論景表尺

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沖
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
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
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
尺加勗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
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
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
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
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
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朴律準尺北漢錢尺長二
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
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

超衍掌之議持城外之觀

思忠理精

詔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矣宋祁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訥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晌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黍則黍有大小之毋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為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紜率莫能以如此嗟乎形質雖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睿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怪好符契之如若曰葉黍為尺亦無恃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負精之地後黍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為有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閫域也哉

鹽法考 嘉靖乙丑館試

曲江李存文庶吉士

張相国大岳公許国家費大半取給于塩故塩法所関最重迩來上下交手為市商灶甚苦之茲曲江李君先言商灶之苦次及商灶之弊又次及所以防商灶之法

文東海人也少喜讀書長而操翰日優游文藝之場其于世故殆若秦越然不相知也然竊處沿海之濱且淮揚之鹽甲于天下側嘗聞之父老詢之芻蕘有以得其大略試言之今天居王之土為王之民而歲輸鹽司之課者竈也中引于邊給鹽于場而歲取三倍之利者商也無中鹽之名有鬻鹽之利而致國課之日壅者民也受朝廷之官玩朝廷之法而與商竈交手為市者官也此四者鹽法之大槩也請先言商竈之苦次及商竈之弊與其所以防商竈之法可也文居近淮海而家于城市中之傭者率多竈間人胼手胝足殊不憚勞因問之曰爾辦爾鹽爾輸爾官爾安爾室家日計　國課不過三斤餘鹽耳何乃自苦如此傭者大戚汪然出涕曰公知吾傭者勞苦之甚未若辦鹽勞苦為尤甚也往者鈔法之行每鹽三斤給鈔二貫五百文今鈔一貫止易粟三升耳貧民徒領艸塲日率老幼妻子以供國課盛夏隆冬焦勞萬狀而飲食且尚不給焉不幸而風雨漂析且未免包賠以足取盈之數吾民方嗷嗷焉求一日安其生且不可得而敢惜夫為傭之勞乎哉以是知竈之窮其苦有如此者又嘗往來淮揚間見途之流離不堪者問諸人皆曰此嘗中鹽而為商者也詢其故則曰吾祖居于是吾父居于是維時中鹽于邊不過輸粟以供兵餉繼此折銀遂至一引納銀至七錢矣兼以官司朘削餘費不貲每鹽一引工本輙至二兩且竈民煎辦不前淹滯歲月關津盤詰往來甚勞而河道險阻率多蕩沒以至本且不給乃復加以稱貸所入者微所費者日復一

首尾千言蓬々如指掌真有用文章也

此言灶戶之苦

此言商人之苦

兵四句一篇大主意

寬餘塩之禁以救貧灶

日如火煎膏是以顚沛流離至此極也以是知商人之窮其苦
有如此者夫鹽本天地自然之利　國家以邊餉大務藉此以
為通融之術且大同之世不言多寡之時乃致商竈俱困苦若
此之甚是安可不求其故乎愚以為欲救竈民之貧者莫若弛
餘塩之禁欲救商人之貧者莫若重私塩之罰請得備數而悉
陳之夫竈民之所賴為生計者塩也終歲勤動所積之塩自商
人鬻買之外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於官則已大拂
乎人情欲其私鬻公行則又有乖于
國法似宜倣正統年例除竈民所辦　國課外每餘塩若干官
給粟若干以償其勞所餘之塩即為公家之物候商人來場給
塩之時竈民或煎辦不前者即以本價當官給領其銀收貯以
待取用庶幾竈民得受餘塩之利而商人亦無守株之待似為

清查富灶之欺隱以救貧

策之良也至于竈民之身家富厚者則必罰
國課之徵除隱射之弊如人丁衆者必析戸辦塩如民間當差
之例其有逃散者必令其代納以充　國課此非獨薄於富竈
民居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而已催鹽之外甚有斂窮
竈之餘塩入為已有以罔厚利是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
公平之體也然又聞竈民之富者交結本場官以營己私貪官
亦利其餽送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此不惟體統甚褻
亦且流弊無窮今宜下巡塩御史令其嚴督分司詳加緝訪敢
有仍前徇私者許分司官指名申究本場之官聽御史痛加重
懲以為貪墨之戒庶幾富竈無所倚仗不致罔法行私而貧竈
亦得寬一分之賜矣故愚謂救貧竈之弊者莫若弛餘塩之禁
而尤必致嚴于富竈者盖其勢常相為低昂也以至商人中塩

私塩既禁則官塩自行此亦利商人之一策也

者多弃父母背妻子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豈人情哉民之趨利
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中引以至收塩中間所費不知其
幾及其塩既通行乃復為私塩所阻以致　國課日壅商人疾
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為之防哉夫竈主于辦鹽而民主于力本
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務本業輙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
餘人肆行鬻賣又其甚則至昏夜劫掠商人鹽船為之一空各
場及巡司官既安于積弊難除漫不經念間或差人緝訪而衆
且啖以甘言誘以重利甚至塩徒反出塩數包送為功績差人
偽賫至官以徼厚賞是縱之使為盗也所以然者盖緣塩徒素
號勇悍積黨成羣差人苦于力不能勝遂姑為縱容以圖兩便
耳此等積弊憲臣既阻於耳目之末周窮民復安于小利之是
就以致私塩盛行官塩日阻及今不為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

富商不許挾帶餘塩則貧商之塩庶不為富商所阻

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下巡塩御史令其嚴督分司
以及場官巡司俱宜率領弓兵以時練習如塩徒所聚多不過
百餘人耳茲宜三倍其數日加訓練武藝令其捕捉如有獲私
塩正犯者即給與本塩仍加重賞則人皆樂于激勸且塩徒亦
有所畏而少知戒矣私塩既禁官塩必行至于富商之有力者
每挾帶餘塩甚至每包輙重八九百斤塩所失於查盤或反受
富商賄賂者則必嚴為隄防凡塩到所日一一稽查如有敢于
犯禁者即追沒原引仍置之法凡所在官司通同作弊者一体
究治則庶乎頑民可警而貧商之塩亦不至為富商所阻矣故
愚謂救窮商之弊在於重私塩之罰而尤致嚴于富商者亦以
其勢常相為低昂也夫商竈之窮者既加以存恤之仁商竈之
富者復裁以斷制之義民之私鬻者法有明刑官之貪賂者

國有定憲行之數年而塩法有不行
國課有不足者無是理也是故淮揚之塩甲於天下然淮揚即
天下可推也司
國計者圖之

張相国太岳公評

恤竈通商處置餘塩之論皆有灼見合李曲江作观之塩法无遺埝矣

鹽法考 嘉靖乙丑館試

維楨許國 少師相国

國家鹽政本以济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要在恤竈通商不專于私販之禁而今日之所講求者莫先于處置餘塩謹按各邊主客兵饋餉歲不下數十百萬而窮荒絶遠之地民力艱于轉輸故以内地塩課開中于邊使商為之飛輓則民不勞而邊用足然商本爭利非重利無以驅之國初屯政脩舉近邊之地多粟頗饒商既易于上程其富厚者往往什伍其家僮開墾荒蕪疏理溝洫力耕積穀以待國家中納之事于是粟益饒而價益平又稍稍藉其什伍溝洫以助邊守策至善也若夫國經費塩有賴焉蓋洪武中邊商開中每引納銀八分而竈丁煑塩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伯文所取于商甚薄而所給于竈

此国初塩法之善

甚厚取之甚薄故商樂于報中給之甚厚故竈勤于煎辦商竈兩利而國課常足然要在于外實邊儲内便是用國家無所利之乃其利常在焉當是時竈有實惠商有餘利邊有餘蓄而民食塩獨私塩之禁甚嚴當以絞刑而明著于律若是者何也夫竈丁既給攤場草蕩而有工本則其塩皆在于官而其餘又給官鈔以收之如此而私相販賣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塩何說之辭今之塩法已屢更而非

此後從塩法敝壞處言

國初之舊蓋其敝在于無以處餘塩而何惑乎私塩之壅正課也考之立法以来其始敝在占窩已而敝在守支已而敝在奏討已而敝在折納今

此言今日元奏討占窩

朝廷之上震怒置浮言數十年来不復聞有 奏討占窩者矣法

之弊

此言今日充守支折納之弊

此段論通商

令邊商賫引照支。雖親屬不得冒名代之。于是有守数十年仍然而不得支者。今既許其撥通以買補。而守支之弊革矣。自葉尚書疏請運司招商解銀戶部。于是開中內徙。邊儲不支。今既脩復舊額。量收本色。而折納之弊滌矣。顧于通商惠竈處置餘鹽尚猶有可議。夫商中鹽引。其始納銀八分。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納銀四錢。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為五錢。不啻數倍矣。既賫引以來。空取償于官。而又令買補餘鹽。餘鹽既自買之。又令納價于官。如正鹽之数。則又倍矣。然又有割沒之鹽有遣限之罰。有賑濟之例。其他需索盤剝諸費不與焉。抑又倍矣。是所以通商者未盡也。竈辦鹽課。其始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正統後始勸借各商易鈔為米。弘治後復勸借各商易米為銀。今鹽一引。止給賑濟五分矣。然又侵漁于官吏剝

此段論恤竈

鹽竈商之害極為痛快當事者奈何不一振刷之

削于捴催。而其所賑者或空名鮮實矣。竈種民田。止于賦稅。無他科差。今則詭寄者多。而竈亦樸差矣。攤場或衝于海潮。草蕩或併于豪強。而正課問又使之納銀。是所以恤竈者未盡也。商之引價既增。曾無升斗之給。顧反勸以賑濟。重以割罰。竈之工本既微。曾無俯仰之資。顧復僉其樸差。取其折色。至于額辦之餘苟不為之私買。而更禁其私相販賣。然則竈何以為生。商何以為利哉。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粮米收買餘鹽。此以官收之也。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也。不在官。不在商。則必入私家矣。顧官收之則羨米無從出。商收之則影射易為奸。吾以為影射之弊。在有司之嚴防。而買補之令。實變通之長策。故官收之煩。不若令商自收之之為便也今天下鹽課惟兩淮最多。而鹽課之弊亦唯兩淮最甚。他不暇

此段論處置餘鹽

此于處置餘鹽中即寓恤竈通商之政

論。姑以兩淮計之。淮鹽正額七十二萬餘鹽乃至三百萬。官既不能一一收之。而又禁商竈之貿易。則此三百萬者。適以資鹽徒之私販耳。故莫若廣買補之意。著為令曰。凡商人在場但先報名于官。而聽其自買。雖千萬弗禁。惟以正鹽一引附帶餘鹽三引。給以照票。掣于放而行。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但多一引者盤出以私鹽論。絞勿贖。如此即三百萬餘鹽即屬于官商矣。竈亦有資以為生。且人人勸于煎辦矣。鹽數既多。然後減其納價之半。以利商。而增其納賑之半。以優竈。不亦可乎。又必寬其期限緩其割罰。清其恆蕩。免其科差。庶幾乎商竈兩利。而餘鹽得所處也。或曰。餘鹽多則正課壅。固不若盡舉而開于官。此亦一說也。頃歲加工本引三十五萬。則兩淮正課百萬有餘。而各帶餘鹽本末適均。然議者業已病其壅而欲革之。吾以為鹽之壅否

此邊餉与國課兼足商人与灶丁兩利之術

不在于是。假使盡蠲其三百萬之餘。資鹽徒。即私鹽盛行。而正課亦壅。今則均耳。弃之私者固不若收之公者之為得也。若增引則鹽利歸于邊。附餘則鹽利歸于部。存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于是引貴而內商困。較其利害。亦略相等。吾欲變私鹽于官商。故不惜遺利于商。而謂官可以無禁。欲藏國課于竈丁。故不惜遺利于竈。而謂引可以無增。且鹽法之初。立惟其足以濟邊而國無所利之也。今之言利析秋毫矣。多方之費。鹽課需焉。既入于部者。寧能尽送于邊乎。雖其名亦曰解邊。然十之二三耳。至于邊之開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蘆。使商人一身三方支給。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賤值。況復加以工本之額。利益微矣。夫商得利而來。必以失利而去。竊恐異日開中。且有觀望而不赴者。其他事宜具在嘉靖十四年部臣疏中可考也

李劉師石麓公許歲差泰測理微推以更僕悉之此作行其大旨矣

歲差考 隆慶庚辰會試

肩吾沈一貫少宰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覩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作止之期以定幽明而撫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堯以來聖賢代作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犂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秒忽之間而人以梗概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底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于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于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虞喜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槩而論之遠于古必不合于今密于今輒又疏于古由斯以譚其不精一也然則評往匠之疏密悟晷影之脩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惟郭太史哉太史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定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杪大半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筩置小表而實影終未可得乃高之為三十六尺之表創為影符以徹竅取日光實得中影不差毫末積日累月取仲春前後率相等之期參筭得中以為履端七七既正一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而求天者

此論歷代之曆天下數百年間行失之故據然指掌

大意見此一段

本杜預說而小變之遂成名言

此明郭守敬曆之善

不[illegible]陳[illegible]徒借卓見消長之論尤為中

也非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纖微可考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又前古之所未有也故授時之法測景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所用周天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每年而日却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為歲差以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遞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忒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授時之法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為稍密而于中十事猶未合太史以為日行失度之驗類其同則知其中辨其異則知其變略其十事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午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減筭而推者其法用此然授時知十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体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午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皆長而無消在老之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宜為可信聊記之以俟后之考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王館師東岑公評品隱經學該傳古今而構思工洞會文切理駁駿道于古矣

漢儒專經名家源流考

臣慶戊　从館試　沈一貫少宰

周禮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觀列國之所陳魯史之所具左史倚相之所讀煩矣備矣孔子覩載籍之紛紜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典墳斷自唐虞以迄于周故知由孔子而前學術非寡自有六經而後趨于約也身通六藝之士雖有三千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於易有傳於詩有序於禮有儀喪服一篇於春秋以授公羊高穀梁赤定撰論語此子夏所以居文學之科也或易以商瞿云然猶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詩分為四（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諸子紛紜以名焚坑至漢而始出易自魯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為漢興言易之祖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所授分為三門曰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古文易為費氏學沛人高相為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而費高二氏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得費氏之學馬融鄭玄荀爽並為之傳注自是費氏大興京氏遂衰施孟梁丘高氏俱亡今所得者皆費氏也至晉王肅又為費氏註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于國學齊代推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寖微矣尚書漢濟南伏生遭秦亡其書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世傳至歐陽高為歐陽氏之學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世傳至夏侯

此論易之源派

丁寬字子襄梁人孟喜字長卿蘭陵人梁丘賀字長翁東萊人高相沛人自言出于丁寬馬融字季長扶風人作易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歐陽高汎生之子

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于建為小夏侯之學故三家並立至東漢相傳不絕而歐陽為盛孔安國得壁中書考定為五十九篇作傳而私傳于都尉朝為尚書古文之學未得人傳者中絕遂有張霸偽書二十四篇後漢杜林傳之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非孔氏舊本也至晉永嘉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並亡東晉及齊始行安國舊本列之國學隋以後孔氏行而鄭氏微矣詩漢初魯申公受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于學官又有趙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東京謝曼卿為之訓衛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傳鄭玄作箋而至今獨立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微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河間獻王上之合五十六篇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古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為大戴禮戴聖又刪定為四十六篇為小戴記大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氏傳其學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作註為鄭氏學立于國學餘多散亡又無師說矣春秋夫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也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漢初四家並傳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以至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一傳者賈誼為訓詁以授貫公後劉歆欲立于學不

此叙書之源派

杜林扶風人賈逵亦扶風人

此詩之源派

浮丘伯齊人申公魯人毛公趙人衛敬仲乃宋東海人

高堂生魯人

戴德字延君戴聖字次君慶普字

此礼之源派

此春秋之源派

字公孫夬心道
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以左氏駁何休

得至建武時韓歆陳元欲立之于是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而諸儒攻之及封卒而罷然私傳者甚衆賈逵服虔並為之訓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後皆立國學至今而公穀無師說議曰漢之言易者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者四家而孔氏最後出言詩者四家而毛氏最後出言春秋者五家而左氏最後出礼雖同出后蒼而小戴最後出然至于今而惟後出者為衆所宗将掇拾遺灰考核未精朱紫遂炫而正始未先表見耶歷世而後名山石室之藏往往稍出而諸儒又得以所誦習參伍考史以證是非而後先王之迹若是未可知也

此一段論書

然余不能無惑矣書孔氏出壁中之藏有天幸矣而未得立至使僉夫售其賈又更四百餘歲而緝綴于殘缺之後何運之厄也

此一段論詩

詩四家之傳渙如參辰不相屬焉獨毛詩率與經傳合而後儒信之似矣

此段論春秋

公穀左氏之遺戾益特亥豕魯魚偶誤一二也豈自夫子口授而及門之徒已自殊眇域耶世儒擇其差可信者猶曰左氏而近誣之譏尚何辭焉

此段論礼記

此三經猶可言也礼樂不可一日缺而漢言礼者后蒼而外無異同奈之何踳駁至今不可校問說者謂周衰諸侯已去其籍然使漢興君臣加意于斯未必不可收合其百一而卒以澌滅是可慨也

此大段論易

迨夫大易之義彌難言之矣聖人設象以明數而理自存非獨以明理也借令聖人以理敎天下微易誰不可明者而何必以枯默無朕之畫精微簡寂之詞為哉而世儒罕知其故遂畧象數專治文義以飾鄙陋以此治易不若已之為愈而猶互詆京焦嗤孟喜彼京焦孟喜雖未入羲周之室而不猶愈于隔藩籬者乎愈趋而下以至王鄭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于天文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頤其辭抑揚膚肆學徒多從之至宋極矣雖然非質有其道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與于斯千載而後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不知其解者雖日耳提焉猶是也易故未易言也繇是言之吾疑聖人之學已絕而茲所傳者不啻響也吾安知後出者之是而前發者之非是耶區區欲以數十年之後論數千年不可知之前聖人不能而况其凡者乎然則将遂已而已乎是焉可已也嘗一臠之美而知一鼎之味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凡有微言無論訛正宜並存之以俟能者天不隕絶斯文或生聖人起而折衷之不爾則問官問礼之安從刪正贊修之奚取而聖人亦末如之何矣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
焦贛字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作易注用注子妙

此詆石渠白虎之議

昔漢之君臣詳延廣訪功至偉矣而吾于是有深尤者石渠白虎之議也挾天子之勢而侵聖人之官舉一廢百殆壞圖書不知妄作莫斯為甚曾不若衆建群學博微明儒之為益而顧不出此

此詆馬融鄭玄之非

悲夫馬鄭二子多所考定時稱大儒溺其教失今言出而舊文廢一家行而衆言息遂使將來學者日趨簡易不焚而滅職是之繇

論後之著述及擅舊聞等之於書其有激之宜哉

世儒祖之更相著述至使其智彌寡者其取彌多馳騖泛濫以示其博而瑕類屢見是何為者也彼嚚嚚者之載筆也猶將簧鼓耳目而况以儒命世者冒為之以徒尊師轉相讃揚若是而苟有瞀儒後出者有不眩然相率而驚之如馳乎夫以儒命世者言惟作訓不可不慎也一言而掃百世顓門白首師儒之學可滅迹盡也而苟所定者不皆是所去者不皆非焚者其誰耶昔孔子以至聖之德去羣聖不遠也載籍尚完學術未雕識大識小者其人不寡也兼斯五者猶讓于六籍之事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蓋載之末年從心不踰而後

以孔子折後儒便令千載卷舌

存往說足大意

乃敢捃定然猶三絶韋編而曰庶幾假我數年哉若然可無大過矣後代儒者微孔子至聖之德而有千載曠不相屬之勢載籍漫滅異端烽涌獨闢獨見無傳之業借有一二師友並持不下甲是乙非師心自是憪然援墨謂吾既已知言矣是也非與夫居晚後之世而欲定述作之衷其事難于孔子百也難于孔子百而賢不及孔子又百乃取孔子七十從心之職而冒為之與吳楚僭王不異焉若姑存往說之爲愈曰夫有所受之也故儒者慎毋輕議漢儒爲也

高門師中玄公評

叙事處曲折周詳班范遺矩二公遺文古通鑑真太史公

宋臣韓范經略西邊始末考　肩吾沈一貫少宰學士

元昊之先夏州人拓拔思恭也唐時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鎮銀夏綏靜宥五州而世有其人宋太宗時其孫繼遷內附賜姓曰趙保吉保吉子德明德明子元昊多智習兵數諫其父臣宋非策也至是仁宗寶元二年乃當是時元昊已并唃斯羅青唐諸城蘭州諸羌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地二萬餘里申婚姻結好河東諸羌總兵五十餘萬以向環慶鄜延興慶諸州而延州者夏人出入之衝也地闊砦疎士兵寡弱而范雍懦且易與于是元昊詐疑款襲抵城下敗李士彬劉平石元孫三師之師會大雪引去時夏竦先已與雍分鎮涇原陳固守之議而韓琦自蜀還與天子論西事甚悉宰相呂夷簡推轂知越州范仲淹於是雍既貶則以琦樞密直學士兼經略

條理精密而疏暢

副使而仲淹以延州爲意遂自請延州先是邊兵寇至則當其衝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所以敗也則大閱州兵得八千人六將教練量敵衆寡出戰修永平寺砦而又用世衡策城青澗以扼賊衝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徙兵就食省轉輓之費於是羌漢民踵相歸業夏人亦不敢窺延州失仲俺乃上言關中無備有如賊乘虛而入而兩川貢賦非太倉粟也京師不得高枕矣宜飭邊將爲持重計又實關中兵令寇不得深入即寇至入壁保令無所虜掠而已此完策也會元昊寇鎮戎敗劉繼宗兵遣學士趙宗壹詔諸軍諫乃令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之上用攻策期以正月出師仲淹不可奏曰正月塞寒豈可令我師暴露不若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撫諸羌進城發砦牽敵人屯民營田爲持久計即欲出師請留鄜

延一路以脩軺納琦亦奏兩路並進尚患無功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徒委涇原孤軍嘗敵非計明矣詔仲淹與琦計之琦遣尹洙就仲淹議而仲淹終以為不可琦又奏言仲淹意在招納而臣意賊雖衆不過五萬我諸路兵不下二十萬鼓行並西破之可必孰與沮潰自守僨師匱財生敵人吞我陝右心上復詔仲淹謝曰非臣怯願戰者危事有如失計恐更煩歲月也且橫山蕃部寇多兵少少則難進多則難久臣見其害未見其利臣與琦並心本朝豈敢異同勇怯哉頃之元昊納款仲淹仲淹令昊去帝號即可從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益戒嚴諸將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遠城琦檄鎮兵萬人命任福將之令趨德勝砦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時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諜賊少頗易之遂陷賊伏中大敗于好水川福歿琦收散兵則琦檄尚在衣帶間也奏奪一官而已然元昊由此愈不遜答書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為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當斬上不許其年夏人破豐州夏竦罷于是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領秦鳳仲淹領環慶王沿涇原龐籍鄜延時夏人舁傷稱元昊復遺書仲淹約款仲淹亦復報之籍曰詐也已而元昊果大舉寇鎮我軍涇原副將葛懷敏敗績于定州賊乘勝抵渭州諸鎮莫敢出仲淹自邠涇來援賊乃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仲淹請與琦同經略涇原琦乃兼秦鳳臣兼環慶犄角並進漸復橫山以斷賊臂願詔龐籍兼環慶文彥博領秦川滕宗諒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勢帝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總四路之事開府涇州此兩人名重一時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賊聞之始落膽矣然賊雖數勝

仲淹終以為不可句與仲淹不可句相應

大臣失辭也

而飢饉瘡痍相仍力亦不給三年上書請款上亦厭兵許其丞正朔稱臣而不名罷勿治而已明年琦仲淹詔還政府其後仲淹與富弼同受命行邊得專用事西尋卒琦曰种諤誘虜酋降城綏州邊釁再啓乃出判永興軍卒存綏州西境復寧論曰古以豪傑命世者其計畫亦戛戛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何遵不畏人攻犯擾訌庸發蠶我疆埸無已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諸將常惴惴自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又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昊操之而中國能与論勝負耶倘中國有能制昊令昊亦備我昊徒最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韓公琦之所為計也范相持重有體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摶黍戲小兒卒為中國用城大順城及細腰葫蘆諸砦附明珠滅臧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懷輯柔降善乎其熟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以偏裨為解大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睹者哉乃若次第稍定武備漸修斯又漢此朝食之時而令夏虎得請去不若則能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昊也坐失機宜可為歎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無一當之者天耶嗚乎惜哉

節制嚴明

使夏得請去是韓范失計處

閎談卓公評論亦詳當

京營兵制攷 萬曆癸未館試

伯衛徐應聘 檢討

國家都燕與強虜為隣一有緩急則烽火在望金鼓振耳稱剝膚之患焉故虎衛牙將徧于天下而控制邊陲捍蔽根本在京兵為重且急矣伏考洪武時列四十八衛于京師分隸五府于城內外大小教場操習之永樂定都而後增置七十二衛分為三大營一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一曰神機營皆步隊司神鎗火箭攻擊之事一曰三千營皆馬隊司賫纛令旗扈從之事於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營各公侯二人為之帥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兵輪操京師信足以控馭六合鞭撻四夷矣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迨土木之變幾不能復用兵于肅愍公憤其疲憊不振乃於三大營馬步官軍之中挑選精銳分為十營團操每營各領之都督舉公侯才望者總帥之

此原祖制之宗

而監以大司馬一時統體尊嚴號令明肅此京兵之一變也天順改元務反景泰之制而團營遂廢迨八年復之而成化初年復廢至三年乃始倣其原法增為十二營每營各以侯伯都督等一人為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垂四十餘年而瑕類漸生所稱頭撥者不異于老家於是又立東西官廳名為聽征此京兵之再變也嘉靖遵復祖制仍立三大營易三千為神樞歲庚戌虜騎薄城下京師戒嚴迺設戎政府以勳臣一人總督之至是始給印如將軍所掛而侍郎協理給事御史巡察參遊等官操練迄于今不敢廢此京兵之三變也京營之制大略可覩矣然 廟堂之議每惕然懷日中之憂而謀深慮遠者亦以為積羸憍惰思一振刷之而卒未有必然之畫愚以為法不必更也在奉法者軫蓄艾之慮奮改絃之圖耳蓋嘗採建言諸臣所

此京兵制之三變考究詳盡

不任更法任本法是千古確論

謀議及參以耳目聽覩今日所當亟為之計者有五一曰稽簡覈以重兵選夫今之營兵按籍援餉而數如故也刻期呼名而數如故也乃其實則多所耗缺矣為之長若帥者利于沒入其糧互相欺隱牢不可破至于在營者又多老弱柔脆之徒至不能勝鎧甲而荷矛戟則奈何以糜大司農金錢乎宜勅才望科道官會同本兵嚴稽營伍其影射叢亡者盡行裁革老弱柔脆者悉從沙汰見留者分為三等上者專於營中操習次者供京城內外巡徼之用又其次略訪團營老家之制名為副軍量支半糧以給工作之役是既可省冒支之費又可得果敢之士故簡覈當精也二曰選將才以司兵寄夫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今世冑子弟溺于紈綺往往秉麾登壇而磊落奇偉者或老臥鼓下罔所表見將不得人兵何由精乎宜于世冑

兵之不精弊在老弱未汰冗射未革此甘重節叢非知兵者不能

之中嚴加遴選民間之俊廣設科條必驍勇趫捷及熟諳韜鈐者然後寄以事權至于武科所收宜悉撥營中試其技能有效則從優錄用不必若送軍門坐守歲月耗其雄心庶幾有爭自奮厲稱上任使者故將才當選也三曰嚴訓練以收兵實夫今之司戎事者操演營兵既有常期矣問其所操演則曰以百餘人偽為虜跳踉而前相與持戈鼓噪逐之曰此戰鬭之法也僅兒戲耳又每日用火炮費數十金聲聞十餘里何益焉蓋有荷戈殳出營門而懵然莫能記憶者矣宜擇謀勇兼至者分部訓練示以擊刺坐作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及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務令精熟可試實用仍定期比試定格懸賞以鼓舞之則平時有投石超距之勇臨事收摧堅陷陣之效矣故訓練當嚴也四曰行遣調以作兵勇夫邊關士卒晝荷戈而走夜乘障而

精兵之本在擇將故以將才論

談兵樂指快

深深訓數之古

遠調之法最善然當事者慮于邊患之議恐難未行

則其於征鬬蓋習之矣故雖有控刡猶可驅而使戰今京師邊兵驕奢脆慄身不經險阻心不耐苦寒目不覩旗幟耳不慣金鼓以此輩戰曷濟乎　國初征討皆率京兵以行今柰何執強幹弱枝之說而令此輩坐享安飽也宜遣營兵每歲更番出戍薊遼地方助邊防守期以三年一周使之涉歷險易習知情偽交敵之際耳目馴習心志不驚變孱弱為精強或在于此故遣調當行也五曰議優恤以養兵氣夫征戰之道所恃在氣然必平日不為之消耗而後其氣雄今營兵多有役之工作者釋戈盾之習而從畚鍤之用非以重國威也宜一遵先朝故事凡在操軍卒不得差撥其有公役則老營之弱卒應之至于朘削軍糧以充私橐者尤重其罰不輕貸使之得有實惠以供其身而贍其妻子不至衣食于奔走或倡果敢之一機乎故優恤當恤

兵氣之說切乎較前二作二端此論甚當前所云副軍者恐未免啟後人之議

口耳

也五者既定而任事之臣必勿恤恩怨毋計毀譽務為久遠之圖而斥目前之淺效務收責成之實而去粉飾之靡文至于廟堂之上又必寬文法遠浮議懸獨照而破拘攣毋使貽訕于作舍慱䪨于市虎或方行而即止或垂成而輒敗斯功效聚而軍威壯矣作兵制攷以備採擇

此一段工夫前奉法浮人之說

京營兵制攷　萬曆癸未館試

嘉甫周應賓編修

周鍾臨敬菴公評兵制復太祖之舊此石壘也

古帝王控制六合必宿重兵于京師所以居重馭輕弱枝強幹為國家根本慮至闊遠也三代而上六鄉六遂之制不復行於後世久矣請以漢唐宋之事為今日喻之漢初京師有南北軍南軍以護宮城衛尉主之三署郎期門羽林在焉北軍以護京城中尉主之八屯八校在焉諸呂之亂太尉已入北軍矣而不得南軍猶憚莫敢發此南北軍相制漢初設兵之善如此者一壞於武宣大壞於東漢中官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唐置

此論漢之兵制

十六衛左右千戶四則直侍之衛也驍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既復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而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無事則宿兵居內有事則提兵居外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超奉朝謁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二時耕稼番

此論唐之兵制

襖袖來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及其出外也緣部之兵被檄而至單車一符將命四走事解輒罷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至善也及府衛法壞而唐遂不支矣宋懲方鎮取天下兵相萃於輦轂二司三衛四廂統於樞密院選天下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選瘠懦剩員以分州郡大都專以強內也而向衛之勢可相使不相維可相勝不相應設失一樞密而武道弛矣故其衰也至不能披甲蓋由偏重之為弊也我

此論宋之兵制

太祖高皇帝肇起淮甸汎掃中原久歷戎伍洞曉兵機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番直宿衛為

天子親軍而京城之衛則分領于五府有事則簡師命率分道

此本朝兵制監于三代

大制兵法論揚殆盡

以出事已則將歸于府軍歸于衛即唐府衛之遺意也且五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其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于治也若束縛然蓋兼有漢唐之善而無宋之弊可謂規模弘遠亡以易矣

此成祖然節兵制所謂三營者

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而復設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合五軍營名之曰三大營又于近畿之衛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選其兵番休上操兵勢赫然盛焉然自是而後

朝廷北征沙漠南討交趾京營之兵因以團聚不散營與府挈而為二寖失隸屬之舊矣承平久而武備弛正統己巳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為新制於三大營之中取其精銳十萬為選鋒其羸弱不任干戈者退還原營謂之老家初分為五營

此景皇帝兵制所謂團營者

繼分為十營每以五十人為隊長二隊為百人有隊官十隊為千人有把總而五千則以都指揮統之名曰團營楊遂庵所稱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亦一時濟變之良策何可厚訾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為而團營遂廢迨八年復之而成化初年復廢至三年乃始做其原制增定為十二營其法以京兵八萬外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年而更之行之數年所謂選鋒者名存實亡與老家無異矣嘉靖庚戌之役虜騎薄都城議發京軍以出而京兵皆市人子大都為人傭作不復能見敵

此世宗兵制所謂戎政府者

天子赫然震怒按誅大司馬以謝天下於是諸臣惶恐無以塞上意乃請罷團營復三大營之舊而改三千營名為神樞蓋大營三而中分小營三十以勳臣一人總督京營戎政而文臣一人協理之其三十小營則以副將叅遊三十人分領操練如初

總括上三段

制蓋五府變為三營三營變為團營團營又變為戎政府也大抵天下之法始皆未嘗不善而後稍陵夷也故久之不能無變近年以來因襲承平武備廢弛戎旅坐耗尺籍空存士無挽強之能伍有不補之卒蠹耗之原山積蝟委當時有尚可泄泄以處而無庚政甲事之誅也哉愚竊以為三營團營戎政府皆非

此論歷朝兵制皆不如五軍之善

聖祖之舊也

成祖三犂虜庭征調無寧日榆林之役奄爾賓天時則可以復而不及復土木之難國家危于累卵于公因時補弊羽翼漸成時則不可以復而不得復嘉靖諸臣因陋就簡苟且塞責規制雖新于今紀綱則仍于舊時則可以復而不能復今誠釐歷世之弊盡而復

聖祖之五軍也有六善焉五軍五設指臂相使設有意外之虞

此六善曲盡五軍之妙

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一善也徒御既寡訓練易施簡閱必時而號令必通二善也人自為將各愛惜其士卒而甘苦同之三善也彼此相形優劣相軋勢必爭自策勵而勤其職四善也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統十以十統百行伍不亂紀律自嚴五善也五軍既成有事出之以應敵則中軍為樞而左右前後分峙四方縱言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橫言之如手足犄角相持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善也若如近日之制五軍統而為一而舉 國家之兵提而付之一人之手恃乎無能之將

此論近日兵制之不善

則乾沒為利甘自蹈乎僨師之轍而間有任事之豪欲出而將皇其開則又懼于震主而善自斂縮以自脫乎狄青李光弼之疑因仍苟且日復一日京兵之所以不振者以此而其所以日入于虐者亦以此夫萬金之產非一家所能獨治也方舟而渡

此府兵一篇主意

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故欲振兵莫若復五府之舊也或曰永樂之初征伐四出

天威震而近塞無狼烟之警是三大營何嘗不善哉然究其故則非營制之善而選擇訓練之際核實致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飭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氣揚團營初立之時兵精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伏鉞者無不選之將而被甲者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于天下今能以五軍之衆訓而練之守教習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又豈無投石超距之士出乎其間哉

由此言之真在得人不在何必復五軍而後可

京營兵制考 萬曆癸未館課

養淳朱國祚

叙事詳略得宜論兵雖易中窾

夫國家強理九區以期宏攘之績則虎衛牙將徧于天下而至于輦衛神州捍蔽心腹固無如京兵重且急矣且我

成祖舍金陵形勝而據薊北咽喉去虜障堇堇百里狼烽羽檄不移晷而達於左右使

聖子神孫有氷淵之慮焉非如漢唐宋都關中都汴梁之為隩區也詎制攝五兵顧瞻萬祀可漫然無石畫乎伏考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內外操習之永樂初分為三大營一曰五軍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一曰神機皆步隊習火箭一曰三千皆馬隊專扈從車駕宿衛之事營各公侯二人為之帥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越景泰而有土木之禍于肅愍立團營選練壯士復于向所督大營六公侯舉其二帥焉而以大司馬監之天順改尤罷團營成化改元復立團營尋罷三年而又議復其兵名為頭撥初分為十營後增為十二營皆侯伯一人非久又立東西官廳名為聽征蓋三營變為團營團營變為東西廳也嘉靖請遵復祖制仍立三大營易三千為神樞庚戌虜薄城下乃設戎政府以大將督率文臣協理給事御史巡察之副將叅遊分主操練而咸統于大將

叙致有体

歷朝法制大畧盡此已議者有曰

高皇帝之制五府者善藏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鉤連而出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強本弱枝居重馭輕法甚善也自有大營團營而兵不隸于五府虛存尺籍無作為之權謂宜仍故典還兵五府責以簡精去尾大不掉之患似也然生而納綜宋諸

折還兵五府協守鎮二議具見遠慮

設險欲有其見

得千兵机政主論皆中窾會

機宜能與留乎之訓乎又有曰京師之兵驕奢脆懦坐享安飽身未嘗經險阻旗鼓鋒鏑不習于耳目以此臨陣安能有濟焉謂宜遣營中練成五軍更迭出薊鎮協守春秋二防使知虜形嚮往道路遠近聰明馴習心志不驚似也然漢南北軍未聞出股肱郡秉守者果若而言謂緩急何恃以法者迹之粗也而用法者人之精也

歷朝兵制異同何所置優劣哉惟柄兵者宜深察焉夫奇謀死力半在羸微侍衛輦轂債帥居多則得賢將難矣有滯財私為顧役貧者荷戈恒有餒色則覈部伍難外取于民什盈七八內給千軍什減二三則禁乾没難朱門洞開千夫擁入跳渠塹石畚鍤經季則止私役難旌旗蔽天抱鼓動地弓矢虛設縱送周閑則練精技難奮石超距老卧鼓下甘言美利或搖上心則明賞罰難數者儻不無可慮乎察此數者而振舉之則士氣自奮国威自強為三大營可也為十營可也為十二營可也徒斤斤焉具掌故講求法式抑末矣作兵制者

鹽政考 萬曆癸未館試

汝光鄒德溥 編修

劉館師敬菴公評論塩政酌古證今發訓斷文確有石畫當事者採而行之所裨于国計昔非淺辭也至若詞意耆勁出入秦漢特余皮耳敬服、、

愚讀史至漢賢良文學對及魏琛疏未常不廢書而嘆曰嗟乎甚矣夷吾之作俑也天下利源一開遂不可復塞矣然軍務既興餽饟煩浩借資以寬民賦要以劑量均適國利而民不困亦救世之宜也若乃括之而盡其利利盡焉而不恤其私與夫不達其宜以階厲者萬世病之愚故綜次古今括其要得且論焉

管子之稱曰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又曰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生其筴要歸于巧取當時維以此富齊雄天下然齊民之禍胎焉晏嬰與叔向可覆已秦人鹽利至二十倍于古漢按秦弊雖省其賦不煩于天下經費然諸侯王得擅之吳王至以此附衆與逆節而富商大賈轉鬻居利財或累巨萬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孝武用東郭咸陽孔僅言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私鬻者釱左趾没其器物已用桑弘羊言置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鹽官之設自此始孝昭時賢良文學稱天子藏于海內毋與天下爭利願罷鹽鐵官便民而弘羊竟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終不得罷孝元罷之三年卒復用後魏時甄琛表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願弛河東鹽禁而王勰曰聖人優閑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非專為大官用孝明雖用琛議暫罷之竟以豪貴占奪近民障格卒置官監檢焉唐臣理鹽者最劉晏始年利纔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利祿並仰給焉晏故因民所急而稅之然括利竭矣穆宗時張平叔以榷鹽法敝請官自鬻可富國常處厚韓愈力陳其不可乃止周顯德時食末鹽州郡多私犯犯者類自顆

此歷敘齊秦漢魏唐周宋塩政利弊上下二千年間若數計燭照佳哉

此下詳論本朝鹽政

鹽界。于是上曰。吾知所以緫之矣。遂割曹宋以西以徐州食潁鹽。宋初置建安貯鹽漕般歸報。令帶給江浙湖廣諸路。所謂轉般之法也。鹽引通貴。省又因于漕般資糧。熙時令商輸粟塞下優其直。給江淮荊湖潁末鹽。用以實邊省漕輓。開中之法自此始。初周世宗克河北。鹽榷均諸稅名兩稅鹽錢。其後稅已納而復榷。仁宗用方平。令立罷之。民大悅

明興。于天下產鹽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課鹽有定額。行鹽有定界。大抵兩淮之鹽出于海。待煮而成。于古所稱散鹽者也。其鹽行于江西湖廣及應天等處九府。最廣最當要。故歲課最多。計七十萬引有奇。兩浙鹽如淮。其鹽行于浙江及蘇松常鎮。次廣次當要。故歲課次淮。計四十萬引有奇。長蘆鹽如浙鹽。尤賤。以其獨行北直隸及衛輝彰德兩郡。地稍狹。故歲課次浙。計一十八萬引有奇。山東鹽行其省及徐邳宿三州。地狹稍

周悉詳核

僻。故課額又次長蘆。計一十四萬引。亦古所稱散鹽者也。福建鹽獨行其省。歲課僅十萬引有奇。其鹽與淮浙類。河東之鹽產于池。古所稱形鹽者也。池故自結。鹽不事煑。然必自南風起。乃熟。 國初鹽花最盛。故其鹽行于山西陝西。附以河南數郡。而遼東亦與焉。歲計四十六萬引有奇。廣東鹽亦獨行其省。地狹故歲課僅四萬六千引。其鹽亦如淮。海北之鹽行跨廣西貴州益以東粵數郡。然歲課乃僅一萬九千引。其鹽產于古。曰形鹽四川提舉司一。雲南提舉司四。其鹽并產于井。或曰黑鹽。或曰白鹽。煎熬最難。最少。故歲課僅僅。以斤計。皆各行其地。充用不當于大農國計。通計天下海鹽最多。最益邊。亦最多弊。
國初商人輸粟若銀于官。官給引。曰以次支給鹽場。命曰常股

此一段并論國初鹽政之善後代鹽政之弊

後以邊儲告急。商人困于守支。不樂飛輓。乃別儲十分之三。以待開中。越次支給。命曰存積。存積行而常股滯。商人或待數十年得支。甚乃及兄弟妻子代支。故商困
國家令商人輸粟于邊。而給之鹽引。其輸粟寡而償鹽厚。商人競其利。募人種粟邊地而輸之。不煩輸將而邊儲充實。因得務守。後用葉淇言。故納銀太倉。商人以此不種邊粟。邊粟益貴而仰給 內帑。國與民交病矣。
國初每引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廣東海北等處給鈔二貫。每鈔直錢十。而又復其雜役給之。場蕩繼而鈔法不行。一鈔僅易粟一二斗。而場蕩又為總催兼併。鹽官復侵削。以故灶戶困
國家令貴勢家毋得中鹽。一切奏討絕弗給。已而奏討者衆。因以夾帶奏討一分。夾帶十分。支則先支。掣則先掣。已而貴勢又

談國家大計而縷縷數百言言中窾是深于鹽政者

陰擅之。商利壅焉。河東地。初開三門。塞其內外水。不入而鹽花盛。而典者貪拜。開其內外水入。而鹽枝壞。加以水潦。商併至不給。比年預支商銀。無償至捐宿儲奏補兩浙灶戶工本。既弊餘鹽又禁不得鬻。奸豪之徒私貨餘鹽。聚衆持戈。高檣大艑。出沒江湖。官軍復啗其利。陰縱之。于是官鹽益壅而
國課虧。河東鹽既不足。商人往往參和沙土。倚官強布。諸民買之不售。而花馬池鹽方盛。山西民利食之。長蘆去關婦近關婦民利食之。蜀鹽去漢中近。漢中民利食之。于是私買者衆。私鹽不可禁。巡官往往什大猾而辱民。獨罹法矣。洪武間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納粟二斗五升。後乃加至銀七錢。益以買窩勸借。一引至費一金有奇。商人以是高估取贏。民坐困。儀真抽場定以船滿千號。乃抽。又營積三月。始得度。商既失利。益高估。又

商困以
困民困
而侵蝕
不行罔
亦受困
苗法之
與一至
于此

鹽筴不時富民困居鹽待估估益高而江西湖廣之民滋困夫榷鹽非得已也又使商灶居民三受困而邊餉不行鹽徒之害且濫議者猶曰無動愚竊惑焉愚計以為有當修復者一有必不可不議處者一輸粟與輸銀之利害今天下推之矣然而不敢議復者恐商賺無所得邊粟且國方貧用不能減其直也不知此令朝下而願種邊粟者夕起矣邊粟既多省輸所減且倍有天下之大欲為定餉固邊計不能一暫躡其利而需後效愚竊以為過也故曰修復便地產之有餘不足此天也即弘羊晏無措矣產不足者而必廣其行官不為市則商恒輸其所不可償官為市則民恒市其所不可食非計也產有餘者而必獲其行官不為禁則民之利不歸于官官為禁則地之利不歸于民又非計也

炯見旨
政知般
大哉形
蓋轄如
畫等之

國家定界毋亦因民所產民所宜耳今柰何局于故而使國與商與民交困故曰更定便積船而總掣此船抽課也然必需其千而後掣何也憚于勞而不圖民便急也避多抽得利之名而屬民以自掩欺也試一變散掣商人得速積巖則利商商利速沽則直必輕則民又利故曰破除便夫錢之行于民便也然而開者行之素所不用之地民輒病何乃況鈔法鈔一貫直錢十小民之用類十錢一十錢耳持此將安分之其不願受必也不受而不加之刑則不行加之刑則民必大騷是以恤灶之故厲天下也故曰便之不便灶戶之工本既薄而又禁其餘鹽不得賣是困灶也官鹽既貴又不足而禁民不得食其餘鹽是困民也且民之有私鹽也將安得之必餘鹽也餘鹽不收鹽徒得挾灶丁所必貴民所必買以要利雖日捕私鹽何益官誠下令以

末播
責禱
子節知
本執

鹽徒所收之直收餘鹽而即如其授商商均是利也必不犯重辟而沽諸灶灶亦均是利也必不犯重辟而私鬻商與鹽徒者無所得不禁自熄矣而官鹽自此得通故曰收餘鹽便若乃
聖天子深自撙節不盡利以遺民於都哉
帝王之盛節乎然非臣下所得柄也愚故不具論焉

曰館師程台公評指陳也政條書鹽法歷歷數百言卓有成算蓋究心于天下國家者存之以備採擇不徒以其文已也

屯政考（萬曆己丑館試）　周望　陶望齡（探花翰院）

屯政之興自漢武昭神爵初趙充國以屯制諸羌而其後伊吾湟中金城之閒往往有田官戍卒三國時棗祗嘗許下而諸葛出斜谷羊祜實淮襄此俱功績焯然著言屯田者必宗焉然皆以軍興佐旦夕之急為方國一時便宜經制宏遠未遑矣而唐之法最備唐開府軍置營田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洎諸鎮軍所領則碁布天下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不輸不調而兵食足故自周幾千年而兵與農始復合夫井田以農寓兵而屯田令兵歸農廣陋之勢稍有閒近古以來兵制之善未有也彍騎藩鎮既變而屯法陵遲至元和而甚然韓重華以振武一隅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罪誠營田邠寧三十萬石得人任法豈不易然宋端拱二年以陳恕等四人為河北招置營田使淳化中又令何承矩制置河北而時承五季將士慓悍之後武臣恥營葺惰卒憚耕作怨咨蠭起即不罷後將歷生變而承矩亦偪柳塹議事幾罷然竟以成功自是慶建屢廢廷臣終持空文而外迫強寇故今論兵其無制而貧弱者言宋明初得天下戍卒徧於列郡衛所輒立知鄭州蘇琦陳時收其一言屯田積粟當上意而沐英葉傑仙帖木兒之說進於是開屯寧夏蜀滇閩而遂益推廣之軍屯之盛諸邊多者至數萬頃諸行省浙東最少者事猶二千二百頃有奇嘗　勅都督府曰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屯田乎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又罷諸關守卒悉令屯田永樂間益廣遼東屯令徵牛朝鮮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屯粟數最下　詔褒美又置各省按察僉事轄其事至宣德以後

而兼理提督之員曰益設或以御史以都御史以倉場侍郎以副使以通判而承平既久居位者不甚以軍伍為意所司取文具而已溝塍廩庾之閒少有省視者武爵既嬴而其人又多闒茸其豪者或牟所部善地及所儲細粮子粒又從而雀鼠耗竊之其地之密邇都下者皆壞割於世臣而士日以失業自宣德景泰時御史張昺言大同地平曠宜粟麥多為軍官所據學士商輅亦言外地廣袤而負城堡饒裕者諸勳戚入為莊田總叅以下剖分其餘士無便田可耕法度之弛靡從來久矣而迨弘治則塩法遂壞　國初患塞上粟少募商輸粟入諸鎮每粟二斗五升則與引一支塩淡場入輕而利厚於是巨商大賈役致游民耕塞外隙地以私力創立壕堡為屯聚田卒有所恃賴而粟益充羨市糴愈平邊民易於生殖成化中甘肅寧夏之間粟石僅易銀二錢虜奪氣不甚敢迫近

許閣師評事覈文古

孝宗始即位徐溥為內閣而戶部尚書葉琪與廣陵大賈婿遂奏改折課塞上田者皆棄耜歸孰田復為榛莽而邊地空戍者單弱隊業粟價踊甚待餉內地悉國家之力以奉邊士而不足塞上益多事戍卒候燧荷畚臿無暇言錢鎛矣以古今之言屯法塩法必相比以談皆的然能析初制之善與後之害不待日而當復而終未有敢斷行之者夫民各自養則均足養於人則憂養人則詘必然之勢也故古聖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衛民也令自衛自屯法壞而天下以民養軍以內地養邊徼待者憂供者詘故今天下財力竭也又民養軍而竭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民而竭以內地養邊徼而竭以內地之東南養內地之西北而竭夫執戈又曉戰鬪能扞社稷者軍也負販雜作游手而

才識雄偉氣韻沉鬱論精確

援兪極切

術偷取食者厲民也而今所謂軍多負販雜作游手偷形食於
其一日有事而求執戈殳曉戰闘必反募之民而顧令民處之
此所謂勸苦養游惰也
宣宗時尚書黃福言自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皆河壖地請以
軍民千萬人屯之可多致穀贍國用甚便於是遣吏部郎中趙
新等按視淮北燕齊等善地可墾者上之會有沮其事以為徙
紛擾軍民常業議遂罷而丘濬王鏊董穀為名儒皆每每言京
東及近邊地當募民為營省漕運費近自京東之議既行而久
不得其要領亦罷去財賦專倚辦東南而力益竭夫以東南養
西北猶割左髀以啖右髀無益於右而左必大傷諺曰欲為吏
視成事利成不慮害成不能去相戒曰必勿動動其有亂故劉
瑾賊闇也慨然思邊儲之不足欲修舉其制於是奏遣御史胡

論今日屯政之弊條析洞暢而古已蓋顧特其錯耳

汝礪等度諸邊屯田糧不知所以曠蕩優恤之而徒慕浮額以
入多而先者為功曹是時諸鎮帥屯粮甚急而寧夏尤甚安化
王乘戍卒怨怒遂為亂後凡言修屯田以糧為鑒矣是以新田
不可墾故田又不守議未興綏棄之可百年方興急責之必旦
夕議從民處其擾議棄民處其聚而無功不可散也議給牛種
予田本則憚費田未成即稅之即成又為勢家所請其僧田淪
江海若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存初淪沒
者猶惡薄田耳貴收於他畝而良瘠荒初流亡者猶冀人子貴
償於他已而中人始逃去於是諸屯田大抵皆為斥鹵而召人
承佃不復拘軍民矣軍不獨苦無田反為田困而連畝接壤之
額地良者士不得正視諸惡薄所求棄去而不可得故今天下
之極疲薾而不可易振者無甚屯軍而論者獨泄泄然徒以劉

墮窳戒雖而傷足因而廢食計莫失於此愚故采取大略以著所
以得今失之者作屯政考

屯田考　萬曆己丑館試　　宇泰王肯堂

兵制莫善於古莫不善於宋蓋我　朝兼之矣古者寓兵于農無饑餒之苦有守禦之固國是以久安三代而下惟唐之府兵有其遺意

高皇帝立法實庶幾之故嘗謂養兵百萬于京師而不糜百姓粒米者屯政脩也迨其後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石以餉京師而邊郵請發内帑無虛月軍與民日困而邊事日壞不可支幾若宋之季焉屯政廢也嘗試攷之大抵締造之始則脩因循之久則廢得其人則脩不得其人則廢上下以實心行之則脩以文具相蒙而苟且塞責則廢非若他政有沿革張弛足考鏡也其在往牒者無與于　今日不暇考其在甲令者大旨不過廣屯多墾建官課功恤軍清弊今昔若出一口又不必考也然而田如故屯如故官如故法如故而昔資之利今以之弊者其源安在近者言官條奏

詔下大司農議上不過如故事責成片紙耳追被

旨令詳究弊源而大司農莫知置對至逡巡旬日始摭拾數語塞々詔者何也講求無素而一旦諏訪之靡從也噫此其當考者歟恐嘗因是而稽之

高皇帝時百姓新出湯火田蕪不治餉匱莫給初命諸將分屯龍江諸處當是時宿重兵京師而

上加意留屯故有不縻粒米之歎于是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為屯田不足則移數衛于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而

上親勑五府程督之

文皇帝移都北平益加意屯法饒給之利溢于塞外然一再傳

而近郊膏腴田多為勳戚有諸閒田僨帥又占業之以致士無近便地可田如商公輅所奏者屯田軍餘終歲貼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如楊公一清所陳者夫屯于畿甸間辰發而午至一旦有事不轉餉而兵食足祖宗固有深意奈何弁髦之頃自

先朝已然況　今日乎歷年所淡罷乃在邊徼不聞向服是豈欲法行也弊一矣令甲總什衛之兵而十之七屯種而三城操屯種所得為石者十二以自給而六入倉以給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厥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六石輸諸官及給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乃為折色名雖折支寔乾沒之耳故折色行而軍始貧民糧借而民始困弊二矣　國初餘米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田者不病于輸而操者無苦于支至便也後乃徵糧于官倉在府州會城去屯遼遠有至數百里者輸與支往返既遥而攬運倖伺之弊侵牟欺隱之間百出而不可詰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給内帑至　嘉靖中而邊事愈煩請乞頻仍雖内帑亦不能給弊三矣

文皇帝出獵見田家食粗糲心惻然傷之因念及屯軍令督屯官以時勞問洪熙初時察其困乏者而蠲餘糧以振之士故樂饟飫酣而競于南畝也按　勑督屯憲臣詞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致有荒蕪則屯官之建專勸課農桑為職不在催科　德意明甚今乃追併逋負敲朴並施流毒軍士以養軍者病軍使驟然喪其樂生之心而逃亡者相踵弊四矣民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土多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

子不居屯曠而能言屯事者指諸掌是爲難耳

耕之田而租入乃十倍焉　國初官有能法於下者必峻其刑
誅士故力田自給而人不稱乏也今自旗甲胥史而上惡家乎
是輸者每二石而致一石而支者十不能得三其何以堪之而
能無逃獘五矣逃者衆而田日荒因荒而懸糧是也其致之荒
者豈無罪乎乃不惟勿問而已且借荒以爲已利而額餉烏能
不日虧獘六矣　國初既立屯法牛具農器總于屯曹細糧子
粒登于户部已設風憲官督之有遵守令協同收放升遷交代
方許離任之令焉有不及數具奏降罰之令焉有逾年不完管
屯憲臣住俸之令焉今居其職而能言屯事若指諸掌者誰乎
無成效而如法降罰住俸者誰乎緇衣握符者渝道而馳所至
雞犬不寧頤于屯事無所短長受代去徒捃摭一二僕遬武夫
以復

因言屯此深可於若當國者愼毋曰此老生之常談

上命上下內外相蒙而相苟一律也
朝廷所恃以脩廢舉墜養兵息民者繫二三大夫是賴而苟安
若是　國何賴焉獘七矣往嘗興復江北屯田至發內帑佐之
所司不爲意後聞道官勘視乃始倉皇撰廣舍爲疆畝于孔道
傍以塗使者耳目而使者竟報成今不毛猶昔耳惡安知今所
申飭者之不然也令不信罰不必而人咸有倖心雖取一二玩
愒者懲之必不爲變朝令而夕申徒費尺一牘腐風雨屋壁間
耳何預也政脩廢哉故得其人以實心行之則豪奪可清也額
餉可溢也不得其人上下以文相蒙而苟且塞責則欲清豪奪
而反自爲豪奪欲充額餉而反虧他日之額餉也是滋之獘也
故田事出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游兵必
得趙充國其人而後可無擾也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佐古事酌時宜深中窾要

姓安堵軍無私焉必得諸葛孔明其人而後可無擾也大治諸
陂穿渠溉田又通運漕之道必得鄧艾其人而可無擾也每屯
百三十人就高爲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必得韓重華其人
而後可無擾也今世稱乏才而跅弛之士一挂物議不問真妄
鉅細輒終身棄之
國家之不恤材有異于將帥之不恤士卒者乎而百職因是以
文移取辦無爲
國家寔心任事者官之闒茸不理有異乎田之蕪穢不治者乎
如是因循而不改而恃無用之虛文欲復
祖宗之舊何繇哉則豈獨屯政而已作屯政考

韓綜時說室公許　借前審善屯政毛中核空而詞古洮洮清便具見傳才

屯政考萬曆己丑館試　　李平周知祇計庶吉士擬

夫屯政所係匪細也自　祖宗以來安邊足用之本在焉屯政
敝則兵困而其究大司農不能支故國亦困今日所值是矣夫
今謀臣計士豈不慨然有興革後　祖宗時之盛哉顧弟勿深
考其行事所施設而猥云經理此與却步而求前無異按
洪武初鄭州刺史蘇琦上屯田封事屯政遂起于此其法相邊
方之饒沃即衛所之閒曠畫地列屯且耕且守大都守者什三
耕者什七猝有警急朝發夕至有寓兵于農之意焉當是時
聖祖憫海運而重邊防一意于屯故梁太僕埜仙請命重臣宋
祭酒訥請選良吏畢賜嘉納而真定諸鎮有諭五軍都督有諭
黔寧昭靖王有諭誠重之也嘗伏讀
聖諭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可復稅乎又曰榛莽蔽翳用力

陳說古今無不貫悉

實難室緩歲輸數歲之後徵之可也故其時人樂于趨而沁州
諸富民至荷畚鍤而應募野是用闢邊是以有攸賴永樂時邊
徼有紅腐矣總兵何福以積穀最多
勅書獎勵是也乃始可度支請以紅牌入租賦然且有從輕之
諭温旨譪然而其程督田作法獨眾重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曰
毋俾民疲而兵情志念深矣仁宣之際法令畫一卒無擅差故
人人得自盡又明賞罰以課提督吏風惡郎曹冠蓋相望給牛
假種官鑄農器於都哉千載一時益其盛哉而乃以斯時也值
斯役也竟使黄忠宣之議格于緊室君子惜焉語曰繁茂之際
破之先驅也豈亦蠹蝕之漸所由潜伏也歟至于景泰而附堡
腹壞盡為莊業武弁朘削莫可誰何浸淫弘正間而天下不復
有屯政矣何也則鹽法壞也蓋法之行也商人以輸粟為國課

英論矣辭寄清浣未合微諷故自佳

輩挽輸輳否則親屯焉又否則易邊人粟以故耕者獲其利而
墾田日衆葉計部變法之後屯上邊儲交無所利之盡撤而
灌莽焉而課額亦以少詘于是逋瓘乘之而起犬量追徵紛無
寧日卒召脫巾之變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蘇斯言之始末
嘗不振飭後稍陵夷衰微也然大畧可覩矣故當其盛也申諭
勤而綜覈精任人當而用法必厭於督率寬于催科故國家賴
其利迨其替也議論繁而實政闕然不阡陌耕用鹵莽則屯政
為屯名又其衰也兼併浸漁鴟張狠肆家室不庇人受其殃而
害且隨之矣然則今之屯政其襲虛貽害與否我不敢知乃所
謂利者鬻乎其未有聞也將林麓洿沆原陵淳鹵之區遷減于
昔歟抑經略之有遺政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夫邊鄙不聳穡人成功則今其時也當可為之時而不為不可
為之時且至矣余故上下二百年總其大較為籌邊者鏡焉

原集

原學　[illegible]

肩吾沈一貫

中郎玄閣部公

析思精微揚理清遠阿平若在當復絶倒矣

昔佛老出而聖教湮韓子患之作原道譚者美焉獨惜其舍本而攻末無以祛學者之惑也凡論道者不必大其言以求勝也吾與之較是非等高下而彼方曰惡乎是非惡乎高下吾以彼為坐井而彼以為鑿空也紉吹也恒河沙也是吾道終無自明也凡二氏之教屏聲色絕愛憎去妻子逃人倫以求所謂清淨苦空者至遠人情也其為說廣大自勝至難喻也其為致希夷杳冥至難幾也而世從之若流水則吾有以驅之也世教愈降先王之道漫漶為仁踶跂為義澶漫為樂摘僻為禮竊聰明但道德勞苦而功微厭棄而無當故含光混眞空虛一大之說得以入焉皆世儒反佐之之故而為世儒者亦重自疑二利其徑

直從是了保河源

約合實踐而求頓詣雖有高明且甘心焉賢智所惑愚陋咸墮此俗之所以大壞也使吾與二氏若峻山之與深谿白堊之與黑曼舉目可辨也何辨之為而不知天壤之懸起于毫釐不迴其要領解其肯綮而欲攻二氏之堅末矣故莫若反其本反其本莫若徵其中夫太極既判兩儀肇分坱圠萬變流蕩無根雖鼓籥之大鈞罔久注而長存也而自開子以至今茲如越旦夕意其必有夫淵然沈渟而不可竭者乎謂利貞為一歲之靜與金秋戰肅雨露並施爲膏發其覆載之用而養晦何時謂向晦為一日之靜與繁星終夕霜露並下曷嘗輟其運旋之樞而入息何所故人知天地之動而不知天地之靜也人知靜之為靜而不知動之為靜也大圓在上孰迫而運運以無心大方在下孰布而凝凝以無情天蘊其精地萏其靈故日月為之宣朗山

大圓天也大方地也

論二氏得失翻名理即使尼父登壇持論亦不過是

川為之澂清祥風協律九暾嘉穀苟失厥靜應忤施乖戾沴交作機不可掩故知靜者道之根虛者應之府寂者學之始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老者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不為物先不為物後以為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故其為治過而不有應而不宰是伏羲凡蘧之治儒之所不廢也佛者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每以性善始于聞而無所聞始于無所聞而無所不聞性命之說尤為近理豈遠與吾儒異哉其所以失者天下方熙然並生而教以出世此釋氏之所以蔽也世有升降政由俗革自堯舜不能為凡蘧之行羲皇不能返大鴻之治而道家欲以清淨寧一施于恣睢翕張之朝噫難矣凡吾聖人之學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達于齊治均平之遠其繕性合

有為無為之論遺千古混沌之竅

天將以有為也有為者聖人之勞而天下萬世之所為逸也二氏之學亦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返于無極無朕之初其繕性合天將以無為也無為者一人之得而天下萬世之所為失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聖人與天地參見返天地之初也而天下未嘗不享其利利窮天下而聖人方若沌焉濛焉曷嘗有滑乎其中此中道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彼二氏者惟吾性之是求而視天下猶芻狗焉豈直天下視山河大地猶懸疣焉雖吾身亦風火焉丘井焉盜賊焉而去之惟恐不速是彼方不嶄拘拘焉為斯世也而世顧徇之也不已過哉孔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若老子其龍乎又曰彼游方之外吾游方之內

超詣簡王可謂吾析有實理

外之不相及也久矣今厠龍于人必不可治以方外故以方内
蓋吾道菽粟也其穫之也不難而利之也其薄二氏藥石也彼
大內熱者饜以膏粱循因之焉投氷蘖而起之則法然矣凡菽
粟之利溥則無論藥石藥石之誠效亦無論菽粟菽粟之利侔
于造化雖有藥石無所用之故民壽則藥石可捐也道修明則
二氏可息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
無邪慝矣作原學

許相國穎陽公評　昔鄒夫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洪陽公深此旨繁故其言遠而旨該

原學　隆慶戊辰館試　張位

夫君子之學何學哉所以學聖人之道而自盡其心也茫茫宇
宙人為物靈豈徒恃其知覺運動之塊然者乎所以參三才超
萬彙當必有在也古之聖人朝乾夕惕黽勉不遑終身汲汲不
知老之將至果何脩而何營耶傳曰學以致乎聖人之道則知
學也者將以求道也將以求為聖人也夫聖人之道本於太極
發於陰陽安然周流於一元之內元氣載之以行人得天地之
氣以生而厥理寓焉其靈明清虛之體本與造化相為流通者
也惟自形生之後物誘感而習染深局形骸以生知見而有我
之私膠固蔽塞遂與天地不相似學也者所以復吾天地所生
之初耳能復其初則仰不愧俯不怍斯可以與造化為徒與聖
人同歸也然是學也其道固大而其功則至近其用固煩而其

撮學問之要而歸之吾心此探本求原之見

此正是盡心之實功

體則至簡亦惟取之吾心而已蓋此心之體以萬物為量而亦
不著於一物者也惟其以萬物為量故必以含弘周徧無所間
隔而後足以盡其分惟其不著於一物故必澄徹活潑無所拘
碍而後足以立其本要之間隔拘碍之為累一有我之私為之
是私也非外至也即吾情之涉於偏者也約其情以合于中斯
其為盡心之功乎是故戒慎恐懼嚴吾靜也省察克治防吾動
也公私義利正吾守也應事接物驗吾用也博古準今參乎變
也日而就月而將瞬有存息有養無往非道則無往非學俾方
寸之中擴然虛湛然明粹然潔白而無疵浩然洞達而無間經
綸宰制無有不宜範圍曲成其道在我而聖人之能事畢矣三
代而上教無異傳秦漢以來人一其說士者談性命述天人諸
書禮樂童而習之白首而紛然至詢其所學則愕然無以應嗟

軒本道上如愿臺綬步高翻品崖

乎世道隆污係於士習。士習龐雜係於學術。庠序學校之設徧
滿天下。固將育才以待用也。聲利熏心。詞章汩性。所用所養不
將名實之無當乎。士君子知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而
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焉。寧與草木同朽。亦寧與日月爭光乎。
寧與聖人同歸乎。寧與凡愚同類而卒流於禽獸也乎。是則學
與不學之辨也。故士先學。學先志。志先辨

原文 隆慶辛未館試

和宇劉虞夔 宮詹庶吉士

趙少宰公陽公評：疊疊言之曲盡文章之致傾辭言而拔六藝粹朝采而祇夕芳斯篇有焉

以上原文之始本于天文之變因乎時

嘗者聖人贊易于乾坤二位。獻制文言。益以為文者天地之心
也。天地之心不可見。而含章吐曜。龍呈龜獻之際。發神之機焉。
是故聖皇則之。以經緯三辰。苞眾八極。羅絡萬象。任載古今。悉
天下之事。顯之于文。而萬世之鴻濛以宣。是非聖皇創制以為
文。文固天之所昭垂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則天人之際。固自有文矣。然神之所以彰。理之所以
著。皆造化自然之元氣。氤氳鼓舞。以發其華。而氣之所動。則不
能無淳漓消息之變。故羲皇而下。文章之氣。每乘乎時。其必出
于道者。不能殊。而其言則各自為一家。俾天地之常。固不易。而
雲霞之所卷舒。終日而為萬狀。古今之文。固不能一律矣。竊論
之。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之文。皆道其中之所欲言。性情之文也。

此原唐虞三代之文

此原春秋戰國之文

此總論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之文皆本于中而先性情所發者

獨其所植于中必異。而文亦因之。若典謨訓誥。君臣敷颺之言。
則其人皆已有得于道。而至于政事之得失。理義之晦明。有非
言無以自見者。故出之胸臆。而明之於言。蓋其意主於明道。而
不主于為文。春秋降而戰國。攻取之黨奮。坏天下斯國而致身者。有見
于利害之勢而已矣。凡騁好之詞。游雄之談。苟不能明析其利
害。則無以定國是而動人主之聽。故天下之所尚。務于明已之
說。以自售。而初不暇乎文章靡麗之習。蓋三代而上。以其所得
于道者。由中而見于文。故其文渾然典重。中正而不偏。春秋而
下。以其所得于利害者。亦由中而見之於文。故其文明白暢快。
詳至委折。望之有燦然之光。而惟其不本于道。故曲而不該。
而不純。無以追三代之英。而與之並。是二者高下不同。皆非有
意于為文也。西漢時若賈董遷向之流。亦皆道其中之所志而

此原文變于兩漢之末皆不本于性情者凡原韓歐蘇變文体而終不能復古歸之于時以應音每乘乎時句提出心字足發迻閱

非刻雕彩豔以為工追相如枚皋王張崔蔡之徒出則皆以莫詞綺語博文詭辯相高所言者未必其所志而性情之文變矣百世之後韓吏部歐陽少師蘇長公傑然振起以務為性情之言而士皆困陋就簡竟不能復于古故自西漢來作者僅僅可指數信哉文章之與時高下也嗟夫文之原出于天正于道而昌于氣其所統之者則存于心六經鑄羣言之品后代之文人雖馳騁飛躍終不能出其環中惟其心之純乎道而已矣夫旹有古今心無古今作者求之于心以極其沖虛因應之致則天地聖人之情可見雖其意不能儷于古要非不根之詞也

許閣師頴陽公評

文以復性言學之有自得者辟復其性一語便浮

文

原學 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 狀元修撰

夫學何為者也所以復其性也人之為性無舜跖無古今一也而何事乎學以復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學則不能有諸已故明也而妄以為昏也足也而妄以為歉也于是美惡橫生而情見立焉情立而性真始牿故性不能以無情情不能以無妄妄不能以無學學也者冥其妄以歸于無妄者也無妄而性斯復矣蓋嘗論情猶子焉性則其母也情猶枝焉性則其根也世之棼棼者豈顧欲離毋逐子撥其根而培其枝哉冥冥之中無徙見生生之外無朝徹於是寶康瓠為周鼎視珠貝為瓦礫其流有四離性則一故有清虛之學焉有義理之學焉有名節之學詞章之學焉其敝也日瘀于學而不知所學為何事此豈學之罪哉知學而不知所以為學故耳或曰無思也無為也易言性也而學則思與為不能廢矣以其思為而求夫無思無為將無適越而北其轅耶曰性無思為而非思為不能致之蓋思為者有也而所思所為者無也故求之思為之表以入乎無思無為之域而後至焉至此則洒掃皆精義日用皆天德不舍枝而得根不離子以見母清虛學也義理學也名節詞章亦學也無之而不為性故無之而不為學也而又何不足與明之有焉蕩心於倍學汩欲于倍思而不知復性于初豈獨名節為逐物詞章為溺心清虛增其桎梏義理益其蓋纏為力彌多收效彌寡則其所繇學者異也或又曰古之言學者至傳說孔子而詳皆未言復性為的也乃諄諄然以此命學不已固乎應之曰傳言終始典于學孔言學而時習之未及性也不知惟性則學可終習可時自非然者力于始必替于終習于此必輟于彼惡能

見性則無之非孛亦否字之理洞洞叡叡者何以有此

此一段深明復性為學之要

時又惡能恍世言學之當急問其所以為學則茫然無入亦不求所以入是不知穿井所以通泉習射所以中的也無泉則無所穿無的則無所射而世皆忘其泉的之本然徒矜穿射之本功此以塵飯塗羹戲而無意于求飽者也則無為貴學矣

黃門陶公評　文古思奇

變幻如龍或藏壺中或為奇女子或為劍或為按或入以指甲

而學九天不可端倪論學則見大今之病學有五而異端不与焉皆独得之見

原學 萬曆己丑館試

周望陶望齡　探花　編修

君子之學大學也不知學者不能見大不見大而溺于其小則學病今天下之病吾學者有五而異端不與也所謂五者徇小利飾小謹競小節矜小聞騖小辨徇利者庸衆人也而修士非之聯隙塗竇過以苛細自苦言不敢先人行不敢戾俗卒身以此為矜世亦從而稱之曰賢良長者也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止節士聞而非之伸眉騃首谿刻而摩當世言先人行離俗卒身以此為學當世亦多有墨雖然氣盛而德衰矣聞士以學古多誦為富以華言巠辭為不朽笑簡約而薄名理亦力學而不倦辨士非之曰此夫喪志溺心務華而絕根者也於是言則稱先師論則附倫序聽其說或然考其行實特適足以譁衆而褻吾道此五者今天下之所謂學哉故曰小利敗名小謹賊德小節破義小聞滅質小辨乱真小者並馳於世則大學病矣而異端不與焉今所名之以異端者二氏也所以訾二氏者絕欲去智恬淡寂滅也而世則多嗜好矣設智故矣競華艷矣其為二氏者固鮮也就有之奚害於世曰有一焉將驅斯人而從之也夫牽率多欲機械之徒而責之以絕去語馳逐華艷者而曰恬淡寂滅也是猶鼎食者而茹之藜藿廣闥者而居之林越也又必不能矣昌黎氏原道也嘵嘵然而與二氏辨其所謂道者固非道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治譫迷中風而徒咎吐吸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闊事理哉然則學者柰何聞之曰學也者覺也覺而後能見大富人穿壤藏金錮其上子不知也日惙惙而憂貧相室者以告索得之遂以富擅其里向固不知其措身塾足之靡非財也而惙惙然貧是憂也故心本

精思入理窟馳驟遊天

用意深極深遠

備足而謬謂虧欠也本明瑩而謬謂汙染也本旁皇四達而謬謂閡隔也皆是類也有聖人焉起而命之曰先覺為之啓其錮發其藏而後憬然悟曰吾故完也故淨也故廣也天地固與我為體而萬物與我為一矣為聖凡為古今為物我為同異而我大矣故學也者非益其本無而識其本有者也凡學公而欲私虛而欲實學則通天下通天下者固不以天下先已其非誉利鈍窮通巧拙毫末不得入其舍惟以成已而已斯不亦至公而私哉善可舍已仁不讓師納區宇而不窄包千聖而不怍斯不亦至虛而實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可謂善用私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為亦若是可謂善用實夫人情未有不自急其私而自足於其實者也庭室不糞除而鎰人於田篋金千鎰而乞於市世所謂迷罔人矣誠無迷罔則覺ゝ則見大吁覺矣學詎有他事哉

閣師許評詞工而融意正而達文与詩稱如銘金璧玉臺然可愛句工

不禁二氏而貴寔用足真學術

原學 萬曆己丑閣試

昭素黄輝 編脩

學何做乎曰性之瀞乎習也即學也四民之習百家之業未有不相學者然命學者必曰儒美乎哉號達性命齊一統類非儒孰尸之奈何儒者之自為總雜也楊朱之感岐路也學猶之乎朱也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學猶之乎卿也標立而躲者從之學將惡乎歸自宋儒崛起表章絶學引繩鄒魯批秦漢以下益有咨嗟乎内者矣未有挺援乎外者也曠千餘歳而長夜之謂至乎已而後曙乃或者孚論其世以謂掩古而不恕又無當乎理亂也至以清談薄焉由後觀前良亦已甚之報邪自足以還源流沾染靡相殊絶學者若守陳紅溢益無味則有豪傑之士躍起而振之約立片言以亦懺一世機鋒刻溢雄視外家言矣空虛之徒利其直捷而易從也相與穴焉有力者憤曰是徑而蓄奸浮而遠事去而甘心于申韓然其効可睹也徑約若彼刻礉若此談者莫適為質稍ゝ牧二氏以自弘夫陰用而陽闢之論矣況明ゝ與為戎哉覇之論也周猶尊也晉楚成而周滋輕矣彼漢然若二氏也收之闢之亦空而無與吾獨有感焉凡異説之與皆季世也彼無用乎天下用天下獨儒耳儒者不用ゝ或不効等為無用而後彼頡頏其間若之何以空言爭邪夫口馳清虛身騖華競六代之所以陵遲也漢儒之治學也言必稱師動必引古循ゝ習ゝ不為苟且故通一經以上隨厥巨細嘗試輒効非後世所敢望跡其與義資行多鄙比先民唯名理或樸不能置喙乎後世此亦世變江河端款文質之効也為正學計奈何曰冠纓而掠二氏者無以禁為也彼非能去人倫甘寂寞者也即彼能去ゝ耶空ゝ耶亦甚善過望吾姑以漢之樸濟宋

究竟近情

之尊乎寇程其名檢寬收其績課扐其恬惔而揞其嵩陵使性命之說遠遊質行一切躉其淨習而還之大公不吐不茹畫一而守之曰吾以是觀若之學也有不迓華競而趍寔効者否也夫論學者嘗古易諸今難衆人易自樹難予悲夫末學之多岐歲雜乎日勝其說而用天下者寡也作原學

許閣師穎陽公評

成性成聖識學之大而誦方堂郎可兩

原學 萬曆己丑館試

用孺區大相檢討

人有群居樂聚執蓺鼓篋端弁帶而說仁義攤梟比而談詩書扱衽而登孔氏之堂則可謂學乎曰是談說之粗也非學也人有朝經夕史尋行數墨佔畢呻吟焦唇腐舌伉伉窮年而莫之止則可謂學乎曰是誦讀之餘也非學也然則所貴乎學者何也學者將以成性也亦以成聖也道率乎性至乎聖而止矣惟學足以通之今夫人非生而聞道也又非盡生而有是聰慧材智也然而義理之性與夫靈明清虛之体所謂堯舜以至塗人一者孰塗之人告之曰若將為堯為舜也有不赧然遜避者乎孰塗之人告之曰若之性即堯舜之性也有不遽然大覺者乎俄而塗人俄而堯舜是何修何營耶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雖有美味不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不學不知其致故跂足而望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終日而思不如須臾之所學也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性本一而或失其初以至於去聖日遠矣始不能不假乎學故學者所以變化氣質矯其偏迓之正以致乎聖人之道而已非談說誦讀之謂也談說而無得於道昔人所謂說鈴也誦讀而無得於道昔人所謂書肆也以是語學離其真矣余觀古之為學者始之離經辨志次之親師取友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藏脩有正道退息有居業志如此其勵也大之經綸參贊小之器數名物遠之六合近之衽席尊之帝王聖賢前言往行而卑之匹夫匹婦寸長片善罔不攟摭囊括量如此其弘也而又戒惧嚴隱微慎公私義利必析不伸節于昭昭不惰行于冥冥功如此其密也故曰聖人之於道沒身而已堯兢兢舜業業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上聖猶然況中材以下

說鈴書肆本楊子

發學之實透微

者乎故知古人之所謂學者將以成性也亦以成聖也自庠序學校之教衰道與世交喪而學術亦裂秦漢以來詩書起家白首紛如高之論虛無卑之溺青紫談說雖盛誦讀雖勤所由殆與學遠矣悲夫吾身在天壤直一瞬耳所恃以參三光超萬彙獨有此學隙駒易過河清難俟彼燕僻嬉遊流連光景誠無足道其無乃以其談說誦讀之功為異端曲學之資也不亦可惜哉余因推本言之告夫從事于斯者

讀之令學者悚然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九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補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翀之　濬孺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辯集

璽辯

主靜劉定之　文安公

岳文肅公篆采評

璽之得失存殘考據精詳首末精二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篆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綬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

執中之論尤是卓見足解世主以己之惑元狂之謬矣

自慕容以後或謂在晉或謂在燕故下文分兩項說去

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益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于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

哲宗所得必非秦璽故謂其為作天書之故智

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末取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僧得于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于朱梁之璽與所取于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其存毀真贋之故雖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

不以璽而以道是為國正論

考究詳明

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世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終

此有為而發

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歟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張學士洪陽先生評 破妥題真直證平快無驟境界

道術辯 庚戌館試

南宮張一桂少宰

道一而已矣何辯者之紛紛也昇故辯古之道術也易辯今之道術也難曷言乎古之易也姬孔既沒異說蜂如楊朱墨翟惠施鄧析老聃莊周慎到田駢蘇秦張儀之徒出各騁其說互爭雄長專門自是競不相下然聞為我之說知其為楊聞兼愛之說知其為墨聞清虛放蕩之說知其為老莊聞堅白功利刑名縱橫之說知其為惠為鄧為慎為田為申為韓為蘇張之色陳於素見者不疑樂奏韶衛聽者易別彼雖欲簧鼓其說以害道而哲人遂覽辭而闢之廓如矣乃若今之道術則不然百家之說多滅絕而不傳佛老之說雖存其徒又無能明其義者間有明其義者亦惡然羞沮而不敢與吾儒齒獨吾儒之道粲然

實學不明似是非真乃分日寔道根本

大行於天下宜若易辯而謂辯之難何也實學不明而似是之眩真也口誦姚姒之談身履蹻跖之行徒借游言罔關世用者自謂得道術之精蘊操觚翰逞彫繪窮年訓詁無裨實際者自謂咀道術之英華馳情事務遺棄身心日營營於榮華聲利之途者自謂得道術之作用謂之非耶而冒道術之名謂之是耶而鮮道術之實譬之碧綠紺緅疑於玄朱折楊黃華雜於韶濩遂使見者改觀聞者易聽自非學悟真詮識達妙諦鮮不惑而從焉而況乎辯之易易也是故古之談異端者在吾儒道術之外如敵國寇竊崇邪醜正其為害也固深今之言異端者在吾儒道術之內如室人交鬨操戈反刃其為害也尤大抱衛道之忠歎者可不為之扼腕而浩歎也哉愚竊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術之準的易詩書禮樂春秋道術之章程師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諸子之異同可勿論也求諸易詩書禮樂春秋

起處超俗如天際朱霞出爲壓如雲中白鶴

飲上池之水洞乎膏肓擬西秦之鏡徹其肺腑

而百家之說可盡廢也然其要莫越乎二者曰身心曰實踐昔越人有適上都者望都門而止惟見城郭之廣大而已至問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闕殿宇之壯麗則懵然無以對故外身心而求道術者止都門而外望者也昔人有登華山者至華坪衆曰諸登者止此矣獨奮然不顧遂得陟絕頂捫蓮掌視寰宇為眶中物故舍實踐而言道術者振華坪而自阻者也古之善談道術者莫如孔孟孔子論脩身之目而以篤行終之孟子之欲熄邪說也獨舉正人心為首務大哉言也道術之旨要可識矣若離身心遺實踐而徒訑訑然曰道術在是雖使深明宗旨坐談性命如皐比之講解鵞湖之問難寒泉精舍之發明愚猶恐其言雖善而無益也而況乎異說之紛然哉於是作道術

張閣師太岳公評 有見到語 悟境

孔門求仁孟子言仁義辨 隆慶辛未館試 吳中行

天下談道術者率歸之孔孟之道其出也同原其入也同域今魯論與七篇之書具在可考鏡也而或者難曰道無二門則說無兩途孔孟之道昔以為較若畫一而睹其論說往往詳略殊致若孔氏之門顓顓焉惟求仁之是亟而孟子遂仁義並陳不少軒輊將以為言仁者之略乎抑以為兼業者之務乎於乎謂孔子而略乎教是見以為仁之小也謂孟子而贅乎詞將其旋窺衛道之心不白于世儒矣且仁與義之為名也非人心之初也人心之初渾乎一耳湛乎融耳自無極之真動發呈露而為太極聖人于是就人心之懇至者而強名之曰仁就人心之裁制者而強名之曰義所謂同出而異名也是故自其合者而言之則仁與義角立而互尊若椎之衡之而銖兩尺寸無弗誚也

名理甚精

豁然悟後語

此仁義之說也舉此以棕核孔孟之指其大要可覩已故孔門之專言求仁非略也語克復則集義之事也揭主敬則徙義之要也別交利則由義之徵也以為言仁而義從之矣孟氏之兼言仁義非贅也不從不道之訓卑富強也懷仁懷義之規抑縱橫也正路安宅之喻距楊墨也以為義而道斯暢矣故曰孔孟之道一而已矣夫道一則何必專言者之為孔氏而兼言者之為孟氏乎噫孔子之論發于弟子之[illegible]受為多不專言則其為教也不約將使人眩而難從孟子之論起于異端衡決之際不兼言則其為道也不著將使人詭而易逃此其為詳畧之辨歟於乎夫子之道惟精也故其教易行孟氏之說惟詳也故其道易明學者得是說而存之其無務尊洙泗之微言而訾子輿之駁乎豈必睹七篇之煒爗而疑孔氏之簡乎雖然儒者從古

看得融貫

代之後欲問途而登乎道其將安從曰從孔子夫求孔氏之仁即可以集孟氏之義矣且孟氏性之仁義並談而間卒歸之放心所云求放心者固仁之軌而孔門之緒論也則信乎孔孟之道一也談道術者俱稱孔孟有以哉

黃葵陽先生評 禪家所謂不受一塵不捨一法此文可謂近之矣

孔門求仁孟子言仁義辯 隆慶辛未閣試 趙用賢 宗伯

道無二也聖賢之言所以明道也亦無二也夫聖賢非有意于求同也道固不得而二之也然聖賢以憂時之故時或不同其言而實未嘗二也夫天以一理畀之人而有仁義是仁與義豈二乎哉蓋天地之理畀于吾人而吾渾涵仁義于心之中夫固達四海亘古今而無有乎弗具則亦無有乎二道也以其道之無二也而謂其言之有二也可乎今觀孔子之教人若回若雍若賜皆諄諄以仁問而孔子亦諄諄告之蓋當時所以教所以學者惟仁是急耳孟子私淑孔子而其言一則曰仁義二則曰仁義是遵何術哉嘗以仁之体觀之夫仁者上天好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故人知渾然太虚者仁也而不知渾然太虚者非一無權衡于其間也其行之孰為宜行之而孰為不宜如所

拕以玄主之青轍以華拖之東

探心体之玄珠揭聖學于慧炬

謂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者皆我之惺惺不昧者為之也仁也亦義也故曰仁而義已具矣求仁而義已兼得矣孔門之不言義固非遺之也至于孟子則其時又有不同者蓋自孔子沒微言絶而異端邪説浸尋而起如楊如墨日肆其狂誕之言以簧鼓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亦靡然從之故以為我而害仁以兼愛而害義聖人蓋已不絶如綫矣孟子之心不勝其戚矣于此時而不倡為仁義之説以正之可乎故七篇之中屢致意焉蓋使天下知為我兼愛之非仁非義而歸于我之所謂仁與義也況當時告子之徒猶知仁為内而至于義則直從而外之彼視所謂義若漠然与我無與者又烏知所謂合一者此孟子所以言仁必言義言義必言仁而不以為煩也此孟子所以救時之弊而其道卒無二也或曰若是則孔孟之言固有詳畧之異歟

覌此則知孔門未嘗不言義孟子未嘗不言仁仁義合一方是聖賢立言之旨

是何足以知其說也孔子之于樊遲也諭仁則曰先難後獲諭德則曰先事後得皆因其近利之心而規之也夫祛其近利之心仁即義也特未明言之耳而至于孟子之世則功利之習已深入于心而不可移使不明示之以義而徒號于人曰如是而仁如是而義又何足以正人心而挽其相凌相軋之俗也然孔子之言有曰質直好義又曰徙義則在孔門固未嘗遺義也而孟子以人心人路言仁義究其歸亦曰求其放心而已則仁義之相須不益信乎然則孔門雖不諄諄于義而言仁則義包括于其中孟子雖兼言仁義而要其歸則仁固足以該義義不在仁之外也其道則同而已矣雖然聖賢之心無樂乎言之多也若孟子者其亦有大不得已也夫

中開師程泉公評 剖析和同若辨蒼素

公私二路人皆能言之發公私之旨則無如子者

三段剖析君子小人是照膽鏡

太陽當空魑魅畢照小人何所遁其情

善喻

和同辨 萬曆癸未館試

汝光鄒德溥 編脩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微哉其辨之矣而晏嬰氏之說不與焉嬰之說大抵以獻其可否相濟之謂和而順其可否之謂同也夫和也而必可否相濟之謂則當其道合而交君子固有驩然靡間者將可謂之同乎同也而必順其可否之謂則當其利合而籌小人固有各效其謀者將遂謂之和乎史之記嬰曰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必若嬰言是其衡命之謂和而順命則同也即嬰也且自出入之矣愚故以為未折于和同之辨也夫和同何以辨也則直辨于其心之公私而已君子公天下而一之其于人無弗親小人之私其身也將必有利已者焉其利已也者則親之其与人親一也乃公天下而一之與夫私其身者異也此和同之辨也君子將有所正于天下而不可先為之拂是故時有所合焉小人之媚乎人以自托也而亦莫為之拂也其無所拂一也乃將有所正于天下與夫有所媚者異也此和同之辨也君子欲天下之同歸于善也是故揚其美不揚其惡要使人之有勸而無沮小人之與人同惡也亦輒諱焉而飾其美其隱人惡一也乃欲天下之同歸于善與夫與人同惡者異也此和同之辨也若夫明諍顯諫其心誠在成人之美也和也倘有所附焉而攻者即明諍顯諫亦同矣絕交明法其心誠在止人之邪也和也倘有所附焉而絕者即絕交明法亦同矣直筆無隱其心誠在垂勸懲于世也和也倘有所附焉而作者即直筆無隱亦同矣今必曰五味之相濟也五聲之相和也吾不敢謂味若聲之不貴濟與和也然衆味合而敗肉之為調必弗甘也衆音合而鄭樂之為奏必弗雅也則其貴

之貴矣夫心也者亦交之質也在易同人之象曰同人于野亨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其九二曰同人于宗吝夫同人一也乃亨與吝之分則存乎公私矣此孔子和同之旨也然則嬰之說非與曰嬰以據之為容悅也景公之好臣容悅者也故節取和同之義而納之規

申閣師以泉公評善于用詞准陰之多多益辨正如此

和同分別甚精可謂傳神手

文凡九段說和過真足和識同遍真是同至其氣勝放急則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廻奇觀哉

和同辨 萬曆癸未館試

台山葉向高 編脩

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同之不相入也較若蒼素矣而世之人第慕君子之和也妄意君子之有所徇也又見小人之易合也遂以為無町畦無涯涘溷而入於君子也此未察乎和同之分也夫和也者豈不以其兼容廣蓄與物無競乎若往再難持舉錯無當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誼合志投同功共計兩無猜嫌乎若晉于趨舍而以比暱養交周于謝請而以阿意希榮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含弘表圓廓若谷涵若水參參乎乘虛舟以游于世乎若耳于飴固于漆詡詡相徵逐而工為親昵言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恂恂吶吶一禀之退讓靦而不堅乎若修劳煩之節習于鄉曲之譽無所疾怨于人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言寡附聲行鮮詭隨趨舍殊途而應若坻噴乎若廣餙厚貌煦嫗而易親此唱彼和而漫無所可否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善相規勞相督砥節好修以相親媚乎若汶汶容容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一遇患害輒首鼠兩端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無懷忮慎無伐功能虛衷而讓善推賢如不及乎若陽為浮慕陰欲賣交蹲沓背憎反復而莫知其倪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同行也而不相標奇同功也而不相樹黨乎若順比滑澤更為釣餙可以延譽可以潤非可以使人親已可以傾蓋而結積年之歡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披胸見素其臭如蘭利莫能合害莫能遷乎若重意氣立然諾生死可徇慷慨自許而絜之義理中正不可得而合者必同也嗟夫和同之端棼然淆亂也久矣彼不知求和于理而求和于情其弊也且使諾諾者進而諤諤者退矣隨流揚波者庸而獨清獨醒者斥矣曲季阿世

瑣屑氣勢昌大必如此狀東方有力

者得售其奸而向折不容人過者屏跡去矣夫易戒于宗詩哀淪訛黨同伐異為世大詬所從來遠矣是以古之君子務平其心毋靡其守務審于独毋狥于情務度理當否以從違而毋為隨俗習非之見此則辨于和同之至者也

許閣師頌陽公評由淺入深起伏出奇無窮最得雄辯之妙

和同辨　萬曆館試

梅源鄒宗齡

昔夫子設和同之論以分別君子小人而後觀人者率之以品隲士類考究邪正之端然于本旨未甚悉也自晏子評梁丘據為五味琴瑟之喻比類甚當然後天下曉然知和之如此而同之如彼庶乎得夫子之解矣愚因其意而詳辨之昔唐虞之朝豈不稱和德哉夷考其時君都而臣吁彼俞而此咈又何悖也乃驩兜共鯀互嘗植援交相游揚則斷斷罪之不以假者何也以一都一俞者和也都俞而吁且咈者所以和也彼交相游揚則同之尤耳故人知法城府絕町畦之為和而不知獨持風裁之所以為和人知務虛受戒褊急之為深而不知是非不同之所以為和所以然者以其立心與其行事皆當乎理而無他則亦不得以相悖之迹病之何也謂其以拂之之道濟之也若夫

方變柱題令此單心光

回者則不然漫無持見而猥隨世俗之好惡以相詆含其尤諞者則猶慷慨之名以号召天下而衆趨之如鶩遇事輒沾沾自喜好其從諛而合己者不好其介持而異己者好其標榜而附己者不好其守正而抗己者一不當意羣起而巧詆之曾不顧理之當與否也是以謂之同耳故均一注厝也以君子之心行之采乎盈庭而不以為依違行乎獨斷而不以為懊怏無害于和苟執一偏之見以為謬而與人為敵是同也均一議論也以君子之心行之衆是亦是衆非亦非或衆是而獨非或衆非而獨是無害于和苟任己以為是非而黨同伐異者是同也均一評隲也以君子之心行之知能亦知不能知可用亦知不可用言美而不諱其瑕舉長而不匿其短無害于和苟執不能而槩其所能知可用而忘其不可用是同也然亦有和而疑于同者

發揮透徹筆陣嚴飭非寺闢欵論

意入奇境

句句精摘從蘇長公得來

有同而疑于和者和而疑于同者嫗煦僂容似諫哀矜善類似比守正秉礼似亢持論不回似刻若狄梁公之混迹亂朝委曲以求濟者是已同而疑于和者隨俗浮沉似恭瞪盻偃仰似毅比周附和似寬姤娟沮物似正若八関十六子之自立赤幟互相標榜者是已和而疑于和者則端人亮士且投迹于其間故小人得乘而溷之同而似和者則狡詐之徒猥竊其迹以自文而与君子角然和而似同者常十一同而似和者常十九和而似同者易辨同而似和者難辨易辨者其類亦易散而難辨者其黨亦難消故兩者相角而似和者必勝何也君子一不當意則飄然遠引之不暇安能置一喙以与天下争彼小人者其机械変詐足以変易蒼黄而娓娓之夫交口相尅牢不可破其為国家害非浅鮮也有世道者誠覚孔氏之旨究晏嬰之論致審於真偽之間毋使似和者所悞則幸矣

余習許同蘆公評〻〻今人談経往之刑四〻本甲病杭之而高本使而遂浅使深之近而本之使推本明遠候心而于聴至如春只正只三浮于非周之浅不知説言何致

春王正月 辛未館課試

伯衛徐應聘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盖聖人作経之始筆聖人之言初非窮深而難測而後之過求聖人之意者遂至于滋羣疑而叢異論愚竊以為惑矣夫春秋實魯史之舊也雖其是非予奪貽百王大法然不過因史官之舊文而筆削之因以寓褒誅于一字片言間耳其實紀事之書而非論道之書也記事之書不可不實孔子以周人從周時而書周事此復何疑者非如論語所載斟酌四代礼樂以詔萬世而有取于行夏之時也論者徒以行夏時之一言遂謂孔子實從夏正夫筆則周也而時則夏也孔子已自處于不信後世其誰信之且孔子惡天下之無王而作春秋乃以一匹夫而易共主之正朔是無王之甚者也其何以懼乱臣賊子之心然則其為説也何居曰周人實改時與月而孔子從周者也律暦志称武王伐商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逾孟津明日己未冬至周不以建子為正月乎泰誓稱十有三年春戊午大會于孟津周不以建子為春乎王者之作不胥礼不沿樂典章文物可易則正朔亦可易也周之改時與月也夫何疑論者曰六經皆夫子所删述寧均之乎奉周正矣然豳風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礼中春詔命頒始蚕何以皆夏時夏月乎夫論春王正月則亦據春秋書而一言耳如必旁引而為之辭則雖聖人之言有不可以相通者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荘七年秋无麦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何者而非周正也周之改時與月而孔子之從周也又何疑況春夏者陽之道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為春

已也

拈出泄周尤為独見

從周之意宜人實是如此後人不知耳

浮辭經達法

非與天之相終錯也何所見而謂周之不改乎周之改之不謂
之違天而孔子反之違足以言僭王吾以是信春王正月必兼
夏正也論者又謂行夏時之說不宜託諸空言夫孔子于四代
禮樂均未之試也乃必于夏時而驗諸行事乎此又不通之議
矣要之讀聖人書者當得其大旨春秋以道名分所謂大旨耳
其可疑者當闕之闕之不失為尊春秋彼曲為之辭者以私意
度聖人非尊春秋者也

范[illegible]研公評

洛明春秋之行卓有見地尚論聖人之心權衡以[illegible]說之王之事矣

春王正月辨 （庚辰公 未館試）

王池史孟麟 庶吉士

夫春王正月者春秋一經之首旨議之旨不服信于理而[illegible]會
于證是以億見紛紛為千古之疑而莫決焉吁愈疑而愈悖矣
誠以理決之聖人之情豈難知哉何也春秋為表年首事信今
傳後之書履端于始聖人之所謹也故元者君之始也春者歲
之始也正者春之始也所紀者魯之事也所奉者周之曆也而
必系之以王者蓋以魯為周之魯也若當周之世冒夏之時豈
以魯為周之魯亦以周為夏之周乎聖人嘗曰吾得夏時焉欲
行夏者聖人之志也而文武成康之正朔為天下之共尊者奚
異于車書文軌之大同獨柰何反古以倍之乎貽紀錄以信後
必不忍先自失其實也維名分以誅僭竊必不敢先自紊其制
也議者徒狃建寅之春不容復易遂疑建子之月不可以言春

見到之言

引証淵雅

同正說騰

謂之正從春是夏正也合其夏時之志而非周之時月也不知
中星之指斗杓者不可更而月之數可更二至之行九道者不
可易而時之名可易觀春秋書春之無冰秋之無麥冬之無禾
十月之隕霜殺菽左氏稱有事于上帝而當正月之日至武成
書正月戊午師逾孟津而明日己未之冬至則周人之以建子
為正即以建子為春可知矣若夫君牙之指春冰臨豕之引八
月大傳之敘帝出幽風之詠流火小旻之言維夏小明之賦出
初吉周頌之載慕春周禮月令治蠶斬冰之辰致天致地之至
納火出火之期斬木中星之節祭之夏正無不符合果未改于
夏之時與月乎蓋氷惟子丑可涉以涉氷言春必非建寅也審
矣文王孔子以陰陽消長氣機出入明道是復姤之旋也震艮
之運也其無關于正朔也審矣廿氏貴宿區五行之侮俳言三

官府遵周王民間沿夏正是析果之論

春秋從周之意關系殆尽

正之棄周書迦伐商以改正之。幾簌言三統之重可見統正之義至周大備未嘗不相兼于世特其所主之正必以是月發大號行大政而民時之敬授則槩用乎夏耳故周礼有正月又有正歲其言正月周正也天統也其言正歲夏正也人統也故曰文恪謂成周行之官府一遵時王之制如春秋之所書行之民間者多沿夏正之舊如風雅諸經傳之所載則周人之改時与月而建子之為春也審矣彼以時月之不改者非也又以改月不改時用夏之時冠周之月則上下不相蒙寒暑不相順非之非也夫聖人之作經何意哉從其实而已矣一褒貶時事之善惡猶有罪我之懼而援時易令以干王制不惟名分之有妨而又信從之無據聖人為之乎故惟以理決之不必泥于多證之紛紛而春秋之從周也審矣嗟乎擬議過高穿鑿過深牽引過蔓附會過支四過滋而聖人之心幾不白矣說經者不可不辨也。

周諸師教遷公評辨論超脫清自淆悉可觀
許空師氣陽公評援引辨路井井有條而詞更爲雅可取

春王正月辨 萬曆癸未館試

奎恒楊元祥 檢討

以羣言辨聖經難以聖經辨聖經易以言辨理經難以理辨聖經易何也百家之說出于臆見聖人之言出于理出于臆見故紛紜錯亂易至于淆聖言出于理則明白簡易不事旁搜曲引而昭然可見者乃世之論春王正月者歧其說矣為周人改時與月之說者自漢孔安國始也為不改時與月之說者自宋蔡九峰氏始也為夏時冠周正之說者自宋程伊川始也諸家者左雌右黄彼堅我白援經質史幾于聚訟矣噫是果奚難決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而元年春王正月又孔子援筆之始言春志歲首也言王志一統也不言春正月而曰王正月志從周也明白簡易莫大于是藉令周不改月奚必曰春正月又令用夏時冠周正奚必曰王正月哉噫為是說者我知之矣易之臨曰

辨論精確意見不羣

即起句所云以聖經辨聖經以理辨聖經易也

八月有凶繫辭論帝曰出乎震齊乎巽詩之豳風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周官春詔命婦始蠶凌人十二月令斬氷宗人以冬至致天神夏至致地祇質之三經皆用夏正春秋固亦經耳安得不從夏時哉不知文王彖易當商末造未有周也先天後天在一經已自互異況自復至乾為春夏自姤至坤為秋冬又甚明也豳風誠用夏正然一之日月建子二之日斗建丑周先公用此紀候及有天下遂用為正朔也三禮出自一原而礼記稱正月七日與周官之旨又矛盾也愚謂以諸經辨春秋不如以春秋辨春秋以言辨春秋不如以理辨春秋春秋成公二年正月書無氷夏正二月春風解凍已久矣無氷不空書矣隱公九年三月書大雨震電夏正三月稱雷非異矣不空書矣莊公七年八月書無麥苗三十八年書冬無麥禾夏正則麥以四五月

天春秋言以巳意改之朗如照鑑

該理甚精子足之論足為千古絶枝

寒秋冬非其時矣不宜書矣定公元年十月書隕霜殺菽夏正則十月不得有殺霜降非爲早矣不宜書矣揆之歟若周正耶夏正耶周時耶夏時耶此以經推之可不待辨而自明也且夫春秋之作義存尚史道貴尊周一予一奪一賞一罰聖人蓋三致意焉狩河陽則書在乾侯則書夾丘召陵之盟則書王於陳恒弑君沐浴請討卒絶筆於獲麟而不肯筆此於經使天下後世不忍見此大逆無道者聖人尊周之心何如哉生周之世爲周之臣尊莫尊於天王大莫大於正朔僭以已見易之何辭以謝天下乃議者竟引行夏之時知我罪我之語爲證噫郭公夏正明白昭着史臣之謬尤凛凛不敢增減一字堂堂天朝之正朔可以已進退其間哉此以理推之又可不待辨而自明也愚嘗論之曆以紀歲序天道也天道以夏時爲正史以紀正統人道也人道以周時爲尊春秋言人不言天紀周不紀夏春王正月蓋周時非夏時矣

割烹辯 萬曆丙戌館試

青雷薛三才 庶吉士

王閣師荊石公評一詞不甚古時以議命題旨錄之

有莘氏起而王成湯也一曰負鼎以割烹要湯一曰三幣聘以堯舜之道要湯皆不然自古英君賢相之相遇也如投石起自有一種意氣交合卽君相亦不得而知者尹何心於湯而湯何心於尹也好事之輩重視乎湯而以三聘爲榮輕視乎尹而以五就爲辱一忌湯之下聘胡不加我而加尹一忌尹之弊聘胡不卽應而待三吾以割烹誣之則成湯所聘者一庖夫而尹之所能者一滋味耳計不得耶紛紛傳誦習以爲然孟子當時非不知尹之所挾者不止一堯舜之道庶幾堯舜者古之聖帝談之人心易回衆口易釋乃曰伊尹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者也吾恐知勇如湯必非有庖能惑而格天若尹決非割烹所有噫是可諒也藉令尹而必要以堯舜之道也則百里奚霸秦是亦以堯舜之道要之哉好事之口亦不免議遂曰五羊之皮食牛干秦穆公孟子之詳以賢智辨之豈特尹而曰要奚而曰于卽大聖如孔子而議者如子禽尚曰夫子必聞政也求之與以夫子尚不免求議而尹也要奚也于宜然矣迩來俗薄見淺一豪貴子弟巍薦科甲迥列縉紳竟不論其智愚賢不肖輒竊訾之曰此使子弟爲卿之意乎卽不然而亦千金羅致也若割烹誣尹之口何代無之而當此謗興毀來者須以古人割烹之要自解焉噫人必自處割烹之議而後伊尹之心事益白

此作辨本旨直借割烹以發其意耳

山陰王閣師評：骨氣才情，有縱有姿，一一雲之致

光焰萬丈，奇哉

奇筆

比周驕泰和同辨　萬曆己丑館試　周望陶望齡編修

物之相似者多矣，未有能相易者。不莠類也，鼠璞名也，見玉而名之鼠，見禾而斥之莠，非狂則惑。形肖跡糅，終以相易，莫甚于君子小人。噫自昔小人其所以指詈君子者，有不以為朋黨者耶？有不以為使氣作威而自恣傲者耶？之二者，皆君子所加罪于小人，而小人反抗眉信臆，明致而覆坐之，其有定乎？其無定乎？且烏乎致吾辨？夫子之言君子小人不一，二詞至衡舉而質之者三，曰比周驕泰和同。說者曰：此如陰陽矣，晝夜矣，而觀者不知其為陰陽晝夜也。吾為廣大無邊隅尺幅也，彼詭而張之，亦無邊隅尺幅。吾或諂其善，緣附為不廣，而彼曰協恭而交驩者，何也？爾為私哉，侈心之似泰也，無論已，即賦施而俯者，彼且不難于捉髮而訾我曰于于者，何也？同惡者同也，同德者亦同也。此則曰貌爭而不失和，彼則曰貌同而意且異，誰則信之？瀾人以實而且令人失實，溢人以名而且以不祥易之。後之為小人滋巧而鐵滋偽，又烏乎置吾辨？儒者不得已而為之說曰：原心其公者為周為泰為和，私者為比為驕為同。君子之與天下也，如一身然，氣𠉀然游于毛髮指拇而無底滯者，周也。周故耳目之用，不攝而通，手足不相謂而喻者，和也。和而脈暢輪解，神以怡懌者，泰也。周生和，和生泰，均生于公。小人若禽鹿然，喜則交頸蹄足蹌蹌，怒則憤張憍虛，茀茀焉，聚居接穴同處，而相賊也。小人之未得勢也，必求比，不卑賤窺望，同進退唯諾，弗比也。比得而驕，其居勢者，不勝其盛氣，人附己隨而與之，人異己，搏不怡，必擊之排之。故小人或恃比而遂驕，或驕而喜同，以比于天下，均生于私。雖然所謂心者，君子所自信，而小人所自

以身喻君子，以禽鹿喻小人，情狀如懸鏡當空，妍媸莫遁

天出一佑議論

光明正大之譚

幸不可測者也。人不能自暴其信，而能匿其偽于是。六者又滋然而無定名。在唐也，驩兜共工命曰黨；在漢也，李固陳蕃亦命曰黨。舜也，勑幾而賡歌曰泰和；幸也，崇欲而相遂，又曰泰和。為君子則擯小人為小人，又擯君子。夫天下之為君子或寡矣，則朋黨傲之名，其必歸之君子矣。吾又烏置辨耶？雖然，有真焉。為君子者必貞以朗，易觀而難狎；小人必險以昧，可悅而難持。君子若日若河海若條風，小人者矯而周也。吾見其谿谷焉，抑而卑也，若陁陁伏也，飾而和也，其矛戟錚錚也。吾之心又吾止水焉，一望而知其何若人，真之遇也。操以術則不幾矣。夫子所稱三說者，皆其章于處物而設于身，望而可見者，吾所謂真机耳。何暇索之冥冥哉？然君子而必遺世絕類，持其身若拘囚，則其與小人辨也誠易，使甚異乎小人，則君子無貴也。以其不甚異而異之，故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吁，亢也，拘也，不足為君子道，亦明矣。

山陰王閣師批：大氣渾融，論更敷暢

比周驕泰和同辨（萬曆己丑閣試）

昭素黃輝編修

古今治亂之塗豈不以君子小人哉乃君子小人大不易辨也古之人羌惡不嫌同辭曰比曰周曰驕曰泰曰和曰同或聯類而見或孤引而發義若可兩有而互形者仲尼乃斷然曰其人君子耶必周必泰必和小人耶必比必驕必同君子必不可為彼猶小人必不可為此也自斯言出而比驕同之稱天下爭避之以辭為小人若是則君子宜不勝衆矣而小人頗接迹於世彼亦曷嘗自命曰小人哉蓋未嘗不附君子之迹以自文世且惡乎辨之曰君子小人之名非生而有者也事成論定斧而歸之而後不得辭當其事未成也論未定也是非混淆意見雜揉蓋有以周為比以泰為驕以和為同者矣小人徼倖于一時君子懸俟於後世非後世之人獨智而當世之人獨昧也在局者迷局外者明也藉令以局外之明而權衡乎人倫卽殊詭萬狀夫奚為而不辨哉昔者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濟濟相推讓而不為比元首股肱喜起賡唱而不為驕曰都曰俞曰吁曰咈若出一口而不為同當如是之世而猶有小人焉則比周固比也而圯族亦不害為比也嚚傲驕也而象恭亦不害為驕也面從同也而方命亦不害為同也微堯舜早辨而亟遂遠之令說說巧于引類而旅進其為宵人之世可勝道哉夫驕泰和同之辨其說在顓孫氏之問從政也晏嬰之折梁丘據也蓋詳哉其言之矣而吾以為必始於比周之心比之為言曾不及里族周之為言也放之乎九逵而無岐旁也極之乎寒廓而無幅幀也施之千萬世而無朝夕也此則內顧其便私而外恐失其所泥浮慕為周之名煦煦沾沾而卒不勝其褊心始之以貧愚同貴

詞華豈美

元腴

精到

與形之論議君子者亦曷嘗有意于周與泰與和而標之以自異蓋其心一天理之公而已公則無我無我則無人無人我則家天下人中國勤思乎並包馳騖乎兼容得喪窮通不罣其情毀譽是非不煩其慮不拂人以從已亦不阿意以狥物故其周也如九官十二牧師濟相讓而不為比其泰也如歌明良賡喜起而不為驕其和也如都俞吁咈聚精一堂而不為同當其時非無一二小人竊其近似然不曰周而曰圯族不曰泰而曰象恭不曰和而曰嚚訟擯斥放逐而無所容則以君子自有真小人不得而亂之也此君子小人之大較也故辨驕泰則具于顓孫氏之問從政辨和同則詳于晏嬰之論丘據惟比周之辨則歐陽朋黨之說庶幾近之行皆決于一念之公私焉耳或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惡取乎心而辨之曰有視以觀由察安之說在也如慮比周之難辨且怵之害以攜其交彼非道義之合有不掉臂去乎如慮驕泰之難辨且乘之卒以觀其度彼非順理之安有不矍然失措乎如慮和同之難辨且誘之利以間其合彼非寅恭之美有不兢起爭乎此亦緣迹論心之法也庶乎其有辨也

以理辨之其公私自見何必用辨

比周驕泰和同辨 萬曆己丑閩試 用儒臣大相擬註

世道之隆成于君子而壞于小人之亂之也小人之亂于君子者有三曰阿比之疑周也驕侈之妨泰也黨同之跡和也聖人常憂焉蓋須亟為之辨而世且貿焉莫覺也則亂真之偽難攻而似是之非易淆也故患莫大于亂真之偽而治恒壞于似是之非若不徒辨之乎形跡影響而必辨之乎心術也夫人之類與判乎用情動作皆乎四體論議別乎意見此何擇乎君子小人故比周也驕泰也和同也初若無其異者聖人必斷然曰此君子而彼小人跡其外曾不能以髮而竟其底蘊犁然若別黑白若苗之有莠玉之有珷玞而鳳之有長離也曰如此則為真如彼則為偽此必不可無而彼必不可有以待乎後世之自辨而已今夫離形骸障僃汝命曰不廣曾不若晉偽之得眾也轉鎖声利桎梏形體命曰日憂曾不若安舒之自得也峻宇嵬瑣不可方物命曰忿戾曾不若樂易之共濟也故曰周曰泰曰和皆君子之懿行小人者方欲竊之而不能惟欲竊之而不能故常飾其似以求合飾其周則阿徇者假之而晉偏飾其泰則侈肆者假之而安舒飾其和則親昵者假之而樂易始以偽假真卒也偽入而真愈亂此世道之大憂也故單言其是則君子難知也不若周與比泰與驕和與同對舉而互存使人皆得為之辨如此則周也泰也和也如彼則比也驕也同也外類者卬之乎中偏跡疑者揆之乎情素而小人依阿洩沓亢戾側媚之私始不得假其似以亂于君子故曰辨子之相似毋知之淄澠之相淆牙知之是非之相錯聖辨之何則真是者不可惑以非也故嘗論天下之人品辨于心術見之動作成于類

朗法最雅

子言小辨語

而終于小人之獨留是故有所挾焉而盛其氣有所忘離焉而不顧其物汩汩乎其以水濟水也彼不期於驕不期於同而驕與同隨之矣亦嘗觀于君子之周乎中無町畦外無園藩忘己忘物門道之所值故愛不可以毀奪惡不可以含允賢者雖疎必近不肖者雖伸必遠舍其稱就其精以所不愛而成其大愛兹也從道坦然無營寬然於衆寡小大之間而靡所不得沖乎其味之調也雖乎其音之相諧也彬乎其色之相宣也君子去知如是之為泰如是之為和耶比則私私則狹狹則易盈而少所無滋而為驕也專一而為同也勢也周則公公則弘弘則貯之常若不足而中實無所不涵也而為泰也剤而為和也亦勢也君子小人蓋每每陰陽若已吾讀易而得比泰同人焉其言比也則周之謂也其言同人也則和之謂也比以五陰附一陽同人以離陰附乾陽而泰以陰陽交矣夫以陽為主而以陰附之陰往陽來陰消陽長此其所以為君子之目歟嗟呼泰運不常君子小人亦互相嘗也小人欲移人之國必被以朋黨驕恣之名而君子亦或無以自解司斯道者慎無惑似是之辨而徒誘於陰陽貞勝之故也

意數精 二發比 月独透

有開世道之論

山陰王副師評 辨別君子小人品格詞嚴義正文采卓詳辨有良史之才

精確

不作一[illegible]議論俗覺精

比周驕泰和同辨 萬曆癸未館試

吉甫羅棟 庶吉士

天下人品不過兩塗不為君子則為小人未有處于君子小人之間者亦未有游于君子小人之外者然而辨之難也其塗徑惟一而情態凡百不可不察也夫情態心所為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藏之在中不可測也則辨之所由起矣蓋孔子嘗謂其徒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既已為儒矣乃亦有君子小人參錯于其間乎則他日所稱君子周而不比泰而不驕和而不同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同而不和皆為儒者言之也然非辨其迹也辨其心也如以迹而已吾以為君子為周為泰為和小人亦曰吾周吾泰吾和吾以君子為不比為不驕為不同小人亦曰吾不比吾不驕吾不同又其甚則逃遁于公私理欲之介使其意兩無所著其迹兩無所據且無從致詰矣惟以其心辨之此固猶陽之與陰晝之與夜白之與黑薰之與蕕耳故有君子之心則汎愛博施無弗容蓋為周而易事難悅有所决擇亦為周安貞履順與道委蛇為泰而臨深履薄夙夜戰兢亦為泰調諧睦輯意氣輯洽為和而論難獻替固諍可否亦為和以此辨君子之情態則幾矣有小人之心則私暱偏狎不偏同類為比而廣交延攬不問賢愚亦為比傲慢箕踞恣睢放誕為驕而卑疵傴僂折節足恭亦為驕附和結納連引株蔓為同而攻擊彈射擠排中傷亦為同以此辨小人之情態則幾矣夫知君子之所以周所以泰所以和則小人可以無辨知小人之所以比所以驕所以同則君子可以無辨何也邪與正不兩立是與非不兩存窺見隱微故量度可不爽洞照曲衷故權衡可不謬也然又有辨焉君子得志則開誠布公納汙藏垢無怨無惡愛惜人才小人必顯附同列陰排異己邪黨日盛善類日空亦比與周之辨也君子得志則清靜寧一鎮躁鎮邪垂紳正笏不動声色小人必憑藉胸臆莫測喜怒翕張吞吐罔所顧忌亦驕與泰之辨也君子得志則推賢讓能同心一德醞釀積蒸為協氣小人必背公死黨牢不可破衆心惶惑主勢孤危亦同與和之辨也夫斯兩人者豈不均稱儒哉而心術相遠情態迥異用之天下國家則興亡治亂亦頓異焉非其性然也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唯喻義則其心常公常依乎天理而無乖戾故必周必泰必和唯喻利則其心常私常依乎人欲而有阿黨故必比必驕必同故明于義利之辨則比周驕泰和同之辨乃可得而言矣

非本義利是知學之源者

李閣所石叢公評

發明易玄二書之旨肯探精蘊參究心得學而有得者

太玄準易解 隆慶庚戌閩試

肩吾沈一貫 少宰李士

太玄曰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夫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故玄騁取天下之合而聯之者也斯太玄之所由作歟今以其意求之聖人作易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體萬物之情子雲作玄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律則成務曆則編時晝以好之夜以醜之斯準其意一也以其用求之易將以指吉凶悔吝之途玄將以辨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斯準其用二也易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太玄之數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八十一斯準其數三也易有貞悔六畫玄有方州部家四重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

太玄大旨人頗能言之而精覈周詳則未有如子者

係詞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襍卦玄有錯易有乾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及其定宗之名從中至養皆擬從中孚至頤之卦而曾無踰越尺寸斯準其體四也易之揲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是為一營已則又然凡十二營而成爻七十一營而成卦玄之揲法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次配三循太衍之五十虛一也列以一卦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于扐一扐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畫八為二畫九為三畫凡四度畫而成一首之位斯準其揲五也易之占法一卦之內有初二三四五上之爻卦之既成然後視其爻之变以定所占玄之占法一首之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贊首有陰陽贊有晝夜旦占用經夕筮用緯所用之法下為始次為中上為終故

此五段皆詳玄与易準之故理精而詞辨

謂玄与天地準失之太楊

首觸類而長之為贊七百二十有九此則玄準易之大槩也易陽始于復陰始于姤互藏其根各有配偶玄則辰始困敦氣始孟冬度始牽牛律始黃鐘往來循環而不爽始終迭運而不窮則陰陽之機無不準矣易以六合位以全體三才疊用仁義兼舉玄則準以四畫轉湊輻比方洲部家悉皆象擬則貞悔之体無不準矣易以大衍之數滿于五十虛其一焉以象太極玄則天地全數六十六策地虛其宗不滿不溢則潛虛之用無不準矣準彖以首準象以則準爻以贊靡不均適則命辭之義無不準矣至若易除震離四卦以合周天玄益踦贏二贊以當期歲則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無不準矣然則聖人以易準天子雲以玄準易則雖謂玄與天地準何不可哉問者避席曰夫子準易之言余既昭然若發蒙矣然所以準之義則竊有疑焉古

問者却是正論

結語沖雅

昔聖人無意有言隨感順應道德沖融英華輝映辟諸簫韶奏而虞廷之鳳斯鳴雷雨作而壁落之声乃振圖書洩天然之秘象數符自有之運此羲文所以莫京而周孔至今無竝也若雄者何所感而作哉擧雖慕古域求入聖惟寂惟寞何至投閣爰清爰靜乃作符命言則美矣至矣蹐之聖賢不亦悖乎余乃復解之曰此又不然文王西囚而卦彖演周公東征而破斧陳孔子厄世而春秋作屈原沈江而離騷興雄遭叔漢養晦含真韜霧豹以自守處蟄蛟而潛身情有所寄而專好有不得其平則鳴夫豈有心而故為說鈴也哉雄嘗有言師曠調鐘以俟知音後世有楊子雲者出則必知好子雲矣余亦何用急急為之解焉問者怫如余亦亡言混萬物于寞寞觀周體于自然何思何慮恍乎接子雲而遊上玄

王閣師評　南公開口便不羣也

不辨心而辨跡是深于辨者也

明悉人情如辨淄澠較黑白其人之冰鑑也

日辨之術他作抑未及此

比周驕泰和同辨（萬曆己丑月課）

玄宰董其昌　庶吉士

愚嘗讀史而有感于昔人之戒為善也其說曰善且不可為況惡乎夫善誠難言哉繞言周則比者假之矣繞言泰則驕者假之矣繞言和則同者假之矣豈惟假之又從而反攻之將指周為比指泰為驕指和為同而使天下不得見夫為善者之用嗟夫天果有意于扶善也豈生君子足矣然而陰陽對代宵晝互分善之權未嘗獨行于宇宙也又使善之與惡若高丈之與貞柏瓦礫之與夜光無難識別矣而乃險于山川淆于朴璞同行而異情同声而異實比亂周驕亂泰同亂和君子之所覆必為小人之所托此聖人所深為世教慮而三致意于比周驕泰和同之辨也然則何以辨之將辨之其心乎曰不能夫望氣而知膏肓隔垣而洞腑臟者越人扁鵲之事非世醫能也世醫者直審其形證詰其飲食起居以知其病矣故莫若辨之于事有人于此兼容泛愛不我賢愚與周無擇也是則然矣抑能齊貴賤乎等恩怨乎則周比辨矣有人于此任真推分我大物小與泰無擇也是則然矣抑能乘險而不怵乎應卒而不亂乎則驕泰辨矣有人于此平易近人溫幽無忤與和無擇也是則然矣抑能以吾之可而濟人之否乎以吾之否而濟人之可乎則和同辨矣何也人之行事循本而發真則一執偽則多岐多岐則左方而右圓朝蒼而暮素鮮有能終遁者在衆而伍之耳鄙林宗之識茅容詘黃允嘗其一節耳寧有神者告之哉然此辨人也非自辨也自辨無他焉在此心有所為與無所為之間心無所為則雖有所親昵非比也有所不屑非驕也有所隨衆非同也誠故也有所為則欲遠于比而逃之于孤睽欲遠于驕而逃之于小謹欲遠于同而逃之于矯亢猶然詐善耳何足多乎此獨知之境非人所能辨也先自辨而後辨人則幾矣

殷閣師宗川公評

玄而不碩古而雖今未常圖而持乎圓故曰惟子實而從雖知搦頫綜哉

解集

太玄準易辯 洛慶戊辰開試　　撿菴徐顯卿天官學士

或有問於余曰吾聞遂古包羲氏之作易也窺鴻象以運思綦龍啚而闡書洩造化之精微通神明之至德以鈞天下之深以探萬有之賾彰往察來辨類雜物故曰易與天地準後有作者莫之及矣至于文王卦彖是悉原夫羲旨少加潤色美如周公之才止係爻辭博若孔子之學始作十翼雄何人斯乃敢準易無亦天以管窺海以蠡測彼所謂鴟梟與鳳凰爭鳴蝘蜓與神龍比德哉何雄之不自量也余解之曰唯唯否否豈其云然余聞道者涵于太始淪于先天恍兮無象穆兮亡言推之而莫測其終引之而不見其前其為用也至變其為體也至玄故大易之與太玄實殊塗而合轍本異派而同源玄則體員而用方易則

五色宣以成文八音諧而成韻

高明粹理甚精大玄

體方而用員何玄之不可作何易之不可準耶問者又難曰惟易無体惟神無方苟有準擬鮮克用光古者神農出而作連山軒轅繼而號歸藏兼艮襲于有夏乾坤仍于殷商彼雖行于一時終皆底于淪亡蓋連山用七而多滯歸藏用八而不揚惟彼周易奕世彌昌周監二代而精華昱昱孔兼三聖而名理洋洋繼不贊易而易云明哲之煌煌豈其文命協于大禹敬聖躋乎成湯至德娩于軒帝大道通于炎皇也哉胡其言之朗亢也顧乃雕鉛槧鼓笙簧湥入黄泉高入穹蒼大苞元氣細入毫芒探之冥冥索之芒芒於易理而執準于孟明以詒我乎余乃按策而應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配陰陽而分老少八卦應氣候而判方隅六十四卦之錯綜三百八十四爻之參差玄則數肇于一本無生有參而為三成而為九引而伸之為八十一

此止論太玄準易之概

曰觀始中決從中終又雜星時數錯二二贊之從多為休違多為名此準易之占六也然玄之于易也準其數而法則殊準其體而名則別準其揲而變亦異準其占而考亦違惟其所以明于天人之道察于民物之故以擷造化之幽玄以指趨避之向方者其致一焉非不為異不能異而已矣此太玄之大方也然嘗以是而定其論玄之形準夫易而數準夫曆非易也蓋自分卦直日而六日七分之說起于焦京矣太玄祖之而首起于中盡于行起于水盡于金數起于下盡乎上上日起牛宿一度盡斗宿三十二度月起于子盡于亥節起于冬至盡于大雪律中起于黄鍾盡于夾鍾然太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積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大積每二贊為一晝一夜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于是而不及周歲之數益之以踦嬴二贊以

此論太玄準曆

此論太玄準律

合歲之日而行律曆焉推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申甲申還至甲子而冬至皆無餘分十九歲為章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以盡玄之道班氏謂太初曆相應亦有顓頊曆焉此之謂也故曰玄準曆非準易也非惟準曆也又準律律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是為九三之法玄之所從取也故曰又準律也然非獨玄也自漢以來論律曆者皆推而附之于易班氏律曆志稱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黄帝作五聲十二律九六相生是也今推而致之大衍之數增也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今以大衍參天九數二十有五兩地十數三十而乘之增之也杜預曰曆者順天以求

合非求合以驗天今以大衍筭與天果符合以驗天也夫圖揲于羲書發于禹律制于黄曆定于堯古之聖人各以事起而驗為求合雖有一二符契然所乖誤已十二矣或問孔子謂易當期之日何如曰聖人所謂揲四象時歸奇象閏乾坤奇當期曰象曰當適相應會之詞耳此乃偶合乎既畫之妙而非謂易之所由作者也此其周天之數尚有餘分而經言三百六十止舉其槩耳豈適一一密合哉若太玄者為法以象天象之不合不得已而加踦嬴二贊以完之然亦勤矣天體至圓動而不滞元封七年日在建星建星者斗宿也而太初日在牽牛故太玄以牽牛起中首象中孚卦然中孚實先于復在曆家所謂先天之候者故起牽牛初度意蓋出此也雖然必以牽牛起冬至上施往古則失之于玄枒下施今兹則失之于龍尾安在為考之混

元而玄已生察之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耶論者謂易極于六十四而变化無窮玄極于八十一而其法不行此非所以病玄極玄之數若律呂太極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可也論者又謂天地之數但有偶自二而四自四而八楊子益為三事且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以是貶議亦非也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參天兩地皆足倚數九三之法以積鍾律是也余學術淺小不足以評騭往匠聊著所見以開暇日駁正之原因疏所疑于後語云非深于九九者不以參大易之變夫以劉歆曆律之精矣而哄為覆瓿則玄其無當于律曆矣而況于易乎然張平子妙識天文稱其特極理數更僕論難陰陽之事何哉斯又不可測矣近世邵堯夫作正元改四重為上下減九贊為五贊而著之三十三首

之八十一不易焉然則玄又可得增損耶大抵玄之為書可為卓然一家之言未為天壤無獘之物也學者以易象曆律讀玄可也以玄求易象曆律不可也卦氣起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主周歲之日而坎離震兌各一方為方伯之職一爻主一候之日太玄則坎離震兌與六卌卦皆主日而不為方伯也太玄八十一首以配六十四卦所重者十七卦或曰以象閏也然考其書有踦嬴二贊以象閏矣而安用以重卦象閏乎又其所重者雜出而無序何也一陰一陽玄相錯之法也然養為陽而中不為陰水火木金土玄相傳之法也然對為金而羨不為土皆未有明之者涯說玄揲法所稱掛一之後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于扐又三數之不中分蓋誤也若爾則終不成七分之數李民巽嚴以為又當中分其餘而三數之但不復掛一若爾則不成七八之數矣非也姑闕以待辯

董宗伯浔陽公評：程朱主理，易緯主數，自數學不傳，世皆表程朱而并鬯王邵矣。肩吾反覆辨難，以數明易，足破千載理學家之障

七日來復解 庚戌閣試

沈一貫

難曰易稱七日來復楮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始生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凡七閱月變月言日欲見陽長須速也程氏朱氏亦以為然其然乎解曰審然則日月之名可易而聖人得以私更置之也且始遯否觀陽尚用事安得遽謂已盡而曰至此乃復於義無當王氏之說近之矣易緯曰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為方伯監司之官其餘六十卦為三百六十爻當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每六爻當六日七分者也舉成數言為七日也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六日七分而復之一陽已反矣所謂七日來復也是王氏之說也難曰卦氣起中孚則太玄之說也分卦直日則焦延壽之說也緯侯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考說謂偽起哀平恐非聖人之旨矣解曰大易之與典要不拘連山歸藏其占異術尼父至聖韋編三絶是故過揲之策尚當期日元亨利貞平分四時而謂緯侯非易之說恐屬一隅之見龍圖龜書經所未載中候諸緯方悉其文豈復以為鑿空而滋世惑乎借若必取于經文則夫以十二卦定十二月亦非有據也難曰離坎震兌何以各主其一解曰是春夏秋冬之主二至二分用事之日也邵子亦曰震兌始交而當朝夕之位離坎交極而當子午之位所用卦氣亦以六日七分彼京氏之學不傳久矣千載而後邵豈傳會前法乎將聖人之遺籌固其然哉故曰卦氣之說未足訾也難曰於法復為十一月之卦而何以十月純坤六日七分便屬為復其義何出解曰以十一卦配十二月則剝為九月坤為十月復十一月也以三百六十爻配三百六十五日則剝九月之末坤十月之初繼坤而復猶在十月不足疑也正猶以甲子計月則居北方為十一月之建而以甲子計日則周流終歲何月無之此布曆之法占天之妙也以此搆疑即屬有滯政如董仲舒曰純陰純陽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純陽用事未至夏日純陰用事未至冬一日仲舒推步故妙豈無所見大抵陰陽二物交錯兩間未嘗一日違戾阻絶借令戾絶災沴乃生故謂七日純陽循以為遠七日來往迺以為近此聖人抑陰理陽之太法也於乾上爻則憂其亢於坤上爻則慮其戰將非董子所謂純陰純陽惟是一日乎而前是數日雖陽而不大戾於陰雖陰而不盡乖於陽可定知矣難曰程氏朱氏何以不取王說解曰易本著數非專說理自非精心彈思罕究其變有宋明易惟邵氏一人僅授王大悅張子望遂皆中絶夫數考步而難明理翻空而易舉說者詞輔嗣而後專暢義理今七月之說尚有論據如此至于程朱掃除太畫專論文義不論象數自昔陳氏先已病之象固無知豈敢妄議前賢然於斯處終不能工難曰夫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氏以為復者反本之謂也寂然至無是其本矣程子則曰陽始動於下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動而見之矣於義孰安解曰心體至妙無動無靜以靜為心即屬無心無心非心何從可見以動為心即屬有心既以有心何日無之而乃曰於復始見乎哉且夫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与心不屬動亦不屬靜所感既去則屬為寂寂復生感所語既止即屬為默默復因語譬之呼接吸後何瞬為歧子更多端何選為界此心之妙也六十四卦孰非天地之心之所周游乎而於復始見蓋陽動也而藏於內陰靜也而見於外震可

此解緯候書足信之說

此解卦氣離震坎兌各主其一之說

此解復為十月卦之說

此解程朱不取王氏之說

此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固非如王氏以至无為心亦非如程子以生物為心只是動靜至根之意極積極徵非遂干敘者不雅

竊意以下為攻程子生物為心之説

感而不露坤方静而能通静為動根動為静因此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彼以至無為心固誤玄遠此以生物為心則天地為萬物役也竊意天地之心非預欲生物而陰闔陽闢不得不生而為物如天地預欲生物之心則春夏為仁秋冬為雪是一歳之間有生物一天地又有殺物一天地是二天地也一心能生萬物而二心不可以生一物使天地有二心而可以為萬物主乎今其説曰七日来復天地不欲又為殺而已露生生之端也嗚呼必殺而後生之則天地亦未為至仁也而儒者之説窮矣

張閣師鳳磐公評 説于海于秀灌乃理源

志學解 萬曆丁丑館試

學海顧紹芳 右贊善

學惡乎始曰始于志惡乎終曰終于成此志而已矣夫學豈易言哉判若天人非學弗貫散若品類非學弗該奧若性命非學弗精妙若神化非學弗致學之用益甚宏鉅矣君子則曰非學則難乃志則難何者學士儒生口詩書而身章縫切切焉自以為學聖人之道矣及徐而察之而陽浮其名而實悖焉則偽也或以百家異説而喪其真焉則惑也或睹其要眇而難窮也中道而諉曰吾不能則怠也夫學也者所從適于道之路也而偽焉而惑焉而怠焉安所貴學哉則志不立之故也志不我立雖小道且猶不可濟而況其大者乎今夫射者望其的而發焉無弗中也行者望其家而趨焉無弗至也彼其志固在于的與家也是以君子為道而勉于學為學而堅于志吾志一定即紛華靡麗弗入于目矣即貧賤憂戚弗撓于躬矣即百家殊術弗投于耳矣以為此亦射者之的而行者之家也故其學常始乎至微而卒乎至大始乎至粗而卒乎至精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輟其功此豈好迂誕而忘其勞哉彼學之志其道也若寤寐焉久而彌足若登高焉動而愈高其所樂于中者誠深而其所志于始者愈久而愈不可易也蓋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即使一蹴而至于道宜無難者然其自敘必首之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而後立而後不惑而後知命而後耳順而後不踰矩終其身于此志學之中沉浸涵泳而不知老之將至也豈不以始終一道始終一志乎然則是志也吾默觀于方寸而不敢以為小盖所以彌六合者此志也吾獨持于一旦而不敢以為近盖所以俟百世者亦此志也故曰學以志始亦以志終學弗務其志志弗

以失指心發實際語直後剔其勿華抑且剌其中倚

仔本識字真字見也

要其終吾其如道何哉蓋向之所謂偽者惑者負者可監已雖然均是人也亦均是志也而有定有不定者何則又先之識矣夫天下之事可喜可愕可忻可慼可以搖撼我者何限而識不先定是以墨白蒼素雜然于前與物相刃相靡而卒莫之有立也斯無足怪矣是故君子必有高天下之識然後超然于波蕩風靡之外而志可立學可成道可致也蓋大學言止至善而必揭其要曰知止嗚呼斯固所謂高天下之識哉

張閣師鳳翔公評理延淵閱詞致當者揭天法足渠之百考

叅仁宇已道獨化

三子不同道其心一解　萬曆丁丑館試　學海顧紹芳　右贊善

蓋殷周之際稱聖人者吾得尹夷惠三子焉其人行詣節槩昔賢論之詳矣夫以其迹而已矣則此三子者相去何啻黑白而孟氏之說頌獨舉其道而一之心舉其心而一之仁也將所謂心與道者不相為用與嗟夫道之宰以心也心之歸以仁也語道而心語心而仁則孟氏固真知三子哉何者夫所謂仁者非他也吾心之理粹然而中適與時而善化就人情之所近而可以各得焉者仁是也是故有坦然照物以為仁而飭己好修其廉隅者亦仁也有慷慨當事以為仁而韜光匿跡浮湛自晦者亦仁也蓋吾見以為可出而出有以自表則出為仁吾見以為可處而處有以自全則處為仁吾見以為出處皆無不可而要以毋戕吾之節則出處之間亦為仁故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則海濱遠跡而夷之仁遂矣即任而為阿衡弗顧也五就於湯桀之間者伊尹也則亳宮始事而尹之仁遂矣即清而為首陽弗顧也仕不必尊官出不必洽朝者柳下惠也則遲回父母之邦而惠之仁遂矣即清如夷任如尹弗顧也彼以為聖賢者必相襲而可乎則湯武之與堯舜何以俱聖比干之與微箕何以俱仁蓋心迹之判久矣是故槩三子之轍而較之粃糠濁世塵垢軒冕清風高節足使儒者增氣而貪者革心此伯夷之所有而二子之所無也堀起畎畝之中銳情唐虞之業卒以其身為商家定六百年之基勳名爛然垂之無極此伊尹之所有而二子之所無也出不辭辱處不避汙要以同人自廣而卒亦無失其介此其柳下惠之所有而二子之所無也至若宅意于太公遊思于虛明出不愧處處不愧出質天日而靡爽俟後世于

文勢如順風帆一息千里

無窮此則三子之所不要而同者也夫三子固無意而為異亦豈有意而為同哉率吾之心以求合乎吾之理吾理得而吾之心與之俱得矣至于俱得其心則出者是以用世行吾仁也處者是以潔身全吾仁也介乎出處之間是以晦迹養吾仁也故二子者以其道之不同而成其心之一者也知其不同而又知其所以一則雖由百世之下而尚論三子之心迹亦若端拜而議矣或者高伯夷之風而疑莘野之去就矜柳下惠之度而隘採薇之清節則以仁之說不明故也夫三子之迹咸不相襲而獨可以律孟氏乎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雖然三子皆仁矣藉令夫子而居三子之時則三子之仁可以錯用而互用必且集其大成矣是故為三子則易為夫子則難小大之分定爾也然三子之仁一也為尹惠則難為伯夷則易何則皦皦者易持容容者難立有尹惠之志而無伯夷之操不至于喪己狥物不止矣欲學尹惠者其于首陽之節可不勝為競競也哉是故論三子者必由異而要其同然後三子之心白學三子者必由同而究其異然後吾人之守定

發古人所未發之論

申少師瑤泉公評以心迹二字立論而中禁神王舒若氣暢氏奏之進之御從退復中從曲取飛班逐道故了而氣有餘

三子者不同道其心一解　萬曆丁丑閣試

沈自邠　翰林館授

嘗觀古之人伯夷伊尹柳下惠者皆聖人也孟子稱之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三子均聖人其所以聖則異而他日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心一也是誠何說哉嗚呼此心迹之辨也夫古人生于千萬載之上其出處進退之迹班班可考真若方圓蒼素迥乎其不相侔而吾尚論古人于千百載之下苟不求其心而求其迹則古人行事亦若近于一偏而所謂異者終不能得其所以同惟略其迹而原其心則異者固未始不同也知此可以識三子矣夫以三子之行言之居下位不肯以賢事不肖伯夷者以處為道者也五就湯五就桀伊尹者以出為道者也不羞污君不卑小官柳下惠之道又在于出處之間者也其道之不同蓋如此然以是觀三子特其迹耳而三子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以同者仁也何也君子之處世有潔身而處者有抹時而出者有與世浮沈而可以出亦可以處者雖其道不可一律而叅皆自吾心決之耳君子出處之際而其心或不免有為而為是私也不可謂仁也而三子則不然有見于處之為是故終其身若將逥于海濵而其以處為道也非有所為而處也有見于出之為是故屢去屢就不以為煩而其以出為道也非有所為而出也有見于出處無不可故不常見不常隱徘徊于父母之邦而其主于出處之間也非有所為而出與處也此所謂無私也無私故仁仁故迹異而心一處之道與出者不同而以處者視出之心一也出之道與處者不同而以出者視處者之心一也主于出處之間與二者異道矣而出處之心與必出必處者一也何也惟其心之仁也使其心而有私

拈出心字立論亦是本旨

行文如逆之勢花倜息千里溪千設公處者

引古聖賢來証三子同處

淬此一反便有一波瀾

一結深埒之末

則不仁不仁則雖均之為仁也而所以處之心異均之為出也而所以出之心異均之主于出處之間也而所以出處之心異而況其迹異焉者乎又安得而謂其心之一也嗟乎心者我所自知而人不及知者也夫豈特三子者為然哉古之聖賢若堯舜湯武或以揖讓或以征討而同歸于聖微箕比干或以去或以存或以死而同歸于仁此豈可以形迹求皆自其心決之耳不然得三子之迹而不得三子之心則是以處者為當而必于出者冒進而已矣以出為當而必于處者矯激而已矣以必于出必于處者為當而主于出處之間者詭隨而已矣又何以為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也哉雖然三子者聖人也而非其至也求其至孔子是已仕止久速與時偕行而吾無容心焉蓋兼三子之所謂清任和而出之者也故孟子之言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尚論者其以是為準哉

趙學士定宇公評才情揮霍奇思縱橫咳風吹唾奔霆走電所蹈峭立則泰華三峯縈廻則武夷九曲其宇宙鉅觀耶

立德立言立功解　萬曆癸未館試　徐應聘檢討

士之品大槩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三者所由各殊然均之照爍一時而彪炳後代故論者以是並稱不朽矣夫不朽一也乃其所以不朽不無異矣立德者實踐身心潛修冥默聲律身度左準右繩對天地而不媿範後世于無窮即名不挂竹帛手不習鉛槧然其所聲施者遠也士之最高也立功者上翊明王下澤蒼生乾坤自我旋轉民物屬其生成此可見之寔行而奇偉之芳躅也下立德一等者也立言者鑒足以雌黃百世吻足以軒輊羣英或明道闡德而澤千仁義或論政決疑而諳于事體一時之金石而百代之蓍龜固賢者托之以見志者也士之所不廢也德之說勝而繩檢不脩者捫心沮矣功之說勝而庸伐不樹者斂手退矣言之說勝而著作不乗者噤口遯矣士之所

骨色湊兩都之環奇藻采掩六朝之芳瀾

樹立不大略有三哉然自三者稍分次第而後之譚者遂曰士務立德已耳事功其粗迹而空言復何補也是三者判然而不相傳合也愚切以為不然蓋德非能外功與言而自見也功與言亦非能舍德而自稱也德雖渾然無朕然無所用而不可故時而收歛亦時而翕張亦時而謀議世遘厄勤而抱德者能無經營乎道值晦蝕而抱德者能無闡繹乎由其經營也足以銘鐘鼎而勒旂常夫是之謂功由其闡繹也足以光琬琰而燦日星夫是之謂言如徒曰功焉而已耳則一匡九合君子羞稱淮陰史漢而見戮傳陸佐宣而名禍德不足也文信侯之春秋懸千金為賞莫能易一字然膾炙其辭者卒以其行譏詬之惡在其並稱不朽哉故德也功也言也殊名而同原也論者曰洙泗之徒無事可見君子不嘗其無功而堯舜之事業反以為太虛

把四立功立言發最妙

之浮雲結繩之世何書可讀君子不薄其無言而詩書之格言乃不過古人之糟粕三者寧無判乎夫伸德而絀功與言者謂粉飾之辭而枝葉之言耳如其德立而功與言繼之則自古聖哲未之或廢矣故勳華之平成殷周之底定孔子雖轍環而老于行循憂傈不忘東周而禹皐之謨伊名之訓公旦周官之書至今炳炳琅琅彝秦而不敢悖故三者一原之理並用之道也彼鄙儒者無言動可述往往托于不可見之德以自掩其不能而役功名逞文辭者又本之先撥于是乎三者歧焉而各為稱矣夫曰太上曰次古人雖輕重言之乃其歸豈二也以不朽自待者亟深惟之

立德立功立言解 萬曆癸未館試

嘉甫周應賓 編修

朱太史金庭公評　揚立德人人能立之至其到發揮無如切西亥此篇

夫古所稱不朽之業以德為上功與言次之此緊言士所樹立大略有三也非判然不相傳合也且勳業彪炳勒諸金石名言垂世比于琬琰三尺童子皆欣然豔慕之豈平生無修行徒以詐力徼功綺詞争榮哉而所謂有德君子者又豈悶悶汶汶索之溟涬探之無何有而民自化哉夫德混然而無朕者也可以發揚可以澹靜可以奇偉可以冲夷故投之所向皆是也世道勛勤不得不經營聖道晦蝕不得不闡繹由其經營闡繹有功言之名而莫非德之發也人或託而曰吾無遑論德姑為其功焉爾矣姑為其言焉爾矣是則以太上之一言誤之也奚其可愚每賁之曰尹也阿衡望也鷹揚旦也定禮樂甫也憲萬邦不其偉然奏功而声施後世與否非其人則九江淮陰負睞而搆

此論立功不如立德

難傅陸拓爨而自殞魏公服節而懷姤功不掩罪臧德故耳禹皐陶作謨仲虺作誥周公作考工記仲尼作春秋又不其纖纖然發天地之藏窮幽明之秘家誦而人習與苟非其人則不常秦秋懸千金國門卒无敢竄一字者淮南鴻烈集四方豪俊以成一家言未幾而國除后世並膾炙其詞而譏詬其行故士之德也無所不有也其不德也功與言偽也人誠謂德無所見而必見之功言又有稱橫行西域单騎慴虜乃足以錯愕而矜奇離騷九辨說難孤憤乃足以激烈而標直狗是說而其去德益遠矣愚又曰定遠令公則功矣其車三千師千之試寧怯乎屈平韓非則言美啓心納約自牖寧謏乎蓋古聖賢惟養其中和之德各俟其可而出之語曰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甚不可有所托而名喜事也故懸讀三不朽而深謂其出于一也亦謂天下立務德也

此論立言不如立德

偉辨起俊發形蹤

協德二字乃一篇大旨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萬曆癸未）　四山鄒德溥（編修）

余同閣師許麗公叙事處似太史作傳不拘合語構墨似詞摘俱情不乃貨狄有固損惠進耳矣於

夫周禮所稱荒政十有二。其於救荒之道悉矣。然未盡所以為荒備也。蓋聖王所以聚萬民者有常計。有先計。有卒計。而其具皆具于周禮。夫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貢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聖王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如周礼所稱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九式均節財用。是已。以其恃之于常。非獨為荒備也。故曰常計。然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卿禹湯被之矣。則聖王常先為之儲胥。以待不虞。又先歲而察其飢饉以為戒。如周礼所稱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是已。以其貯之于未然。非待荒

三段精密

敘致十二事古雅可誦

乃警也。故曰先計。當其歲不登。人食不二鬴。則聖王常損國之蓋藏而賑之。節縮公私之浮費而嚴其限。故雖飢饉荐臻而國無捐瘠。若周礼所稱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已。以其救之于已然也。故曰卒計。卒計者非聖王所恃以安民也。然而弗可廢也。君人者將民守財。安有下之阽危若是而上不發者。故鼂先曰散利。民既懸罄矣。又盡征焉。民安所辦此。故次薄征。民或迫于餧而罹辟。痛繩之。且激它端。故次緩刑。民既死之不贍。且又困之以役。民則何堪。故次弛役。民朝不及夕。尚何屬禁以需後。故次舍禁。關市之譏嚴。民就食何及。故次去譏。礼固當備。然民命急矣。若之何其以命易礼。故次殺礼。民治生不給。其又以死事耗焉。故次殺哀。民憂感矣。君安能獨樂。故次蕃樂。民且仳離矣。庶其結耦相保焉。故次多昏。災其或者旱乾之為虐乎。故次索

許明備周礼

此書漢宋救荒之政捐周礼遺意者

鬼神。民窮則多盗。禁不嚴且群噪而起。故以除盗賊終焉。聖王在上。雖當歲凶。而民不轉徙者。以維繫之有此具也。有味哉。其以聚言之矣。吾觀晉時六郡荐飢。流民入漢川者萬家。不能撫而李特因之首亂。周宣當民不咸寧宇。能還定安集之。周以中興。迺信周官聚民之政。其為事豫而貽謀遠也。叔世救荒。故多術。總之不出十二政之遺。如漢發倉廩貸種食。故散利之旨也。宋蠲田賦。省關稅。故薄征之規也。漢令載粟入關者無用傳。則去譏之謨也。宋詔水鄉蠲蒲魚果之稅。則舍禁之典也。宋薄飢民劫囷窖者罪。則緩刑之義也。厲兵湯寇。已竊發者則除盗賊之戒。以要不能勤恤民隱而賑其乏。故民幾得蘇而國不殆。然而周之所為先計者十焉存三四矣。所為常計者十焉存一二矣。若是而幾治與成周比隆。何繇哉。雖然必操政百年然後常

此出十二政外足裨救荒之策者

計可舉也。操政十年然後先計可舉也。即操政日淺。卒然而遇不幾之災。有能仿十二政以賑之。亦幾矣。而愚獨謂近世諸政有足補十二之所不及者。請畧舉其槩。大都自朝廷賑之則難。郡邑各自賑則易。如司馬光請廩災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賑所轄。此一計也。槩自公家賑之則難。令民自相賑則易。如隆興中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使蠲粟振飢。此又一計也。必以一人計賑則難。任人共賑之則易。如富鄭公擇公私廬舍居流民。賦官吏待缺寄居者祿。使即民所聚擇廩之。此又一計也。順民欲而導之聚米則易。迫之使損直則難。如趙清獻公增米直。四方商賈輻輳而直更賤。此又一計也。要之皆會十二政之先。而又通之乎十二政之外。其措國于不傾。猶太山而四維之也。豈又何虞焉。

余聞師周虞公許　洊作王不在多

頃屬大旱、
天子惻然惻念避殿撤縣禱于
圜丘已乃下令卹刑獄止營造以感格
天意或有問於愚曰灾沴方亟昔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倘可行于今日乎今
天子所行亦與合乎夫事神除盗與一切減殺休息之事易辨
也彼所謂蓄財而散之是也然使縣官方告急也則何以裨下
征斂從其薄是也然使國需方旁午也則何以取給既除盗賊
矣其又舍禁去譏者何耶既眚礼蕃樂矣其獨多昏者何耶觧
之曰子未覩周家之政乃多惑焉愚且以時事參之為子略疏
其義方今

与古光一作另之休哉

沒令禁去哉与弭盗融合

國家所既舉行若緩刑弛役諸等無論至于貧民無所衣食揭
起而為盗此荒政所最患也夫豈其本性然哉惟以困故當斯
時也撫循之不暇而苛執禁以譏使人束縛如檻穽則彼夫業
以其身嘗誰于草澤於
國家三尺已矣尚畏林虞川衡區區關吏為故青禁去譏既以
蘇天下之窮阨者即其于盗是亦以黍之術弭之也維天生
財有數國用視歲以為常王人誠惠念小民則供御可節匪須
可裁興作可罷寧憂征利不足哉憂在吾散之吾薄之而恩澤
鮮實究耳邑郡長奉上意旨下鄉三老諭百姓所振粟幾何所
蠲徭幾何布令惟謹則餓夫相顧有生氣否者是上為嫗覆而
下以浚剝承之也然則虚聲何慕焉昔漢孝文屢下蠲租振卹
之詔一時循良復彬彬興起而

究心实政

說多係未尝行奢便与損礼乐不是時

國家殷盛乃百年此其效也傳曰歲凶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粟
馳道不除禮樂宜損矣又多嘉事焉非有異故怨曠之積用傷
太和周先王宣父宴脩此以為岐山之業天下嗷嗷可不是務
手且周礼亦欲使得所云爾未嘗從其奢也昔唐文皇出掖庭
二千人而淋雨如澍此其效也繇斯以談天變不可不畏人事
不可不修語荒政者信當務其十一而以鬼神為後苟措注不
協而僅矯焉對越于一時神其吐之哉至于祓誠宣燮天心驟
移皆居恒敬畏致是非以旦夕得者其解在乎堯與湯矣

王閣師荊石公評

考核蜡祭事精確具見博雅

蜡祭解

萬曆丙戌闈試　穀菴黃汝良編修

或問蜡之說曰此農事之祭與耤田相為始終者也耤以率之蜡以息之勸農之道備矣且一張一弛緣乎人情而報本劢功意亦在焉纖細不遺而舉措必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物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不蜡而臘故註周礼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蔡邕獨斷則直以臘為蜡矣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司樂六變而致羽贏鱗毛介象物及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亦曰蜡也夫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宗先祖等㳂八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于農事者也不專于農事

此詳八蜡之實

不與焉吾讀陳氏礼書而質諸郊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饗農又郵表畷禽獸故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迎貓虎而祭之即所謂飲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貓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故坊七水庸八其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神而祇豐之辭也冀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虫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不數百種而數昆虫夫昆虫本欲其毋作而又何祭也即祭昆虫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虫而分貓虎似矣然貓虎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畷不分而分貓虎耶其後沙隨

此備論八蜡所詳

程氏又附鄭玄而不得其說乃曰非祀昆虫祀夫能去昆虫者也遂併郵表畷坊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言之然則古所謂五祀者豈亦祭其始作者耶且又安得去貓虎者而迎之也故八

此后世蜡祭之詳

神之說吾以陳氏礼書為當而渼註之兼他祀則泥于合享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蓋本非一之辭如百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蜡于五郊唐因之為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為四郊東主日西主月南北乃主神農諸瀆乱不經者本渼注誤之也夫圜丘方社王宮夜明幽宗亦既有所矣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主日月天宗耶又烏在其主先嗇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郊特牲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礼歟至仲尼賓蜡子貢觀蜡黨正屬民則諸侯之國庶民之鄉亦皆有蜡矣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方通蜡者通乎上下者也王者統御幽明論功報祀因以勞農而休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蜡其有功于田者而地不與焉既以勞農又以勸功也其有

功于田雖貓虎之微坊庸之細且猶録之年不順成即先嗇明神亦不得以無功而饗明乎此者可以劝功矣今耤田僅存而蜡祭未備吾故為解其說而存之以俟夫力農修古者攷焉

彝銘師敬堂公評　漢儒去古未遠謂李康皆出子思當必有可世人治各宋儒任知大李出子曾子浮子拘出呆二系迷

大學不言性中庸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焦竑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李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葢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于情識既鑿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于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体至孟子則憂弥深言弥簡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懥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吾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雖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衆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于流迴之末覩本于末循之蓭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躁以通其凝日感日應而泯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為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揺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瑩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為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别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淆性真也故繇惻隠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辞譲是非以識性礼智約心帰性即惻隠羞惡無之而非性奚根

言清理趣　見道之言

孔孟真傳心性妙理極精微子不可

妙之妙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与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絶無寄羣情尽亡曰心尽心尽而學之能事畢矣是道也孔子傳之顔氏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其驗也顔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独二篇存耳雖其辛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亡性無不在乃任其缺落而不揚吾則為罪人耳矣

大學不言性中庸不言心孟子並言心性解 嵩陽書院己丑館試

貽素黃輝 府學

韓館師 敬堂公評：曾子子思孟軻之旨，看得透，一語道破，而洽浹下之誠與空矣。

夫談道者甚不可拘方為也。執方而議，則局曲之見易為牴牾，必不足以語圓机。蓋大學中庸皆載戴記，而表章于宋儒，曰曾子〻思之書也。然一第言正心，了不及性；一第言率性盡性，了不及心。孟子承二子之傳，乃特〻心性並言之，世或致疑焉。夫不深原其意，姑循文責異，如刻劵然者，拘方之士也。聖賢立言，源本一耳，觸事取類，支分派別，且不自必其言之所抵，惡有前言擬之，先為必同，後言方之，恐為差異者哉。邵子曰：心者，性之郛也。言心性者，宜莫辨乎此矣。心性雖少異，較本体要不相違，故離言之非有偏遺，合言之非為覃率，唯其義各有當焉耳。謂大學不言性乎？所稱明德者，將渺茫于身心意知之間，一無與于天命邪？謂中庸不言心乎？即喜怒哀樂竟何從起也？曾子〻思豈其曰不言不備，必衡絜以示人邪？孟子之時，言性者紛〻，戕賊矯揉，不可勝闢，故直探心而言性，曰無四端者非人也，延明人性之無不善焉。因表測裏，本顯探微，欲使人自識其心真，而毋以不善罔性，猶曾子〻思之旨也。大抵性無不善，而心之出入存亡，循介于可善可惡之間，故言正心必先誠意，言盡性必曰至誠，言盡心知性必曰反身而誠，誠〻則無物，無物則道心為主，天性自然，已發猶未發也，有所循無所也，有為有致猶不為不欲也。此受中無妄之初，固孔門言心性之本旨云。

拈出誠字，是仮淬之見。

周禮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黃輝

閔師評：許自是博雅。又評：博洽精健。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寂著，天宮取相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天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為圜，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地宮中央之管，人宮中冬之管，本中聲也。圜鍾生于大辰，直天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鍾生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宗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卯陰得酉，冲亾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卯陰得丑，冲亾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簫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声七，其變下起奏羽水，收宮又終始終水也，水為天根，是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声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為地竅，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〻為十，然其声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帰于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究商，則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饗也。丘天神之樂紫

此解六八九之變，又證九段，詳明天地人之道、五行四時之用。

叠出奇論玩之不穷

徵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宫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变而木水音变而火金音变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為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為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宫五人鬼宜可礼矣然則音止三声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悪焉樂之流南不帰北也将是謂與千寶曰譙臣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為周木德忌商引佩王以正近世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宫也暘又曰天宫变六其合四地宫变八其合三人宫变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孝享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

此闢漢儒傅會之謬

耳嗟夫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傅會必欲執三宫以非旋宫即圜語之四宫復何說哉且一太簇而再為徵何也夾鐘陰律不可以祀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鐘何與焉又曲曲數宫有辟有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变九变皆此類也此固志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敢妄為解者也乃有乎周礼之文以定分祀者吁

許閣師穎陽公評

博綜律呂故語詁中声氣之元

周禮圜鐘六变函鐘八变黃鍾九变解 王肯堂 檢討

萬物滋萌於子即節於卯昧薆於未此陽氣生長收藏自然之數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謂之黃鍾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謂之林鍾又变夾而言圜者天以圜覆為体變林而言函者地以含容為德也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以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下之管為地宮也圜鍾之管七寸四分中含房心之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也函鍾之管六寸中含未坤之氣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之管九寸中含虛危之氣虛危宗廟也圜鍾為宮則以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鍾必繼以太簇而後為父太簇必繼以姑洗而後

此明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異

為天王者父事天而相繼者天之道故以是祀天神也函鍾為宫則以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必生太簇而後為母南呂必生姑洗而後為母王者母事地而相生者地之坊故以是祭地祇也黃鍾為宫則以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丑合也太簇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以是享人鬼也圜鍾之為六变函鍾之為八变黃鍾之為九变何也曰黃鍾之九生林鍾之六而林鍾之六生太簇之八是為三統夫律同之數其大綱無出乎六八九者也然圜鍾胡以不八而六函鍾胡以不六而八耶隨其方也圜鍾之律為卯卯之數六也函鍾之律為未未之數八也然六陰律各居其衝故圜鍾卯律而居酉函鍾未律而居丑今胡圜于卯與未之數耶曰酉之數亦六

此上明六變八變九變不同之故

而丑之數亦八也其故何也曰艮始萬物而坤終之甲為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子至壬申九數甲己合而子午衝故其數皆九乙丑至壬申八數乙庚合而丑未衝故其數皆八丁卯至壬申六數丁壬合而卯酉衝故其數皆六也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圜鍾以之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函鍾以之簫韶之樂九變而終黃鍾以之自然之數也圜鍾六變而至卯函鍾八變而至卯黃鍾九變而至卯卯者晦明之交而陰陽之合也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抑

此段疑以起後段議論

是章也可疑者四焉既言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矣而於五聲止用其四八音止用其三音不偹何以為樂一也降神之祭事在室中止用升歌尚未迎牲豈宜有舞乎而用雲門咸池九韶三舞於禮不合二也降神之時禮宜簡質雖商人尚聲

此段應前八音上用其三五声止用其四之説

此段應前降神用舞及六變八變九變之説

其樂猶止三闋而乃用六變八變九變之多不以瀆乎三也隋志言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四也蓋嘗考之五聲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譏以自牧也朱子亦謂無商調不非無商聲也先王鑄鍾以為聲律故以律名鍾惟言鼓鼗管及琴瑟者為金而設也金石為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合止次木鼓則統而和之以三者特懸應十二辰非衆音比也古文高簡自不應以文缺而議聲音缺也古人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而又況乎降神之時彼豈徒以竣事塞責而已神不降而吾之祭悉虛苟必如是而後致之亦問繁簡哉則其用舞而至于六變八變九變之多何惑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太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

此段應律管乖次之説

族為徵則林鍾為宮黃鍾為羽則太簇為宮未嘗與七聲竝也而以為律管乖次無克諧之理者誤也

許閣師類陽公評　熟諳声律暁暢樂変元定而後推子行其解矣

周禮圜鍾六変函鍾八変黄鍾九変解　區大相　撰

周禮圜鍾禮天神函鍾禮地祇黄鍾禮人鬼諸儒論之詳矣王者父天母地保合人類參三才之理達幽顯之情未易得其解者也萬物滋萌于子建子之律陽氣鍾于黄泉故鍾稱黄冒昧于卯建卯之律陽陰之氣相夾而聚故鍾稱夾眛荄于未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故鍾稱林変夾而言圜変林而言函者天體圜地含弘故也黄鍾無異名者天主変人主常故也樂以中聲為本故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也圜鍾之管寸七四分中含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也圜鍾為宮則黄鍾為角太族為徵姑洗為羽三者陽律之相繼也相繼者天之道故以祀天神焉函鍾之管中含水坤之氣所謂大社地神也土之盛德在焉函鍾為宮則

此明天地人祭享之異

此明六八九為変之異

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三者律呂之相生也相生者地之功故以是祭地祇焉黄鍾之管九寸中含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也黄鍾為宮則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三者律呂之相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以是享人鬼焉圜鍾之為六変函鍾之為八変黄鍾之為九変何也從其方也圜鍾為卯卯之為数六其得衝而居酉則亦六也函鍾為未未之数八其得衝而居丑則亦八也艮始萬物而坤終之其位在申甲為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来復故甲子至壬申為九数乙丑至壬申為八数丁卯至壬申為六数也雲門之樂六変而終圜鍾以之咸池之樂八変而終函鍾以之簫韶之樂九変而終黄鍾以之六変乃羽七之樂不言七而言六者起声在南宮八変至其餘或長或短皆上下于三分之一之数其黙符之于声氣自然之應

此是正樂之法

如此也夫律長則声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声而氣不應律短則声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声而氣不應此其大凢也今欲求声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黄鍾之管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声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声和氣應則黄鍾之為黄鍾者信矣故曰天地之氣正而十二律定也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邑子 陸登之 瀛璫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說集

學說

子淵陸深文裕公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器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就於規矩射者存乎彀率猶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恭天地贊化育皆學之功也堯舜由是聖賢由是不由於是則桀紂幽厲愚不肖若是其甚也顧世之學亦多岐矣孰不自是哉宜君子辨之早也彼其含華茹英雕肝鏤腎浸淫百家模擬六籍鏗鏘瓊玉宮商金石高辭奥義連章累牘浮繢積采傾耳炫目文辭而已焉者末也考證製作推合陰陽堯文舜治禹畫湯章禮容樂聲鐘斛斗量因襲沿革纖悉精詳上稽千古下辨百王制度而已焉者迹也腹笥載籍口含經史聖作賢述野纂國紀仰淹墳典俯囿諸子意象靡遺何文不理該洽通貫歷歷可數記誦而已焉者陋也若乃脫裂文義凌躐等節灰心幾乎聖功速化類乎上達異端之道也耽於訓詁溺於言辭描寫模擬之真依稀假借之似支離之徒也若是者匪弗學也由前言之則不全由後言之則不正君子之學以全為貴而要於正明諸心盡諸性以達諸天而已矣雖然泛而為之無其序不可也且夫性者心所具也天者性之盡也心外無性性外無天學之者其始諸明心乎本之戒懼以求其密繼之體驗以止於是

極之擴充以滿其量由是七情不鑿而五性具矣萬化出矣事天之功於是為大所謂繼往覺來參贊者不於斯而備之耶夫是之謂學難之者曰聖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之曰事必有体用斯由焉不惟其體惟其用猶之室而無基步而不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之體也家者國之體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大學其論修齊治平必先之以格致誠正是固用之說也曰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戶惟茲肯綮子知歛華以近裏美矣循子之說固將槩六經而盡棄之耶曰非是之謂也凡學以為身也為身以為心也六經皆心學也豈曰聖人辯且博哉況古者誦詩讀書皆為養心設也徒望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心不有得焉吾恐群聖人作經之志荒矣望於天下後世者孤矣彼權寂者吾固非之章句之儒亦所不取也曰名物度數古今事變不格其物曷窮其理徑約之患回子之說啓之矣曰不然物必有理理必有義雖變故不齊斯二者不易之論也誠使吾之虛靈者無以具之絲棼蝟興安所折束哉物不為吾用吾反為物役矣況學之貴於全者亦非獨略於是也顧末不先本後不加前自然之次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是之謂善學於乎論學至於孔子萬古之法程卓乎不可尚也

毋自欺說（己辰庚戌闈試）

豫南省孔敎　宗伯李士

王知同荊石公評豫南深於名理故作此說精微淺諳決非拚上驛七者所能道

蓋聞諸記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動然後好惡形焉故無好無惡凝然靜者心之體也彼且無好惡而安所屬其欺乎感於物而意起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正有偏有情有偽若一絲之動千條萬結相尋而引於無窮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者聖人之所絕也聖人絕意故無好無惡無好無惡者非槁灰其心而滅之也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舜舉十六相罪四凶文王養二老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此好惡之大者也而聖人無意焉其感物而動者率其人生而靜者也人非至聖能絕意乎誠意而已誠意惟何好惡毋自欺何也彼人之意有所為而好善與有所為而惡惡者是未知吾生而靜之初善

以無所為而為者為是精甲名□□□濂洛之傳

本吾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者也吾知善本吾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乃吾意之好之惡之也猶不免有所為而為之者是自欺其吾心之知而意之弗誠也今夫執塗之人而問之曰爾好好色必好之矣又問之曰爾惡惡臭必惡之矣好之故必思得之惡之故必求去之此非有所為而好之惡之其意誠也吾意好善必如好好色者吾意惡惡必如惡惡臭者毋為人而欺其好惡矣而吾心所自有者一有弗盡所本無者一有弗去則亦一念欺乎其中者吾皆毋是也然後好之惡之之心慊慊則不欺不欺則意誠矣然又曰慎獨何也凡欺之生必起於意者也凡意之起莫微於獨者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鑒於視且指者之衆而始慎其獨此與小人閒居為不善者若有間矣然有所為而為　有亦自欺也慎獨者毋自欺

將欺慎閑看浮透徹故語七入解

於獨者也吾意未好善也而慎其所以好之者吾意未惡惡也而慎其所以惡之者謹於一念獨覺之中以養其人生而靜之體乃其感物而動也則將常感常寂日與天下萬事萬物相酬酢而謂之一心不起可焉是不待夫意之動於好惡而後戒夫自欺也毋自欺於獨者也毋自欺於獨者未能絕乎意而求以絕乎意者也絕乎意者大學之所謂止也虞書先言之矣曰安汝止止者人生而靜之體未動於意者也動於意則有好惡有欺慊而弗安矣夫人心譬若止水澄然一源風感而波生焉則洶湧潆洄異狀也慎獨者非以慎吾心之所止安焉而不動於意者歟惟慎獨而後能止其欺之所自生獨之弗慎而有一念之動於意即引於自欺其勢不至作好作惡為天下害不已也聖人絕意無獨弗慎止於至善者也其次知止而得之顏子於

以慎獨為求絕意以毋意為安汝止所謂信乎拈未頭頭是道

以孔子為止至善以顏曾為知止此論甚確

視聽言動非禮則克之其久也坐忘其庶乎止而不動於意矣曾子隨事省察求其意之動於欺者而戒之一貫之唯也其亦止於一而貫焉者乎若二子者毋自欺於獨而得所止者也予觀大學一書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綱條何粲然備哉合之惟好惡毋自欺毋自欺惟慎獨而慎獨惟知止知止斯知所以止於至善矣予故億其意而為之說云

□□大學一貫深於理學者

卅閣師瑁泉公軒 心學最難言了獨闡晰玄與非遂理若不能 宣根洞徹玄語多玄朗

求放心說 萬曆癸卯試

爾張李廷機 侍讀

夫學則在事心矣。蓋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而命之曰天君。虛靈具焉，變化出焉，渾然存焉耳矣。奚以有放也，不放安所事求邪。惟其與接為構，心日以鬬，百相引也，百相娆也，心與物兩相為制，蘭然而莫知所止，於是物為主，而心為役，而適有時乎放矣。求之云者，非別以一心求此一心也，謂其返性於原而歸心于初也。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存即入矣，亡則出矣。然而入之易，未若出之易也。嘗試求之，而得其所由放焉者。凡物欲之媾於前也，一有所溺焉，則放，即無所溺也，一或不省而滯其情于事焉，則放，即無所滯也，冥然莫覺，莽然莫知其所如，則放。何者，中無主故也。無主則形氣得以滑其天，而情欲得以擾其府，于是形閉中距，而神無由入矣。然則曷從而求之，曰操而存之焉耳矣。

語入精徹直寂心學典突

夫水之性本清，而土泊之；人之心本定，而物引之。故水也澄之則清矣，心也斂之則存矣。是故一而不雜，虛之至也；應而不窒，直之至也；嗜慾不載，靜之至也；戒懼不懈，靈之至也；不為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內凝，內凝則泰宇定，泰宇定則通乎神明矣。故能寂而常空，動而常覺，入而與陰俱闔，出而與陽俱闢，自無蹠有，自有蹠無，卷之不盈乎一握，而舒之俱乎六合也。夫是之謂求放心，夫是之謂學。嗚呼，世之事心者，蓋亦多歧矣。尚生執有，而索諸事物之鄉，則失之外；根極希夷，而索諸溟涬之域，則失之內。夫外鞬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攫；內鞬者不可繁而捉，將外攫。二者將心不得寧，而何以使其不放哉。故求放心者，必如程子之靜亦定，動亦定，而後可。

理趣淵跃洞古闡賦

太倉王閣座評畝治之識雋雅之詞

知命俟命立命說 九月中旬 國試第一

玄宰董其昌

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箕疇，其于吉凶福極之故詳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于理而不聞有命之說，何也？皆為立命者也。然立命之道非可槩語，而吉凶福極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莫可究詰其由來者，則世之人以為天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而各竭其私智巧力，以為趨避之計。孔孟有憂之，于是有知命俟命之論，其以濟易範之窮乎。且曷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一兔在野，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為冶，陰陽為爐，同焉皆得，襍爾容移，豈之非亭育之私，畜之匪虔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于情欲，則求勝于命；外眩于感遇，則求勝于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役然為犯敎傷義之人，何益焉。故

此論知命俟命

聖人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毫念不敢與命爭也。然昔之言知命者，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滾迪之以脩身。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于天，一無所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眹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為柄，則有先天而弗違，贊化之不及者，而豈為命之所制乎？

此論立命

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為中人設也。為中人設而恐其不吾信，故聖人亦借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夭，堯舜之子之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槩之，若曰命之為權，非獨衆人不能挽，非聖人亦無所施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

言命為中人設有見

更丹遑思　久振堂去

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所以立命者得不制于命耶曰不然大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為吉者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達者能之而况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類以仁壽孔以道王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矦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子轍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使君相而言命則堯之儆湯之禱尹之任其為衛命者耶

知命俟命立命說

得全莊天合 編脩

夫命之說何昉乎古人以為莫之致而至者也人生而性既生而有窮通得喪之遣不知其然而然若夫冥冥之表有不言而傳者焉豈非命哉夫性一而已而窮通得喪物物而畫之厚薄判然不相移易吾意夫造物者不若此其拘拘也抑非獨拘也又且謬盭為其夭顏而壽跖厄孔孟而縱癸辛然則終无定數耶曰是有效于數十年之後而兆于數十年之先者不可謂非定數也然而非所論于性也性无窮通也而窮者自窮通者自通夫性无得喪也而得者自得喪者自喪夫吾烏乎知其然吾烏乎知其不然吾而闇乎是无以異于盲者之宵行也苟陷乎穽過不在足矣所以貴知命也倏而來不可禦何用吾之將迎倏而去不可囿何用吾之留滯所以貴俟命也其去其來如浮

雲聚散于太虛而太虛不為之有无吾又安知窮之異于達得之異于喪乎則窮通得喪之權有不在冥冥而在吾方寸者所以貴立命也故謂飲啄皆前定而无所容吾心焉非知也知其不可奈何而聽之非俟也盡人事以回天命而窮可通喪可得非立也玄覽乎声臭俱泯之先洞觀于思議不形之域所謂知命也有主而惟時之所值无待而聽物之自來所謂俟命也一息而始終宇宙徑寸而吐納乾坤所謂立命也故曰夭壽不二脩身以俟之夫夭壽不二非知乎脩身以俟之非俟乎是乃所以立命矣然則顏之夭夭之者見其夭而顏未嘗夭也跖之壽壽之者見其壽而跖未嘗壽也故陶唐氏協万邦而雍和之猶比之太虛浮雲而况富貴福澤達人所穢者又何足論乎則顏子之三十二年已足以周三光而孔子之說七十二君而不遇

亦足以陶冶宇內矣此之謂知命此之謂俟命此之謂立命又何必安促景而享喬松之齡化下僚而履勳華之位然後為立命哉至于據高位度永年而播其惡滋甚此受与跖之不幸也而又何足稱也雖然周召非知命者乎而尚書所載其言命脈矣哲命也而欲自貽永命也而欲敬德誠民以祈之吾繇是而益信數本無定定于心也定于心則謂之有定數亦可也使以世俗論之謂周召有志乎立命則可謂其知命俟命則未也豈不誣哉故立命者無索諸冥冥之表而可矣。

王閣師荊石公評 識超三五見徹重玄是深于命者

此言衆人聞于命

此言惟聖人能制命

知命俟命立命說 九月中旬閣試

幼安劉曰寧

命可知乎理與數參而命行焉適然遇之以為通為塞而人不得尸也遂強而名之曰天之權而天亦不得尸也吉凶悔吝若循環而命默相之如斗之樞權之衡也何以明其然夫機智勇辯是不知者所挾以與命爭衡者也然或拙速而巧者遲知困而愚者通勇負而怯者勝辨屈而訥者伸此必有所以主張根抵于其間者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斯善言矣假令夫人而皆見及此卸機智勇辨可以盡黜不用而游意于若休若浮之境衆人作而我獨立衆人馳而我且俟且將以造化為蟜蟬天下豈鮮立命之聖人哉然貿貿若狂者則不知命之過也莖草可以為占而朽甲可以為卜物固有先見矣豈以人之聰明為弗如哉無心者觀物而有欲者不明自古言之矣匹夫匹婦蓋亦有指引天命者然計窮而曲自慰藉困辱而鳴其不平此非真能知者也不真知則生將迎將迎而不化則生膠轕又不已則生怨尤直以造化為可釣物為主我為客鮮不遷矣物為重我為輕鮮不作矣衡命刑戮之民接踵于世而終不悟亦足悲也夫惟聖人玄覽在聲臭之先而神明在知識之外知物為幻化我為真宰其行也為攖寧其止也為葆光其貞遇也為居易其倘來也如石火其貞去也如浮雲歷元會而吾之不刊不磨者自植立于宇宙夫是之謂俟命夫是之謂立命夫是之謂知天之至夫鏡非求人而照之也洞然空虛隨象而賦以俟乎人之自來妍媸畢見而鏡之明無損吾視其洞然空虛者不透也世儒之所稱為悔吝為吉凶可涕而笑者夫亦貌之妍媸而已聖人以吾心為鑑以感遇為客形故物感而我俟我不与之

詞雅馴而説理獨至

俱遷物行而我立我不與之俱馳彼以世變爲江河而我鎭之彼以造化爲桎梏而我忘之惟至于忘是曰至人故曰聖人先天而天不違知之至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斯難言之矣學至于知天即堯舜孔子何殊哉二帝當其隆玄聖値其否天固有定不定乃其立命一也宋儒謂聖人以人合天以義立命而宇宙在其手其然乎

田館師大田公評胸中無物兼底另開一境不可以世諸求之也

知命俟命立命說 九月中旬館試

周望陶望齡 編修

古今之言命者多矣吾以爲莫核於孟氏之一言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蓋我之所有者聰明智慮也物之所攖者得失順逆也奚根奚柢而有聰明智慮奚予奚奪而有得失順逆我且不得與誰爲與者我且不得知誰爲知者求其根柢予奪竟不可得遂强委之曰是殆有眞根柢予奪之者與若上之令下而東西南北不得不從蓋就其窈冥無所司主以號之爲天爲命非以天司命也然物有往復而我之聰明智慮無去來往者不居行者不立云云者無所待故物馳而我居物行而我立物感而我俟内外之分賓主之形可坐知矣是故智覺聲臭之初明照靚閒之外之謂知守常然而獨往任衆象而自賦之謂俟卽晷刻而坐歷元會變混闢而不磨一眞之謂立知我無煩之謂居易知我無壞之謂修身不知者物來則迎物去則隨道遥而不得須臾之息知則役隸而驅走之耳而我居矣不知者物以强觸之遽仆物以重加之遽壓與俱流遁與俱偃仰知則元其濟躍飛伏丑而我立矣居俟其馳立俟其行既至矣莫識其所以致夫莫之致則莫之知然則所謂知命者殆亦知其不可知者耶嘻不知之知至矣哉

微附與言使可咫尺南華

許閒師翰陽公許他作丞劉实見傳知于方是作文

候氣說 萬曆己丑課試

周望陶望齡

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懵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為人若哉一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閡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閡而用其通於是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若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若以聲聲氣之為同易知也呼噓唏呻皆開于天而為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翕欲均觸乎物而為窓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為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為微妙噫亦繆矣候氣之法始見於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為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

人所難而子簡之人所難而子易之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葭莩之灰覆以輕縠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琯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蹈竅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倫制定無與也語曰京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莫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氣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変容亦候哉夫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必非有他謬巧也然琯乘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琯自清自濁陽萌於復故子月為天統亦尚其中故黃鍾為君聲因天因地能兒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為綱故足貴已而鄙生小物務新聽見傳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惡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為三寸九分夫

見得真說得透

歷世以降諸解非之沿襲未殊猶可無論至于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垂因氣辨聲可為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声李通之辨斯為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為声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于八音之為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閒師許 許

彷佛史漢律曆書志

候氣說 萬曆己丑閣試

昭素黃輝

昔者黃帝截竹造律制鍾協筩律用中氣筩用節氣律則鳳之節〻也呂則凰之足〻也夫以軒轅之神御伶倫之聰律本嘿成而氣順自然矣何氣之候哉候氣者為律以待氣而就氣以驗律也夫氣無心也以有心待之其不盡驗也夫何怪何者神不調氣聽不造徵而法之工密是主則合者偶然而不合者固也續漢志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三室重戶布緹縵室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管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穀其法也漢殿中候用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六十竹管取其自然員虛玉管取其縝密而潤其用也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為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詳然開皇用之不盡驗牛弘引故記寬猛縱暴之感為隋文所

此漢候氣之說

此隋候氣之說

此候氣之驗

此候氣之不驗

竊隋文不足道也而弘對亦良失之據漢志太史以候狀聞效則和否則占是自漢以前業有不驗矣卽所占不可知然皆命曰不知是惡可以智力務灰術哉隋詩以為律有相生有相攝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〻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寄若是則古之飛灰效和獨無子母乎若之何不攝通而寄應耶然信都芳候雲色制輪扇与管灰相應若符契張文收斷竹十二吹之和叩之啞鍾皆應布管灰飛如月悉驗又何奇也毛爽以為後漢尺長杜夔悉制律候氣灰不飛奏依汲冢玉尺灰乃飛芳與文收生先後爽所用尺漢耶汲冢耶不可知也然爽固隋人言尺律之效飛灰已矣彼其于和不和未暇也或曰候氣非難制律難制律非難協古尺度難是則時不知者頗律呂寸分諸

此下詳言倍古尺度差所以制律而候氣者

家五異卽黃鍾一管已若聚訟然宮五土也而李文利以為極清安人哉必也從古則今尺固不可用也唯司天表尺較市尺八寸而強實郭守敬所定守敬精律歷必非苟然者試取黑黍之中粒昔而衡累之九十其粒命曰九寸適与表尺合以尺截竹管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與人之最下一声合是黃鍾之管也持是而候氣必驗乎曰愚未之敢知也漢法藏律內卑外高益本子末午云至隋乃樹之疑無以迎氣然沈括朱子取之今宜何從焉古者竹灰黍皆取之有地然古今地氣土宜之變已不可執又漢殿中玉律以候月靈臺竹律以候日昔人謂月律當一上一下生如次日律當用蕤賓從重上生乃史遷劉歆京房淮南之說孰為是正必可行于今無疑邪沈括發明隋志以為冬至陽氣距地九寸然地有高卑將惡乎準之蔡

管有定氣無形二語盡候氣之變矣

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則吾恐伶倫之竊笑也愚以為管有定氣無形以有定待無形毫忽易繆而信不可知矧曆象歲差推步多爽卽先後二至五日間說已遷就猶不必驗也宜管氣之候猶表測晷也晷長為潦短為旱昝為扶氣之和逆胡獨不然哉借令律尺法制一一如古人乃氣固淫厲無節管亦且奈氣何也周衰不乏神瞽漢以下不乏信都芳張文收然其為樂可知已班固有言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嗟乎是黃帝之樂也

沖閣師頻陽公評論候氣以律偏應天度引證詳確鑿鑿有據非苟作者

候氣說（萬曆己丑館試）

宇泰王肯堂檢討

按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管各以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著。迨隋開皇時做用之。而有不盡應者。氣至有早晩。灰飛有多少。牛弘以為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感有異。頎安有旬朔之間。方緩而遽陵。既暴而且弛者。故高祖難之。而弘無以對也。毛爽以為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晩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說亦不無還就。夫飛灰昔嘗應候矣。其時獨無子母乎。其子母獨不相攝而通乎。彼其所稱引。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以之制律候氣。而灰悉不飛。至其父栖誠奏依汲冢玉律制管。灰乃飛。則氣之應

此上詳黃氣在制律不在政治子母

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為之也。政治子母曷故焉。隋樂惟奏黃鍾一宮。擊止七鍾。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彼其師心誇古若是。而何以責氣之必應。至唐而張文收始依古法。斷竹為十二律。吹調之。而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用布管飛灰。旬月皆驗。故曰氣之應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為之也。政治子母曷故焉。然則候氣非難。制律難也。制律非難。協古尺度難也。遷固律志與京馬劉焯之徒。所稱律呂之長。寸分互異。而近代李文利又祖呂覽三寸九分為黃鍾曰含少之文。辨黃鍾九寸之誤。楊倫信之。而王韓非之。其書並行于世。學者宜何從焉。是律管長短之說不一。所當考定者一也。律管長短分既定。而今尺又不可用。則不能無藉乎累黍。然地有肥磽。歲有登耗。則黍有大小。而又何以據焉。魏漢津借聲律身度之言。請人君中指節以為寸

此下詳古天度之不盡協所當考定

既誤繆不足道。而蔡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淺深且列。則中氣可驗。蓋其法至善而無弊。頃今推算不無踈繆。而不刻又難以正。得無以渺茫無據之管。而律因曆誤乎。且古之取竹也。生其竅厚均者。是治之圜庣度數尤微。律書以陽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莩為灰。今制或未盡。而遽推移以求聲氣之元。能無舛哉。是律度之說不一。當考定者二也。古法埋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曰內卑外高。至隋志乃埋管上與地平。而沈存中朱子並取之。蓋律之圍徑長短不差。則自然與天地之氣相應。故雖斜埋直置。皆能受之。二說蓋兩通矣。若夫黃鍾九寸。冬至氣應。太寒以下。其律漸短。其氣漸升者。則以陽氣潛藏。從微至著。其初細弱。其勢未揚。其後憤盈。其勢漸進。蓋氣力強弱。自然不同。

此闢沈存中之說

非謂陽氣之升。果以分毫進也。沈括鍥明隋志。乃曰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故黃鍾應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故太簇應之。則有不通者矣。夫陽之上升。本無停息。距地九寸八寸而止。則九寸八寸之上。獨無陽乎。況地有高卑。氣無先後。將地之卑者氣先至。而高者乃後至乎。自蕤賓以下。氣宜降矣。而槩以升言。則天地之氣。將有進而無退乎。天地之氣。陽生於子。以漸而進。其勢憤盈。至於巳而極。陰生於午。以漸而退。其勢衰颯。至於亥而窮。此自然之運也。意者陽氣常升。以弱為降。陰氣常降。以強為升。陽中之陰。即陰中之陽。而降亦可以言升與。但謂氣以漸而自子升至於亥。律以漸而自黃鍾短至於應鍾。而其所升所短之差。多寡異數。各不均齊。至於應鍾與黃鍾之律。相隔四寸三分三釐。其交接之際。又太懸絕矣。豈有灰地循環無端之氣

許闓叅全道之於

而可以往而不返言[illegible]實通亦知其說之不通也則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亦近于鑿矣竊意樂上五聲而宮商角徵羽但以高下清濁為差飛已長者聲下而濁短者聲高而清宮最濁商次之羽最清徵次之角則介乎清濁之間故因其長短以為君臣民事物之等而緩急疾徐之節則必因律而定氣進則急急則音節疾氣退則緩緩則音節徐故候氣者因氣之強弱而急視其緩急也其節甚畧豈必過為分析哉夫氣在天地間往來盈縮祇一強弱本無淺深故隨時可候隨地可候隨地之斜埋直貫皆可候但不立一準無以取衷必自長九寸空圍九分起數以定中聲乃始有則竊意氣之升降或祇在三寸之間故以黃鍾九寸為陽之始起實六寸為陰之始是亦陰陽二老之數誠就六九中間三寸為升降之節或即可附於三分損益之義乎然律者生于無形而成于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于數二生于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之間以及耳之所不聽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睿理之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合自然之運度哉

折衷尺度亦自有見

許閣師頴陽公評 心細理精

窮理盡性至命說 萬曆己丑館試

宇泰王肯堂 檢討

夫欲明窮理盡性至命之旨則必講乎性命之說而後可也夫人之與生俱生而具乎心是之謂性性人之所知也人之智愚窮通壽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之謂命命亦人之所知也猶二之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則性與命一而已然則若何而為天命乎中庸固自解之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然則杳冥汾穆之中有不可得而已者固性所自來耶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知無為之旨者可與言性矣而性之中條理井然吾不得已而強分則就其生生謂之仁就其宜謂之義就其秩然有文理有循據謂之禮就其明而能照謂之智就其無妄謂之誠合而名之則曰理理之名上古書無有也蓋自繫易者始也宇宙建立往來于此理之中如海一漚耳而況萬物乎而況人乎而況我之一身乎而又惡乎窮之彼凡无算數彼且无涯際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窮萬劫而未始有盡也吾又惡乎窮之則理終不可窮耶曰理一而已而其分殊吾就其分殊者而從事焉則已縱心于不可窮之域而又烏乎窮之其弊在不知一一其可窮也耶曰一亦強名也吾不知其不可窮也又安知其可窮乎仁以不忍為端吾日消其忍以全其不忍久之而無往非不忍矣然有不忍者在則猶未化也吾窮之并其窮不忍之念而亦窮之而仁体見矣義以不為為端吾日消其為以全其不為久之而無往非不為矣然有不為者在則猶未化也吾窮之并其窮不為之念而亦窮之而義体見矣以至禮智信莫不皆然枝葉盡而根露溯流而上之不已而源窮求日減不求日增減之又減以至

此段實窮理

此段明盡性

此段明至命

于无而性体見矣性不可言也吾且以仁言之仁者日完其不忍以消其忍二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不仁者日恣其忍以消其不忍不忍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尭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性猶國也理則其國中人物道里山川之悉也窮其人物道里山川之悉則能盡其國矣故窮理之外無盡性之功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無一而非窮理之功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一而非窮理中事也而其指格物為窮理欲泥求於事事物物之中者理不可窮也理窮而性盡矣則又何以言至于命耶曰天下有知性者有養性者則其為道常二猶器之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天之命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道至于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此等見解似可解似不可解

夫是之謂至命夫是之謂盡性夫是之謂窮理今夫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于忘筆而後能書此人之所易知也口不能忘声則語言難于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于刻琱理不窮性不盡有介蔕焉係吾之胸中而不化吾方受羈之不暇而又何能絶軌道而馳其為難也不既多乎故窮者索而无有之辭也盡者竭而无餘之意也索而无有竭而無餘者忘之至也知言者之口不知有声如書者之手不知有筆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变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凡塗之人能言与書者皆然也而至于語聖學則不欲其忘者欲其忘者必以異端目之失易繫之旨矣

窮理盡性至命說

萬曆己丑閏試 周望陶望齡 探花 編修

許頴陽師公評意精而正詞辯而其值見此作

識探元竅剖破鴻濛

問窮理曰川窮於海其實未窮而無川名知理之未始有理者其流合也故窮矣問盡性曰水盡於水其實未窮而無水名知性之未始有性者其形釋也故盡矣理窮性盡故曰至於命易

明之明之以子思孟子之言也二子者俱常言命常言至子思曰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命也彼且無聲吾烏得而名字之彼且無臭吾烏得而肖貌之無聲無臭者名字肖貌之所不得加也莫之致而至者至以莫致也凡所云理與性與命者皆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凡言或形之而名倚以起凡立言必捄諸末流而還示之以先理之名倚欲起天下多褻其耳目而不能返聖人曰是不有處於欲先者乎而定其名曰理性之名倚習起情恣而成流二同而成俗以為是固然耳聖人曰

愈精愈微入玄入妙

千古未[illegible]

是不有處於習先者乎而定其名曰性命之名又倚理性而起言理者執而求之聞見聞見者無窮之端也言性者執而求之意識意識者無盡之境也聖人曰是不有處於聞見意識之先者乎是愈不可名矣而強名之曰命是故無欲為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非習為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即理為性即性為命俱窮俱盡三歸於一而一者又茫然無所在則命亦不立夫無所立者謂之立命而莫之致者謂之至命也曷明之明之以夫子之言也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然則无知乃聖人之知天命邪回也如愚故庶幾焉子貢多學而識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求之無窮者以為富而无盡者以為贏如居積然故譏其貨殖彼以富與贏為不受命此以窮與盡而主

披周望
道坡

於命斯不待覆觀而可知矣然窮理非點攔見也盡性非刻意識也知海會百川則百川皆海也知水之為水則不必鑿水而更求水故知命者必知聞見皆理意識皆性無窮即窮而無盡即盡也是言也下學上達夫子之學也非二氏學也即有以愚之說為二氏學者愚不敢任也

閣師許評
純然正論而文亦清圓

窮理盡性至命說 萬曆己丑館課

季平周如砥

夫理性命難言哉以其難言也儒者將遂置之已邪曰既曰理矣性與命矣吾且惡乎置之雖然亦且惡乎容吾說吾誠窮之盡之至之乎不必說也徒曰說之而已古之人固已備知世儒者非味其說之患而厭其說而求新之患也蓋吾讀易至窮理盡性至命之云而得吾儒二氏之辨焉吾儒之言性命也合乎理而言之也二氏之于性命則誠諱二矣不關言所謂理也夫理者性之眞體也性體至一而條理各殊以故理之名歸焉而遡而求其所以與我者于是乎名之曰命有如遺理而為言也是性空虛而命杳冥也必不然也夫孟子不嘗言性善乎哉善者理之謂也粹然七篇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之天然而世儒者習而厭二而疑則收二然少之自宋而已若是矣而吾必以

無一語不出心曲亦死一語不二理與一切子書俾論兒不卦眼粹然一出于正獨子一人矣

孟氏為長何也世不無騁技不可以槩形人不無下愚不可以槩性二善之論操其大槩者也且夫騶虞之仁鶺鴒之義相鼠之禮老馬之智物誠有之而況于人乎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斯性命之本體乃覺本體而空虛杳冥之譚即微孟子吾闢之矣夫性未嘗不空洞也命未嘗不淵微也要之理得故私不容私不容故形迹融焉靈臺中炯天人共貫矣然則窮理者正以還其空洞而融其淵微者也非若彼空虛杳冥之為道也故夫性無方而不可盡也理為之方也命無階而不可至也理為之階也孔言知命亦曰不惑顏氏子最為潛心矣一視聽言動不忽焉是以格致誠正乃稱明德道德九經上通天載則豈非窮理之為究際也與吾因之有感矣聖人之盡性知命則窮理是也聖人之窮理則格致誠正之類是也蓋窮云者究極此理之分

豈若所謂擴充四端云爾。而世儒者直以聞見栄棞焉已矣。噫性命荒于虛無。理雜于栄棞。心學何時而明乎。吾未能明之也而有志焉。竊取易義而為之說

評集

評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　　爾張李廷機

余閣師同麓公評宏際如許其所品隋則又斧鉞之依也

昔在漢季。皇風不競。內則寺人有握符之權。外則豪臣有跋扈之勢。蜉蝣之風倡于上。翔跂之習成于下。其失在於因循而不振也。于是仲長統述書于損益。崔寔著論于猛寬。迨欲更制嚴法。以損一時之獘。議者以為篤論。弗可尚也。愚嘗因其言而論之曰。古今之譚濟理者尚矣。大帰務因仍者。以禁然為敗俗。尚革易者。以包爪為釀亂。此皆一曲之見。而未為通方之論也。夫以國步傾夷。皇紀濁亂。綱解而不張。防決而不止。斯時也。循故則危。剔獘則安。優柔則亂。勵精則定。故曰衣久而不浣則垢。器久而不習則朽。鑑久而不刮則蒙。絲久而不理則亂。此損益之大常不可易也。然而易化有漸。制俗有經。藉令不講于宜民之

此評昌言之非

文法變換迭調騎ゝ

方。不揆于緣法之理。而徒以一切峭峻之法。紛擾天下。將見魚亂于網罟之多。鳥亂于畢弋之衆。而天下始眷眷多事矣。嗷嗷之能救。故愚以為二子者。懷憤俗之思。申救時之論。其言雖切。未免有遺論也。夫統之言。主于損益時政。故欲削矦王之封國。限民隸之田畝。復肉刑以懲淫。循什一以定賦。夫三廢孽之封。在漢初誠過。然自分王子弟之令下。稍稍削奪。至于春陵音義之後。僅食租稅而已。安所復削也。素封之君。誠有殆財役貧以至田野連方。國館舍布州郡者。必欲以法繩削之。幾何而不釀變乎。法自殊死而下為髡鉗。髡鉗而下為鞭笞。曷嘗不足以懲奸而止慝矣。必施之不可贖之刑。而法始重也。文景約已裕民。三十而稅一。後世以為美談。迺欲加更賦之制。增官司之設。猶之手刮肉而療痏也。益不可為通論矣。是統之言。未能免于後

此評政論之非

汪洋灑落

世之議也至于寔之論政以爲寬之則亂嚴之則平乃欲誅王道而參伯政先刑罰而後德教不知縶腊密荼不如畫象之無犯也鷹鸇虎冠不如鸞鳳之不殺也彼徒知粱肉之不足以理疾而詎知藥石之不可屢試也哉大都安民者必定其本談治者必究其原是故厚下安宅政之本也嚴名峭理政之末也守成由舊治之經也救偏補弊治之權也昔者商鞅爲政更秦國之制尊任力政一時亦稱富强然使黔首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後世稱殃民者必以鞅爲首故変法不足以爲鞅功而足以爲鞅罪也信如二子之論安知其不爲鞅之流哉故昌言政論者不足以爲人主訓也

王相國對南公評

史與文不同不可以文論史勘破劉氏之謬而問學閎深才思俊逸貞復信可士也

歷叙尚書春秋左馬班究得失處處如指諸掌

撥取史通論書春秋二事之失以例其余足識其大旨

評史通 萬曆丁丑館試

貞復楊起元 洗馬

明于史之大義者而後可以論史矣夫史何爲而作也徵往事示來者勸懲人心維持世道如是而已焉者也明此義也則後之史雖體裁各出猶可以略其疵而節取焉否則銖銖而較之屑屑而摘之即聖人之經亦有可疑者矣予觀劉氏史通之作大都舍大義而爲小節之求也其謂史有六家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而各本其所自出嗟夫此論文之道而非所以論史也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攘夷尊周懼亂臣作于春秋之義也聖人豈嘗擬古而爲若是之文哉且自書契以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爲文亦繁矣聖人皆黜之斷自唐虞而下爲尚書者僅百篇焉以爲是足以垂世立教何以繁文爲也

是以春秋筆削魯史據事直書褒貶特嚴于一字之間俾見之者懍乎華袞凜乎斧鉞足矣而又奚事乎說之詳此聖人之意也左氏失其意始作傳作國語已不勝其文矣然其旨亦主于立教司馬氏雄才也且耕于世故乃變左國之體而作史記凡五十餘萬言噫何其繁也然其寓意亦甚微焉班范而下祖其文不祖其意而史之意遂以湮無亦文勝而滅質之過歟夫史文勝孔子嘗嘆之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論史者未可以文論也吾觀史通一書皆以文論史辨乎其所不必疑駁乎其所不必議則牽于文之過也今夫典謨訓誥皆古聖人之徒所收錄也史通曰三典直敘人事禹貢惟言地里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吁是何言歟蓋書之疑也先賢亦嘗及之若孟子以武成不足盡信是也然其意直借

詳敘史通議論精當知幾何作亦當愧脈

考證精核

論李病于博九為知要

之以為嗜殺之戒耳劉氏乃以例議之吾不知其遵何例也至于春秋亦据摭而譏詆之以為列國赴告率多飾詞若罪吾孔子之輕信者且魯事多諱以為丘也過人必知之則春秋非聖人之直筆又何以取于誣聖也觀此二端則其他所評議從可知矣嘗考其自敘少讀尚書未有得乃從事于左傳究其所學蓋亦鹵莽之甚顧不勝其自是好高之念喜于特論而不顧史通十卷三十餘篇大抵皆任已見以攻前人之瑕匿已長而摘古書之短其于史之大義槩乎其未有聞也欲以明史而反以晦史故曰史通者史之塞也至于不諳時論而取子雲之太玄以自況以求知于後世不亦勞乎是以學者之為學也以明大義為先最病其博而寡要諸葛武侯讀書獨觀大旨是以為漢鉅儒而漢儒以五十餘言明堯典二字者陋也劉氏之論史亦

蜀末不闢例知發而復揞之恠洋評絢之体

此類也雖然吾獨取夫知幾之語魏元心也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其耿介之操可尚也他如二長之說曲筆之譏種種多可述者要亦史家所不廢也獨其牽文暗義而史通為妄作耳嗟夫劉氏之用心亦勤矣又久于史職其評前史也且未之當也今恩以承學復取其評者評之蓋凛凛懼焉

王荊石公評

以寬嚴不滿蕭曹許其寫惟西寫寫落落透透洋洋何等才致

蕭曹丙魏相業評 萬曆丙戌館試

元徵 唐文獻 狀元修撰

嘗考西漢書稱一時相業之盛其先莫若蕭曹其後莫若丙魏古今人歆慕而誦說之無庸愚儒言也然愚有差不滿者兩公焉謂曹相國微傷于寬魏相國微傷于嚴耳夫參佐高帝定天下攻城畧地居功獨多諸侯王皆欲躋之酇侯上其無所建立也者而遽少之哉傾參所與相者惠帝也終惠帝之身高后擅用事諸呂橫甚無日不眈眈大位積之十年而難始作參以元代何為相距謝事之日則惠帝之四年矣中間豈不可嚴為羈束折諸呂之萌乎而徒用蓋公黃老術取無為清靜卿大夫以下欲有所開說輒飲以醇酒豈宰相事耶蓋參亦嚴憚高后知其無可奈何縱之亂徼之亦亂且摧擊功臣有沮心焉微絳侯則大事去矣然而參終以黃老紊禍者也吾故曰參也傷

光吏所案相當心服筆底精光爍爍射斗

巧思時語

于寬也至于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其時利用寬矣相則以嚴佐之夫相與吉號為同心輔政者也人言有吉在相用嚴亦可不知宣帝非可以嚴導也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命之曰在多相居茂陵居揚州居河南皆深刻奉法帝何以喜耶此其故可知已當吉為廷尉時護皇曾孫獄中武帝欲壓天子氣詔獄繫無輕重皆殺之吉拒謁者不納皇曾孫始得全遺英斷之武帝而獨執大義以忤上意吉吾知相不能也公府有掾史為奸吉無所案驗馭吏嘔相車茵吉忍之貴大指而不苛小吾又知相不能也且相所陳疏率多用鼂錯術吾故曰相也傷於嚴也蓋宰相者天子之庖宰也五味六和主人所見宰相取而調和之以適衆人之口宰有任其所偏快心採目能成上臣之務哉故四公者愚何敢軒輊其間而寬嚴之用似兩公未為得也嗚呼惠也儒何不使相也先之宣也察何不使參也後之君臣相遇復相成也蓋難矣

蕭曹魏丙相業評　萬曆丙戌閏試

鄴寧　舒弘志　撰

王閣師荊石公評：意在業先，故能轉折信手。

終漢之世，所號爲賢相者，蕭曹揚鑣于前，丙魏嗣響乎後耳。蕭以創，曹以守，丙以量，魏以材，益自孟堅諸人而後，則並稱之矣。夫高帝自沛公而起也，酇侯首佐之，入關獨收圖書籍，迨亡校而薦之爲上將，斯其識遠矣。諸如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興剏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故曰蕭之賢二于創。平陽侯治黃老言，用其指相齊，無已而用之相天下，謳如也，蓋自遵何約束而外，無它奇績者，故曰曹之賢二于守。少卿尚寬大，好礼，掩過揚善，不欲有案吏名，雖馭吏嘔丞相車，不問也，牛喘之詰，可不謂知大體者哉，故曰丙之賢二于量。弱翁用嚴毅，甚稱上意，條故事，陳便宜，禁止奸滑，綜核名實，所以明法宣教、奉職修業之道甚備，故曰魏之賢二于材。

四段精確。

夫世之訾酇侯者，不以治宮室過度爲導侈乎哉？抑酇侯之意，特欲堅帝都秦之心，而止其東耳，所處國家大計，豈輕民力者耶？論者又以平陽幸當更新之會，不能立法度、興礼樂，爲漢建長久計，以爲負。不知漢承嬴秦之後，天下新去湯火，非清靜惡能寧其衆而息肩乎？故世睹于爲之爲，而不睹于不爲之爲也。少卿恂恂退讓，君子仁厚，豈有量焉，亡以議爲已。獨弱翁則不無一二可議者。夫弱翁之識切霍氏，與其去尚書副封也，雖曰爲漢忠謀哉，然何以因平恩侯而白之也？夫許氏之與霍氏，無中蠹也，寧敢魚肉之乎？趙廣漢按脅丞相私事，欲以自營救，而相竟治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京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按丞相，丞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天下必以京兆尹爲細人，而以丞相爲長者，能容士大夫也，斯不亦休休乎大臣也哉，何相之不出此也。

輕重疾徐，當机中節，文有不奇之奇。

句法通真龍門。

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匡寓兵，強威加于四夷，固相之嚴有以佐之。然而陰斃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故愚以相非純臣，特一強幹吏耳，未可與蕭曹丙吉之流同類而共賢之也。

令弱翁而在也，奉舌無辭。

評至言昌言罪言

弱侯焦竑脩撰

人臣之立言也主重則人勝言而言行主不重則言勝人而言不行何者主譬則水言譬則物也水勝物斯物無不浮乃其理耳至於言勝人則處士辯客藉以抒憤見奇而止奚益於成敗之數哉嘗就至言昌言与罪言評之未嘗不為山喜為統与牧悲也山逢不諱之朝借秦諭主至於犯天而忤雷霆何其壯哉迺稽其指歸則於養老之礼輔弼之臣進諫之士拳拳焉是時尊老更賜粟帛郎官上書止輦受之非文帝之已事欤与衆臣晏游与大臣方正論議游不失樂議不失計左哲士引君之妙机談者以不能閉邪誅之非篤論矣君子歌者田不止歌者田而言進賢〻〻進而歌者之田止君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不止貨色世俗之樂而言与百姓同樂与百姓同樂而貨色世俗之樂止此不求亦与山近乎哉郢人運斤成風非獨郢人能也蓋有為之質者焉若統与牧言非其質矣昌言十餘萬言理亂損益法誡三篇史畧載之時婦寺秉成萬哉弟厥奸人擅無窮之福善士挂不赦之辜豈復可莊語哉以彼限夫田定刑制急農桑德斜戲察苛審十六者以為政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而時其任此唐自憲宗一奮淮蔡削平乃其後則寖微矣牧策之自治為上取魏次之浪戰為下至原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纚纚乎皆名言也語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主之不斷而欲以起河朔之陵夷吾知牧之言為虚車已夫時不可為而異其為之者統也時可為而惜其不為者牧也以賈生方之其幸不幸何啻千里蓋世不患無三子而獨難於有孝文也哉

王閣師對南公評 品評三言詩論亦怨末一段才有卓識

評至言昌言罪言 四月上旬閲試

用孺區大相檢討

夫欲匡主德救時政則貴于言矣然有公言于朝廷而不以為諱有私言于草野不惟無補于治而反以為過者公者以補闕失而私者以洩其憤懣無聊之思即其言不能無偏而君子因以論其世焉當文帝時宇縣無事天子方事宴游馳射獵一上日再三出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而朝廷日惰于事于是賈山上至言願借秦以為喻漢季皇路艱塞神器不振奄戚擅權玩弄威福習俗頹靡豪猾競起于是仲長統慨時事之失作昌言三十四篇自唐府兵撤而藩鎮橫天寶末燕趙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董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于是杜牧憤身不當言語作罪言三言者大抵皆感時憤事所為作也間嘗一品隲焉山意在開言路罷游獵故帝選賢者為常侍諸吏少衰射獵似矣乃謂待萬世基定始事游幸又謂與衆臣宴游而與大臣方正論議豈王者不好遊畋之指乎山非醇儒言矣仲氏意惓惓于嚴斷故欲復肉刑修閭井置官長定賦稅事歸臺閣專任三公似矣然文帝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誦之使窮民有喜色且人臣者將德意是導而務之刻乎國家方多事旦夕不支而多設官職計井授田哉于擾攘矣故仲亦失言也牧意在懲藩鎮之亂其言曰生人常病兵〻祖于山東胤于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故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似矣直其人輕蕩工言之耳然余觀牧所註孫武子篇及戰守二論灑然異之且原藩鎮之禍在去府兵十六衛庶哉知亂本者至如山言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仲言法制世變有變而善有變而不善甚任

一段抑揚頓挫曲盡其妙

木段議論爆外人主也得題外之肯目

三公毀材藝脩武備皆救時之激論不可廢也其言有用有不用何也則所遇之主異也故至言止蕢昌言樂志罪言且百喪引咎不暇曰罪者誠非其遇也何者興王惕于事之所未然昏主狃于亂之所已然而言之遇不遇因之是以左鍾右鼓懸磬置鐸古之聖王惟牖之使言也有言之而不用乎惟恐其不言也有言之而見罪乎言至于見罪而國是日非矣故漢祚竟移于宦監而唐室卒衰于藩鎮言雖不用而固已驗矣然則為臣者寧犯顏觸諱于世道清明之日毋使已受直言之罪而國是日入于非為國家者寧使人批鱗折檻而不忌無使以言為罪也哉

明師評　揚扢前言發中窾洞亦鑿鑿

評至言昌言罪言 四月上句閣試第四　玄宰董其昌 庶吉士

夫觀時制變慮必然之畫以謀國者蓋臣之深計也憂時閔世勤一家之言以存教者志士之素悃也而籌策之當機語默之應會與否各有辨焉則至言昌言罪言是已至言者賈山鑒秦政之弊而進者也其疏千餘言至其大指以決壅蔽衣賢才漢文所為止輦而受者也昌言者仲長統感漢季之陵遲而著者也其篇三十四至其大指以一政權抑戚侯絀棄所稱為有西京風者也罪言者杜牧之憤河北之桀驁而作者也其論反復二千言至其大指欲取山東以經營四方而取山東之策莫如明功賞固斥族修戰具以自治宋胡寅所謂文人切事情者也三言者並皆稱之而遭時遇主惟至言頗見採擇昌言罪言徒資英雄之嘅矣雖然吾豈以昌言罪言不效于世也而故詘之

斷至言可使賈山舒氣　斷罪言可使樊川歛心

元千載之後哉特其慮之不中窾發之不合節者固少遜于賈山而不可掩也何也文帝誼主也其虛懷盡下不至如秦之忌諱其時政之可長太息者亦不止于養士之缺失而山乃僅舉一隅謂之旁通國體則不可然片言居要是豈蕨膏粱之用也見可而進是以水投水之智也此其慮中窾語合節者也彼罪言者其篇目之憂似與山同顧唐文宗時所謂自治之失策者不在山東之未取而在朝政之不綱不在藩政之跳梁而在朋黨之傾結不在王庭湊何進滔之梗化而在王守澄陳弘志之佚罰而樊川皆弗及焉殆策士之雄譚豈攻心之上略乎乃仲公理之昌言則有不可解者公理蓋及見漢禪者也其作昌言蓋獻帝時為曹操參軍筆也三公之無權后戚之專政賢士之失職桓靈之所以亡非漢獻之所以亡也公理之昌言以憂漢

斷呂言可使公理卷舌

乎宜如班彪之王命論也若以漢事而誠世乎宜如王符之潛夫論丘登自置也既無曲突之謀又乏洗耳之節言不中窾不合節者此也或曰然則過非賈山輙三緘其口乎嫠婦不恤緯而憂國之衰何也曰君子不云乎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時而語之不成也謀不出位隱焉用文即可以言而言吾于漢取賈太傅于唐取陸敬輿足矣至言且置之勿論他可知已

山陰王閣師評清才役辯琅：若擇塵而談舒徐不迫而斷制處岀刃有餘當非淺學可到

評至言昌言罪言 四月上旬閣試

季平周如砥檢討

夫人臣之義未有不貴乎有言者也世平主聖儆戒之謨與焉時逢末造皇路傾危于是乎有挽回之論其居官而任職明諍而顯諫糾繩之誼誠然乃位在臣夫而操清議亦安見非忠故人臣者爲言不同所以言一也雖然善聽者無擇言故往往畧瑕疵取大節儒者挾策而談古昔也將遂無所短長已耶夫漢賈山之有至言也仲長統之有昌言也唐杜牧之有罪言也忠愛之忱憂危之慮經畫之畧蹇諤之節讀者至今偉之而要之當否疎密不無辨也至言之作也借秦爲喻惓惓于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明養老之禮期於風行俗成以奠丕基厥意美矣吾聞皐陶陳謨垂戒丹朱豈亦有其意乎長統昌言凡三十四篇慨時惘事道古刺今如所稱復肉刑脩閭井立邑長定

以亡漢責統已甚持論自有

賦稅蓋鑒鑒乎言之而大較歸之委任三公以揔威福之柄信桓靈以後之藥石也唐自府兵廢而藩鎮橫河朔諸軍跋扈而一時謀臣方主姑息之議養成尾大之患此則罪言之所以作也故其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其籌策時事明矣余竊評之山自謂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然山非極諫者也統誠憂漢室矣而亡漢室者統也杜牧自治之策庶幾知本務焉然而以末爲本者也夫文帝之于禮樂雖曰未遑顧歲首存問郎署止輦養老諸政大畧皆其已能所不能絶者獨擊兎伐狐馳騁遊獵之娛耳以帝天資之美藉令以罔遊于逸之說進當與古帝王並驅而山第爲紾髀徐徐之云且曰與衆臣遊宴與大臣方正論議是何言也毋亦度所能行卑之毋甚高論之見乎一日二日厥有萬幾綴衣虎賁無可

每段收束處極分明

有意見

忽焉惜哉山之未闕也培其萌蘖而禁其輪囷亦見其志也已
故曰山非杅諫者也長統之欲復肉刑敢與文帝相左蓋矯世
之孤談非遼后之通理也井田之論抑迂矣夫漢至獻帝此何
時扎荷戈禦獸奔走不遑而責以堂上之趋蹌不妄而愚所可
取者獨有任三公一語然荀文若之薦至而統已參孟德軍事
矣則所謂三公者可知也見聾者臨邑羿而教之前統其可逞乎
故曰亡漢室者統也杜牧之於藩鎮也反復形勝規畫進取而
尤以自治為上蓋罔有遺策焉乃究竟所謂自治者法令制度
倉廩財賦諸冗務而已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而已嗟乎
當時本務即不可知乃閹寺廢立見于劉蕡所對者亦足用寒
心矣彼藩鎮之冦此室内之戈也彼疥癬之虞此腹心之患也
將牧之見未及此與抑見及之而未敢言與其有宰嚭越終不

文有頓挫轉當精神

收煞更有氣象

戚故曰是以末為本者也大打諸詢欲傳故率三子之言均足
以裨補闕漏激昂一時若天評品折衷祛疵類而進之純懿三
子者督乎其無當矣無已則至言乎後世奏疏托始於斯焉猶
有憂盛危明之遺意杜牧憤發危言以冀一悟志有足悲長統
嘵嘵風斯下矣大節一虧萬古淒凉他尚何說也嗚呼臯陶勅
幾於風動大禹敷文于逆苗姬旦銷釁于流言吉甫狀功于孝
友動為哲模言為成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韓館師敬堂公評 胸鼓上書而出以大難高尔不羊丙謂冥中白偏者邪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周如砥 十一月館試

六經載道之文也歷世綿邈常煥乎如日中天曷新故之足云
以新言者諸子之書抑自人之所見名之也漢高起馬上驟而
入詩書之言聽睹為駭耳目頓易故號陸賈之語曰新語中壘
校尉向當成帝時采輯中書雜事奏之彼合寸雲尺霧為奇觀
集乘鴈雙凫為希覯者也其事則古其叙則新故曰新序賈太
傅之為新書也不可考矣迹其欲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礼
樂以彪炳炎業維新一代其說則是書具焉又崛起煨燼之餘
慨然吐奇張藻為一家言以表于世償萬古初而更新之新書
之名大邪起此頗此三書者或陳善敗以待擇或觸時事而抒
憤或托杜迹以示警言人人殊乃其各鑿所見蘄以裨時而悟
主則三書一也新語引經據傳章諧句偶有倡始之功哉道基

一篇卽不足與關尼山之綦而續其綫要之非背而馳者過魯
之祠益賈有力矣四百年文教繇斯鼓吹劉歆氏所謂首發奇
采者非耶誼之書五十八篇唐皮日休歎其心切而憤深辭麗
而藻雅思深哉天下大勢國家永圖歷歷若指掌也信哉通達
國體者乎新序一書上下虞夏周秦之間采擷在此托諷在彼
如所稱塗山閼兵卭扁鵲管隰之云非披庭之顯箴則遠諷之
炯誡也非以明防微之意則以開獨斷之門也古稱危言而八
百八十三條疇匪藥石矣忠乎哉向也故夫三書者未易軒輊
也乃世之論者往往倒置醇疵謬為瑕瑜孟堅列新語于儒家
儒之矣高氏子畧于向書一何津津也曰正紀綱迪教化辨邪
正黜異端蔑不在焉獨論誼則摘其表餌之疎批其孔墨之謬
詆其發揚暴露之過滌垢吹毛不一而足噫三書者如以為玄

黄金碧六合其美則我不敢知必欲置軒輊其間我未知誼之必屈也誼過秦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之說帝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學術相距豈直寡郢哉而鴻寶獻書外親上変向之少年亦幾有浮躁之失矣故嘗試以為倪汰疵類三書互有乃通敏時達誼為最焉何也宦官外戚之禍與漢室相終始正以太子阿保皆若屬也此保傅連語傳職諸篇所為三致意也七國変作蕃卯金之鼎哉搖孝武時雖主父建策而安哉固誼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者也其議在數十載前而数十載之後若操券而合卓乎匪夷之所思乎而或者方談其痛哭流涕為過激則未真見其必然之勢者也夫真見焚棟之勢必不假喣樂真見厝火之勢必不得不痛哭易震之上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也之上曰泣血漣如然則震者不蚤泣者至矣

收然有句

泄泄然于今而漣如于後其有及乎此吾之最誼于二子者二子補苴于已然誼逆覩其將然者也嗟乎使二子而遇文帝使誼不幸而遭成帝建明樹立皆未能遠過惜哉誼之不遇高帝也開創之時与守成相去萬萬加之轉圜大度卽止輩如文且在範圍之內而以誼之才佐之漢制當燦然可觀何至被之以紛更之名而不得辭也故律以六籍三書其厝行折諸三書賈氏其白眉也夫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昭素黃輝

焦館師毅堂公評

以新語新書為偽書誤是千古未發之論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為誤也高帝才最高生乃能令倪首覺讀讀輒稱善左右皆呼萬歲此宜有甚當帝心者今其書割襲牽綴了無發明于秦漢興滅之所以令高帝見之不當與儒冠同溺耶奈何得號新語也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雄快尤強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疏語破梳補葺小有異同耳吾每讀誼文使人神王一經贗手氣遂萎然不振何異鄒殿材作蝸牛屋刳胎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遺今不傳于世班固列于小說何也劉向著述甚富新序其一種耳據向自序乃是檢校中書雜事以類整齊為可觀而已非欸自為一家言新序較說苑尤為蕪雜然古人言行往往具在取校諸子亦頗出入不盡如曾鞏訊云按執文志儒家有陸

賈二十三篇賈誼五十八篇劉向新序六十七篇誼固不名新書也賈与誼書既逸後人偽托耳乃得与向並傳不亦大幸矣哉吾獨怪賈一昌言遽能動馬上人主胡不亟白除挾書律長沙宗正遭主逈絕猶之乎不遇夫偽託之書世猶不斬其傳又況其真者乎於戲

館館評敘董公評

看他抑揚起伏處曲盡文章宗之妙而中有神見非按人觀堪者比

讀衛霍李廣傳評 萬曆己丑館課

幼安劉曰寧 編脩

漢武之朝諸將以功名顯太史公叙次功狀多嗟惜于李廣而于大將軍青曰天下未有稱也霍去病無他矣獨天幸不至乏絕甚矣遷之好為奇也成敗固不足以論英雄要之士生斯世靳于功見言信而止衛霍卽以寵幸起然以動庸著遷呂能掩哉嗚鏑不可獨通定襄盧胡之捷此可以無策取乎假令徒以肺腑襲天子靈則史所稱絕梓嶺梁北河者當時在庭將吏豈都無耳目而能以虛冒居也如曰二子固上之所素知而親信者則廣自射鵰時業已有封侯之與此不可謂無知已景武之朝廣俱用事帝常測其敗矣微獨二帝程不識與廣齊名其論廣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犯之而無以禁之此可絕口于數奇乎將在軍而殺敵固勝是求而必殺部曲弛

責李廣甚當

此以大義責三子非責史遷

刁斗以遺敵禽是廣自為奇也如廣之見則司馬左右之罪焉夫周官五七之步非乎壯士而不侯已矣將而虜虜而法法而贖贖而卒遠敵道以自亢絕于獄簿之急是廣死于不侯而其欲侯之心未死也迁自悲其數之奇以廣自况而抑衛霍為廣解嗚乎衛霍非真有大足紀者特不下于廣耳吾獨恨迁不引春秋之義繩之猥以侯不侯論也衛霍遇武帝有雄才帝又憤然切三世之憾竭海內以事匈奴故二子得用其師武臣力以成其名非有完策何暇論金城之方畧細柳之節制乎春秋之義無窮征大原東郊之止一何烈也三子不勝功名之念成則為衛為霍敗則為李並以國卜寧復有為漢計長久者哉遷呂不引此蒙為三子按則李不足惜而烈侯景桓真天幸也雖然高呂之嫚久矣殺今日其誰洒之乎韓彭塞外安知其不戒心

抑而復揚大有作法

于狼居之封姑衍之禪也是故長國家者有臣如衛霍而戒其黷如李廣而戒其尊卽旨因事而保百年不易者請以是補史遷之意

讀衛霍李廣傳評

宇泰王肯堂 檢討

太史公歷叙諸將則右李廣而抑青与青竝言則右青而抑去病故天幸數奇之說後世未有易也然非定論也衛霍雖以肺腑善自結于上即其材能亦足振暴狼望之北不然何不為貳師續哉而廣亦帝所素愛始公孫昆邪為上泣不欲令當匈奴恐亡之輙令居後用之左其材故無成功蓋文帝嘗識之矣廣嘗有所衝陷及格猛獸而帝歎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夫帝嘗拊髀而思頗牧矣豈其無所用廣而言若是迨芳軍細柳善亞夫臨終以屬景帝而不及廣何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无取于暴虎馮河者固吾儒行三軍之道而文帝蓋見及此也衛青之不逮亞夫遠然跡其持重退讓蓋有古大將風焉武帝推轂而遣之固宜而廣獨摧鋒之冠耳頗及居後故曰用之左其材則帝愛廣之過也去病雖帝愛幸之所將多選然敢深入多所推勝亦廣流亞獨貴不省士失將之本視廣士卒佚樂樂為之死何可同日道則其不敗信天幸哉至于廣以失道自殺則青之始而固遣繼而急責寔致之是青之大罪也嗟乎使為偏裨者為国惜士卒為大將者為國惜偏裨而為君相者為天下惜材蒐羅之不遺位置之无舛誅賞之必當而无以有已其亦可以无憂虜矣

書集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平仲蘇伯衡 編修

刘文成伯温公評 思有施致而文變奇後列之言柒无忝丘明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于子思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為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為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為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辞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體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有璋有庭實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立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率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則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蕭魚之會執事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恩禮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為禮則執事之是啓君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匄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匄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此之累自以為敝邑賴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國邑之賦以供伯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為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於今不替則敝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弗之浚而况諸侯

多少

周旋

宛然當日宣子口吻

轉折之勢愈入愈佳

濟辭作辨筆端有舌

議論自占地步

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淩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力若曰淩之又誰淩我或者君其奇應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惟強為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懼煩也乃籍自以為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々以幣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嗇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贄幣相周旋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典也不猶愈於不享乎執事其圖之

王忠文華川公許

古雅駁從翼翔持雜即盲之中史不公置能道翻辭之也

擬答魏錡絕秦書

景濂宋濂文憲公

晉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寡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糴于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以餼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己之畏使公子縶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

一字一句雁行左国

景濂擬左明大是化工肖物

宮呂郤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國焉文公寧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武王出居于鄭使左事父來告難々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櫜鞬親師師屯于河上以逞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大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于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曡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

所知也。夫晉何栽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馬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懇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埸。襄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即戎。敗我于殽。殄殲我卒徒。係累我王師。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誥于羣臣。然猶頎徼靈于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邧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位。晉人以國家多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永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惡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厥民。又追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郤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鬬。況國家君。既有意督過。美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惟命。鍛乃戈矛。偷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仰以聽。唯執事其進退。

宋人玉楮葉枕人巧奪天工夫即左氏排脈拒能遠遏
出之最遏其趍
其辭直令人凜然不可犯

與總督鄭尚書論經畧西北邊事　王錫爵大學士

比歲逆虜乱加。嘯聚部黨。弃合羣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薊秦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壁以立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孫軍屯禦。遷延于外。司馬以空文調度。猶豫于內。天下事僕不知其所終也。各鎮幸有明公經畧。廟廊恃以無恐。而僅欵欵之愚。願效于幕府者。惟明公採擇之。聞之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盍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創。虜勢方剽。若復與之輕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勢。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時加犒享。使皆蓄威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强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盛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足則虜日以匱。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獘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逸待勞。以堅擣虛。以銳禦鈍。自錯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區區之愚如此。不知于廟謨宸筭及當事諸公。訏謨石畫。稍有當否。不勝為國惓惓。忘其狂瞽。惟明公採擇之。

趙相國公評談邊事可謂折衝尊俎之上矣而銘詞篤意俱當于古文中求之
周宇之計若綏而實當
文法縱橫闔闢曲盡其妙而筆畫之良則入樂虜大計也

王相国荊石公評：論備倭之策一一無遺可謂明見万里之遠矣

戰守二字正是要害處

附　與福建趙巡撫論備倭防海　忠伯王家屏大學士

得郵書。知海警不寧。深可疑慮。語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貴備也。今閩浙之間。流民嘯聚為賊。已漸不可收拾。各邊烹虜望風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饑殍。我不知計之所出也。莫若乘此時。精器械。修戰船。擇名將。練土兵。恤民瘼。足粮餉。凡以固我疆圉。堅我守備。縱使賊至。而人自為戰。地自為守。賊勢困矣。雖然與其制之于岸。孰若防之于海。我師戰海而勝者常十七。内戰而敗者常十八。其故有四。士卒入海效死莫逊。一也。洪艟巨艦。勢易凌賊。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而飲。不能開口待鹵。四也。誠能守馬蹟諸山以控揚。守大堵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山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咢峙。賊不足防矣。

張相国洪陽公評：若成憂国情見手詞董擬撰觚文高千古

字字憤切非忠于謀国者不能道

憂民一念可貫金石賢宰執固當如是

附　與河南吳巡撫論安民弭變　忠伯王家屏東閣大學士

時方多故。萬姓憂咨。上特議論。嚣煩終乏及民之政。下實窮愁局蹐略。無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多失其業。兵灾徭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豫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煙。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虎狼馮依而嘯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水旱灾疫。在在丘墟。蕭之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敉。飛輓多艱。杼柚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弊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餓莩原茫。朱殷遍圍。蕭條閭里。烽火関河。武衛陵夷。卒伍驕怨。内憂外棘。百孔千瘡。人事天心。種種可駭。然此有形之変。劳人志士。日夜籌畫。經畧不遺餘力矣。而僕所為側身焦思。亟亟然憂。方莫先于民害。夫民害者何也。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民已困窮。若無所頼。而有司不之恤。歛之不休。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毋。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声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灾。逋者不還。居者縲絏。則必有無辜暴死之屍。此其為國家隱憂。非細故也。夫革励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巡撫之責。故僕敢以迫切之言。聞之下執事者。昔者杞人之憂天隊。其見雖迂。或者亦未可盡廢也。

上執政論士習書　隆慶戊辰館試　張一桂

呂相國豫所公評　須高以振士氣為主而明正奎慎多數尚實行皆遣上確論挽政者果能果而行之士習庶其有裨矣

其頓首奏記　相公閣下某疲庸鄙人也行能無似其何所見聞然一得之愚敢獻于　下執事惟　相公財擇焉竊聞之語曰國家之理亂繫人才人才之盛衰繫宰相夫宰相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凡百司庶府宜皆其所經營而區畫者然而宰相弗屑也惟汲汲焉以培養人才保植善類為第一義譬之醫和之療疾惟理其本壹駝之種樹必先其根固所急者大也愚嘗逖覽載籍稷契周召秉鈞持軸而當其時元愷俊宅見于詩書所紀述者何其彬彬盛矣方今聖天子寤寐賢喆每興樹䍐之思當事者執策以臨下士亦時時有慶乏之嘆及至程能授任其與亟縮肉䫄詖輿漢者率用以取敗不副委任初意此其故何也豈古今人之不相若耶其

獎進振拔以倡士氣是此書本意

此論今日士氣不振之夫

以為士習莫大于獎進振拔而倡其氣故夫散于弱而不振者今之士習是也試舉一二為　相公言之視名位如玄珠守刓悔為上乘迷陽郤曲投步翕肩故示椎魯樸訥以竊長厚名至于利害臧否之際輙袖手捲舌無所短長曰惟兢兢焉嗟乎翕訿以求躋通顯陟華要而不厭故堅忍近於委靡而委靡者自以為堅忍譎抑近於卑屈而卑屈者自以為譎抑質直近於粗鄙而粗鄙者自以為質直簡默近於深刻而深刻者自以為簡默渾厚近於模稜而模稜者自以為渾厚老成近於無能而無能者自以為老成其有明目張膽抗慨為國家任事則脂韋者輙目之曰此性氣人也此浮躁人也不則姍笑之曰此好名生事人也即亡論盍國家與否顧安所置此身乎往李獻吉有云程事簿書之夫多而大雅鎮俗之徒寡奕快取辨之流揚而先

引漢宋得失以明士氣當振

夷澹遜之士抑毋亦近似之耶夫投明珠於交衢道路之間則悖然而愕奏英濩于折楊皇華之耳則嗑然而笑何者駭所異也夫人之情既喜同而駭異而上之所取者復在此而不在彼一重既顛千輪易轍因循柔懦轉倣成風此豈國家之福耶昔西京之治溺冠嫚罵其後光禹遵舜之徒循循固位稱頌功德卯金之作以王莽斗筲之才捩臂移之而無忌建武崇獎名節遂致顧廚俊及諸賢愈躓愈奮雖曹操之奸猶涎漢鼎亦逡巡終身而不敢取宋明道慶曆之間士習委靡甚矣賴韓歐富諸公奮起而振之遂群賢輩出而人才之盛幾埒前古及元祐紹聖以後澆淳冀奸善類鋤剗殆盡於是習俗婾媮漸靡弛相襲卒有金元之禍而不可救此其得失之際非素所蓄積然哉我國家菁莪棫樸之盛固非漢宋可擬而即往事考之則士氣之

規判執政上責言甚切

爵位甚指正是恒凡處

字字有照應

所關甚重也　相公際荃宰明良之盛握陶鈞鼓鑄之權而有主張世道之責自秉政以來眾正盈　朝而士之向風者已蒸蒸變矣然餘習未殄如其之所云者尚不終無也是在　相公一轉移之間而已矣所謂在　相公者豈家家而喻之人人而誨之譬之弩則其機也戶則其樞也機發樞運而貫革之巧闔闢之勢原於斯矣今夫甘苦者味之相反也良庖並蓄以待嗜蒼素者色之相反也大匠兼收以利用人才之不同奚啻甘苦蒼素而　相公之調燮元化黼黻皇猷則良庖之於味大匠之於色也爵位舉措乃厲世磨鈍之一具而意嚮所在即習俗因之伏願　相公選賢任能之時寓潛驅默遣之術堅忍譎抑可用也而英發瑰琦若與堅忍譎抑反者亦錄之不棄不曰此性氣人也質直簡默可用也而伉慨蹇諤若與質直簡默反者亦取

此段論明正學　此段論慎名教　此段論尚實行　總結　又設喻以明上三事之要

之不遺不曰此浮躁人也老成渾厚可用也而明目張膽為國家任事若与老成渾厚反者亦汲引之不失不曰此好生事人也俾天下曉焉知　相公意指之所嚮而衷誠蓄善蘊奇負俗不摧折裁抑各得以表見其所長至若雖有雜班不若繩墨雖有鳩轎不谷管参言有其準者為易法也則發明正學以立士習之準縣蔡結緑必琢而工杜衡蘭澁必紉而佩言者之足貴也則慎名教　以嚴士習之防玉巵無當賤於瓦缶大阿不剸莫直鉛刀言虛牘之靡裨也則矜尚實行以覈士習之弊有奨進以派其氣于先有三者以維其趨於後薫陶涵育優游漸漬如是而士習不端人才不盛者吾不信也今夫嚴毋之育妹子也重閨以衛之衽褕以飾之下堂必保傅行夜必燭夫是以窺踰之隙不生而貞潔之德以全矣故準者士之衛也正學

引喻極佳　應起處宰相任天下之重至稷契周名矣

者士之保傅也名檢實行者士之衽褕与燭也若必轍衛息燭廢保去飾則宋姬虞女終不可期于世矣語曰養女待字養士待用其須　相公之留意也今
國家北挂于胡南繫于越時事孔艱孰非　相公之所宜經畫其無崇論宏議效于左右而獨諄諄以是為獻者蓋欲
相公為稷契周召急其大者如前所云也儻不以為迂而俯賜聽覽焉則藹藹濟濟行將追配古昔而時事之足慮者皆可不勞而舉也此治理之要機太平之一會也其狂瞽激切干冒鈞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張文忠太岳公年論士習尚同之奬可謂深識歸責執政皆哉言乎但必款講學此非馳埃外之觀者所空有也

上執政論士習書　隆慶戊辰館試　李維禎

其頓首奏記　相公閣下世之治亂關乎士習士習之媺惡惟一人率於上而靡然從之寖以成俗則執政是也三代以降歷可睹記執政之臣喜文學則士之博習爾雅者進悅事功則士之才識果毅者進崇節義則士之慷慨磊落者進獎恬退則士之韜斂縝勑者進起於嚬笑之微而遂以變國家之俗苟以循一時之好而俗之靡也至百餘年不可解當其意所嚮往下之人爭趨焉以求適於用亦足以新耳目而集治功而其習之久而救也則終無裨於世而適足憤事故曰大臣者民之表也不可不慎也
主上臨御以来恭默無事軍國重務悉委二三執政之臣閣下遭時遘會秉慮協謀三載於斯矣亦嘗察今日士習之敝而思

有不善之實無不善之名二句是綱領　論今日士習字字雀句句當而行文落范落落有蘇長公風

所以亟反之乎今六卿百司之臣供職於內藩臬郡縣之臣效勞於外將帥封疆之臣宣力於四遠循循然無敢敗度而叛執者皆曰非士習之善何以有此愚獨以為今日之士習有不善之實而無不善之名者夫其無不善之名也則上下煦煦焉幸旦夕之安而其實之不善也則其流將極重而不可反而國家因受其病其於今世士未敢謂盡無賢然自筮仕以暨今歷歲餘矣竊見士之有官守者蚤夜憂勤鰓鰓然救過之不暇至究其所施為要皆因陋就簡以濟目前而未能卓然欲舉
祖宗之舊章盡釐其相沿之弊而思以圖萬世之安者有之則以為紛更喜事矣不論士之可否不計人之賢愚彼曰可行則此亦曰可行彼曰可革則此亦曰可革彼曰可用則此不敢以為非彼曰可斥則此不敢以為是伺言觀色彼此相蒙務歸於同而後

此歸在尚同二字約見獘源

原所以尚同之故始于執政得上書之意

已此今日之士習也故賄賂之門塞矣而黨与之勢漸成浮薄之風替矣而巽愞之俗滋章談道術者忍口語而丧繩檢秉國是者蹈故常而寡獨斷依違兩端以為秉公附脂逐響以為協和首鼠規避以為謙讓曲謹忍默以為重厚信一節之偏長而畧終身之巨行趨愿朴之俗態而蔵刻忌之深機若此者何也皆尚同之獘也其所謂有不善之實而無不善之名者也彼見夫任事易於招怨獨見易於叢謗而惟尚同則可以取名而干進則不得不姑取其似者而文飾之以求同於俗而適已之便至於國事之成敗利鈍非所計矣故雖號為賢者亦往往委曲遷就以求容其身彼其初執政之臣思以移風易俗議論行事求準於一士以翕然歸之而不知其積習之久大獘極壞遂至有如前所云者昔者晏子論梁丘據於齊公曰夫據同也非和也

此下歸重執政責以轉移士習之功

同之不可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誰能聽之夫齊國之士惟據同耳晏子猶且憂之而况今天下士習皆相率而尚同則豈不可為深憂哉雖然閣下欲挽而歸之正亦無難者國事之從違人才之進退權在閣下閣下之喜怒衆人所毀譽也方形於色而環之者如堵矣方出於聲而應之者如響矣閣下覽古今之故端風化之原舉事必折其中而異同之嫌不計用人必求其當而愛憎之言不行特立獨行者雖隱必録雷同附和者雖顯必黜則庶乎士氣可奮而澆漓之習不至於極重而不可反不然恐他日國家之病無已時也某又聞之士惟

此歸到問學上是士習之原

信道篤而自知明方能不移於俗舍是則未有不為俗所移者其原蓋在於問學則其中確然有定見故能中立不倚而不必已之同於人亦能虛心受善而不求人之同於已習俗之善皆

謂今之講學為尚同切中時病

從此出而論者復倡為禁止講學之說亦過矣今之所謂講學卽其之所謂尚同者也執政之臣以講學師天下不問真偽不察行實惟其同於已者而用之於是天下士徇講學之名而亡其實虛談以求進群居而內交此非士之罪也師之者之失也非師講學者之失也使士同歸於講學而不責實學者之過也閣下於此辨其真偽察其行實而黜陟因之則士皆崇理學之實而不徇講學之名今之士習又豈至於雷同附和如其所云者哉而懲創太過槩然欲禁絶之使天下謂學不可以講世固未有不學而士習可正者也欲正今之士習莫如除講學之禁欲今士之知學莫如嚴名實之辨語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彼貌業談道德矣因其勢而導之核其實而用之其適道也不益易乎　其因噎而

求實學不禁講斈最是然斈在六經四子只顧力行躬何耳講斈之禁

雖不除亦可也

廢食因刖而廢履因盜跖之分均出後而廢仁義則天下之士皆自以為能實行皆自以為不必講學其習必至於尚同而後已是　閣下所宜深憂也其竊見　閣下庸心於當世之故而又能受盡言故敢以此進幸恕其狂而

不尚同是一篇關鍵

賜教焉

中閒斷續泉公詳 浸淫百家側出而奇才也 絢爛精悍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癸未閏試第三 伯衡徐應聘 檢討

稷嗣君足下於今漢業甫定朝儀未起天子厭之足下聞而慨然與諸弟子議制作迺猶未敢自信也不以僕之不肖而辱命焉然僕不佞不能奉承明命懷泥古之心有負足下之義矣因陋就簡者難與道不朽之大業希世苟合者不足與論古人之事功語曰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達禮樂之情者能作足下何言之易也且以礼樂也者為何物哉玉帛鍾鼓傴僂登降為具文乎將和敬流暢動天地感鬼神乎尊君抑臣猶束濕乎雍雍容容撫以洽乎將必世後仁乎抑旦暮收效乎苟以塞厚望稱明旨乎足下習秦掌故甚熟豈亦痛漢廷之無禮而欲采秦儀雜就之也洵然諸弟子足辯矣何有於僕僕魯之賤儒椽經守古異乎足下所聞夫五帝以還遐哉靡得而鏡矣魯故周公之遺

究傳雄偉持論庭當令叔孫汗顏

墟也請借周為喻周自后稷洎於文考世載其聖豈不隆哉武王既受命歸馬放牛弓矢櫜矣周公宜以此時興礼樂矣猶若曰殷頑弗格方內尚嗸嗸也及仲子既成而後徐議之何其難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明天道治人情參往古示來今誠重之也足下自料孰與周公大漢受命孰與武王秦之悪淫於紂天子起布衣閱百戰假攘於群雄之手而後取之非有先世之藉倒戈之順一戎衣之逸今天下死者未葬瘡痍者未起瞿瞿然鰓鰓然弔死問孤與民休息之不暇而暇議礼樂哉僕不忍為足下所為僕聞之礼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興成周是也非偶因時事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有欲談恭敬和樂於枕戈席羽之時則誖矣求雍容揖遜於戰爭角掎之夫則左矣何也仁義不修而順逆之勢異也足下果欲以表儀標乎夫堂廉級

詞之談 放洋健

陛尊嚴若神而上下絕越者豈秦之禮也歟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快耳者豈秦之樂也足下欲為此非難然而非古也敢布腹心惟足下命之若曰舍所學而從我則吾豈敢

周諮師放卷公許

世人創裂古詠綠銘散帛碎川桑鑄袁耳如子此青究數當日而生諸且古然番文種く粹絶的是

擬曾兩生答叔孫通書　萬曆癸未閩試　奎恒楊元祥　檢討

昔漢高帝光宅寓內草創制度拜叔孫為太常名魯諸生共議有兩生者貽書以辭焉前史畧而弗備擬為書以答之其詞曰當今主上甗袞中和休息億兆復欲晝一典制炳煥皇道雖足下攀鱗附翼依光日月以賛揚休美凡在丘壑罔不翹首拭目想覩厥成甚壯猷也如僕不類亦拜弓旌之招意者謂僕孔邇鄒魯沐浴詩書凡舊章軼制亦聞有所覩記乎顧僕素心所自盟許者久矣竊恐左右不察先王制禮之意又不白僕所以不敢聞命之心故請以書對僕聞先王之道隨時以創法故法立而時宜之緣情以制禮故禮成而人安之苟可以垂終古不計旦夕苟可以協輿情不急功利當商辛之季三正改弦九有鼎沸天綱墜而不振地維頹而不夷及武王克商永清黎庶當是時姬名在前畢散侍後凡創制立法彰軌辨物武王豈有遜焉乃六官所載二戴所陳監彼夏殷炳蔚後禩者皆嗣王所脩也何者湯火初甦天方厭禍馬牛甫息民未即安當此勛勷轇轕而欲更數易色依詠諧聲之衣章甫而適越見者駭矣夫秦皇肆雪經略秋荼桎梏若林圄圄若市炮烙之慘不是稔也揭木一呼蠭趨逐鹿兵連五載血被川原牧野之陳不是久也王上舊跡亭長身提三尺非有岐邠之基諸公發軔椎埋驪首雲路非有旦奭畢散之畧也以武王之聖取命世之才當易造之會乃世變風移需之三紀今戈鋌未洗瘡痍未蘇足下師心自用而欲脩明禮樂于草創之世不亦過乎且夫仁者不徇世以虧名也智者不阿時以失身也且足下佩服章縫誦法洙泗之日舊矣一日離疏脫孫游揚諸王公大人以冀一遇之秦不可

高周問法物

踵宵之縣陪禹之鞋

則東投楚之楚不可則西歸漢苟徒覬覦圭爵為親戚交遊恩寵則亦可矣若使竑論禮樂倍擬制度復庶幾六之士而欲其俛首屈膝以委蛇挨世主之所好不已難乎語曰疏鑿之拘不可解也屈穀之匏不可破也僕雖不佞竊有教于君子矣宣山居野處鶉衣穀食麋豕之與居鴻鵠之與棲耳安能竊升斗伏櫪效轅下駒乎宣飛仁揚義褒忠抱信皇唐之是探而周孔之是佩耳安能效其瑣瑣之愚而緣致世之儀文乎明足下不以己好奪人之節又明僕二人者不馳逐足下以苟速其功則不勝上願若必欲秦承主上休美昭宣大理則請別求天下博士大夫共議僕等將拂衣納屨以蹈東海所不敢奉命共謹白

昔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予於此文亦云

周館師敬菴公評：縱横馳騁了不遺恨皆如人所欲言者

子長子雲尺在毫端

有慷慨有關係

令叔孫通見此面孔當如聚醯

擬魯兩生荅叔孫通書

汝光鄒德溥 紹脩

盖聞之賢者不阿世以徼利智者不隨時而就功今公希世度務以成一時之名非賢也因陋就簡欲以立累世之功非智也夫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見小者不可以謀大願公之詳計而無為世所笑也夫上起泗上亭長持三尺劍定天下已乃厭馬上之習今徵魯諸生與公共起朝儀觴以為不可請得誦言而無諱可乎夫王者彰化軌物必制礼樂礼樂所由起非一日之積也昔者周自后稷始基靜民至于文克成之武克安之然後天下大定礼樂乃作夫以德若彼歷世若此盖興創大業若斯之難也今上由布衣而登皇極非有鎬京豐芭之貽諸公躡蹻擔簦以從又非若夷夔之佐也而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垂一代之上儀為後世子孫法程能之乎此其不可者一也傳曰治定功成礼樂乃與盖治古之世民人安樂莫不沐浴至德稟仰太和然後制五礼作六樂声名以紀之文物以發之所以述宣政教而飾其性也今天下甫定新去湯火骼胔未掩呻吟之声未絕也方將拊循其飢寒而解其疾苦救死扶傷之不暇而暇治礼樂乎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夫礼樂之道与世汚隆尚矣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自古及今未有不如此者也今公拘牽曲學闇于大較猥云隨時而制礼依人而作則欲采古礼与秦儀襍就之此非所以為訓也夫礼不稟于先王猶之秕稗也用秕稗以為祀不如其已也此其不可者三也始公事秦専事面諛以重主之不德已而之薛從項王項王敗于彭城則歸漢今又迎合上意遂寬然有起礼樂之心夫乘時遘主以昭明一代之與章士之所樂從也委蛇变通舍所學而狥上之好義之所不敢出也公所為不義吾不忍為公所為公行矣毋汙我為也

王閣師荆石公評：昔歐陽永叔書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令子固語之曰學古文者不必似之今近學士但生此爾周之論可謂對病之藥

不貴組綴藻繪得文章家正脉

持論甚正非若修才自用尚談秦漢者

與友人論文書 萬曆己丑會試

周望陶望齡 編脩

僕也寡非能為文也與之言文猶未嘗學操筆而徒議八體雖然請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搉之僕聞之曰發言為詩者詠所志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詩人之賦外見而傳諸情文人之作內見而閱諸理由此言之文生于見已詞乃次之耳夫文以足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目見之而言者有徒傳聽而言者有意揣想決曰是將然而遂強言者生燕而言燕長楚而言楚無待于飾其猶善也傳說者直之則濫飾之則溢如盲者之說日月彼殆声化焉况于意揣想決從事冥冥之間者哉夫妄聽之而妄憶之而妄言之者文章家多然也博引旁合祗益為妄知道者未始一盻焉故孔子之所謂詞達言有當也如水澄渟淵匯泱泱然其欲溢也導之而泓然爾縱之而鱗然爾涸其源枯其實而又奚達焉凡文之組綴藻繪矜飾乎外者皆其中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之無古今而其作者不可無古今耳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不必畀今桓譚謂揚子雲書過老聃而柳宗元又以韓退之曠蕩自恣揚子所不及雖推獎已甚然寔有所契非苟相詡已也如三子者其見精粗似少懸隔如以詞雖雁行可已僕稚昧無知識溺流俗所聞每見漢以後書輒閉目不欲看後稍知其非就閱之深自悔恨乃知秦篇漢製不乏于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反剌繆耳前代韓柳以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合焉不為西京則已為西京未有善于諸家者也工師引繩墨度材考室堂寢奕然何必據虎祁而始稱宫撤其藩闢其廬何惟于户牖之殊搆也然不特唐宋之作異于秦漢即秦漢亦異于秦漢各發于竅而無

異乃所以爲同奇哉斯言得文之訣矣

詆諧名理

襲乎吻異也而乃所以同故一紀載也而左氏尚嚴國策宏奧太史公加肆焉一封事也而鼂策雄奇若鼂賈董江都劉中壘加粹焉江淹有言玄黃金碧六合其美並善而已古今盡然何感乎後世哉必相摹而後為文是典謨以後商周不得稱渾噩又何論秦漢邪今世學者不勝質要終身守數十百字便為古博不惟神氣意也去之愈遠而襄集累牘蔽以一篇作述如林僅出一手史自推第動云西京建安以還瀚洸欲盡雖盛世多材乎司馬子長之儔亦未容若斯之泉也夫漢儒治經術議者謂經亡于漢今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之策壞于明僕甚憂之足下何以喻哉

王荊石開公評

文章家有得六通四闢了無些子陸暁故是宗門楷後覺

與友人論文書 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 脩撰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之文從生焉故性命其實也而文特以文之而已唯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為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以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鼂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詼諧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楊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

評漢唐宋文一一中竅

精思妙處非深于文者不能道

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為近古至于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益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斷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為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環海之圖家益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徒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于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為美書不借采于易詩非假途于春秋也至于馬班韓柳類不能無祖述者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去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蓋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為變色斯不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為古文云耳韓子不云乎惟古

的今日文弊有味乎其言之也

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為賊今以為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鯑次天吴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夫一二陋者為之不足怪也乃率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寖以成習至有作者當于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茍焉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途遠方圖其大之不暇而奚冀于此輒因執事之論一發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陶太史石賁公評 以羊骨為銘華以精神為色渾吾蓮翁觀自當袖手

附 許座師請敘

弱侯焦竑

伏以寅亮而弼一人望高棖棘吐握而求多士拔及茹茅士原元氣之還人嘆儒風之盛欲載脩于燕喜敢仰瀆乎鴻慈唯國家設科以來于前代得人為最須自學煉於根柢浸令文尚乎俳浮脩詞者猥異而莫探其原談經者鈎深而定詧于理詻知文詞淳薄之際寔係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內如波斯頹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岳無逞動之迹人崇淵而不知廿雨和風以長養為能物有生而咸遂至于文學之倫又皆充養之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於遒治黜諸子百家之說意在尊經將迴文海之倒瀾坐擢士林之朗鑒念鑒乎粟帛之用斯謂真才況炳炳然日星之宜有如明詔体栽痛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依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踊躍悉入陶鎔蓋元老廟廊夙秉中行之尚故文章寰海漸還大雅之風師門成就之恩涭化冶幹旋之力重異終聆手大誦敢預秋平初筵敬郎月日南呂知秋北平選勝金颱瑶廟當煙霞召我之時王鉉燕朋又文酒啟予之會下高群之鶴鶩發和奏之笙鏞攜花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爾解煩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早賜鳴騶不辭曳屐五雲縹緲庶瞻躔極之三台六合紛綸冊覲殿廷之重席其為榮奉莫既敷宣

風華環瑯翩翩動人

花太史沖虛公評：談叢散發學海流濤如羽族若吾節與天下失推之

附

范座師請啓　　弱侯焦竑 狀元 脩撰

伏以文苑持衡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脩於燕喜涓塵仰濟乎鴻慈

恭惟

門下天真朗徹地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為德毓兩川之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閎夭散宜生而爭烈蓊蓊生待為霖而學者仰如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抽琉通知遠之書以絡井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播璵慱采非但為一時宗廟之輝杞梓焉收固欲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為席上之珍鵬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人慨糠粃之在前喜蘋蘩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巽祗承於大誨敢預秩乎祊筵敬諏月日候來氣於層霄置清觴於別院鳳城西啟雲屋起而帶山虎座南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囀覺林鳥之能言荏苒盈條觀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思紀千鍾沉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賁止豈獨解頤引坐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閒字質疑共閱八輗之過影其為榮幸莫既敷宣

描情寫景可謂金石其色而傳之響

吳太史曜谷公評：宏豪數詩多少湘波

附

同館前輩請啓　　弱侯焦竑 狀元 脩撰

伏以北門視艸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幸追乎先達異睎瞻乎矩範敢恭迓於輶軒恭唯

門下清規照世大雅不群氣儲十岳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涉俯憐末學亦側英遊短翮朋飛附翼層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旁望履非遥傾心自切諏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群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者之車雖拂椰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願隨佩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共不任顒望之至

集太史
清園公
評

神精
精鋭
言必
味玉
吾當
推欽
聆素
有以
也

附
請申閣師啓　　昭素黄輝編修

伏以。鰲極高擎。八表之清寧。求賴龍門宏啟。四科之陶鑄方新。詎意疏材。忽塵華貫。引稟深慙乎恭荷。臚驩敢藉乎需雲。恭惟
大師相。嵩生申。精符應鼎。公車射策。杏園登九烈之芳。佐曆驄庭。槐影匹三成之象。群流覆露。六幕趨風。武軼高夔。已踐由庚之味。階從誦。不忘太乙之窺。謂斧藻人倫。奬藉何辭于齒末。抑新植賢路。乎成或厠於顔行。遂令槃帨之容。浮望展恭之後。春華暫擷。憶合組于朱明。秋實旋徵。俾横經於白熔。豈直優游歲課。聘童技以姱。旨將使貫徐國維。導帝阬而綿俗。仰承宏意。俯愧纖才。昔徒結慕於九霄。今遂承溫于三采。敢不駕騄黃而希驥。賁岬峡以為山。異芝隨蘆刀餌。逢姿而日化。儻蔬鱗鳳。翼將厲背以時升。謹詹十五日之吉。敬灑玉堂言摯　金鳥風

新詞
妍韻

胡委騰頓。增鍍理之華。伯樂解顧。弦長几簾之價。驄澄閣薦。惣桃李動清陰。雲接冠纓。藻蘋生彩色。片語儼臨乎耆蔡。有儀式貴乎橋衡。求戴鴻私。佇觀燕喜

王侍制華川公評：骨力蒼擧，氣象雄杰，如太阿出匣，令人不敢逼視，當為一代名筆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一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補
秣陵　焦　竑　弱侯父　叅訂
邑子　陸登之　瀛礪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頌集

平江漢頌有序

景濂宋　濂文憲公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熙熙。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援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冀其悔禍以自逭于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師樓船數百艘。江而上。陳虜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鞫。波濤起立。飛火照耀

此篇叙事當學太史公叙項羽垓下之戰見之

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一二萬。流屍如蟻。己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筭。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咽喉。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俟其斃。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于赤壁。苻堅發長安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于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燿鏗鞫。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非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頌一篇。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採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旌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讋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浮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咥

此段叙英雄之戰凜凜有生氣

如戊子若如上分舟師為十二屯之戰也

描寫凱旋氣象

引吳晉以形今事最確而神光古色燁燁動人

擧括前序攝以四言独鑄奇語卓絕無偶

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赫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儲爾糗糧各鑿爾械揉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飈火奮激旟旐揚揚艤艤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揚雄威所吞巴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礮騰黎噭星流火戟雷焰電奔巨艦雷劈殺氣冥濛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梔湊颿笥東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倒而逸聚于湖典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以兎之走如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及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柟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何心我去至暴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匡帝曰俞哉汝俘子受有汝弗劉于汝父毋汝東于衣汝飫于哺數年疊障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爵搖形於樂歌節以鐲鐃歆至于廟頒賞于朝帛登其家肉登其俎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歌或謡有聲嘈嘈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筴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畫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奇毫㨾古無讓可無頌詞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弁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瑞麥頌并序　　伯溫劉　基文成公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皇皇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倚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毎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鷄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盖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道據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謡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强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

帝衷既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三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

音韻鏗鏘

翠英渰彼原田渰若雲烟望之油々即之芊々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豊年之兆豊年穰々頌聲洋々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楊文貞東里公評郊禋上儀模寫工緻神逸調逸安態擬生称妙品矣

郊祀頌 并序

希直方孝孺 翰林侍講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戊寅 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礼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舃登殿秉珪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晻靄若歆若格夜半礼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言曰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々可信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

推本聖政頌而不窬

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美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頌詞徃劇且麗且典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秋赫々

太祖受天命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 聖孫惟聖天子 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德是膺

先述聖治後及郊祀便有次第 禁祭篤事色色皆工

桁楊不陳囹圄虛空執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蝨撲之除之降以風雨神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渾暢庶類昭穌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崇陽德顯融歛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王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俎豆既豐幣玉既飭地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緩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矣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燕飲食帝謂　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泰實璐樂止禮成夜氣正

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聖情欣豫上帝于撫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　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曷親政或未修惠或未溥各殫乃心助予訑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乃施敎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服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實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臣子作頌非以頌君惟欲心必歸致政事上方見忠懇

清邊頌永樂八年館作

素菴鄒　緝春坊贊善

頌侍讀治養公詳 樹詞儒調雅之清歌爲鼓間當必有金石聲也

伏惟皇帝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資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愼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加惠撫威德所至無遠不服獨北邊殘胡遺孽未底寧順往者阿魯台梗化弗庭　皇上親御六師以討之由是欵塞稱臣惟虎刺三酋昔受封爵于朝俾長其人氏今乃背恩棄信阻兵搆逆寇掠邊境　皇上以爲此叛命之臣不可以不討也復選將命師親駕往征之六月進至撒里怯兒之地與戰擊走之至上剌河虜酋大集其衆據險以拒我師勇銳齊發左右奮擊大破之追奔逐北虜乘夜遁走漠北遂清乃班師而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酋長來朝上撫以恩信慰而遣之六月振凱還北京臣緝不勝慶幸謹撰永樂清邊頌一篇拜手稽首以進其辭曰

聖王在御四夷咸附悉享悉臣孰敢違忤天之所覆地之所承殊方絕域莫不來庭蠢茲醜虜包有遺析煦沫涵恩以長以息惟皇之德懷附以仁錫之封爵俾長其人大漠之墟窮陰之野息養蕃滋以有羊馬乃逞其兇乃肆其奸驕欲是爲因搆兵端同類相讐遏我來附掠境盜邊以啓　皇怒　皇帝曰吁曷不可治宄飭六師往伐懲之乃修我戈乃整我旅乃奮我誅乃振我武旗旐旆鉞連屬後先攙鎗伐鼓震盪山川北出興和直指沙漠虎旅長驅聲震窮朔進抵其巢蠢蠢虜衆號百萬之衆如雷如霆如熊如羆莫不齊奮雷擊飈馳川嶽變眩天戈所指孰有不摧既殲其衆亦殞其魁遏彼大酋殄其遺孽投石壓轂振枯隕籜陰山瀚海所向無堅順附則全違忤則顛既剗既除既禦辟醜滅剿腥膻疎遠斥堠旋師飲馬撫納降胡綏之懷之其來

昆吾出匣其鋒莫當 雄匿宋放有約天日迥之勢

英氣光芒九射牛斗

塞塗凱入居庸萬民呼忭鐃吹高喧懽騰交訇滉壓絕息
皇心攸寧飲至策勳賞賚並行爾侯爾伯錫爵進秩爾將爾吏
咸加優恤　皇曰汝士惟予汝功嗟汝勞瘁其休汝躬無功不
酬無勞不録凡在于行悉蒙優渥群方九有同仰
大明無小無大各遂生成乾端坤倪淸夷軒豁異域殊邦悉從
包括聖功既遠聖德益昭需澤旁施上齊軒堯選賢任能置在
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燧不傳於皇聖世惟億
萬年

周李不爽公于許規製於嚴文詞萊翊貞得作頌之体

鋪張戎武見非乎

平安南頌有序

泊菴梁　潛　翰林侍講

安南自漢為交趾九眞等郡歷唐宋五代始竊據其土宋元因
羈縻之我
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安南首宸先　高皇帝恵顧除洽涵育
浸潤幾四十年既久以安自為禍孽其臣黎季犛擅其政柄樹
黨立朋威自己出及　高帝升遐遂弑其主陳日煃建國改元
揚言陳氏絕祀請命于朝俄陳氏遺孽有脫至京師者黎賊愧
懼乞迎返國則又邀殺諸塗徂詐日積厭于聽聞
皇上不得已乃布告中外永樂丙戌秋七月戊子朔以成國公
朱能為征夷將軍總諸將兵八十萬徃討之癸卯上送之江滸
聖謨洪深告諭周密又一月師臨其境別將自滇池直擣富良
江賊勢大窘聯木為柵緣江四百里為大舟絡置水上我師遣

敘事雅練得大忠公真体

詞雄氣古種種神光欲飲欲滴

小艓超出其上流因大風夜焚其舟衆兵繼至大呼奮擊大敗
之遂平東都進克西都不一月郡邑以次降附乃布告皇上弔
伐之意交民父老流涕感激以陳氏之殲于賊也乞舉國內屬
願世世勿為夷狄以外化唐虞皇上遂按漢故事郡縣其地置
官司如內蜀郡凡黎賊所以戕害其民者悉除之交民大悅臣
謹按大司馬九伐之法黎賊之弑主罔上蔑棄典常罪當殘滅
不可以宥然其國遠在萬里又自唐末至今五百餘年矣根據
蒂固上褻下順恬不自畏苟非皇上神略雄斷洞燭事幾曷能
百代曷足以建立不世殊功如此臣潛忝職史官次弟其事頓
首百拜而獻頌曰
於惟　聖皇純天建極肇此民彝以表四域際天極地無有小
大以生以育惟帝是賴曰廸于彝帝則受之厥惟弗廸帝用

以宋喬之詞裝成碩之烈

文成武虎炎而八彩

雍容穆盛世之音

之是曰天愿匪帝其私念彼交趾作貢南土亦既有年以奠其所惟厥姦臣敢背厥常誑言盈庭以幸樂康天鑒在玆惟帝服訓奉若天命以征弗順皇皇聖謨百萬其師赳赳虎臣如熊如羆帝臨送之于江之滸鳴笳沸天揮戈如雨皇帝曰吁来爾將臣汝弗究武往弔乃民皇帝曰吁来爾統帥叅將副將左右壯宜神機横海驃騎游擊及鷹揚各率乃職浩浩江流桓桓我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在江之西桂嶺之壖萬騎雲屯萬馬雷迸王師未来虎穴狼區蜃氣晝暝毒木林枯王師至止有風泠泠飛霜被野天開日晶堂堂之陣道行無留偏將别趋乃斧其脰乃斫其脖飈飛火烈泥沙培塿何有嶕嶢富良之江有徒林立一炬宵挍群舸如鴨大江失據連柵齊拔乃蕩其邪乃夷其城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艱載欣載悅有羊在牽有酒盈尊延頸促武拜手軼門交人既来乃告乃謂曰予天氓皇勿遐棄皇之宏化如天浩浩曾謂交民而不覆幬飛章帝闕帝閔且吁曰莫交民曷圖厥初爰昔漢唐制納內地宋化失宣拔之醜類今五百年天運載旋朕惟幾違敢弗順天乃斷自衷乃擇俊乂立之百司統以庶吏乃發洪音乃厲庶士交民困疲汝惠鮮之毋俾交民憂心孔懷於乎噫嘻聖澤洋洋自今其始交民永寧交人于于惟帝之謨交人来同惟帝之功伐石泰山告功萬世億萬斯年永昭成軌

楊學士東里公許 詞銘古勁氣格高奇闡揚上武功赫奕光炳足垂不朽

藻思俊拔

永樂實錄本雅失里元子孫名阿魯台其臣也

述禹湯文宣以頌今日功烈然絕倫

平胡頌 有序 永樂八年館作 泊菴梁 潜翰林侍講

於惟

太祖高皇帝毆除胡虜以肇造有邦

皇帝陛下繼承大統制作之盛侔乎唐虞而宏謨遠略高出萬古既南伐交趾郡縣其地而凡天地覆載之內梯航所及奉琛效贄惟恐有後獨玆元孽遁逃漠北罔知天命敢抗王師萬邦有位莫不憤然於是 皇帝念惟

太祖高皇帝之緒與社稷之故告于天地類於百神迺永樂八年二月丁未躬秉黃鉞赫然往征鑾輿啓行不疾不徐進營千里戈甲鮮明丹旆玄纛飛揚晻靄而 皇帝勞撫將士慈仁浹洽志慮純一上與天通士有飢渴天降瑞雪地湧甘泉上下和同神人胥助道無留行五月己卯進轢臚朐河直擣敍胡山一戰而本雅失里敗走僅以身免還蹴阿魯台之衆于靜虜鎮將勇士奮横挑疾擊大敗其衆殺獲無筭於是邊塵清肅海徼寧晏歡聲勝氣振蕩遐荒遂封表山川飛詔兩京即命班師既還北都獻俘郊廟論功行賞內外遠邇無不忻躍臣惟三代以前聖帝明王所以綏寧中夏者如黃帝之誅蚩尤大禹之征有苗成湯之滅昆吾文王之伐昆夷宣王之逐玁狁惟其有曠古之殊勲故能建無窮之基業也降自漢唐至宋之季中國夷狄之禍甚矣而元以夷狄遂主中夏自天地以来未嘗有也仰惟

太祖高皇帝撥清拯溺之功如造化之開闢而

陛下繼述纘承綏懷開拓神功聖德巍巍煌煌蟠天極地誠與黃帝大禹成湯文宣異世而同符者矣於乎盛哉大禹之前雅頌闕紀而商周之詩所以歌詠湯與文宣者皆協之律呂播之

奇氣勃發神采勝流　補張我武古色飛動

金石告之神明煥然輝耀以垂不朽臣忝職詞林覩玆盛美其
何敢默誰再拜稽首而獻辭曰
於皇聖武桓桓其威聲教所暨孰敢不來蠢玆殘胡假息逆陲
綏之懷之黠狡傲嬉帝弗時誅往命招携乃戕使臣慢狠益滋
人懷憤疾天降之菑惟帝赫怒其孰敢遂將臣相臣百萬其師
煌煌鑾輿央央龍旂自都及郊春陽載之萬營連屯萬騎雲馳
浩浩龍沙野曠無涯帝來至此轅門晝開金戈黃鉞烱其有輝
六和敦弓七札明犀貝胄珠綫晶熒璀璨號令嚴肅進止以時
既鑠臚恟鼓行疾馳逆擄殺胡運行雷飛六軍一呼鬼竄穴披
馘之連連禦之嘤嘤既殄其渠釋其僞靡虵虺所都俄頃消夷
陰風颯爽倏變和暖還蹴狂獰剖之磔之火旗熛灼之燔之
六軍益張窮迹往追帝曰止矣眾其還歸封于山川告于神祇

昭及誥近氣象　歸功神筭雄略古淳朴旨

飛詔兩都暨于蹊夷鼓鉦闐闐和鸞孔嘉凱歌布道鐃簫載吹
獻俘
太廟賞行賚施萬邦來賀惟帝受禧凡此大功帝實圖之神算
雄略闢闔化機昏揚蹈厲孰測端倪帝撫將士察其寒飢飢則
予食寒予之衣病載後車賜之藥醫道行苦渴水潜于谿天降
瑞雪泉湧于坻凡帝所作天定相之爰自漢唐暨宋之季犬豕
横縱中國奄甲五百餘年孰不憤咨惟我
太祖既除既治肇造綱常極民既墜惟帝紹統功德俛偉黃帝
大禹商周之際推古較今罔有或二酹功百王雪恥萬世施于
子孫永永是賴小臣稽首敢獻歌詩垂于將來播極天地

陸太平之公許　經羅儀象參此星他符思構安著勞到婦稱感承夫右上君浮進臣休規

瑞應景星頌 有序 宣德癸丑閏作　東里楊士奇 文貞公

臣聞上天命仁聖以生民之寄惟仁聖能奉天保民於是百祥
興焉萬福臻焉此天人感通之妙至理自然之應也與稽古昔
成周以前皇若帝王暨我國家
聖祖神宗其致一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文武仁明之大德嗣　祖宗之寶位臨御以來至
敬以奉天地至孝以奉宗廟至誠以事聖母至仁以撫天下而
用賢任才制禮作樂庶政修舉萬方悅戴天命益隆祥瑞駢應
乃宣德癸丑閏八月甲寅西南海島數十里外獻麒麟者四是
戊午之夕景星見西北方蓋青赤二色雲氣間有三星皆黃近
而益聚既而天宇澄明星大如半月光彩煥然助月為明萬姓
瞻睹欣躍舞蹈臣聞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載籍云四氣和
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懽

不言瑞而言德豈易稱符瑞以服從君心者此　此頌敬天　此頌法祖　此頌勤民　此頌浮

悅則景星見於天門上天嘉應夫豈偶然於是文武群臣奉表
稱慶　陛下盛德謙不自居降賜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群
臣勿恃以驕咸致畏自修庶荅天貺益有以見　聖德至誠而
不息也臣忝列朝行目睹盛美敢陳景星頌一篇凡九章用備
大廷之樂歌云頌曰
昊天至仁敷祐萬姓俾君俾師簡命仁聖維皇奉天允篤其敬
惟天監觀允濡其慶一章天祐　皇明巍巍　祖考昊天同仁
下民是保維　皇仁聖統紹大寶法天之行憲　祖之道二章維
皇聖仁于民之矜維聰維明求民之情一夫弗康惟　皇靡寧
品彙咸亨　皇心廼平三章簡任俊乂爰修臣職崇學興教爰
新民德篤近懷遠仁涵萬國萬國來庭如星供極四章作樂制

此頌制作 此頌瑞 此頌至德 此頌至言 此稱頌之意

禮百度成童至和卒凝為禎多祥鳳下麟臻四靈呈瑞維德動天福應穰穰 五章 顥氣久澄蒼赤流雲三星来同上直天門焜若半月輝煥紫垣天賜之祥佑我大君 六章 景星肇祥軒轅唐虞偉今示祥軒轅同符 天貽皇仁率土懌愉 皇德茂隆謙恭弗居 七章 迺召文武迺申儆飭徃勵於修罔驕以溢用寧庶邦用熙庶績同志合德光含天錫 八章 舞蹈嵩祝拜手稽首維皇聖德純一悠久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億萬斯年維 皇聖壽 九章

嚴少師介溪公評 一天明聖華可謂善頌而風氣日上貞所謂發々欲度驛驅前

景雲頌 有序 嘉靖戊戌閣作 子淵陸深 少詹事上

惟我皇明傳世九葉今 天子嗣大寶之十有七年龍集戊戌九月己丑景雲見于巳位五色畢具爛然成文冠日而興若華蓋之狀于時天子方修明堂講配位蓍兆既協詢謀僉同將以吉日有事於薦獻天意若曰文德至矣有如此雲萬口讙以為希世之奇瑞也聖德感格如影隨形而天子特下明詔方退然不居臣聞之古記云天子孝則景雲出游伏惟 聖上重新九廟尊上徽稱追宗獻考奉養慈闈質文交盡可謂孝之至矣又聞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伏惟 聖上春秋霜露親謁諸陵江南泗上葺飭備舉下至草木鳥獸之微生成咸若可謂德至山陵矣又按天樞得則景雲出夫天樞者北辰也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斯得矣伏惟 聖上刱製圜丘崇通宸極禮樂修明效法圜運屹然有居中馭外之尊萬世永賴則天樞得矣道是報美而眷祉方新有煥天章悉以類應而歌頌不作後世無聞臣深無似待罪詞林輙敢忘其鄙陋撰成頌一篇以揄揚盛美之萬一云

史記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々紛々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兩儀奠位惟皇繼天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明明我皇履方體圓毓靈江漢比德蒼玄誕膺寶籙龍躍百川啟邦嘉靖羲畫姬傳撫世御宇何德弗全堯文舜孝禹烈湯虔郊廟儼若山陵惕然尊親饗帝禮樂經權文成有煥蹟邁無前祥由善致氣以理宣歲合戊戌土德允堅時維秋季離巽星躔太陽麗正風候暄妍有雲五色若抱若懸為章霄漢非霧非煙絲縝晃曜縹緲聯翩至和攸萃積慶綿連萬目快覩衆口垂涎額手蹈足裾袂翩躚惟皇聖德克配彼天子孫千億麟趾閎騈皇風清穆九有入延詎曰昭鑒符瑞稱賢小臣作頌以告萬年

徐文貞 石齋公 許 用均湛 下馬疑 改所作 闕之簡 令吠准 陰擇沙 手也斧 偏師五 千不知 之當有 敢否

用史記句法妙

擬上大閱頌有序　歷請吾閣試　用均董份　宗伯李上

夫兵者聖王御世所以戡亂致治輔遂綏近助化道之流保安防治之微慮也故急則施戰寬則訓習形實相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而戰是謂棄民三代以來至周所載其言簡閱之事詳矣當是時九夷通道西旅底貢永清于四海蓋安不忘危逸能惟始所以繫苞桑而固磐石為萬世計也周道既闕軍旅盡廢四夷交侵宣王能選車徒之盛會諸侯于東都復文武之境土則詩人美之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者豈非遇變而修因難施警固中興之茂主而帝王之軼節與及至晉侯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興霸則五年簡兵皆以橫行中國扶衰起微佐在藩臣而臚于征伐君子懼焉春秋不非者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治平盛時有如彼令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

氣暢詞充案然可觀

古調大有古風

之簡閱上世之務也明興光有四海外控百蠻重譯殊俗盈溢闕廷施于奕世至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畢國之奏請謁獻見不可勝道主上躬于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馬閒狝伽奴丁匯肝入内寒山西被側天子憮然詔下廷議於是群臣皆言曰北虜為患不靖之日久矣自古而記之賴　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堠達于沙漠關地萬里經日月所出入至畢績也今陛下躬親神武體行遠德奉承天統明開聖緒振累世之業握奠國之籍廣制馭之道顯懷來之路響應方外四荒嚮風稱臣來王厥角稽首日不暇給泰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群后可謂至治而蠢夷干紀至廑上慮臣等愚不逮事竊以陛下當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　祖宗損益潤飾典制改作補前人之未逞成一代之宏典甚盛備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

叙事典核

危門道怕

器度不凡

夫禮有六者軍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偃武卒遇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警舉中冬大司馬之法略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典章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成靈顯昭外以備國容而振軍實内與制度以貽永久實萬世之策非但震慴夷虜而已也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覽焉可不謂聖人觀微而作者乎非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創制者耶臣乃作頌曰

於皇上天肆畀有明厥保定爾其德克承克君克長萬方來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狀黷之帝授孫子即戎秩之乃命宗伯咨爾軍禮司馬致民爰振其旅芒芒大田野有林麓虞人萊田衡師待閱中冬之月馳我君輿自于王宮載馳載驅華路有就四騵孔阜龍勒鞗纓樊鵠大麾弧旌枉矢鳥旟龍旂

妙思雄文種種堅堅逝珍

天子至止原野之區艾蘭為防置旃轅門選徒既戒陳如[illegible]百官象事六師受成樹表有五即車于營懸鼓鐃鐲振鐸授鉦識其旗物辨號與名聽誓于陳徇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以節陳師鞠旅戰陳不渝鴉視魚麗鉦張進僻天道其軸地脅其樞我司我局我展我維群力並作眾勇咸附射夫既同含矢如破挾其戈矛力如貔虎如霆如雷助王之怒甲如日張旗如雲興是鼓是震不騫不崩是訓是戒止如于城乃獻天子公言錫福武夫腹心既優既渥戎狄是膺萬世侯服皇皇穆穆有萬斯祿

高相國中玄公評 騈麗典切博贍情工上藻六胡下庵序宋時冋千也

嘉禾玉兎頌有序 此篇館試清乙　泰嚴陳懿德 庶吉士

臣聞天心仁愛無已則啓瑞騈臻聖德感孚方殷則休徵畢見未有並萃于一時永彰於萬禩若也洪惟我
皇上德備聖神道恭天地慶退避方精通無朕然猶勤恤民隱茂對庶類齋心虔禱推誠甄育是以三靈協應六氣調平年穀豐稔人物熙洽先是玉芝特産于
獻廟之楹占者咸知我
皇上孝格天親萬壽無疆之徵已彰彰明甚茲者
聖誕甫臨適田畯奏進嘉禾一莖數穗者九十七本復有玉兎應期而至謹按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抱朴子曰兎壽一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蓋王德通玄則禎祥降純

鉛鏤華盡化之工祖纖梭天孫之巧

和啟祐則異物生今盛瑞蟬聯累集
宮禁豈偶然與夫禾爲天下和同之象兎爲長生久視之符是則然矣然且秀非遠郊擢自重農之苑貢非他所獲諸崇壽之囿尤足仰見我
皇上太和鍾萃與禾穎而並茁玄算登加實兆祇之預告猗與休哉是皆發自
帝心達於天意永作
聖皇長世無極並非呂時之嘉應禖壽之玄休也哉允宜薦之
昊極獻之清廟於以彰
天貺慰
祖靈誠冠古今而獨美播遐邇以均歡者也臣叨承渥澤獲覩殊祥忭躍之誠倍萬恒品謹拜手稽首作頌以獻竊效康衢之

游泳尽味戲今人頌吟不服

謠用效華封之祝云爾其辭曰於穆
上帝佑我
聖明基承熙皞治底隆平萬靈協翼兩儀底清寧惟我
皇格天凝命化暢八埏精存一敬草木知仁翔嬉應聖有禾油油於
帝之時同本異莖既碩既修龍枝濯露瓊粒凝秋有兎爰爰皦然皓質越維伴鮮春狐儷粹月德符徵金精表瑞赫赫
清廟特秀金芝三瑞薦臻復並一時自古未有
皇則獲之維時伊何電繞虹流千齡誕聖五今乘秋地不愛寶
天式用休猗玆嘉禾滋液所殖降福穰穰皇萬斯億粒我蒸民
水康九域兎應王衡映月長輝千年變采四靈允希我
皇乂視元運與齊同頼致獻舞鎬兆祥千載著異得一以昌欽

簡潔得古頌體

玆
玄錫按躔焜煌乃命奉常醴齊粢盛殷薦
祖考素毳金莖以介眉壽福祿來升百辟卿士懽忭稽首對揚
皇休
天子萬壽百爾純嘏以莫不厚嘉瑞斯呈受
命溥將自天申之篤祐無疆微臣作頌以告萬方

董學士 清陽公 評
敘事明切簡要頌語駢麗菁華
引據核而切

帝錫瑞鹿頌有序 嘉靖九年制試　　泰巖陳諮德 庶吉士

天歆我
聖皇之德昭既嘉祥駢繁紛委若川湧雲集以介
九重萬壽無疆之徵維時四十四禩
聖誕甫臨則有神芝嘉禾玉兎靈藥疊見禎符
皇上昭受凝禧既純既茂乃九月
大享禮成馨香發聞和風周洽適有白鹿見于藐姑射山仙洞之側交城王得之以進夫藐姑射之山神人之居在焉乘雲氣御飛龍能使人物壽昌而年穀豐熟列仙傳曰鹿一千年為蒼又千年化為白殷仲堪曰白正色鹿者景福
上帝若曰予嘉
皇德登進萬壽假爾神物錫之瑞鹿以彰厥徵猗與休哉自昔
帝王膺籙輯祺未有若此之瑰奇明著者也羣工百僚忭踴懽躍咸謂我
皇上神德聖功格于昊穹顯茲瑞應宜垂頌聲詔之罔極於是臣北謹百拜稽首作頌曰赫赫我
皇敬一仁壽宰握三無陶嘘萬有化格玄冥精流宇宙福祉孔蕃

會元 氣丁 槩閒 出款 丞干 嶕嶢

聖德愈茂心惟天若祥與和凝仙芝奇秀嘉禾晉登神丹靈兎是獻是蒸軒圖靡覯舜曆靡膺綿承景眷載肅宗禋乾坤交泰日月貞明九功惟敘百理告成天鑒在下明德惟馨爰有瑞鹿來獻其禎自彼宗藩貢于
帝庭粵產何所藐姑射山夐然仙洞秘矣玄關十洲馴適五嶽盤桓瓊枝夕燕玉液晨餐曠如神授皎若帝頒迺辭真島迺進

句句切瑞鹿

瑤京率舞清都來儀禁城狉狉其影呦呦厥聲音諧百祿美踰四靈長生聿兆久視允敬老氏昔乘發祚寶泰薦帝瑤池致壽萬紀先聖僅聞於
皇是比瑤極精分斗樞光啓霜毫應圖素耗呈祉
帝曰休哉天實予貺萬祺是占百嘉攸兆神理孔明莫之辭讓其薦
廟庭昭融洸漾其育靈囿明此大貺羣工有忭踴躍拜稽
天子萬壽弗錄天齊永康庶類永保蒸黎天寵滋荷地釐增禔
微臣作頌式贊日躋

（眉批）李相同石龍公評：縝理洞達而運以如密之思作氣渾成而範以體要之式非卓有見絕者不能

敬一亭頌有序（嘉靖乙卯閣試）　泰巖陳懿德（庶吉上）

聖天子弘大道之統作民君師稽古欽明精一之旨。以體諸心而顯諸治。蓋數千載神聖淵源之丕緒至今日炳炳麟麟見諸實效矣。然猶慮虛靈之體出入氣機保而存之宜有所儆。故殷易銘盤。姬武書几。皆所以戒敕幽潛。發明玄微用昭示於罔極。乃凝神結思鋪張鴻藻作為

敬一箴以頒示羣工明聖學也。丙戌歲翰林院既重脩。

上念侍從之臣宜朝夕涵養

聖真。以淑其躬而藏箴之所尚缺焉。弗備心甚憫焉。於是

詔大司空拓院後之地建亭一區爰書

御箴勒之堅珉以樹於亭中。至

上所論廣先儒之義有裨心學者皆旁列於內。

天章煥然炯曜日月亭制復壯麗弘敞與紫宮碧落相為輝映

（眉批）詰語確槃

由是儒林縉紳不出廨宇之內而瞻仰

奎壁燦焉在目肅焉在心咸獲以無怠無貳。蓋庶幾身依赤水先得玄珠者矣。周書曰惟皇物極茲所謂建皇極者非耶。臣從下士來讀書院中竊伏見

王度之昭明。念古石渠天祿延閣廣內之盛皆秪以儲蓄簡帙包羅詞章未有

聖謨洋洋以明聖學建皇極弘帝王大道之統如

今日者。輒不自揆謹拜手稽首作頌一篇以美盛德之形容。辭采鄙樸亦葛天陶唐氏之民謳歌里巷云爾。頌曰明明

（眉批）非登正覺若不

元后。爰御乾符。統承唐虞。彝是典謨。懿厥大道。惟心為宅。惟敬惟一。心境斯寂。寂感無二。聖學遹純。廣含萬象。精入微塵。倚與

玄功。間不容息。我

（眉批）能洞見心體如此

后緝熙。與天罔極。念此下士。士或昧之。況惟心靈。出入易離。迺飛

天藻。箴以宣秘。綜攬百王。垂憲萬世。穆穆五位。道此日新。達于旺庶。功亦惟倫。大哉

皇言。赫奕雲漢。溥海誦之。刻是翰苑。

（眉批）斐然成章

帝渥寵榮。復建于亭。勒樹琬琰。併有法禮。棟宇翼翼。蔡楣是飭。迴帶虹霓。錯落金碧。繚以周垣。窅窅沉沉。上應東壁。下貢儒林。凡厥縉紳。身近日月。仰止光耀。顧瞻以發。日覲於外。而肅其中。罔敢暇豫。罔敢二三。惟箴斯作。聖學以辨。惟亭斯搆。皇極以建。明明

元后。道統之宗。於斯萬年。雍穆無窮。

嚴相國介溪公評：一揮灑言渙發煥藻謨方之懷嚴聿渥鑄鋅龍蛇虎豹炳成文章郁郁乎彬彬乎

敬一亭頌有序 嘉靖乙丑闈試　啟圖何洛文 少宗伯

蓋聞昊天垂象，寔定羣物之紀；聖人建極，永標萬世之宗。故至道僾於奚，寔曉人聲乎耳目。粤自太極剖精，圖馬洩秘，固沛乎江河昭然日星矣。乃大化因人以顯，煜其源隨世而沕，從益亦有焉。昔堯德欽明，始振中天之運；舜謨精一，載宣協帝之華。並操一契，遂擅心傳。三王孚其正印，尼父總乎大成。嗣是以還，斯文之肯搆彌遠，至理之奧闡易撰。筆之書者世遠而靡微，寄之人者言湮而易墜。詎莫由戶，終罕升堂。豈非榛荊雜，關羽翼時窮者乎。洪惟我

皇上德合乾行，心通羲畫，猶復緝熙聖學，疑會道真。乃開發精微，闡揚宗旨。御製敬一箴，頒示臣工；并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以繹厥緒。大哉皇言，一哉王心，可謂集帝王之統，貫

啓臣民之會歸者已。茲復特命輔臣之請，命建亭勒碑於翰林院，并兩京胄監，天下學宮。大道為公，錫民保極，洋洋乎盛心也哉。載若皇極敷言，未形規造；懸法象魏，莫預道揆。並稱盡制，貽燕不窮。剏迺傑搆，炫煌。

奎章赫奕，擬瞻增崇，誦知方聖，涯不閒乎探淵。

帝訓曰彰乎觸目。寧非與日月並朗，于太虛木鐸長警于宇宙若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仰惟我

皇上作民君師，神道設教，闡藩翰以引羣蒙，啟壼奧而會綜古創一代之盛制，接百王之芳聲。巍然煥然，何其偉歟。臣沐膏含化，思美盛德之形容，以播諸萬世，謹拜手稽首，作為頌詩以獻

宸扆。其辭曰：於穆我

皇統天建極，光宅中興，載矢文德，制礼作樂，為九圍式。悠想聖

點綴掩媚，而落花在艸

牢不傷引情無率合有韻之文足稱大雅

脩丕昭民則。欽明昉堯，精一肇舜，前世流徽，實傳心印。曠代允

符

皇總厥緒，宣祭抽微，敬一著訓，曰敬斯聚，曰一斯純。攻之者衆，統之者心，視聽言動，復礼歸仁。制外養中，爰制五箴，發其秘蘊。

闢自

聖衷，周行是迪，頒示羣工，羣工稽首。曷紹靡窮，乃命冬官，乃刱新宮，復以崇宇，鐫以貞珉。建自翰苑，洎于成均，遍厥黌校。焜燿嶙峋，使由而知，殫布人人。朱甍畫棟，跂翼雲飛，丹青炳煥，雲漢昭回。金石靡刊，琬琰長垂，如進寰宇，面命耳提。古銘盤盂，或戒几杖，允蹈一時，錫類未廣。豈若斯亭，羣趨共向，王道平平，皇風聿暢。維水有源，江河是涯；維木有根，叢柯森對。洋洋聖謨，理鍾化會。庶草以蕃，二儀攸遂。煌煌德構，蕩蕩道基。人靡戶喻，家有

蒼勁瑰奇

餘師。河海行地，日星朗虛。惟

皇作極，泰道允躋。制冠百王，功高千古。龍見文明，聖作物覩。亘地奠維，窮天立矩。微臣作頌，式備歌舞。

沈宮詹紋門先生　軒快快斧斧繼繼洋洋流貫溢班漂楊汎馬

天保

聖皇萬年治世頌有序 嘉靖乙丑館試　曲江李存文 庶吉士

臣聞天啟神符，則鴻休方衍；帝契真宰，則景貺彌隆。是以孚佑申錫，篤厚之祜難窮；眷德祈休，影響之應斯捷。載稽往牒，代顯壽徵。軒轅開繞電之祥，少昊紀流虹之迹，唐堯著赤龍之感，商王本玄鳥之徵。斯亦奇蹤卓詭，矣迺咸守貞抱一，齋心服形，是用俾昌以熾，勿替而引。故知帝王膺籙受圖，未有不純嘏天畀，脩頤自致，而能登不老之鄉，踐無窮之閾者也。洪惟我

皇上德合覆載，道光黃虞，宇宙特鍾，今古肖出。

帝氣開朗于夙占，河清表異于曠兆。萃天地川嶽之精華，履元會運世之中數。太極統真，扶輿培淑，亶其全矣。然且澹泊凝神，沖和葆素，執自然之契，運不宰之功，體天無欲，與道合醇，元命滋植，伊何厚與。若乃齋明毖祀，昭格虔恭，精意旁流，穆敬仰徹。

上帝居歆，神明格思，而又燭存豐部，惠殫蒸黎，雨露沛則草木賁若，雷霆震則氛祲廓然。聲與乳慈勤弘濟，動植纖洪，並入陶鈞，攡綸王識於茲極矣。臣謹按天道為生，維旭哉皆必培。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四者有一，厥驗靡爽。今我

皇上稟全養厚，既積壽基，恤祀勤民，載綿福算，明德至治，馨香遂升，九垓八埏，靡不融暢，斯皇王之總萃，而上帝之憑依也。休茲四十四年，二儀豫泰，萬靈歡洽，嘉瑞雲集，休徵紛委，乃仲秋十日，實惟誕

聖之期，千時序移玉律，運撫瑤圖，爰有金芝之煒然，頎產于

獻皇帝寢廟之楹，占者咸知為

典切詳核不作華言亦訝

翔鳳翩翩游游矯龍英英物也

聖皇孝格天親，萬壽無疆之徵。臣謂準天地難名，聖德既高于振古，與天地無極，聖壽久冠于方來。況茲祺瑞，已著明徵。維自今益握高厚悠久之符，永作天地神人之主。壽域普于八荒，泰道登于億載。巍巍煌煌，日升川湧，斯昊穹篤祜，羣靈拱翼，而海宇華夷所共欣戴者也。若迺天皇萬百千年，甲乙可窮，廣成千二百齡，歲為獨善。方我

聖皇丕其貌，與臣仰沐洪眷，莫對寵靈，竊思華封祝于堯年，天保歌于周代，並能涵泳膏澤，頌述盛美。矧臣忝禮官，義同祝史，輒不自揆，俯傾就日之誠，披展祈天之款，謹稽首頓首，作頌以獻。其詞曰：

維　天佑聖，康阜九有，維

聖格天，是躋仁壽。我德維新，昊錫孔厚，如鼓吞桴，罔不昭受。穆穆我

皇，至聖至神，萬年肇祚，一極凝真，道超邃古，氣合洪鈞，大寶初升，寰𡩋載恪，宇綏和，川嶽呈祉，仰正乾軸，遐清坤紀，沖襟內蘊，至化旁宣，存神怡澹，頤性清玄，包羅象外，希夷帝先，報享有嚴，精禋畢舉，祈穀重農，祀雩閔雨，以育羣黎，以安萬宇，堯仁天浩，皇澤恭敷，晞暘儆谷，膏澤回枯，感囍霆奮，恩洽露濡，至誠感慶，休氣致祥，四靈韞轃，百瑞焜煌，年登大有，化極明昌，五令秉秩，千齡誕聖，紫宸宸輝，瑤星夜映，雲蔟琳華，河澄水鏡，天地交歡，華夷協慶，載錫壽祺，達孝於昭，瞱瞱神芝，禰宮是苞，祥占萬祺，美萃熙朝，部屋含膏，窮髮蒙惠，舜琴風調，堯蓂露綴，聲儀泰始，化漸無際，赫赫帝命，天鑒永徽，綿綿多福，惟聖欽承，百爾純嘏，以莫不增，禹神受職，三靈叶贊，黍階底平，光華常煥，超軒跨昊，騰周軼漢，萬壽無疆，茂延玄筭

烏叫風雲水納珠玉

張相國鳳磐公評
昔唐宗克平淮蔡詞臣韓退之既作碑以紀其盛而柳子厚先生又頌鐃歌鼓吹被之管絃以彰休美斯文也可以雄與千古追踊二公矣

平倭頌有序 嘉靖乙丑館試

曲江李存文 庶吉士

我
皇上握符御天。統一寰宇。薄海內外。罔不率裨。是故九夷八蛮
凡正朔所不加。率皆稱臣納欵。以來貢於
帝庭。休哉固大同之世也。維是癸丑之春。守臣失馭。迺有島夷
不共。侵侮我中國。虔劉我人民。用為東南莫大之患。當事聞之
天子。天子乃曰。維朕奉天明命。撫茲南夷。輒敢肆厥憑陵。汚我
華夏。朕心惻焉。爾一二大臣。尚奉揚
廟謨。其命文武兼濟。若方叔召虎者。俾總朕師。于是一時督撫
諸臣。咸仰奉
明詔。日夜思竭其安攘大計。以對揚
天子休命。以故兵威所及。莫不竄伏震驚。而中國之師稱常勝
矣。顧島夷性多變幻。出沒靡常。
天討屢加。鯨鯢未靖。頃我
皇上乃益敷德化。格彼凶頑。兼以屢策效忠。防守彌固。由是比
年以來。海波日靖。而桀驁不臣之寇。一旦傾心歸伏。無叛志焉。
夫丕振
皇靈。用肜撻伐。大衆也。命將徂征。悉遵
廟筭。大略也。所至之民。室家胥慶。大順也。一舉而三善備焉。其
為帝王之師。美矣。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紀德也。詩曰。徐方
既同。天子之功。紀功也。昔唐宗克平淮蔡。詞臣韓愈。既作碑以
頌其盛。而柳宗元復為鐃歌鼓吹。被之管絃。用彰休美。矧我
皇上玄德巍巍。尤高出萬古之上乎。臣故不揣庸劣。作為詩歌。
用以先贊

典切朴雅非国下不能

鴻猷。用垂久遠。非敢過為誇耀。亦使後有作者。知
當代有頌德頌功之臣焉。其辭曰。
大明御極。四表之光。梯山航海。靡不來王。蠢爾島夷。擾亂天紀
仇我大邦。襲我都鄙。我
皇震怒。爰整六師。爰命衆將。如熊如羆。
天子曰咨。兵非得已。凡此東南。皆吾赤子。桓桓撫臣。欽若
明命。志存安攘。既戒既敬。恭行
天討。赫赫明明。蛮夷駾矣。淮甸承平。維彼王師。有若時雨。兆民
胥慶。式歌且舞。經營底績。告成于王。
天子曰俞。往即爾常。是維
帝德。淮夷來同。河清海晏。我
后之功。凡此豐功。迨此明德。宜勒鼎彝。宜銘金石。我
皇聖武。度越周宣。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

平倭頌有序（嘉靖乙丑館試）　莆田陳經邦　宗伯學士

袁閣師元峰公評　序有詞采頌有頓挫

嚴整文采璀璨詞章

臣聞天討有罪。仁者之師無敵。猾夏犯華。聖世之典必誅。故淮夷負固。厥有甲戌之征。蠻荊未威。爰寄壯猷之將。若乃商伐鬼方。克尚淹乎三歲。周討玁狁。至僅及于太原。得無師徒久頓。而深入之未遑乎。恭惟我
皇上神武丕振。濊澤旁流。六幕晏澄。羣生暢豫。偉哉順治。威嚴之盛。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者矣。蕞爾倭夷。敢行稱亂。借險陽侯。鼓威河伯。掠我民人。焚我郊堡。鴟張抗。當轍之臂。假息效。遊釜之鱗。遁以是吏不戒。上厪
當宁。我
皇上赫然震怒。爰命徂征。廟筭定于。
九重天威。凜乎萬里。將吏胥奮。我伐用張。竄竊內地者。伏斧鑕之誅。出沒海。徼若就鯨鯢之戮。一舉而郎。刎其鋒。未幾而遂灌其穴。暨諸鼓炎爐熾。鴻毛何幸之可冀哉。疆臣露布以捷上
大子曰都。島夷底平。惟　天惟
祖宗之靈。其以元兇獻諸
郊廟。論次厥功。犒賚諸將士有差。所在有司。其拊循被兵之家。于是中外臣庶。咸仰我
皇上神功武烈。廓清六服。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謳歌抃蹈。以樂太平。是惟皇皇煒煒。震輝千古者矣。臣不敏。追昔帝王武功告成。且列雅頌。被諸金石。傳示罔極。矧玆
聖武布昭。寰宇攸賴。可無贊以表無競之勳哉。竊不自揆。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於
皇御世。迹邁黃虞。威龍靈奮。化洽露濡。祚鞏金甌。治調玉燭。日

雍容博大典謨訓誥之文

舖敘容與華而不浮

月所炤。靡不率屬。海裔小醜。肆用不庭。窺隙竊發。跋扈陸梁。我婦子擾我澤國。東南告災。屢有蠢賊。
帝赫憑怒。飭爾戎兵。疇敢紀順。往谷其穴。師徒畢戒。舟陸參伍。來扼其途。歸遏之路。蠢玆兇頑。迪康未靖。悖天之誅。恣厥梟獍。我兵桓桓。如虎如貔。志遏亂略。奮怒殄夷。執陸而掠。縱我戈鋋。執舟而逭。我則盡殲。搶攘俄隕。氛祲永絕。海波為舟。載空其穴。
皇靈震疊。京觀崔嵬。瀚海風恬。露布星馳。始時閭閻。奔竄脇息。今也潢池。措諸衽席。始時所侵。鼎沸雲擾。今也嬉嬉。詠歌嘝依。
虞格七旬。
皇匹其武。商克三年。我如時雨。島夷既平。邊鄙無徭。守在四夷。化弘一統。威殫無外。功著不刊。
天子萬年。垂衣舞干。

隨意轉旋風生鋒簇

沈雄迥邈韻有餘音

秋防無警頌有序 隆慶戊辰館試 肩吾沈一貫 士天官李

道相周叙陽公許

如入陽五家隊中五色猶然令人自眩

臣惟
仁人之師無敵嘗不戰而屈人兵
天子之守四夷每先声而奪之氣故干羽可以格遠俎豆為能
折衝何者
聖德遐彰則九譯賓䝉髮之使內治維飭斯八荒來回面之臣
厥効昭然維可覩也竊惟獯鬻之患自古為然秦絶紫塞漢圍
白登自宋徂元遂倒冠履此宇宙所無之大变也我
太祖高皇帝天賜智勇一掃妖氛
成祖文皇帝神授英略三犂巢穴遂能回宵漢之初照洗日月
于沈貍二百年來堂堂盛矣然虜情叵測豺弓報怨之心豈一
日忘哉而我 國家建都幽燕與虜比鄰斯又有背之患而疆

意奇語古不掩兩京

如晉出飛壁令人駭觀

埸之發也故歲有小入時或大入或犯薊遼或窺宣大榆林之
弋每枕而固原之甲未銷往年汾石之間肆然內訌生民蒙毒
視昔無異雖天誅稍示而殺伐未光有司恥之咸扼腕攘臂而
願有事于甲胄也請兵深入一奉盜夷詢方伯之遺圖踵衞霍
之故略飲鐵騎于瀚海築京觀于居胥以侈我 大明之威灵
聖天子之神武載勒燕然垂示罔極
皇帝若曰予一人肇承丕序四方未依不懋于德而務勤遠非
上帝眷懷之心匪醜有外實予之辜乃早作夜思誠身允德萬
幾日御郊廟必親令出而化行如馳心懷而感動萬里宿奸積
蠹剗剔無餘肴德遺賢搜羅殆盡鴻恩厚澤遍寓內矣而共注
意邊圉廣徵長策選將詰兵之虞轉輸偹禦之方靡不周至蓋
兢業始于一心而輯寧布于萬國綜核加于庶職而威灵暨乎

事端綜沿有頃壘倒峽之勢

寓叙于頌

殊方故天戈未指而幕南已空神筭方授而叅虜退遁遂使函
夏之民既免蹂躪之患而夷裔之衆亦無誅伐之慘庸非天地
並生之仁乎臣聞旗鼓相當矢石交下而奏斬将搴旗之功者
将校之力也臨敵設奇指授方畧而雄批抗擣虛之術者元戎
之勳也石畫于廟堂之上制勝于千里之外公卿大僚之功也
至乃端
皇則于九重揚 天威于萬里淵乎微乎異類款攻心之策如
春如秋殊方奉威讓之令銷逆萌于未萌奪戈矛于不試此非
聖天子神化遠臻威德兼懋之烈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小臣區區之願
聖天子永保元休益弘盛德以降萬年之治敢追賡歌之風竭
将順之義猷頌一首謹昧死上頌曰於穆乾元廣運兼仁弘鼓

明珠翠羽自老奪目

魚腸劍也攙搶彗星也作告參搶奇鉛

大造並育下民或內中華蒸蒸倫倫或外四夷傖傖侁侁咸与
共生維天之親維聖憲天為民大君令飈神州恩濡九垠房皇
休嘉一軌齊均豈伊裔荒弃同纖塵彼驕弗思天誅用申匪天
有誅自速伊𡗝肆我
二后九伐用張載芟載夷往斧其吭載戈載矛往夷其庭迤子
暨孫王帛來王往亾弗靖窺我封疆我師桓桓殺伐孔揚
天子曰嘻莫匪予氓橫惟鋒刀盡予以傷薄驅出境慎守邊疆
乃敷不德乃飭皇綱剔蠹鋤奸登崇俊良疇予若時燮陰和陽
疇予若柔九德胥匡疇詰戎兵我咸我揚震落衆腊以遏乱狂
疇典礼樂鳳和鸞鏘揚于舞羽格茲桀強庶政維和百度咸彰
貢書效琛
天子皇明肆息狼烟肆棄魚腸旄頭戢輝欃搶函光邊吏臥鼓

飽食麹騄方秋載春無幽不陽
天子之仁被于遐荒竝仁夷夏澤流決決
天子之威戢于未忻承德皇風以柔以戢臣頌
天子永陰永昌允執厥中配彼虞厚臣頌
天子若川在防防之未然靡防弗滅億萬斯年海岳梯航

許閣師頻賜公許

融粹則子胥丹炒煥發則虎夫樓閣

神彩煥發

恭獻

聖母萬壽頌有小序　萬曆癸未閣試　尔張李廷机侍讀

昔放勳啟誕於慶都西伯發祥於太任聿觀君德端賴姆儀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　柔順儷天　安貞應地弼
成
先帝翼泰運以龍飛教育
今皇齊坤禧而燕喜　珉函
寶冊尊極域中　珍膳　瓊漿養隆天下惟茲季月十有九日
節臨蓂月慶繞流虹
皇帝內率　六宮以朝外受百僚之賀小臣謹虎拜稽首頌
萬萬年壽頌曰廻廻員象湯湯方祇烟煴泰貞作配兩儀惟帝
效天惟后則地既闢陽教亦襄內治於皇
聖母端懿誠莊下節上清惟德是行昔我　穆考登建令德窈
窕是求刑于四國惟

漢官儀皇后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且辟邪也

三晉七臨綸矣醅借路比

后贊之壹政穆宣無成有終靜直動專四教孔彰　六宮允肅
和洽　椒蘭介爾景福誕生
明聖纘緒　軒圖　慈訓劬勞殫厥顒謨孌孌我
皇孝養勿匱四海來航九州畢贄申薦　顕號播揚徽音翟褕
鳳輦錢玉範金惟
皇達孝錫類無方萬國承歡兆民遂昌兆民嵩呼我
皇是阜我　皇弗居告功　文母　文母弗居歸功于
天自天申之禔祉綿綿惟月在子一陽來復空發呈祥曰祼戩
穀春融長樂月滿未央雝雝
天子肅將霞觴　玉輅寫　旂蘭儀至止象管和鳴　慈闈燕
喜燕喜維何　袞衣承歡
天子曰嘻告尔百官惟

母柔慈。惟
母神聖。佑我一人。衍茲喜慶。凡我百官。拜手稽首。我
母我
皇。地天同久。謹頌。

申閣師瑤泉公許

雕詞刻句。如紅芳紫艷。与天花莊萬。令人目眩。

擬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聖孝寧親頌有序　閣試　王圖　檢討

我皇上統天嗣曆。崇孝敦仁。薄海內外。仰無方之順德。被不匱之宏化。以為比蹤虞舜。方駕周文。數年以來。三至畢誠兩宮。脩祉皇皇乎。萃歡于萬國。邁迹于千禩矣。頃慈寧宮之役也。祇嚴天戒。益虔子職。龔規于舊圖。搆維新命。太史諏時定日。司空鳩工庀材。皇上復躬臨展視。勸相雄成。羨粟薦于大官。餘鐶出之內帑。戒之勿亟。勞者猶勤。甫歲創謀。踰年告績。乃以八月之望。奉聖母還御。燕而落之。是時也。月規盈而霽魄極。埤煒雲物佳而婺星散彩。自六尚以及掖廷三千。爭傳嵩祝。由百辟以洎海宇億兆。再咏斯干。是皆是皇上大孝格天。故禎祥駢集。至仁宰物。故黎庶爭趨。不揣宣揚昌徵休美。乃作頌曰。

詞鋒婉媚調法蹁躚

帝眷我皇。聖哲統天。膺圖御籙。闢坤轉乾。在宥基化。孝德是先。握樞道祕。淥身玄淵。嗣服旬歲。聲教遐宣。勉勉宸衷。慈訓丕傳。岐周接迹。虞廷比肩。卓矣靡後。猗歟無前。用力用勞七人。所孳博施不匱。惟皇有焉。猗彼璇宮。屹崇星躔。汰爾緇宗。吳開用度。旨门維甲史氏攸詮。司空執度式也。弗遷。匠石奏技。削墨程權。摸道縵迴。周閣連延。藻井雲搆。繡楹霞騫。堅丹瓏璨。纖綺糾繆。彤扉既敞。金鋪麗旃。

華彩絢爛

聖母諦念。撫勞閔然。昌以佐之。虔禀帑錢。

鸞輅宇宙變化古今母儀聖善視頌無極

聖皇慰誨子來億千昌以成之克眞且遄
鳳輿届止翠葆相鮮
天子為壽拜舞周旋爰居爰處如日如川鈞天寫樂碧管朱絃
層宮奕奕彩袖仙仙豈必金毋瑶島瑶庭黃竹之歌白雲之篇
頌言自昔臣謝倜顓惟曰
聖母道通九玄姜嫄齊美太姒讓賢惟曰
聖皇澤流八埏一本克隆百順斯全
聖母
聖皇與天萬年

王閣師評石公許琳琅琢紫然星辰皆斯搏放斯觚水卯

萬壽無疆頌有序 庚寅八月閣試　　弱侯焦竑 符採

臣惟自古明王秉乾御極莫不鍾川嶽之靈氣膺天地之殊寵斯能恢皇綱斡玄化故唐兆聖於赤龍商發祥於玄鳥其來尚矣恭惟　皇帝陛下　丕承駿業纘　六七作賢聖之君　大啟鴻圖衍十八載和平之福萬邦徽祉九夷觧辮斯萬世一時之嘉會也頃醜虜渝盟邊書狎至輒復　中夜以思當宁而嘆如宣王之倚張仲邁文帝之思李牧知　中興之立致豈左袵之足虞時維八月忻逢　萬壽瞽裾寨路鍾簴在　廷山峙鵠立人声寂然侍中奏而內外肅也　日角龍犀天光下臨黼座升而臣工伏也峨冠垂紳魚雅就列則衆星之共北辰南金大輅纁玄乘黃則百川之赴巨海斯時也　玉陛風清彤闈日麗　君龍顏而撫九有臣虎拜而祝萬年　煌煌庭燎火城如擁山明九韶鳳儀斯協蓋川至日升之筭以莫不增而星漢電繞之祥方斯為箋矣昔山稱萬歲漢奉王巵而上壽節屬千秋唐撰金鏡而悍悃祝頌所將忠規以寓顧臣畸人戝在史局慕奚斯之善禱感吉甫之清風敢竭其愚為頌以獻雖繪天摸地自知五色之難施而刻篆彫蟲聊與萬民而共抃云爾其詞曰蕩蕩坤輿巍巍　帝德君臨萬邦與世無極大造為容陽春布澤百生易邁此日焉求猗歟　聖誕維仲之秋祥光夜合佳氣晨浮棨戟雲從周廬星列

揚妃舞盤回旋捲曳光彩動人矣

輦下層霄蹕鳴　雙闕千官百辟　騈玉文舄貂蟬鵷鷺賓傳句臚日華五色嶽響三呼聲搖環佩色麗綺疏置酒文昌高張宿設有客蹌蹌載華載裔岌岌冠緌纍纍黼髮酤清如濟殽烝若陵爽醴澌流温酎波興九徽百華光采渙湲群工霑醉萬姓

聲容穆徹引商刻羽

鼓舞踊惟

君王寔我父毋洋洋頌声四達寰宇旱魃蘊隆我

皇賑之戎馬縱横我

皇定之孝治　兩宮威鎮四夷慶紀有開　辰逢載夙燁電方

休舒虹假福酒献南山壽增海屋小臣作頌願　德如天日與

一日玄之又玄受　帝之祜於千萬年

王荊石閣師評典詞雅韻莊休沉思且擬篤懷朝盛美晷無移澤而頌不忘烈尤見忠愛

萬壽無疆頌 有序

周望陶望齡編修

臣愚陋伏覩于天人之符非無剖乾紀彈坤珍統三靈而間毓

未足以發祥上皆非無杖神蓍總聖真通家古而一成未足以

茂衍鴻祚故華渚流虹既徵於瑞牒空同順風亦遊乎道猗

休哉盛烈所同貫也恭遇我

皇上

道冲為用居萬物之宗　德大難名得聖人之壽天休滋被六

合禔福共發仁域游於大年維茲月日

皇上萬壽聖節所届也于時磐石

宗盟承流庶寀車麥於邸篚充乎

廷以至夫開梧浮竹之酋椎髻交趾之長莫不望期輸盡咸會

于

闕下随獸而舞應嵩而祝者未足以繪圖記都歟盛矣哉臣

其曆盈數也維仲之秋成候也取數之盈偶時之成善矣哉

斯以論華封千歲之稱詩人岡陵之頌殆未足多述臣聞攝

祿神道之光保世安民壽之大周王所以致美于作人姬旦所

以陳符于無逸咸是物焉

富叔于頌忠誠藹然

皇上於是宅簡靜以順之躬憂勤以莅之夫簡靜之引年長于

呼吸憂勤之寧志逾於康娛用能體天之健而並其延如日之

升而繼其照所以膺茲孔固躋于無疆者意在茲乎蓋漢代玉

杯祇重其安惑唐人金鏡奚取於虛縟臣無取焉敢竭其蒙矢

辭以頌頌曰

於赫

昊天鑒觀明德集我

細纖爲工妬妹爲巧千絃萬縷遂見精瑩

皇帝爰萬其曆
皇帝沖聖遂闢四門煌煌厥初如日始暾既十八載有曄其曜
窮幽暨潛日中之照
慈宮孔耜頎頎
聖嗣銅龍玉螭式燕以喜
皇帝曰壽祈 天之祿匪予一人錫茲四國優哉耆老有黎在
田有嬰在抱遠邇札瘥綏我壽考維
天子賜胡不萬年以長以隸凡具齒頰靡不善 祝蒸和湎洋
均
天子福會朝孔盈考鼓奏笙詭服蹣跚拜稽於 庭植山為籌
引海為杓
皇之悅愷我庶孔樂克寬克勤合契 上天可以養生可甚衍
年姬公作訓鑑於無逸臣述頌詞庶其罔斁

附師許須瞻念評 發論莊嚴筆力老遂

萬壽無疆頌有序 庚戌 昭素黃輝

我 皇上中天纘服建元萬曆將以廓 帝紘光 祖德于茲典
函夏長號康寧如詩所稱無疆觴維茲十有八祺仲秋既望後
當流虹之誕方員滋肅休嘉研隱自日戶月穴戴景懸繩莫不
納贄來庭師師邑邑儀舞後先忭呼祝頌天動雲栽臣不佞竊
以為頌者容也盛德穆如強為之容宜測傳根柢膚若無取焉
昔姬公稱享國長久遠引三宗近及文王皆迪哲知艱之繇深
懲縱佚以詔後服藉令後有異術可以延長壽命如後世所云
公于成后寧有愛哉乃迂怪譎誑之徒後張惑卒歸空虛為
世姍不暇何禹湖云亭也益華封人祝堯多壽堯猶懔懔不居
彼寧姑為讓而已當是時內儆洪水外召蠻夷兢兢困窮良恩
於多辱故能巍乎如天壽高五帝名至今不衰臣以為詩書所

不以頌而以視使見忠赤

稱迪哲知艱善有長久宜必自堯始
皇上孝事 兩宮子惠元元頃綠水旱為厲焦心求瘼不難頒
帑振救民祇用蘇蠢尔犬羊野心內訌赤子之閔勞遠甚奮特
受天鉞扶靈西討師出如雨妖熖行芟咨儆之至不知視死何
如庶幾哉永永無射度越成后萬萬臣聞之維天好生生生者
壽民所歸往天不舍眷故詩言天錫記表帝予
陛下不忍一夫靡恣唐德天必報 陛下如堯堯所不得辭
陛下永有純嘏與天無極臣謹抒寫悃臆拜手稽首獻
萬壽無疆頌一篇誠知率陋不能形容萬一然傳諸萬曆使咸
知格天永命在此不在彼臣易躍焉頌曰
維 明受命 日月麗天有祁十葉降福孔端於 皇嗣服卜
曆維萬淳耀溥將三辰以燕肅肅世宗体元中興道真之締用

洞庭張樂不主故常不淌勿眇然而無所不有也讀者以文素索之以此求之

天厥土可滋靡生不言豪虔豊年么麽醜倫煌臂衙市知仍缺釜　帝曰吁哉詭長偶階陵夷之故胡市之執胡貢之常赫然振旅特　命重臣閫外荷之廓清豕宇旋頭夜落太白晝掩烟烟比辰虔位微垣参纍定稱尤人為形有道則見　天子應之享祚萬斛況當　聖誕月華長滿湛露初零天效其瑞人助其順以奠不增洪駕既御陛戟百重旌旗的歷開以雞人鳳吹鳶笙宗和之惡蕪邦家君臣濟々鏘々騎王交錯髻髮之長貢物之倫感執方物于斯之時如飼微露䣶雲呈奇動植時若筆于在而逹理合枝　天子明德無幽不屆致茲固宜金鏡叕帶玉壁醇酎以介維祺何以祝之如日之升如川之至又何祝之卜年卜麻遠過姬世惟天不傾惟地不夷惟　皇与契小臣獻頌謹效微忱賡歌周雅

此葉北大配補

遼東殊捷恭上　聖武頌有序　幼安劉曰寧翰林吉士

師老公□□駐發蹟方美宇天心出月騎大是快人

維　皇帝嗣服十有八載歲次庚寅□龍振于方域宇內宇外悉王悉臣既柔既安以勤以容方□已承寧武義思其振蠻惕德竝力懲蘖潛形太陽無弗鞠之芽雷霆靡不壓之邵益牧寧有家必將有以濯其靈神武無為寧獨無以開其烈非田畝利執讎彰善々之師雖窮兇跳梁跳近恢々之網乃有虜酋其四兩戎性百代不羈負徒輊佻計渡有鼠介其豺豹勇烈怒蛙恃我毛雖忘介邪異以其月其日長驅渡入飲馬金川群轄聚蟻横戈鐵猶鋩苔揩蜂偶佯將至之命鄭蜀鳥覺之燕彼謂文恬武逸足用猶我不虞不知士飽馬騰政不驕馬思奮見夫神明悉靈於千里信必威令乎三軍同敵是求不□所獲乃有廟廊勝筭帷幄奇謀淬勵皇威播昭聖武獨專外閫張子房伏鉞旋頭時張同彥為開府總師中權李都侯戍軍龍尾時李成梁總兵至於偏裨士卒固不戮力同心具簡石布米吞前茅虛無後勁隨堅一鼓奪氣終摧下瀨之師群校同驅遂示太原之伐法三驅而不誅本欲逐之使還奮七縱而戍擒終馬縛以待俞允成殊捷遂奏凱歌呼吸而滄海飛氛叱咤而搀搶隕色題封函首懸彼街衢涉血飲腸按諸紫塞未亡一鏃可保百年此皆膂斷折衝　皇靈坐勝又乃懷念征行推恩太常旁浹于杖杜希厚於出車時雨之澤畢明仰之情播殊之頌有勤之旅常固可踵高城之赫靈振　大明之天声昔夫昔周宣中興元和小勝猶陳六月之章尚紀平夷之雅况乎上聖殊代久焉能已末臣庸鄙竊惟勝府尼恒詠有而英仁武而在慶抃斯忻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英風銳骨月秋獸春駿賸雲翅影之意

此葉北大配補

體裁典重。頌詞華整。[illegible]頌之[illegible]然

於皇聖明。廣錄孔固。

二祖成寧。八宗衍祐。明明天子。既娛既煦。政誠化洽。文翔武厝。春蠢沙虜。恭伏蛙梧。赤子龍蛇。忘其怙恃。怒其前矛。大湯之選。侯其出警。乾心霆灶。乃降勅責。乃歷指畫。乃勵乃將。元戎是卒。乃命其官。汝惟將將。孰人非人。疇懋元侯。其拜稽首。皇威是伏。尚帥桓桓。錢鷹虎豹。敢不畢鋤。以為遺劉。乃命其官。汝董是師。孰人非人。疇翩予慈。其拜稽首。敢不奏威。尚帥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敢不畢夷。乃聚乃恭。侯試侯服。天子命我。剿方是壁。乃偵乃伏。侯抃侯逐。天子命我。獵犯孔棘。不遑啟居。孰功可稱。乾翰可翕。孰是明明。而可周。諸爾綏爾。伍乾可綏。書乃旌戮力以近。天誅乃課。元功一百六十。爾俘爾囚。加獲百級。乃錫玄圭。乃㾓白璧。庚常時夏。在庙獻祧。神囿賗凋。在公戴錫。威威庸庸。天子論功。莫敢不恭。以侯以公。天子式序。莫不畢同。汝蠻汝戎。天子曰嘻。何足以威。天子曰嘻。我心傷悲。傷悲如何。雨雪霏霏。楊柳依依。曜威如何。王者不治。守在四夷。

[illegible]

遼東殊捷奏上

萬曆己丑館試　　宇泰王肯堂 檢討

聖武頌有序

皇帝陛下。聞己。鴻業統輯。群先連。四海之外。以為帶。九夷八蠻。莫不知。扶持蕃者。罔不率俾。所不責而不賓。惟茲東虜。厥有土蠻。部落擁十萬衆。聚而河間。侯滿月以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為邊徼患甚大。歲在庚寅。糾合黃台吉等酋長。千餘控弦之士。數犯采木未洋。計犯河東幸鎮。

陛下威靈。得其情。遣諸將分屯要害。清野以待之。虜至無所於掠。又阨于劉棠。正降夷之邀擊。故始而逡至。既乃烏竄。知有備也已。而鎮臣繼至。征銳長驅。及之于遼河。兵半濟。堅冰忽泮。幾溺焉。乃從間道。抵死背山。奮擊之。斬馘二百四十九。獲馬橐駝諸械器稱是。雖天末欲滅虜。聊放一面。俾返隻輪。然亦可以震疊天驕。布昭

聖武矣。夫詩矣。乾記。易嘉。折首虞舞。七旬之干羽。周戒六月之卑徒。彼豈抗稜耀武。惟遠是勤乎哉。夫亦欲止戈戢矢。恬瀚海之波。毋為赤縣患也。然則保泰之原。合在乎此。方將續王會之圖。繪職貢之圖。上萬年之觴。接千歲之統。令我

二祖混一之功。久而益耀。垂之罔極。可無紀歟。用敢墨筆操牘。拜首稽首。而為頌曰

皇明巖巖。西被東漸。献琛納書。桂海冰天。惟茲土蠻。為梟邊鄙。蝟聚賨豺。牙爪獗厲。鳥飛獸走。水轉草移。游氣暫假。靈誅尚稽。庚寅之春。戎馬南躍。漢過不先。楚氛甚惡。狼心早露。虎旅預防。今布雷霆。賞垂餌香。彼攻有備。我出不意。始而逡至。繼乃烏逝。六將揃之。擊其情帰。屁此群醜。殲厥渠魁。事等摧枯。勢如解擇

大鵬衝風一翮千里　騁無窮之路放不竭之泉

古泉旋逕若不經思

雷鼓震天山空谷應旗連雲霧飲翰海波恬。王之德也臣何力焉

門門廟謨隔匕王造與神為謀法天立道布昭聖武克擅威神

不昜號厲乾健天行振稜菓銜懵寇亂熙解其旃辮乾我纏索

武先七德守在四夷無煉冥合雍皇六師欲振武功須敷文德

振武敷文非勤弗克靈弓舞干遠人來格

二祖鴻功衍之無極

胡祭酒若思公拚

描寫神駿如在城宰王春冊青生意

郭然氣象偉如也

騋周官曰馬七尺爲騋

皎公賦韓生畫馬真是馬稱子作詩如見畫頌此賦蓋不作見畫也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二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邑子　陸登之　瀛禱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賦集

龍馬賦 有序

作 永樂十八年鄒 寅菴羅汝敬 侍郎學士

永樂十八年青之諸城產龍馬鱗甲龍也其鬐鬣亦龍也其文縷頰尾形色光彩步趨態又皆龍也奇哉瑞乎邑之耆耋異而告於其長以獻闕庭臣謹按史冊云龍隨方而至所以彰明君德表應太平今龍馬產東方土色蒼而青聖德所致固可見矣矧夫大禹成治功而神馬呈羲皇宣人文而馬圖出今 皇上為兆民開萬世太平之基以建北京而龍馬遂見感召之机豈偶然哉臣汝敬職司紀述不勝欣忭之至謹拜首稽首而獻賦曰

有神物兮叶坤之貞符乾之靈含秀月窟播品東溟繁騋牝兮毓質實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雷倏爍風雨晦冥房星馭兮移次川后翕兮效禎匪渥洼之異產信滎河兮同徵有耋者泯載肘載偵爰告于邑爰陳于庭于時天開黃道雲駐霓旌聖皇穆兮當宁百辟儼兮盈廷諸福畢至奇祥沓呈乃瞻乃顧乃陟乃登駣騊騄兮同列翊瑞象兮偕行旅玉獅兮為友耦祥麟兮作朋恍矜已之遭遇仰金鋪兮長鳴肉騣碨礧兮王甲晶熒首昂湝鳥兮尾掉長鮫蘭筋權奇兮鳳臆驍騰則則蚪伏兮動則雲興粲河洛之文背絢麟罽兮纓膺耳批竹兮錐車蹄踣鐵兮風輕

韓幹唐人善畫馬者

奇氣勃發

五彩煒兮霞綺隅目睒兮長庚瑩匹練兮雪花凝渥驪珠兮流霞賴元氣氤氳兮瑞霜蒸雄姿俶儻兮馴不驚朝飽玉山兮珍粒夕飲太液兮清冷神揀赤墀光涵綉楹方皋曾不能以得其彷彿韓幹安能以貌其形容爾時亘萬天之祜宅是兆京礼玉帛兮交錯將圜丘兮告成爾乃載驂法駕七就繁纓寶靮銜玉錦韉棲瑀騄浮雲兮御天巡六位兮時乘彰聖德兮合清寧兆萬世兮昭文明臣乃載拜手稽首而復為之謌曰龍馬兮騆翩神變化兮合自然雲為黃屋兮風為軿熊羆燮皐兮相後先奉時巡兮周八埏永樂昇平萬萬年

楊文貞東里公評　談叢敞發宰海派涛形容宮室之美極才人之致矣

詞旨明亮叙致[illegible]光文章臺閣体

北京賦 有序

永樂十九年館作　澹然陳敬宗 文定公

欽惟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剪除羣雄底定萬方乃遂建都江左肇造鴻基功冠古今福延萬世　皇上德協重華纘承大統宵旰圖治恢宏帝業故輿圖之廣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悉歸臣妾固有內外眷茲北京寔　皇上興王之地山川雄壯地勢恢弘鞏固盤礴王氣攸鍾揆之四方道里適均是誠為帝王天府之國朝覲會同之所也　皇上知天意之有屬人心之所趨考之龜筮又皆協吉於是建都于茲倣成周卜洛之制以為南北兩京而凡郊廟宮闕創建悉備嚴嚴翼翼巍乎煥然神功聖烈上足以承　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有以開　聖子神孫萬世之太平何其盛哉臣伏覩營建以來天神協贊臣庶效職和氣薰蒸靈貺昭答若慶雲甘露麒麟龍馬玄兔素烏之瑞紛綸炳煥莫罄紀述是益足以見　皇上克享天心故景命益隆而有以臻其盛今功已告成涓吉於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　皇上御奉天殿以朝百官四海會同萬方交慶臣不勝欣忭踴躍之至竊惟古昔治道之隆必有文學侍從之臣雍容贊詠以傳無窮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考之詩書猶足槩見厥後若班固張衡之徒復能以詞賦鋪張有漢之美雖其言多誇詡然猶傳誦至今不泯臣伏覩　聖朝隆古之治足以四三王六五帝而漢唐不足云也今朝廷清明海內晏然四夷職貢萬姓樂業而又獲覩都邑之成聿新治道其頌贊歌詠固宜與虞周之音並傳無窮豈特效班張諸人徒為誇詡而已哉臣忝職詞垣忻逢盛事豈敢以菲薄自辭

鑪錘集造化之工組織極天孫之巧

鋪叙莊嚴

寫出宮殿嵬峩璀璨景象令人竟搖目眩

而無言謹用攄竭駑鈍拜手稽首以獻賦曰

惟　聖皇之建北京也紹　高皇帝之鴻業啓龍潛之舊邦廓天地以宏規順陰陽而向方準四裔以布維揭八表而徙綱槩星分於箕宿映黃道之開張壯天險于居庸亘重關於太行會百川於遼海環河岳於封疆拱北辰兮帝居陋鞏固於金湯均萬國兮會同而適居天下之中央也於是頒綸音建皇極布深恩施廣澤捐內帑之金錢出天府之玉帛賚工垂錫匠石懽聲傳衆奔走萬國雷動雲興紛紛絡繹忻忭踴躍各供厥職遂選材而度物資百神以興集魁奇挺拔千古之名材五色五采希世之珍特輦載旁午舟運充斥紛河輸而海會肆丘蘊而山積爾乃太史告吉司空奉策魯班運斤公輸削墨智者獻謀勇者宣力精論巧思悉就經畫百堵皆作奮鼛鼓之弗勝庶民子來咸頌靈臺之勿亟巋壯麗於崇朝睹崔嵬於瞬息前朝後市之規既肅肅而嚴嚴左廟右社之制復亭亭而翼翼布列有序不爽寸尺妙合化工莫究窺測其正殿則奉天華蓋之尊嚴翊以文樓武樓左闕右闕之嵋崆開千門兮萬戶帶巃郎以迎紫臺百尺以巀嶪重三階以躋登屹中天以層構抗浮雲而止征激日景以納光翟丹碧於紫清觀其瓊堦瑤砌赤墀彤庭青鎖金鋪綺窗珠櫺鏤檻文楹玉碣雕楹時丹鳳於阿閣棲金爵於觚稜懸綵虹於修梁躍蒼龍於飛甍含靈曜以欲翔望北辰而高興飾華榱以璧璫綴雕簷兮列星彤霞映棻楣之葩萼薰香馞椒壁之芳馨日華麗文栱之玲瓏空彩鏤罘罳之晶熒三光臨耀五色璀璨壯麗穹窿莫罄名狀憑鴻濛以特起凌太虛之汗漫岌嶪乎雲霞之表巍峩乎層漢之半造天閑以益崇

瑢玉綴珠精華光彩

精燦宇宙

燦祥光而增熖目眩轉於仰瞻神惝怳於流眄跬使都盧之巧捷不敢以躋攀翔鷁之扶搖不得以鼓翰此誠所謂曠千古之希逢超萬代之奇觀者也其前則九門洞開輦路如弦軒軒豁豁坦坦平平望圜丘兮岧嶤接靈壇兮山川昭神貺兮景彰揚瑞彩兮雲烟啓大明兮當中翼長安兮東西森拱衛之嚴密列周廬之逶迤耀雪霜於戈矛揚旟隼於旌旗選鶡冠之桓桓精百萬兮熊羆維方叔兮召虎蘊謀略兮神奇聯金貂與玉蟬紛舄奕而光輝雜冠佩兮趨蹡蔚百司兮威儀各攄忠兮獻納亦覃慮而論思天官之明衡鑑司徒之謹度支宗伯之修禮樂司馬之整六師秋官之邦刑是慎司空之百工唯時百僚濟濟各謹攸司大小率職庶績咸熙其後則有太液之池萬歲之山琪樹敷榮金芝芳妍翬鳳飛兮絕巘波龍鱗兮澄瀾貸靈峰於天

前後左右規模宏偉盡落筆端繼錦手也

上流惠澤于人間其右則乾清坤寧之宮太乙紫微之所壯皇居于九重肅勾陳兮天府若夫蓬萊方丈之神居閬苑瀛洲之仙宇臣寔昧于見聞不可得而殫數其左則為文華之殿鶴禁青宮玉葉金枝備副是崇講道育德惟孝與忠體文王之三朝謹視膳之禮容又其左則有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縫掖莪莪章甫講說六經之言談論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欲笙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至若靈囿之所畜亦雜沓而紛綸麒麟之振振騶虞之霏霏白象之瑩潔如雪金猊之威猛如神顯靈姿於龍馬呈奇文於福鹿絢綵霞於丹甌耽玄兔於蒼玉鸚鵡之色維黃素烏之質耀霜紛珍異之炳煥咸献瑞而呈祥他若內藏寶貨之充金玉珠貝之富象犀虎豹之雄驊騮騏驥之庶國家富有萬國茲固瑣瑣不足數也其

以上皆論大內故此云其外

叙城市之侈本富辭華非胸中有五車書者不能

外則都城列兮萬雉開十二兮通衢蔚邦畿兮千里比百萬兮民居接棟連甍溢郭填郛藹藹濟濟密而不疏邑里鉤分別遂分區四民樂業室家歡娛農務乎耕桑士究乎詩書維工及賈貿遷有無百寶之所充斥百器之所崇積槃金珠兮列肆聯珠綺兮阡陌珊瑚琳琅璀璨赫奕飛画棟兮綵甍[illegible]王侯兮第宅填車馬於都市紛雜沓而絡繹喧舞榭與歌樓樂鐘鼓兮昕夕載膠辟雍學宮逶迤穆穆乎宣聖之廟肅肅乎群賢之祠崇祀有典釋奠有儀歌棫樸以作人偉髦士之攸宜賛朝廷之禮樂炳道德之光輝於是經營既終厥功告成方青陽兮屆辰逢吉旦於元正于時萬象維新三光以明麗慶雲於璇霄燭祥光於太清 皇上服袞衣乘鸞輅設警蹕陳鹵簿翠華葳蕤飆雲飄霧潔精誠寡思慮奏雅樂諧韶濩謁郊廟告 太祖香苾芬其

揮有宏肆冠冕典麗真台堂鍾鼎之文

上升靈昭昭兮來下眷肸蠁兮方集綏萬福兮純嘏於是升金根旋大常御正殿開明堂朝百官臨萬方會諸侯陳玉帛旌淑慝明黜陟然後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錫高年兮上尊進賢達於庶位敘唐虞之道德厚湯武之仁義與三代之禮樂黙深厚之功利炳玉燭調元氣協重明於日月侔化工於天地使九州八荒含齒戴角之群四方萬國懷仁負義之士莫不熙熙皥皥於泰和仁壽之域仰事俯育於漸磨涵煦之内此誠所謂恢鴻業於千古開太平於萬世際興圖而覆載大一統而無外也是知國家萬萬年隆盛之慶 皇上萬萬年高厚之壽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窮之祚蓋與天地同為悠久也賦已乃復作歌六篇以献

圜丘

瀲靈壇兮峻層臺，躋金遺兮步玉墀。儼神祇兮蒞止，三光宣朗兮昭回。慶雲五彩工祥，飈馳變化翕歘兮，輿雲霓。虔郊禋兮燔燎，降鴻禧兮孔皆。

太廟

歆神區兮潔廟廷，儼肅穆兮希威靈。啓瓊扉兮朱户，蟠蛟龍兮繡楹。祀事修兮孔明，昭至治兮揚德馨。　皇祚兮永久，於萬年兮奉嘗蒸。

麒麟

協貞符兮粲奇文，偉四靈兮魁祥麟。踊駒騊騟兮蛇足，尾䍲特兮胚華麕。蹈規矩兮性含仁，叶周南兮永振振。樂熙皞兮　皇化，囿萬物兮同春。

瑞鳥

孕瓊玖兮胚璠璵，耀霜翎兮滋雪膚。考靈編兮披瑞圖，素質皎兮呈祥鳥。性含靈兮慕慈孝，辭黝墨兮潔其污。參鳴鳳兮朝陽，揚德輝兮遊天衢。

瑞兔

有明眎兮靈且仁，脫凡質兮披玄雲。霧含英兮滋毳，漆凝潤兮墨流津。耿金睛兮星懸，献瑶階兮蒼璧陳。辟三穴兮樂靈囿，慶微咄兮陶　皇仁。

龍馬

炳房宿兮滎波，溢靈姿兮天矯。兮龍馬生肉，駿粲兮赫臆。首渴烏兮目長庚，躡風雲兮遊太清。變化翕歘兮迅奔騰，獻嘉瑞兮天闕。千秋萬歲兮隨龍登。

景雲賦有序　嘉靖戊戌館作　維中嚴　嵩少師

聖天子即位十有七載，明飭庶治，協和兆民。既正郊祀，既崇廟祀，迺稽古禮，發綸音，尊嚴父以配帝，開明堂而大享。歲在戊戌，月惟季秋，百物告成，報礼斯舉。先三日巳丑日正午，天宇澄霽，有五色雲氣抱日，光采絢爛熠燿，如綺。臣民瞻呼，久之不息。考諸載籍，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亦曰景雲。此嘉氣也，太平之應。援神契曰：天子孝則景雲出遊。信斯言也，允符今日之徵。况自虞廷歌譏，官紀不述者閱三千年，於茲矣。恭惟　聖上夙秉純孝，肇興曠儀，方當卮事之期，即協天心之豫。明德達於惟馨，靈符昭予有象，式美虞黃之化，維新河洛之章。臣嵩忝備礼官，恭承盛事，謹撰景雲賦一首奉紀殊祥，竊附於古詩人頌德陳事之義。

賦曰

於明后之御天兮，儼穹窿而下親。昭景以垂象兮，光雲煌郁而紛繽。初絪縕其射采兮，倏蓬勃以景煥。恍騰龍以擢形兮，若翔鸞之矯翼。靡而氛氳兮，亦葩蔚而柯散。峩捧日以昭回兮，嫋繞空而粲爛。非煙霧而昌類兮，苞五色而駢成。映臺觀而掩靄兮，獨光絢乎紫庭。衆仰首以駭目兮，感熙事之無前。載閱墳籍其何祥兮，乃孝德純至而格天。玉燭煇爍以磅礴兮，光華旦乎九埏。彰聖化之洪麗兮，昭文命於萬年。惟郊祀暨廟享兮，秩百禮而率舉。惟明堂之未備兮，聖心欝而未遂。物阜成而昌報兮，荷生成其孰主。皇考淵德以啓聖兮，上巍巍而為伍。盍我將而我享兮，父昊天其來子。爰卜吉而告虔兮，神彷彿而延佇。條嘉悅以生色兮，舒雲章而為文。默無言而示兆兮，旌帝德之輝

悠雅花俗一冒三㫖有餘言焉

光昔帝堯之沉璧兮感斯瑞之昭格慶㬋祐以作歌兮亶崇光
之四塞黄合宮之初構兮亦發祥而彰德猗我后之聖神兮軼
遐軌于百王聿崇禮之肇稱兮紛爽籍乎殊祥粤昔聿帝園丘
兮垂寶露之穰穰何先後之一揆兮信感通之不爽也歌曰倬
彼景雲龍之翔兮熒熒煌煌爛天章兮天心寵嘉聖孝備兮聖
德廣運望如雲兮臨照四方光八表兮於萬斯年旦復旦兮

豊大史南禺公評

莊重聲蒼若鶴停鴈序推有風致至寫白兎殊有生意足稱妙手

白兎賦有序　嘉靖癸未閣試　維東姚淶侍讀學士

臣竊惟德協於治治協於瑞邃古以來未之或爽然赤文之籙
堯也昭華之琯舜也白狼之鉤湯也丹烏之穀武也疇德之
符有足徵焉後世德薄化漓其不能繼無惑也惟我皇上道
貫三才智周萬物孜孜為治化浹邦家是以一紀之間河清
甘露靈鵲之類史不絕書疊既騈祥獨駕古昔屬者西蜀憲
臣獲白兎以貢于闕下較諸他瑞尤為異常自非天無蔵寶
地無隱祥何以有此夫有至德者必有至治有至治者必有
至瑞諒哉斯兎之為符也臣瞻依日月鼓舞鳶魚待罪文署
忻忭萬倍是用作為歌賦以光讚聖德蓋不獨使淵雲諸臣
得專美於漢世也謹獻瑞兎賦一篇上塵睿覽

赫皇明之昌曆啓聖人而馭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之宏紀

此上皆泊聖德

此下方及白兎何時有序

形容白兎若寫丹青

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熙熙鴻醇于昊軒匹休光于姚姒
放勳華其欽明早麓宗其豈弟仁恩衍而横流義聲馳而遐靡
煥采物以弘文遵彝常而崇礼洽玄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遠邇
覧隆古以獨騖揚徽烈以齊美三靈協而胥慶百順祕而來禔
或吐祕以表貺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禎之儘集兆至和之所委
邈西蜀之上游蟠龍嶚而為岡育異兎以馴伏匪川澤之能藏
陋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羨冠倫之仁獸傳郡國以騰章
疑皓輝於西陸披素彩於少商瞻藥淵兮皦皦感玉衡兮流光
昭明昕兮廟祀應單閼兮歲陽毳如絲兮皎皎睟若珠兮煌煌
壁月滿兮露滑箕風入兮桂芳物與時兮競爽望帝都兮開祥
叅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耀珍環於王母配純雉于越裳
躍昇平之華囿儀清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棲朱草于中唐

此言瑞允之占

此言皇情不自滿假

嗟彼甋之為族亦既繁而孔庶駿降質之特殊乃呈姿以托寓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注釆之里俗之謠訊之筮龜之繇往紀之所勘聞先朝之所未遇察金枽之有徵章皇風之廣馭庶事敏而惟康高年逸而有譽既丕振乎文英復遠戢乎兵戍占以類而相　加協氣之充裕臣工見而翔泳靈四域以同豫覌合契而應符信龍德之當天恒遜美而弗居屬皇情之乾乾存寅畏于索馭切競惕于臨淵紛華嫩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遷道既隆而愈恭精已勵而尤堅辨敬怠於儒籍審勞逸於農阡敦德業於久大泯聲臭之幽玄遊高明兮浩浩履中正兮平平頏升歌以須禱從八風以相宣茂本支以百世孚景命于萬年

豐宗伯昆湖公評

臨雍景象一覽在目益詞與意兼情與文合者

聖駕臨雍賦 乙丑館試

維楨許國少師

天牖民之孔易寵
君師於四方厥綏猷其惟后洽時夏而陳常於我
明之十葉戢干戈而矢德建首善自　神京中四方而作則惟
聖皇之嗣服紹　烈祖而崇文綿久道之遺化徽五典而作新
既建極以敷錫復隆樹其風聲歲初元之丁卯月載紀乎王春
皇諏吉而釋奠應天地之文明於是宗伯草儀金吾除道青衿
望幸喜色相告
天子乃服皮弁乘玉輿駕翠虬驂文螭鏗和鸞之鳴樹日月之
旂虎賁後翼龍驤前驅都民擁道而夾觀紛總總其承輝司成
悉率六館髦士公卿世胄遠夷侍子娵踵喝喝望風迎拜聆
警蹕之嚴聲睇棼離之華蓋從簪笏以周旋閱俎豆而萃縩烝
烝皇皇濟濟蹌蹌北面肅揖祇謁　素王戟門動色芹藻存芳
克旋羽旄容與登堂五更三老饋珍酳觴博士橫經鱗次鴈行
天顏穆穆衿珮鏘鏘爍如星羅煦若春暘於論鼓鐘於樂宮墻
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莫不舉手加額祝
皇壽以無疆猗與休哉爰在三五重道崇儒粤我
祖宗文教緝熙喜曠典之復覩見從官之威儀章縫增氣自
上作之倡舜敬應風行化馳始自畿甸達于華夷朱崖鐵勒負
笈如歸璧彼設的射者競趨昇漢帝與唐宗空拜老而增含猗
壁水之湯湯照鳶旂之于邁俊乂咸造　謨訓遹新僉曰休哉
天子作人鉅礼告竣
綸音申勵　六龍旋軫千騎迴旆遵
輦道以言復

非目擊橋門之盛不能形容此

音律鏗鈞詩致斐亹

垂衣裳而致治。迄四時之絃誦。抱五雲之佳氣。家禮樂而戶詩書。披煙霞而偃燧燧。抽毫作賦。光于世世。亂曰。壁流縈迴。環宮墻兮。棫樸敷文。育羣良兮。翠華蒞止。師道光兮。肅雍展謁。黃壁張兮。聖有謨訓。炳琳琅兮。昭回雲漢。為天章兮。青衿咸奮。佩無忘兮。戢戢載橐。肆陳常兮。沛然德教。軼陶唐兮。

經筵賦 陸壽 戊辰館試 宥吾心一貫

於鑠帝命。睠茲皇明。奄宅區而握符。歷重熙而亨昇平。明明我后。應時哉靈。既虔已而執契。復垂衣而穆清。渴想聖學之重。承聖歟之定精。春秋治安。象天健行。考辟雍之舊典。流閟宮之嘉聲。受四方之圖籍。來八荒之王庭。然猶嫌其未聖。憗謂若傷。托羣后以勵。蒞臣寮之茫茫。虛襟下問。謙讓未遑。曙可以俾予一人。庶幾哉寵之四方。于是大宗伯進曰。臣聞王治無極。非天地所昭。王學無息。非聖學所包。是以學戒居諸。道在窮甚。炎帝啟聖于悉諸。軒皇籍覽于大撓。顓頊降誠于夷父。高辛隆禮于伯招。放勳明德于伊壽。重華舍己于箕由。虞夬顯而如。德昌伊摯。尊而一統遇。緝熙止而文命新。丹書戒而武功高。道格天則帝鑒朗。法施民則皇靈饒。大哉聖哲。垂萬世。灼竹帛。寔云厥惟可徵。若乃漢帝表章。張孔李桓貢其忠。唐皇廷禮。徐賀褚馬獻其程。濟濟儒師。鳴佩于天祿石渠典冊之府。祁祁俊髦。揖讓于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莫不推校圖秘。裨益睿明。至于奎麗緯而闡曜。爽舉賢宋異。聖有說書殿以崇政。游暇日以典墳。動至尊之觀聽。此六一代之偉制。千載之良鏡也。巍巍聖祖。穆穆性靈。體天合照。則地立極。神矚不慮而遍舉。徵猷默運而崇勤。然且投弋講藝。崇儒創則。羅名生弋。鴻客談古文。論疊冊文華。御而聖訓。廣白虎論而睿學。殖雖無資于溟岱。豈捐弃乎塵滴。是時也學無常師。講無定式。惟暇日之是競。雖夙夜而靡息。迨我英廟著為定儀。睠彼文華。爰秘鸞輿。陳甲觀之琬琰。表河洛之圖書。備典該聖。遜禮崇儒。

以上述歷代之學俊逸揚妙品

文章白虎俱段名

經定之儀起于英宗九齡嗣位未遑出

開其欄延禮儀則揚士奇特定之也

錡張經延之儀若遊帝庭而聆韵天賍心洞自

按經延儀注侯伯一人貿將軍侍衛即行謂魚

聖聖相承鑾鑰紓徐故累葉乃懿于無彊而重光起燭于乾嶽

寶人主之至樂亦王道之永圖宜率舊章用昭皇熙於是

天子改容粲然色笑勅禮御以儀陳命羲和以告吉帝暮宵懸

瑤宮夙掃淨几張而繼塵絕賓冊函而榮光耀禀述作之徵明

極儒紳之妙選是日也

天子乃冠翊善之冠衣袞龍之衣辨色而視朝向明而聽治數

奏既終升輿執綏方明前道昌寓後隨紛龍鳳之羽蓋揚日月

之文旂徹鐘鼓而不御斥廣樂而無移首經緯而徑邁躡蓬山

之依稀嘉雲藹乎其回旋

聖容穆焉其葉微竟趨舜步禹驟湯馳爰升法座撫南面而紼

縉時三后八蕃銜集容與而交進群工庶尹委蛇雜起而蹌翔

金貂玉珥虎賁郎將之官魚麗而雁行麗正集賢道術博聞之

皇明書虞雁行者也翰林春等國子請官進謂卿所服松游也儀者給御史各事中侍一員所儀即隨謂象者宿列禮也司陳監官置經史門一員警所謂擊蔀禮長者也諸言官究御崇官其時宮

士麟遊而鳳儀前則柱後惠文象簡而霜列後則關尹閽寺[illegible]

鐺而雲施于是司儀贊拜臚卿唱起登降肅穆訟折蹌濟紅雲

捧而興罩尊條風波而簾籠冀端香凝霧而糺紛瑤席射日而

獻壽左史捧瓊編而敬展則星辰燦而玄紀章右史擘牙籤而

進讀遂琳瑯傾而大寶理天聽竦而羣喙息聖奧呈而千載啓

鴻碩展生平之懷齋戒出夙夜之貯訓六經談衆史氣諧八音

聲中六律敦崇哲業展睟宏軌書標七觀詩列四始五經正戴

氏之綱十翼張孔門之矩洞性靈之奧突極鄒魯之骨髓神何

由降明何由示帝有所成王有所主黃虞興而慶珍來頤景承

其奚以辛癸起而煩祉集方俶擾之妄始豈非以欽翼者納祐

之門昏迷爲斂青之祉惟典學以始終實

聖皇之砥礪曰出王與游衍惟昊天之求似反覆乎治亂與亡

進講即所謂侍讀學用籤者也

此段一陳洋請進之書之獻沃養

此叙講畢賜宴光則設寺左宴于門順門宴理明郎

之道危微乎邪正淑慝之旨或正詞以標義或微言以示委或

據古以刺今或卽表而商畧黜百氏而不談會無詞之足取道

詭聖經者雖顯而必略言資世用者無纖而不舉蹴晉漢之統

批唐宋之序雖委瑣不足稱而毀鑒之伊邇濟言洞而宏墀應

芳潤敷而太液彌腴詞薦而膏味忘逸韻流而樂音歇雖斯須

之入告迨于帝之隆侈拾微言于巳缺揣王道于將來于昊帝

慮岑寂灑灑洋洋聖躬靡斂顒顒昂昂蒼然視于無形渙然若

有所當儲精瞻慮淪聽疏明耳極重淵之厚目徹九顥之蒼晰

治亂之異珍炳聖賢之精神洞人鬼之奧旨達禮樂之微芒乃

眷弘謨豫懌不忘詔大官以錫膳命酒人以羅漿出內帑之文

幣徵司農之珍藏庭實千品醴酒數行度功而予計爵而觴昭

慈惠之燕衍誦既醉之遺章羣臣驩呼于闕下咸嘆聖學之重

光而

頒忘不見淨敵晉之通

氣家語

陛下方宵然深惟惕然靡遑蓋曰時者難得而易失學者難成

而易荒費者難合而易離心者難操而易亡井不以九仞而及

泉山不以一簣而成歷故時敏訓于伊衛而日新銘于成湯余

乃今知學之有益而將日務于自強也簡縟儀省煩文寒暑靡

間以求多聞推甲乙之帳汰瑰麗之陳恩加于蠉飛蠕動含生

之類情洽乎氷天桂海橫目之倫念躬行之惟艱待緝熙之初

分庶乎既臚糾虔彌親治典玉燭和命彤策書新此聖王貴學

文之大都所以超駕于皇羣也豈比夫辟雍明堂徒侈觀于圜

水品朱繪紫僅撫掌于凌雲者而已哉臣躬遘熙會侍詔金馬

之門敢獻頌曰於

皇惟烈文同軌通愛蘩暇日昭以懋功敷揚治

斷語
宏練

聖業。推揚帝鴻。玄黄嘖薄。洸元空侗。網羅上下。弥遐弗同。俗兹鴻典。漸陶素悰。傾心碩彦。天謨虛聰。抑詭抜正。撫絶揚豊。學古有獲。時惟乃雍。選文定篇。原本要終。一日一周。配登圜穹。橘神性理。飾躬正容。妟棄妓娛。逐除僮豪。惟危惟微。允執厥中。有丕者基。皇王並隆。日新又新。永垂無窮。

李閣師萬麓公許此作惟賦日尒此独推明君德忠荩可觀

燁螢火燁也

日方升賦 壬午科

肩吾沈一貫 少宰學士

繄大明之炳曜兮。旭三霱之輝煌。齊傣始昭於暘谷兮。暾其升乎扶桑。肅寅賓以瞻睎兮。洞真境而徜徉。晨雞彭羽而咿啞兮。金烏奮翮而飛翔。命羲和其攬御兮。詔馳晷於東皇。敻九霄之寥廓兮。控六螭而天行。麗其咸池初浴。渤澥汪洋。晃々幢々。涼々湯々。恍龍窟金輪之湧出。儼鮫宮火燄之飄揚。少焉升駕于曲阿之次。駐蹕于層泉之旬。漸晨睎以曈曨。覺曙霱之弥光。望舒促列宿以避景。啓明卑餘曜而妝芒。玉衡隱約其低度。瑶華慘淡而含章。陋燭龍斷炬之餘輝。眇紫燎燁照之微茫。乃若登乎桑野之通衢。臨乎衡陽之雲房。益烜々而赫々。愈暉々而煌々。乾坤為之開朗。宇宙為之揮揚。山岳錦霞而增輝。草木衣被而沾光。炎帝鞭景以驅馳。祝融捧馭而勗勤。浩々渺々。其勢方長而不可遏也。爍々奕々。其威方熾而莫敢當也。凜兮若后羿倪強而方張。沛兮若神禹疏九河而始決。其旬晷陽何暇于揮戈。夸父徒倚而彷徨。吁嗟乎彼日之方升兮。有類乎

君德之方剛。當春秋之鼎盛兮。淬

睿慮而精強。應穹昊以踐祚兮。繼大明而普照乎萬方。初出震以御宇兮。炳重離而臨八荒。效彼蒼而秉陽德兮。乃奮然獨攬乎乾綱。載道德以為之車兮。執礼義而為驂。翼々乎緝熙而媲美周文兮。駸々乎聖敬而日躋殷商。廣四目四聰。追重華之文明兮。何祲氛之能妨。斥譔諂嬖佞若翳霾之銷太陽兮。何暈珥之足傷。仁育若春暉之煥品彙兮。義正若秋暘之爍冰霜。礼樂備而天地官兮。治化隆而經緯彰。光四表以格上下兮。炳六符而奠玄黄。二氣和調兮。若雨若暘。百穀旅登兮。多稌多秔。麒麟

日君象也以日比君而諷諭意具見忠悃

負暄游苑兮感鳳朝陽而喈喈臻大道于栗陸兮登至治于炎黃羲

影方升意精細

君德之發軔兮在謨謀乎巖廊如天步之伊始兮厥有賴于明光象大明之初昇兮正未艾而不可量辭曰瞻彼日兮方戢方昌肆

君德兮彌進彌藏日之升兮天統祥

君繼照兮除明良宗社鞏固兮乾坤如岡宜民宜人兮俾壽俾康亶天道之與

君德兮亘萬古如一日而並照無疆

日方升賦 萬曆壬午館試　洪陽張位文湘學士

望舒月也 啓明星也

暘谷俱見淮南子

上天之載陰陽相推一元樞紐萬象昭回杳旭卉而英爽順晷度以往來彼晝夜之代謝若循環而迭催惟夫戒宿澄霽發光露輝望舒既匿啟明向微雞咿喔而必節鍾開隱而依稀魍[illegible]漏聲已[illegible]鄉曉之箭金門曙色甫辨入朝之衣于時晦昧盡歛虛暉正東瞳瞳朧朧緊運行而出震忽高懸以麗空望之儼然爰在扶桑之上即之可愛乃由嵎谷之中越彼海嶠升兆[illegible]宵金烏呈暉白駒強趫離曜溼輝而未普羲和弭節而方照杲矣朝陽共覩三觀之近旭然始呈奚誇一合之遙翁赫洶霍熠爍旁煌容光畢照與昇咸彰驅浮雲而散彩遵黃道以相羊擬諧形容如銅槃之出積窺其景耀若寶鏡之颺光連珠翕艴合璧靈瑩進進未已遲遲上征挹如飴之湛露報御苑之

夸父逐日者 小兒疑日之遠與近以質諸仲尼者也

新晴揚光熹微雖未極萬方之照春和爛朗已先增三界之明爾乃臨仙掌映龍樓搖雉尾下螭頭祥光潛蕩瑞氣光浮射綺疏而[illegible]萬戶凌瑤階而曛九游黃霓騰煇煖氣聿飄于式帳赤城生白炎光漸偏于皇州況大曉風披拂積靄清夷旋空朗象淑景輕移炫堯天之化育壯漢官之威儀載馳載驅豈嘆夸父之走或遠或近奚庸小兒之疑惟時后牧就列夔禹司宸傾葵麗采燦榆承輪睹溥天之杳瞭仰明德之維新如日之升咸仰皇輿之大就之如日共欽君表之仁嘗祥集景福同撫乾運憂日中納重輪之上瑞謝豐蔀之頹風[illegible]于陰而四表咸格勤日旰而覆盆畢融小臣作賦敢磬丹衷願與日以同久歷萬祀而無窮

扶姚郁有天雅鳴則許雅皆哆而日始升

曲雅　終奏

日方升賦

虹臺沈　位　修

觀夫太陽之為照舒佳氣於扶桑既踆踞以曈曈復光熒而蒼
蒼方則景於昧爽尚黯黮而無光俄火馭之乍臨忽登曦於四
方勢踴躍而直上出溟渤而騰裝驕馬不足以喻其疾爍金不
足以擬其光於是東方啓明司爟委燎朝露未晞輕霞來繞羲
和登御耀露呈杲仙掌纔臨漢宮初曉射金枝以輝煌映銀題
而縹渺朦朧開永夜之光焜燿臨幽谷之表天雞布派于雲衢
赤烏奮飛于黃道雖未大明于中天蓋已漸離于海嶠爾乃觀
之者心驚望之者心冲繫揆感而作歌生聯詠其間鍾遠揚輝
乎區寓近掩映乎房櫳爝火望明而自息露葵覩影而舒紅百
鵠向之而爭笑五芝榮之而暗叢喈喈鳴於文鳳皜皜燦於銅
龍赤羽乍臨而增彩長楓始旭而開葉陰霧必見現而聿消寒
氛以帶影而成虹氣曖曃而下燭又繽紛而飛空駕白駒于池
上泛金鏡于霄中當是時也淑氣晴暉瑞景朝闢幽堂與秘而
壼雖復道重深而烜赫將方升而未已非既中之必昃當陽無
所膚其戈夸父不繫而常赫故其炫燿也若大人離照之精明
其舒長也又似有室大鏡而方振蓋日者人君之象君者法天
之名易稱自昭書贊克明堯以光被而神聖舜以重華而守盈
吾將歌天保以上祝誦盤銘之又新

孫閣師賦磐公評桂樓翠悅昇閣公蒲賦之鹿而有則者

大雅不群

雝肅殿賦

茂仁沈自邠　撰

我
皇上躬神聖之至德撫盈成之丕基醲化曼衍荒愓清炎儼垂
裳於九五躋四海於雍熙猶且惕然靡寧穆乎思危乃有秘殿
屹兮崔嵬配紫薇而輔翼隆閶闔之宸居雲霞高護乎飛棟日
月絕經於兩楣玉葉競秀井蓮倒垂隆崛岉而千霄赫熠燁而
承曦若其朱軒宏敞綉栱參差左平右墄阿閣重階黃金映輝
乎璧璫文石設砌乎隱㢘匪高居而深拱爰緬想而興懷入璇
房之窈窕時恭默而心齋仰千載古人與偕爾乃錫雍肅之
嘉名憲緝熙之往聖依玉陛以亦糧揭金書而朗應於維文王
實基周命在宮在廟不以幽顯易心亦保亦臨不以隱微惰行
顯西土而光四方啟洪圖而膺新廣故奕世載其休聲而詩人
見於歌咏惟璇題赫奕其高標故往迹昭然而可鏡於是我
皇覽大義繹前聞既矚目而惕衷思媲美乎周文起居惟時收神
于獨照瞬息有養絕嗜欲之紛泉精禋于一念昭明德之薦亦
孜孜乎合夙夜而匪懈何待乎執圭璧與玄纁庶對揚乎祖考
奚晏安之足云若乃
萬幾之暇心閑神定御茲殿之崇深爰游心於清淨時旁覽乎
奏章或啚維乎庶政處宥密之中而不敢少康當清燕之時而
所作惟敬運大寶而無為守大中而至正想夫
王輅臨止秘閣峩峩撫五絃之琴奏南風之歌如春陽之煦物
如大道之無頗左圖右史博稽古今之籍仰觀俯察心諧天地
之和至若隱几而思兢兢業業防佚汰之或生保
基圖之煒燁雖　廣厦細旃之日處乃鼎雖之在睫猗文治之

眾善道節山圖天外三峰高奇呼應具之勝盡矣

寧陛由和致之允協孫皇德之同符貽芳規于後葉於都乎千百世之心源恍一堂之相接固已陋未央之修靡嗤長楊之游獵而循師戶牖之銘嚴時幾之敕命元輔以作箴儆御屏之左側以為敬不可忘和不可極陳之座右豈山明水秀之形容置之目前盡致治保邦之彝則由是至治臻太和塞八表安瀾六服承德含餔鼓腹興擊壤之謠物阜時康並華胥之國過祁鄗之卜年歷萬世而垂式惟茲殿之名堯配皇祚于千億

周館師敍菴公評 沉思郁詞力追揚馬 字字珠玉

郊禋賦 萬曆癸未館試

沈光祿德溥

伊方儀之博厚兮統元形而承天苞萬彙以函載兮德上配乎重玄維曜靈纏于陸南兮伯趙呼景風其應序帝將乘離而大報兮駕之方澤乎奠秬於是使馮相歷日兮司樂宿縣奉常傳戒兮掌次張氈秩宗條頌祇之書兮太宰總揚職之警警人共王邑之飾兮司膳奉繭栗之省帝服皮弁而誓戒兮又執蘭芳以發洛穆然淨齋心于宿設兮儼若瞻乎柔祇詔飛廉使清塵兮勅豐隆以灑道前望舒而後鉤陳兮益之以蚩尤其秉鑫司塗氾埽以新衢兮回焆耀而如星雞人呼晨以叫百官兮巾車應而鳴鈴於是升金軒兮撫天僕揚六鑾兮齊八騄旋蓋攀飛以雲浮兮大常膠膈以電燭扈帶鮫函兮旁轂六軍袀服兮騄行重英曲瑤命以赫兮雲罕激權火而納光騎轟轉騰而駢隱兮

淡思脈翩兜語横溢 自是新聲

夫何馭遺風而追電也倏胥霍而狐泰圻兮百靈蓋況縈兮紆奠也帝乃服大裘之雩煜兮秉鎮圭而如墳握鸞刀以啓膋兮奠黃琮以為儀櫝與繒進；彖色兮圭兩邸以從歎奏太蔟而歌應鍾兮又綴以咸池之舞琴瑟材之以空桑兮管孫竹而鼓靈鼓藁秸蒲以藉席兮薦菹醢以陶匏朝踐酌泛齊于尾甒兮宗伯摒而獻醴饋食申之以盎齊兮又亞以匏爵之醍次泛典醍其更獻兮歷沈齊而七之樂繽紛其迭奏兮恍焉萬乎在茲漢臺崛其獨隆兮瓏交疏而金耀鵲翔虞以迷影兮忽不知其酷肖析辟荔以為脯兮羅杜蘅以為粢紛吾既脩此芬芳兮泣瘞瑄而薦犧佇天孫于石閭兮呼海若乎巨壑起天吳與陽侯兮縶雲陽而偏索曰爾膚功之在民兮馨埏垓而胥懷予既奄有此廣輪兮茲用修報乎瘞埋眺濮鉛而盼祀栗兮延玗乎邸

絕妙好詞　並奏宮

國與泰遠。庶捎捎總總以來馨兮。鑒予心之繾綣。于是地垠開兮揚景煇。來八極兮臨方扉。飲明水之清泠兮。嘗黝牡之腯肥。祝融穆而肅侍兮。恍若萬仞龍蹤而干雲。靈脩詹以中停兮。又似乎重溟瀲灩而浴日。石鱗天橋兮團翠煙而率舞。稚鳳雛喈兮依清風而和律。瑞蜿蜒于越席兮。祥光熠乎金根。既薦哀而畢事兮。乃歛聆華而迴軒。樂既成兮神具佑。羣鶴留兮獲異獸。雲駿驖兮而滂沱。懋百福兮錫萬壽。辭曰。峩峩方丘。隱崑崙兮。羣禋嚴祀萬乘屯兮。衝牙鏘鎗泛大鐏兮。聖心穆穆。嚴邃密兮。樂奏八闋。地祇出兮。神光剡剡。福祿植兮。繩繩。千萬億兮。

郊禋賦

翼庭邵庶　庶吉士

閣館師徵菴公評　典雅莊重可獻之作　鋪張有序

維　皇御極十有二紀。湛恩龐洪。藝則夷。砥憲度。著明統。緒順理孚帝道而齊驅陶王猷而軼軌。宣

二祖之重光。襲

列聖之洵美。奉定省以統天經。儀雍肅以綏靈祇。庭充振鷺之侶。階漸鵷鴻之臣。戢武以征不德。敷仁以懷兆民。展采錯事。修禮百神。諸夏樂工。百蠻獻珍。蕩滌炎荒之焰。振清榆塞之塵。先時執事告于秩宗曰。時仲夏陰氣初逢。直方含弘。粤在北封。用昭舊典。報禮其恭。常伯入告炎帝司治。皋月之望。一陰甫至。爰賓協律。萬物聚萃。式展誠慤。就乃陰位。帝曰俞乎。朕其擧哉。戒飭羣司。各飭其齋。司空除泰圻之壇。金吾視堯陌之塗。春官獻頌祇之文。監膳陳藝禹之需。維時

典贍華麗當是力作　婉雅可挹

天子迴視卻聽。澄沖純白。淵默雷聲。宵旰蔬食。齋宿弗寧。泠泠氤氳。郁戒日妥。靈然後。金門曙。啓玉輅。晨馳虎賁。後衛龍驤。前駆雲煇。翠華之蓋。露拂丹斿之旗。鄙人纚纚而拱。極多士濟濟而承曦。爾其風伯效烟。清厥道兮。祝融執衡。潛厥燥兮。方澤戾止。乃躬禱兮穆穆肅肅。格穹昊兮。琮玉殷薦。從厥德兮。犢幣惟黃。純以色兮。儀尊疏布。朴以質兮。樿酌筦簟。素不忒兮。郁哉煥乎。地符精烈。酌以明信。達以芳飫。三事肅肅。而祼將百執兢兢。其陳列窈窕。絲竹其音。鏗鏘𩎟鼓。其節奏空桑之。如繹舞咸池而若綴三獻云闋。六變禮成。萬祇醉止。諸福攸呈。玉瘞牲𤰈。龍旋鳳轉。薰風偃草。以迎軺紅雲。獻岫而隨輦。山呼增煇兮。蕭葱飛動。含春兮婉孌。凝赤子之懽心。啓玄冥之戩善。百祀欽修兮。咸妥兩宮長壽兮。天隲阜民返始兮。上儀丕業昭垂兮。紹述靡滑

秀英
有則

廟之嚴頌揚謹德之芳蹈搵典引之弘規揚
皇仁之優沃乱曰虞始類禋儀制章兮用配祖考思用光兮汾
陰鄜畤戾厥常兮坤宮介礼贖弗臧兮聖謨定矩邁前王兮漢
典備舉繁文
皇兮默導群靈達馨香兮多集純嘏迓禎祥兮
聖壽千億祚無疆兮

萬寶告成賦 閣試

蕭雲舉 允升 檢討

鄭司成宇公許

詞軼抗雲文齊漢魏農家樂事擯溢楷閣

夫惟朱明拜節長庚耀芒蓐收軍令金帝持綱涼風載于西商清露隕于高蒼肆蟋蟀之潛處紛鴻鴈以南翔雜墜葉兮驟屑澔微波兮渺茫予乃洄觀元化派覽四荒寫荔服于湘渚敞而車于柴桑捉跡乎明農之野寓目乎登稼之場維時百穀紛紜稿人奔走倉箱駢羅綺千先後均萬井之色咲騷百室其相守善銍刈而藏之書之國史乎曰大有有父老倚杖來前曰融融乎熙熙乎此鄙人所為終年服力而旦暮告休也予適然曰噫嘻爾父老殆湛於所樂而未曙所繇者耶方今

歸功聖君足稱善頌

聖明撫運宵旰惟憂罔敢即康民瘼允求祝融專戒屏翳承道揚晴氛于九徼將播青于千疇爰居舜寢爰禱園丘百僚祗慎六事殫修天獄遍啓通臣見收豈雲漢之為儷庶桑林乎可侔

豐隆雷神號屏翳俱屏雨神

帝閽垂睇乎天閑巫咸歷閱乎神州豐隆鏗訇砰磕以來下號屏翳霑濡滂沛而湧流轉旋雨暘以泊有秋于是重穋芊與苕穎畢發螟螣罔侵堅好斯茁九土用均三時靡奪芃焦心于雜草之期而鼓朴於肅霜之月若夫屠耆咫尺王畿千里扶風西廻

此言王家

馮翊東峙納秸納秷納粟納米載納之總各惟遠邇用實簠簋芳薌薦上縮酌言洗匕鬯嘉言隘十莖之垂垂畢九穗之纚纚神明饗之謂嘉德罔違空爾孫子也又若徹侯朱邸上公華轂

此言百官

思皇多士列辟尾牧錫圭瓚予侯[illegible]勛于公輔展原思之貞廣晏嬰之粟莫不仰彼仁孝脩修親睦[illegible]大夫頌之謂豐年穰穰受天百祿也又若屋邑鱗轃保聚芊綿遺秉滯穗甫田大

此言萬民

田興吟度曲炊調割鮮絕吽吏之煩響悅親知之話言忠為好我樂以永年庶人戴之謂立然蒸民受祿于天也又若緝[illegible]

此言外意

太平景象毫端寫入

余亦冷然

骨鯁齒貫胸伏軾望星操艫占風奇琛異璧明珠大弓居岡時日及于會同則見天子致孝寢廟修禮辟雍主鬯攸虔黍稷是崇方且焚前殿之珍裘却西域之飛駿異族化之謂天子有道瑞以年豐也今子道逢泰熙之時沐浴聖明之德喜終歲之甫休忘九重之霈澤其猶康衢之民何有于帝力也哉父老投杖而謝曰微子之教幾同草木間共榮瘁飲河海忘其本源矣遂相與奮袂而歌曰世運啓兮聖主垂至仁兮萬方成穡事兮相将歲復歲兮樂康

述志賦 萬曆乙丑閣試

周望陶望齡 探花

許閣師穎陽公評精采煥發才調悠揚珍玩再三不忍釋手

是賦蜀錦經緯有緒

氣至雲耀勢不可遏

此述志子相如張禹三子皆非

維東陽之奧區兮曰無餘之舊都紓川巖之清淑兮翳靈哲之所廬遡余系之云邈兮玄胄紹于陶唐羙厥土而安宅兮聲德里而允臧伊余躬之孔辰兮值先烈其猶未墜嗟荏弱之瞀惑兮悄顇顇而鮮惠踰跬迹而已却兮望敦丘而循蹟器與時而多遷兮材絀志而弗信雖矜容而好飾兮終歷齒而齟唇長不譽于州部兮紡鮮聞于鄉曲託微寄于藤湘兮敫畢棲而自局發蒼水之閟藏兮歷往哲之遺蹤要闡史于崇椒兮問幽人于湖曲儵憑噫而起踔兮覽皇運之休嘉爰布蓍而假筮兮曰利賓乎王家竦脩鋏以俶裝兮紛長佩之瑳瑳遵天衢而遠濔兮去下里之喧嘈嗼翾飛之弱翰兮星彌天乎網羅鐘鏗鏘而騑禽兮軒儐紛乎寵鶴麏麃係于車箱兮遂踉蹌而高躍魂征營而惝怳兮聊撫心而戢志維永明之峻密兮列椒蘭以為植摯大雅之惇誨兮振華纓而來旄翱翔白玉之館兮偃宿青綺之被花茸茸而鎖院兮草業業而為臺凌玉清而溯紫虛兮況方丈之與蓬萊膺恩重而身輕兮若擷鼇而麐祈將沈處而浮居兮非余心之所善羣朱儒以爭飽兮入金門而逃世倚優笑而贊進兮競周容之泄泄雖依隱而諷諫兮信流鼠之云翳吾丘興于格五兮終又媚之以長纓馬工文而鉅麗兮羌長懲而勸淫禹橫經而作師兮紛彬彬于鞶帨辟數子于大道兮何異于頡棲之瞀荒抱前脩之遺則兮求賢聖之所經汨余懷之靡及兮耿申旦而未寧聊假寐而宴息兮發六候于精誠游浮虛之為寂兮余夢適于羽民之國忽衝飈來余御兮八垂天之健翼歷巫辰而上掠兮扃太乙之所處命巾車以為軾兮教容與而

千煉成句百煉成字

蟬蛻雲調騷選逞思

湧雁浮莫容清審軍天僊

揖予閽道辟以離究兮闞梁岸其可度涉五潢而止舍兮九旒縯以先路蹐天苑之閒曠兮倚旄頭而遥矚憤貪狼之慓狡兮夫何封豕之咆勃吾令白虎主伐兮鞭列缺以舉燧虞豐隆之我欺兮逞壘壁而左次揮天桴兮擊河鼓威弧奮兮玄戈孔武欲往徂兮余無馬時甚良兮日吉余將遊兮營之室乘雲兮高騤觀八穀兮駝天倉信匏瓜之不食兮何牽牛之服箱心侘傺而弗舒兮逢巫咸之來謁指閶闔其非遥兮靈瑣開而未閉時冉、而易邁兮羌何為兮陸沉匪帝閽之我禦兮紫宮崟崿娟紆鬱而嚴深眄開陽而少甜兮聞嘈、之廣樂方趦趄而欲進兮忽魂開而形枯整容儀以惟憶兮診靈夢而狐疑聞達人之大覺兮願順風而占之曰道無畛兮物有方小不可與謀大兮短不可與汲長彼偉人之極皆兮奚足以睇乎喬嶽騫鯤鵬而遐佚兮詎僉謀于蜩鸒皆放勳之峻烈兮巢乃菅其弗清維貞觀之旁薄兮杞櫢、而憂傾固小夫之狷隘兮塞多懷而好誹彼大道之孔真兮乃偶時而委已棲澹泊以為廬兮遊逍遥以為庭綜貞固之修檽兮抗仁義之華甍仰块軋以陶化兮固于何而不有所貴哲人之純德兮亦損美而去醜蘭蒻芳于幽崖兮亮騂滋乎蕭父不尠敎于封丘兮瘵旌象而稱大罈匪纂以統時兮膏匪焚而邀名不近名以立辟兮固賢聖之所佩重曰撫躬廸訓心所蹠兮維德之宅勿陁靡兮外適常足内亹、兮脩身繕性事君子兮委命勿二惟所使兮

王閣師對南公許醲郁沉浸蓋浮之于博洽者

述志賦 萬曆己丑閣試

昭素黄輝 庶吉士 ...

夫何泰始之龐眛兮遂華化而至今世湎、其相勝兮及頹波之汩湣邈來兹其焉往兮撫昔、而不任嗟上下古今之無窮兮予在四之中央老冉、而待人兮懷鬱、而婁更憶在鄙而若昨兮觸陳械而慨忼何休貞之艱遘兮盼屯否其牙傾古之人今皆安如兮亶山川盤錯而無恙試登臨兮金臺耶騁望兮崔嵬鬱積森兮乍谽劃涼飈兮徐來鳴蜩抱葉兮鴻鴈爭飛林瑟、以甫歎兮露湛、而為幾四嵺廓而無倚兮中怊悵而若遺氣紆軫而不舒兮長太息以掩涕望八極甚茫茫兮哀民萌之勤瘁旦閔、以明農兮矧穡夫之望歲遐水旱之孔仍兮室縣磬而仳離應龍女魃狎為政兮雖堯湯其柰何羌量迹以咨責兮曾不敢乎自貫曰四海皆予身兮懼庶徵之易訛昔軒后之純粹兮猶蚩尤之七十戰也犬羊不可與群兮宜裔土之是竄也惟猾夏以千紀兮匪大刑之所貫也誠服厚其不足喜兮恐生心而重患也彼有周之宣后兮赫然中興美翩翩而脱簪兮女禍串、以善淫爍車攻之徒古兮忽姜戎詬而敗成惟宴安之不可懷兮自古雖其有終儆内憂之多方兮何外患之足懲感盛衰于凛秋兮陰氣壯而攻膺獨悇憛而誰語兮焉決眛而舒情將曠然以輕舉兮遠遊覌乎九阬考元吉於文君兮簡良辰而儆㾴陽未、以鑒形兮風飄、而應瑤御太極以為與兮聊翱校乎陰陽二紀奚其淩背兮五綵越而請張嶽靈川后驕蹇而失戢兮酒星淋酾而披猖箕畢撇惘而失好兮八穀羅戚而亡精貫索纓以糺紛兮七公却而自藏旄昴奚為主胡兮恣街北以弄兵安用太山之桓、兮不蝕月以揚光天駟靡、

照海侍人京可經于素……

而褰步兮煩彎策於王良泗何爲而淪咼兮使弗若雜人而貴
行景瑞騶騶其何所兮妖菲淩偶而縱橫鞠億兆其顛顙兮豈
司命之所慶試靈脩以代對兮乃退谷而詞窮九閼莪莪不可
徑造兮虎豹信信而肆抗徒愊億以衡嘶兮雖畢詞以誰聽攬
修轡以迷津兮顛芈縣而惆慄謊含欷而增愁兮惄旦飢而復
噎佃昭質以自鏡兮恐流光之見迫閑至言之放悲兮異仙夫
之可偕襲氣毋于中夜兮谿氛穢之孔蠲召巫咸使采藥兮玉
英燦而陸離收至精于澹泊兮靈根固而不衰匪年歲之足貪
兮將永從予之所謀重曰練予真兮首清路躋先民兮烱自顧
遵夷軌其虞躡兮何傛徑之足步務響象之偶然兮非聖哲之
預慮省譽殃而自勑兮炳醇和而中固亘宇宙以獨存兮胥得
喪其奚與庶長轡之不頗兮幸無乖於斯恭

日重光賦　　昭素黃輝仲傑

天無二日瑞有重光鬱赤文兮內溢艷丹霞兮外颺儼醇精而
圜抱屬盛魄以旁張眷一体之分氣遂合彩而爲章彬璘兮鬱
儀娥暎掩抑艷艷詔韶祥旦旦重華差足徵于俊帝維維兩作
良有取于庖皇爾其露幄晨飛星繩漏轉隱瑤圃兮乍還出金
門兮甫鍊烏連嬉以暘谷龍扶光而服纓雖若盤以凉凉已輔
規而電電逮乎溫源謝浴典　　臊睎羣陰吞霜積陽吐霏散方
宮之淑景習圓羅以曾暉遝十煇之田惑薄三素以希微若乃
晷側銜陽圭游昆吾中崇蓋而交景屬利眼以分矑何兩珥之
足擬即四彗其猶殊紛綸兮匪衆榛之繞轂煒燁兮宰群焰之
隨珠于是黃道揚旌赤標安轡偶豐明以再中繼離照而不易
氣獨穠乎丹甒精悅承于火燧三千里之圓徑蔭貫連環十六
所之周驅文弥決驟原夫陽宗積耀天統合貞惟陽也故寔而
善滿惟滿也故仁以生明月鏡猶資其代照星芒亦賴以繁生
即尔重光之外廓弥知純体之內盈故其精精似青翼翼似黑
煌煌赤縞光无定色雖首列于三精寔演華于太極矧化国兮
舒陰郁丙明兮偏得于斯時也穷棄霞錯細柳烟銷上合湯泉
可失沃焦百昌仰萇八表蒙照弥氣之白虹望形潜匿土精之
黃爵應兆飄飄雖復桂闕輪重榆蹊珠系蕭丘千成龍燭万重
吳羽然郊楚萍沸水无異山熠燿以矜幽城爝增而續晷曾光
晶之靡倫何奇複之足理盖聞南面維離東朝象日光少爲適
光重爲陽史以太平而紀宣傳謂明王之見吉叠旦則高閶頌
是發藻則陸机演悉彼宗祀之歆壽徒導欲乎乾封緊水平之
歌德亦宏度其未逢孰与明明之盛世行瞻杲杲之

儲空甘淵叶夢于娵訾銀牓懸瑞于岱宗苟濯髮晞身幸可瞻于玉檻孰不葵傾雀向企錫羡乎銅龍

日重光賦

子正馮有經　編修

伊曜靈之騰烈爓萬類而無垠體乾文以迅運揭離火以文明炳爓龍之燦灼奮踆烏之成神侔元聖而緯天標異質以示珍時也宸宇廓清景氣澄霽晨光發其熹微長空歛其纖翳浴咸池於天末拂若木於海裔蔚圓規以成章抱重光之綺麗煥羲車以轉妍映彤庭而逾媚爾乃聚熖成珠攢創成輪霍燫閃爍霄朗璘珣上烘煌以布景下斐亹而競文熒光燭乎四表韜輝達乎五雲但覩其虛明內涵光華外映一體雙形同輝並瑩既環外而若衛亦居中而若孕合小大以錯景混表裏以揚光焜煌煌其齊照煒燁燁以俱翔抱金輪而錯出紛煥彩以搖芒若乃臨紫宸而朗曜輾碧落以遄征郁曈朧兮玉樹晰璀璨兮金莖發華葩而不定若綺組之相成爭離披而晃爌疊陵乱而相嬰聯遐邇以明媚知中外之晶熒羲和方弭節而眴目離朱亦惝恍而喪精炳矣璧運光若珥抱既搖彩於層楹又旁燭乎奧突盛嘅賛于齊臣声歆登于漢廟絢五色之渥彩偕九光之赤霞清塵氛于海宇潦烟霧乎王家明道而幽潔靡隱照臨而悠久无涯占神光之有宰洵玄化之匪差於是靈臺考徵大史披策稽禎祥于籙畐登休瑞于紀牒僉曰日象大君亦表陽德出震位以方融歷離宮而炫色允元良之真符彰繼体之攸責縁

夫

聖人有子大德格天前星助曜于帝座東君呈瑞于上玄東燭海澨西燦河源南燿朱垠北鑒幽荒莫不驚明珠之無燭仰金鏡之重懸彼垂異者或駭睬于白虹而降祲者亦蒿目于赤烏寧似集六璃之休禎占十輝之嘉兆允矣陋再中于漢文同象

德于少昊播謌声于管弦流芳潤于辞藻者也

帝曰都哉荷天之休眷玆寵命何德以酬於是渙綸音下明詔

建青宮餙蒼較隆鴻名正徽號延耆英講豫教彰天心之与子

明一人之維肖凡夫天所覆日所照莫不視頌歡呼欣忭踉躍

慶朱義之非昊仰大明之継照臨萬户以皆春射千門而常暘

乃擊壤而為日重光之歌歌曰天無二日兮瑞有重光運叶千

年兮華符舜祥重離出震兮齊聖我

皇君有哲嗣兮維民之慶斯不尔登宏三五媲美皇軒固洪畣

于有永衍國祚于无疆者哉重曰維日重華光昭爛兮輪囷抱

載雲霞燦兮焜煸煜爚靡不眗兮黼儀呈瑞皇天眷兮鸞明出

治曆維萬兮燁燁重離時方旦兮身依末光在霄漢兮曦陽是

傾葵藿願兮

宋李士潛溪公評：質直獻箴萬世美談華川継作規誠挺之宣後之帝皇視爲藥石格言

下武盛恩蘭朝盈詩

常典夫子正衣冠明以訓垂之訓戒重

懇切

詞嚴義正

剴切

箴集

續丹扆箴有序　　于充王　稗忠文公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立言措詞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救君於失得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猶乏剴切君子病焉稗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扆六箴

右宵衣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正服箴

維袞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王衣示侈商祚以亡佑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軌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惇史

右罷獻箴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却馬焚裘為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尭禹

右納誨箴

臣言觸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惟尭舜芻蕘猶采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变

審之察之貴乎甑斷泰斯豈訐唐杞非諫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危唐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覩堅氷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始濫觴惡過無少雖小勿將積之久矣宗社覆亡

右謹微箴

語斷初閑

六有箴

肩吾沈一貫少宰李士

余讀張子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斯六言者以自省焉乎媿哉久矣予靈之汨于物也乃有是箴

昔在上帝授于太靈既型既淬函之以形不虛鑄有神則凝出鬼入帝吐清噏寧曰予之神為世作楨寅寅者何乃肆馮淩剔以戈鋋穢以膻腥峻宇雕墻墜神于氷置山彌野轅神于乘反道敗德以殘厥生亦有世儒或焉梢微索之茫茫寄之怦怦出入無鄉与物相攖同歸若墜愁予紫庭吉人維何吐詞為經神之聽之則莫敢不承吉人維何履絇載繩釆齊四夏和鸞鏘鳴歲斯邁而月斯征終日乾乾寸陰是兢以迪宵寐以察以徵侯神出入雖夜必興勿謂無何維神孔明曾是一瞬云胡勿誠勿謂無幾與化齊宗曾是一息而喪厥刑律中度絜外彪中弸煌煌宸居㧞㧞帝紘以綏厥神与天無傾神往無扃神來無迎象衛森嚴遨遊太清伊于所欣翼翼矜矜進墜非遙左實與名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寂兮寞兮神之宅清兮静兮神之庭小子不敏敢敬斯盟

漢續中不妨純白是盾有其丈者

閒比承蜩巧同削鐻

季朗師　石翁嚴公　祭

風雲之琳之子謂下而于矣　思可御中詩外

敬天勤民箴有序　戊辰館

屠吾沈一貫少宰李

臣惟帝王御一統之輿圖，撫四方之貢享，所以上承天心，下合人心而化理。以億萬年無疆之休，任至重也。故與天合德則景命新，與民同好則泰和布而歡心合，感應之機不可誣已。恭惟我

皇上體粹合和，履酷怀茂，建道德以為極，章仁義以為威，躬攬萬幾，孜孜聽納，其于民可謂已勤矣。通者祇祀郊社，肅將明禋，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其于天可謂已敬矣。然而天心之仁愛未已，而四海之望治彌切，凡在臣工罔不震動思效，而未有當也。臣竊惟君之于天，有子道焉；而其于民，有父道焉。子之事父至親也，恃親而玩，則向之慈父安知不為嚴君也；父之有子至恩也，恩而有闕，則向之愛息安知不為驕子也。故

聖人之君感天人協應之微，推中和位育之理，竭祇慄于上帝，飭紀法于朝廷。明祇之誠，非以駿奔而出也，即深宮窅窔之中而已嚴矣；體臨之愛，非以臨馭而加也，即淵微獨運之時而已篤矣。夫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乾效其祥，坤發其靈，民物訢訢，四夷來庭，而篤純祐于無窮也。昔聞湯敬日躋，猶銘盤以自滌；武德燃建，亦箴牖而得師。敢綴蕪辭，仰塵睿聽，蓋末流無裨于溟渤，而太山不讓乎土壤，則雖貢自野人，亦可誦之瞽史矣。臣敢昧死獻敬天勤民箴一首。箴曰：

天祐下民，作之君師。握持大寶，令行如馳。外馭八荒，內牧九域。日照月臨，罔不共職。匪民有私，匪天有親。德配彼蒼，澤闓下民。配蒼維何？曰惟

言恢而　深樸而廣　深思

皇畏顧諟，罔僭夙興夜寐。澤民惟何？詢民之瘼，一夫怨嗟。自豫樂匪獨郊禘，穆穆嚴趨，觸然後敬，中心已渝，匪惟報取。兢兢若朽，感然後勤，勤何能久？潭潭深宮，勿謂胡視，天視孔明，如炬斯熾。穴穴中禁，豈曰無聞，天聽有赫，若何云云。肆惟

聖皇，敬天之命，奉天忠民，無微弗敬。古之敬民，所以敬天，自民視聽，敢云不然。冕旒蔽目，目周天壤；黈纊塞耳，耳藏群響。巍巍放勳，今古至理，宠厥所操，欽明而已。虞戒逸樂，夏訓風衍，虎賁綴衣，周之常弦。雖有盛德，泛諫斯聖，雖有芻蕘，賢于故收。不辭謗謗，用讚

皇輿。小臣獻箴，敢告周廬。

王太傅爲石公評：序勤懇明之剴，成篇嚴要，盛之名言，而折衷以炳唐虞德鴻烈于往近，採擇于來[illegible]矣。

致治保邦箴有序（萬曆丁丑館試）

李海顧紹芳（右贊善編修）

臣聞遠而不可測者天也，變而不可常者幾也，往而不可留者時也。蓋亂與治爲禍與福倚，自古記之矣。在昔盛帝顯王，履泰山四維之勢，而視若累棊；據苞桑萬世之安，而惕若朝露。是故虞舜納戒于怠荒，周成受訓于無逸，彼豈樂爲是私憂過計哉？以爲未亂而治其亂，其亂可長弭也；未危而保其危，其危可長遠也。是所以保世滋大之術也。自後人主長于深宮之中，平居闕于保傅之教，而一旦奄有先人之成業，臣妾億兆，遂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基也。于是湛逸樂而忽艱難，玩細娛而忘大患，宗社之患日滋月長而不自覺悟，陵夷至于土崩瓦解，乃始倉皇四顧，冀一日之小康不可得矣。夫哲王以其私憂過計成其終之無憂，庸主以其泰然不憂而其憂遂至于不可救，然則致治保邦之道亦略可觀已。方今我

行之一字，性中之艱，近世主之病。

皇上明德漸被海宇，外至蠻夷戎狄，靡不舉踵嚮風，慕義治安之迹，可謂千載一遇矣。雖然，愚者覩其形，智者覩其理，事固有傷于所恃者，治不與亂期而亂至，安不與危期而危至，則恃之謂也。彼虞舜周成豈其怠荒佚樂之從，以階亂釀禍者？然伯益周公猶諄諄獻規，而兩主斂容受之，蓋先事而戒，固哲王之令圖，而亦藎臣之極慮也。則夫審幾凝命以綿我

國家有道之長，非

皇上今日之所當兢兢者哉。臣不佞，竊慕二臣之志，欲本尚書周官之義，爲致治保邦箴以獻，冀以螢爝之微，增輝日月，此亦瞽史之遺意耳。其詞曰：

病[illegible]查壁之章，多世保煜之筆。

維天立君，民牧是司，假以靈爽，享以純禧，有赫在上，胡君[illegible]私厥命，靡常惟德之歸。命集則昌，命墜則危，繫若千鈞，判若一絲。集之維何，迨兆其時，時過而謀，卒莫可治。如疾斯痼，鍼灸奚追；如水斯決，葦蕭安施。方燠念寒，方飽念飢，惟昔作感，昌以異斯。虞德休明，怠荒陳詞；周成敬止，無逸以規。千古明聖，合若塤篪。道降世遷，彼昏罔知，時適小康，湛湎以嬉，納彼諂言，諱聞嗟咨，不降階序，天命潛移，洎乎發難，噬臍徒悲。煌煌殷鑒，亦孔之垂，疇其嗣與，胡弗爾思。於鑠我

陳後世弗戒之炯。

皇奕奕，英姿質亶，齊聖學敦，緝熙德漸，羣生道洽，九夷薄海，內外穆如，清飈俛仰，百代實惟，昌期惜時，保終釋此，何爲毋侈，重譯崇我，明威毋矜，阜康恫我，流離毋謂，業成平者，易陂毋謂，學成素者，易緇新以，又新念茲，在茲昭昭，勿惰冥冥，勿欺迓彼，景命鞏我，丕基億萬，斯年永永，保之非惟，保之又申，命之昊天，罔極與祚，配之小臣，作箴以彖，朦師

毋侈重譯以下，字字可當石鼎之座銘。

于宗伯先生評 語有頓挫意極委婉參明仁德可獻衮箴

昭仁殿箴 萬曆丁丑館試

用韞馮琦 諭德

皇穹好生。眷此四方。慮無司牧。乃樹皇王。皇膺乾命。代為子民。豈謂皇規。而不以仁。父母于子。載腹載育。何欲弗聚。何害弗去。於惟元后。曰民父母。皇之不仁。民將焉主。是以上聖。握乾宅心。慈仁豈惟夙夜孜孜。惓惟民討。布休德於區中。流湛恩乎四裔。勿謂粟陳貫朽。而可恣吾奢。夫何忍以一人之欲。而匱萬姓之家。勿謂師武臣力。而可耀吾兵。夫何忍以一人之威。而傷萬姓之生。勿謂年富而聲色可邇。一人之伐性。萬姓必因是而不得其理。勿謂智高而苛察可事。一人之用目。萬姓必因是而莫知所避。彼民我戴。命于我依。惠之不浸。民胡心歸。矧是元德。本我天和。拂民猶可。拂心謂何。昔在巨唐。其仁則天。一民饑。曰我遺之饑。一民寒。曰我授之寒。茅茨不剪。樸桷不斲。曰惟以天下之樂為樂。朝咨四岳。野問下民。曰惟以天下之明為明。當斯時也。九族既睦。萬邦咸雍。仁德孔昭。為君道宗。我

皇帝武萬國咸服。欲大廓乎帝紘。貴樹德于宏覆。無曰匹夫莫予能圮。蒼蒼烝黎。誰非赤子。雖及跂蟻。真宰則同。一物失所。心能無忡。惟此生生。達於任聖。胡不完淳。捄于有政。無從欲而敗度。無狎邪而遠正。無貴異而賤用。無長詖而譽諱。財藏民以為富。兵止戈以為強。視重旒以為遠。刑畫冠以為祥。謳乎如春陽之煦。蕩乎如乾輿之蓋。植帝德于溫暹。厥皇澤于豐沛。民懷茲以不離。國基是以長泰。昔我

皇祖。秉持仁厚。曰我儀圖古。以儀我後。淳哉克心。鑠惟

皇鑑。祖言載赫。于何不監。嗚呼。暴不可逞。仁不可忘。暴勝仁者滅。仁勝暴者昌。華封三祝。天道憲章。與堯同符。千億皇皇。

敘語閎肆仁德並明

引祖訓至切

余太史幼峰公評 遠遠至言真獻替誡也

宵衣箴 萬曆癸未館試

嘉甫周應賓 編脩

明明天子。帝命是持。大統克艱。念茲在茲。下民曷常。或萃或離。威靈震耀。號風馳理。如盤石亂。如棼絲。控馭百辟。攬決萬幾。坐昭部屋。招來四夷。洞觀沈想。曰惟宵衣。宵衣若何。勤思靡息。易有鴻訓。朝乾夕惕。業業兢兢。哲后之[illegible]。緊昔文王。道如未覩。怙冒久安。尚存傷盡。彼昏不知。惛淫罔極。日逐壬人。復下漁色。嗜殺若焦。國量乎澤。用茲戒愼。惟懷永圖。何以篤祜。何以奠區。何以謗讟。何以睢盱。何以劾逆。何以[illegible]趨。百爾夏勤。不敢寧居。袞龍黼黻。非以為娛。中夜軫念。攬衣定哉。回游熙洽。一念勤渠。百千萬禩。從之弗渝。小臣敬聽。敢告在符。

余閣師同鼇公評：閒俊流暢，步驟迥異，足际作家。

宵衣箴 萬曆癸未館試　振鷺寰中立 庶吉士

皇皇大君，握符御寰。豈曰崇高，厥位惟艱。一日萬幾，匪君孰理。倦勤甫萌，治功斯圮。相古哲后，弗憚厥勞。庭燎問夜，雞鳴視朝。璇宮瓊宇，云胡不樂。寧思昧爽，而詢民瘼。酣歌恒舞，孰禁其躬。寧為待旦，而亮天工。卓彼芳規，較若鵠的。晏安鴆毒，自貽伊戚。曰勤曰怠，有替有隆。明明我后，其何適從。不見百辟，夙夜匪懈。矧曰辟王，而弗自勵。不見小民，好樂無荒。矧曰民上，而可即康。中夜惺惺，兢兢自勝。振衣以興，垂旒而聽。祖識地德，紀虔天刑。宣序民事，潔奉粢盛。庶績其凝，德施斯普。於斯萬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遹峻有聲。敢憑瞽御，以達玄黃。

余太史容衢公評：發明無逸之旨，令人快然。黼扆之上，因不可無此設論。

擬無逸殿箴 萬曆丙戌館試　成甫李敬美 檢討

惟天生民，惟民戴君。撫茲寰宇，統迺人群。民既可畏，天亦可親。惟敬厥德，化理以臻。繄明哲之肇興，咸兢業而匪懈。軫念乎閭閻之隱微，勤思乎職業之艱大。耽樂是從，逸豫是戒。弗以聲色荒，弗以遊盤敗。惟彼叔季之主，罔思堂構之艱。棄民瘼而不恤，置國事於罔聞。覆轍是鑒，鴆毒是安。咸弛情於禁掖，而縱欲于燕朋。在昔先聖，爰陳無逸。迪古哲王，罔淫於佚。載籍斯在，謀猷其陳。殷鑒不遠，若之何弗儆。睠茲秘殿，仰象天極。無逸斯名，古訓是式。顧顧名而思義，鑒成憲以無愆。警于心則義同几杖，觸于目則昭若韋弦。毋曰崇高，可恣侈肆。一念逸則天位之難持。毋曰平治，可即淫荒。一念逸則世治之難常。九州四海，民物蕃若。惟逸則穢，澤有時而弗擴。一日二日，機務紛然。惟逸則軌度有時而弗宣。夫神器難持，而君道易忒。既攷古以鑒今，亦朝兢而夕惕。可以塞違，可以昭德。小心翼翼，終日乾乾。若馭朽索，若防決川。夫然後民心孔固，天眷彌延，為能繼迪哲于四后，而享國祚于萬年。

坐秘殿而楯此箴，必有輒日壁心之助。

擬無逸殿箴 萬曆丙戌館試

伯典全天敍 編修

張太史王荊公評：詞極剴切句有頓挫陳之秩然可為明聖蓍龜矣

天生烝民乃作君師統馭九有綏懷四夷恭已以臨百辟凝神而斷萬機瞻帝命之有赫諗泰運之難持維書憲言克難厥后將保乂此邦家尚彌綸乎宇宙自古聖哲兢惕靡寧雖宵旰其未暇何閒澤之弗乎肆彼昏庸㤼淫罔極置理道于不聞何憂患之能息緊玆秘殿匪崇燕遊命名無逸取鑒殷周顧小民之親稼穡尚殫力於田疇矧大君之御寰宇可懈志于皇猷講惟勤渠無居寅畏勿以昭昭而飾勿以冥冥而廢禹絕儀狄恐滋濫觴漸百川而胼胝恒軫念於懷襄堯安茨土不治宮室命四岳而咨詢毋般受於巢窟畋漁馳意玩好移心紛黛伐性之斧鄭衛亡國之音卓然戒物累如探湯凛乎撫盈成如馭朽無以隱微而弛其防無以暇息而疎其守蓋惟無逸乃能逸而不息則可久勵爾志飭爾躬取法天行而罔替亦引天眷於無窮

勤學勵政箴 有序 萬曆己丑館試

怡素黃輝 庶吉士

王荊石公評：吞吐諧捷神氣最佳言如之後來居秀也

蓋聞於穆不已王者法焉故七政順布一元統天斯亦化工之勤施而至精之激勵也帝王順性孫動健配乾行丕襄玄暢之猷洞徹泰豢之理舍勤政勵學厥道無繇巳粤若懷棄之警先無逸以建標表究之藏佚有獲其邅軌後先一轍赫奕同声郎或睿想神謀英資天挺立決紫機之壅坐窮玄赧之微然瞻限夙究先物之思難徧情偏凡席兼人之智猶窮未有遺攬而辭居廢討索而冥契者也又況挨搆無窮悰舒任巳細娛一中遠屬頓忘自非日近疑承時親師保丹青典訓著蔡讜言易圖史以奉嚮役神情于禕翟以勤入者以愉出以勵始者以怠終則何以保萌蘗于十寒竟功緒于九仞哉且二帝之政不忘吁咈高宗之學猶念始終良以政易怠而難康學難益而易損我

皇上固已揭無逸于便殿廣有裝于四齋側寢家勿之勤思不厭盤盂之儆戒用敢抒思為勤政勵學箴一篇義取廄規情緣將美庶幾塵露少益高深云爾箴曰

皇建有極時乃乘乾乾惕伊何自强法天天工萬機明靈方寸維政與學身親志遜幾于聖巖匪康斯康時乎若流匪敏斯荒三朝維日五學維歲俾矣光圖明照必繼于以立政明堂肅雍風興夜監明目達聰錫用三德任用九兩二咸防杳七公理柱俯求民瘼仰法天衡罔游罔佚罔泼民生於以向學諏咨衢室有儼臨之鑒在往帙仔肩德行醇粹道真用志不雜乃凝于神緊政之勤與彼衡石兢業無為師在席緊學之勵與常布殊夜氣一復萬里昭蘇凡茲勤勵惟敵克勝彼昏怠而物交是聽惜陰斯禹待旦斯湯宴安階亂視彼後王毋或崇飲明德所討

規戒明切底有忠讜陳之款承可當藥石

治理至言

人亦有言，未卜其夜。毋或賤飾，怒御仆人。亦有言，怨豈在明。
毋耽貨色，寧濬是抱。人亦有言，不貪為寶。維攻資學，矩方規圓。
多聞建事，厥德罔愆。雖休勿休，無逸乃逸。完如金城，日慎一日。
乾綱獨攬，神柄靡移。忱恂日親，衆好自徵。勤乃精明，勵乃疆固。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小臣獻箴，工師誦焉。惟
帝念哉，戩穀萬年。

王荊石閣師公許

以勤政勸學本之無逸心可謂識厥要領矣

勤政勸學箴有序 萬曆丙戌

庶吉士 區大相

竊惟自昔三五之隆，必先政學。臣子之義，戩在箴規。是以明良
合而臯陶颺言，敬義勝而冊書進戒。故論政有要勤，論學尚協
勵。何則？純心者，政學之本也。以無逸之心立政，政乃勤；以無逸
之心務學，學乃勵。歷稽哲王，皆隆斯軌。一日二日無曠，惟精惟
一，允執政學之傳，所從來矣。盤盂著警，戶牖勤戒，箴銘之風，抑
又懋焉。至於大寶，丹宵衣無逸，代有作者，凡以鬯鴻化而光
主德也。臣伏覩
皇上踐祚以來，任賢求治，孜孜宮府，不怠重道崇儒，矻矻寒暑
靡暇，蓋十有七載如一日。其於政可謂勤，而學可謂勵矣。顧理
道廣博難窮也，德業淵微難竟也。矧夫政者難熙而易叢，學者
難進而易退。苟一念逸則貽鮮終之誚，一息逸則喪垂成之業。

許切恕正讀之令人悚息

臣乃推政學之原，究純心之義，爰制斯箴，俾省覽焉。箴曰：哲
王凝圖，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度天祗民，惟學與政。莫不
以罔念作狂，而克念作聖。繄惟乾行，自強不息。政學始終，
不遑暇食。當思創守之艱，罔敢慆淫之即。惟無逸乃有逸。雖不
聞而亦式。何以立政，其道在勤。無以怠荒而間皇仁。何以懋學，
其功貴勵。無以宴安而隳厥志。緬彼聖哲，兢業萬幾，天工允釐。
彼昏不知，則謂九重可樂，胡自勤苦。為緬彼顯王，枕籍篇章，日
月就將。彼庸弗悟，則謂五位至安，胡以不自康。毋曰細娛無傷
吾政，恐以細娛而殘生靈之命。毋曰玩愒無損吾學，恐以玩愒
而蔽幾微之覺。嗚呼，欲不可縱，時不可失。殷憂啓聖，佚豫召亡。
彼秦氏之衡石，與隋室之傳餐，徒為叢脞，奚取圖難。允為帝王
之德，有嚴有翼。微臣獻箴，用贊丕績。

周館師敘菴公評
銘意甚大而文亦成章宋則參差錯不錄耳

銘集

座右銘 萬曆癸未館試

仲明葛曦 檢討

古有之學務遠大聖賢可為疇不願附青雲冀厥聲施抑知舜跖胥壤差以毫釐克念作聖從欲惟危爾其勵乃精殫乃思洒濯其心以辨所之為舜之徒與為跖之徒與爾能砥節勵行主善為師仁義忠信惟日孳孳無驕且吝無偏以陂無卒于忿無荒于嬉無局促于轅下而兼濟為量無分志于溫飽而不朽是期無粉飾于明廷而不愧屋漏無矯偽于人為而可與天知是則士君子大夫之懿行謂之人綱人紀誰曰不宜綱常爾植名教爾裨茲其為舜之徒與爾生于是不虧若乃棄善如脫嗜利如飴矯激睢盱脂韋詭隨閃鑠機械輪囷離奇為鬼為蜮所弛不羈是謂敗名喪檢決裂藩籬人而無儀不如鼠之有皮斯非跖之徒與爾其為世之嗤爾生可為吁嗟嚴乎我銘在茲

閣師許評
非皆從事于心者不能言

原心亭銘 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 修撰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覩變幻皆君于心包絡乾符萬形攸始賁翕人倫百工咸紀游泳恬漠合体渾區乃卷乃舒與群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寸為鑪陶冶鉅曲誰拃道奎以窺妙門坐令壓滓涴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真斯悟曾參以濯顏氏殆庶一無能牢萬應常開靜也如蟄逕之若響莫知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徵觀妙敘為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許閣師 孫陽公評 工甚 仍奇

原心亭銘 萬曆己丑闈試

周望陶望齡 編脩

混儀未搆，寰府焉宅。天游邈矣，汗漫寥迥。無上誰君，匪來訛客。作聖曰睿，厥官惟思。秉禮斯制，體道云微。人之不揔，心是用違。不風而波，無脛而駛。睫未及動，再撫千里。幾之欲燎，疑之欲冰。忿不暇移，寒若倏更。小夫捷巧，辯士華言。俗之洄之，孰知其源。豈爾無歸，弱喪則惛。亦有哲人，思玄洗垢。生心索心，還有成行。虛之逾貫，合之逐剖。形馳影繫，誰執其咎。伊何原心，心無原所。以名斯亭，于焉託處。

許閣師 孫陽公評 銘深而晦 而古而奇

原心亭銘 萬曆己丑闈試

昭素黃輝 編脩

天則有日，人則有心。龐昧何始，厥有光明。物即無著，禮即無滿。照徹重淵，鑑若為厚。將哉嘉命，握我赤符。神不含力，黑與天洪。孰春孰兩，尚是方寸。出入惟機，鮮克自慎。莫蠢匪靈，介爾希微。如彼博道，二乘弓麗。安兮若止，良兮若泰宇。言言亦莫我沬。毖兮此亭，圖書是鄰。古人往兮，乃心則存。心如皎日，曠無宇宙。孰為先得，頑予多疚。灼彼陽葵，傾誠靡它。莫敢莫沃，自猜則那。不朽難獲，日復以月。我之懷矣，曷惟其悅。誰謂河廣，不有机只。誰謂岱崇，不有策只。願言永肩，悉此生亭。哉亭哉，予心是銘。

陸太史貞山公評
麒麟聖瑞非鴻筆不能闡揚之泊不以兎扔之辭發金石之胃重諸史冊永有光矣

贊集

瑞應麒麟贊有序　　用之梁潛作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曰榜葛剌有麟生焉其王知其瑞而不敢自有因望洋東北再拜而言曰茲惟海島蠻夷其何以致此斯其為中國聖人宏化感德之徵乎誰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絕島逾大洋獻之闕下于時聖情怡悅萬姓具瞻龍顏而鳳頸麕身而龜文容典閑暇不驚不際聲出其脰若合鍾律其步趨中規矩信乎其性至仁而有以賓服乎百獸者也於乎盛哉考之往牒禮稱四靈麟蓋為之首而龍與鳳次焉詩詠歌文王之化其頌美揄揚托意於麟者但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則麟者誠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囿或在郊藪然皆為聖世而出記中國有聖人則麟至而又以麟之應為夷狄向化之兆漢武之世麟見于雍而匈奴渾邪來降宣帝時九真國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其言信然洪惟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薄海內外九夷八蠻无不向風貢化蓋自三代以降中國之盛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夫自周成康至于今几二千年麟之見纔一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快覩其為欣幸可勝道哉謹頓首百拜而獻贊曰

於皇聖德兮如日方升被九有兮超八紘旁暢達兮感至靈極西冥兮麟降禎嗟麟之降兮孔神以明五行粹淑兮匪孕而生四靈合体兮匪育而形其性振振兮含和抱貞淑萬里兮登明庭嗟麟之來兮惟聖之徵龍顱兮休休鳳領兮矯脩九門開兮御雲浮恭紫霄兮陪玉斗貢聖文兮揚佳休千秋萬歲兮麟孰與儔麟孰與儔兮聖澤汪洋龍游宮沼兮鳳鳴朝陽酌丹穴之泉以為醴採玉山之木以為粮擷至仁為圃兮禮以為防嗟麟兮永與翔徊後天不老兮聖壽无疆

欽有調
贊有巻此之光佈為之詞

余閣師貞毅公評　古橋候評

訓録明賞罰贊　萬曆癸未問試　庶吉士李廷機

贊曰

高皇帝初定天下矢心戮力之臣霞蒸雲起矣帶甲百萬東征西伐而帝獨操賞罰以制鼓舞之權乃見人人厭心者則與情協也列宗法祖嗣服公聽並觀不由喜怒昭典乃以益光夫　國家既收譽髦杜絕倖倖皆懸其耳目于天子之恩威蓋不可不慎哉官私其親掾放其宠借斧鑕而修怨焉將以方于五帝三王之業遠矣

訓録去奸邪賛（萬曆癸未會試）　少詹王立極修

（余閱沈同蔗公評　贊甚確）

賛曰。自古熙皡之世不能使讒邪不生。惟聖哲之君容焉匡扶。在庭佞人匿迹。大舜作而四凶伏誅。盖帝心清彼其于治無能為竊也。聰明乱厥守。庸士君子之任御也疏。則宵人蝟起而以其術當之。寵積賂章。勢乃大壞。艷近世往往可鑒矣

祖宗明並日月。威侔雷霆。燭奸于片言。銷變于俄頃。六合開闢。其孛不能為妖。匪縣宏度。不蔽于燕私。公法不牵于近暱。何以臻是。書曰。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殆謂此與

國朝從祀四先生賛（萬曆己丑會試）　翰庶焦竑作

（閱師評　四先生之宗之体。不善故言之。詞約而盡。日將故也）

自聖道寝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詫于觀海。揚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纘承先緒。規模後進矣

明興。真儒代作。學人人殊。譬之川途。異而騷之。咸可適國。榱桷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軋闢。日月重朗。一洗漢宋之弱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為叩宗。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為欽言。則餘干之質行可思。謂學為為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為寂用。則莛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致也。真人御宇。與勸學為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縣互設。盖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敢為之賛。以旌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途。其歸既同。胥論厥初。矯矯河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璫。柄國以正。亾有餘干。先民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為倪。顏瓢陋巷。點瑟風雩。脫畧訓詁。知為妙門。不有新建。孰開群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絶步遐哉。玆其軌轍。悟超㕘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玆為先鞭。匪白非玄。卽事為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管可窺。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名理選　達忠事　明浮力　也）

跋集

恭題
聖祖御製文集後 我 萬曆丁丑閣試

學海 顧紹芳 右贊善

張相國太岳公評：高皇帝武功文德卓冠千古召能纘繼揚須可謂有用用辛大

聖祖高皇帝起徒步定海內反虜為華叅自昔以武功稱者至是皆廢此有識者共能道之及臣受

御製文集莊誦卒業則又詠歎嗔文德之盛也夫所謂天縱之

聖文武並用者千古以降見我

聖祖一人而已臣竊覽觀往昔人主撰述大抵詞臣秉筆以代而我

聖祖則倉卒染翰碁刻萬言其垂意學術者往往得自師傅而我

聖祖則思若神授不煩風學創業之主恒習于馬上不事詩書而我

聖祖則投戈講藝冥契道真間有崇尚文墨或乃流連光景藻繢是王而我

聖祖則原本道德謨成定保纚纚乎渾渾乎懸合典謨之精發揮三五之奧迄今讀之猶恍若履明庭而聆誥誓也夫我

聖祖聲律身度豈效學士儒生斬以文行于世者剗其掃百年之胡俗一旦蔚為文明經綸天地斯不稱至文哉而又奚以言語文字為乎雖然天地無心于文而七曜之臨照萬象之明達孰非文也觀天地之蘊者必于文乎觀之猶我

聖祖不求文而文生焉不蘄傳而世自不能不傳也且使萬世之下繇其可見者以究其不可見者則燕翼之助將在于此盖古之哲王並有大物以貽厥子孫用昭明德若琬琰弓矢之屬而其子孫咸世寶之勿墜而況謨訓所垂炳烺日月豈直奉為

珍玩而已哉則

聖祖之所以詒我

後王者渥矣於乎此固我

昭代之寶而非歷代之所為寶也臣謹題

佳作 甚雅

沈太史龍江公評：今天下之馬政敝矣當吝宰計見謂過計萬一戎馬生卯此後信此言之不虞也

讀太僕寺誌題後　萬曆癸未館試　仲明葛曦　檢討

太僕誌載天下國牧之政甚備愚讀之而有感云我朝物牧于官已牧于民已又收其牧地之入以資市馬故嘉靖以前謀畜息議芻牧謀鳩括俵驗隆慶以後乃議折價循於馬相半也因時通變以甦民足國未為非計當時議者已謂失祖宗之舊若有憂馬詎知迄今抑又甚矣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我太祖以戎馬取天下及天下定而歸之華山之陽亟馬修圉牧以芻秣之意蓋深遠法久弊滋種馬有額而無實孳生有名而無用俵解既不取諸孳牧則種馬于是為贅疣折其半宜也然摧耳終不可罷也何至于今舉孳牧之典一朝而盡廢之夫兵與馬交重者也　國家一日不可去兵則何可一日無馬孳牧之法寄之郡縣用之邊方蓋內外兩利者也何者登騋閒良以

究心世道之論

引漢唐故事以見馬政之廢興係國家治亂當事者寧死有感

服王事騰槽充駟以戎不虞故牧圉所以資邊亦可以為郡縣潢池之備頃因虜不南牧見謂需馬不急然而有備乃能無患矧郡縣為　國家之腹而外寧內憂有古戒乎孳牧一廢槽櫪為虛乃各省虛藏先是搜括已盡萬一萑符有警不知將從何得馬又將何以易之也歎其駕飛燕騄驌驦蚪踊螭勝麟超龍翥以壯軍威而效驅馳也其道何繇在昔漢馬九廄三十六苑稱充斥矣事繇于武帝乃至內借民馬外用驢騾鳳苑龍廄雲錦成羣詎不蕃盛哉拱天寶後日就耗斁而唐以不振彼當充斥蕃盛之際一旦用之猶然如此而況并去其藉乎嗟夫此騏駒駰駱可以歌詠于皇華而駟驖騂騎所以田于秦而牧于魯也作誌之意其有憂乎吾于是乎有感

沈太史龍門公評：條悉三弊足裨馬政石書

讀太僕寺誌而慨馬政之弊題後　癸未館試　瞻浮楊鶴　庶吉

余讀太僕寺誌而慨馬政之弊也有三馬古者王國之馬養于官不侵于民故馬日蕃衍民不稱困今甲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代為牧孳已耳已乃徵其牧地之入以資市馬已又復令民買俵且鬻種馬之半民不加賦而被催征之苦願安所得息肩乎蓋其法創自熙豐而物力告詘宋臣司馬光等用蓄目馬而今復踵行之其弊一也昔衛文騋牝三千詩人本其心之塞淵魯僖公駉牝牡馬史克頌其思之無邪夫畜馬誠非末慮也張萬歲王毛仲牧豎子耳一修其業且令雲錦成羣曾何術哉今太僕寺官特以為係銜而已顧名思[illegible]驪黃牝牡之府能辨而安所責成功語曰堯舜不窮其民故無佚民[illegible]其馬故無佚馬諸當事者倘亦有王良伯樂之思乎是馬政之

道盡太僕失職之弊

畜馬在得地正所以復祖制其明

不可不得人者二也夫燕薊之地馬之所生而秦隴汧渭之間唐人監馬之跡在馬是必鬻賃以歸官則芻牧不患乎無所今草場侵設而曠土多汙萊矣如是而欲責馬之蕃息是不相土之宜而祈五穀用於禾莫民之室家而望其生齒日衆也其將能乎是畜馬之不可不務得地者三也夫明于斯三者可與論馬政矣

沈宗伯龍江公評：仲明一篇有安不忘危之思，揚君此諭有不盡民力之慮，一以國一以民，俱至言。

讀太僕寺誌題後 癸酉□未館試　洛源楊銘程 庶吉士

衛文公之國楚丘也紹休先緒四郊殷富而詩人美之曰秉心淵塞騋牝三千我
國家建冏寺以理馬政其典使規利今其志粹然可觀矣夫既充牣爛馬雲錦之盛非其主心淵塞致然歟語云善治者不盡其民故無佚民善御者不盡其馬故無佚馬今也寄牧於民幾輔之地無遺利而歲時調發以蒲駿服以實軍需則馬無遺力且
朝廷借取改折十萬金矣又詔取聽用馬三千矣民多積逋羣無留良吾見民與馬能無佚乎書曰僕臣正厥后克聖然則以時詔王之出入旦夕承弼使其罔有不欽者司僕職也讀是誌者當惕然于正君之素矣

體裁若古音韻鏗鏘真大筆力

擬御製草韻辨體跋 萬曆丙□館試　楊庭□述 庶吉士

草書非古也鍾張振音義獻嗣響荃亦有本始焉或以矩草奇或以片札取譽代各不乏矜師心匠意矩矱不周將以語於同文則舛矣且道寄於書落韻字簡不詳於用指隸之法取捷則難既存草体可無辨乎是乃分為四聲綴以諸体龍翔虎踞燦然溢目玉池斑管當裨機文耳

王閣荆石公許功利而條理之即為義何等卓伐伏運以秀筆可謂宣言兼文矣

讀鹽鐵論題後 萬曆己丑館試

弱侯焦竑修撰

自世儒以仁義功利岐為二塗，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夫易言理財正詞為義，而豈必其棄財乎。桑孔當武帝兵興，為二法以济之，中獨酒榷治木可久，乃諸當輸官者令悉輸土所饒，平其直，官于他所貿之，劉晏嘗行之於唐，收利不貲，亦善法也。至筦山海之利，置鹽鐵之官，不益賦而用饒，尤為不可易者。柰何其詬病之。劉彤有言，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少而下弥困，非有仰給，古取山澤，今取貧民耳。取山澤則公利厚而民歸于農；取貧民則公利溺而民去其業。此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有官，虞衡有戒，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以專農，一以贍國。桑大夫盖師其意而為之，未易以人廢也。籍第令甚餅鏤脂可裨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不為不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上閣荆石公許 立意正大 措詞雅飭

讀鹽鐵論題後 萬曆己丑館試

幼安劉曰寧 庶吉士

鹽鐵之議，始秦商君，至桑弘羊而益肆。始元中，賢良文學之士待詔議罷者，如茂陵唐生、魯萬生、汝南桓生，彬彬盛也。議不勝，桓退而著論六十篇，上稱堯舜，中述文景，大約稱引廣川之意，而閱肆其說。美哉乎，重本節用之旨也。哉以遊洙泗而說鄒梁可也。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自古天地不能兩盈，毋論人矣。至治之世，民不躁而國用足，末修則淫，本修則愨，虛實之大較也。言利之臣多心計，然恒乘上之所急，巧發而奇中。弘羊賈人子也，際時熟矣。文景而後，何如時哉。盖一譁于嚴朱，再譁于唐馬，又再譁于彭吳、嚮霍，行齋居送，中外騷擾，相奉漢所急在財，故弘羊得挾其一切之術，令天子改容，少府、大司農無不言便者。因循沿染耳目，雅亡即有鷄然仁義之旨如桓生，安得不抰鑿相視也。余讀史遷平準一書，刺譏興利之臣，其極至于遐舉凌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皆本于均輸平準之意，未嘗不恍然悟也。漢惟北搆胡，南挂越，務析秋毫以佐目前。桑孔幸貴顯用事，而顏異以誹謗誅，汀東守以不辦誅，北地守以亭徼誅，兵不與利期而利生，利不與刑期而刑溢。盖然後知兵者利之源，刑者利之委，三者並發而踵至，有味乎其言之也。遷能見時事之本末，不能稱引仁義昭鑒戒，而曰事勢相激使然，豈不畧哉。及讀桓寬所持論，自本議而外，若頌賢、論誹、後刑、伐功諸篇，大意與遷發明。嗟夫，其慮周，其義正，其言反覆而有餘，思大要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即遷不敢望也。雖然，漢以不媾胡，至財匱，匱而致斂財，古今且重羞之，然不為無故，亦不為無策。乃今固得搆矣，盡長城自守而無所事貢

言利而及兵与利觀指識掮度几乎史士之見微矣

而腹且果然未望也問之郡國其利吼之開如盟識者又倍也假令桓寬而生今時固當為流涕亦豈可令賈人子見乎

楊太史貞復公評曰國家造士典懸必科六藝而孝經不与焉蓋升之至也何者七經所旁卒沿表世儒之說而館以藻當文繁而實森而經反以晦推是經也不列于孝官不究于朕句如章況淵其位之比非我聖祖所以致尊之息与余有盛于昭表不列于六經之語故備著之

國子監奉

旨刻十三經註疏先　進孝經後跋語萬曆　昭素黄輝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言雖出緯書理亦宜有之何者孝百行之本也孝經雖不列于六經實與六經相表裏人君以孝治天下尤所宜加意然自漢以來唯唐玄宗六家註各有異同乃目約文分注義所難闕疏存其繁仍手書勒碑頒行天下意良勤矣臣考玄宗所為若未嘗知有孝經者何也嬖孽寵擅嫡后坐廢父子恩薄國本危疑争臣放逐驕溢无度社稷不保原其先世千十八章何以稱焉原玄宗注孝經以開元十年是時志慮清明海内幾治未幾該色雜進釀為天寶乱及數世蘇此言之孔子論孝而引小旻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厥指微矣今世所傳孝經注疏經宋邢昺校定者板本歲久多所缺繆須奉

皇上旨重校十三經註疏刻之太學而孝經適先成伏唯

皇上孝治天下遠薄貞觀于開元乎何有臣等仰體

德意欲使仲尼之行是慕被海内傳諸來祀無射匪直以簡帙差寡殺青易就而已因附叙開元帝孝無終始不足辱斯經惟

我

皇上克慎厥終使天下后世睹斯刻者咸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唯萬曆為然即臣等得奉剞劂之役有餘榮焉臣某拜首稽首謹跋

皇明館課續集　卷之十二　跋類　七一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三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補
秣陵 焦 竑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詩集 五言古

郊遊　　伯溫劉基 文成公太師

莫根螻蝈鳴。湖上蒹葭靡。緊林溺深綠。清池散圓紫。離居昧節亭。陶情賴佳士。泛舟出郊甸。緩步信所履。壺觴展偕酬。及此晴日美。嘯歌望山川。慷慨集悲喜。帰雲出禹穴。返照射宛委。鳥啼樹有風。帆过烟在水。與尔各言還。適意聊復尔。

此詩所不可及者妙在沖澹自然太非着力模擬之所能到

古詩　　子啓会棨 狀元詹事

芳晨鶴斯霽。弭節長河曲。睠茲丘園趣。寨業洪平陸。郊原且空曠。佇望舒遠目。村中夜來雨。土脉高且沃。鄘盧雞犬静。日出烟樹绿。牛羊散平野。隔水見樵牧。麥深雉初雊。桑柔蠶已浴。老翁多惻顏。生事亦云足。偶茲一留憩。幽境愜所欲。僕夫戒前征。邐出林麓。緬想塵外踪。於焉恣遊矚。

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加是无以發清放冲淡之趣不免爲趣塵俗无由到古人佳處子敵若思二詩皆得陶柳之神者也

秋懷　　若思胡儼 太子賓客

落葉走空階。涼颸度脩竹。踈星澹長河。白露下庭麓。遊子行未歸。清砧動華屋。感此悲歲華。何由寄遐矚。丹丘倘可期。牽手招黃鵠。

薊哀王輓謌應制三首　　文邦張治 文放公

鳳雛何翩翩。頡翔天闕。悲風起中路。竟去不復還。九苞既零落。竹實空摧殘。但餘清齋月。千古照丹山。

哀王殁列可悉想係

其二

曉發黃金屋。萊帰北山岡。蕭蕭門路白。日慘不光寒。風厉鹿野。素旐隨風揚。鴻名照金石。脩短寧足傷。

了達之言

其三

嚴霜度中夜。悴此瓊瑤柯。芳華悲萎質。逝水感頹波。松柏古原上。落日青峩峩。物理有摧折。哀傷竟如何。

哀聲冷人

奉 制恭擬萬壽節朝天宮設醮步虛詞四首　　恭齋萊訥 柱国大學士

聖誕備秋仲。嵩呼溢寰區。皇心感 帝眷。俯企鈞天居。彷彿古軒皇。探道崆峒墟。遥奉遹八極。颷輪翼靈輿。廣成授真訣。玄妙惟清虛。凝神合元始。浮遊入華胥。一氣常絪緼。萬慾都屏除。无为物自化。四海皆嬉娛。遐筭誰有極。永與蒼穹俱。

此詞多從何上公語繹化得來

其二

聖孝一何切。劬劳念慈親。欲報罔極恩。祈天屬生辰。琳宮集羽士。玉簡薦蒼旻。青鳥忽翱翔。雲旗遂紛綸。爲報西王母。來宴瑤池津。袂挹萼綠華。肩差宋靈賓。芝蓋翳紫鳳。飈車駕青麟。遺言授金籙。永貯仙闈春。蟠桃屢結實。滄海頻揚塵。

玄言如能王服有

其三

灝氣餐沆瀣。元神合鴻濛。鍊骨成真人。閒居藥珠宮。古本凌倒景。潛行蹈虛空。憫世或下降。應祈著神功。吾皇契至道。精誠妙相通。錫佑有佳兆。吉夢占維熊。斗樞爍繞電。華渚凝流虹。佇看備鶴駕。問寢龍樓東。兩離既明照。令緒傳无

祝厘之語自係工緻

聖主仁天下之意于此具見可謂曲終奏雅

其四

漢文除秘祝萬古鴻名傳況我
聖天子上與堯舜肖至仁覆海宇一念恒拳拳祈天錫百福必
欲均紘埏高真鑒精誠浄名蓬瀛仙乗鸞曳飛霞咳珮來翩翩
風伯浄氛祲雨師浥桑田欲使區中人生遂無頻遷秋報慶屬
豐
聖壽千萬年

質古文雅且浮叙勤劬農之意

擬御製勸農歌　維楨許國 柱國大學士

四民皆天職嗟農獨苦辛所以古哲王巡省及茲辰簫鼓吹豳
詩訓廸良諄諄東郊土脉動好鳥鳴芳春桑園拂其羽催耕一
何頻秉時播嘉種原隰何勻勻念茲民所天珠玉安足珍一日
苟不作饑寒將立臻勿惜沾體勞但憂年歳屯沾體勞尚可歳
屯傷我民憶昔
先皇時　端居彰郊闉載賡憫農咏丕揚
烈祖仁　禁苑籍千畝雨暘零百神
王食豈不足貴令四海均
九重高結念況爾謀其身古人有良言歳計在於春豈伊公家
賦婦子亦相親春風正發育萬物皆鮮新勉以東作力佇見西
成穰

善道持盈之戒當录置座隅以与佩

題欹器圖　霞川何洛文 少宗伯

猗此宥坐器魯廟傳遺軌聖人鑒元化象物存精理重適金人
銘石鼓安能擬繪此勤良工圖畫含深旨作警疑識奇更討梅
花案宣尼昔顧歎戲盈驗錯水虛歆中乃正滿覆还相倚嗟哉
紛詛然持盈亦若此悪滿與好謙人神道具爾冲虛得其極盛

氣安足恃勳華方格天不聞務羲歸熊熊姫公業乃下白屋士
退損流鴻名抑畏增福祉矧我顯家訓常弦堪自比勞謙古所
欽戒之在崇修勿謂天道遐人事乃伊邇滄海匪厭深衆流悉
歸只九仞豈不高一簣猶能毁三復佩聖謨披圖永自矢

通浄惟体帰于典制盍潘而溍者也

君子有所思　太岩陳懿德 乙尹庶吉士

總轡越華薄逶迤上崇岡羣山互隱見俯瞰臨河陽飛霞映丹
壁金谷何輝光參差列繡戶杳靄羅朱堂蓮花促步起錦帳横
天張歌鐘日喧喧子夜殊未央絳樹迥長袖玄雲繞雕梁門填
白玉珂室滿紈綺裳陽春駐高閣明月留飛觴極意恣所歡氣
勢誠飄揚條風弱微和淅淅俄秋霜望舒缺三五羲馭出扶桑
廚盈自天道世路真茫茫高樓正羣笑鳥鼠方翱翔雕陵得美
蔭無乃非深藏緬懐鑿坏者千載遺芬芳

溫裕純雅

代迢迢牽牛星　玉壘陳于陛 宮詹學士

銀漢澄清輝東西各一方牽牛何迢遞織女空相望盈盈隔靈
波天步阻且長含愁理機素流涕沾衣裳勞勞日延想冉冉悲
年光河梁安得度歡愛無時忘

才気新抜有足嘉異

又　存良韓世能 少宗伯

皎皎明月光淡淡衆星稀飄忽浮雲生蒼茫失清輝掩暧故有
時皓魄寧久遺竚久邀明月徘徊永忘歸涼風起林莽霜露沾
人衣

擬古逼真楷雅故彙耳

又　敬峰于慎行 大宗伯

燦燦銀河流耿耿横天路盈盈河畔女皎皎臨長渡札札弄金
梭颯颯鳴如訴展博不成章踟躕何誰顧睆彼牽牛金負軛何
遲暮舊歡諒已陳新約期難遇脉脉恨河梁悠悠不得度攬飆

坐徘徊澋泗紛交鶩

范璋謂情志所把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毅峰立意既遂而抽其萃秀振其金石尺拼絕唱

初入翰林自述　于慎行

初日照高樹秋苑歸新涼苑中有芳桂清蔭閉我堂連雲傑七閣綵簡何焜煌蠹書錯綺繡緗帙紛琳琅對此倚長嘆置卷發慨慷念本枋榆翼早讀瑲琚章迴心托千古大雅規翱翔熙哉覩
皇聖文化浹埏荒眷言闢九畹樹此椒蘭芳蕙蘅亦嘉樹偃蹇充其傍離々豈不玩所需幼樟養素修苟不植何以荅虞黃大猷渺玄漠抽緒開微茫先民有高矩祇奉思皇皇願將襪綠微栽君雲錦裳願為照乘珍彈君明月璫良時不可再榮名不可忘乾坤獨高步阜蹕流清光俾茲明々祚盛美登陶唐庶幾膺造就圖報有七襄勉哉惜居諸

皇圖翼且昌

詩家似氣過大則與拘相遠造詞過壯則與事相違力言過理則與義相失辭靡過美則與情相背合蜜此作可以狀四過之病

又　余盧范謙　大宗伯經筵講官

聖人啟元運應拒協昌期萬物快先覩而我逢茲時抱策獻
天門微言効先資更遭明揚會權秀儲青藜豢言屬師儒迪德從耆龜佳辰奉几席肅穆脩羽儀樞樞日雍容進退何委蛇木天肆宏敞玉軸陳參差石渠發中秘虎觀探幽奇潛心繹明理適意忘饑疲恍如溯洪濛悠然見皇羲所須在經緯豈以資藩籬種樹將求實植德還務滋憶昔困蓬蒿常願傾藿葵雕虫厭盈几管豹時一窺獨與古人對詎知當世宜茲乃際休明無復羨孫危仰瞻有堯舜俯念媿皋夔淵源幸師友得失隨箴規分陰期共蒞古道还力追願言謝紛華蕪以息驅馳且思枯楨幹未論登崇進令微愆故無求虛譽垂庶幾大造力千又淵壹

斃坐見乾坤泰我亦還無為

對南公十年講權六年政府大節無愧卒以直道求去急流勇退讀此詩得其談矣

又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天關圖書府斯文今在茲芸縑萃芳潤蕊藿迎朝曦斬予測微士熏沐
皇慈逢高枯蘭徑鵷鶵栖鳳枝生平未知幸世路方多岐所志貴早办勳業由人為元聖真姬昺一德調商彝大人已不作古道猶可追願言對青簡澹慮澄玄思經濟籌時略天人探聖涯宇宙皆吾事一念安可欺譬彼機中素皎潔防其緇譬彼山下石孤貞堅自持文章乃末技富貴非吾期出入感榮遇朝夕承師資遂心在霄漢努力酬明時

省吾之作如王白九成寶樓數仞規模崇麗氣象清新

又　省吾沈一貫　天官宰士

緊余秉微尚夙志在林丘偶從計偕來謬厠王明求登
君白玉堂燦然事奧搜上以覓千古俯將窮九流身依九天際足躡三山遊群彼孤生枝託根倚嵩丘況此盛明年
聖主興虞周八方奏才傑傾都群英浮頌言佐王略彰綴匪徒謀不然志删述垂輝耀春秋變彼美柔翰壯夫以為羞

此篇句法高古識趣近於有道

賦得詔帝承明廬　沈一貫

龍飛拂重雲鳳翥騰祥飈龍鳳皆有時氣至非見招穆々垂裳衣鏘々滿天朝雲中俟飛觀■下鳴迴鑣余本丘壑人冥心在漁樵燕雀攀鵾鵬何意摶扶搖雖云謝紅塵終然媿青霄小大各有適東山久相邀

又　陳于陛

志士慕稚尚被褐守柴荊塌來奉恩光謁帝登承明琅玕一以被意氣何崢嶸排雲振羽翰五色耀太清寄時際休明群哲咸

思趣而才雋句麗而度逸

彙征踔厲馳金羈招携遊王京徊翔文陛[illegible]紛垂組纓既通籍瑩因臨石室盟洸洋瀾滸波米頒寫沘英煌々烈国謨四流滌齲声喈之珊瑚枝間以璀與瓊玖今海内士景嚮仰情傾文夫處宸區珍重在平生護承排適所營巨川資舟檝膺瑣籍棟楹託身霄漢上勛烈當銘鍾畢力賛康哉王度斯裁成福履永綏只旂常勒闕名

森秀璀瑋而逸瀉可誦

又

皇風穆四表　于慎行

宸居臨万方中天起丹闕矯々雙龍翔黄金構門户白玉甃除堂雞鳴閶闔開謁
帝冕冠裳朱輪拂紫陌鳴珮何璐々羽旄夾廣陛霜戟陳脩廊笙鏞下霄漢鼍鼙紛球璆嵩呼高殿上黻扆拱軒苑左撞千石鍾右捧万年觴卿雲爛朝日照耀流祥光三重阿閤階仪鳳巢其傷小臣敬稽首康哉殊未央

水寧許尚規矩不責備錯奉者才不遠于亦推仲法乎李庶乎張欽不齊薛固不吳矜張公之欲大才也

又　一本寧李維楨 編修

脫巾千里外結組步彤墀雲中登飛觀十二藻旒垂而我林樾人亦此奉光仪濯足升龍淵假翼棲鳳枝竊寵承明内紬帙照青藜委講綴道論劘切有溪規束髮事
明君君恩良不訾昔夫事耕釣所託微且卑夢卜一以叶乃為
帝者師追追歷千載榮名猶在玆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錙刃貴一割策蹇忘其疲勉旃宜令德好爵匪所靡峻節劲秋箔明艷侔朝敗莊哉隆弘美王度日清夷高談刊金石遠典古人期

又　洪陽張位 大學士

片語新異足力後進領袖

天王御宸宇文明治九圍夢寐思良弼側席勤宵衣旌弓遍四野明々闢
皇闈法宮弘以敞高嚴隣紫微奥子泉石癯許身厭輕肥公車謬推轂釋𫌇來王畿詔々金馬門玉除騁清輝趨蹌從龍武追隨閶闔扉内顧死奇策曷以替巍々仰嶄玄晃尊俯懷朱紱穢涓涘誓自竭寧使素心違盡節報
明主臣廬還鈞磯

雅麗有風則

又　豫南習孔教 翰林李上

被褐趨
帝里承詔待公車一朝策治安鳴珮謁
宸居𡍫雲開閶闔五色凌蒼虛琅玕呈素悃葵心向日舒通籍入金閨掄才列石渠屬時際休明驊騮騁輕車用以佐承明邑勉有微軀

詩体甚齊而見韻清跞

又　還一郭正域 戊辰庶吉

丈夫重意氣束髮事周遊挾策日坎壈西風吹敝裘一朝際風雲偶
帝來神州出入承明廬交結盡英流雙闕聳雲漢朱旗夾道周翱翔供奉客錦帶佩吳鈎相期樹動名寧論沉與浮右看黃鵠起不為稻粱謀

辭藻勃發

又　弘斋林景暘 戊辰庶吉上

圣主御宸极
皇風遍九垓端拱坐明堂層樓開閶闔車書混一統玉帛万方來劍戟森々集金壺晩箭催[illegible]董至篆浮承明曜三台雉尾擁[illegible]曉象星回侍從列賓紛冠冕肅逆陪小臣随鴛鷺揣已

爲詩不涉輕華甚有骨氣 [illegible] 氣調頗逸

慚駑駘。忻瞻鵷鷺儀。僾似登蓬萊。欲奏白雪歌。且乏郢人才。惟願万斯年。元首咏康哉。

又　金庭朱賡 大宗伯

驅車入都門。春花爛芳陌。仰盼黃金臺。欲上安時策。天子建承明。納士虛前席。葑菲苟不遺。芻蕘猶可擇。稽首玉堦下。遂通金閨籍。朊頡出囊中。紗尔與世隔。雖非万里鵬。会奮青冥翮。敢謂登要津。願以酬夙昔。

又　潞陽趙志皐 大學士

曰余本鉛刀。媿非干將鍔。所乏經濟才。復無伯王畧。抱膝自長吟。対卷玩糟粕。考槃矢勿諼。棲遲在林壑。擔簦入長安。薄遊至京洛。求士闢北門。延賢啓東閣。葑菲忽見收。一朝乃釋屩。稽首明光宮。通籍縻好爵。版築垂芳声。飯牛亦奇遇。事業照青編。千載尚如昨。嗟余非其疇。内省增媿怍。昔耻伏櫪駒。今忝乘軒鶴。何當返故廬。雅志甘藜藿。澹泊完吾真。豈暇營貢郭。為語山中人。且莫嗤輕薄。

黃魯直謂陳后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復陽是詩進于道矣

代此日不再得　趙志皐

此日不再得。陽烏競奔馳。鴻鈞鼓萬彙。駒隙无停時。青規方布序。玄令倏已移。來者如行籌。往者安可追。逖观賢聖侶。雞鳴起孳孳。惜陰共推禹。待旦亦稱姬。既能懋明德。赫奕流声施。惭余駑鈍質。遭逢昌隆時。列籍金華省。振羽登雲逵。縱覽木天儲。探討窮幽奇。詎徒守雕蟲。皇運良所裨。忍復少媮隋。蹉落空棲其。念此尺寸晷。逝彼無還期。綸綸宇宙事。負荷諒在茲。古人貴不朽。内省多忸怩。蚤夜自鞭策。蹉跎亦何為。勿矜朱顏盛。華髮將離離。勿役声利塲。卒業

古今詩李于鱗推閑遠陶淵明為雖到一甫当是其嫡孫

璪于嬉出没。同浮漚千載。有餘垣修。坐始蛙步。厚獲由耘耔。苦土成岡巒。細流積淵池。及今倘奮迅。妙道庶去窺。乾乾更勗若九三。著箴規此日不再得。勉旃大易辭。

又　一甫[illegible]万化 少宰

西風无故輪。東流有新桼。緑髮不憖人。轉眼化為蒼。志士多苦心。黽俛懐流光。常恐歲云暮。愛此日出陽。弱戊慕豪杰。頗言蹈大方。辟彼万丈虹。離離吐精芒。誤落塵網中。謀身失其臧。膏火還自煎。山木亦自戕。薔蕾誤荑稗。簸揚得粃糠。素謀平所闓。微軀竟何藏。種桂不得榮。沐蘭不得芳。聖師亦有言。有慾何能剛。念此失次第。中宵起彷徨。我性適不煩。食粟何其長。哦行逺不迈。出門忍康莊。大道本希声。至人貴含章。豈是魚目珍。而登璠玙場。所以楊朱子。臨岐痛忘羊。魚兔一以羅。筌蹄詎能忘。不㦝道里遠。所患志匡強。登高豈無梯。濟深豈無航。愚者貴速至。圣人寶其常。虛肪展素書。古人未云亡。無為守蹐蹐。徒貽過時傷。此日不再得。作詩勸猖狂。

此徒古詩十九首化来所謂[illegible]句刻[illegible]字奇者

又　于慎行

秋夜一何永。北斗横高樓。客子不得寐。攬衣起行遊。俯視清水波。到海無停流。仰看明月光。四五忽如鉤。鷩風飄白駒。歲月忽已遒。夸夫逐榮寵。日夜將焉求。志士營世業。常懐千歲憂。鷦鷯搶榆枋。鴻鵠摩天遊。托心各有所。明哲識其由。安能與衆庶。俱為水上漚。大禹古賢聖。寸陰有遠謀。千載諒吾師。努力追芳猷。盛時不可再。老大將安尤。勉哉惜居諸。勿為迮士羞。

又　張位

皎月沉西海。旭日上扶桑。羲和不頓轡。晝夜旋穹蒼。君子察天

一道人深以代世情海中慨然光汝分發奮心藥方勞先起涅者曰若以法眼現無不得若以真世眼現與真不俗洪陽之詩贊兩當與知道者共之

行慨然悲流光分陰良足惜努力及青陽聖學久拄莽行矣未迷方賢愚呈塽瑕介隔派纖芒靜觀虛靈鏡皦皦鑑垢滅塵紛一一以染遂令本體戕軒冕逐世味戚戚厭枯槁敗首自奔走意氣失昂藏顏氏若孔卓婆空播餘芳復禮須克己多慾焉得剛寤寐希往哲中夜起彷徨齊梁詎可羨道腴固深長仁體空先識養之敬以莊優游學真性斐然造成章何事苦營營馳騖爭利場萌蘖寒鴻鵠山木伐牛羊欲挽末俗偷洗心入坐忘堯舜人可為壯夫當自強勿畏道峣遠吾欲一葦航矢志期無替蹈德貴有常九仞虧簣土前功亦云亡時過然後學白首空嗟傷頹言叢蓁思罔念終成狂

雪夜講莊義　張位

斥鷃適蒿林應笑丹鳳穴井蛙樞一壑寧識東海鱉未啟玄関

洪陽其詩如華山道上語語切霞

鑰是非妄分別漆園垂奧旨萬代仰超越清宵天籟寂玉宇迥澄徹蓬境遇真仙長跪問寶訣焚香開素編疑義相與決真源了能悟澹然離言說至人握化機形去神不滅御氣遊汗漫乘雲騎日月獨立萬象表宇宙自提挈蟬蛻污泥中塵垢不相涅微言動四座拱手嘆奇絕至理可治心聖途無異轍若非不二見安使樊籬撤頓令遺紛華怳欲解羈紲金玉悉露形驚覩池藏泄鈞天奏洞庭神氣迴寥穴聲若群飲河量足心自悅虛往實而歸高曠趣轉潔靜對欲忘言門深徑尺雪

結句尤高

又　梅鏊卿陛 上戊辰庶吉

霽雪满高林瑤光照虛室重門絕塵囂㩳梧轉幽逸樞衣挹清輝肅將疑義質達哉蒙莊生千古邈難匹心以道逍弘道為人世忌三復倫焉言一蹉亡羊失物迎本怡融足非漫胗䘵詫詫

其詩熟一字收是作者自佳

癸之

泰宇空素風散瑤瑟至樂本自同莫以形骸索

虹臺詩高於酒作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又　虹臺沈位

端居歲云晏空宇日蕭森朔風凝寒雲飛雪盈陰岑玄天忽已暝寺此寡垢侵時覽莊生書孤興托微吟物化冀可冥機息方自今悟彼至人理況當清景深沖寂合自然虛白生道心予懷正耿耿嚴更曠然音

又　趙志皐

神情首尾行南實華覓

端居觀物化朔風入吾廬寒雲來暝色白雪盈前除坐久竭已花道談散璣璿緬懷至人理共覽莊生書大道本無為生民逐厭初游神渾沌術放跡崑崙墟支離誠足厭妙訣匪空虛相對各忘言真機頓躍如

又　習孔教

詩意深妙流出肺肝非學力所可到

玄陰凝北陸皎雪映瓊樹耿耿夜不寐撫景懷幽素促席談莊周頓覺非吾故人生何忙忙宇宙一朝暮神遊塵世外語到無言處門外雪幾尺猶然忘歸去

又　沈一貫

松陵本物香為武功今作正之

蓬山絕煩囂清霄列上仙玄言暢高齋恍見南華旋慮澹世味寡境寂神理全幸無案牘勞曼衍聊忘年積雪明庭皐素華照瑤編北風收大壑萬籟方窅然冥心一以觀了然覩真詮便當經崑崙一訊鴻濛前長波蕩挂海高風捐冰天豈能守蹄筌勞勞竟華顛斯會良不易頹言探冥筌振衣下空階孤月庭中懸

抵璧捐珠　沈一貫

縕珍豈不貴聖獻欽所圖緬懷巍巍理儉德嘩能喻茅茨有餘華珠璧安用儲連城匪無瑕照乘非在珠嶽瀆剖蒿宇坤皆

此詩好處只是非質而有條理

爰諭而我貴爲旦下陳懈鍇銖啓生合浦繇石結昆山吠六府併四海一人與之俱渫濱臨大呈植圭遊清都靜杔家固與上格璣衡符所以發七宦長暨耀皇樞吐彼昏者誰宮沿盈瑤瑜殚搜山海藏聊用散須臾术物果著妖含灰弃黄墟皆入念敢賂忠蒙方見廷惟者以爲寶斯言古所謨葯幾聖所兢顯言篤唐虞

設筆甚奇可與黃蘇州身當數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又自慚苦處業求

又　卜慎行

邯鄲有良璧連城不可宋挹之會洹水鼓瑟箏何迫繞疾得明珠徑寸多光澤照彼轔轔車不阻函關軛明王固有宝所宝非金質睛覘世裳后帝則貽良規四表既已格寀輔咸師師猶垂玩物戒惕若興還思煇煇垂棘珍厖石投空谷輝輝明月光潭潭沉魚目豈不惜瑰奇懷宝輕天祿宮中一顆珍幾人在溝瀆宮中一尺璧幾家屋珠餓不可食空自耗民腹玉寒不可衣空使民無服所以唐虞理光輝燭海隅澹然宝無為笄於生穆穆

猷斯世康年語花傳盖詩有問作不獨吾與之二也

含虛詩豪放治中風繇也所知生宮貴人雖醉者眼詣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語

又　范謙

扶輿結精氣川谷懷珍奇寶藏秘天地大樸何當虧所以黃虞民澹泊安無為所資在日用苟以亡饑疲嗟彼末世愚耳目何易移採山陵虎兕探海嬰蛟螭什襲亦何勞剖腹良足嗤癡人重元命撫世懲流濁窒流須窮源神化誰敢窺播輿委岩麓光齊沉滄涯照乘藉變龍徑寸非所規連城有元凱萬鎰誠何裨卓矣勳華業億代崇元龜願言獻

當宁永以媲

皇羲

田家作苦作者不狀多似之此詩可作為歎

憫農　范謙

春原草新綠鳩鳴上下節至老農感歲辰催起飯牛黃犢日日水盈疇泥深沒踝腹驅犁叠鞭次轂既甚撥木夫耕婦饁父飼子行牧青秧出平畦苦蔡雞堆來園林長含蔭樸換鋤日相逐驕陽倏彌旬龍骨設膏軸亭亭日遲午椅鳴更龜坼罕辭胝胝勞所願禾黍穟青黄不相繼搖搖催盈掬秋來未登場社長已呈斛蒼衣督逋課綺幘泰新續雞豚不酬勞黎黍漫相瀆豐年亦何有凶歲生愈蹙蹋來入城闉高車擊華轂揚揚綺紈子端居厭粱肉只知一人飽遑恤數家哭誰為鄭監門叩閽獻圖錄我作憫農篇聊以慰窮獨

又　沈一貫

夏月多所祈田家獨悽惻葵藿每不飽胼胝徒自力桑麻景亦佳勞勞竟不識野老日荷鋤鄰女餉田側平明出墟落歸來日常匿牛羊亦蔭榆病畦方未息習此不言苦稍閒且得色所幸黍苗黃徭征俱見即觧勞得一酒力拚反從貪婪鮮愛人理術術有安飫

余謂士大夫當切切作此等語彼一高供相如視氏如仇若浮無愧此詩乎

又　趙志皋

四民農獨苦所務在田疇初陽土脉蘇嚶嚶有鳴鳩歲事自茲始驅犢向東丘札札耒耜聲日從烏鳥游時值雨澤艱開渠引泉流膚亦汗成雨犁鋤不少休粮糒供午餉婦子家棠留不惜胼胝勞併力祈有秋排耘功甫畢詎望禾黍收禾黍既登場相碩反增愁十不償當室債愁不盈溝忽聞官府令賦税盡誅求家吏勞索錢霆欲如寇讐前年娘為公更遭縣大夫偷仰空涕泪飱飱何所謀嗟彼不耕者肉食猶懷憂

此訂自是一段好文論其憂國之深人非所能企及也

又　　王宗舜

春日荷一鋤，夏日荷一鐮。摘稻如摘髮，種穀如種沐。晨起向午飽羹藜，常無餘雞栖烟洞暝，日暮遑寧居。胼胝田所開，終歲勤當畬。早禾辛自熟，蟪蛄鳴刻壟。登場未云竟，催徵已紛拏。耀新了官稅，而無擔石儲。涼風四壁靜，妻孥依空廬。生計懷歲事，誰能不欷歔。

道盡農家之苦其辭致大勝余北流之音讀之令人嗚咽何似鄭監門圖

又　　李維楨

秋菓出東郊，東郊遵田父。帶露看勸行，行嘆辛苦。念昔春陽曈，鳴鳩拂其羽。雨時我所□，□□舉跡亦何繁。主伯傢亞旅，札札來相聚。□日與烏□，□□不居忽已麗。頗□很秀，恐見侵廢。未時及午計，霖天所恨。排汗空成雨，妻拏糜得容。爺夜簇筐筥，黽勉罔苦勞。所願在倉庾，金飈倏以凄。秋霜降青女，愛此丘中禾，守望盈場圃。寒威莽堪落，侵肌皺似縷。筳艾功甫竣，欣哉周仰頫。俄聞縣吏來，喧呼闖知虎。奮猛迎□散閑門，拒官租十取一，私囊卜取五。復有豪家僮，持券責償補。須臾殫所藏，懸磬終自窶。交顧顧何繇，充二餔生為感。昨歲不若倉中鼠，豈無貴倨人，校餐列鼎俎。豈無萬億貲，雁鶩厭粱黍。余一聞斯言，肉食真慚沮。去矣不復悲，知報有明主。

結語溫厚

薊門行　　朱賡

胡騎窺青海，天兵出薊門。白草迷塵暗，黃沙塞月昏。悲笳風外曲，哽咽不堪聞。健兒騎馬上，訊掃玉關雲。勒石燕然北，揮戈細柳屯。功成不解甲，誓欲報君恩。

鉆寫若畫雷揆于撲次于千古之問

恭賀

千秋令節有述　　于慎行

乾象開層宇，列宿爛為章。前星奉帝座，萬寓瞻輝光。美哉弧矢辰，繞閣飛長祥。清秋高殿上，典禮何煌煌。鋗菲敬觴，禁蒙輅臨東堂。中天王潤姿，展也貞元良。鸞旌映甲觀，雞戟陳西廂。有偉浮丘倫，委佩將其傷。稱觴百辟趨，玄圃羅冠裳。瓚筵歌既醉，鼓瑟吹笙簧。仙比搖山御，樂以洞庭張。掩彼西園會，作賦空洋洋。瑤圖垂萬祺，帝德超皇唐。願獻重輪曲，千秋樂未央。

典雅重古七詩之傑麗者也

聞警　　沈位

往年殘黎后，今年寇雲中。胡馬日驕馳，一嘶亭障空。黃雲慘無色，戰士悲霜風。安得晉鉻琨，嘯走陰山戎。

悲逸奇古

寒蜩嘆　　沈位

夏日炎且長，時當萬物訛。青蜩亦有托，飛揚意氣多。但見炎可炙，不謂山可磨。一朝落商颱，時往其奈何。蹇翼不得舉，方用抱沉痾。昔日何營營，今日成嗟咜。全盛隨年化，世事如浴波。富貴固自然，將軍醉尉訶。感之幾悲吒，且效碩人薖。

凡消長而有深慨寓厚之意聞者自生感動

代盧仝月蝕詩　　和宇劉虞夔　宮詹李士

玉盤出海底，飛挂庭中樹。魄滿桂枝圓，藹藹瀉輝布。何物薄太清，當天涅紈素。初驚半壁沉，乍似一鉤仆。遂塵青鏡銅，盡使圓光汙。傷哉太陰精，狼藉橫天步。自赦光明正，無乃天皇誤。聞之舉七家，日月有相遇。遇當避太陽，不避逢其怒。日月天兩眼，何

昔孫樵與王建書云玉川子月蝕詩□□川子月□□他人□□□□□

真如赤手捕長蛟不能捡勒生馬急急不得眼莫可捉摸何意數百年後復得和宇

按盧仝平時切直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此詩亦相此意

時頻交惡又聞妖蟇精翕舌恣吞吐花輪輾萬里詎作饞魚舖兩說吾不容蝍蛆思其故月中玉蟾蜍乃並青蠅兩物太能巧長夜相馳騖患生不在遠只尺成禁錮譬如人眼盲指塞非遮護病在眶睫中達人胡不悟睨彼三五星磊落天路中台灿紫微列宿光躔度豈不念天明悢悢不得赴明珠在龍頷得死批鱗惧太白與熒惑執法肯容恪法行不傲皆悠悠空長願是時玉川子滂泗紛交而如此更不開萬物將安附再拜下庭除劃然仰天籲下方虬蛾臣乞得一言訴常惟兩月明皎皎臨眾竅而今闕夜光長寐何由寤咄彼鬼蟾蜍居月欲無歡敢不蔽光明天帝何所負顧

帝一揮手去此眼中蠹洞然照九垓終古屹天柱須史蒙翳開游覺清晰露似沃西濱水一洒輪中霧白揄晝退藏銀漢橫天渡青天淨如練萬里懸瓊璐

清麗脫麗風生松下寒二語晉人畢出不曾出

觀蘭亭脩禊圖　擬忠黃洪憲 青宮学士

夙昔秉微尚綴情寄丘壑晞髮秦稽陽俯觀但寥廓蘭亭被荒丘高賢不能作風生松下寒月出雲上薄觴詠已无歡墨妙虛有托崇峻故不減清朗又如昨彭殤誰見齊死生信非度流覽斯圖陳迹安可樂後者復為誰吾詩堪大噱

風流清麗遠有氣調

又　　定宇鄧以讚 祭酒

晉代有高士忘情睢與于自偕方外交時向林中居盤桓訪芳辰會彼元巳初駕言蘭亭上景物方妍舒惠風從何來飄然動衿裾矣傲塵寰內臨流清禊除曲水飛行觴悠悠樂有餘千載遺韻存丹青繪圖書恍惚形骸外披對增躊躇天放何逍遙天刑任趦趄机忘海邊鷗樂知濠上魚無為欣慨得俛仰成欷歔

性分有真適事功誠土苴希蹤屬前哲行行信所如

懸絕塵境

又　　復菴吳中行 山司成

昔賢重佳會心賞屬芳時元巳布春妍繁華具在茲因偕文翰侶禊飲遵蘭池豔麗美新陽茂樹遙晴颸彌節清阜側開襟泛川湄鳴禽喧岡巒文鱗唯漣漪鮮雲供眺玩幽情聊自怡轉盼忽遷謝豫樂疇能追良工繪其迹恍焉覩風儀衣冠何紛綸軒冕亦陸離迢遙千載人神矚興懷思嗟嗟區內緣塵緩易磷緇達士洞名理頫仰光景馳曠覽耳目娛寧契中懷披清遊不可輟高宴洽所期願言奉前躅攜管申此辭

讀此詩恍見晉代風流

又　　師竹王祖嫡 洗馬

永和富名賢佚宕邁雅俗佳辰舒春禊禊飲山陰曲幽尋絕跡攀勝賞肆遐矚酒酣極豪暢興盡成悲促豈無超然想撫時易興觸青陽散林薄涕涕遲朝旭達人欝沉思俯仰薄嬴求所以高陽徒樽前醉不足千載蘭亭幽茲遊詎能續遺芬綴金石披圖見珠玉羣賢不可招藐矣謝芳躅願言良時相與共沂浴

豳風詩後再見茂仁之作差足嗣響矣

憫農不拘躰　　茂仁沈自邠 脩撰

方春土膏動林間聽鳴鳩農事自茲始努力事鋤耰天時固弗齊水旱難預謀秉耒布舊種開渠引新流胼胝不自惜雞鳴向東丘携餉賴婦子艱難祈有秋耕耘甫畢工官吏來徵求相顧一咨嗟二鬴不能周是以豳風詩所憫在田疇聖主念無逸小民奚復愁

苑田观穫　　李海顧紹芳 右賛善

姬氏稱豳風千秋修皇情西苑豈不曠露臺了無營列㽗旅蒸禾胼胝規細民

神情逸暫詞旨遠逸

朱明候礼々蒼庚鳴芃々結丹穗垂々壓絲莖黃雲被隴畈涼
秋氣微清役子荷殳至刈穫紛相迎雖謝兩岐瑞幸先万寶成
嗟此齊漢間居然類孙衛六飛備臨觀三嘆不能平匪籍耕為
昔誰令食者飽當念弃七筯佇以甦群生

原心亭靜坐　　侯甫張以忠 丁丑庶吉

寄心清遠月影澤遺風

幽亭際寥廓天朗風日清端坐對簾櫳悠然物外情車馬既停
迹但聞青松聲心遠地益偏飄々曷有縈色相了無形身心並
自觀清晝泰宇湛內照何晶々冥思義皇氏恍在塌與羲坐久
景西垂万里清風生襟懷更蕭灑宇宙曠且宏自悟已忘言虛
白存清真振衣起獨步絃歌在兩楹

喜聞王師討建夷大捷　　汝光鄒德溥 編修

豪宕奇拔

漢家方一統遼海已全收蠢茲女直虜尚廑東鄙憂
皇靈振殊域遣國武備脩出師正六月將帥擁貔貅琱戈作東
指可汗獻俘西天山弓早掛醫閭俯清流威稜揚徼外無乃廟
算優頒上
中興頌光烈大捷詎

又　　少廣王荳 編修

豪氣慷慨音調遒壯

皇德信遐暢威靈振殊方熊羆當險阨甲士有充粮東虜近匪
茹牧馬下遼陽狼烟連絕海攙搶壓大荒重帥出偏師劬戰如
朝霜俘馘盈閼門捷書奏明堂吾君見塞草綠全鎮毒霧黃稱哉
明盛時經營以安攘澤與厚地供名隨高風翔

大祀齋居有作　　東白王圖 檢討

質而實綺麗而[illegible]

皇聖郊上玄園丘肅韶頀東皮入蓬萊耿々德星聚朗月照華
軒寒風捲高樹對此滌塵襟登然協心素中夜振我衷憑軒聊

四顧墠壇靄什中祥光八表布

感遇　　文峰林承芳 編修

沖澹深遠出於自然

涼風振玉樹蜻蛚鳴庭除白日忽已易感此思職居鴟搏奮九
萬鷽鳩搶枋榆大小一何遠志量固以殊達人務大觀無為守
一隅先民有遺則勉矣慎所如

雩禱篇　　玄圃蕭雲舉 檢討

古質

二儀何驕寒赤日燦玄穹蟪蛄夕以哀砂石走炎風念彼東作
者藜藿恒不充況茲值旱暵民命將安終上厪宵旰憂六事備
責躬緬懷殷后心侑尉元々袁伍僂祝上梗壝墟祈木公天命

屏翳雨師也

荷不憯豈不恤人穹翹首望屏翳驅彼蛟與龍須令紅塵[illegible]
庶歌芑雅

綻青々園中葵　　元徵唐文獻 修撰

作知在用事逆語之外惟虛心諷諫乃依見之

青々園中葵綠莖映朱犧豈不盛繁華但恨秋風摧黃河注東
注白日馳西馳逝川與流光飄忽不可追勉哉青陽子努力須
及時

三餘箴　　昭素黃輝 編修

不為近世語

今日復何日今夕復何夕寒晷入長夜同雲慘無色北風吹交
號時復動散帙懷哉分寸陰況乃三餘集万物各歸根陰陽政
消息芸々吾何求職事在文墨學年抱微尚流光苦虛擲及此
清明時濫與大官食玄陰豈不淒丹地自清密蘭膏續蕨漏後
歎轉欲偏撫壯已如斯念往增歎息去者不可追來者庶努力
慷慨懷先民神往詎有陽端轡往從之大道夷且直駑鈍固多
愧十駕良可及

又　　周望陶望齡 編修

渾詩趣

昭精可玩

此月全勝詩之書壁

夙齡嗜篇翰屈首習詩書宗衆九流津迨日萬古初四序互推
序哲人攬其餘壯心感促運興言在端居端居歲云暮庭陰盛
冬節宗宵耿難嘿銀漏凍初咽孤幔掩夕飈縣燈照餘雪懟稅
世人軟㝠心契往轍往轍未遐邈彼先見音徽雨籟参差鳴理
遣群言齊夕秀長鮮妍陳編吐新詞五車豈多方希言詎玄徽
沉溢竟何取吾今謝筌蹄

如刻々非凡冷々冷洞水

又　　　　弱庚焦竑　修撰

林端木葉下蕭條冬已深巖巒生暮色風雨激清音虛亭屏氛
雜山窓凝宿陰坐令三餘言偶與一日并圖版共暐映樹石相
陵臨人往有遺書客散自鳴琴寂寂高齋晚誰明遐賞心

恭讀

章皇帝翰林院箴有述　　　　焦竑

天禄圖書府深嚴不可窺榮光中夜起奎壁何陸離仰瞻梁木
峻上有
宣皇詞
宸章既昭回
御墨何淋漓詞垣勒鑒戒侍從𣃁著龜首言綸綍寄中及講筵
資開識充耳目幾務賴疇咨啟心仁義道指事唐虞時文章尚
典則謨議秉公私大哉
王者言允為詞臣師長跪再三讀中情凜以怡微尚風所秉蓋
為末俗規況茲樗櫟材甄收沐
皇慈衮職㓗有補直筆冀無疵頒需霖雨恩大慰原野蚩以斯
潤色情上答高天知擊目還警心韋弦良在兹

語度閑雅有宋人之風

又　　　　黄輝

鍊金琢玉瑩然可愛

肅肅蓬萊館峩峩接天居文昌映奎壁冊府羅圖書華陪金閨彥委蛇臨玉除
璇題炎霄幄
睿藻朝霞敷四禁既秋肅昭度復春愉想見清晏時細旃日都
俞周旋奉綸綍左右将神樞至精在廻斡閶澤流八區嗣服永
昭錫千秋垂典謨夙昔葵藿心夢想懸青蒲詎期虛薄姿珥筆
承明廬揖志佩
明訓願竭不肖軀卿雲戀白日鳴鳳依高梧緬憶頡頏誦親承
明后圖循省愧前哲駑力知何如

又　　　　用孺區大相　檢討

有美清華省多才諒在兹玉堂開閬苑金馬近彤墀既稱掄材
地亦為中禁私班行洵清切鮮曠乃非宜邃矣木天館欽哉室

此詩如搏衆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沿平易究曲洿人心所同大但它人很進不去發耳

訓詞首載職司重次陳秉命資是唯端慎士斯無愧論思自非
博達儒何以副疇咨行深浮薄戒詞尚訓典垂四禁勤前史三
事覩曠仮凜凜聖人言煌煌哲后規詞林佩弦韋藝苑奉蓍龜
草茅濫華要俯仰亦徒為无由荅鴻造稽首詠綸絲

又　　　　陶望齡

玉岑維冊府詞林亦蓬萊曬步集華堂仰視天文垂照耀金銀
榜歙奕丹青詞日月懸雕楹風雲起檐隈鳳瞻怳心日再讀欽
明規於赫
章皇朝求夫盛文材舉雅佐洪流三揚振其微詰辰趨紫闥中
宵直彤闈延对詎有時延歎豈云疲訪道剳清論懷抑軫遐思
振藻成典謨載賡乃奏藝祕館存勝事矜章碟餘輝願言崇四
禁策忝企前綏

詩亦稱

初發芙蕖自古可愛

題省耕圖

陶望齡

條風吹土脉農祥曜春正耕作豈不勞田家自有程哲后布天紀維艱軫人情高居恣遐覽肅駕起辰征廣陌既芊緜雙渠正縱橫平林入簫管烟樹引前旌飛蓋何遲遲鳴鑾税郊坰桃枝時聚觀臺笠乃逢迎我后有仁言邑俛父與兄卒歲良在茲努力畢丙營要夫誠細微懷辭獲昭明前春賞恭特刑把中田生清朝把鋤犁手足故難勝一言感天听引躬發深誠移如祥飈施益若湛露零稽往頌遺摹披圖煥丹青黄虞渺矣無延岐周祇

又

季平周如砥　編脩

郊原何鬱鬱陽氣回西疇農人嗟獨苦蓑笠驅明牛惠風拂桑柘江上有雙鳴鳩縹緲清陰裏翠華與煙浮芳艸藉宝幄野色迎宸旒徘徊阡陌間心知非盤遊當是夏神禹溝洫懷遠猷還疑是西伯田功門有周深宫豈不逸為此蒼生謀顧瞻艸木茂猷滄恩波流春光生茉耜翠土膳歌謳皇風天地遡古道丹青留寥寥數千禩明主真與儔我欲攜芳躅叩閽獻龍樓披圖動睿想雨露沾遐陬

鋪錦刈綉雕繪滿眼

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

又

宇泰王肯堂　檢討

青陽振條風芳甸零甘雨蒞玆東作辰布穀鳴高樹朊朊原田中穡事何方午我后重維時駕言歷郊土行行翠華憑濟濟羣公扈清蹕異盤遊後車謝旄羽六龍儼徊翔千畝規宸覩鏤笠閔慈進糾力齊勤惰勸稚娛田畯庆饁助貧窶逖人

巡原隰旅師掌野聚蓄補來震方昔澤施何溥平鉄紀典謨依戩爭訓詁三復閔農篇芳躅紹明祖誰將秋霜練縿給成國語豈但侈一時且以垂千古

悉纖懷千韻古寄至朱於擔泊

代凛凛歲云莫

王肯堂

凛凛歲云莫寒雲一何繁天涯望鄉樹千里迷郊原所思久別離念之憂心煩素書曠不久乃道路艱願得從黃鵠借我雙羽翰形飛神不隨積緒何由宣

入其貴開析辨尚簡浮詩家正法眼矣

又

黄輝

茲歲忽遒盡窮陰何凄凄春風仍欲來遊子行不歸單居夢難成彷彿逢光儀合歡亦有初不忍言別離安知平路長感寤坐罷悴攬衣起欵息微風動芳梅君子方在遠攀條當遺誰冰霜豈不厭物性自不移物性自如此思君君詎知歲華易零落不覺涕沾衣

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筆者雅去及之

春日進脩自述

黄輝

春風何處來春水在流水來者方懷新往者逝焉止文章道若未聞抚化昧終始下流雖為居寤寐見君子至言寄精粕九逵紛淹軌希夷名强命澹泊安足倚執是怡氛閒嗒然會神理觸事懷古今終餘隰朋耻

凡詩專用比興則意在深則詞深意則用頭專體賦則意

莊誦宣宗御製閔農詩采桑曲有述

黄輝

豳風述王業惻惻何慨慷悠哉根本懷艱難親所嘗小人自有依深宫乆相忘詎悟嗷女私皇情紆以傷奏服已三葉天篤布巡行荒野無風夢揮翰如彷徨四海入天目九扈生茶

光片語回化工野繭綿々長八蠶晷

明德天駟揚

清光距今百餘祀感徹先農桑惠風幾時來桑葉如茵芒飽牛
蠶恐饑出入俱劬勤腰背汗交睫細雨行提筐勤動不暇閲歲
事况少逢東人復南畝矜恤辛苦

（此志淆則詞散不深不浮斯篇之謂歟）

皇

清秋瀛洲亭論學　　黃輝

商秋風時來涼景動飛閣蟪蛄鳴高林幽籟正蕭索悠哉万古
心陰陽遞迴薄萬化肅以收吾生安所泊百齡寸陰積念往霍
如昨閒適苦不早薄殖念將落徒倚函丈側夫子幸發藥至精
忘太用元氣固亭毒遊氣宇可循太始自寥廓余亂一以擊芸
芸日息作先民逝未遠響象有棲託再拜承至言寡和愧鳴鶴
少小意飛動神理粉營度浮游及内觀廣以立鄞鄂靜言四方
事屈信儻旋蠖豈伊吐鳳者靈根要寂寞

（諸招素詩知其韓挽虛味之中物外之表）

又　　區大相

古才何蕭然空亭復誰有清風度鈴索白日澹虛牖佳氣澄菱
秋聊此却氛垢萬籟坐中息玄談開善誘緬懷千古心質疑隨
其後有象終筌蹄無言指奇偶聖真良在茲能者從之否止水
清心類山色照幽韜願借濯塵纓終朝謝嘍嘍

（中含不盡之意于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

又　　焦竑

道勝情可捐心遠地彌隙林泉颯已秋蓬山澹將夕清曠對高
槐虛明臨廣被古藤閑自度嘉樹芬成積亭空山翠隨風定水
花碧况復聞清言疑義互剖析敢辭九軔勞終憐寸景戢矢心
避太初永謝囂塵跡三復川一歎慷慨各努力

（此詩李明於陶淵明與清自在處）

和陶淵明九日閑居　　升伯顧天埈　採花翁條

商飈倏向徹冉冉念積晷月日會湯數斯名良足喜蟪蛄去何
之鴻鴈在寒水江樹無静葉籬花弄清泚徃節豈不懷虛罍宿
予恥濁醪及茲辰幽香自相取諒無彭老術柔柔亦云美待醉
帶所懷兀傲寄終始頗哭獨醒人落英竟虛委

白雪吟　　世程史繼偕　梅脫編修

陽灰候始升瑞雪欣三咬浙瀝暮雰深浸淫晨稷小玄冥郊節
翠蕤竹天歌杏凍宇亦何營流霙自相援光迴洛浦妃影散蓬
丘烏五神車漫同孤客棹空掉枝筆投窓悰援琴破孤憾歎高
裂素裁韻入幽蘭娟嘉樹印蹤封璧珽巴呈兆風陪絡易柚雲
逗情難了九衢坂背迪萬井龍鱗晶人境畫飄飄天花坐聞曉
独憶長征兒刁斗忘昏曉

七言古詩

沖行此詩退神化所至不從人間求印妝物寫景盡雲烟絲點不足為其志也不之迹水之清之不足為其春秋之其不秋也為之和之也明為不足其格也

南京行

仲衍 孫蕡 翰林典籍

南京自古說豪雄。遠勝秦中與洛中。吳越千山高拱北。巴江一道遠朝東。秦淮水入丹陽郭。北固城連六代宮。岌業石頭如踞虎。逶迤鍾岳似盤龍。龍樓鳳闕天中起。万戶千門霄漢裡。太乙鈎陳紫極通。翔鸞舞鶴珠峰峙。郤日稜甋駕宴廊。行空複道侵箕尾。仙掌銅盤玉作流。靈芝華蓋霞爲綺。華蓋靈芝綵綺霞。御橋金水正當衙。五門彩旭朝天仗。馳道香風散日華。細柳千章爭拂地。嬌鶯百囀競啼花。紫殿龍光飛武庫。雕甍甲第列侯家。侯家卿相真才彥。玉節蟬聯奉天殿。昼宋摛文入石渠。韓彭耀武專方面。黃閣承恩宣雨路。烏臺執法行霜霰。玉珮声清散早朝。葡萄酒綠沾春宴。春宴風流世共誇。隱豹商家隨赤羽。藏獒大纛映彤牙。盤陀宝校光前導。組絡鳴鑣隘狹斜。狹斜西下通三市。紫霧紅塵拂天起。南陌東廂馬以龍。烏衣宗推人如虹。平有賈珠輕薄兒。亦許採九俠游子。循懷鳳臺醉李白。無復新亭泣周顗。井傍美人悲麗華。道上行人譚結綺。結綺臨春總可憐。龍河一帶但寒烟。天界叢林開象魏。冶城高閣黯神仙。神仙盡是蓬瀛侶。更尽秦樓玉簫女。邪邪青鸞月下來。飄飄彩鳳雲中舉。別有青樓大道傍。烟花萬樹儼成行。飛瓊裊裊翠霞袖。小玉娥娥紅粉粧。小玉飛瓊兩少年。清歌妙舞鬪嬋妍。舞態盤迴芳樹底。歌喉宛轉落花前。彩雲作雨朝朝合。璧月流光夜夜圓。朝朝暮暮長如此。秋月春花若流水。去歲今年景不殊。南來北去人相似。生綠雜羿逢上客。流蘇暖

悵邀公子。爛熳三春錦繡城。空漾一片笙歌市。幾年佳麗楽無邊。我獨胡為困一塵。巳似楊雄栖白屋。還如司馬卧文園。誰将積業三千牘。換取揚州十万纏。桃李風前歌扇底。看花騎馬過年年。

如明月珠旗千將雄戰觀者生色

從軍楽

朝宗 汪廣洋 左丞相

從軍楽。右挿忿帰。左攀弱。天子有詔征不庭。重逐前鋒掃幽朔。出門萬里不足平。宛駒照耀黃金絡。去年鏖戰葱嶺東。今年分戍蓬婆中。蓬婆城外一丈雪。半夜紫騮號北風。少年思悵慷慨事。便起酌酒澆心胸。酒酣耳熱声摩空。手舞三尺青芙蓉。前將軍。右都護。壯士在榮不在富。一朝手格楼蘭帰。人擁都門看馳驚。朝承恩。暮承顧。出入三軍稱独步。都門富兒空萬數。人生豈被從軍誤。

此子充以詩諫者

築城謡

子充 王禕 忠文公

朝築城。暮築城。築城欲高高輒崩。江南五月盛霖雨。隨崩隨築人人苦。大家築城多賣田。小家賣產來助錢。朝築一寸暮一尺。尽是齊民膏血積。爭道城高可防賊。民力巳竭何所益。君不見陛下盛德猶如天。四海一家千万年。金湯之固非所恃。何乃坐令民力敝。

漢之天馬來歷龍草徑千里循東道千百年來復見此歌矣

天廐神兔歌

子啓 曾棨 宮詹學士

天廐名馬不易得。鳳臆龍鬐秋兔色。國官厮養十載餘。云昔來自朝鮮國。想當此馬初生時。蛟龍降精雷雨垂。房星夜墮水華赤。雲霧下繞靈風吹。稚姿逸態真神駿。蜿蜒蹄高雙耳峻。日光夾鏡烱方瞳。汗血流珠膩紅暈。朝鮮得此不敢騎。覆以黃氈獻赤墀。廼知天廐盡龍種。如此萬足皆堆奇。今晨鞲出迥殊絕。危

高意深遠

從

鑾輿自超越，朝趁遼蹯交河水。夕秣驕嘶薊城月，君不見驊騮騄駬古亦多，老不一試將奈何。駑駘無力枉崇墜，俗馬有肉空嗟哦。平生憐爾獨遭遇，繡勒金鞍照瓊暑，相期慎保不凡姿，萬里長隨六龍馭。

王詩從容典麗得風人体裁而此曲更佳

塞下曲　孟揚王偁 檢討

君不見，雁門九月風如刀，筋強蹄健群胡驕。邊庭列嶂走烽燧，旌頭夜出天山高，陰磧茫茫走千里。刁斗聲沉塞雲紫，重圍未破殺氣昏，萬衆同呼士心奮。起看壯士皆裹創，援桴鼓之氣益張。三軍奮迅一敵萬，斬胡血染天為黃。自此匈奴知姓字，漢家畫雪穹廬恥，可憐白首未封侯，一片雄心向誰是。

松徑秋聲　叔溫劉翊 文和公

紫谷繞徑塵無跡，鬱鬱高松挹秋碧。金氣正驕風滿林，渾如萬壑波濤激。又如曉日蛟龍吟，翠雲蕩漾江中心。倏忽風微更堪聽，冰絃操出重華音。蓬萊宮闕五雲渺，鳴鶴寥寥動瓊島。亦與時作笙簧和，好聽秋光在林杪。

御溝春水　劉翊

去歲都城三尺雪，御水潺潺凍全結。半夜春從地底回，一片菱花暖初裂。東風著水水不知，縠文細細搖清漪。退朝閒步石橋上，派衍遥分昆明池。御林初青照垂岸，蕩漾波心影凌亂。青陽果果射員沙，幾簇游魚聚還散。太乙東皇隨斗行，韶華拍塞皆春聲。臨流慣勝心獨喜，物色生態如有情。天潢自是待春早，坐想八方春更好。航海番人入貢來，萬里川光淨於掃。

都門御柳　劉翊

東風二月午門曉，紫禁暄妍暖雲繞。玉河堤畔赤欄橋，高柳依依得春早。柔條裊娜百尺垂，蘸水點破青玻璃。晴烟一抹鎖深碧，曉色正與春相宜。臨風忽聽黃鸝轉，入望濛濛無近遠。鮫綃帳薄疑未收，翡翠簾輕不堪捲。日高頓覺散清陰，無限韶華連上林。紛紛萬井足生意，自是皇家雨露深。

有感慨

清夜遊　邦彥石瑤 文介公 大學士

宮夜冷冷月華白，嫦騎踏空紅墮雪。西園門外鼉鼓聲，十六院中樂齊發。楊郎蕭郎各一席，千牛當臂宮娃泣，坐中誰是陳宣華。寶帶猶拴繡襦結，芰荷風柔酣海霞，錦纜綳樹啼煙鴉。侍臣自舞王自歌，蟋蟀香消金縷紗。佛經僕射呼不起，梁燕才人竟究死，潼關烽火照宮紅，猶自心輕漢天子。龍舟翩翩，苑白日醉，擁笙歌南下疾。一聲悲鐸不堪聽，至今江柳生愁色。

樂府神品

戰城南　擇欽王廷陳 編修

戰城南，困城北，縱橫鴉肉烏啄食，一將愚夫死，聖人用之非得已。國之守在四鄰，善戰之臣服上刑。耀兵者不祥，恐常勝之家道所忌。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母，安忍為。銷戈矛，滅烽燧，戢爾熊羆長不試，鷗鷺逝，鳳凰來，與民休息歌康哉。

結客少年場行　應德唐順之 太子司直

長安少年膽氣粗，生來恥作轅下駒。買交不惜千金產，使氣能捽七尺軀。探丸夜入平陵郭，走狗時過渭水隅。朱門傾蓋爭言悅，白首同心不顧餘。俠士由來重然諾，一言妻子堪相託。魯國朱家不學儒，洛陽劇孟偏能博。別有侯王勢絕倫，朱甍甲第凌

可以歎世之汨沒于世味者

蓂莢奇葳隨瑞聽蓂六瑞草也字書例觧為草木之狀康詩望見蕨往客草華

天閨蕭朱自倚金貂貴班許元稱肺腑親青牛翠幰朝朝合絲
瑟未絃夜夜陳門下俱為鷙座客堂中皆是報恩人常時須努
生光彩自矜意氣長無改何言榮耀有沉銷雲散星分在一朝
舊客誰過賓車騎新知盡入霍嫖姚始知富貴多親故始知貧
賤多辛苦他年北闕競彈冠今日南山空射虎積薪前後逝相
踰一生一死交態殊獨有子雲甘寂寞閉門自草太玄書

詠省中芍藥　約之陳束 編修

韶年清景翦朱明紅藥翩翩爛綺城南畫閣連雙閣參差數
萼當階發縈烟裊霧色偏奇旋除瑪户更相宜露采明晞鴛鴦
掌震根晴濯鳳凰池鳳池㕑仍來孕訛風氣花香時續斷帷綃
幕穀盛葳蕤花綏還從花下疑停乘不言嬌日寵含愁如恨隔
年期含愁停釆何窮巳綺旋從風颭還起黄蜂一一繫絲低紫
燕雙雙窺色戲可憐輕豔軼塵寰朝朝濯拂為君顏秀色佳人
何足贈調盡仙客莫須攀願逐風光漸銷鑠會留芳馥五雲間

則形容翠華之狀矣翠華蓋也

題鷹　叔大張居正 文忠公

結落宏壯

萩葭露冷金天碧晨風應候獄原澤鷙鳥毛羽落紛紜草間狐
兔深無跡颷騰電發勢絕倫尺綃疑睇若有神
皇情非事從禽樂為憶鷹揚净塞塵

如槃園按樂排比浮倫

恭題百子圖　汝默申時行 大學士

金屏繡幙春風起柳穉花嬌燕鶯語繽紛百子競韶華綽約群
遊芳徑裏小兒英英自有神玉犀為骨珠為唇大兒岐嶷氣清
徹秋水雙瞳光照人玲瓏錦石藏身入藉草扳條坐還立日映
花枝紈綺明露垂柳葉髫髻蕉刻竹當馬鳩當車撲蝶調馬更
窺魚善戲初非好弄者幼來百伎總成娛掌中之珠自古重或

唐朝文士能詩刑杜高李到者深我詩稱許咲君謗悦无再見然光義儲光

云孔釋親抱送渥洼水上種爲龍丹穴山中雛是鳳鳳雛龍種
世所誇電繞虹流瑞
帝家桂殿早開開玉顆蘭宮日覩長瓊葩環珮珊瑚柔不苦閑
雎叶應麟之趾周典何須祀燕禖先封自合多男子

又　丙仲余有丁 大學士

周雅徽音傳太姒康幄漢池開百子伊誰圖此獻
彤闈不羡螽斯與麟趾春風吹花錦繡明燕燕于飛黄鳥鳴嬰
孩無事得嬉笑相趁春風花底行競奕呈奇見真態半藏半出
花叢内分行逐隊百戲新宛轉踉蹌總堪愛儼為頭顱王為眉
明眸廣額驕自如徧覩一一皆龍種骨格迥與凡兒殊綽約更
疑姑射集岐嶷更向郊禖出謝家玉樹荀家龍對此茫然空自
失總然挑撻為鍾情蹴地扳搵意氣輕珊瑚玦隊錦襠卸神駒

忠臣之言紬約自旛

跅弛傷人驚共道禄民如赤子閭里嬉遊久如此和氣由來致
百祥天潢錫羨從今始君不見王風首二篇又不聞樂只歌南
山
聖主其為民父母小臣因頌百斯男

淳維楨此篇洪武郄子歌无足道矣

聞濬河通志喜　維楨許國 大學士

皇家財賦出東南舳艫萬里尾相銜天借銀河助輓輸黄流如
帶飛雲帆一朝崐崘忽咆吼勢觸龍門奔碣石淄溝南下接茶
城一望黄河没高柳沽頭積阜與城平聆陽湖水一線縈陽侯
就戮河伯遁白波何處翻長鯨篙師束手目相向陸地何能望
舟上忽知浠水能傲亢況復　龍興近芒碭
帝咨伯禹作司空思秉四載荒徐東乍開紫極繞申命俄報玄
圭已告功河水安流入淮浦南北通津民按堵何鍾寧辭過日

勞襄陵不適當時苦漢家沉璧築宣房王侯負薪臨齧桑然亦
功成歆瓠子萬民力盡悲隄防我
皇懋德寧川澤馮夷效順非人力蛟螭盤糾作川梁秔稻連翩
來澤國八年禹績始平成盛世崇朝遂妥清河中龍馬今應出
願效禎圖答
聖明

壯浡有氣槩

寄春防諸将　許國

春風不解黄河凍芳草萋萋入春夢閨中日夕望音書塞上烟
塵尚傾洞戍楼羌笛雜胡笳関山何處落梅花寒氣尚能侵虎
帳春光原不度龍沙古來惟有防秋急今日春防更須集羽檄
常隨鳫節飛鐃歌每及瓜期入丈夫有志誓㓕胡早銷兵甲事
田租

寒氣尚能侵虎帳二語可稱新氣齊金折共光烜鉄尺之句

九重正念歸農晚遲日倉庚好獻俘

羣龍圖歌　許國

吾聞明盛世
帝治升黄暉眼前安得有雲海神物擾擾翥空飛雄姿瑰狀不
可以迫視恐有風雷座中起五采真成芒碭文雙精似躍延平
水神靈變化固莫測天地相視忽改色驤首疑虛霧雨流騰自
欲奮波濤擲秉雲上下御者誰如騄
帝輦游天衢虹光繞仗翼華蓋蒼甲浮河開瑞圖羌羣龍何
窟瀛海蓬山珠宮貝闕恍惚變動蟠泥躍淵
聖主乘之飛而御天蒼生望霖毘父根東軒臙嫔藻烟霞咫尺
披圖如對禹門峰那知亦有人中龍
恩波似海應同沐嘉會自天不易逢却憶春雷初起蟄多少揚

筆端天矯如龍游

著遐點籲彙征已入承明廬妙選仍通列仙籍陰中高卧王佐
才魚水既合生雲雷莫言華屋空圖畫曾有真龍垂首來

文章体裁默合目弘

塞上歌　曲江李存文　乙丑庶吉士

將軍按劍當轅門指揮四顧風壓奔前驅報虜絶清海彎弓上
馬移兵屯衝枚疾走出鳫塞虜騎㳽山布千寨單于夜台走賢
王擬度龍沙犯燕代將軍憤憤殺氣雄肯令一騎入雲中列陣
巖巖不可動奇兵撇烈如乘風身隨壯士銜旗鼓頸繫名王闘
虓虎胡兒紛披血成川頃刻旋頭墜沙土近來守堡不守邊敢
踰邊外登燕然將軍出塞士氣奮春南萬里皆生全古來衛霍
只如此猶恨窮兵勞赤子將軍一戰遂偃旗滿目桑麻樂生齒

慷慨激烈有燕趙少年豪氣

恭題玄兎圖　對溪陳思育　学士

玄兎之瑞世稀見誰哉寫之入素練錦函捧下賜傳觀許目詞

林動驚羨盡言此兎何逼真奇姿熙熙美且馴宛如蒼璧呈仙
圃乍見玄圭錫洛瀆又疑日飲玄泉液黒雲爲毳眼瞳赤何時
却下玉蟾宮隱約秋陰傍花石邊開卧花蔵翡翠些娟娟丹
乳垂生來自是衡星彩中山凡族那能追憶昔文宜太平日嘉
禎感召殊非一此兎曾從壯地來當時歌咏猶能述至今宝繪
尚流傳點綴丹青更宛然試令置此靈圃中還有靈鳳同蹁躚
此圖此兎並稱絶須識
皇情非玩物按圖長憶兎置賢濡毫願頌周文烈

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將進酒　豫南習孔敎　翰林学士

將進酒浮屈巵主爲壽客致辭主謂客飲幾何一斗亦醉一石
亦醉歌者且停舞者紛以退客謂主言君不聞炙轂髡淳于宮置
酒監者在前史在後羣臣殿下蒲伏稽首親友嚴客賸髒鞠𦝫

按此詩全用淳于髡故事昔齊威王召髡賜之酒

問飲戎何云酒曰言亂極則則樂極事悲萬言盡然極不可而ゝ之以哀以諷諫焉

歎起而上壽此時徑醉不過二斗州閭之會六博投壺男女雜坐眄眙讙呼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時也客心最讙能飲一石歡歡乎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高陽之徒安足為安能以我隙中之馳景付之麯蘖良可吁主人勉矣職思其居

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常判史臨泥意已使採菊露未晞若玉壘盡近之矣

盆菊吟　　玉壘陳于陛　宮詹學士

九月霜清玉宇涼喜看盆菊媚秋光高雲錦石寒偏暎細蕊林晚更芳階前結翠臨朱榭碧葉丹葩色相射爛熳休誇玉井奇葳蕤詎数金鈴價幽香不受綺羅侵嘉卉真宜翰墨林美日攀風先晻曖含烟綴露氣蕭森却憶東園桃李花春容綽約委塵沙何如此植凌霜秀燁燁猶能殿歲華玉堂騷客若為情獨對芳叢眼倍明擬賡彭澤東籬詠徙倚西風嗅落英

豪健奔放如式庫今開千戈森然不覺令人神快矣

大閲　　陳于陛

君不見西京烽火連邊疆煙塵歲歲馳建章巳遣將軍屯細柳還勞
天子獵長楊又不見唐家突厥侵長安蛇豕肆虐盟血寒
文皇親臨顯德殿將臣校射威桓桓長陽顯德傳英聲未今氛祲銷胡城何如
聖皇重武略萬乘來臨驃騎營只今廊廟羽書稀瀚海風霾淨不飛四野已能清戰壘
九重猶自御戎衣轅門此日軍威重刁斗鳴笳聞遠近虎衞遥分天上師魚麗偏閲雲中陣六龍扶輦擁虹霓隊隊貔貅列鼓鼙歡呼雷動三軍色勝踏風輕萬馬嘶連營赤壘遥相望飛符插羽募精强龍光燭劒千霄漢虎烝楊旌壓陣行鏃簇趑趄鼓爭先更有車馬鉄連錢拔刀誓欲斬驕子請纓好為破祁連卷旆重看玉輅廻喧闐歸騎鐃歌催未云擒敵飛狐嶺共訝觀兵戲馬臺
明主由來慎徳難願言垂拱坐
金鑾却憶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收入慎德更高

又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天王御宇妖氛清八垂偃鼓秋不鳴
皇情睠兹桑土亟
詔書大閲十千兵金吾直驅宮道肅矛璋前指轅門矗五戎並擁襠襦明萬騎交馳驌驦緑別有龍文七尺霜雙雙趨侍
金輿旁中官短服千金飾壯士雕鞍八寶裝臂弓挾彈趋前後羽葢霓旌分左右三原年少射長楊五道將軍屯細柳紫鞚上燭星河高鳥飛不度雙旌旋魚麗陣前貔虎立鷹行隊裡熊羆號材官蹶張盡超距禹獲專諸何足齒巳聞瀚海偃鯨波更道陰山息狼炬神武遠播寰宇穹小醜敢與大國爭嗟爾遠方勿謂聖人今尚武為挽天河洗甲兵

忠伯詩并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盖聖於詩者也

杜子美有洗甲兵行

征西將軍出塞歌　　王家屏

九月邊郊草具腓龍沙黯黯胡塵飛閒道將軍承密旨霜戈萬里伸天威利鏃長弓圓大纛白馬紅纓耀粧束衛青猛士下雲中李廣飛軍來上谷雲中上谷鐃荆榛星烽夜燃烟書屯鳴金伐鼓從天下軍馳馬驟如雷奔帳前組練皆貔虎鄴下黄鬚不足数部校能開萬石弓健兒會挽千斤弩穹蒼蕭日風颼颼鳥鳶不下黄雲愁林深野曠狐兔没鷹肥犬疾豺狼

詩須要句法渾成如忠伯之雄次次自有渾成底氣象

志新語奇起出千尋常之表丁踞不落前人窠臼者也

幽直北関山連窮寨旋聞一箭旋頭落赤繩繫得左賢歸白羣報道單于獲從此陰山奏凱還纍纍獻馘明堂前天王為設彤弓宴功名不讓麒麟先

又　　郭莊 庶吉士

朔風捲地胡雲結交河忽見層冰裂將軍受命弄專征雕鞍笑撫黃金玦回看千里障紅旗前驅先過受降城龍韜壯志凌蒼兕寒光耀日旌旗明甲騎三千圍組練稜稜殺氣轟雷電千羣西綿驅樓蘭戰勝歸營血洗箭祁連山下竪降標日逐從今盡款朝破虜擒王功第一將軍不數霍嫖姚壯士長歌早掛弓將軍意氣貫白虹君不見賞今天子自神武麟閣先畫平戎功

軒然推倒足以斷世俗也

又　　石葵賓 三近 戊辰庶吉士

涼風九月塞草荒烟迷瀚海雲茫茫慕南慕北樹色蒼戍樓曉角吹清商大將專征膽氣張誓將談笑摧西羌雕鞍白馬旋蟻盤旌旗烈烈出長楊手挽蛇矛丈八強腰間寶劍懸干將玉關明月隨征裳鐵笛度曲秋夜長琵琶起舞聲琅琅祈連山下陣雲黃朝來飲馬交河旁鐵弓背射雙黃羊虎頭燕頷身昂藏貔貅十萬屯河湟陣前一怒凌秋霜單身縛得左賢王燕然勒石垂青芳萬里歸來奏未央一朝天子推恩光朱門甲第遥相望大夫所志在封疆坐令四海稱鷹揚

又　　蒲源張書 戊辰庶吉士

秋風萬里胡沙冷忽報胡兒夜登嶺漢王鑄印築重臺

筆力高妙拾差天成

詔拜將軍出邊境將軍舊是郭汾陽氣衝牛斗劍光霜長車破胡天月單于驚走如羣羊千騎門關外鳴笳伏暮雨將軍挽戈宿氊裘不畏五更寒鐵騎能令四海肅君不見秦王昔日築長城遠拒匈奴不敢行將軍揮刀挈雷電今日長城數萬兵

又　　玉陽張一桂 少[illegible]辛[illegible]

九月西風寒氣冽邊塵漠漠飄輕雪棘門精騎擁君雲戰士征衣冷如鐵雄心直欲掃龍庭努力遥期探虎穴一朝龍命忽登壇千里疆場獨建節細柳旌旗動轉遥黃金肘後垂雙貂奇功思比班定遠善戰仍輕霍嫖姚光明百萬爭奔突刁斗三更倍寂寥號令先時馳羽檄戈矛計日掃天驕玉關崔嵬高蔽日隊伍繽紛聯絡出黃雲壓戍奏胡笳白草連天喧戚鼙破敵何須待五旬酬勳每見輕千鎰參差組練鎖烽烟倏忽雷霆出叱咤

如聞河鼓[illegible]瞬息无声

分閫專征意氣豪橫行沙漠豈辭勞石城薄霧朝隨馬怒嶺嚴霜夜濕旄據鞍滿飲葡萄酒觀戰斜披翡翠袍壯猷大將今征討匪茹窮胡敢繹騷赫赫王師原如錸元戎況抱孫吳略幕府光芒鋭氣横霞棽淡旄星落大宛頭懸太白旗郅支血染青萍鍔雪恥除兇振國威更有名王皆面縛自古邊疆賴虎臣由來許國不謀身青海水邊明月夜黃沙磧裡布陽春休誇欸塞單歸漢翻笑長城浪築秦早將捷音報天子麒麟閣應知第一人

健痛沛陡之吞

又　　穀峯于慎行 大宗伯

涼秋塞上金風早玄霜已白榆関草胡騎憑陵走玉門將軍夜出天山道天山月冷連胡沙荒磧野原不見家五千劍客椎牛

飛十萬軍聲靜不譁年少將軍輕百戰彤戈鐵甲光照耀馬上
雙懸明月弓風前獨試蓮花劍處旌倒將何難戰笑看胡塵動
地來解圍瀚海運無敵轉戰皐蘭不肯廻紫騮汗血歸來後上
將勲名垂細柳長組携取大宛頭割血且酬葡萄酒連營萬騎
車轔轔入塞何曾少一人紫雲閣下報
天子萬里封侯豈足論

聲勢放縱雲天之下奇作明興以來一人而已

又　　洪陽張位　大学士

黃河一夜層水結流沙萬里飛晴雪九月寒高塞草枯隴水無
聲羌管咽關道留千夜傳箭裹屍相約陰山穴將軍一劒靜邊
疆身擁貔貅十萬強旌旗掩映玄雲色金戈鐵馬凌秋霜號令
嚴明刁斗肅橫行意氣無龍荒君不見漢時匈奴入雲中烽火
照耀甘泉宮

天子按劍拜名將闈外不戰收全功又不見武帝嗣世尚敵愾
今年明年常在塞轉戰人多首虜多滇南青海無遺類守邊原
不重高勲但見先聲過虜庭莫貪肘後封侯印忍令萬骨空飄
紛雪趾除見將領寬勝負原從帷幄分將軍有志服天驕坐使
狼烟靜裡消天王有道玉關閉名績無勞銅柱標他年金碧麒
麟殿功成絕勝霍嫖姚

平屬題舉一洗者常晦徑

天方國人進玉詞　　張位

我聞天方國自古稱筠沖于闐層城西萬里地饒氣煖多春風
名山蟠据經幾劫嵯峨千仞雲青葱靈瑞不閟產賢喆寶藏但
結霞光籠羌胡採取費心力五色錯落經磨礱瑰奇不敢留下
方梯航未便何由通側聞中國有聖人滄海無波道德隆筐篚
仍將加十襲一朝遠獻蓬萊宮明星璀璨呈異采開函豔耀迴

重瞳當年曾説連城值結綠懸黎無堊棘精神不拚共輝山溫
潤無瑕今比德琉璃十種空自奇荊人三獻誰將識何如煥德
賓四夷天道異珍來絕域想當剖璞出靈竅光芒遠貫白虹色
古來蒼璧用祀天願就玄壇供奉虔古來珣玕稱宗器願歸清
廟共芬苾古來執圭式九圍願陪繡衮光垂衣人間可貴在適
用玩好徒奇何足重
明王方切寶賢心詞臣擬上投珠頌太平西閉玉門關異物從
今不須貢

嚴重高之自成家

又　　陳于陛

我聞崑崙萬餘初層城　九重天外畫閶風側有琳珉產丹柯
翠葉常沾潤又聞于闐臣浸導三河玉色幾重紛可羅深秋雲
淨月華滿縈波時見方流多崑崙之山于闐水神氣蔥蔥久蟠

委天方亦在咫尺間今之獻者無乃是想當出璞剖靈竅太白
星芒耿耿照猕異寧同抵鵲姿歷隴勝有垂虹耀天生瑰瑋當
不虛採取豈藉司南車覆以十襲錦繡段盛以金函進
御除占戢此玉值非賤數都之城佳特兆一朝遠至丹鳳樓五
彩菊輝　紫微殿灼如明星璀璨流夜光琵似乾坤氣色分玄
黃截肪蒸栗未足擬蛇文魚目尤窈茫古來有玉能重國結綠
懸藜孟垂棘卞侯三刖升楚階獻磬瑤瑛號殊特乎丘道遙隔
三桑鹿臺龍首至寶出昌城大蓋是豈暍渤海琉璃偏映日何
加
聖德浩蕩漸幽遐神靈滋液鍾流沙　屈不博萬金貴裔夷拱
貢帰
王家命工鏤作圭璋器

如飢鷹搏兔迅不可言

歆宁仍將分六瑞琬琰今為西序珍球琳詎數雍州贄吁嗟予
虞舜續圖贈貽華萬邦時雍景福壽周后受瑣武功濟時祚綿
延踰卜世亦願吾
皇宗今猷永與虞周叶靈契

又　　　　　　檢菴徐顯卿 少宰

皇家曆數萬年昌
聖明天子出當陽初膺宝籙登黃屋遂布玄功澤四方寧相朝
中調玉燭元戎塞外擁金湯臣工底績烝黎樂海宇謳吟頌又
康高懸化日輝三極遠布仁風播八荒已為百瑞承天兆又見
微波息海揚何須漢使通西域重譯來朝擬越裳
聖主凝旒綜王會坐隨月令看明堂雲韶霆躍声威壯霞璐星
弁交趋蹌鴻卿多使爭誰奏四夷稽首感叅至自古西戎玉関
外今之大國為天方人從雪嶺踰葱嶺馬涉流沙度白狼獻賣
彤廷充族實連城美玉藝玄黃飛虹碧水澄秋色明月清霄吐
夜光產出于闐復西去崑崙玄圃山之陽東入中華九萬里願
居御府效珍藏待琢珪璋豫六瑞還加五德為官答憶昔楚人
徒伯國白珩不寶〻賢良況乃堂〻萬邦
主中興謨烈方鋪張抵璧捐珠羅征來超英聞俊升嚴廊瑜林
運立布庶位珍琳戛擊鳴文章謀議霏璚騰六字共成勳業照
旂常
聖主垂衣事端拱佇看熙皞躋虞唐寄語蛮夷君長道華夷原
不殊封疆但入
闕廷覲禮樂毋勞貢獻動梯航

見大如中國之体

又　　　　　　鍾石田一儁 宗伯館□

豔谷筆力豪俊以超逸縱絕為奇

聖主執圭御未央躬扶大寶垂衣裳勳成白環來輝光亥陋更
載瑙磺横瑙與美化軼夏商大小臣工咸與琅追琢金玉過殊
鄉絕山重溟操旦航有國名天於玉帛冠帶古不王一朝
輸心傾太陽稽首
闕下陳篚篚瑾瑜瓊瑛莫敢藏徑尺盈寸何煌〻此寶原來非
尋常受氣儲精自玄黃于闐三河并崑岡黑如純漆白截肪更
有山玄并水蒼五色温如成文章合之為瑋分為璋瑚璉足稱
清廟良萬金連城豈易償況茲遠人德所將昔時鎬池山貫亡
玉杯亦爾成禍殃再聞火玉獻會昌又有瑣䝉修明王玩物丧
德非嘉香祝此未足較低昂千古獻琛惟氐羌共球畢集致者
湯我
王大道相比量致此自今登　明堂明堂戛擊舞鳳皇千秋萬
歲戢斧斨共仰瑶曆輝陶唐式哉
王度不可忘

七言之工麗者杜子美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夜寂寥閶闔直臣欲門冰泥行可以並

沙堤行　　　　　　肩吾沈一貫 少宰

嚴閣未啟宮漏鳴雞人鳴籌催五更千官霧集
蒼龍闕萬國雲從紫鳳城咸里流蘇承月吐庚家綉蓋避風行
朝天競試金鞭捷照夜爭誇宝炬明金鞭宝炬列何多意氣驚
闐丞相呵忽散林中千騎鐵還藏陌上五侯珂沙堤乍築如弦
直鈴駕齊鳴比玉和明月暗隨圍火去飛塵不動從官過新鑄
金章虬篆赤初裝玉帶螭文白黑憣嫋〻天中行紫綬翩〻雲
裡識綬步香風發紫裾逍遥直入承明廬萬年枝上春方綠天
子殿前日正舒中使忽持黄紙到〻
至尊降輦迎相笑玉律初絃九叙歌金甌已蔔千春兆　彤庭

格調高庶規模簡古駁駁乎工部之風矣

弘敞坐青陽紫府委迤接玉堂試看麟閣畫形日正值虞郊下鳳凰

苦熱行　和宇劉雲夔 宮詹學士

燕山虛傳千丈雪昔乃苦寒今苦熱苦寒尚可御苦熱安所逃寒有重裘凸室足自庇熱難袒裼心煩勞炎風吹埃沸四野火雲布空日如赭驅馳道路何為者紅塵滾滾隨車馬長安千門與萬户氣喘成霞汗揮成雨崇臺廣厦且鬱蒸何况卑棲在環堵赫如先世十日並出木膚其脩草枯于焦思叩帝閽虎豹守之赤氣上衝雷雨不垂晝苦多蠅宵苦多蚊寐何由假於為之轂仙人乃在閬風岑水晶宮闕天盎城安得從之御風行高盤寒玉堆磈磊五侯冰山安足倚朝見成山暮成水古來清學惟玉堂抱經綏帶而翔乃今何事亦熱中願言解慍鳴絲桐琴父棄杖后羿窮張呼嗟杜陵許身稷契君豈迂三伏炎蒸無歲無發狂大叫胡為乎

君與天才地出現起句便非俗吾知屋不起山花赤此君與之撰放所以驚動千古者不在此乎

題浴沂風雩圖　少林沈懋學 狀元 修撰

孔門狂簡我千年怪底一朝落眼前摧灑天根洞今古飛毫楊素散雲烟沂水晴光春不改舞雩草樹猶芊綿兒童冠者人人在恍惚猶聞滄浪稱解衣共逐琉璃碧白鷺輕鷗相對適隱隱猶聞慶行香珊珊似探蛟龍宅翩然引手攬春衣徘徊共覓壇墳跡開襟遐待輕風來紅塵不起山花赤相携爾我共悠悠不知將相與王侯行歌互答樂何極身外閒雲空自浮礼樂渾忘公西子為邦那復問由求鳳凰一舉以千里藩籬尺鷃安得侍何物繪事功殊絕頓將往跡重掀揭對此不覺馳心神逝將覓境尋真訣

次　學海顧紹芳 右贊善

果風遲日韶光美草樹斜堤更迤邐不將脩禊掩蘭亭肯遂流觴依曲水春衫初就白袷輕童冠無過二三子岩虎溫泉近郭流若處雩壇西山趾溫泉水滑堪夷猶增高木末東風適浴罷祗如春鏡曉風來渾似嶧山秋須臾興盡斜陽下人影歌聲歸路迷問道誰能尋此樂孔門點也曾商略哉三子稱將家意氣逢時盡揮霍爾獨胡為辭世紛俛首灰心守寂寞當時片語援天真至今氣色干青旻悠悠已属千載下生綃披拂傳風神余也開圖長嘆息之子豈是忘世人毋迺濁亂天地窄頹然自放甘沈淪惟時感物不得志何異道傍行泣麟嗚呼圖在人已往惟有高風後來仰即今聖路方清夷岩藪無材漏羅網顧我反是丘壑姿居然牧带千金享弓矢蒲輪奈爾何披圖為爾一慷慨

詠天閑神駿圖　蔡日陸可教 右諭德

房星委地光如虹渥洼水與銀漢通護說千金大宛種爭看八尺隸河龍東風一蹴來京國鳳臆龍鬐耳披竹紫豔煌煌迥通人紅光閃閃長噴玉霜蹄曉踏欺驊騮願倫八駿驅仙輦道傍伯樂驚相顧十二天閑忽見收憶昔天皇事游豫雕鞍玉勒隨龍馭壯心自覺千里輕矯首長鳴簫雲去祇今垂往空陳迹但向圖中見頭色尺素猶開沙漠風筆端似動飛騰蹟九重正爾念邊城築臺不惜黃金傾安得此駿忽然生為君長驅掃胡庭

詠大風秋風詞　陸可教

君不見漢家高皇按劍起電掃六合烟塵空時平過沛會父老四顧激烈歌雄風秦誅項滅了無事中原鹿得狐兎穴猶思猛

而氣殊遠大真英主也至秋既詞言固雄偉而路有感慨之音故其未年卒至於荒是此詩本

士意惆悵無乃轉憶韓彭功又不見建元天子橫汾日秋風句雲莽蕭瑟高歌未絕哀思生四座羣臣修無色南驅百粤北走胡天馬如雲自西極功成志得何所悲從此雄心頓衰息我觀二帝皆英主大累長材篤匡宇。帝圖零落幾千秋猶自雄詞照今古幾回擊節悲風生驚沙颯颯浮雲停乃知庭草燕泥句唧唧何異秋虫聲

如黃常張案於洞庭之野不百无尽不主故常非堂上京人所可擬設

咏開創功臣圖畫　陸可教

憶昔胡塵腥萬國太白寒芒射空碧。羣雄戈戟蜂蟻屯擾擾中原血半赤。濠泗真人攬扶起手拂千將電光紫。豪傑林林入指揮萬古腥羶為一洗宛如蛟螭隨真龍矯矯乘時有數公中山開平兼雄絕風塵百戰摧羣鋒。運籌帷幄紛無數青田金華時借箸搞吳殄漢尊俎間謀斷千秋壓房杜。文猷武烈古無倫手扶日月懸蒼旻至今英炎不可即。獨有遺像留丹青。峩冠大帶神骨清恍如罷戟朝承明森然色髮俨飛動對之颯颯雄風生君不見古來將相盡塵土雲臺凌烟豈君伍嗟君功名冠終古賜臣

高皇自神武

昔香來諸韓嘗自評此詩有生氣須人挺著不爾便落大手於少陵所詩云云

擬題　御屏百子圖歌　少廣王萱 編修

玉闕淺淺紫雲扶清陰繚繞垂流蘇雕華下來開便殿飛花細草皆閒都祥雲蜿蜒依黼座輕烟香妙浮金爐楯郎更立歌鐘奏獻壽初觀百子圖百子紛紜恣歡笑鳳雛龍種爭誇耀昔聞綵筆能生花寫來顧陸神情妙戲粧抹額繡裲襠擊金撾鼓自成行一堂珠玉天星燦五尺珊瑚海日光急射明璫連浮來細拾翠芳曳錦忙東行忽有闘鷄市西去俄開蹴踘場手把朱旂

描寫百子情態如畫

如此方足題御屏詩

氣何武鞭鞋影動雙紀夾綺花入勝斜橫髻閣前來往追風迅枸歌喧似昆明池竹籠巧作周王駿更有低頭解誦詩紛羅俎豆比宣尼指天畫地如欲語對人不似外黃兒流觀駕轉飛霞送錦屏迎列雙旌控

聖主刑于湯沐風只今窈窕房幃衆掖庭況有小星吟微臣竊效螽斯頌

少陵詩多齊梁間綺靡氣味然自佳

觀禊篇　王萱

城邊日出曉色空柳條拂水烟溟濛紅雷轆轆騰走天際晴絲十丈搖東風天門馳道連三市小桃如綺驕紫李青郊客樹囀鶯花碧渚平沙飛燕子營花燕子總傍人銀鞍寶馬踏香塵簇簇華林觀騎射盈盈羅綺賦懷春聞道王侯早開宴曲水濛洄張翠幄玉觴錯落出雕盤醉歌白幘開紈扇祺亭南去畫橋西蹴踘千場後閒雞侍女解粧金屈膝筝人齊唱白銅鞮宴罷朱顏笑相向驄馬聯袂行歌大堤上茜裙低舞柔扉燕白鳥青蘋自遊泳急管哀絲去似雲前山紫色掛斜曛悵望蘭亭說遺事世上誰稱王右軍

此詩正如張李廊資之習華正叔綠繁之良駁不具美並得扯龍片且

水殿納涼應　制　王萱

南風飄空杲日馳霜錦重重曙光紫赤精高佳祝融峰天吳不從滄溟水氣蒸人草木平馬頭十丈炎塵起東下紫紫飛晴綠海榴拂地搖紅焰此時天王居太清豐隆鞭馭排雙旌青山故隨仙仗外千乘萬騎花間行寶帶流蘇粧鳳輦宮袍窄袖弄鵝笙芳菊逝香如雪色垂楊歷亂聞歌聲一片綠波瀉逸漢桂舟蘭槳浮空明綺窗低亞寬銀浪商歌妙舞臨檻參差白鳥藏溪竹烟呈輩霞飛鵝鳴借得鮫宮蚌珮蹇六蟄齋鶯黃金屋

皇風一毛

調水雪鵝行紫蹀中貴初傳賜醽醁風光不盡款銀笳清蹕未央燒絳燭絳燭銀箏香霧收夕陽亭下鳴紫騮鵲鴿斜飛繞漸口畫欄幽客數螢流漸聽萬聲喧別殿樹底月來天欲秋

伯脩好作悲壯語三代以下風騁之后馳杜李秋貸藉荷千載欽共帷公一人

金臺懷古　伯脩袁宗道 編脩

燕陽城東秋色開西風衰草黃金臺太行落日憑空來桑乾流水不復迴臺前春秋去如駛大陸平原莽相似古來惟有燕昭王不惜黃金待賢士我聞賢士各有心重在意氣非黃金落寸腸語初合慷慨孤劍知尤深千金市骨何爲者一日回來千里馬先王朝拜磨空前壯士蒸集臺下白日蕭野搖大旗臨留即墨無留行七十餘城一朝下至今猶說金臺名聖朝邊鳳備郊藪黃金纍纍大如斗大夫致身應有時臺中之人今在否

磊落清壯辭簡而意盡

少年行　穀菴黃汝良 編脩

少小驅塲事鞍馬聲名不肯居人下蹀躞堪先薊北雲叱咤可振長平瓦呼鷹逐犬出東門被犢紅纓去若奔日落評鐘起華屋玉顏紫袖春風溫座中豪客醉起舞六博投壺累如堵白譜金尊長不空那知白日難爲午君不見五侯七貴何憑陵一朝麋鹿遊中庭何似寂寂揚子宅終年獨草太玄經

許安豪邁真一代偉人

百官本　充子李啟美 檢討

詔脩省

倉庚初鳴艸初綠桑田春雕驅黃犢赤野蕭條白日流飛沙晝起吹茆屋長安城中十萬家不道家家食半菽胼胝寧辭終歲勞歲雲還期五月穀雲漢深廑聖主嘆琮璜圭璧肅雩壇已有精禋修六事還將祗枚戒千官

小臣調燮無能補尸曠應多愧素餐願竭丹衷爽化理四方從此享豐安

晨越文代直與李杜歌詩奉之

冬夜讀書　玄洲全天敘 編脩

燕山雪花大如玉片片吹來滿寒屋侯家歌舞撥黎園石氏賓僚醉金谷寂寞城西楊子居牀頭一束古人書燈寒焰短遙夜賦獨把青緗別蠹魚散帙高編坐超忽容與婆娑忘歲月高言自可穿天心玄理還將探月窟寒風颯颯響廷樹起看桂樹發浩歌千秋事業竟誰許歲華冉冉傷蹉跎

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未有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詩自東坡和淵明始

和昌黎石鼓歌　弱侯焦竑 脩撰

周原石鼓奇且閟幾年蹤跡沉蒿萊昌黎何得睹拓本殘章斷碣如塿塊題詩笑載爲祭酒至今照耀黃金臺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泰華山崔嵬蔡雖秘摩挲之數石經奔走洪都僑回思共和歷隋代披荒斷古其誰哉天昏地慘鬼夜哭至寶欲出風雲埋韓韋博雅始一識鄭向搜索窮山隈四百六字傳青簡二千餘載開蒼苔龍書虆分爪蟠互蟲書深刻神剪裁束致太學竟不朵鳳翔落莫空山崖皇明文物邁前古中融雅頌相沿洄辟雍橫陳雜犧牲廟堂列參樽罍想見周王盛羽獵從臣撰述皆奇才聲詩炳蔚垂日月雕鏤宛轉回雲雷之眾山刻跡半摧殘水蝕沉名已灰豈知籀往迹自在摩挲細讀如談諧近傳岣嶁碑更偉青字赤石臣以魁宣王雄俊神爲智何異昇祖於雲末神物出沒兩不偶昔何掩翳今胎回安得移之置一處擊鉢披閱心眼開春風鄒李讀萬過答絲吉甫親追陪嗚呼答絲吉甫長追陪

磊落伏宕之逸昌黎長者之成家者

又　宇泰王肯堂 檢討

章片宋朗不為琦碎差可昌黎對手

周王中興蒐岐陽王帛萬國朝明堂簡車列馬羅成行既攻且同戚武張厥緒何鯉及魴何以貫之柳與楊諸侯爸從式嘉燕煌煌金石照文章此時功烈成千古此時歌詩傳石鼓苔痕剝蝕盡泯昧髣髴不辨魚與魯欲讀嗟如口生棘細視但以指畫肚上蔡小篆徒妍媚鴻都八分安足數石鼓磨滅無完文銘蹟猶堪識矩度嗟乎秦皇頌功德名山何處無鐫石祇今唯有草萊存無數穹碑盡埋滅我觀石鼓重咨嗟跨秦歷漢深年華霜侵日炙野火燒闕殘猶復珍

引帰自勁具見逸志

皇家辟雍礼樂隆前代名物衣裳森飒然蒼蒼石鼓宜其間左右夏商陳鼎彝昌黎好古生恨晚眉山和韓時較遠何況更多千載餘光芒猶自驚人眼壯猷因思方叔豆乘時除舍中興烈煥然遺迹垂不朽旂常竹帛銘高勛不學楊奇楊子雲歲歲年年老一經漫有庚芭來問字空疲執戟愧無聞

征虜將軍出塞歌

王荷堂

如秦師過周身胄超乘雄氣勃

旌旆悠悠班馬鳴將軍悼戰出遼城遼城冰堅夜可渡陰山積雪皚皚霜威日光匕劍刀太白入昴誅天驕單宿寒侵壯士鐵露下霑濕將軍袍袍袖音書字不滅樓蘭王筋空帝血朝廷本望樹功勛閨塞那因怨離別男兒燕頷志封侯勒名須上天山頭羽書瀚海飛猶急金繒和戎非遠猷君不見霍驃騎橫行朔方入天際匈奴未滅何用家

天子無勞開甲弟又不見曹景宗萬里馳突生長風去時兒女盡悲悵歸來閭里生光榮古來豪傑多如此何況英明遇天子威略猶勤六月師逐北應越九千里王関指日淨胡塵明月吹笳四面声護羌不用刪東部破虜何須訪列營洗兵休馬事春農充因屯田詔可從寄諸將軍休樂戰

君王不賀斬胡功

又

焦竑

如公子約六國破秦軍于河上不勞餘力

獵獵邊風動蕭蕭胡馬鳴明光傳紫詔飛將出長城回看旄頭天北指鳴笳疊鼓紛紛起龍廷點淡陣雲高一夜天驕渡遼水中朝朋撤大徵兵烽火甘泉達旦明老將漁陽舊無敵俠少交河新有名金鉦直搗雲中點練甲平臨黑山下返旆黃河為倒流揮戈白日應回舍帅頭一點疾于飛生縛單于馬上歸紅旗不動和門影白羽先開大漠圖

明主恩深軀命薄照腕并刀霜錯落肯令越甲鳴吾君坐看徐偁函麟閣歸來飲至

紫宸朝珠勒瑚弓翡翠袍為問漢廷功最著祇今誰似霍嫖姚

又

昭素黃輝編脩

英風奕氣獄明山川

烽火何來照三輔半夜流星飛白羽北風觱篥且休鳴飛將新傳征虜名提壺行酒但歌笑叱咤須臾風雲生玉帳河魁冷刀斗龍虎離塞當前後穹廬落日隔黃沙已覺旄頭墮虎牙前單夜戰條支渠單于六戰走不死繫以長纓報

天子席捲漠北不遺矢君不見少年控鬣調僕姑沙場决賭如博蒲名王當户分梟盧

若絕景追風之騎出之騏駭人

憂旱吟

黃輝

春樓攖雪苦無多今年條風先折柯土膏不起麥秋晚已破四月如寒涉旱氣連年亦何意女魃詩張應龍寂罪宿空懷好雨心終風長挾揚沙勢中原風色尤癃淪滅沒陽烏吹倒人暮雲亦作奇峰出眼見炯火焚魚鱗觥皇膠湛何日刊汲黯飛章

難報閶闔紅雲不可窺怨女投壺夜爭笑安得鈞天醉乍醒肥
蛸石穴愁鞭霆銀河倒瀉數千里碣石洗出桑林青。

古樸典雅陌唐采十下風

又　　周望　陶望齡 緒餘

氣慘慘兮天飛沙羲和馳兮鞭日車瞻原隰兮
皇心嗟秩望祀兮虔廿澤旗犧牲兮選上壓盛將許兮油雲集
謂吾訟風伯兮何不仁雲散漫兮愁吾民速降沴兮東南貪饕
無堪兮賦無芋朝不夕兮出不可以去餔秕糠兮侍歲今不
雨兮惘焉至赤子疾兮號呼鞭金錢兮東運吳江海竭兮魚龍
枯斗水絜絜兮吾誰蘇今不雨兮何為乎皇孔仁兮心惻惻大
號布兮明堂朝斬魃鬼兮濡沃焦左右盻兮良軌歲大旱兮用
爾作霖雨

盆菊吟　　陶望齡

雖然如出金石更熟復古撰唐律自成作家

秋林多高風秋士多苦音停杯且莫歎搖落請君聽我盆菊吟
含英吐艷那堪久爾獨開芳衆芳後有時偶結先生憐何意頻
過白衣酒托根只擬在林丘照影寒潭澹澹流殘處籬邊和露
曉幾叢竹底抱霜幽霜露天下下野小摘來花自盈把詩君
清賞為君移朝來却種華軒下綺席金缸白玉鎗相看忽有東
籬情枝枝故與簾櫳媚細細香添酒味清薊門寒色由來早朔
吹先凋玉堦草高堂十月無風霜一盆長對風霜老。

蘭心蕙質玉貌絲香

又　　焦竑

林莽蕭疎歲欲闌霜華射地明琅玕藕花夢冷鴛央浦白榆搖
落西風寒盆菊君看開正小錦石高雲相照耀華色離離秀可
餐浮香的的寒循峭翻疊桃李當春生淺白輕紅剩有情連枝
無州妖嬈態一夜空驚風雨摧高人碎宣來海島靜女無言偏

窈窕時逢金令意轉加移向玉臺看更好幽姿不與凡卉爭靈
氣曾延千萬齡青瑕絳闕有時去歲歲且締同心盟

沖淡自妍本許俗人賞識

又　　商銘　傅新德 乙丑庶吉

高標百卉無顏色東籬容艷稱奇絕含芳搖風綠葉披分黃笑
日金苞折主人有意借幽芳一日移歸白玉堂昨夜簾櫳寒氣
薄幽香冉冉侵吳閣齊天歷歷粲鮮妍盆底應知造化偏一束
可脩彭祖術又聞甘谷流淡液日精服餌自長年我欲得之獻
御筵萬壽無疆應有助何須海外覓神僊

如綠池淡淡青柳依

又　　王肯堂

盆中冉冉黃花姿托根舊日居東籬風霜九秋吐作氣不與衆
草同萎獲玉堂主人重珍護沾酒綠葉增華滋香隨葭酒汎清
冽影照燈火相差池君不見連堦接陌三春花東風月月吹塵
沙此時盆菊抱芳韻豈願滿地爭容華。

詩有佳句

又　　黃輝

上林秋葉紛如織瀛洲別貯陽春色把露何須三徑繁迎風時
見孤莖立日精元屬僊人食靈根自許凡籬匹散金手紫亦何
心芳事偏於歲寒得落英羞作桃李飛繁苞白月清霜出不隨
太液鵠裳單含情獨向朝陽立

如身處方壺下視培塿不勝形小

金鏡篇　　黃輝

江心寶鏡誰為兩龍蟠盤精挾龍子圓月還空挂樹煙青天直
下菱花水曲江此鏡更無儔寫出鴻濛萬象秋金膏作蟾翔鸞
舞玉水迴看老魅愁淮竹四都何足與秦宮照膽差堪示千里
空懸不夜盤紫珍那與人間事此鏡疑從魏鄭公彷彿曾遺猿
王字天宮徒嗟百鍊銅竟看鸞鵠失雌雄誰知此鏡明于月不

氣象君鑒首冠山鵬翼垂雲

似蟠桃甫熟閣只想玉女汗。玄霜難為儀人。數緑髮太平天子坐蓬萊神物還隨壽域開下臣嵐虔那能似禱千南山獻一杯。

又　　　　俞甫吳道南　諭德

閶闔清秋入中天誕聖期龍顏霽軒宛虎拜揚洪聲呼玉高陳仙仗外堯蓂共指御階時是時率土遥稱慶詞臣爭獻千秋鏡繡擁盤龍明月開光含金鵲繁霜映云是江心鼓鑄成咸陽仁壽濃傳名與雲吐霧生風物忽訝玄冥歌上清願君宜此鑒萬物却邪廻照通神靈拂來一片寒潭影千朶芙蓉舒露井火齊時度語聲輕玉臺曉掛菱花冷古今神物豈有窮精英合與天同永遥知百鍊剖禎符稽首萬年歧倒影。

太史公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于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子云玄宰之意乎

帝京篇　　　　玄宰董其昌　己丑庶吉士

洞渥風雨會殽函天地區河山靈氣有遷換一一拱北開皇都皇都險扼居庸麓不斷華夷山蠢蠢入聖經營華。帝閫三輔掃滌維坤軸形勝曾標天府雄烟花複道書圖中勢壓九龍丹地迥雲分千雉　禁城重中天閶闔開宮扇承露雙空霄漢見凌風卻月闕嶙峋建章鳷鵲籠萬猗太液池邊白玉堤蓬萊閣上紫金泥浴天巨浸疑通漢耀日層棱為祝釐長安甲第千霞起四術九衢平若水朝開珂珮按西清夕聽歌鐘喧北里道旁無復酒人悲碣石徒傳擁篲臺燕應多亮市曲和歌時此栢梁栽吾聞京邑四方極升平繁侈窮物力縱賦長楊諷錢何尚梁之謠良可則京華春色一日遍舒部屋遐陬豈盡如願闕九重明四目不使人間有向隅

長篇結到而圓以扎風拱者

又　　　　焦竑

紫禁鬱葢光耀漸九州共睹天居壯安知地脉浮太行千里排空下黄河幾曲回奔馬日月高臨碣石門風雲長護幽并野紫微網縕接上台鉤龍雙闕微明開柳迎御仗垂垂花拂儀部泉泉迥千門窈窕群官入鳷鵲虛明鵷鷺集上公華標挾星飛内史衣香沾雲濕星飛霧濕日悠悠更有踏蹄恩澤疾金張夜月連錢騎逍遥春寒翡翠裘說客常持小冠出公子時飛白蓋遊逐遊華燈樣相接含態含嬌情未歇相隨蛺蝶生花下度戶車行欲語川移調馬埒雲擁鬬雞場綬帶回長樂鳴笳出未央東視風光歷不能西山攬結復堪登濺濺寒水懸千澗豔豔朝嵐幕九陵九陵千澗復參差仙觀僧藍兩蔽虧似飛校尉偏能獵供奉才人總解詩。西湖歸路酒方酣十里芙蕖萬頃潭錦纜牙舟逆塞北水秋堤柳類江南漢主離宮那足數秦關百二空椎武何似車書今日同萬方玉帛歸明主門掩青春省作盧花光夜色映窗虚時平頌獻三都賦肯學相如封禪書

如吳札觀樂品藻後審

又　　　　周孺國大相　檢討

薊苑當周道燕山遶漢宮玉溝為灞滻碣石表崆峒星躔三輔北雲氣五陵東山河四塞三千里城闕雙盤十二重憶昔文皇遂廓田剪基定鼎中天開新營玉檻凌風觀高起金莖承露臺桑乾月倒銀河落榆葉沉封玉塞來太平累葉守文主別館離宮無所御天子不聞上林幸詞臣寧草登封賦迢迢複道出層城萬戶千

典致若俠客翩翩飛鞚半白都場林詭之態

門朝玉京已閉麒麟招武士還開鳳閣召儒英主第逶迤入岩
雲外王弦管晝紛紛旗声不数荊高侶園邑常遊衛霍勋別有
紅樓連苑起寶馬香車若流水雕綺恭過許史家歌鐘暮宴平
康里翠帳流蘇哉合歡瑤草忘憂種連理許史平康臨紫陌綃
閣瓊簷高百尺簾櫳粧成二八人座中常滿三千客銀鞍控絲
絡上閣度平樂千雙白璧酬肝膽百鎰黃金買然諾落日捲羅
幃春風動香閣北里金鋪擁翠翹西宮珠樹巢青雀遊騎芳華
二月天御園桃李三春煙佳人醉舞鴛鴦帳公子歡留玳瑁筵
空見金針穿蛺蝶愁將眉黛畫嬋娟爭道繁華向春好俠少連
翩競芳草走馬朝廷結客場鬪雞落宿回鑾道應知豪貴行消
歇聖世好文不重俠田光奇節誠何用酒人劍術任更貴金
臺殿鬱崔嵬昭王霸氣安在哉樂生去國空遺恨鄒衍談天未
盡才惟有年年臺下路車書玉帛遂龍媒

駱賓王帝京篇稱千古然仍昭素繼之遂足分道揚鑣矣

又　黃輝

清渭浮秦闕榮河照漢京寧知燕尾國自有
帝王城燕山形勝由來是天府何如大峴碣石朝陽抱海迴
八州春色和雲捲遙憐車騎五陵朝近見河流衣帶轉龍首回
標萬歲雄城池直指絳河通鴛鴦銅瓶泰駘蕩螺護金鋪氣鬱
葱何處車塵依複道有時歌吹向離宮地衣染桂長留月壁帶
連椒別是風九關甲第衝空起巧笑新粧來戚里主第芳塵奪
博山侯家珂雪隨流水春色鬧繁華赤果動盈車蓉旗嬌入柳
鴛鴦愛帶花馬嘶玉勒過平樂鳥落金丸出俠邪九衢迤邐連
雙闕五夜歌鐘朝未歇翡翠棠新謀鳳波角端弓冷彎胡月劫
望醫開海色開黃金寂寞荒臺撥船若箇傳人至綢鼓行年

軒帝來吳艘五兩交舳艫突騎三河徐敲杖可憐芳草隨先後
可惜豪華銷下九部衍談天際晚來荊棚聲竟餘哀抑頹言此
延頸企臣犬市光依十二樓南望鍾山龍虎氣雙懸日月照神
州

妙脫騷徑言譏鬼神無一點塵俗氣

西山霽雪　黃輝

北風昨日雨成花西山何處迷歸鴉晴旭今朝上遼海雪殘唯
見西山在紫色平臨碣石開素暉斜落軒轅臺樹蔥蔥況復
諸陵近爽氣掛分
紫禁來層冰積雪供流水西山影裊長如此掩映晴雲百萬家
憑陵朔氣三千里鳳城西望不知寒馬上
朝回秀可餐瑤琴白鮮高山意誰道陽春和曲難

又　區大相

朔風昨夜發幽薊十尺雪花滿平地平翻遼海作銀堆何處西
山積翠來彷彿驅龍朝
玉闕參差騎從下瑤臺今朝清旭散寒威萬疊瓊蔗浮翠微西
山不改崔嵬色北闕猶含曙光輝千門萬戶玉玲瓏詞客登樓
望霽容輕寒半拂宮中樹積素仍浮仗外峰漢家玉樹本青葱
況兼三白兆年豐小臣陽春亦有詠朝來還獻蓬萊宮

可与李頎江令又山巴誇瑞奇人入廬家姊王堂語右

又　焦竑

燕山雪片大如掌咫尺千岩迷下上朝來爽氣忽西生瓊花瑤
島森相向霽景偏宜高處看壯懷欲鬥且凭欄霏微似借鳴珂
色旖旎翻增銀燭寒憶昨流澌水夜結凜凜朔風吹地裂回首
青天一夜開樹影山光爭映潔探梅何處最幽奇馬背偏提隨
渺之郢中一曲陽春和頑作曲羞絕倫詩

吾宗愛老杜霏霏向日薄暮去人蹤之句便覺題山人處[illegible]

如飛燕驚穴白月夫涼

喜雨　　焦竑

憲按五月停紈扇。復道高甍喜飛霰。絲絲亂滴未成翻。歘如減半是持白亭動微涼。酌酒傍欄望未央。雲膚寸寸帶山起。雨足垂垂到地長。赤亭氣氤氳火電。合炸豁然秋禾黍。桑林禁禱通高天。萬里回坐意已知。蟻穴有先謀。更見山蛙無氣。收池溜長流。洞復積林芳。欲萎枝還抽。蛟龍勢拔扶電至。閃爍雷霆鼓增氣。逵旦中霄未肯停。草間樹色生蒼翠。乃知雲逕未為災。豈成旋從靈雨來。未動四出驩聲洽一日

皇恩徧九垓

五言律詩

頷聯不對而對最為活潑

月　　景濂宋濂　學士承旨

玉宇淡悠悠。金波徹夜流。岐散間燃照。曾照古今愁。風露張輪影。山河一氣秋。何人吹鐵笛。忠醉倚南樓。

高楊張徐在國初稱四才子。然高詩奇俊爽朗。可追唐之宋三氏皆弗如也

早春侍

皇太子遊東苑池上　　季迪高啟　侍講學士

銅輦出紆徐。春宮晝講餘。戟傾郎將衛。簡授大夫書。草長園鳴鹿。冰開沼躍魚。從游伴商皓。黍竊愧何如

春日退直　　高啟

詔直東華歸。休每日斜。賦連詞客苑。倖入酒胡家。綠長繁繁庭。磚欲過花。知君未出院。應草待中麻。

王詩工而有用。乃游之於風雅者

塞下曲　　安仲王恭　文淵閣修國史

十二羽林郎。橫行靠朔方。陣雲飄塞月。殺氣慘胡霜。戰苦陰山黑。兵殘落日黃。君看射鵰手。生縛右賢王

二首亦如披云看月自清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二首　　若思胡儼　祭酒

鳳輦遊遲日。祥雲夾道紅。香風傳別殿。飛翠繞行宮。徑轉千巖合。波迴一鏡空。忽看鸞鶴起。聲在半天中。

其二　　胡儼

閣道雲為幄。仙山玉作臺。更無凡迹到。只有異香來。柳拂金輿度。花迎寶扇開。太平多樂事。邑從得徘徊

如秋風消司庭雅取

九日　　德溫薛瑄　文清公

秋庭林影薄。落葉正紛紛。菊蕊滋蘭露。寒鴉雜應群。高天霜氣肅。遠谷夕陽曛。千載東籬興。南山帶晚芬

除夕　　仲深丘濬　文莊公

滿山山秋色闕不知野田深為向畫圖看

其四

趣閑而景逸

驊騮行游邇遙林復近阿亂山秋色瞑高樹晚涼多不識官爺
苦焉知帝力何太平無一事投拍且高歌

其五

朱句有真味

匹練標名與胭脂染就騣披風分毛氣霜月鐵銀題漢苑稀遊
獵堯封靜鼓鼙沙明春草細散步飲清溪

詠池蓮　張居正

頌寓不宛於物來其詩得之

液池涵聖澤靈卉吐仙葩皎素凝瓊雪鮮妍簇絳霞蟠桃同介壽萱樹
並數華歲歲臨長景開祥名
帝家

恭題玄兔圖二首　鳳磐張四維 大學士

末兩句殊有意味

天麻胎瑞應月魄孕嘉禎為祝堯年永來從文囿生縞衣呈水
德質稟自陽精借問棲蟾窟何如傍鳳城

其二

語意皆工

玄兔人間少疑從北極來
聖朝今再覩瑞牒喜重開玉杵成靈藥瑤池薦壽杯周宜應有
詠梁賦不須裁

恭題畫馬　豫所呂調陽 大學士

精細

天馬是遊龍春池乍飲虹疑從河漢下宛在渥洼中行牒蔡琦
騧桃花駃耳紅不須良樂顧今日遇重瞳

世宗肅皇帝輓歌二首　對溪陳思育 學士

起句甚述又雄

道化軒皇邈才凌漢帝雄
朝廷端拱裏　天地指麾中乘代

錯道屋乘雲返碧空小臣餘涕淚猶自抱遺弓

其二

凄凄楚斷腸声

龍下鼎湖前人傳
帝已仙九霄俄跨月萬國忽崩天清蹕閒金馬帷堂塗玉鳧不
堪瞻望處宮樹盡淒然

又二首　維楨許國 大學士

短歌當泣

掩袂隨丹旆乘雲憶紫宸萬方同涕泗四紀荷臣民遺澤留
光訓餘威振遠垠橋山弓劒在松柏永陵新

其二

無限而悲

帝鄉何處是翹首白雲除已就軒皇鼎虛求漢帝砂前過千古
恨曆過九朝遐寂寞明廷上曾經侍翠華

山閣春陰　許國

景色依然

高閣蒼茫裡蒼鉄垂柳陰長條時拂地古樹半過岑巷陌風光
入憑軒野色侵不須頻眺賞積頓即登臨

芳湖晴眺　許國

詩中有畫

春州接堤平晴湖抱檻明遠山花作障紆岸柳為城地似桃源
勝人疑剡曲行披圖
皇覽洽一慰豫遊情

潁濱洗耳　許國

末句得題外意

不讀逸民傳焉知聖主勞招弓虛玉帛洗耳自蓬蒿迹已河山
遯名猶日月高今皇方籲俊爾輩豈終韜

松軒納涼　許國

讀之冷冷然

居然圖畫裡宛是對瀟湘竹石依花檻松雲擁玉堂橫琴消永

霽嵐映穴微凉紫綴堦葵影傾心只向陽

海蟾東湧　　許國

借喻為言　巨海含蟾放大光妙物情丹青圖郭索豪家宛生成窟宅依沙
州跟蹌類甲兵只謝應可總斗水敢橫行

宣廟御筆馬　　王學陳于陛宮詹學士

質理　賫綺傳神駿彼奇尺素收蹄損雙碧玉文散五花亂青汗當沾
臆黄金為絡頭天閑今萬匹何必按圖求

宣廟御筆石　　陳于陛

結句有思　一拳留御墨千仞聳崔嵬上漢槎難取中流柱不迴三峯分
菡萏萬古長莓苔擬獻如盤頌誰堪作瑞才

山樓待月　　陳于陛

神情俱冷　虛閣東山敞參差碧桐稠與緣天共遠人與地俱幽海月龍
瀞林烟霧樹沉清輝從此待無處不知秋

荷亭　　陳于陛

遠度　滄洲深幾許野色遍霏微雨歇山含潤林迴燕去稀雲陰多霞
壓荷氣細薫衣卻望烟波杳疑從太液歸

玉河新柳二首　　陳于陛

善描盡　春歸河畔柳色繞玉堤陰嫩芸初含綜金婆娑懸曉
鏡晛晛隔春林須會裁培意
皇家雨露恩

其二

和字妙　御溝風日暖新柳瑞烟和葉隱黄三語枝搖白鷺波移根來禁
苑結翠映鑾坡不似章臺路王孫攀折多

又　　忠伯王家屏　大學士

一二是　水繞沙堤曲晴紆御柳鮮柔條輕若雨嫩葉暗抽烟影落波間
細陰垂檻外偏宜依漢苑遲日待鶯遷

山齋隱居　　王家屏

頗得幽人之趣　石壁蘇松古齋庭竹深淡烟籠樹色高嶺落峰陰向夕披襟
坐臨風抱膝吟弓旌
明主待未許卧雲林

宮陵觀濤　　王家屏

老手　淮海孤城夕江門八月濤臨風一以眺萬里正滔滔赤岸凌波
勁銀河倚浪高巨川思共濟無乃
聖心勞

天閑白馬恭題

宮皇帝御筆　　王家屏

詩特下几　毫上黄金駿毫端白雪驄玉花生御楮繪奪天工照夜
珂瑩凝霜匹練空瑞池　仙馭遠猶向畫圖雄

煙雨　　穀峰于慎行　大宗伯

一幅煙雨圖　蕭蕭一幅上秋氣入楓林雨合千山暝煙含萬樹深御溝花外
滿仙漏霧中沉側席歌雲漢宵旰勞
聖王心

雪景　　于慎行

虛無二語絕勝　輕綃寒色動不是月華開林影千巖白人從一徑迴虛無分玉
樹彷彿想瑶臺盈尺占登歲陽和迎九垓

賦得日臨仙掌動　　棠軒李長春　大宗伯

氣字　仙掌標晴闕蒼蒼曉日臨影從銀漢轉色貯玉盤深細吸金莖
露斜開御柳陰蓬萊今尺五應非海中尋

露凝仙掌　定宇趙用賢 少宗伯

是宋人魔頭手

零露一何濃，宵傳仙掌重。寒香上鳷鵲，爽色裛芙蓉。的的深珠斗，漙漙及曙鍾。和雲飧玉屑，姑射得相從。

又　復菴吳中行 司成

流麗有六朝遺風

絳闕秋容靜，金莖露氣長。凝空方湛湛，映日轉瀼瀼。共借仙人掌，能延玉女漿。願持方聖澤，沾洒徧遐荒。

對芳樹　敏齋盛訥 大司成宮詹學士

清雅

憑欄散幽思，卷幔對芳林。白晝亭亭蔭，青霄雨露深。飛香臨翰墨，流翠上衣襟。却憶蘭池曲，空傳漢吹音。

詠盆菊　學海顧紹芳 右贊善

詩氣逼人

作發黃金蕊，還登白玉堂。姿寧謝桃李，節敢傲松篁。零露浸秋色，含風散晚香。秪應芳采掇，遥佐萬年觴。

朝廻馬上望西山積雪　睿甫張尚思 丁丑庶吉士

工于寫景

策馬還朝日，西山積素餘。梨花千樹綴，白練萬峰舒。蒨氣鍾青靄，瑤光映碧虛。望中幽思遠，攬轡欲徐徐。

昂建慈寧宮有述　梅源鄧宗齡 編修

風韻一胎都雅

聖主隆虞孝，慈闈北極間。卜稽徵太史，繩墨走公般。風靜瑤宮敞，花明玉輦還。瑤池開勝會，瑞氣繞天顏。

賦得紅藥當堦翻　奎恒楊元祥 檢討

領聯甚麗

托根清切地，况是艷陽天。迤邐羅裳舞，憑欄絳佩鮮。日烘濃態見，風倒暗香傳。莫羡揚州盛，栽培魏闕邊。

賦得春深五鳳城　楊元祥

風景流麗

帝里青陽啓，皇居紫氣浮。花明鳷鵲觀，霭護鳳凰樓。宮樹連雲碧，滄波抱闕流。聖王時茂對，膏雨遍神州。

又　尔張李廷機 侍讀

不是喫烟火食人間底言語

何處韶光好，偏宜禁苑中。宮花分曉日，籬燕領春風。鳳閣含烟煖，龍池綴雨濃。東君如有意，長護萬年叢。

又　少虞王荁 編修

綠燕寫春声此詩最妙

山翠枕瑤京，東風花滿城。宮槐迎曉色，籬燕寫春声。水漲含新紫，霞飛切太清。遊魚欣在藻，亦可鑑皇情。

詠署中栢　王荁

大雅

窈宛流雲氣，枝疎傍水陰。亦同春色好，不受歲寒侵。衆籟清霜急，孤貞白日深。忽然思蜀相，祠下樹森森。

又　中涵方從哲 編修

如朱絃疏越一倡三歎

嘉樹依清禁，亭亭造碧天。不隨鴉鵲謝，應有鳳凰眠。秀萼凝金露，靈根漱玉泉。抱書時對晤，心賞獨泠然。

瀛洲亭新池得雨　翰谿徐顯卿 檢討

如深山道人草衣葛毛六大夫不足見之勝

秘閣清霄近，蘭泉曲沼開。宿烟生暮雨，新水長秋苔。地向蓬瀛入，波分太液來。憑軒多秀爽，疑在白雲隈。

又　王荁

有致

古樹摩清漢，芳亭切上台。池光分太液，雨色自荊臺。綠芷含風潤，黃花雜霧開。苦看魚在藻，唰道侍朋回。

上苑探花　王荁

禁苑春風早，天桃映水涯。千行西蜀錦，百里赤城霞。枝逐黃鸝

結句甚工

入花飛燕斜。頻宜垂柳外。紅粉隔窗紗。

又　西玄周應賓 編脩

自然奇逸

上苑碧桃花。娟娟映水斜。風微香點點。日暖氣蒸蒸。夕影翻紅雨。鶯声隔絳紗。東風莫相妒。直欲徧山家。

詠院中杏　白山葉向高 編脩

知時女步春絲傷婉弱

舊是仙人種。移來白玉堦。小花新細綴。正飛時霞綺。明斜日瓊瑰。亞故枝。上林春色好。何似曲江池。

又　王萱

俊語

啓甸渾相似。蓬瀛恐未真。風光三月候。霞綺萬年新。不讓河陽勝。平分上苑春。翠烟通禁柳。常燕去來頻。

擬唐人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王萱

洋洋清絢

纖月催銀燭。微風引玉珂。乾坤開秘殿。牛女到明河。蓂莢舒將半。梧桐下幾多。賡詞工撥藻。未許七襄過。

初冬即事　王萱

庾之照人

十月邊雲黑。千村木葉黃。勁風隨鳥度。狂渚任鴻翔。河伯心仍陋。山靈宇可藏。閉門無吏牘。還借雪中光。

邊塞曲　王萱

氣雄宇宙

高壘控雙旌。交河刁斗鳴。暮笳呼月出。霜角咽風生。白草連天遍。荒原獵火明。上方纓可請。躍馬渡邊城。

擬駕幸西苑觀刈麥詩　王萱

頌聲

四月靈畦苑。清蹕羽騎翔。忽經桑雨綠。又見麥雲黃。鉦捲田疇

暮旌迴草樹光。宸遊多燕豫。知為報充箱。

早朝出左掖　觀我吳應賓 編脩

雅徤

紫殿鄉晨鐘。千官佩玉從。星光銷振鷺。霜氣靄飛龍。地靜開天語。花深得露濃。侍臣歸瑣闥。默撿欲束封。

賦得日色臨仙掌　荊岩楊道賓 編脩

俊逸

初日映朱扉。金莖露正稀。高標臨沆瀣。彩色動熹微。影向璇題合。光隨赤羽飛。萬年羲馭永。長對袞龍衣。

賦得雲近蓬萊　字泰王肯堂 檢討

春容新精合大明

春雲多秀色。偏喜近宸居。捧日餘光彩。從風自卷舒。依稀掌淨還。傍綺樓疎。佳氣瞻霄漢。氤氳日有餘。

又　季平周如砥 編脩

詩作清不凡漫嫩

蓬萊迎曙落。雲氣欲蒸霞。瑞共鑪煙裊。光疑翠蓋斜。空開五色映。日麗重華。何處瞻佳氣。葱葱識帝家。

又　弱侯焦竑 修撰

知丹霞波的礫光明

紫殿開南極。宮雲乘乘飛。色因蓍石麗。影逐鳳池歸。未覺為霖遠。翻憐捧日微。滿廷歌旦旦。虞帝正垂衣。

又　用孺區大相 檢討

雅致可掬

蓬苑與天通。祥雲杳靄封。開花臨絳闕。接葉護瑤峯。日裊仙衣麗。風飄

御筵重惟應常五色渕英自從龍

又　玄宰黃其昌

莊安典麗　韶光明北極雲氣護蓬壺似蓋籠
華閶非煙擁　御蓋輪囷翔碧落縈迴更虛無端識從龍舊庭
輝映六符

又　驰素黃輝　編修

詩律工緻頗類初唐　葱鬱看長氣隨風出五雲若煙輪自起似蓋於遊分
鳳闕沾春彩
龍車映曉文光華虞唱在長歲和歌聲

齋居對雪　黃輝

點綴輕妙字字切題　雲物護圜丘依微映　御苑氣衝玄籥勤雪應素灰流天意呈
三白
皇情重一遊詞官先紀瑞抒此詠未辭

又　周望陶望齡　編修

首句便見雪意　真誠居玉署到處點緋林緹瑣霞初發寒城花已深流光激照
眼虛白映齋心會獻甘泉賦誰賡郢客吟

又二首　區大相

詩思蕭發　候氣窺玄籥清齋席白茅同雲連
北闕春雪近南郊宮遍著花積風迴苑樹交天心如可見暗點
易中爻

其二

玉樹風聲靜瑤階雪影來兆從三白異瑞應一陽回色依增
樹輕飛逐條映明朝郊祀賦應待長卿才

又　蕉竑

詩旨明題又不若題故見高手　玉署迎長至齋居濩泪時朝雲成雪易宮線轉春遲枯樹寒愁
筆生庭華月浴瑤花紛可望知有海神期

賦得首夏猶清和　翁正春　狀元修撰

頗有風人之致　春歸餘淑氣夏早尚微和姿信朝寒度天清夜雨過殘花當日
麗高樹夏陰多看取薰風至應吹帝子歌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四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邑子 陸登之 瀛儒父 校讐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詩集七言律詩

如陽阿之舞激楚結風

春日陪車駕登蔣山 景濂宋濂 學士承旨

鍾山月曉樹蒼蒼，鳳輦乘春到上方。馴鳥不隨天仗散，曇花故落御衣香。珠林霧雪明山殿，玉澗飛泉近苑墻。自愧才非枚乘匹，也陪巡幸沐恩光。

若朗笛生青響流月夜

春日遊東苑應制 宋濂

長樂鍾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把簫韶奏，京國于今有鳳臺。

高朗有致

題鍾山勝景應制 朝宗汪廣洋 左丞相

北山佳氣鬱葱葱，高處深藏七佛宮。松下鸕眠無客到，洞中龍出有雲從。茶煎紫筍逢支遁，藥煉丹砂羨葛洪。更欲躡虛凌絕巘，扶搖大塊鼓雄風。

曾詩富于才情湧湧如泉在文爾時可稱獨步

海子橋 子啓曾棨 狀元宮詹

鯨海遙通一水長，滄波深處石爲梁。平鋪碧甃連馳道，倒瀉銀河入苑墻。晴綠作添垂柳色，春流時泛落花香。微茫迥隔蓬萊島，不放飛塵入建章。

頓點清遠

冬日扈從儀龍山同遊牛首佛宮寺 曾棨

數聲清磬遠微微，始覺塵蹤到此稀。僧向定時聞葉落，客從坐處見雲歸。佛居華藏那營慮，心會真乘即悟機。賜得宮袍新製錦，未應還羨五銖衣。

遒文麗藻可掩前輩

五月六日賜觀西湖 曾棨

玉珂龍影出長楸，詔許西湖攬勝遊。雲氣連山常帶雨，風聲度壑迥疑秋。樹含飛翠沾衣濕，泉作垂虹遶澗流。中使淹畱歸向晚，水紋輕漾抹迴舟。

若洪鍾美哉其聲鏗然

從遊西苑 東里楊士奇 文貞公

廣寒宮殿當天家，曉從宸遊駐翠華。瓊液總須仙掌露，金支皆插御筵花。棹穿萍藻波間雪，旗颭芙蓉水上霞。身世直超人境外，玉盤親捧棗如瓜。

立春日車駕詣南郊 賓之李東陽 文正公

煖香和氣繞蓬萊，彩仗迎春曉殿開。北斗舊杓依歲轉，南郊佳氣隔城來。雲行複道龍隨輦，霧散仙壇日滿臺。不似漢家還五畤，甘泉誰羨校書才。

李公才情蕪美于何李有倡始功大是爲之然

盧溝曉月 李東陽

霜落桑乾水未枯，曉空雲盡月輪孤。一林燈影稀還見，十里川光淨欲無。不斷驛雞催短夢，頻來征馬識長途。石欄橋畔時翹首，咫尺清虛是帝都。

如春林綠葉嬌鳥囀飛

早朝 邦彥石瑤 文隱公

蓬萊宮闕玉爲橋，曳履年年侍早朝。鑪霧着衣如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未排閶闔心猶壯，纔望金莖渴已消。奏罷從容過東觀，五雲隱隱聽笙簫。

西山勝剎應制 維立楊守阯 吏部尚書

又思返正而迅疾無前

四海昇平百度新。西山諸刹倚青旻。烟霞棧道通仙境，金碧臺隔世塵。萬壑松風和梵唄，千門蘿月照禪身。晨鐘暮鼓香燈裏，祝我皇圖億萬春。

如毛遂振盤押血奮身練奇

夜坐念東征將士　　子淵 陸深 文裕公

長河昨夜渡貔貅，兵氣如雲擁上游。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十二關山森故國，百年疆域漢神州。不眠霜月閒刀斗，自倚茅堂望斗牛。

結句有遠思

恩榮宴　　彝正 羅倫 狀元 脩撰

笑折蟾宮第一枝，香清南省鹿鳴時。藏脩燈火三冬足，際會風雲千載奇。花到瓊林鶯送曉，詔聞金闕鳳來儀。聖賢事業平生學，高遠從今好自期。

用修學富千古，人謂其詩不逮李，如此選中詩，恐亦非貞元以後語也

立春日對雪　　用脩 楊慎 狀元 脩撰

天街晴雪照簾櫳，萬戶千門似郢中。先向曉營添朔氣，却隨春伏轉條風。上林花信梅邊出，太液波聲柳外通。翠水瑤池遊未遠，白雲黃竹賦休工。

即事　　楊慎

西風昨夜劍門過，烽火遙連雁尾河。中使漠南傳漢令，將軍馬上奏燕歌。寶刀金甲防秋近，白草黃雲入塞多。聞道七旬資廟略，會看一雨洗天戈。

如胡笳北音

效古塞下曲　　楊慎

長榆塞上接龜沙，碎葉城邊建虎牙。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蘇武白頭持漢節，文姬紅淚泣胡笳。可憐苜蓿迷征馬，誰見蒲桃入內家。

無限感慨

大忠祠　　才伯 黃佐 文裕公

誰扶黃屋此長征，夷夏分明萬古情。百粵波濤非帝宅，兩厓風雨是天聲。氣吞蛇豕頻揮劒，力盡驅馳尚請纓。再拜高祠回首地，滿山松桂月微明。

大僚詩方富精深當屬大家

正旦即事　　魯南 陳沂 侍講 編脩

帝輦時巡久未回，天門遙拜重徘徊。對瞻自向慈宮遠，方貢還同異國來。春轉青旂開羽仗，日臨金榜上樓臺。帷城尚在燕山外，誰獻元正萬壽盃。

金鋪門上飾以金為之見吳都賦注

聖體初安春日視朝志喜　　約之 陳束 翰林 編脩

龍顏天保秉春祺，鳳闕晴臨拂曙開。鐘鼓忽傳朝市樂，衣冠競捧聖明來。花明玉殿祥風應，柳拂金鋪淑景催。共識宸和今六道，欣欣瞻戀獨遲迴。

端午侍宴闕下　　陳東

天中佳節盛懽娛，闕下平明式大酺。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捧辟兵符。饌分玉食調仙桂，酒酌瑤杯泛菖蒲。為聞宸中浴蘭者，得如天上沐恩無。

如風外漁笛音韻飄颻

冬日過朝天宮　　懋中 袁煒 文榮公

蕭颯寒空萬木稀，仙宮晴霽曉烟微。風驂雲舄隨行佩，松落冰花綴法衣。塵隔蘿烟知地迥，雪殘芝砌覺春歸。年來漸欲尋玄理，幾向丹臺覓靜機。

無逸殿直舍　　維中 嚴嵩 少師

燈燭通宵晃御廬，霧窗雲閣近宸居。瑞煙入座香浮苑，寒影窺人月到除。緱嶺乍聞丹鳳吹，穀城先訪赤松書。歸來未向人間說，天語親承燕對餘。

元夕詠氷燈　應德唐順之 太子司直

春容與穠麗有盛唐體哉

正憐火樹鬪春妍忽見清暉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為語東風暫相借來宵還得盡餘歡

駕幸西山　文升屠應埈 諭德

典重不浮深唐人應制作

行宮迢遞接仙臺郭外驊騮羽騎來山護皇輿千嶂合天臨宸極五雲開春留翠柳供行幄香引繁花獻壽杯獨愧周南流滯者侍臣遙羨柏梁才

流輝樓　用均董份 宗伯學士

如入龍姹姹雲其姿移

上公樓榭敞雲邊絕勝平臨東閣年競覩天文懸日月遙瞻藻藻逼星躔圖書寵映黃金勑棟宇光生白玉編欲識明良熙帝載為看賡誦繼虞絃

恩榮宴　豫所呂調陽 少傅

如飛鸞高雲翔於下鳥

侍宴從容近御床白衣新惹御爐香承恩賜座黃金殿既醉言歸白玉堂過禁鐘聲鳴湛露上林鳳翼納朝陽校書伏勝知何補豈有遺經受太常

侍宴　小漁唐汝楫 脩撰

吾應起未輪風生細煙乃詩中奇遊也

萬年天子宴蓬萊五色雲中寶扇開青瑣班隨鴛鷺列玉階韶舞鳳凰來詞臣上壽陳金鏡羽客來朝獻玉盃白面校書無以報惟歌天保答涓埃

恭題玄兎圖　叔大張居正 文忠公

如雲屯高嶺風湧飛流

曾向瑤臺伴月輪今來文囿瑞昌辰靈丸擣就千年藥鑌質為百鍊身勑貿原因種水德縞衣豈是染京塵還將老子玄玄義為祝君王萬萬春

又　元東劉元震 宗伯學士

奇貌黑毳效嘉禎北極蒼蒼轉玉衡擣藥仙宮清影下騰輝素練黑華明千年毓秀飡靈杞五德呈祥應水精玄圃從來多上瑞相將青鳥到蓬瀛

又　世用余繼登 右中允

如春谷三月萬卉蒸霞

玄霜擣就化儇姿趯趯今看在囿時喜向天門標上瑞還從月窟應昌期精涵水德由來異色借烟光覺更奇染素知逾千歲質披圖擬薦萬年卮

又　嘉猷敖文禎 檢討

可與袁凱白燕詩並傳

常依桂殿不知年忽覩霜毫返太玄影拂縞衣疑作霧光搖碧草欲飛烟仙姿已認靈丹就幻質猶憑寶墨傳共道千齡符上瑞馴遊長近聖人前

杏梨春燕　汝默申時行 左柱國

輕描淡抹語語傳神

杏芳欄幔吐春輝雙燕差池雪羽飛玳瑁梁間寒色瑩水晶簾外曙光微輕銜玉翦穿花過試舞霓裳帶月歸一自銜恩金屋裏年年送喜傍慈闈

蘭琴鶺鴒　申時行

點綴珠璣千秋絕枕

花萼樓前過鶺鴒群飛相逐總含情非關原上秋聲急自傍林間淑景鳴影散瑤堦葵日午音調玉管蕙風清當時集木稱奇瑞何似儀庭應聖明

洛陽花蛺蝶　申時行

長安爭繪洛陽花碧葉繽紛襯瑞葩半濕臙脂含露淺雙飛蛺

妝入毫端

蝶引風斜春枝巧綴同心綺日暈微生五色霞上苑栽培真得
地名園桃李未應誇

月季花翠雀　中時行

不須刻畫自爾斐亹

奇葩競吐漢宮春日日含香送
紫宸千葉能隨容英茂四時長應桂輪新作疑勝裏金花巧郲
訴枝間翠羽馴願以長春歌
聖壽還將解網頌
皇仁

似勝篇狀出之歷家海

題鷹　中時行

何處蒼鷹掣錦縧霜林颯颯灑風毛攫身萬里層霄迥側翅三
秋殺氣高狡兎還應愁穴鷲鳩那敢決蓬蒿
聖明祝網開三面搏擊何須借爾曹

廿一字形浮太平景物

杏花雙燕　元馭王錫爵　太子太傅

上苑丹葩照五雲乘風紫燕自為羣乾坤不限陽和色花鳥同
娛七日熏對語瓊林頻送嵩銜泥徑圃競含芬他時還應高禖
侯百子枝頭祝
聖君

亦有雅致

松菊雙鹿　王錫爵

瑞鹿飡芝色轉蒼並遊文囿是仙鄉歲寒樹有千年秀晚節花
含九月芳玄鶴為儔姿濯濯白環西獻舞蹌蹌祥徵弗祿垂靈
譜長薦瑤池
萬壽觴

得唐人手訣

蘆河羣雁　王錫爵

別浦蘆花烟水深秋風翔集候時侌嘗霄不斷成奇字紫塞何

芳寄遠音飲啄渾無繒繳患往來寧幣稻梁心隨陽好結能鳴
侶春色聯翩滿上林

秀色可餐

茉莉羣芳　王錫爵

瑤臺嘉樹散清香名品相傳出越鄉姿孕仙風塵不染影籠華
月玉為粧非關銷表根苗異自是天邊雨露長閒說堯階生居
軼願言移植伴羣芳

淒切有味

秋聲　維楨許國　桂閣少傅

銀漢滄浪淨碧空天街一葉下梧桐霜前淒切和砧杵月裡悲
涼斷塞鴻何處蟀人驚伏枕幾迴中夜感飄蓬由來志士輕搖
落莫向西風憶桂叢

春雨　許國

帝城飛雨送春過一夜能添太液波遶闕霏霏將

後四句佳

聖澤隨風脉脉助陽和上林分潤驕花木高閣生寒怯綺羅正
念東郊春事急老農擊壤大田歌

如丹崖綠水清然有味

玉河春水　許國

西山春霽雪初消河水溶溶下玉橋遶闕迴疑雲漢落浮空曲
抱玉堤遥波含太液千年澤雲溹蓬萊五色標歲歲韶光共流
轉願輸涓滴向清朝

如任公子為大釣蹲會以投東海其所得魚亦大

萬壽節早朝皇極門　許國

斗轉明河閶色曙鞭鳴赤電遶清朝雙龍闕抱星辰迴五鳳
樓標日月高地切樞垣瞻紫極身隨劍佩上丹霄小臣稽首陳
金鏡願效華封祝
帝堯

力苑開鴝　許國

如雲日祥映水月光鮮

禁城春樹晝陰齊山鳥春深隔樹啼青桑紫椹晨祥後屢日和風
帝苑西天意靡教渠水足雨聲雙喚殿雲低鳳池素食慚何事
又逐流鶯遶玉堤

皇子生加兩宮徽號　許國

丹梯百丈高入雲霄

皇家徵祚正開昌更喜重闈樂未央百子池前浮瑞彩萬年枝
上藹祥光麗宮獻冊熙鴻號龢座稱觴祝壽康六寢珮環交慶
處億齡並衍
帝圖長

大閱應制　許國

右飛黃振鐵萬馬伴易

宸城曉色動霓旌閱武春臨細柳營較獵豈緣誇漢苑觀兵直
欲比周京雲屯虎旅橫戈壯日閃龍文繞座明屢躍自慚無以
報萬年長祝泰階平

朝陽產瑞　對南王家屏

太平氣象

海天紅旭轉扶桑琦島雲披五色光晴映萬年枝上碧煥烘三
秀夢中香乾坤共荷回元氣草木均知媚太陽
聖治熙明欣有象小臣延首咏時康

白鶴羣翔　王家屏

清亮

禁籞遥通降鶴池排空霜翮參差繞山寧羨翩翩彩文囿重
聽嘹嚦三島翛翛翔摩日至九皐清亮達天知
皇情自是珍芳槩不獨長年獻壽宜

玉兔秋香　王家屏

如秋泉石鳴泉緑夜甫

瑶空霜淨羽衣明玉臼千年藥已成質返蒼茫還太素氣涵金
水叶元精偏欣兔苑瓊歆豫肯向長楊受獵驚鸞月午窺仙影

出虛無如對廣寒清

金碧聯芳　王家屏

濃麗芳華

百花香散禁城天錦簇紺闈景正妍葵綻深宮金作鼎桃舒
碧翠為鈿向陽開處傾心甚和露栽時著意偏幸值
君王垂賞鑒芳菲並列品題前

杏林雙燕　霍川何洛文　宗伯學士

詞如春雲令谷清絕

杏林本發五雲枝誰寫齊紈照
玉墀三月正看雲爛熳雙飛郎有燕差池乍疑逐燕雕梁下却
是飄香
御柳吹　舞日光華真有象　彤庭還覩鳳來儀

秋花蛺蝶　何洛文

漢宮紈扇巧裁新繪得秋葩不讓春開向龍樓增國豔飛來蝶
粉助花神
皇風解使陽和駐仙卉爭呈霧露仁更願噓枯遍宸宇窮簷生
意總欣欣

桂花芙蓉山雀　何洛文

輕盈妖艷

墨華點綴九秋容寶筆看疑
御苑逢金粟半含青桂樹錦雲初燦木芙蓉芬香究自清風發
豔色端從滿月穠更喜雙雙枝上雀輕颺翠羽近
飛龍

梅花水仙　何洛文

中聯清切

入夏風生
殿閣涼
紫宸盈握挹寒香上林映雪浮清影洛水凌波出素粧萬朵畫

鷹涵皎潔百花誰得競芬芳欲回太朴淳風易只在
君王頻盼長

瀛洲亭納涼　忠銘王弘誨 大宗伯

爽氣通人

蓬苑涼亭景色幽蕭蕭爽氣坐來收千章古木多清籟六月仙臺有素秋松影偏依青玉冷荷香暗入紫霞流撫身疑在羲皇上未遂風雲擅勝遊

送同留冊封　王弘誨

如云行隱霧文采自殊

星使暫分金馬署天書遙下鳳凰城千年禮樂逢周典一代河山屬漢盟平野朔雲侵四牡津樓寒月度雙旌由來太史耽奇勝況復皇華壯此行

過拜將臺懷古　王陽張一桂 大司成

悽惋味嗟

落日驅車望欲遙塞原風景倍蕭條將臺百尺雄圖在漢業千年戰氣銷衰草寒烟迷舊堞斷碑遺字識前朝我來指顧登壇處瑟瑟荊榛起暮飈

注數行下

又　梅墩邵陛 戊辰庶吉

語意悲壯

千載遺蹤托故臺殘雲縹緲夕陽開三川佳麗興王地百戰勳名大將才此日江山空草木當年壁壘半蒿萊登臨不盡英雄恨風急寒沙過雁哀

又　谷峰于慎行 大宗伯

男士剽人手摸彝徐

赤龍捲上漢中來列戰連營此築臺一劒遂憑吞宇宙重瞳誰信叱風雷王孫草木千年事大將壇餘百戰灰閫外即今思猛士何人推轂出羣才

又　玉壘陳于陛 宮詹學士

感慨之懷

仗鉞曾將漢祚開千秋遺跡有高臺雲埋寶劒成龍去露冷儲

胥舞鶴來浪說山河屬帶礪忍看勳業付蒿萊鼓鞞正動
君王聽那得鷹揚萬里才

溢於言表

蓮花庵避暑　弘齋林景暘 庶吉士

讀一再過煩襟頓消

夏日歊熱似鑠金偶來剎地托繁陰雲花無相真常在寶鏡非臺覺徹深風遙鐘聲渾梵語月明樹影照禪心浮生偷得須臾靜瀹茗焚香洒俗襟

聞蟬　本寧李維楨 編修

倍添秋思

獨坐虛堂對午陰山蟬處處遞悲吟沈酣玉露還芳樹斷送凉風到暮林鎮日繁聲迴客夢滿天清籟滌齋心蕭森正起驚秋興聽罷冷冷轉不禁

冬至齋宿　豫南習孔教 宗伯學士

玄冬齋祓迎長至白玉堂開舊鳳池遙憶泰壇燔璧夜正逢緹室動灰時高談入座風生苑寒影浮空雪滿枝卻羨靈臺書瑞檢兩都雲物並堪思

春盡登山　晴峰沈懋孝 侍撰

倚境供嘉

千峰不斷入嵯峨客裡登臨興若何風景忽看三月暮繁華偏屬五陵多尊前黃鳥鳴芳樹花外晴雲繞碧蘿自是皇州春色好憑高一和郢人歌

暮春即事　肖吾沈一貫 少宰

三春景色堪描堪畫

皇都春色倍他鄉三月韶華正豔陽鶯谷柳深清晝永鳳巢花落紫泥香建章煙暖遊絲駐太液波晴翠荇芳莫畏風光易流轉須知化國正舒長

麥秀兩岐　懋忠黃洪憲 少詹學士

雙岐秀麥喜盈疇四月農人報有秋

帝來呈祥歌率育，雲容占瑞慰心顒。傳聞看雲起千箱盛，已見流翻萬頃稠。豈是澳限偏致此，豐年盈既滿
皇州。

（結句甚有力）

武闈校士　　復菴吳中行 司業

詔下明光開武闈，材官鱗集擁戎衣。誰人羽箭輕楊葉，何處龍韜起釣磯。收駿競看臺尚在，倘胡應號將如飛。生逢四海銷兵日，莫訴轅門仗鉞稀。

（九秋清景宛在目前）

秋霽　　鶴亭史鈳 編脩

白玉堂虛霽景鮮，秋雲如洗淨堪憐。孤雲亂捲千山靜，斜日晴開萬井烟。滿徑黃花空雨後，半林紅葉倚風前。坐深不覺瑤臺晚，長笛一聲來遠天。

（有部生自脩潔于遊之意）

月下聽琴　　春臺張應元 檢討

蕭颯商飈入夜清，獨將古調寫秋聲。青天不動片雲過，皎月倘懸千嶂鳴。流水高山心自遠，陽春白雪聽來明。曲終忘卻今何夕，人倚危欄一雁橫。

（言外有意）

又　　劉元震

高高明月出秋林，此夕聞君綠綺琴。一曲正堪深夜聽，幾人已動故園心。風中餘響疑天籟，露下寒聲作鳳吟。流水高山無限意，不知天路彩雲生。

（英氣勃勃）

讀武經七書有述　　劉元震

少年意氣萬夫豪，試舞庭前看寶刀。自古誰能銷虎旅，于今那見識龍韜。北門驃騎頻傳檄，南國鯨鯢更起濤。莫怪書生輕學武，為紓宵旰
聖心勞。

（語壯哉）

又　　龍洲孫成名 庶吉士

秘訣舊傳黃石君，于今猶待讀遺文。六韜奇略明秋月，八陣雄圖動海雲。塞北烽烟何日靜，閫南鼓角不堪聞。壯心此際思投筆，一掃妖氛樹奕勳。

（不作凡声）

朝天宮習儀遇雪　　龍門孫訓 庶吉士

仙宮集禮靜千官，白雪飛飛落下壇。佩玉儼如天上步，飛瓊渾似仗前看。光搖劍履宮雲曉，色映旌旗苑樹寒。共道蓬萊多瑞氣，故飄銀霰到長安。

（清景依然）

秋月　　東塘公家臣 編脩

長安雨後倏新晴，雲斂瑤空積靄清。嵐破西山橫畫障，烟消北闕見蓬瀛。一階梧葉猶含濕，萬里蟾光似倍明。好景不堪鄉思切，誰家羌笛更秋聲。

（王珮璜璐）

慶成宴　　太中宋儒 庶吉士

金輿玉輦漢郊還，紫殿瓊樓捧　御筵。簪佩千官分藹，座笙鏞九奏合鈞天。霞漿共[illegible]，[illegible]日月。遐天保欣逢魚藻慶，齊將華祝佐堯年。

（如清川容與高岸波華）

秋祀山陵　　貞復楊起元 洗馬

玄宮一夕露華濃，俎豆爭馳出建章。金盌久藏光欲吐，鼎湖遙下氣初長。峰迴松柏含靈貺，天近星辰降吉祥。稽首
皇圖萬年固，綿綿秩秩報秋嘗。

（[illegible]風[illegible]鮮[illegible]）

擬送唐朝集使回任　　用韞馮琦 右諭德

丹霄曙色散明霞，獻壽承恩出
帝家。觴上萬年
天闕迴，爲分千里使旌賒。金莖還憶三秋露，玉陛初歸八月

捱君去五雲回首日邊看鳴珮侍黃麻

九月九日　扈幸大峪山　馮琦

松柏蕭森輦道開旌旗縹緲五雲來始知三駕飛龍地不是千秋戲馬臺永夜星辰皆北向諸陵巖岫盡西迴侍臣扈從登高地共上南山萬壽杯

大婚禮成紀事　錫川何洛書　庶吉士

堂堂正正

椒掖輪軒星麗紫微河州新詠𨔫彤闈欣瞻龍節金函出肅迓鸞旂翠輦歸北極乾坤初正位中天日月更雙輝二南風化今應始雍穆行知遍九圍

平臺　賜銀幣酒醴紀　恩　何洛書

閶闔初開帝祉新平臺首御禮元臣褒號宮錦頒恩重法醞天庖餞賜頻胥接騈蕃超錫馬泰交喜肇慶麟麟更思捧日純忠諭矢贊昇平億萬春

清和雨霽　學海顧紹芳　庶吉士

節應清和暑尚輕蕭然一雨況新晴郎看鳥語朝來巧無數稍花濕更明片日遥臨鳷鵲觀五雲高映鳳皇城韶華滿目堪延眺春色還疑在漢京

苑中菊　顧紹芳

御苑秋光晚更奇清霜正是菊花時珊闌徧倚黃金蕊瑤圃新攀碧玉枝歲序自催芳氣發天恩仍許露華滋憑君莫問東籬事秋色于今接鳳池

郊壇陪祀有述　肅甫張鼎思　庶吉士

碧霄澄徹露華清肇祀西郊禮夜明少采陳儀崇

國典織阿擁馭下天京乾坤繼照光輝遠玉帛昭宣氣象宏九奏樂成終有恪重輪會見咨昇平

大婚禮成紀　開之馮夢禎　編脩

遥望長秋爛帝宮天門瑞氣藹葱葱金輿日麗超中使綵節雲開引上公彩鳳齊鳴三殿曉天桃並發萬年紅字諭漢代貽陽寵還嗣周南窈窕風

麥秀兩岐　敖文禎

冉冉清和度麥秋薰風繞塍平疇翻來翠浪應齊見染就黃雲祇並頭雙穗競含芳露潤兩岐爭秀午風柔當年循吏休誇漢此日思文擬頌周

皇子百日　植齋曾朝節　左諭德

百日欣逢喜節新兩宮燕喜爲芳辰雲中鳳輦來王母日表龍顏識聖人瑞氣正浮三殿曉歡聲遥動六宮春願將多壽多男祝歲歲年年獻紫宸

聖母萬壽聖節　敬承陸可教　諭德

聖誕天開樂未央瑤池清晝祇筵張女中頌德真堯舜膝下承歡是帝王三島初來青鳥翼九重更進紫霞觴南山佳氣臨宸幄萬歲千秋祝壽康

詠池蓮　存良韓世能　[illegible]

宮沼澄漪通太液天葩的歷炫新妝移來玉井根元異開向瑤池色倍光細細香風隨鳳輦霏霏輕露濕仙裳碧筒長挹傾芳

紀節高雪非比耳何實

中聯似娥眉連聆嬌然流盼

醒頑祝悳齡兮冊祺康

上唯善為宝

被褐懷珎謁　潁陽趙志皐 太子太保

帝都紛紛英彥满天衢趨陪周廟皆瑚璉侍從虞廷盡瑾瑜此日荆山無注玉數年滄海斷遺珠自慙燕石非奇宝頗學連城待價沽

内苑聞鶯一　一甫羅萬化 天官學士

令啟朱明景物華新聲巧囀上林花全枝借得晴初試喬木遷來韻轉踈靜裡調簧隨王輦陰中分絲上窗紗

聖朝會見和鸞鳳小鳥綿蠻詎足誇

朝天宮習儀遇雪　定宇趙用賢 右宗伯

琳宮禮樂近雲霄素雪紛飛仗外飄遂有海神朝甲子試看天闕迴瓊瑶漸迷綿蕞因飄絮倍晃朝衣故點綃瑞應已先陽氣至嵩呼誰不荷唐堯

灑如清風麗舌春華

大祭方丘禮成　棠軒李長春 左宗伯

雨師風戒淨無祲雲從朝陪翠羽臨泰澤祥風迎輦入中天仗氣護祠深五旗隊裏千官影八奏聲中萬姓心欲賦河東慚未就

皇家今日勝汾陰

逸氣飛涌繽紛交錯

頌曆　定宇鄧以讚 大司成

長春預自小春來寶曆新依瑞莢開正朔萬年通禹貢陽和一日遍堯垓鴻鈞欲轉蒼龍闕黃道常臨紫鳳臺化日舒長何以報六符還夜望參台

恭侍經筵有述　蓮塘王廷諤 脩撰

似日出龍宮光動珠滅

若竹柳花葉蕭

鳳輦初迴仙仗午虎闈朝欲曙華生綵綿風度芸香細滿座烟浮玉几横繞星文環北極殷勤

天語下西清愚臣經術慚無補何幸年年侍

聖明

聞蟬　養淳朱國祚 脩撰

燕臺歌雨稍涼颸吹送蟬聲滿

御墀清影不教塵外見長吟先入

禁中知上林氣暖枝堪託仙掌秋高露後滋自撫五絃聊討汝空庭踈樹午陰垂

雨中芍藥　兌陽劉應秋 少司成

禁中零雨曉來過近侍先沾

帝澤多絳萼生滋團麗錦芳叢含潤簇繁羅瑤臺仙子披神霧漢殿天孫凌素波開道靈根堪進

御試調盤露意如何

如烏獲扛鼎舒徐自若

聞兩廣捷報　中涵方從哲 編脩

見說潢池初罷兵樓船高擁瘴山清五羊城外車書至雙鳳樓前羽旆明蜃氣已銷橫海戍蠻王長拜伏波營琿渠琥珀無勞貢

聖主瘡痍泣未平

如沅芷澧蘭出芳襲人

秋夜讀書　台山葉向高 編脩

禁城踈雨肅仙曹秘館涼生北斗高夜靜芸香浮露彩月明勝在江皐當年螢火分青帙此日藜光照綠袍

聖主恩深天祿迥不辭殘漏更焚膏

玉河春水　仲明葛曦 檢討

帝城春色正融和碧水溶溶泛玉河紅擁細侵花徑隱綠紋斜
漾柳風多清流尚帶昭陽雨遠派遙連大液波最幸九天恩澤
近清漣好誦伐檀歌

送春使册封親藩　　葉元范醇敬 檢討

驛騄車騎
帝城東王氣晴開使節通孤劍馬頭懸白日雙旌柳外拂長虹
書銜紫禁龍文渙月落黃河樹色空
聖主明光勤顧問陳詩還自有幽風

晴雪早朝　　李恆揚元祥 檢討

金門殘漏雪初晴十二瓊樓素影橫銀兔漸低鳷鵲觀玉虹斜
壓鳳凰城風吹劍珮寒光薄月晃旌旗曙色明共道
紫宸多瑞氣千官柱笏詠昇平

題成樂軒　　大承李道統 檢討

玉堂閒寂小庭陰坐倚青松對碧岑淡淡春風融雪色娟娟寒
月照琴心聖功原自養中得理趣須從熟後深幸有孔門心法
在故將成樂詔儒林

秋祀山陵　　元徵唐文獻 修撰

寢園蕭颯正高秋此日祠宮祀典脩千載乾坤黃鉞在十陵
風雨翠華幽天迴北極祥雲護地迥西山爽氣浮霜露
聖衷懷至孝百靈長此荅鴻休

重脩武英殿落成應制　　玄圃蕭雲舉 檢討

神武謾論周建極鴻圖絕勝漢披香五雲縹緲江山麗萬象森
羅日月光
金闕曉霞凝畫戟玉河春水瀉
潢新成燕雀休朝賀原是

庭舊草堂

上林春雨　　伯衡徐庭聘 檢討

苑中物候轉陽和雨氣深深瀉絳河滴斷殘冰疑散玉響隨爽
籟似鳴珂漸看柳色青絲長遙見山光翠霧多祇須如春揚
帝德九垓從此沐
恩波

瀛洲亭觀菊　　汝充鄒德溥 編修

何事秋光晚更奇芳花秘苑總相宜雕欄迥倚黃金蕊瑤圃新
擎白玉枝素影依簾風並舞幽香入座露還滋東籬共羨陶家
菊那似歲移接鳳池

堯階屈軼　　鄒德溥

素題欄檻五雲橫掩映階前瑞艸著名共神羊標怪讖兆先儀

鳳欣休徵物蓂日上枝相接廚箑風來影不傾
聖代佞人今已遠那須重向玉墀生

又　　爾張李廷機 編修

淑景中天寶籙升靈葩藹藹瑞光凝柯聯萸茨香風度影動芳
茨曉日澄神物不徒開赤運方心猶自槐青蠅黃霏今有臯夔
侶遠佞無勞問魏徵

慶成宴　　李廷機

六龍扶輦下天逵大宴瑤池會列仙珮玉階前齊鳳舞衣冠座
上正蟠聯香飄閶殿傳仙樂酒映宮花爛　御筵常保明良相
慶會普天同樂太平年

春晝登山　　柱石王之棟 庶吉士

慕春三月試春衣驄馬尋芳上翠微丹巘晴光連紫閣碧空佳

氣擁彤闈衛香海燕迎雲舞度嶺風花傍日飛最是
皇都明麗景何妨簫鼓夕陽歸

聖駕閱定　壽宮回鑾紀慶　　少廣王亘 編

巖關列嶂散朝暾錦樹紅雲捧
至尊丹鳳銜書賜王氣青鳥遺字道靈原宮庭露翦旌旗繞輦
路風廻騎吹繁天洒浥來歌　萬壽侍臣長荷日邊
恩

雨後出玉河橋見新燕漫賦　　王亘

雨壓輕塵曉半收淡黃新紫漾中洲烏衣故落江南巷紅粉曾
銷月下樓風急影隨金騕裊夢深語亂玉雕鞍爭尋舊壘將雛
太底事無情付水流

初夏喜雨　　王亘

暑氣微蒸曉色殷忽來靈雨滅塵氛斜林乍入朱明見沉水新
從碧澗聞太液散珠鷗侶靜西清飛線柳絲紛封章屢乞甌租
詔不及浮空一片雲

晴雪早朝　　王亘

玄雲收盡
帝歲平信有中天白玉京月色漸微三殿迥雪光餘照萬峰晴
鳳城夜肅催更漏虎禁　朝開散履聲會見上宮瓊樂遍遙分
寒影度西清

碧桃紅杏　　王亘

春風無賴百花嬌燕領相將蝶夢遥玉壘峰多垂雪色赤城波
動見霞標楚天湘水行神女綉閣雕闌貯阿嬌孟侍東皇供宴
賞未絃橋管送清宵

皇極門宣捷慶　制　　王亘

長纓生縛左賢王雄戟遙筋震朔方鐵騎三千邊草綠金城百
二陣雲黄風傳銃吹通長樂日射丹書下建章祇頌閑閑能却
虜西瞻鉅鹿漫相忘

瀛洲亭觀菊　　王亘

千片滄波遲曉光忽看亭下菊花黄到來袍袖侵霜色携得罏
煙和雨香芳蕊延簷金作砌低枝入座玉為堂青松幾樹垂華
屋明節堪同歲月長

送慶壽使還任　　王亘

青門柳色蘸長川芷馥蘭芬入遠天霓鳥凌風三殿下孤舟乘
月萬峰前暫離鵷佩聞仙樂猶似衣裳帶御烟寄語東南諸父
老感
恩今擬頌堯年

燈節　賜假志感　　王亘

春色平添夜色都銀虬火落訝鰲烏魚龍九陌瞻青帝楊柳千
家謁紫姑踏月東城金騕裊連雲北地錦氍毹幸逢休沐新
恩重愛聽絃歌擁路隅

詠秋水芙容　　王亘

露華如玉照金天江上秋光正可憐白水直浮雲外畫紅渠偏
入鏡中妍波聲遠接三湘潤秀色平臨五老懸連夜月明千頃
碧虛疑桂樹落洲前

擬端陽日　賜文武大臣綵扇宮縷諸節物恭紀　　王亘

恩遇
紫泥封詔下平臺為道鳴蜩淑氣催色奼雲霞千縷細涼分
冰玉九華開浴蘭故有湘靈賦曼衍元從漢帝來簪筆荷戈慚
最工

若勝大木龍燭之煉則陳林宗曜失光

奉職寵光真覲 賜金回

聖駕秋祀 山陵兼擇 壽宮恭紀　王荁

金支高映玉芙蓉。騎吹聲連長樂鐘。霜露九秋聞祀典。山川百里閟靈蹤。龍旂展轉清蹕度。鳳輦歸依瑞靄重。萬祝祇今稱萬壽。石門好與白雲封。

似長袖隨風悲歌入雲

秋夜讀書　王荁

凄切樓前鼓角聲。西山氣色夜來清。亦知天祿書堪玩。終媿長楊賦未成。月照碧窗霜催落。風凋苗葉草蟲鳴。空齋散帙悲裘詠。解得江湖戀闕情。

工于點綴

上林春雨　王荁

花御蕭疎輦道乎。東皇催得禁林明。曙雲夜見含卿月。靈雨朝看滿

佳句可咏

帝城水作微波泛。白鷺柳添新綠嫩。黃鶯欲知明主多。恩澤試看青門草木生。

在揮扶生風吐氣成虹之意

九月朔禮上進祀冊及是歲登科錄有述　袁宗道 編修

九重楓陛肅高秋。蘭省封章進冕旒。祀典精脩三禮備。賢書標映五雲浮。馨香俎豆孚玄造。蜀奕弓旌播帝州。報德掄材明盛世。詞林欣覩頌虞周。

婉媚可觀

暮春即事　伯脩 袁宗道

春盡烟霄望欲迷。更憐芳草自萋萋。龍沙此日無烽火。鯨海何時罷鼓鼙。飛絮細沾花霧濕。遊絲斜趁樹雲低。韶華封爾憐無補。東觀空懸太乙藜。

冬至齋居　袁宗道

太乙壇開展

滌禮玉堂齋沐萃儒紳。夜闌清漏傳丹掖。天近祥光護紫宸。春意未通溫室暖。霜華先淨屬車塵。明朝曳履趨仙陛。誰是甘泉獻賦人。

又　充宇李啟美 檢討

若珠閣玲瓏玉堂陰映

泰壇肅祀屬明禋。靜夜齋居列侍臣。香度玉繩餘氣色。灰飛緹室動陽春。玄言入座風生苑。寒影浮空月近人。遙羨靈臺書瑞檢。五雲常繞屬車塵。

典而贍

又　太清李沂 庶吉士

明晨 帝輦郊南時。此夜儒紳集玉堂。地近蓬萊人語靜。風迴金闕御烟香。陽和暗逐葭灰動。淑景旋添弱線長。從此普天開泰運。願隨歌舞慶陶唐。

頌曆　玄州全天叙 編脩

若文毅蛇騎飄組隨風

聖主齊衡一萬方。玄冬布朔坐明堂。龍墀日煖琅玕下。鳳曆天開寶籙長。斗轉青陽占應律。璣窺黃道慶垂裳。窮桑不夜天王地。又見和風遍八荒。

許多感慨

過拜將臺懷古　全天叙

漢水潺潺遶將臺。淮陰曾此展雄才。坐看歸士收秦壁。笑遣逃兵入楚垓。赤幟當年依故壘。絲沈今日卧新苔。可憐鳥盡弓藏後。帶礪空餘土一杯。

塵意遠

中秋　全天叙

風露西清晝漏殘。月華渺渺碧雲端。三天如水流金鏡。萬里無雲度紫鸞。梁苑池臺人去遠。漢家宮殿夜來寒。一聲長笛思天末。坐嘯瓊樓十二欄。

又　肯亭彭烊 檢討

秋光常與翠微連，才到中秋更可憐。城闕影高雲裏見，芙蓉[illegible]吟月中研。誰家笛弄江南曲，幾處鴻傳塞北烟。此夜清輝應莫負，人生會見幾回圓。

有左拘高丘右抱洪崖之意

蓮花菴避暑　　穀菴黄汝良 編脩

炎天城市厭逢迎，偶入祇園思轉清。倚力獨看馴鶴舞，敲棋不畏毒龍驚。雲迷竹徑窗生白，風入松關籟有聲。時覺一番荷雨過，天花又共石床平。

中聯有清趣

玉河氷泮　　吉甫羅棟 己丑庶吉士

一夜東風來海上，九重和氣徹重淵。溶溶雪水縈青鎖，灔灔氷澌下玉川。苔長新痕依古砌，柳添嬌絲映迴端。魚龍變化從今日，佇待爲霖遍八埏。

声調亦佳但[illegible]欠[illegible]

又　　昭素黄輝 編脩

皇洲春色倚蓬萊，太乙條風上日催。泉脈久知金地動，氷文漸向玉河開。蛟鱗千丈含雲薄，龍首重堤曳鏡回。魚躍已堪靈沼詠，建章行有鵠飛來。

有飲馬河源遊日[illegible]之意

又　　弱侯焦竑 狀元脩撰

都城二月動微和，冉冉流澌下玉河。細柳風恬春繫舸，古堤香暖夜鳴珂。未看花片隨源出，已覺雲陰傍水多。最是詞臣叨寵渥，鳳池無日不恩波。

蘭心蕙質

又　　用孺區大相 檢討

上苑東風太液新，層氷初泮玉河津。流澌乍散金堤影，碧浪輕摇御柳春。喋唼鳧鷖喧淺渚，参差藻荇動遊鱗。乘陽但覺恩波遠，願濯塵纓覲紫宸。

清亮[illegible]

又　　陶望齡 探花編脩

皇都春色由來早，已見水澌下玉溝。氷鏡晴涵雙鳳闕，夜珠寒映六龍舟。潺湲疑向天潢落，演迤兮跳太液流。聞說上林花正發，願歌魚藻奉宸遊。

一派雨[illegible]

瀛洲亭觀菊　　陶望齡

籬邊幾度闘孤芳，為傍清幽在玉堂。開到秋風空濁酒，采將朝露餧饑腸。曲池影淨寒猶淺，小館霜飛晩更香。此日登高應有賦，何須把盞向萸囊。

[illegible]

又　　區大相

帝城秋色到儒家，叢菊先開九日花。寒艷不隨霜候改，斷香慚使世人誇。高雲護葉凌風勁，錦檻扶枝映酒斜。自是玉堂深雨露，莫將三徑擬瑶華。

清而麗

又　　黄輝

高秋清絕玉為堂，佇待籬邊染地黄。最愛紫莖分上苑，先勞金蕋報重陽。日精冉冉偏臨水，仙露團團獨傲霜。況有漢宮長壽酒，豫欺彭澤泛幽香。

清婉流暢

黄金臺懐古　　焦竑

昭王遺蹟半蒿萊，尚有峻空百尺臺。駿馬已隨雲滅沒，霸圖唯與水縈迴。天長艸樹會霄接，地迴風烟大漠開。致士無能恩誤始，黄金慚負入燕才。

諧[illegible]

頒曆　　黄輝

迎冬先日向郊壇，正朔先從隔歲看。月應小春催鳳鳥，天開晴旭照雲官。璇璣近接箕堦轉，玉律遥驅黍谷寒。欲藉光華歌聖主，玄衣方奉兩宮歡。

律自不[illegible]

又　　陶望齡

軒后凝圖玉律懸堯階授節下堯天乾坤更紀王正月宇宙[illegible]

傳曆萬年恕逆陽春運紫極迴看象緯麗璣編　皇輿北[illegible]宜

無外共慶神功格上玄

又　臣大相

初冬玄律御明堂寶曆璣衡出尚方雨露九天隨正朔衣冠萬國奉春王瑤階蓂應堯時發玉座雲扶舜日長更喜看來新甲子先從霄漢被恩光

早春　黃輝

海上東風欲歲回浴城芳信早相催冰疎鳳沼吹還合雨歇鳩林喚更來碣[illegible]暖雲先拂柳上林香雪未殘梅郊田秋待蒼龍駕遙望青陽淑氣開

又　焦竑

帝城芳景倍他鄉歲歲韶光似豔陽風轉銅烏春進酒花迎彩仗晝生香林鶯過雨聲初滑苑柳含烟帶未長最喜御溝冰盡泮恩波先遶鳳池傍

孟夏太廟薦新麥　焦竑

朱明欲動午陰遲原廟衣冠月出時朵朵商𦳝開紫穎青青夏麥薦彤墀即看金黍陪三獻會向圭田秀兩岐一飯莫言民力易九重風木不勝悲

又

四月來薪爛曉霞閟宮清酒酌榴花香生籃筍浮周鼎茲薦濡沱自漢家寶影氤氳雲欲暖哀龍縹緲御煙斜薰風欲徧明康賜雨露郊原頌滿車

萬壽節朝賀　黃輝

九重秋色散華都曉漏聲中玉珮趨北斗稱觴秋露滿南山當輦瑞煙扶風開閶闔瞻天近雲接冠纓動地呼堯曆自應蓂莢遠小臣思獻泰階符

又　陶望齡

羽林儀仗遠蓬萊一派簫韶拂曙來帝座高臨南極迥爐煙不動五雲開月輪常抱千秋鏡仙掌初添萬壽杯最是侍臣多寵渥鳴珂新拜紫宸廻

又　焦竑

曙光初動早朝天殿繞南山護紫烟金鏡欲披鵷鷺集玉除端拜鼓鍾懸蓂開八葉還知月桃實千秋解紀年更羨夔龍深獻納珮聲長近袞衣前

賦得雨中春樹　宇泰王肯堂

春雨霏微散曉陰蒼茫樹色暗千林河邊弱柳垂方重檻外飛花落更深城郭參差迷列雉枝垣宗廟聽鳴禽懸知萬彙含新意總被皇州一夜霖

又　季平周如砥

帝城三月雨紛紛宮樹斜連太液雲疎響偶林閒淅瀝暗香經濕散氤氳青涵細潤垂千縷春入微陰滿十分見說芙蓉承露好還應此日共清芬

又　陶望齡

雨色蒼茫翦北天帝城萬樹總芳妍風吹細露添新翠望入平林濕曉烟花閣畫陰餘照裏人家春淨綠楊前物華到處應堪賞聖澤今看艸

木偏

送經略大臣巡邊　陶望齡

元臣擁傳寵巡行，旌旆蕭蕭鐵馬鳴。舊事十年開三帳，規施萬里作金城。黃河到日應空幕，紫塞於今大治兵。莫道和親明主意，肯容胡虜更求盟。

如蘇秦合從諸侯，指畫歷歷

又　黃輝

幾年鼙鼓靜漁陽，都護何勞更出疆。不分月輪千太白，忽聞天語問中黃。金城虜擁貔貅隊，玉塞秋明組練霜。羽扇早揮街北虜，好持新勒報明光。

君子明允莽指日然(?)

又　焦竑

朔漠曾資定策功，行邊新佩寶刀雄。山空壁壘天低月，路度旌旗夜偃風。應似嫖姚真破虜，敢言魏絳復和戎。清時飲至尋常事，遲爾飛騎到漢宮。

似節帶兵鋒佐氣涵

又　區大相

傳聞虜騎牧臨洮，上將行營賜寶刀。借箸不煩朝士畫，登壇先識主恩勞。三邊漢壘臨關壯，八月胡烽出塞高。預想金城方略定，麒麟勳業在龍韜。

似万騎毛骨發氣洗

原心亭柏有感　焦竑

絲帷廿載隔清氛，回首庭柯總不羣。影接華池生氣色，風迴上苑隔氤氳。移根礀礀凌寒雪，偃蓋垂垂拂曙雲。轉憶栽培誰報稱，願持楨幹奉明君。

清雅

陪祀朝日壇有述　焦竑

青陽入運曙光妍，天子寅賓秩祀虔。郎璧馨香騰瑞霧，王宮法從拂祥烟。旂開曜殿重輪繞，鳳噦高梧六律宣。共喜冠裳逢化國，日升聞頌祝堯年。

典麗

瑞雪應祷　焦竑

誰剪瓊瑤散九天，上林風景更泠然。花飛簾幌都為瑞，人在蓬萊盡欲僊。清賞共欣逢泰運，先占端合兆豐年。遥知應祷皇情愜，一曲陽春愧和篇。

語不着相清致可掬

秋雨言懷　焦竑

三月愁霖泖未乾，秋聲的歷動長安。雲垂薇閣翠烏下，風滿榆關一雁寒。白羽書來兵轉急，黃河水落葉(?)揺殘。壯心未覺消髀肉，夜夜旋頭倚劍看。

大有工部風骨

早入禁中　焦竑

掖垣清切禁城邊，鈴閣風高曙氣偏。雙闕霧華浮佚(?)外，九陵嵐翠落樽前。雪殘瑤島歌寒樹，鴉散金鋪起曙煙。廷燎擬陳鑾輅迴，殘才無計一回天。

工緻

仲冬即事二首　區大相

帝城雲物逢冬仲，玉署含毫對此辰。恩重歲時霑筆札，地偏清切少風塵。句人梅柳迎陽發，近苑樓臺積雪春。吹管定應回谷黍，負暄終擬獻楓宸。

二詩似谷風東條氤氳自市

其二

子月玄雲滿帝畿，閣中臨眺屬清暉。欣看梅柳偷春早，莫遣冰霜逼歲歸。氣煖水泉先自動，烟消竹日淨逾輝。九重更藉調元事，早晚陽回

力尙微

又　黃輝

誰將玉律傍葭臺冬仲斟儔朔氣開殘雪帝城常避月小春倭苑已驚梅曆官有歲先占氣緹室無風吹動灰閒說南郊既輦道青鸞新賦詎堪裁

俊語

澄心亭　允賢徐彥登 庶吉士

五色花驄碧玉鞍昭陽十里夜光闌孤雲天遠亭臺迥片月池虛星斗寒長劍橫鳴山色壯經孤潛遁海皮殘嗽嗽何以蘇饑渴風雨桐江自一竿

雅致

石竹山閑遊　徐彥登

九鯉仙人何處看危岩白仞竹千年洞開寒月溪流碧雪吸天風木葉丹話到三生渾是夢閑來半日已成禪披襟橫穴乘玄鶴玉笛清吹迅羽翰

幽雅

仲冬即事　王肯堂

今歲仲冬寒氣少長安風物似春暉蓬萊煖色浮丹禁鵷鵲晴雲繞翠微已有微陽緹室轉漸看新律候廬飛宮梅取次傳芳信吟對瓊窗興不違

逼真

五言排律

重謁孝陵　賓之李東陽 文正公

龍虎諸山會車書萬國同星躔環斗極王氣繞江東地湧神宮出橋分御水通丹爐晨隱霧石馬夜嘶風日月無私照乾坤仰聖功十年瞻望處雲樹鬱葱葱

高朗排麗

至後雪　用脩楊慎 狀元脩撰

白雪晃玄陰清都帶玉岑原隰春盎盎宮雉晚沉沉朔氣龍沙遠寒光雁渚深色裁班女扇聲入楚妃琴黃竹當停奏幽蘭且罷吟瑤華如可贈持此慰離心

死一字不工於排律中亦足佇品

中嶽　應德唐順之 太子司直

巫閭控北戶嵩嶺奠西隅函地陰陽合中天洞壑孤黃樞標正位紫氣護真圖近接浮丘宅深藏軒后符跳峰連太乙列館象清都圜宮猶漢築馳道尚秦除肅肅泥書秘森森羽蓋趨儀斿微見迹帝幸暗聞呼露洗千齡柏霜封九節蒲星榆臨砌發月爽應時敷將訪三山記猶迷七聖途今朝陪廣樂直擬到方壺

深沉有調

冬至南郊　唐順之

明王敦大報泰畤禮神君位以南離正宵從甲子分月臨太乙館星動羽林軍除道疑登岱鳴鑾且度汾聲容六變合海嶽百靈紛封檢徵瓶字屏帷恣畫雲神光人共見天語帝親聞盛跡誰能賦多慚扈從星

春容大雅

奉天殿慶成侍宴　唐順之

黎帝在仁人郊雍景命新方看受釐日即是賜酺辰磬蹕諠黃道衣冠集紫宸宰夫稱燕主蕃國備王賓鵷鷺千班亮魚龍百

唐人遺響

唐公訏詩頌頌盛形但其時甚憤傷一代詩予所推予故表而出之

叙事真切語不著相

使陳鈞天初聽樂玉食共分珍禮學過三爵
恩均洽四鄰小臣叨醉飽拜舞祝千春

朝謁
長陵　唐順之
赫赫我
文皇恢恢廟貌長定鼎憑天險因山作地藏三泉流鴈海萬壑
轉龍光雲結蒼梧色峰成金粟岡寢園馴象守松柏孝烏翔清
蹕傳虛谷靈旗隱洞房遺弓仙馭遠上食繐帷張臣生良已晚
幸此拜冠裳

奉　命分祀孔廟　唐順之
後聖禮先師斯文今在茲將陳百官富詎止一牢祠入室瞻遺
冕圜橋展盛儀樂堪三月聽真想兩楹時執鬯光公肅捧璋髮

典麗有風

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已稱佳句得此詩鼎倒光白矣

士空鄙儒叨小相瑞甫奉前規

進賀長至表箋恭述　唐順之
子月開周正朝宗協禹方諸神將受紀四海共迎祥望日扳仙
仗浮嵩繞御床天威臨下國星使入明光彤管書雲物黃鍾
獻樂章欣逢陽道復願祝
帝圖昌

詠天壇梅花　唐順之
名卉來南土芳葩耀上方花遲疑避雪葉早為迎陽靈液滋玄
幹仙雲拂素裳無言恒斂笑不謝暗飄香夕伴芝房月朝承苑
苑霜飛窺玉女鏡舞撲羽人觴擬結千年實先呈五出粧
帝嘉如可和持此奉明光

瓊翰流輝樓之三　允寧王維楨 大司成

三詩負義不泚沉鬱有調大是工部之遺人多謂其有文而無詩豈不誣哉

時皆止於天之所

聖帝九重居窺鏡念不疎頻徵黃閣策時下紫泥書詳細間九
化憂深至里閭周王金屬且衛國獨賢遼虜匪茶來我謫將開
起予序言雙璧重一札十行餘偶爾期調燮慚將拾計掃除宗章
綸細出雄藻翰橫舒歲月龍綃積江天貝闕虛非同八詠建欲
取百籤儲雲日明珠拱風煙閉綺疏形成疑翡翠勢峻等庭廬
綱拒穿蒼雀芸防蠹守魚華囊裁錦繡玉匣剖琪璵慶典安天
下羲文啟治初水存沙變海長曜斗臨墟鄴氏藏充棟張華載
滿車誰云伊可求須信此難如余也生金徼縱來監若渠才微
慚受簡所歎類雕蟲獨擬高樓坐終朝謝大夫

至日南郊大祀　約之陳束 編脩
玄時應初陽嚴禋大業昌回天萬乘動掃地百祗相陳是神明
積供非黍稷香蒼龍開帳殿青鳥集旂常瑞裘金支秀靈遣玉
陛張無聲六變叶有郎四圭將灑雪偏承宇流星曲映房神來
風馬下縹起碩麟翔赫矣凝嘉命肅然拜景光雍休
仁聖在致福詎能量

侍宴慶成　陳束
殷薦始承天分享在眷胙受釐宣室後式燕柏梁前八簋初承
饋九賓偕授筵酒以天星奏觳稱
帝鼎傳誇胡旅技設逞詭倀僮便獸舞全依石鹿鳴本被絃晞
陽羣似露繞日澹非煙
聖澤宗中滿王言樂裹宣銜懽更承命不醉不言還

依皆振臺子漢利徵于集中用之

聖駕詣　文華禮　先聖師堂　栢湖王梅 庶吉士
我
皇天啟運斯道日重光禮樂追三代儀文煥百王春和當令節

聖褒值仂康日麗山龍袞朝回鵷鷺行雲輅清閑道之玄一聲兵
廊地頫　文華遠天敷俎豆芳
帝王精意展周孔縟儀將明德通
群聖心源契一堂百年開道脉再拜重綱常會見淳風動沄沄
徧八荒

詩太岳此詩不拔圖而見百子矣

恭題百子圖　　叔大張居正 文忠公

昌祚逢千載多男應百祥涯佳龍種出阿閣鳳雛將隊舞趋金
埒羣遊繞畫堂寧馨珠共掌有美玉成行桐葉傳宮戲蘭芽散
國香埙篪聯伯仲[illegible]識
君王基燕謀應遠含飴樂未央綿綿　宗祊慶衍瓞永靈長

措詞甚真筆端藹

恭題玄兔圖　　汝默申時行 太傅

梁苑馴遊日周京率舞時重際符水德千載表

有兩兩結語更寫規圖意大佳大佳

宸禧似與陽烏並還將露豹疑玉衢光作掩玄圃色全移壽藥
參神兔開置穎
聖慈干城猶在野應頌國風詩

寫物精工

又　　丙仲余有丁 少傅

有獸從玄圃爰爰舞鎬京晴暉團月魄夕彩散星精紫極疑分
影瑤光觸幻形纖毫應秋黑朱目比丹明不逐梁園勝來依桂
闕清　形庭憐自好瓊苑若為營葉容仙人杖花芬神女嬰咲
居丞溫樹吻吸盡華平表瑞符玄化披圖愜脩情還將萬年藥
歲歲祝長生

象寫玄兔栩栩然有生色

又　　維楨許國 少師

上林休羽獵內府斂瑤編黯黯素綃裏爰爰丹扆前乍披疑
御覽久視介　皇年巧並騰山祥祥應舞鎬傳玉衡胎綽約金

兔影婣娟渡艸秋烟澹低枝夕露偏桂宮侵月白桑柞染霜玄
食有千齡杞圖徵萬壽詮濡毫生色動拂棟瑞光鮮願奉周南
化長歌宜兔篇

詩思秀發

又　　肩吾沈一貫 少宰

有兔稟陰精來時表上禎名因仙籙重朵為泰階平桂影開金
鏡榆光粲玉衡文學應讓品玄豹欲藏名守黑符神理含章混
太清棲雲看莫辨就日照初明鍊魄離資藥胎真自吐生虞韶
諧率舞周瑞應干城異質固能就馴姿豈畫成更逢仙誕日萬
載祝　皇齡

雅氣縱橫方之漢家可當鉅鹿

大閱應制　　申時行

廟略收群策
宸遊簡六師　代當全盛日春是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

之戰而細柳長楊虬髯猿臂等語尤為絕對

鳳旗轅門開複道帳殿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虬髯
天策將猿臂羽林兒拂劒星文動彎弓月影披連營分鳥翼布
陣合魚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奇張侯仍似豹貫勇盡如羆
引滿雙鵰落騰空萬馬馳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詎數誇胡
獵還欣奏凱期大風歌漢士吉甫誦周詩我
祖犂庭烈
先皇保泰規永言思繼述持以贊雍熙

後四句足占忠悃

又　　肅菴陳經邦 少宗伯

干羽格遐荒衣裳戎不忘秉春脩閱典卜日啟戎裝拂露
宸輿轉凌霄　御幄張建牙屯細柳飛騎出長楊疊陣開魚貫
連營肅雁行燕弧彎曉月吳劒厲秋霜校射垂天獎麾戈駐日
光歡呼山欲動歌舞路相將遂有邊師捷應知廟算良萬方欽

莊嚴典則

耀德不獨頌維揚

又　植齋曾朝節 左諭德

聖代熙文治。王猷續武功。佽飛遊漢騎。車馬詠秦風。組練明春甸。旌旗發曉空。九天龍馭肅。七萃豹韜雄。逐北威俱奮。昇平揚技盡工。先聲驅瀚海。遠界震華戎。干羽虞廷上。車攻洛水東。止戈恢上界。文軌萬年同。

奇氣超邁不可制可與汝獻爭雄

又　用韞馮琦 右諭德

海寓同文日。君王講武來。五雲迎雉尾。萬乘出龍媒。簇仗春旗繞。鳴鑾曉殿催。挾延饒頗牧。乍從有邠枚。壽動三軍色。圍看八陣開。重申司馬法。大簡羽林材。倚劍星文落。彎弓月影迴。御營叢虎豹。天令迴風雷。鳴鏑紛相望。揮戈亦壯哉。旌麾分漢騎。鼓角震燕臺。指顧清諸夏。威靈遍九垓。長楊休羽獵。細柳絕氛埃。閶道漁陽塞。匈奴一戰摧。

雄心奇氣凡可見

又　以占蕭良有 廿九

國運千年泰。皇威九伐張。中春稽令典。吉日簡戎行。輦道雲霞繞。旌門日月光。前麾迴細柳。後隊出長楊。遊騎諸陵俠。材官六郡良。金戈開霽色。寶劍動星芒。躍馬還超乘。穿楊獨擅場。無譁軍禮肅。有備廟謨長。僧洛遵前古。誇胡恥後王。屈人還不戰。萬載奉明昌。

詩中有畫 現非徒工聲作者比

高山流水　許國

光華瞻日月。歌詠托絲桐。列嶂清溪合。飛懸碧樹通。壎篪忘帝力。絃上穆皇風。和曲從來寡。知音不易逢。穆然情自遠。浩浩思何窮。穎借

南薰便入吹噓達聖聽。

蒼然古色

古松羣鶴　許國

古幹寒仍秀。仙姿迥不羣。玄裳洒蒼雪。丹頂照彤雲。玖立霄漢。軒騰絕垢氛。素心三島在。清響九天聞。渴飲金莖露。歸遺玉柱文。幸陪鸞鳳侶。長侍聖明君。

氣象宏遠

杏花春燕　許國

每隨春社至。偏向上林飛。亂掠輕紅過。頻銜積翠聞。芹泥堪采擬。花雨正霏微。幸得巢金屋。毋令點玉衣。雕梁時自語。綺石靜相依。啾對思瑤苑。當年賜宴歸。

花石雙貓　許國

不深不俗

自得驅除理。因知惠養心。方春閒御苑。長日傍花陰。石几畀疑伏。霜毛怒並森。依人情似媚。托社勢將擒。殊技留莊策。幽音入孔琴。端居清耗靜。不負主恩深。

壯重協雅

春祈陪祀帝社稷有述　許國

青陽開萬彙。紫極軫三農。珪幣迎玄眷。瑶壇展寡悰。周祠尊后稷。漢配禮句龍。對越凝清穆。超承秉肅雝。幽歌陋豳雅。奏協函鍾。風祀興新歲。時雩續去冬。還期登御廩。先擬積崇墉。帝力終千畝。神麻贊六宗。曾看田畯喜。大有徧堯封。

大享禮成恭述　震川何洛文 少宗伯

新而警

聖王隆大報宗祀舉明禋萬寶方成日千官夙拜辰精誠嚴對
越仁孝格天親裸獻圭卞肅登歌俎豆陳德馨浮簡物靈蠁[illegible]
凝神燎火通宣室精光燭　紫宸受釐
皇念協錫敬
帝圖新擬奏甘泉賦　清時陋祀汾

杏林春燕　　對南王家屏　大年十一

上林通淑氣海燕總先知晴晝永頹色春風振羽儀曲江曾此
地新社若為期紅向花間掠煙從柳外披聯翩高拂漢對雨近
依帷祇恐涼秋至常懷戀
主私

又　　王壘陳于陛　官詹學士

海燕似忘機年年春社歸杏梁時自語花徑日雙飛拂雨翻珠

情甚而結忠尤見忠愛

翠銜泥入瑣闈候禊迎
御輦學舞送　宮衣未識鴻心遠終攀鳳翼飛去來元戀
主敢惜洪身微

芝蘭薇瑞　　忠伯王家屏

後六句佳

瞳曨靈葩燦敷華禁苑中同心君子契異瑞
聖王逢豈獨陽和早還因孝感通錦屏依愛日綉幙合祥風擢
穎瞻尭砌標奇陋漢宮卿雲如有意長護萬年叢

清香高節　　王家屏

語語清

出谷黄金蕊乳陰綠玉當貞心惟自抱晚節幸相將幽處連三
徑秋來殿眾芳氤分仙桂馥影接帝梧蒼冷豔猜蜂蝶疎枝引
鳳皇栽培深雨露寧復怯風霜

寒葩競爽　　王家屏

吾愛其雅

積霰凝仙蕊病葩爽並森樛殊金谷豔清映玉堂陰香霧隨風
細珠光照殿深靈根堪作杖幽思總歸琴鉛素晴相對水霜晚
自任春花紛萬樹誰識歲寒心

松巖舞鶴　　陳于陛

孤高

異質標胎化幽棲托歲寒羽衣凝雪素朱頂映霞丹蓋掩千年
樹輪舒萬里翰靈書留石表仙吹下瑤壇疎立秋霄迥長鳴夕
露搏何當翔
帝苑縹緲伴青鸞

秋渚鴛鴦　　陳于陛

詠情兩工

雝喔雙水鳥戢翼共河洲暮托連枝宿朝隨比目游團沙痕並
穩戲浪影同浮蘭芷汀芳晚芙蓉浦色秋分飛羞鶴侶對舞學
鸞儔願綴班行裏長陪
太液游

花枝獨鵲　　陳于陛

結一句不切

天上成橋罷人間化印還一從栖上苑那復向南枝拂羽瓊花
落穿林寶樹垂夜飛繞明月朝語噪晴曦表瑞巢堪詠懷仁殼
可窺

尾句特勝

皇家時有喜先報
九重知

恭祀　永陵　　陳于陛

僊陵攀望處佳氣鬱蔥蔥地闢龍蟠宅人傳燕翼功萬年
貞玉出四紀
聖恩洪嘉靖侔殷治文明達
聖聰稜威揚紫塞純敬徹　蒼穹憲儿仁言播因山儉德崇乾

坤開赤壤日月護　玄宮四海悲思切千秋俎豆隆勳華宗宇內精爽寢園中霜露替纓集雲霄翹𥘵空烟寒湘浦竹夜啼咽湖弓碧殿藏金鎚丹丘隱玉虹小臣空涕淚揮灑向西風

名理名言

讀程子四箴有述　陳于陛

洙泗傳心後人文誶在茲一中窺妙理四勿著明規契合殷盤旨包羅箕範辭天幾昭毫籥聖道啟藩籬孔阜應難學回愚定可師名賢箴訓在效法比蓍龜

□理玄思高標明淵大勝玉璽詩

又　穀陽趙志皋　大學士

聖謨貽實訓賢範詔顓蒙道統千年後師模四韻中禮兵緣我設心自與天通有象群疑合無情萬籟空脩途期白首初服返黃童不敏堪從事睎顏吾亦同

玉河水泮　鍾台田一儁　館師學士

空中之音相中之色詩家上乘

金闕春初轉銀河水作流水開雲影見浪泛日光浮暖入仙島快水消曲檻幽斷澌疑瀉玉激響似鳴球清景涵三殿烟波接十州最憐

皇澤遍從此達遐陬

又　一甫羅萬化　少宰

亦切而雅

鳳沼晴光麗蛟氷煖氣融玻璃千片動玉鑑一奩空魚躍鱗堪縱虹飛影漸通氣蒸宮殿日響雜珮環風

帝澤流無極仙源路不窮已看春令遍詎假鑿冲冲

可遠于慎行　大宗伯

如秋雲神月清延日流

春色[illegible]蓬萊龍池凍雪開水疑銀漢落魚逐浪花來雲影迷彤闕天光浸綠苔不因分玉鏡何處見瑤臺桂楫思無限雕闌望不回從茲賦曲水長捧萬年杯

陪祀西郊　于慎行

絳節移秋苑瓊壇夕夜明百靈森鳳幄九奏穆龍笙明水珠英落蘭湯玉斝行上辛殷舊秩少禾迓遙誠蕭蕭瑤臺靜沈沈桂影清涼風開輦道燈火入西城

中秋雨霽　沈一貫

清光可掬

秋景在今宵中天正泬寥重陰開曉色積翠滿山椒珠斗懸含潤銀河已露橋桂輪如有約蟾窟坐相邀露洗清光信天空碧海遙佇看珠箔夜煩應逐雲消

賜扇　洪陽張位　大學士

白州朱陽雷是絕對

冠珮聯鵷鷺天風滿建章寵光臨白羽節序近朱陽捧給羅中使新裁總上方傳宣天語近披拂舜薰長不向三秋至終令什襲藏願言清惠溥盡使執中涼

海水知天寒　王陽張一桂　少宰學士

佳句如秋芊月也

欲識玄冬至惟看裨海盈凍雲迷巨壑積霧到蓬瀛浩渺天吳駭微茫水怪驚蜃樓烟外斷鮫室霧中平氣逼寒滄嶼風高冷石鯨此時重譯者猶自泛槎行

恭陪　北郊禮成有紀　漾南習孔教　翰林學士

叙置清雅大有古致

良辰屬朱明祠官肅方澤

天子禮　皇祇羣工助精白景貺應函鍾高燎揚廣陌上公秉黃琮太史奉素冊六變樂初成萬靈聲具格

熙朝重殷典微臣叨服役趨蹌從勦牲舞蹈依紺席始侍空桑鳴終裸白茅藉展采偕有司齋心保無斁資生荷

弘載美報感疇昔虞類合圜丘周禋分泰圻今古殊儀文虔恭自朝夕汾陰空樓船雍畤已陳迹納履下紫壇稅冕蔭蒼

柏賦擬獻甘泉才應執戟諧

康節四不出　君孔敎

堯夫稱辟世行止任蕭踈陶令門常掩袁安榻半虛煩冗雖命駕風雨自閒居偃仰觀無始形神暢有餘吾封高士宅香鎖道人廬隨意吟梧月年年常晏如

真个是羲皇上人

社稷壇陪祀有述　汝師趙用賢 右宗伯

農祥祈吉月祀典飭壇宮后稷周禋重句芒漢祀隆九重凝肅穆百辟秉淵沖裸獻珪璋合登歌俎豆同宮雲飛細艸塀月起微風明德馨香達應知降福崇

占節露天矣白身

詠上苑桃花　學海顧紹芳 右贊善

地入重霄迥花回上苑春含緋初映日吐豔出紅塵瑤島西遺漢幽源豈避秦曉沾仙仗麗晴和彩霞勻玉洞千年種瓊林幾樹新桃天當此日率土慶芳辰

推麗可觀

省中觀芍藥　顧紹芳

芍藥天邊種當階裊數枝宮雲依檻濕蜀錦帶烟披態為東風弱香從湛露滋花中誰更豔春後肯言遲伴日臨仙液含情媚鳳池憑闌寄情賞爾忝倍恩私

芳言如玉樹臨

省中觀紅藥　几軒沈自邠 脩撰

紅藥開青禁當階爛熳時含風俱有態映日倍生姿瑞露凝猶濕晴雲度更遲丹葩輝玉砌密葉簇繁枝曉色蓬萊麗微香太液披栽培真得地共喜沐恩私

金谷三月万丹蒸霞

賦得月重輪　錫川何洛書 丁丑庶吉士

灝氣澄秋夕高空月倍明重輪增皎潔瑞彩象昇平璧並同圓抱輝從斂霧盈千家看露濕萬里覺天清映水金波動含山桂樹生徘徊籠玉殿瑩徹滿瑤京光逼流虹夜歡騰捧日晴雲門端擬奏漢曲未須賡

余聲和木壺

又　睿甫張鼎思 庶吉士

萬里千秋月清光倍可憐漸升青海外高向碧霄懸似鏡飛銀漢如珠映玉川影搖金掌動輪傍玉樓旋兆瑞流虹渚先幾貫斗躔瑩空鴻翮度澄夕蓮聲傳擬孟鄉雲見應同湛露涓太平知有象歌詠感堯天

工緻切實

好鳥鳴春　楚亭楊德政 編脩

帝城春色動上苑鳥聲多日煖寒猶薄陽回物自和交交臨遠水歷歷傍層阿度柳疑傳曲啼花似散歌韶光驚逝水芳意遽烟蘿池館催詩酒園林媚綺羅旅愁聽不極歸夢曉如何自作長安客年華幾度過

情景俱長

皇祖實錄成　賜諸臣宴于禮部有述　張鼎思

巍巍皇祖烈纂緒屬臣工燕翼垂休遠鴻編紀德隆蘭臺事已竣玉戺昨何豐祿酹浮丹幄朱紘響碧空雍雍來北鄙濟濟集南宮湛露歌三叕丕承祝聖躬

氣真鴻編可為巧对

頌曆恭紀　尔張李廷機

當陽瞻聖主布朔御明堂帝德三台耀皇風八表翔葭灰隨律動蓂莢應時昌曆協軒

莊嚴整雅

詩思秀發

字字精當

輶紀
恩頒鸞駕行紫函浮瑞彩黄道燭榮光共道璿璣正還看寶篆長

又　蒼浮朱國祚　脩撰

閶門開曉日玉律下雲還一紀逢羲馭千秋卜漢年靈臺占氣早上苑得春偏瑞靄含蓂莢懽呼雜管絃三辰傳夏令萬國戴堯天欲獻升平頌慚無白雪篇

又　少詹王亘　編脩

袞衣勤聽朔清曉切嚴更白日傳天語紅雲護帝城鸞坡恩寵重鳳曆歲耕明猶似容成法無勞蓂莢生王風均四裔淑氣罹三精卜世長開泰應知邁鎬京

番朝蚤左掖有作　王亘

紫薇昭泰象赤縣紀鴻名峻德光風舊重華霽澤平雲開宵析静日麗曉鐘鳴金馬宮門静銅龍禁御清珮環辭左掖花柳欸前程正及無封事三都擬未成

造詩精深

逆滇報捷志喜　王亘

廊廟紆籌策邊陲得壯猷龍沙殺氣滌鷄澤陣雲收胡雪刀弓暗蠻烟水樹秋一時烽火動兩地捷書投擬罷昆明戰長驅靖海流于今荒服外重譯到神州

清明節遣官分祀諸陵恭述　王亘

步驟嚴深可為詩法

相望諸陵道青山草木深風煙開王氣雨露感君心銜命趨高闕修虔向遠岑禮如清廟典樂是大韶音歷歷雲依樹亭亭日在林格思徵大雅髣髴鳳輿臨

意興悠然

鳴琴玉堂陰　王亘

玉署來晴爽金徽入暮烟幽花明絶磴疎竹響流泉據幔看雲下彈琴共月圓遊魚驚雁柱舞鶴解鵾弦杏圃初迴席深甚杳刺船清商通秣馬哀韻怪鳴蟬杳冷傳龍德天空問水仙公和讀易處寥落已多年

意氣雄壯

觀薊鎮邊圖有述　王亘

三輔東臨海關城北控胡黄雲浮大漠紫氣擁皇都水咽交河轉山垂太白孤營門開石峽戍鼓入平蕪判虎須長策雕蟲豈壯夫劔花看似雪聊當報恩珠

二月朔欽天監進明年曆式皇極殿侍班有述　王亘

詩至少廣一而化一

鳳闕條風至龍池羽葢翔倉庚占物候蓂莢兆新祥彩仗横雲度金爐拂座香靈臺成寶曆黼幄奏纁緗預見星躔朗先開歲序長會應頒赤縣行復啟青陽六氣皇情豫三垣帝德光侍臣何以頌千載覩雲章

九日扈從登天壽山　王亘

中縣鄒汝先丞以之於不及為

千旌披隆露車騎信長風鳳闕烟雲裡龍沙睥睨中千峯看立馬萬里肅征鴻酒憶茱萸紫衣分木葉紅細流聞絶磵爽籟發遥空歷覽周宸極横汾未許同

又　汝光鄒德溥　會魁　編脩

較少廣作尤勝

五陵丹嶽地九日碧雲天鑾輅從霄降旌旗拂霧懸千宫扶綉轂萬騎列金川大埜風聲振重岩樹色連龍山杯謾酌陶澤菊空妍何以陪

宸筆徘徊翠幛前

又　　　　呂山葉向高 編修

宸遊臨絶𪓬羽盖入雲看九日浮佳氣千官識
聖顔風花吹劒佩烟樹簇鵷鸞日月瞻依近風雲會合難烏知
迎翠蓧菊自綻雕鞍却羡登高處卷阿此日歡

介雅 絶俗

二妃冊封　公主滿月紀慶　　奎恒楊元祥 檢討

離圖㬌景運椒闈萃平康寶冊輝三殿瑶環下七襄珩璜新被
命筦簟舊占祥日麗天仙佩雲迎
帝子裳紫薇懸赤曜彤管賁銀章頎叶熊羆夢多男祝
聖皇

工麗之極

雩壇禱雨　　伯衡徐應聘 檢討

東皇方按户靈雨尚愆期未卜商羊舞寧知石燕移有年
天子慮望歲萬民思原畝希沾澤郊壇愿祝釐明禋牲自潔齋
戒德仍持六事勤修省三農免怨咨氣蒸看遠嶠蒼潤應佳時
會見甘霖足和風拂
帝墀

後二語肰

賜扇　　伯脩袁宗道 編修

律轉朱明日　恩頒彩箑辰　詔從三殿出技結九華新麗製
軒轅巧薰風虞舜仁卷舒應愈册掌握更生春拜舞香飄袖揮
揚靜却塵還期宣
帝德解阜及蒸民

尾句佳

初夏喜晴　　明石王圖 檢討

大火正司天蒼穹忽沛然　御堤垂柳線靈沼長荷錢攏翠岐
添秀林花色更妍蔚蔚浮翰苑秀爽羣山川興溢尊罍外吟深

純然大雅

眺望前霖甘稱傳德愠解奏虞絃萬彙涵生意三農樂有年

端午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　恩　弱侯焦竑 脩撰

佳節届天中承　恩霄漢濃綵縷縈玉臂紈扇引清風虎戲因
釵巧人形入艾工碎兵今俗在續命楚風同不為邀天力何因
薦女功太平難報稱三祝效華封

寫物甚工

又　　宇泰王肯堂 檢討

天中逢令節　御府沐　深恩
聖筴增南極仁風下紫垣文成九華燦命續五絲繁懸虎承符
閼鳴雞翦葉旂長時三伏謝佩處百靈尊何以當隆渥蓬心未
敢言

琢句工雅

又　　周望陶望齡 編脩

陽節開重午封題下九天扇應摹滿月絲與續長年畫裏乘笙
巧釵邊繡虎妍沐芳時已及懸艾俗猶傳裁翦深宮出
恩輝侍從偏舊聞明鏡在獻壽聖人前

題易俗而出之雅

又　　貽素黄輝 編脩

天中開令節天酒酌呂陽珍錫來中使琅函出尚方扇圍分鳳
彩絲縷結人祥虎釵荊俗重儒艾鮑家藏迎風陰嘯假續命犒
煙長愧無龍鏡獻空戴五時光

初唐之音

又　　會甫吳道南 編脩

紫宸迎淑氣蕃錫逮臣隣百草承　恩日羣龍惠渥新裁成開
霽色懷袖隔餘春茁艾分懸虎綢絲出素麟玄黄初焰灼揺動
復氤氳佩服何由報承風溥上仁

会甫詩大有神采

秋夜讀書　　黄輝

獨有高秋夕依稀雪案情月華流燭影林葉散書聲耳畜史分儷

雅韻天然

死更籌切
帝城易看前代遠彌覺壯心繁披卷忘丁夜窺藜儻乙精唯應
夔高侶千歲一同盟

運致清遠

又　　　　玄宰　董其昌　庶吉士
良宵迎爽至舊簡拂塵看駒影過窗駛螢光照室寒吟餘砧欲
度撿處燭初殘設訝邊生卧滑來太乙觀五車緒未易尺璧寶
非難月幌牙籤白霜庭帶艸丹居然起千古糟粕笑寥恒

亦自清逸

又　　　　子正　馮有經　編修
燕市高秋夜遺編足自雄三餘良可惜六藉且為朋月出境逾
寂霜參思更清微吟砧欲度頻撿燭須傾抱學非吾事窮經是
舊盟未煩匡氏壁螢火傍窗明

又　　　　得全　莊天合　編修
何處縹緗盛蓬山冊府來秋風澄几牘夜色敞樓臺紫氣三天
逈玄經一卷開藜光和月照螢火雜星迴長樂疎鐘徹鸞坡禁
漏催肯將陳篋意虛負
聖明培

詩切題亦有警句但根亦實

賦得玉壺冰　　　　陶望齡
玉琢冰分彩冰凝玉並妍娟娟映瑤席炯炯見壺天表淨輕寒
徹含虛素影圓已憐清比潤誰辨白非堅曉日消難盡宵光照
獨懸冲襟如可尚應道衛公賢

有藻寓

又　　　　王肯堂
美爾清霜質相依托玉壺輕花聊可辨凝雪未全殊任物寧須
琢為圓不待模連城應共價拱璧自相符日照光逾潔春回體
漸濡客心何以喻貞白自難渝

詩亦工

賦得五星如聯珠　　　　陶望齡
歷歷白榆合輝輝黃道迴斗間分劍彩漢裏結珠胎聚井真人
起觀河五老來貝懸　天關麗旒綴
帝垣開頡地同占德奎躔已應才紀元微巧歷千歲亦悠哉

調麗而思深

又　　　　黃輝
星緯調中候珠華棲上玄迎宵一色度拂漢五行旋入昴精偏
異臨奎兆更玄聚輝隨歸耀分彩映榆纓關氣虛傳望亥元不
紀年唯應效時雨謌瑞
紫宸前

排律須有倫次而忌堆架太淫

又　　　　焦竑
奇祭金閨莫迢迢玉漏長陰雲隨夜斂星紀應時張歷歷爭流
彩纍纍並吐芒連珠復連貝窺井更窺房豈兆三台瑞將呈五
老祥兼槎斷有會欲報不成章

則虛太切則實獨此最為滑法

又　　　　用孺　區大相　檢討
步曆天元紀占星子夜初五行調自順眾曜驗非虛麗漢光相
爛披雲色互舒貝連榆影客珠貫緯文疎歷歷稱天佐熒熒衛
日車正逢南至候還繞北辰居東井曾秦分靈臺自魯書更聞
奎聚宿太史奏何如

至末猶愛

音韻清亮

又　　　　王肯堂
喜見明堂亮交輝驗五行並陳聯楚珮橫列貫虞衡映月鯨爭
吐沉波蚌易驚光芒同色界分野九州平會見流虹度應看繞
電生未須誇聚井瑞彩為君呈

七言排律

都門曉望　　善甫金幼孜文靖公

皇都淑氣清偏來縱目一舒情遠山漠漠平臨野綠柳依依半入城負郭牛羊初散牧隔花鶯鳥自和鳴玉泉近繞宮墻過香霧遥從島樹生天上旌旗迴仗影人間簫管雜歌聲也知聖代多恩澤况是豐年樂太平

筆勢表漾而旨節不歛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

大閱應制　　叔大張居正 太師上柱國文忠公

天王耀武詰戎兵清蹕鳴鑾出鳳城雷動六龍黄道迥天遥萬乘翠華縈按行龍武三軍肅扈從魚鈴七萃精宿雨消塵開輦道春雲簇仗擁行營周廬繚繞兀戎侍行殿崔嵬上宰迎拂拂龍旗麾鐵騎闐闐鼉鼓疊金鉦風摇月羽千山白日映星旗萬

語意若雷霆轉薄飈風迅疾何今諸公妙併一先

大明鼓發烏號詒命中齊分雁翼見從横三驅禮洽恢天網七德功成闡帝紘絕幕無勞誇漢代車攻還見美周京威馳北塞胡塵靜震南方海氣清聖主恢猷揚祖烈小臣獻頌紀鴻名從茲舞羽敷文德何必書生更請纓

結句悠然

又　　丙仲余有丁 少傅兼太子太傅

鑾輿宵駕鳳凰城羽仗晨臨虎豹營閶闔日旗通御氣殷雷鼓雜春聲千夫盡是幽并俠七校俱傳衛霍名蹀躞銀鞍大宛馬陸離金甲曼胡纓屯來雲鳥渾為陣練從林後總識名隊隊穿揚呈技絕雙雙趨乘閒身輕止庭咫尺降封豕南海須臾斬巨鯨又見軒車馳涿野豈知漢艦習昆明椎牛競奏軍中樂飲

突宕不羈大六家推之聚

馬誰歌塞上行全勝古來惟不戰碩敷文德洽昇平

結意尤佳

又　　肖吾沈一貫 少宰兼侍讀學士

天作雍圖日月長帝心猶自戒苞桑兼資文武紆長策大選師徒舉舊章詔發五營趨近甸親勞萬乘出明光勾陳羽衛移中禁壁壘旌[illegible]上方蘭表周遺宮柳綠萊田隱映苑花香繞中軍令千旗肅[illegible]皇壓萬馬驟太乙神兵相出沒河魁諸將與翱翔燕犀龔駿原無敵地虎天龍詎可當已見諸軍屯細柳還看列校射長楊大回百戰雕鞍馬賜出千金寶劍裝夏服朝飛鶖日羽虞機夜動駭天狼書生忝羨千夫長侍子咸稱萬歲觴聖德文明高萬古廟謨宏遠盡遐荒車攻講武追周后羽獵誇

夏服虞機天狼封豕其精工一字不苟

胡陋漢皇書見兩階春舞羽長瞻三殿曉垂裳自今殊俗還重譯八表風清帝道昌

駕幸西苑省斂　　震川何洛文 少宗伯

翠華縹緲出明光帝畝油油曉露瀼田畯秋登歌萬寶震旒時歛足千倉欣瞻龍覆黄雲滿想見匙翻白雪香耕藉先春冢帝力連茲累歲紀農祥卽看薦熟流馨苾更識憂民念雨暘六合長應書大有頻陳豳奏表時康

藻贍切當

恭題玄兔圖　　元馭王錫爵 太子太傅

氅衣冷浸玉虛烟桂魄陰森狀黝然自是星精來北極還因水

德禀先天嘉禎再應　明時品上端新從秘府傳臨比書麟存
尊史將同且兎咏周篇上林羽獵休誇賦桂殿神游枉憶仙
（此聯甚奇有言外意）上度八荒皆藪澤
聖壽六藉畫疏筌山龍欲補勿陳衮舊雞常親虞盾毯共識宸
襟非玩物争歌
帝德契重玄

二　金庭朱康　大宗伯兼翰林學士

（寫出玄兎知畫是陸探微手）曾聞王質栖銀闕誰寫貂毛入素箋粤自先朝呈瑞應至今中
秘載瑶編靈踪妙得真仙訣生色深家
聖主憐點綴乍疑來漆澤迷離還自起青田清霜鳴處應知黑
素月凝時想又玄夕散寒暉歸北極秋涵積水映長天濡毫滿
飲金壺墨欽視金妆玉宇烟仙魄豈同三窟避嘉禎定與四靈

（得忠臣托物諷諫之意）傳圖開内殿思繩祖化洽中林念得賢羽獵不須稱漢賦簫韶
重見紀虞編懸知茂對敷
皇摩不獨念蹄悟道筌

燈市詩　朱賡

（精裁容徽黎若珠見）帝京佳麗入新年千炬成圍遍九廛雲母學花先爆發水晶碁
月待宵懸鮫人縮近藏珠地化國騰高幻火天角觝試呈瓔珞
外踏歌初擁彩棚前路迷霞幛春如許人想星橋夜更妍鳳纈
早縈爭道騎鸞刀預換買花錢未看寶鏡臨三五已較黄金直
百千惟有沈沈天祿閣杖藜吹火照瓊編

萬壽詩　少廣王荁　編脩

（雄深奇古雖有壯氣）𨺗星曉月度鳴璫銀漢偏懸練影長玄鳥當年天上瑞青鸞此
日殿中粧雲隨鳳輦臨閶闔露拂龍旂下建章遂有金仙調六

膳孟看玉女献三漿列宸綬珮傳嵩祝共國奇琛到海航
聖德祇今齊宇宙從知鴻寳共無疆

皇極門早朝　弱侯焦竑　修撰

（典麗有氣）風含廣殿動微涼鳳吹參差滿建章萬井疎鍾寒未徹九門清
漏曙猶長彈冠幸接蓬萊路珥筆仍陪鵷鷺行司馬凌雲真意
氣田郎題柱盛輝光樹窺温室增春麗衣護中人帶晚香天近
銅龍雲漢漢朝回班馬珮鏘鏘長年侍從知何補空媿
恩私出尚方

五言絶句

秋思　伯溫劉基　文成公

（清徹）梧桐生碧砌，密葉暗金井。驚心昨夜月，愁見棲禽影。

寄遠曲二首　景濂宋濂　文憲公

（悲思可想）淚盡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遥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

其二

（[illegible]）妾有五字詩，寄君君勿忘。一朝成一字，字字九迴腸。

題美人撲蝶圖　孟揚王偁　檢討

（[illegible]）為惜韶華去，春深出繡幃。撲將花底蝶，祇為妬雙飛。

古柳堤　安仲王恭　文淵閣纂修國史

（後二語大佳）寒潮落汊堰，高柳入荒烟。莫把長條折，秋來欲繫船。

野亭　東里楊士奇　文貞公

（幽趣無極）秋日野庭上，四望盡青山。飛鳥太無極，白雲相與還。

紅白二梅花落　仲溫薛瑄　文清公

（巧句）牆外雙梅樹，庭前昨夜風。不知何處笛，併起一聲中。

擬古　全元立　學士

（情語）相思欲斷腸，香魂渺相隔。落月如有情，清光下瑤席。

客中對月　仲深丘濬　文莊公

（[illegible]）萬里思歸客，傷心對月華。願憑今夜影，回照故園花。

列嶂來青　時魁王梅　庶吉士

（佳句）村居寡人事，日高猶偃息。開門見青山，雨過翠欲滴。

春陰二首　王梅

（眼前語）溶溶春雲生，冉冉春空遍。墻花淡無影，亭午流鶯囀。

其二

寒壓春枝弱，林鳩故故鳴。東皇重花事，十日未容晴。

拜石　玉壘陳于陛　宮諭學士

（意佳）維石巖巖處，衣冠拜望時。祇憐壁立意，不是為耽奇。

鸜鵒　陳于陛

珍禽何襳纚，風前澹容與。未論鬭距奇，文彩豔如許。

望雨二首　允寧王維楨　大司成

（寫得望雨意切）皇天不可問，海水若為傾。思得八公術，吸噓雲雨生。

其二

昔聞子雲雨，至誠金石開。今皇憂旱極，好雨幾時來。

七言絶句

詣直内閣即事　若思胡儼 太子賓客

清曉朝回秘閣重坐看宮樹露華濃碧窗朱戶圖書滿人在蓬萊第一峰

（清絶不臣玉堂勝事）

題胡人獵歸圖　時彥王英 文安公

獵罷陰山薄暮歸繞鞍雉兔馬行遲風高不敢鳴笳鼓只恐防秋漢將知

（警切）

漢宮辭　亨父張泰 翰林修撰

被寒燒盡爵金香侍女無言立近牀一樣玉壺傳漏點南宮夜短北宮長

（道盡宮中斷腸）

畫竹　賓之李東陽 文正公

漢皋亭上起秋風夜逐湘靈下楚宮曉入碧雲看不見墮釵遺珮各西東

（新警）

春閨怨　仲深丘濬 文莊公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人在天涯回未回

（想見風流情致）

初晴　公甫陳獻章 檢討

初晴樓上燕飛飛樓下人歌白苧衣一曲未終花落去滿林啼鳥送春歸

（俊亮）

華燭引　用脩楊慎 脩撰

宮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裳單流雲影射荊王枕曉露光搖漢帝盤

（碧玉舞罷羅裳單見梁人燭賦）

狼山凱歌　楊慎

天師收兵楓樹林絶流飛渡早傳音風前鵠退吳山靜月下[...]

（有[illegible]風）

吟江水深 [...]

滇海曲二首　楊慎

碧鷄金馬古梁州銅柱鐵橋天際頭試問平滇功第一蓬人惟說潁川侯

（潁川侯傅友德也）

其二

沙金海貝出西荒桃竹橦華貢上方香象渡河來佛子白狼槃木拜夷王

（滇中風景此詩道盡）

雜詠　文邦張治 文毅公

望湖亭上水如天曾是宮臣賜宰年玉輦不來鳧雁冷一湖楊柳鎖春煙

（末二句佳甚）

並頭葵花　才伯黃佐 文裕公

五夜彤庭絳節稀火城如畫散烏棲十年不到芙蓉闕坐對雙

紅聰曙雞

皇上南巡舊京歌　魯南陳沂 編脩

城南幕府作皇居空闕依然古帝都燕子不來王謝宅烟花還繞莫愁湖

（淒切）

放內苑諸禽　陳沂

多年調養在雕籠放出揚飛失舊叢祇為恩深未能去飛來還繞上陽宮

（有致）

宮詞二首　陳沂

翠荇紅蓮水殿香不知簾外易生凉夜來許賜金莖露明日[illegible]看玉樹霜

（麗語）

其二

後庭仙樹是誰栽春盡重門瑣綠苔聞說翠華籠燭過上[...]

裏看花來。

涼州曲　伯宗高岱 倫庵

悲壯

賀蘭烽火接居延白草黃雲到北天一片城頭青海月十年沙磧伴人眠

仇將軍南征歌　應德唐順之 太子司直

雄壯

草木千山鼓角風將軍牧馬夜郎東雷臺向夕占星色已報欃槍墮海中

高陽行二首　約之陳束 編修

二詩有俠氣

高陽年少事橫行重俠由來不重生奪得雕刀搖雪色誤將飛馬颭風聲

其二

李長吉少年行

北風吹隴散黃沙縱博千場日未斜白劍殺人丹劍舞笑歌踏入酒姬家

笑入胡姬酒肆中

道中恭遇　皇太后梓宮祔葬顯陵挽詞三首　陳束

綿邈哀楚之衷我得一無有相與執之

笳鼓喧傳五輅廻川塗警蹕八神開已聞萬乘臨軒送更道千官執紼來

其二

漢高謂沛父老曰吾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蒼梧山名舜崩處

慈靈化國慶何長魂魄猶言思故鄉生恨蒼梧不相從淚遺冠舄到瀟湘

其三

仙馭泠風萬里還素旗遙拂郢門烟宮官舊自收容翟祠署新來奉几筵

題碧桃美人圖　拓湖王梅 庶吉士

有天趣

長信宮中月上遲碧桃還發去年枝春風忽送歌聲至正是昭陽夜宴時

牧兒　質甫駱文盛 編修

寫出牧兒樂事

東風吹雨過前溪草長平原小犢肥短笛數聲歸去路半山明月一簑衣

西苑進呈詩四首　公謹夏言 少師

駢麗

西苑門前度彩舲龍池烟水漲冥冥碧山故繞承光殿綠樹新藏寶月亭

其二

精工

臨漪亭子玉闌干太液池頭汎曉瀾神鯉跳翻青荇帶雷車飛上綠荷盤

其三

雅麗

迎和門外柳堤平日照菰蒲烟霧生小殿面山蒙瀑翠方亭臨水瞰空明

其四

宏麗

天邊瓊島翠巍巍王洞虹橋隱薜蘿萬歲峰頭瑤殿古廣寒請影照山河

元旦詣　永明殿上香　惟中嚴嵩 少師

丹青其言

複道金扉度幾重漏聲猶在未鳴鐘司閽老監迎相待燭影開堂雪滿松

題王方平上昇處　孟靜趙貞吉 文肅公

山如控鶴倚天開水似游龍蹴地廻山水悠悠望靈駕仙人歸去幾時來

恭題畫馬　叔大張居正 文忠公

神駿元從西極來權奇倜儻是龍媒

（一分氣賦）君恩放與䍷芳艸，騰踏終須萬里才。

牧牛五首　次默申時行 太常寺丞

（氣象自是不凡）茂草豐林朝雨足，竭來牛背郊原綠。笛聲不解理宮商，信口吹成太平曲。

其二

（善寫昇平景象）縱牧空林喜氣多，牽牛敲板踏平莎。康衢自咏耕田樂，車下無勞扣角歌。

其三

（末句意奇）日夕驅牛欲下山，草腴松暝水潺湲。揮鞭却步尋歸路，信道桃林放後閒。

其四

（聖王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崇阿眠牛下飲池，携竿隨水恣游嬉。逍遙蓑笠無拘繫，吟遇五風十雨時。

其五

（思深我）橫笛風前信口吹，夕陽山徑下來時。嬉遊始識田家樂，却悔當年重劍遲。

牧牛三首　元馭王錫爵 太子太傅

（大雅）春郊牧豎晚來過，按拍臨風口自哦。一曲昇平元有調，何如長夜飯牛歌。

其二

（有關係）隴上歸來跨犢行，揚鞭遙指暮雲生。明朝共把春犁去，聞道君王欲省耕。

其三

（略中上雅）短笠輕蓑意態閒，蕭蕭風雨逐牛還。牧人定有維魚夢，

聖主當宁憂稼穡艱。

瑞蓮圖二首　申時行

（臺閣聲口）九疑山下分奇種，百子房中吐瑞姿。朶朶黃雲圍羽蓋，為迎金母下瑤池。

其二

（出氣成韻）芙蓉為帶菊為裳，高結重臺散異香。見說君王頻問寢，名花長映御袍黃。

同前二首　王錫爵

（工麗）華嶽峰頭十丈蓮，玉池分得一枝鮮。翠翹新染朝霞色，應共仙桃族壽筵。

其二

（自足不群）紅衣香袅水芙容，自得天家雨露濃。想見慈顏長笑處，日華花影並重重。

同前二首　維楨許國 少師

（奇麗）爍爍金蓮瑞氣浮，蓮房中更起重樓。花神似獻慈闈壽，湧出金仙太乙舟。

其二

（麗而巧）金蓮原是出仙家，况復葳蕤吐異葩。共道今皇是虞舜，坎將重蕋映重華。

同前二首　對南王家屏 大學士

（濃麗）水殿氤氳紫氣重，花神擎出綉芙容。丹葩絳萼無人識，荐瑞疑從太華峰。

其二

（工緻）朱房的的出靈芽，周砌芫芝未足誇。自是

皇情除一本果培和氣孕重華

摘房露子　許國

尚方珍果着枝頭王剖珠點尺繪妝彷彿朱明開內苑攜[illegible]
子蒨

長秋

雀蛾　許國

一枝弱柳裊風前青雀飛蛾態宛然生意欣欣圖畫裏春光枝
入上林先

烏鵲　許國

亗魚懷墨吸滄溟破浪雙鰓捷有靈形狀居然呈冊府恢奇不
用檢圖經

盈筐雜花　王家屏

繪得盈筐五色葩欲將秋豔比春華提携試向蓬萊晏疑是仙
之須刻花

枇杷　王璽陳于陛　官詹學士

果〻芳樹綴黃金珠果曾聞賦上林却憶瑛盤傳
賜日先華
長歲　主恩深

花鳥　陳于陛

曉風香裏雲呼開時獨鳥娟娟玄更空最是上林芳信早分明春
在萬年枝

鶺鴒　可遠于愼行　大宗伯

顔影翩翩意態閒浮蹤只在綠莎間一從上苑分春色也抵丹
青近
聖顔

春晴　鶴亭史鈳　編修

春光二月滿皇洲半逐桃花入水流何事王孫歸未得東郊芳
艸自含愁

又

試筆空趨列鳳池楚江烟樹寄遐思忽聽紫燕梁間語知是春
光又半時

大閱應制十二首　徐呂王祖嫡　洗馬

四海雍熙樂治平九重宵旰詰戎兵翠華未校長楊獵紫氣先
騰細柳營

其二

君王策馬御戎衣赫赫天威式九圍神武偃兵占太史六符瑞
正
帝星輝

其三

曈曨日出曉雲開絳節霓旌北極來昨夜雨師親灑道天街風
靜絕纖埃

其四

黃幄金爐馥異香千官扈從列鵷行宮羅血色新承
賜萬朶紅雲捧　王皇

其五

南徼無虞北塞安一人有道萬民歡競說更切除戎念仗鉞朝
登大將壇

其六

司馬傳宣諭六軍十千八陣變風雲旌旗影繞春山麗鼓角聲
撼大漢聞

其七

控弦十萬羽林郎，氣壓強胡競擅場。飛將當年誇射虎，材官今日見穿楊

雄深

其八

侍臣許按賞功圖，遍賚諸營日未晡。隱隱春雷轟白晝，歡聲大地共嵩呼

工大

其九

旄旆按部隊成雲，騏驥驍鑣錦作羣。從此八方無戰伐，好驅黃犢事耕耘

子巴勃發

其十

颯旆鳴鉦壁壘開，萬靈擁衛上方回。轅門飛騎翩翩至，報道盛陽露布來

激昂

其十一

車攻吉日美周詩，都試雅劉陋漢儀。干羽已徵文德洽，凱歌齊奏武成辭

師竹數詩雄壯奇古可與長楊並少仙旅行之

其十二

一統閎基頌廓清，犂庭三出駿功成。吾皇神武光前烈，億萬斯年保太平

春半　　嘉猷 敖文禎 檢討

九十春光半已歸，彩雲旭日美晴暉。繞階紫燕呢喃語，又見楊花蛺蝶飛

工致春景 風景

恭遇頒曆有紀二首　　務甫 張昺思 丁丑庶吉士

太平天子坐明堂，正朔親頒寶曆長。氣轉青陽黃道泰，和風一日徧遐方

傳大

其二

萬國衣冠拜冕旒，玄冬受朔紫烟浮。明年自是占多慶，億載皇圖添瑞籌

清新不減華封

聞鳩二首　　爾張 李廷機 編修

春風營燕競鳴時，獨向桑林寄一枝。處處農歌新水綠，喚雛催雨度林遲

幽致雨趣

其二

驚飛乍拂溪邊柳，啄食還來庭上柯。蔘蘢已深春雨足，邑邑時傷小鳥過

清推

同前二首　　少廣 王荁 編修

平林十里斷烟收，三月晴光到陌頭。處處農歌喧永日，白楊飛絮底鳴鳩

亦自不俗

其二

赤日紅雲霽未平，一鋤一笠傍南城。鶯花蛺蝶催遊騎，不及前林布穀聲

寓意自佳

聞蟬二首　　王荁

千峰絲雨帶高城，斜日荒荒古木平。贏得晚涼開傑閣，流螢寂寞度蟬聲

末句妙

其二

漁樵空踏白雲歸，隔水人家入翠微。何處早蟬吟不歇，平田漠漠稻粱肥

風雅隨音

讀二疏傳二首　　王荁

雙旌白首到天關，甚解朝簪入故山。馬首黃塵今日斷，春明東

太水雲閒
其二
二詩有貫休之想
清朝豈謂世情非却憶溪山舊釣磯祖道群公休悵望他年倘
愛蒓鱸衣
苦熱行四首　允寧王繼禎大司成
讀一過煩暑盡清
西山窈窕卽蓬壺雪館氷巖五月無相看咫尺誰能到浪說東
溟遠所拘
其二
用意深遠
貴家列宴午風斜洞啟重扉不用遮此日交河防虜戍翩翩金
甲度龍沙
其三
露下金盤碧玉清中官朝日進承明

君王恭得千齡壽病渴詞臣空復情
其四
有忠君愛國之思
天子避宗敞王扉天風吹動紫雲衣微臣願保
王躬泰
帝座南頭看繡幃
詠史二首　李大武丙戌庶吉士
善識子房心事
博浪謀空力已殫從龍羞戴漢臣冠歸山豈是尋黃石一片丹
心祇為韓
其二
四句可作淵明小贊
彭澤歸來日賦詩柳陰門戶菊花籬折腰五斗渾閒事醉裡惟
應識義熙
同前二首　觀我吳應賓編修

後二語令人解頤
裂海驅山闢艸萊乾坤不礙祖龍才長城萬里金甌固何
曾城外來
其二
言外有意
手攜長劍入秦關六合山河指顧間歌罷大風思猛士不知蕭
綺在商山
同前二首　伯脩袁宗道編修
文成慷慨雄秦日圯下從容隨履時借與英雄手戰鬪一生經
濟少人知
其二
起然之故
床前曾下人龍拜身後寧忘採藥名他日汗流軍務者鹿門何
處覓先生
同前二首　充宇李啟美檢討

怛惋吊古思有餘悲
聚米談兵指顧雄汗青猶載伏波功可憐武帳陳方略不憶當
年臥起同
其二
百萬胡塵暗碧空臨江何事出天雄澶淵盟誓由天定却[illegible]
[illegible]第一功
詠上苑桃花二首　弱侯焦竑脩撰
芳非在目
無數穠花禁苑西啼鶯寂寂樹高低東風開落無人見[illegible]
源路易迷
其二
幾樹夭桃隔苑墻不緣春日鬭紅芳從教結子三千歲擬向瑤
池薦壽觴
同前二首　周望陶望齡編修

慶雲山頭駐彩霞蓬萊宮闕郎儒家共傳西苑千秋實已著東
風一樹花

其二

神采秀發

宮柳垂垂黃鳥歌桃花朶朶照青娥花間無限成蹊處應是
宸遊翠輦過

同前二首　宇素王肯堂　檢討

上林春色不分華素

天桃自解迎春發幾樹晴霞照水斑不羨武陵開處好禁林風
物異人間

其二

芳菁可愛

春色芳菲
御苑中枝枝點綴夕陽紅瑤池為報
君王壽不待催花一夜風

詠史四首　焦竑

留侯而在也必當悔其失計

一自冥鴻濟北歸報韓安漢總忘機可憐辟穀窮山日猶為儲
皇定是非

其二

感慨淒然

雕張白羽照青春走馬龍堆不動塵邊將功多君莫問霍家兄
弟衛家甥

其三

諷上有致

蛾眉雲鬢入時工紫鳳笙簫雜晚風一夢吳王應莫寤花枝年
歷館娃宮

其四

千古遺恨宛在筆端

封書幾上恨多違肉食能忘國是非兒女不知人意遠夜深
唯意泣牛衣

塞下曲四首　昭素黃輝　編修

四章英風夾氣雄踞山河

羽檄何來雜鼓笳天聲早已動鳴沙龍旗未掃單于壘虎落[illegible]
言嫖姚家

其二

雄甚

怪底秦天醉未醒幾時塞北盪妖星何當倒挽黃河水洗出皋
蘭一片清

其三

玉門風火照征袍俠少相逢互解刀莫道秦城虛萬里當年抄
地起臨洮

其四

有吞胡虜之氣

關隴橫遮太白西金城屯戍未全迷南山火速收飛將莫遣胡
雛傍塞啼

春半一　幼安劉曰寧　編修

玉堂綺語

江南梅盡柳如絲纔到燕京春較遲惟有滿天新雨澤隨風先
入鳳皇池

又　裕武喬僑　己丑庶吉士

陽春煙景大塊文章

宮樹依依雙燕飛初鶯學語囀光微春風那得多情思吹動笙
歌滿帝畿

六言絶句

題畫竹　　伯温劉基 太史令

（幽雅）葉間重露猶滴林表寒烟未開想見沅湘江上月明環珮歸來

偶題　　安仲王恭 文淵閣修國史

（清俊）小艇水雲硎口孤琴蘿月山陰郢曲向來誰和林泉尚有知音

題畫三首　　若思胡儼 太子賓客

（詩中有畫）碧嶂丹崖春色綠桃綠樹人家迴轉時逢樵牧雨晴初見桑麻

其二

（畫中有詩）綠樹平林遠近落紅流水西東幾處雞鳴烟外數聲犬吠雲中

其三

（不減輞川）何人策蹇獨往有客抱琴共還一葉扁舟谿上百年古屋林間

題山水　　宗豫黄淮 文簡公

（有致）野水風翻翠縠春山烟染青螺釣艇歸來何處灣暮時聞棹歌

竹雀哺鶵　　維楨許國 少師柱国

（逸趣）依篠俄騰數仞含蟲徐引雙雛山澤若逢解網羽毛何異披圖

桃花翠鳥　　對南王家屏 武英殿大學士

（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熳爛紅霞上苑嗚嚶翠羽高枝自是瑶池青鳥蟠桃幾見開時

附六言律詩

九日同年讌集　　本寧李維禎 修修

（眼前光景口頭語正是詩家得意筆）嘉節不妨高會勝遊偶共銜盃檻外白衣人在樽前黄菊花開鴈逐寒雲影去砧隨夜雨聲來爲問明年此日幾人把袂登臺

又　　洛源張程 編修

（傷衣風致衣拾好尽）宦旅風塵荏苒天涯節序頻催霜前白鴈初度雨後黄花設開題塔尚懐舊侶登高並集仙才百年此日長健四海論心幾回

從軍行　　升菴楊慎 狀元修撰

（雄視千古）鶺鴒十八從軍貔貅百萬熊羆千里獨行無敵一身足勝百個六出盡稱奇計五餌盡是虛文此際毛錐何用畢竟刀鐶勒勳

長短句雜體

戎王追彘圖　季迪高啟

雄氣勃々

前騎脫兔奔，後騎驚鴻急。火燒秋草獵場空，一彘窮追執難及。大小當戶左右賢，單于勇銳閼支妍。雕戈白羽誰爭發，衆中得雋知誰先。君不見天策將真天子，馳一馬，殪四豕。

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高啟

奇語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來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葱々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羣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為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々。英雄來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結句更奇

春景　汝默申時行　左柱國

樹杪落懸泉，花間開別局。披圖髣髴生，轉覺詩尤好。夭桃濃李正芳菲，水鳥山禽高下飛。共識皇情欣茂對，萬年春色在彤闈。

芳菲滿目，詠之如在春風中

夏景　申時行

愛此滄浪景，悠然清晝長。濃香荷十里，嘉蔭木千章。青山過雨波新綠，鶯燕交飛鳧鷺浴。相對微生殿閣涼，援琴一鼓南薰曲。

沖襟遠韻，方知消夏之樂

秋景　申時行

生綃點素秋，一一看皆美。翠竹錦芙蓉，黃花丹桂子。風前陌上落平沙，溪畔鷗鴉映荻花。信是恩波渥太液，君王亮賜亦光華。

寫秋色亦不落窠

冬景　申時行

乾坤匹練中，積雪光璀璨。草枯鷹眼明，樹暝鴉聲亂。澗邊修竹傲冰霜，江上梅花殿歲芳。一入丹青承顧盼，頓令窮谷轉春陽。

畫來清新

恭題

文皇帝四駿圖四首　忠伯王家屛　大學士

龍駒

鄭村壩大戰胸堂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

天馬徠異，飛龍蹄削玉，耳垂筒，碧月懸雙頰，明星貫兩瞳。文皇將士盡羆虎，復有龍駒助神武。流矢當胸戰不休，汗溝血點桃花雨。壩上摧鋒第一功，策勳何必減元戎。君不見虎士標題麟閣裏，龍駒亦入畫圖中。

品題神駿，何論貴賤之識

赤兔　王家屛

白溝河大戰胸堂着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拔箭

雷鉤鉤，兆軍來，赤兔走，黃雲開。挺身起爽澗，策足絕浮埃。白溝原頭振鼙鼓，貫陣穿營猛如虎。穆王赤驥詎為奇，昭陵發電應難數。百戰間關未解鞍，箭瘢還向畫圖看。只今四海昇平日，誰識當年締造難。

末語警切，忠愛惻然

託物寓思不偶于皆

棗騮　王家屛

小河大戰着兩箭，胸堂一箭，後右曲池一箭，安順侯脫

火赤拔箭

紫騮馬金勒月朝別燕晡秣越傲儻精權許勍驍光滅沒當年足萬馬盡騰空就中紫騮尤最雄戰罷不知身着箭飛來絕覺生風北風獵獵吹原野長河水斷血流赭誰言百萬劍戈中猶有雲依射鈞者

（佳處不減子美詠九馬圖作可謂旂旂發龍媒者矣）

黃馬　　王家屏

靈壁縣大戰後右曲池着一箭指揮鷄兒拔箭

軒后與應龍翔駕天駟乘飛黃迴頭看紫鷟顧影失超光居王神武古來少馬思煙塵一劍掃馬蹄蹴處山為摧何論陳脾與平保楊鞭渡淮淮水清金陵父老壺漿迎從此華陽休駿足山河重整泰階平

（寫出歷塊蹴塵景象足當騷豫舲之技）

學猗蘭操　　子正馮有經　編修

有猗者蘭誰不云聽或採而佩蕙焉不如彼如之人兮誰知予之珍兮鳳兮麟兮予其民兮山有桂兮澤有椒桂可食兮椒可調非予不得兮我心勞

（幽雅中有未許俗人窺識）

孝康敬

皇后梓宮鼓吹詞　　無名氏

應天長

雲羅鳳輦沙河路天壽山陵掃烟霧烏回雲擁護哀紼一聲天下慕百官齊縞素香炷千門萬户共沐

（悽悽切切如聞寒蛩之音）

聖朝

恩露此情誰不苦

慈孝獻

皇后梓宮鼓吹詞　　無名氏

應天長

仙輿遠向荊山隧承鹿城邊沙草翠祥雲飛青鳥會哀紼一聲人墮淚月侵天又曙望江漢朝宗處誰不在春暉裏痛憶何時已

（燕市夜宿華亭鶴唳一聲聞者痛心）

穆宗莊皇帝鼓吹辭　　宇玄高拱　大學士

應天長

萬靈擁蹕歸玄宅丹旆悠悠過紫陌露華清雲氣白千古橋山埋劍舄六載思仁澤哀慟群黎百辟何處再瞻瑤日愁結蒼梧夕

（天歌甚于痛哭信然）

皇明館課經世宏詞續集卷之十四

皇明奇奏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五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選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彙訂

邑子　陸登之　瀛瑞父　參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海中丞評。開口暢。公抗慨激烈。手筆至今寒。論劾嚴嵩了人。問之日早見嵩識充出。召虜情之

條陳邊計劾內外大臣疏　仲良童漢臣　山西巡按御史

題為飭邊計審要機究禍本乞
簡重臣罷邪佞以濟時艱以
光昭　聖化事臣待罪西陲捧誦
綸音。仰見
聖思淵府　神謨宏遠。直有以範圍宇宙洞見萬里。
中興之治。亦將度越前古遠駕百王。况茲區區醜虜何足懼乎。
臣竊以為該部所議條件。中間委曲機宜。自有內外當事諸臣

表明允之所以不足恃也

矣。心議處參酌舉行。臣愚以為此特節目而已。綱之不舉何以
張目。臣請舉其綱之大者為
皇上陳之。議者曰備邊之要足食為先。而司
國計者之非其人。會計失當。緩急不濟。何以足食。又曰足兵為
大。而掌邦戎者之非其人。貪鄙無厭。富將當官。兵日衰弱。紀律
不振。何以足兵。又曰官人為要。而司銓衡者徇私。阿比不能公
選人才以充器使。以安地方。則官守何以得人。庶事何以振舉。
又曰兵強食足。人存事舉。虜患可弭矣。然不知所以總其機宜
下通幽滯。仰贊　神謨。使中之制外。如心之運體。此之應。若
四體之從心。握要機以康庶務。以大安攘之功。以昭和平之治
者。又在一二輔臣之得其人也。臣惟此虜為患。浸至猖獗。其積
禍養亂。已非一日。燎原之災。成于爝火。江河之決。起于蟻穴。其

伏下論劾諸臣張本

論虜患所由先言當事諸臣是也內治者

所由來者漸矣。良由當事諸臣玩寇養患。不能竭忠報
主。視　國如家。先事設防。長慮却顧。明知有今日之禍。而泄泄
歲月。以致外患內憂。日不可支。去歲寇大原。今歲寇潞沁。其風
聲狂悖。懷惡不逞。不能盡言。是以關南失整。烽火連宵。振驚
幾輔。上廑
宸衷。宵旰不遑。皆當事諸臣上負
君父之恩。罔思盡瘁之報。所當究論者也。臣待罪地方。叨居言
職。親履其患。目視其艱。俯察民隱。仰思
主憂。殊為痛恨。若今日不為亟言。有所顧忌。是臣負
國不忠。粉身莫贖。何以立乎
聖明之朝也哉。夫虜寇猖獗。由于邊備之廢弛。而又由于撫臣
之匪人。然邊備之患。莫甚于大同。而撫臣之僨事。莫甚于龍大

慷慨論事不愧男子志口

論山西大同二鎮撫有治歷頌爽所叉

有、劉臬之二臣。然二臣庸懦。非捍禦之才。有不待今日僨事而
後知者也。蓋由于當事諸臣以為大同山西。非善地也。人誰樂
居。不能仰體
聖心。存舉直才。以當二鎮之任。惟圖一時阿徇苟且之計。上蔽
宸聰。而二臣亦樂于遷轉。勉強支吾。希圖僥倖。以致一旦僨事
束手徬徨。此時雖即致二臣之首于
闕下。亦已無及矣。此蓋始之不慎。而終之為害一至于此。臣竊
以為大同首當虜衝。人心渙散。威信不行。已非一日。今日要機
當以大同為重。該鎮巡鎮所恃以經略機宜。招撫亡叛。撫恤危
疑。非有異常才望。忠誠服衆。妙用不測。動中機先者。一人焉以
任之。臣恐大同之不可言治也。山西雖稱腹裏。今日已為邊方
要區。况累歲兵荒。人民流散。委之溝壑者半矣。若非練達老成

明論選人有剞泉二臣

此論趙錦李珏二臣

才能出衆並有為　國為民之心者一人焉以任之臣恐山西
之民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近閱邸報奉有
嚴旨已將龍大有劉臬革任聽勘二臣罪狀固自有在至勘明
之日以俟誅譴矣中外人心莫不感激忻舊仰覩
聖明簡任非常之才以鎮此重地清平之慶可立俟也臣又近
閱邸報巡撫大同則趙錦巡撫山西則李珏之二臣者臣雖未
識其為人而詢之輿論若謂其協中外之望當非常之名臣則
未敢許也伏望
皇上俯念大同山西非常重地不可姑試龍大有劉臬已誤于
昔而今豈容再誤也哉如使二臣果賢各至地方即能大新政
治宣威塞外布德域中則
皇上西顧之憂可免而亦無容議矣如使二臣才非所長止以

慮且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仰邀　成命勉強就任萬一明年復如今日之失或再致深入
其害又非今日可比者雖即斬二臣之首以謝大同山西之民
亦何及哉乞　勑廷臣再加從公集議如果其賢且有非常之
才可當其任某人真知其賢而舉之可以信任無疑然後具題
簡用重其委任責其成功若至僨事併罪推舉之人如此則二
鎮得人百凡機務自有條理次第舉行而內憂可消外寇可禦
矣臣再照山西疲弊之極莽邑徧野露齒盈室吟呻之聲不絕于
耳瘡痍之狀比屋皆然荷蒙

此論蠲免之宜政

皇上憫念無辜特加蠲免今已再矣三晉之民靡不忻躍鼓舞
少甦困憊感激　鴻恩有同再造但邇來公私俱乏勞費日增
軍需廩祿日不可少況小民累歲兵荒逋欠尚多近年雖蒙
恩旨宥免而各府　宗室擁據公門越境紛擾各鎮軍士乞哀

民困

道路倚撒催求有司無處未免撻楚瘡痍追徵舊欠且有甚哉
修堡之役歲無虛日民力何堪司
國計者不見作何區處是雖有蠲免之名而無蠲免之實且
皇上軫念窮民之初心也哉此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罪也臣入

此論李如圭定價糴買之罪

省之初日擊此弊詢之布政等官吳論等咸云上年戶部雖開
事例本省准納監生五百名而歲值兵荒人多貧乏上納不前
以致事例雖開不能濟事終譽畫餅充飢望梅止渴而已臣又
訪得戶部侍郎張漢去歲曾部蒙發
帑銀糴買主客官軍糧草
皇上之意蓋為山西之民已極困疲不可重擾故

論借不當定擬價名言不書

特遣重臣專理其事則當隨其相時定價使之糴買可也如圭
乃偏執己見預為定價以致臨時執人而授之價民多弗堪張
漢因事有難行遂為通融暫借各處預備倉糧應用並前銀給散
小民責其秋成之後上納民情少安臣竊以為定價糴買反復
思之未得其說夫歲有豐凶穀有貴賤穀多則損價以易之穀
少則益價以糴之如此則官民俱便誰不樂從召商可也使民
亦可也今乃執一定之價懸斷于千里之外使價太多則將置
餘銀于何地使價不足則將何處補償當事者雖盡捐俸祿以
償之亦為不足且無是理其勢必至報富戶驅窮民責其領價
包賠上納而民亦受害滋甚是

推擬包賠之害更見處

皇上雖屢加　宥免之恩而小民陰受無辜之苦若非張漢通
融曲處則山西之民幾至激變即此可見如圭之庸劣昏昧不
能盡心為　國計處周悉以致
朝廷良法美意每至虛行而下民不蒙實惠則將焉用彼為哉

此論許讚銓選不忠之罪

此司　國計者之不足任也再照該省地方民疲虜擾百孔
舉要在得人司銓衡者必須大破常格務求真材而遍布此地
此其今日要務也吏部尚書許讚身為冢宰目覩時艱豈不思
及此哉臣竊以為官之切要守令為最而人才之出進士為多
而吏部舊規以太原所屬為邊僻地方多斬進士之選而平陽
潞澤猶有一二進士選補者然此處平日無事之時可也處今
日有事之時則不可況近日虜寇連年深入而人多畏避吏部
亦以為非善地而不以進士處之臣不知其何說也夫許讚世
受　國恩又蒙
皇上簡注既廢而特起之此正許讚量才器使以人事君之時
也讚豈不知今日用人何地為先而但泥于私屬徇情辭避是
以臨事依阿如此若非此故豈以進士為不才而不選之耶抑

論進士可令許讚箝舌無辭

亦惜其才而不處之以非地耶若以為不才則進士之選可能
也若惜其才則山西之民　國家之利害獨不可惜乎夫
朝廷設科取士網羅人才無出于進士之選而舉人則次之是
故求才于進士則十得六七求才于舉人則十得一二而已臣
近查吏部二月至六月止知會巡撫選官咨內選補各州縣官
悉皆由教官陞補間亦府州佐貳陞補者進士惟平陽府同知
蒲州知州洪洞縣知縣而已臣又查得太原府知府趙國良呈
為申明銓補正官以濟政務事內稱定襄縣缺知縣一年零八
箇月有餘壽陽縣缺知縣八箇月有餘清源交城亦缺半年有
餘太谷縣亦缺三月有餘及稱雖有太原等縣選到各官俱係
教職陞補咸于民事未練況地方連年兵荒百務廢弛非得甲
科出身才堪調繁者居之則政事實難振舉況當今日防御邊

銓補之議一日不容緩而令年餘久缺不知銓臣所司何事而怠緩至此非

[illegible]極矣

甚保安地方全在正官得人尤不可緩且呈到臣隨查得清源
交城二縣已選有知縣一則以州判陞一則以教諭陞其定襄
等縣尚未選有臣竊以為
皇上俯念山西受禍之慘累發
帑銀以賑濟之又取各省贓罰以協濟之又開事例以賙恤之
又欲添設官軍以防衛之無不加意何獨吏部之用人漫不加
之意耶若吏部果能大破常格悉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及
相近諸處進士應選州縣者不為阿徇悉授以太原潞安平陽
等處所屬地方或有不足則查有撫按舉保才堪治繁人知
縣以補足之務使在在得人則凡防禦撫綏興廢舉墜治不勞
而自振虜之未至自有先事之謀虜之既至必有捍御之術人
心自爾奮激粮畜自爾充實亡叛自爾招撫流離自爾復業隱

治先治人誠探本之言

然有長城之勢矣何小虜之足懼哉若舍此而不論區區于節
目之務恐地方日困人心日離法度日弛儲積日耗異日之山
西未必不為今日之大同也再照各邊將弱兵怯紀律不明武
備之弛至此極矣所以養成今日之禍者皆由兵部尚書張瓚
貪濫之所至也瓚之在本兵已非一日而邊務之壞亦非一朝
一夕之故彼豈不知若知而不為先事之防是負
國也負　國則不忠是殃民也殃民則不仁不忠不仁人臣之
罪孰大于是臣竊以為欲邊備之振舉非選將練兵不可欲將
皆良將兵皆精兵非本兵得人不可蓋本兵不才如瓚則所陞
于將將無所出則橫斂于軍軍日益有而與將為仇將日益貪
而與軍為敵有事之日號令雖出于將而兵誰從之怨聲一起
于軍而將亦微氣退避之不暇又安望其將識士心士識將意

此論張瓚貪濫之罪

責備本兵誠出得將將本者

論守令而及撫鎮論撫鎮而及部臣論部臣而及內閣一步深一步

以外禦其侮也哉今日僨事之罪張瓚當為首論若臣等于難
臣之誅譴將官之勘治而不論張瓚之罪亦非窮究禍本之論
與情公法殊切疑之臣又竊惟
皇上聖治日新天下享成平之化久矣而今日乃有此北虜之
患者盖由內外大小臣工不得其人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而不知戒備以至今日事情重大上煩
聖慮然其要機又任于一二輔臣而已若使山西諸處守令皆
得其人各邊撫鎮官又得其人在內當事各部諸臣又得其人
而輔臣或有一人不正者以參之焉臣恐爠情或至于壅蔽並
非或至于混淆而防邊禦虜之策亦未可言振舉臣近閱朝報
奉有
新命以禮部尚書嚴嵩加

臣嵩之不當用

武英殿大學士任以輔臣重寄臣有以仰見
聖化之下無弃物矣但嚴嵩趨事勤勞屢蒙
皇上之寵渥亦已極矣嵩之貪淫狡惡亦
皇上之所洞見者今以嵩為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臣恐
非惟無益于
聖明之治而且敢于為惡背公營私變亂
国是必將無所不至而大壞天下之事矣中外人心誠所不安
況今邊陲多事必得忠誠碩望光明正大之人真有伊傅周召
之賢置之台輔之地坐而論道仰贊
皇猷下宣治化則
皇上免西顧之憂而中外享清平之慶彼嵩邪佞小人安足以
上佐　堯舜之君有光唐虞之治也哉伏乞

嚴嵩誤國楊椒山沈青霞諸公皆苦口言之然彼特論之于失事之後而童君論之于入相之先則曲突徙

罪之功內當在焦頭爛額上也

皇上大昭
乾斷俯察臣言出于一念愚忠將李如圭許瓚張瓚嚴嵩等亟
行罷黜仍究論張瓚誤　国之罪而置之重典別選真賢以居
其位仍乞
勅下都察院將臣奏內事宜參酌可否轉行該部作速議處施
行庶幾賢才相望而
元良之化益弘內治肅成而外寇之患潛弭矣再照臣庸劣朽
材上叨
明命巡歷茲地不能振舉厥職才力綿弱實為不堪今日失事
之罪尤所不免乞
賜將臣罷黜以為巡按不職者之戒則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飭邊計審要機究禍本乞
簡重臣罷邪佞以濟時艱以光昭
聖化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一陽親齎謹題請
旨

不使責人又復自責非責亦諸臣者何以有此

陸观察值餘公評　邊事既弛極矣虜至任其卤掠既不能禦之于先虜去虛張功績文且欲欺国于後之人也罪不容于死者也春門此疏極其痛快

邊方失事重大乞
亟賜正法典嚴勘驗以警將來疏　　春門嚴用和　給事中

卽今山西石州之陷薊鎮永平之㕘逹虜深入侵犯劫殺焚燒數百年來邊方失事未有如此重大者也臣待罪該科自聞報以迄於今蓋嘗連名具題　申飭条論幾至二十餘疏仰干
天聽荷蒙　採納悉下該部看覆議行臣愚無容復瞽但一念隱憂尤有見于今茲事勢甚不容于舒遲寬假俾二邊失事諸臣仍得以踵習故套僥倖漏網者敬為
皇上陳之夫山西薊鎮諸邊參遊兵守碁列星羅總督鎮巡監臨兼應
恩賚之施獨先糧餉之給罔後無非為禦虜計也今虜騎長驅縱橫出沒犯山西已至月餘出邊始盡搶薊鎮未幾旬日滿載

直言行　一堅飭邊方之本

而歸平時修築分布竟是粉飾空言猶謂
國有人乎罪狀昭彰刑憲倖免在山西則鎮巡山于聽勘輕重未分在薊鎮則方欲掩敗為功希圖倖免猶謂
国有法乎夫
朝廷之上所恃以整肅邊務畏服人心者惟此法典焉爾法典誠直則重臣亦罪譴之加將領俱刑戮之及孰不淬勵激昂圖萬全于戰守以免罪愆法典一隳則人知勇往者未必有功退縮者未必至大交相蒙蔽詐冒紛如本遠避不前也而曰堵截本却走見望也而曰被圍本兩軍未交也而曰對陣本一籌莫展也而曰調度甚至掩他人之功以歸諸已割漢人之首以行其私主將樂軍士之虛報軍士樂主將之通同因緣為奸肆行欺罔將來邊事日就廢弛誠有莫知紀極者矣然則為今日計

讀至周文成事不覺令人瞋目髮上指亂以斗為功與啻何以異我

是尚可舒遲寬假不亟亟於法典是正哉欲正法典須嚴勘驗山西失事諸臣有罪無功屢經科道論劾可據斯固不俟勘驗也以失律喪師罪之特其間罪有輕重差等爾若薊鎮所報斬獲達賊顆級太多使果一一皆實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罪猶可少贖豈知近據所聞則有大可駭者如永平衛閑住指揮周文成同子避難在途遇賊砍死其子移屍道傍以歸次日往尋身已無首人有見者語以官軍割去夫昌黎樂亭之間死于賊手者無算卽一文成而不知姓名首被割取者何限也又聞巡按巡關所至號哭奔告老弱婦女盈數百人僉謂所親被賊砍殺官軍割去其首欲于首級內尋認夫據報功首級不滿一千今無首身屍告有數百卽此以觀則其所報功次真邪偽邪又何可得而掩也且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李世忠題揭

於邊將欺君情狀同如觀火可謂明見萬里

相同俱云官軍奮勇追殺上山達賊一滚下崖跌死手中者不知其數將數十丈深澗頃刻塡滿茲據劉燾揭稱耿巡撫行委推官高尚仁將前崖下跌死賊騎逐一番檢割取得眞正達賊首級六顆餘多腐穢難辨殊不知深澗寒冬何至腐穢支吾遮飾情弊顯然蓋賊將出邊必同輜重先行每以搶掠平民為驅官軍不能邀擊達賊于前又不能奪回人口于後傾乃驅之顛墜以死然則跌死不知其數悉為虜去男婦無疑夫此展轉潰墜者先後報稱自相矛盾如此則其所報功級九百五十五名頼眞偽錯襍如數百人所奔告者益可信其不誣矣堂堂
天朝正值
聖明臨御之初大小臣工弗思殫忠竭慮蕩滅腥膻總副參遊既以故套而欺督撫總督巡撫復以故套而欺

皆托諸
臣請以
當胆落
于此紛
爭久

陛下致使花場谷䕶種崖等處塡滿溝谷之屍盖是負屈含冤
之鬼幽魂遍野白骨盈山風雨晦冥悲號悽惨𠔃全軍之氣損
中國之威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䘮与隨卿身膺分閫重寄
事勢至此良足寒心尚且不忍引咎自歸乃交章逓
請論功行賞將誰欺〻天乎於此勘驗不嚴則故套踵習掩罪
飾功僥倖脱漏者衆矣法典何從可正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即將山西失事諸臣分別罪犯輕重開各應該
拏問發遣革職罰治罪條請
旨定奪再無舒遲寬假以傷
國体嗣後雖有報獲功次揆諸理勢豈有賊進一月無能捍禦
賊退一朝遽克成功明是割取漢人首級不問可知况州城破
陷向來所無縱有奇勲何可贖哉其薊州所報功次亟咨都察
院轉行該巡按巡関御史務要規自研審驗視果係真正達首
方為准報其有告認首級諸人俱聽一〻當前認識審對明的
即與領還查係某營某軍割取如律重坐仍行曾經達賊殘傷
州縣各將殺死無首身屍逐一查數開報而來蓋貨財乃達賊
所貪首級必官軍方取查無首之身屍并見在之首級則其真
偽多寡大數較然著矣若勘驗明白中間真正達賊首級無狀
多係原被殺死平民首級則將士之罪固莫可逭督撫欺罔誇
張自叙功績其罪尤有甚焉即將總督鎮巡等官一併重加忝
奏恭候
處分庶法典可正而將來边事少知加警矣

查无首
之身屍
并見在
之首級
最得勘
驗之法

遵 聖諭以清冗員疏

韓峰沈越 山東道御史

除世家
倶餘公
評
韓峰公
世畱時
清直臣
也立朝
不亮其
忠身先
先伏除
資庶吏
安可為
誰焉叔
數之歌
哉

仰推
皇上
聖神御宇 素知當天 登極以来懋中興之偉功滌
先朝之宿弊廓清冗海沙汰冗員凡有臣民罔不拭目以觀太
平之盛矣近者 爰先
國計念重邊陲博求訪禦之謀 渙發
綸綍之旨故于諸司陳奏 特賜允俞雖則 皇親子孫亦在
查議臣有以仰窺 陛下天地之心矣盖前項陞授人員蒙冒
天朝叨荣爵多出遭逢之慶原無戰伐之劳然而加以武階
已非 祖宗舊典莫為之制又非慎重
王章况乃世食其禄未見功能入則紆朱曳紫雜沓班行出則
躍馬鳴騶喧閧道路名器既濫糜廩已多幸頼
陛下 天鑒高明 聖度宏遠往日因兵部之奏 特宣
明旨欽著為令以故該部得因清查冗食遵照請
旨役 荷蒙行臣有以仰窺 陛下天地之心矣盖與之以官
爵推而進之以顯仁也限之以品節漸而播之以示義也
恩威迭用而不窮 仁義互行而弗悖非 大聖人之奉天無
私何以有此臣愚陋仰承 明命深懼無以稱塞萬壹謹將該
衛開到文冊會同兵科給事中楊上林兵部委官前武選清吏
司主事陞任王輪今武選清吏司主事牟朝宗逐壹遵照原奏
欽依查得冊內 皇親官共七十一員中間世代有遠近情義
有戚疏族属有異同事体有輕重然情以展愛敦非雖絶之親
義以制情实有不偏之則臣等斟酌內摘及所生可矣而或

冗員濫
食害国
匪伐当
事者不
肯任怨
所以安
然其爲
国處年
韓峰倡
清源資
發而正
之其風
裁冗
豈等與
可及

古往精明

處處着空

以及同宗之姪尊及母黨奇矣而或以及兩姨之親參派以駙
馬都尉而肆子皆得乞官承世矣以駙馬都尉而子孫皆得叨
蔭王道已故而王遜以庶弟襲兄周瑨無傳而懷義以循子承
伯甚則乳母微品亦受榮推既蒙
誤恩又克永世殆非所以昭名別等垂大訓于方來也孔子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陸贄曰名近虛而于教為重由是言之
則裁抑之法在　今日有不容已焉者矣再照前項陞授人員
本由
恩錫不係軍功有世襲者已經奉有
明旨准襲一輩若無應襲的派兒男合無即行停止不許援以
軍臣襲替事例槩以疏遠弟姪叔伯奏襲其有世襲應襲一輩
與原無世襲例終本身者亦合遵照

既清冗冒之蠹復杜進倖之恩可謂仁之盡至矣

明旨各終本身不許朦朧再行乞
請庶名位可慕而人弗敢輕
恩澤雖干而衆知自勵既以田紈綺之習亦以杜僥倖之門矣
臣等除將洪武永樂年間　皇親比照軍臣事例照舊不議及
雖係　皇親原有祖蔭軍功併
皇親雖無軍功係　戚畹近親難以議革者不開外今將應合
議革人員開具姓名來歷仰塵
睿覽應否遵照
明旨一體查革惟復略有通降以存　累朝
列聖推錫遺意　予奪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追論黨惡權奸疏　廣峰楊四知　大理少卿

陸冢宰五臺公評　太岳當時矜倨云據南虎方怒深林蟒正其生無行語容於人不得終則其刑後可知鷹咋其流是以人心大快

追論黨惡權奸欺
君誤　國懇乞　聖斷嚴正　國法以彰　皇
天討事臣聞自古大奸權欲擅作威福謀為不道者其勢有三
一則交結左右巧為譽言以固人主之寵眷使信任而不疑二
則箝制言官銷弱士氣以塞人主之耳目使下情壅而不達三則
尊禮講主內外協力揚己躬之善播人主之罪使天下人心背
主而向己三者之勢成小則竊弄威福大則陰移國祚漢之莽
操用是道也臣自萬曆三年進士荷蒙
皇上拔擢授行人歆聞　朝廷有腹心之大患
社稷之元惡三人曰馮保也徐爵也故太師張居正也三人同
心一躰挾　天子以令羣臣權傾中外包藏禍心臣切憂之即

廣峰該中臣特恨其論之不蚤耳

欲出位劾奏以死報國誠以臣一死不足恤恐天下後世人謂
我　皇上殺直臣成　朝廷之過臣死不瞑目今蒙
聖恩擢居御史亟欲論列而居正已死臣又謂保爵二人必能
洗心革面以贖厥罪不意其怙不知悟近彼御史江東之李植
恭論我　皇上英斷拿問徐爵斥逐馮保都中臣民以手加額
快呼交頌曰今日方知有　天子矣然三奸之罪惡滔天二臣
尤恐懼未敢盡言臣謹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伏見　皇上沖齡嗣位聖拱聽政
王音宣朗天下臣庶皆稱頌有成王之資堯舜之聖也當時內託
馮保以護　聖躬外任居正替襄朝政二人荷蒙
聖恩古今罕聞正宜矢心報　國以道事　君致
明主于二帝之隆也柰何二人陰自固結更相慶幸以為

以叙逆責江陵恐太过丁丑以前江陵亦衫時之相也

主少國危正可因　上行私知逃軍徐爵素有機詐用為謀主
必生相依徐爵晝則私匿馮保直房屛去左右附耳低言夜則
潛投張家置之上坐稱為樵野先生促膝計議每至更分又相
誇示
皇上遊戲無度章奏漫然不理　朝廷政令惟張公與我耳言
天下人心皆歸張氏其意欲何為哉是以十年之間天下但
知有馮保居正不知有　皇上皆徐爵謀也即其罪惡雖罄南
山之竹尤不能盡書臣姑舉其大者而數之臣見居正竪牌朝
房各官餽送者參奏是自清也及其在任守制馮保傳奉
聖旨張先生清廉是　皇上知之也夫居正之奸貪窮古未有
且無論其江陵之所充積但據其身歿回籍騾車三輛搬運一
月塡滿京衢糧船八十艘延綿百里阻塞運道玉盌盃百枚奇

一罪在貪婪　二罪在樹党　三罪在招權

巧者諸子狀元爭碎而不惜銀火盆三百架厚者家人尤七盜
鎖而不顧　皇上大婚慶典買取珍珠户部尚書殷正茂先以
大者餽送居正而後小者進
皇上是至尊之貴所不得用也正茂又織大蟒段柜為精巧一
送馮保二送居正是雲錦之美　天子不得服也十年已來希
世之珍四夷之寶盡送之私室其貪之罪一也總理練兵都督
戚繼光用萬金託尤七拜居正為義父每次餽送十數萬金居
正所進刺綉肅雝箴屛新巧花燈皆繼光代造手握強兵恩義
父子人人為之寒心邊將中郎一繼光而其餘可知居正樹黨
罪之二也吏部左侍郎王篆用萬金囑尤七結為姻親不數年
而驟陞都憲銓衡天下貨賂未登相府先及王門身居銓輔勢姘
天官致天下之側目文臣中一王篆而其餘可知矣是居正招權罪

四罪在壞科名

之三也　國家設科取士稱至公也甲戌會試居正憤編修嗣
一貫不取子嗣修中式以會元孫鑛係一貫所取逐致題名記
至今未立丁丑會試嗣修在後列徐爵密通馮保置之榜眼人
心共憤無敢言者庚辰殿試居正自撰策題先以懋修請客對
策都中人預知必為狀元居正惡異母弟居謙不許入場勒令
回籍居謙憤怒氣死南陽至期懋修登狀元敬修果登進士居
正探知人心不服使徐爵揚言于外
聖母　皇上念元輔功高特賜拔擢其誰欺乎人有帖張氏門
聯曰一正當朝理國政三修登第實堪羞都人至今誦之是壞
國家科名居正欺君之罪四也至親者莫如父子先正訓求忠
臣必出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者而忠于君者也居正自歷官
三十餘年未聞歸省及其父死百官密語曰張公必不去臣尤

五罪在逐言官　六罪在悖逆

未信後蒙　皇上眷留而居正當寢苫枕塊之時尤每就靈案
之前票　旨二三閣臣獨不能平於是諸臣有上疏勸其丁憂者
無非欲移孝于忠也至激
聖怒乖　旨廷杖而內官喝令行杖者曰張少師傳叫着實打
百官憤怒修撰沈懋學習孔教等二十餘疏則伏
闕廷論居正知之次日
皇上頒諭羣臣午門前讀當時百官俯伏收泪哽咽私相語曰
不意　祖宗二百年來天下
皇上不世出英明反為權臣欺蔽如此臣等惟自効梅福掛冠而
走耳逆氣上干天穹示儆彗星亘天都中人心惶懼居正遂假
星變考察去官矯誣　上天以箝天下之口居正之罪五也哉
華驛遞名為省事矣乃其婦葬沿途進京五步一井以濟行歷十

七罪在佑惡僕

八罪在縱帛七陵

步一廠以備茶灶旅館郵亭輝煌笙歌。山岳振動父老望而嘆
曰 世宗皇帝南來未見有此居正僭分之罪六也錦衣衛總
旗龐清素稱巧佞也尤七薦為居正造宅三年陞東廠管刑千戶
錦衣衛正千戶馮昕考察革職矣尤七薦于居正起用東司房
管刑二人受尤七頤指氣使凡有睚眦之嫌即訪拿拷打逼成
重情居正縱容悪僕殃民其罪七也居正每一退朝美人笙歌
羅列高會目覩金城玉山甚厭乃訪問古器天下爭相買投所
好河洛之間三代帝三陵墓悉發殆盡居正家商彝周鼎秦鏡
漢柳不知其幾也以不徒為流毒海外且使上古皇王枯骨蒙禍
矣居正窮欲之罪八也諫官者
朝廷之耳目也凡政令得失人品邪正皆所當言
國家二百年來雖有大奸大悪畏懼而不敢逞者特有此耳以

九罪在蔽主

十罪在罔上

十一罪在沙汰儒生

嚴嵩之賊害忠良當時台諫猶敢言之自居正擅權專意洞察
台諫凡有章疏少干時事輕則外補重則中傷以是人心恐懼
士氣稍餒掩蔽 聰聽上下間隔而彼得以肆行無忌矣是居
正蔽主之罪九也昔魏相佐漢風俗薄悪四方水旱必以既聞
蓋欲人主知畏儆戒純心化理也居正輔申韓之令襲商鞅之
法天下民不堪命天心示儆矣災殄頻仍而居正晏然自處使
中官偽書天下太平于上欲 皇上信其治安不復儆畏而權
獨歸已是指鹿之心也今年二月至六月不雨居正死之日甘
霖沛然都中人語曰張公死而天放赦可以驗人心矣自是諸
省災傷報無虚日太平乎否耶是居正罔上之罪十也江陵儒
生扼腕不平偶語學舍居正大行沙汰天下儒生折毀古跡書院
將孔子肖像縋縛車載沒之江河使天下有秦始皇坑儒之過

十二罪在僭擬上柱國

欲行私憤蝸蜒先聖居正凶殘之罪十一也臣考上柱國乃文
武一品人臣位號至此而極 國初雖設此官亦不敢輕受蓋
上柱國事人臣所以追之也即徐達為開國元勳第一亦止得左
柱國果朝以來臨而不進尚有 特恩臣下無不力辭蓋因父
老傳報我 太祖未嘗宸極之前曾有此位號故昔唐太宗居
藩邸時曾為尚書令唐世臣子毋敢為尚書令至肅宗朝以郭
子儀有大功特拜是職子儀固辭不受載諸唐史明鑒可徵
國朝文臣前亦有為三公者也居正以徐爵馮保蒙
皇上公受柱國進太師遇 皇嗣誕生加 恩大臣居正使非
天奪其魄入何加焉必進伯爵再加軍功覬九錫此衆昭然共
知含恨入骨而不敢言也是居正僭逆之罪十二也古之大臣
病篤必有遺議勸人主親賢遠奸以求忠謇言不及私臣聞居

十三罪在密疏及薦相謀國不忠

十四罪在諸子縱肆

正有疾自知罪悪極大恐死後敗露又令尤七送密疏于馮保
傳奏 皇上皆 國家大事大略指正人為邪以紊政為善政
報復私仇陰樹奸黨有無臣不可知即果有之欺
皇上于生前又欲奸國事于身後臨死又聽徐爵為向舍甚無
知猶晟則其有跡決非正大可知是居正謀國之罪十三也居
正柩回諸子載奇寶沿途擾動舟至高郵阻風民船百艘溺死
一万餘人哭聲振天浮屍滿湖人皆言曰居正之余殃諸子之
縱肆罪之十四也居正死馮保祭文曰生死相依是中間巧誉
居正于 皇上前者馮保也而徐爵揚言曰
皇上尊礼居正如聖人夫我 皇上尊礼大臣
聖帝之美事也但天下皆知其奸而謂 陛下特稱其聖也是
損 陛下英明昔嚴嵩滅沒之後好事者編為金牌記雜劇以

公道昭明大快士論

摘其惡今居正方亟傳書者唱佢而牌記所言如害忠良掊權納賄　陛下試一名而聽之知臣言有徵今歲各省解罪者皆言崇寬大除苛政指居正也

陛下試一取而覽之知臣言有據臣摧列言官益受知居正者何為不存忠厚摘發其奸緣臣日夜痛心切齒深恨其陰潜欺

君姫　國生殃不公以

陛下堯舜之資而天下之人謂為居正所欺罔臣之所不忍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尤七拿問明正典刑嗣修等褫其衣冠居正華其二柱國太師之僭號誅奸臣于既死昭鑒戒于將來暴彰罪惡懸之都門以謝天下仍將臣加斧鉞之誅肆諸藁下以謝居正臣亦甘心焉乃臣忠憤所激不避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奉

聖旨張居正睽虛心委任寵待甚隆不思盡心報國乃敢恃寵行私有負恩眷念係

皇考付託侍朕沖齡十載輔佐今已亡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馮清悠所看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尤七錦衣衛差官校細解來今後大小臣工各要奉公守法務修職業以圖自效不必追言往事該衙門知道

數奸閣罪兩著為詐快禁伏城壯縉清君側李御史信有功于國家著矣

論馮保疏

李植　御史

奸臣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懇乞

乾斷重戮以彰　國法以安　社稷事臣讀春秋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凡無將之戒者獨屬之臣尤在不赦　况密迩輔佐掌握中擅著乎竊見司禮監太監馮保狼毒異常奸貪無狀竊弄威福包藏禍心十年于茲矣此中外知之神人共憤也

皇上明並日月于保之奸邪諒必洞燭而詳察之矣然不即加誅斥者乃念其舊人暫為姑息耳殊不知禍根不除則枝蔓日盛譬之存瘤畜毒壅結深則終必潰裂臣所早夜寒心不得不上瀆　天聽也謹以保罪當誅十二事為

皇上陳之試垂察施行内官張大受書手徐爵先年論死太監親信人也因盜

一罪在當奸惡

二罪在容匪人

世宗皇帝明旨張大受發充孝陵衛淨軍永不敘用徐爵發充邊衛軍但逃殺了是奸臣賊犯不容堯舜之世者也後大受回而保任之為股肱爵逃回而保用之為腹心大受則叨處掖廷匿乾清宮管事爵則濫功次耀至錦衣衛指揮是擁禁城為逃逋之淵藪矣此保之罪當誅者一也助教鄭如金為人打點爭爵被論罷職矣保招為門客而充錦衣總旗太監既擢曾延燒　永壽宮謫戍留都矣保受萬金起為南京守備保掌東廠凡罷斥官員潜住京師者即當訪拿也反用為牙爪俾假虎猛以害眾保掌司礼監凡有過太監得罪先朝者理當痛絕也反置之根本重地俾得肆狼毒以虐民保之罪當誅者二也私入

宮禁律有明條保引徐爵晝夜其巡直房披閱奏章凡重大机

三罪在[illegible]之橫

飛報緊急軍情未經
御覽未廷閣擬而斷已先洩漏于外矣又窺伺
皇上之起居探聽
聖母之動靜畿言褻慢無不與聞宣播于外全不知諱由是奔
競者慕其威靈巧宦者附其聲勢或托先容以謁保或納重賄
以求通其門如市而權傾中外矣爵之敢蔑視法紀非保縱之
乎此保之罪當誅者三也去年 永寧公主選婚

四罪在納梁柱之賄

朝廷重典也保受梁柱銀二萬兩而夭桕之駙馬曲庇入選是
以金枝玉葉為媒利之階至陷 公主孀居抑鬱之咎此保之罪
當誅者四也 欽賜戴全夫人庄田銀兩

五罪在索戴全之賄

皇上特恩也保先索銀二千五百兩而
內帑之給方行是以

主上私恩為漁貨之地也雖為乳母奚暇顧也此保罪當誅者
五也 御用監歲貲珠寶珍玩等物約費千數萬金保揀低者

六罪在竊[illegible]之宝

進用而貴重者盡入私已賍罰庫累年積設逆臣賍奚止數百
萬兩保悉以假易真而古器重寶竊為已有凡遇時節進奉
皇上 聖母皆是物也以
皇上之財獻于 皇上軀騙 皇上之賞濫乞
皇上之恩肆其欺罔如是耶此保罪當誅者六也二十四監內
官凡有富名者保必搜求隱過而騙其財物有病故者保必封

七罪在貪內臣之財

鎖房舍而檢括其家財或十數萬或千金保遣徐爵以尋常之
物進 皇上而金銀寶皆保悉有之其分散各家之名下纔十
之二三故保私宅所藏可當天下十年貢賦之入其奸貪如是
也此保罪當誅者七也保之第宅店房遍滿京師不能悉數外

八罪在[illegible]

[illegible]地于北山口而壯麗之花園甚於西苑至于壘磨石以成
山崖巍奇巧又西苑之所無也盖私室于原籍而規模之華峻
可擬王居其數五千四百八十四間名為一藏又王居之弗若
也 皇上敦崇節儉遊觀之所不過仍
祖宗之規制也而保乃敢僭侈無上若此保之罪當誅者八也

九罪在作威福

保之擅作威福不暇枚舉如怒臨淮侯則拿從人非刑夾打怪
劉皇親則請罪階下呵令叩頭
皇上倚卿勳戚隆以親禮未加譴責保乃敢作威福凌虐若此
此保罪之當誅者九也凡家人犯罪坐家長律也

十罪在縱家人

慈慶宮尊禮當嚴肅馮保過之墳內官不即起避敢高聲辱詈
尚知有 太后乎詔進九嬪禁止嫁娶馮邦寧兄弟乃悍絕色
女子為侍姬尚知有

十一罪在僭服色

皇上乎此保罪當誅者十也 皇上之屋曰黃屋服曰黃袍器
用帷帳悉以黃者所以明有尊也臣見保于選大婚時輒用黃
帷圍繞恬不知怪然尤以為婚計也又臣聞于天壇監宰見其
內建黃帳一頂以為此必 皇上親郊所用既詢之乃為保設
也夫保一宦官耳敢為僭用黃帳其他違禮犯分何所不為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保之罪當誅者十一也

十二罪在離間[illegible]

皇上近為 潞王殿下分封欲先擇一善地令保開具地方呈
覽所以公天命也保宜訪擇妥貼者呈上之
皇上 聖母勿致異同可也保乃開呈
皇上者如此開呈 聖母者又如彼此其心何心哉
聖母貴乎之心 皇上獨無愛弟之仁乎如此舉動將使
陛下子母兄弟之間違傷天和其所虧損

內侍左右不言之責也大小臣工親此獨無愧于心乎

言加峭直

聖德欺　君罔上莫此為甚此保之罪當誅者十二也切念法
之罪惡千態萬狀即伐南山之竹不能載萬分之一雖童幼孺
子咸所共聞見如臣數之于前者即劉瑾汪直之惡亦不加甚
乃大小臣工畏保之威懼保之惡曾無一人為
皇上陳其罪而內侍左右亦無一人如張永發劉瑾之謀者以
密奏　內廷臣痛
皇上之勢亦孤立于上矣臣又聞
皇上與保少加誚讓則涕泣于前以文其非退則怨訕于後以
洩其忿況有大受等煽其虐焰助其異謀恐一旦變生肘腋有
臣所不忍言者在也臣一介草茅家
皇上聖恩寄臣以耳目之責發奸摘伏臣之職也有臣如保不
為　皇上慮而陳之恐其毒惡所積日甚一日將來潰散決裂
延漫漸盛彼時欲言亦晚矣臣所蓄忿憂慮莫知所措不避必
亡之誅仰瀆
天聽祈將馮保張大受徐爵等速加誅戮明正其罪馮佑馮邦
寧等重加問遣以消餘黨則奸謀可解神人共快
宗社無虞即臣今受誅戮謝輕言之罪臣所願也緣臣忠憤
激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一網打不泜汪壅勝之悔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懇乞　究處以懲欺蔽疏

阮子孝給事中

王京兆高田公評國家勢病如鼠穴惟實與一事見謂江公江陵此集首有頌言非阮公其誰雪之

臣待罪留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奸昭察隱惡起忠良于旺戍之中復言官于降調
之後益不啻如　雷霆之奮擊而罔敢越志如　日月之照臨
而無或遁情萬年太平之治行且見之矣臣欽承
明旨何敢追言往事乃其猶有欺　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論
列所未盡言而
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竊惟我　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
以採羅豪俊以弘施化理者端在于是豈為權勢子孫計哉又
豈為小人阿附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惟此一節最為
公道而名卿碩輔皆繇此出蓋武〻稱盛矣先是嘉靖年間大
學士翟鑾執政其子翟汝儉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
一鸞雙鳳齊飛之語
世宗皇帝赫然頓悟并皆革出不叙退想此時公道尚昭〻未
泯也乃今則有大謬不然者益緣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
值
皇上沖年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為
之鷹犬附己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己者雖極忠良悉蒙擯
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即天下榮辱之所關也縉紳之士豈衆
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蠅營阿附以求說居正之心者
良亦不少如男懋修嗣修敬修俱膏粱子弟不識一丁者也敬
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鰲所取居正許以京堂後御史
劉臺列之疏中其事竟寢嗣修中丙子鄉試連中會試及

引翟石門事正与江陵相

以抗按而接一膳室田籍可笑甚矣孰足盛典而附會功哉

廷試則託徐顯忞通馮保中一甲第二名。懋修中己卯鄉試則
巡按御史某所取。其外簾本房即原任武昌知府某也。懋修墨
卷止完二篇某得之以為奇貨即置之袖中。會試墨卷在外倩
做臨時傳遞。
廷試題係居正所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遂得中
一甲第一名。敬修亦中二甲。未幾其陞京堂。其等俱擢捉李寵
僕尤七又對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
自小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庭之常談乎。以故壬午鄉試有幼
男隨居正在京尚未進學湖廣撫按官不知居正病危按回原
籍科舉行至徐州而居正不起始差人捉回不然則今科探花
又歸張氏子矣。王篆在南京操江時動輒以居正聲勢陵人凡
六部事權俱婦伊掌握莫敢忤者。後歷轉吏部侍郎招權納賂

趙炎附拱允昕不至一時搢紳若往有是耶

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迨居正病故仍重賄馮保結交甚厚以大
張氣焰其子監生之昌生員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奔
走門下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為筆削假作之昌等窗稿大加圈
點刊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及之昌由京師赴試應天
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人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
出郭迎謁者比進都門即館于原任礼部刘尚書之宅下。程規
送其門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礼記有名者與
之連號代做臣自上年八月終赴任留都尚未揭曉都城市民
紛紛藉藉皆云之昌已中了。臣始不信及出榜果中一十五名
已而相會士夫又云之衡今科决中無疑。臣亦不信及閱湖廣
試錄果中二十一名始信僉緣有自而人言果不虛也夫居正
挾

江陵不足惜吾恠奸邪小人之附江陵者何至倚冰山如泰山也

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擢魏科王篆假居正
權勢以懾服天下而伊男二人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
為身後子孫計而不復知為
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不復知有
陛下也使 國家大公之典為權奸私己之圖 祖宗求賢之
科為小人壟斷之窩黄衊 君父紊亂
朝政莫此為甚誠中外臣民所共惡 天地神人所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尤為宰卿者必使子
弟人人登第而後其心始慊否則為缺典為考官者必盡中權
要之子弟而後其心始安否則為缺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
賢才何由而得治道何由而興其為
國家盛治之蠹誠非渺小此臣所以日夜惶惶拊心扼腕而不

懋修之昌及舒雍諸人微公疏幾不免為漏網矣

能已于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求賢重務大彰
國法比照翟鸞事例將懋修之昌等槩行罷黜不敘以為權奸
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某等查明一併重處以為小人附勢干
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十三省己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
各宜矢心奉公期得真材毋許仍前附勢徇私違者容臣等科
道官據實糸
奏廢奸邪屏黜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上理矣臣不
勝祈懇待罪之至

刘宗伯戢山公評　楊李二公之張疏之以庇清大奸而甚類未進則錄用建言諸臣一疏特得尔不可心以之有功宗社者也

錄用建言諸臣疏

孫繼先

懇乞
聖明錄用建言諸臣以昭　聖德以光　聖治事臣惟自古英
君誼辟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敢諫之士非直言閑理
道事當上意者樂受之即有逆耳之言拂心之論亦必委曲優
容而不之罪或不得已而罪矣亦必隨加甄錄而未始終于擯
斥焉此非有私若人蓋欲鼓天下敢言之氣開天下忠義之門
固人主自爲社稷計耳前者伏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聞有父
喪例當回籍守制荷蒙
天語叮嚀留輔国家維時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
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言居正身
列大臣空敦孝行表率羣僚父喪不奔恐犯清議本

撫回皇上留居正之心多少斡於

居正方白以爲非當之事惟非常人能行之焉知有文路公事耶

旨廷杖有差遣戍爲民夫
皇上英明　天縱豈不知諸臣無罪但留居正之心甚切以爲
不如是則無以慰安其心故居正可留則雖深罪諸臣有所不
恤然以理論　皇上留居正而斬其去者蓋恐時無君臣也諸
臣蹴居正而使之去者殆恐萬世無父母也
皇上未始不諒諸臣亦嘗得罪　皇上臣于斯時方待罪邑令
已深知　皇上之心而痛憐諸臣之忠矣若居正大臣休休之
度葬父回京必念諸臣忠于國謀尤忠于己謀白諸
皇上宥其罪還其職如文彥博申薦唐介以成一代盛美乃今
非惟不加申救且列于大察榜文
皇上知之否耶臣不知諸臣何罪乃欲禁錮終身若此居正之
心亦狠甚矣此忠臣義士扼腕不平良非一日近日以來伏見

三公斥逐元惡而求及言錄用則者有待于徐君之號者孫君尔可謂共成盛美者矣

皇上即悟從諫如流納御史李植之言則斥馮保而籍其家納
御史江東之之言則籍徐爵而寘之以法納御史楊四知之言
則恕居正而追問壞事之人臣知向罪諸臣非
皇上本心也臣又聞當居正居喪之日馮保罪惡已彰于人耳
日保謂不留居正則已罪必不可逭不罪言官則已罪終不可
逃故假以留元輔之故導
皇上以制伏言官箝天下之口便一已之私是陷居正有無父
之名者馮保誤也　皇上屏弃言官之跡者亦馮保之罪也尚何
言哉今幸罪人既得公道昭明
皇上之心亦恭白于天下後世矣乃前項諸臣者在禁錮之列
不沾雨露之恩
聖心必有言之戚然不忍者伏乞

有關風教之論

勅下吏部將吳中行等循資錄用至以忤觸居正被斥如南京
工科給事中余懋學以不與送喪被斥如河南道御史趙應元
以申救言官被斥如河南道御史傅應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
洪謨陝西道御史孟一脈以參劾居正被斥戶部員外王用汲
等一体准復原職則陽春不遺陰崖而雨澤更沾枯木非惟諫
言諸臣感　恩圖報天下忠臣義士亦聞風思奮矣此正鼓舞
人心轉移世道之大机也臣愚不知避忌冒瀆
天聽惟
聖明垂察焉奉
聖旨朕一時誤聽奸惡小人之言以致降罰失中這本內有名
建言得罪的都起用王國光着復原職致仕郭惟賢着復原職
其餘降罰非罪的吏部查明奏來

敷陳清田疏

念渠蕭彥　都御史

（王京兆高田公評：無全利亦無全害二語最當大抵清田非弊政在奉行之者不得其人耳觀蕭公此疏令人有餘概焉）

仰體

宸衷敷陳清田事宜以圖永利事臣等聞知興一利不若除一害以多事為功不若以無事為美宋臣李沆凡中請利弊一切報罷老成之用心固如此也日者丈田之議始于福建既而行令天下不論有無浮糧總以一切太多事矣而奉行若既迫于期限之速又欲于紀錄之利邀一時之虛名貽百世之永害延至于今欲正之則無所措手欲仍之則弊將何極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奏者伏蒙

皇上亟允其請下部看議天下自此有更生之望矣臣覩清丈以來言便者不十一言不便者十九如御史方萬山則主于復舊御史汪言臣則主于從新而江東之又酌二臣之意而兼用

（遣臣巡行天下此无益于民祗滋擾耳）

之意差遣臣四員巡行天下查訪改正計甚悉也頃救弊若從其源矯枉者易過其直且天下之事圖之未弊之先則易返之于既弊之後則難今事弊矣弊而更之及今不加詳議竊恐奉行之臣不達建言者訪查之意與　朝廷所以為民之心又將有行之不善者故敢以愚慮為

皇上陳之夫丈量之議以清浮糧豈其不可而施為無漸限期太促催督之令急于星火有司者而覬紀錄而逃參罰何暇致詳民之受累實由于此此其明鑑也況復查起難視初丈又甚焉初丈之難難于履畝覆查改正之難難于得實此誠非一二年不可萬一責之太驟將無有尚應文具者乎又無有徇豪家之請以逭多口置小民不問者乎又無有率意輕動反滋民擾若乎與日稱不便又有在此期限之當寬一也清丈之弊臣等年

（此言期限之當寬）

來常詢之而得其槩大都江西言不便福建為甚山東言不便平陽為甚在江西則曰混淆而不則者累在山東則曰步弓無別而瀉瀉者累在山西則曰丈山坡為實地而山坡者累此其受病之實與今曾否措畫臣等不能知果如人言儻亦有當調停者乎又如福建莆田上則田一畝為一畝下則田一畝三釐為一畝乃以折實田地平鋪官民田糧較之往時似亦省也而官田糧重故其值賤民田糧輕故其值貴一旦比而同之究其數數不已此在臣彥之鄉先年亦常行之然官田糧重而無差民田糧輕而有差官以其糧均之民而民以其差均之官故未幾而帖然至今安焉今莆之糧反平鋪已乃官田又不派四差儻亦有當通融者乎又如湖廣零陵近日具揭到科極言該縣丈量不均臣等未敢據信至謂上里

（凡此不便皆素法者之罪）

（此專為閩中而發）

原糧四百四十石今派至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下里原糧二百八十石今派至九百三十石且開有該批詞似亦可據果爾則先後何相懸甚也恐不獨一零陵而已儻亦有當酌減者乎又如兩廣民田有虛糧見徵者有曾經奏免無徵者經今丈量各州縣民田有餘遂將久免虛糧一槩議養衛所屯糧亦如之郎拋荒不問也在官府以為復額而小民視之則以為增加遠方之民稱累甚矣儻亦有當查正者乎諸如此類非臣等所能盡知且土俗不同而民情因之有于此為利于彼為害者所貴因其俗不拂其情稍為調劑俾無實額已耳非獨清丈不可繩以一切即議改正而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厲民矣此土宜之當審二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謂清丈皆弊乎臣亦不敢知謂小民皆不便乎臣亦不敢知頃奉

（酌減之法是清田第一議）

（此言當查正虛實）

（中凡四段總是言土宜之當審）

此言摘查之當慎

恩詔有摘查改正之　旨大哉
皇言眞明見萬里外矣臣等竊聞知　君行意臣行令我
皇上既令之且有嚴　旨矣又罪一人以警百司矣
上令在清丈有司以清丈為能
上令在改正有司以改正為能萬一查覈無術長令行過當移向
月急清丈之心奸民豪家從而窺伺其間本無累而猥云有累
本應增而猥云虛增本宜從新而猥云復舊一人得計千夫蜂
起詞訟繁多奸詭百出將何所止息哉古稱治道在去太甚琴
瑟不調乃可更張臣以為宜繹

潤停曲處可謂善于任事者

皇上摘查之議或利害相懸端緒可尋即查明改正或奸弊叢
多埋沒已久通邑皆稱不便情願摘丈即量從摘丈不為擾如
新丈無弊或利十害一不甚相懸或不便于豪右而便于小民

即明白具奏免其改正不為擾可改則改毋重民病可已則已
毋貽民擾或此邑改正而彼邑獨無或此郡改正而彼郡獨無
不為異從容調節期于與民宜之而已此摘查之當慎三也至
于差憲臣以專責成以防推諉建議及此良亦苦心顧憲臣四
員勢不能遍歷天下即一憲臣分轄三五省勢不能久留其耳
目必有所不逮而有司者或以憲臣特差亟于應命勢又不免
不擾動且清查田賦撫臣事也莫若申明詔旨仍責各省撫臣

不遺憲臣而責成撫臣盡事辦民不誣見于江之御史遠矣

給以專
勅酌以期限聽其便宜從事以期妥當如是而復因循如故藐
視民病聽該部及臣等該科条究似亦計之得者職業所關不
敢不併及之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等不勝惓惓願望
之至奉　聖旨戶部一併看議了來說

乞　恩定謚以揚勳德慰忠魂疏　傅孟春　浙江道

何刑部矩所公謂于太傅忠誠勳德萬世所於謚殊不稱忠臣有餘感焉傅公闡發幽潛為太傅不欠矣

題為乞
恩定謚以揚勳德以慰忠魂事臣聞之父老傳誦故太傅兵部
尚書于謙昔按江西平反寃獄共稱神明秉公防寇貧民解綬
所不便于民者釐革殆盡流風善政民到于今稱之迨臣撫浙
觀風問俗飭兵拊民日以惠綏困瘵緝寧地方為務間嘗考求
故實尚論　國朝名臣產自錢塘者謙其最著焉十月初一日
謙曾孫于昆具呈乞修賴祠臣隨批浙江布政司查議臣惟祀
以報功有其舉之固不敢廢而謚以易名惟其似之始可無議
按謙當正統初剔歷中外茂著聲猷比也先入寇擁忠彈畫內
固　京師外籌邊鎮防衛
陵寢扼控漕渠條畫立奏動中機宜

社稷倚之為長城夷狄畏之如虎豹忠肝義膽赫赫在人耳目
不幸被讒家戮思功悼枉四海一辭成化　一年　遣官致祭曰
先帝已知其枉
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三年
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是謙之忠已蒙
累朝優恤得謚肅愍可謂榮矣但臣謹按謚法曰肅者剛德克
就也執心決斷也正已攝下也今謙在

于公死已百載而傅君更欲定之其謚彼當時死于公者直腐鼠士直耳死同黃冢不可青史信哉

國逢難愍則誠然而名之以肅果盡協乎以臣之愚而擬議以
求其當必也其忠乎蓋忠之義曰盛衰純固也危身奉
上也推能盡忠也廉方公正也臨難不忘

稽考謚法允為明當

國也即謙平生之履歷方其攬轡之初秉正嫉邪廉公有威身
歿之日家無長物惟

功冉以思一字之褒榮于華衮

上賜盔甲袍帶在焉不曰廉方公正乎內修外攘始終一節不曰盛衰純固乎居常撫膺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不曰危身奉

上臨患不忘　国乎出謀殫慮計安

社稷信哉其推能盡忠矣以彼其行而謚之以忠似為允當臣又查得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石瑤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初謚文隱後因言官請易在瑤則改謚文介在治則改謚文毅今謙謚之當易與二臣同至其人品勳業不啻過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于謙照例改謚忠愍庶名称其實足以慰九原之忠魂而彰往劝來有以係萬世之公典矣緣係乞

恩定謚以揚動德以慰忠魂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乞

勅經略大臣務建萬世長策以副特簡疏　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

王大理孔陽公評　中百年之計三四十年之計數年之計餘書允當而一沼于突不以苟且了事有旨哉邊臣而守邨郎很翅息紅塞草抽綠可也

奏為星變異常適符虜患乞

勅經略大臣務建萬世長策毋苟且了事以副特簡事茲者醜虜生心侵犯西鎮乃今一時內外諸臣狃于貢市不敢言戰因循隱蔽虜勢日驕發言盈庭計無專決幸賴天地

祖廟之靈默啓　聖衷赫然震怒

面諭輔臣傳示兵部責令各邊選將治兵芟修武備務期必戰

特簡大臣前往經略

皇上一言人心鼓動智者願效其謀勇者願畢其力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臣何容喙顧臣自五月以來道路傳聞咸謂太白晝見經天時未親見不敢具奏

太白之異至今罕間非少芝誰肯敢言至此

奏至七月二十二日巳時有原任知府郭師古指以示臣星月相去尺許師古謂臣曰今日更異非星犯月即月蝕星之星漸近月自東北角入月踰時始出正在牛十八度見者皆相顧駭愕臣不習讖緯書未知占驗嘗讀劉向五紀論云太白少陰也不宜專行故已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蝕考之前代太白經天晝見太白者並不數見若經天而又蝕則一二見者也且其蝕在井而經天則歷胃昴畢觜參井六宿也两赴月夫昴畢為趙今之大同宣府兵係觜順皆其分也觜為魏今之山西其分也東井于鬼為秦今之陝西四川其分也而晉志為雁門東井七八度則又今之大同也今虜殘甘肅搶挑岷宠松茂窺陝蜀陝西已遭魚肉之慘川蜀又受剝膚之災則太白之蝕于東井適為相合而扯酋源為大同住牧之虜則所謂井十六度入鴈門

考證精核

邊事一
鎮堠則
諸鎮守
堠以論
最當

選將練
兵儲餉
皆貴寔
攻非徒
苟壯了
事者

者豈曰無徵也稽之天變既如彼驗之虜患又如此詎不一為寒心哉且洮岷一破各鎮驛騷而甘肅而固原而寧夏而延綏又進而山西而大同而宣府又進而薊鎮偏頭寧武雁門永昌等處無一而非虜所必窺之地亦無一而非我所當備之騎頗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不知兵　不習戰行伍太弱芻糧匱耗萬一虜騎長驅誰則禦之庚戌之事可鑒已為今日計固無踰選擇將領整頓兵馬儲積糧餉而已故將不尚文而尚武苟選將而不退統於斥債帥反以虛聲取士嘗試漫為則浮誇者進而英雄豪傑輩反見消阻是非選將之實也兵不貴多而貴精苟充虛數糜廪食則壯夫健卒無以自見而三軍之氣靡焉而勿振矣非所以整頓之實也以糧餉則一耗于馬價之包賠二耗于屯地之扣補三耗于通鎮應酬之剋剝三弊不去則大司

舉畫將
必俱有
成算而
行文吏
坐曆振
拔所向
死前

農日夜輦輸金錢以給邊而卒無宿飽也非所以充餉之貴也臣願當事者之務其實也至于近京郡邑無可守之堅城又無能守之士卒則繕修城堡團練鄉兵者不可不講矣京營十二居重馭輕制非不善也養非不厚也教閱非不勤也頗為將者率多庸衆無能之夫而為兵者又皆市野羸弱之子以教閱者不過仗金鼓而已則夫選謀勇汰老弱更張教閱之法務令人與器習將與兵習者不可不講也夫上有一怒之武則下有衆革之忠上有宵旰之憂則下有計謀之勇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內外諸臣必有盡心報國以所無負于

皇上者矣抑臣尤有獻焉經略大臣鄭洛

皇上特簡責任至重且又歷任邊疆熟知虜中情態向當扯酋西牧自言三事一收回丙兔[illegible]而今縱令犯我洮州矣二平

必如此
說方不
負朝廷
顧任之
[illegible]而為
不得純
扯酋之
東歸以
為貪功
者藉口

三計規
畫精明

處西寧大事而今反添洮州之一事矣三送番僧而今則親自度河搶番掠漢一細打盡矣是負洛以負朝廷也以此詰虜虜將何辭且虜西牧已餘一年其計已遂其款已飽不歸何待頗

皇上之所以遣洛者非徒欲其扯酋之東歸草草了事以苟且旦夕固欲其經略九邊建萬世之長策耳臣切謂之有百年之計有三四十年之計有不數年之計何謂百年之計明正扯酋負國之罪乘其未歸攻其無備約令在東諸邊各出精銳搗其巢穴而又以偏師綴西虜之後伺彼有為再挫之俾不得東歸營救種落就先聲息耗折大創之後虜勢日虧即不能梟可汗之頭而亦可以破氈裘之膽矣仍令各邊選將厲兵以防報復久之我兵愈精彼勢愈弱可保

國家百年無事故曰百年之計也此為上策何謂三四十年之

三段文
法縱橫
蒼骨計
範度越
尼矣

計明正虜酋負國之罪責令東歸閉關謝貢勿與通市而後鼓舞番夷簡厲將士徐與問罪之師務梟火尨二酋之首而後各邊選將厲士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可保三四十年無事矣故曰三四十年之計也此為中策何謂不數年之計明正扯酋負

國之罪責令東歸叩關悔罪仍許貢市計要約以後不得託言尨剌假道于番亦不得疲馬過索重價而我日備邊選將厲兵待我兵精練之後別作區處若二三年間能取火尨二酋亦可以保數年無事否則虜亦輕我不出行伍猖獗甚矣故曰不數年之計也此為下策若使既不能正扯酋負

國之罪又不能復火酋殺將之仇虜盡東歸市貢如故莫敢誰何惟縛帳下厮養以塞責粉飾一二謬言以欺

皇上而所謂選將厲兵者亦不過曰虛文塞責支吾旦夕而已

今日鄭
範漢所
為正出
于此耳

深得邊臣誤国情状

照應太白星一段

似謂無策四者經略大臣所當先事而計室者也乃今之人懐議論尤有六可恨者虜事屯牧矣而曰太平虜犯内地矣而曰撫番虜殺大將殺千軍矣而曰誤殺虜搶洮岷矣而曰出邊此尤勿論扯酋渡河不遏堵過而又借為増撫賞之說此與獻納何異此說一行大事去矣臣切謂此言可斬也此臣之所以憤激而不容已于言也今經略大臣行矣再望
天語叮嚀務期及時經理以建萬世之策勿徒為苟且　事以冀旦夕之安則一言而妖星退令虜患漸消
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臣不勝惓惓待命之至

蔡吏部調吾公評

邊事之廢雖非一日梅趙兩君遭丁其撤乃敢不閉上不思為国可荅係概上封事乏系而居之聽

陳末議以佐安攘疏

可菴張棟（兵科都給事中）

邊臣奏報未當職陳末議以佐安攘事臣待罪該科頻承邊報先後見諸臣條議俱奉
旨下部復請施行其說繁矣臣不勝杞憂雖切然未敢勦襲以瀆
宸衷者竊謂言事易當事難邊事尤難當今之邊事尤難蓋自開市以來垂三十年日積月累陵夷至今幾于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近該督臣梅友松稍稍條議似有整頓之機而虜兵遼已壓境一時將領無策損將敗謀辱國二十年養寇之患今日始覩然患非始于今日也彼始事者本以互市為羈縻之術而相繼在事者遂以互市為苟安之圖軍實惰而不問虜志滿而不恤前人以為良謀後人以為要訣所由來漸矣故先有論劾督臣梅友松撫臣趙可懷者臣獨以為二臣未可深罪也罪不在今人而在前人也乃今接到二臣今本為款虜稔惡不悛大舉内犯官軍屢次血戰已盡出境事又接得梅友松一本為虜酋受盟情患已著事體重大披力血戰伏乞
特下廷議亟請
聖明裁定以示邊臣遵守事臣反覆其詳大都文致其詞紆曲其說在虜酋跳梁情狀必掩其鋒在我軍喪敗情節必庇其慘藉口出境而欲議功托言集議而遂忘戰種種沿習舊套率皆虚恢粉飾以期免過此前人積弊非今日所宜仍者也二臣復仍此弊臣于是不能為二臣解矣請就二臣嘵語而折之夫自火酋勾引順義王渡河而南據先次報稱五六萬今復報不下二萬不為不多矣以七月初八日入犯迄今八月初二日出口前後二十四日往來于乩藏　馬家灘景古城等地方飈飛嵒

矣

愚意梅煩二臣固所當誅而前此誤国者亦宜生則誅遺死則剖戮庶之以為之臣失事者之鑑戒一

計責二臣無損掠之失可令彼卷舌

此責二臣稱醜虜受挫之失

集為時亦云久矣虜性殘忍所過殺傷不計其筭臣聞[illegible]西之
人謂洮岷之間城堡之外已無遺類而二臣疏中則曰絕無搶
掠一則曰實無擄掠何也無暇問其擄掠送欵者即以二萬之
衆也聚我地二十四日豈曰挾輜重而來乎亦不免取給于地
方也尚曰無搶掠將誰欺耶又據疏稱前後斬虜首級四十顆
全擒一虜射掠死頭目三名遂謂醜虜受挫不為不多矣夫醜
虜受挫回也獨不思我官軍之喪敗百倍于虜乎其曰射死背
纛頭目一名有自披明暗一甲為驗是矣獨不曰遊擊李芳把
總魏承勳何天衢賀守義中軍李如玉李國瑞相繼陣亡乎豈
我所亡者六臣不能當一小頭目耶反稱前後殺賊死于砲矢
之下實有數百借曰果然而一十七日之敗統兵劉承嗣大營
全軍受害又奚止數百也虜殺我六臣陷我全營不謂我受挫

此責二臣稱虜已出境反治功罪之失

而我殺虜三頭目獲首級四十顆遂謂虜受挫可謂輕于自責
而重于畏虜矣且莽刺捏工川非虜故土也惟丙兔遺種火落
赤窟而居河之南始有虜然不過憊酋部落耳近因火酋邀致
順義王未渡則二酋之勢尚孤順義王既渡則河南之居方熾
今雖出口尤然蟠踞工川也倏而來倏而去既無河南北之限
安保其不復來而遽稱出境輒欲定路將之罪也順義以大同
為巢穴當其西牧番居莊浪之間三邊未得安枕已復渡而南
挾番衆為羽翼貧水草為便利臣恐其具歸心矣即使順義來
歸而火落之罪在不赦兀酋其相台吉等遺孽未除西陲之土
終未可解甲而息臥薪嘗膽正在此時何暇論功罪耶臣非敢
抑邊臣之功也謂此時非論功之時也至謂二十年之欵虜惧
其壞盟于已所督[illegible]之地而師旅可[illegible]省帑費則其言尤為

邊事若此安得不敗惜乎此既不見于丁丑之前也

可畏夫所稱邊方者豈責其餌虜緩兵以幸旦夕之無事耶亦
意其勇于任事為國敵愾以保四境之无虞耳
國家從開市以後在事諸臣正因玩敵養寇以致今日之患如
曩者兀酋肇亂殺我副將李魁未及一創而後李聯芳之死繼
之迄今李芳等六臣之死又繼之我日怯虜日驕我日優柔則
虜日桀驁及今吮圖猶曰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若復隱
忍覬望上之不能制順義之命次之不能致火酋之首養虎貽
患不知其何所底極矣在廷諸臣疇不願滅虜而后朝食安得
以任事而召羣言耶且啓釁之誅何嘗不寬也損軍之令何嘗
不弛也無論已往即如李聯芳提一旅之師二道以逐虜自致
喪亡
朝廷並未曾以啓釁罪之又如劉承嗣合大營之衆一衝而盡

梅趙二臣觀此便當視死入地

此時權宜之術猶非正論

汲僅以身免
朝廷亦未遽以損軍罪之今二臣者既不能任事又欲諉之于
朝廷曰吾恐啓釁也吾恐損軍也毋乃懈將領而奪之氣乎二
十年來失事彌縫轉相傚傚大衄而稱小挫小勝而誇大捷邊
臣蹊徑且自如此今二臣公然欲蹈其覆轍耶豈不念今日之
時勢非前日之時勢耶故臣以為梅友松趙可懷二臣者至是
而其罪已彰可顯斥矣倘以西事方殷軍機適急不宜易置督
撫重臣則
皇上特降明旨嚴正二臣之罪仍付托以勦虜之責毋畏難毋
避事毋扒諉毋因循毋為一時之計而為千萬世之計如果能
振起二十年之積衰以雪臣子之憤以紓
君父之憂即封侯爵賞願

詶李廷仪以决事調腹裡用之非尤為確當

陛下無嶄不然誤国如原任巡撫李廷儀任使不稱致被人言而調腹裡用此豈可令邊臣見耶撫臣與司道不同司道而調則煩簡既別顯晦稍殊故以別用為劣處若撫臣專制一方威權隆重安往而不得也且邊臣責重而稱雖腹裡責輕而稱易乎居無事而有願為腹裡而不願為邊方者况有事之時乎今邊方被論得調腹裡則後之為邊方撫臣者皆相率而誤事以希腹裡之調矣可乎不可乎亦非所以示鑒于後人也故臣以為李廷儀若即別為處分以昭不稱之罪亦未為過也如果臣言不謬乞賜施行即于安攘大計未必有裨然于邊事實可望其一振矣

部京兆矜守公評為民清命意切詞懇不曾痌處之切身者省中有此足為得人奏矣

桓侯論最切當

水旱異常破格蠲賑以重民命疏　吳之鵬　給事中

臣聞君猶心也民猶支体也支体傷則心憯又聞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甚言君民上下相為維繫如此其切而民命之不可不重也審矣臣自束髮以來則聞我馬供於西北財賦出於東南斯二者國家根本命脉之所係所當朝夕圖維而保之惟恐其有傷者也况當水旱異常之變而可以緩視之乎昔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初見曰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聽再見曰疾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不悅三見曰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其後扁鵲望見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則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日四方之民病蓋亦在血脈腸胃之間矣然及今猶可治也

此言西北之旱當賑

以西北言之自去歲旱荒民不聊生仰荷

皇上俯允科臣之請大發太倉銀兩所以賑孑遺而安反側者可謂無所不至矣夫何入春以來亢陽為虐雨澤靳施二麥不登流離載道殍之屬疫流行殍傷枕藉見者傷心聞者酸鼻此在何南山西等處皆然而陝西為尤甚司民牧者賑濟劝借等法窮而無以為繼間或稍稍得雨猶未霑足縱有欲耕之心苦無可耕之力若秋再無收則將來困頓之勢有不知其所底止者况以逼近北虜雖處南番之地其隱憂尤當慮也

皇上豈謂前此既已賑矣遂坐視其斃而不為之所乎臣知其必不然也臣又訪得陝西之所患者五年不稔商旅不通粟少而價日貴

請於戶工二部事例照舊開納許令附近地方米穀麥菽隨其

贖罪開例俱以要為賑濟之資亦是一策

此言東南之水當蠲

所使計銀上納要之足數而後已不可以贖罪矣胥立之法乎
如是而猶或不足也無已則如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等處
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
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以漸而殺如
會典之所載乎考之漢武太始秋至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
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識者猶可想見其雄才大略
之無窮是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已有行之者矣其在
今日獨不可倣而行之耶以東南言之傾
國家之財賦半給於斯物力已殫雜費日加民蓋不勝其困矣
天何入夏以來初患無雨而迨及五月則霪雨不絕田圩盡沒
禾苗奔搁廬舍漂流大江而南上則太平寧國高淳溧水溧陽
金壇下則蘇松常杭嘉湖所在被水而蘇為最下蘇之中吳江

議蠲新運起運斯民方沾實惠

為尤下其他濱湖濱江濱海之地皆以一帶被災四無分洩而
受患之獨深者不可以枚舉但分數差有不同耳若不大施蠲
免使斯民曉然喪其樂生之心逆者是劫奪而趨逃亡順者轉
溝中而斃杖下將不自竭其財賦之源哉是故
今日之勢不得不為
請蠲計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留而在
起運何也蓋積逋之捐姦頑侵欠者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
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逋負之虛數民
方在冒醲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微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
過閩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
蠲起運民未有能復甦者也說者謂起運未可輕議臣愚以為
不然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由是觀之

發君民一休之意切

本太祖例足勸人主法祖之思

四海之財皆
皇上之財也四海之力皆
皇上之力也
皇上今日憫其財力之困而蠲之他日俟其財力之充而取之
則民將感其蠲賦之洪恩而樂輸惟恐其或後矣寧有忍視
皇上之不足者哉臣又聞太倉之粟足支十年太倉之銀
兩京不知幾百萬則
朝廷浩蕩之恩是固可施于目前而無虞于日後者也考之洪
武初年此何等費用
太祖高皇帝獨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等處為肇興
丕基之所蠲免夏稅秋糧歲以繼歲其所以休養而存卹之者
何如也

此以天變警君深得天人感應之理

皇上獨不念東南財賦之重地而蠲免一歲以紹
太祖之 成憲乎臣為此 請豈敢于越尺寸拂經常喜甘百
姓之譽而無補于 明時者哉臣竊念
天之所視聽者惟民 國家之所倚賴者亦惟民西北高亢所
望惟雨而雨獨嗇焉東南卑下不宜多雨而雨獨滂焉此其旱
乾水溢之變夫必非
天心警告之機而深民以格 天
皇上所宜焦勞而曲處者也是故上不忘警下不諱災此惟堯
湯水旱之世為然而臣愚於今日尤屬望焉伏乞
皇上留神 睿覽斷自 宸衷儀刑
太祖之芳規取節 先朝之故事特
勅各部將臣所 奏會議施行于西北則多方賑濟于東南則

戎馬是西北以恃者財賦是東南所貢者

大加蠲免毋得畏難避事以致背顧之疾以貽噬臍之悔
湛恩汪濊
厚澤霑濡四方有更生之慶而水旱不能為之災
天心必為之克若矣尚何戎馬財賦之待用者不足以復全盛
而培億萬年太平之
基業也哉若夫酌地方之遠近而上納定灾傷之分數而蠲免是又撫按諸臣身親經歷者之責而非臣之所可臆度者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部中丞吳[illegible]公洋論民風吏治士習之整一一中窾會蓋究心于天下国家者有臣如此不使久黃門之任而令出居外藩銓衙若不得不任其責

釐革時弊以修內治而外攘虜疏　吳之鵬 戶科給事

臣聞柔遠能邇理國之要機順治威嚴立政之次第自古帝王當外侮之來不先汲汲于勤遠圖而惟脩廢舉墜起弊維風思以子元元而培國本者豈誠不知緩急之宜哉誠以內治不修則蕭牆釁作肘腋變生自保且不暇矣奚暇覬兵雪恥以圖攘外之為快耶臣近以病痊補戶垣待罪言責向有所見敢不吐露於
君父之前以今之時事言之連年水旱頻仍災異迭見九邊年例但有加增各省用兵始無虛歲財已竭而用不節民已困而賦不休加之火真變詐多端垂涎內地長昂強橫尤甚包藏異心北部之事孔棘南倭之報復來內外百司庶府其所以仰体
聖心俯職以求治理者宜何如也其間精白承休正己率物思以澤民致主而眊時立業者豈盡乏人哉然亦未必皆若人也下有飢疫之夫賸鍰之追求如故上有幾征之令催科之督責不停用無公私而以官價取舖戶閭閻皆衛態之声罪無輕重而以紙價索犯人邑里有告許之苦民兵充役使執孰于戈積時務虐文何資賕貸司府動經改調不無啟巧宦之倖門武弁傳播成規祗以立債師之赤幟陛遷多速化之賂械樸積薪存率無連坐之徐蕪蕪同罷僻律之稅半入私囊賄賂之遺竟投公室呈能于簿書則曾者恰在祟捌畨心于風化本原者百無二三姑息因循相為治習推姦避革名曰老成其間非不屢奉明旨嚴切責成終亦未能洗心滌慮仰承
德意之萬一也臣請以民風士習吏治之極弊而當革者敬為
皇上陳之夫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植鷹鸇不去則鳥雀不安故

歷々指陳切中時弊且詞調古雅不減先秦

論豪横害民之狀其如太陽當空魍魎畢照

鳩深遠古

禁伏兇人所以保安善類也先時按臣所至訪察故凡自度其不容于法者易名遠避亦稍貽民以歲月之安而今則停訪不行乃遂高枕而卧恬然無佈心矣然猶有進于此者躡更軍徒出入衙門而潛通乎關節打行惡少縱横城市而紥詐夫平民逞力舞文根連蔓引此其為毒已莫能支而又狐假城藏鼠憑社伏是虎而附之以翼雖府縣之令有所不行也況百姓敢犯而告乎訪察奉

旨初停固难輕議復矣合無乞

勅當事按臣所以明示于司道府縣者雖不必如前時每年之必舉每縣之必行而時常留意于姦宄間或懲一以儆百恐恐然常若雷霆之日轟轟于其上而不可測務求元兇巨惡之重為民蠹者立枷而速數則群小有所畏憚而不敢放縱以虐及

按獻之弊惟江南吳会有之大事死趾之縉紳為漁儁計耳投獻小民出于死分不足道也若止責投獻而不重懲受獻者非正本

無辜矣臣固以為民風之極弊者此也夫位尊者小利不侵獻于所以百乘不畜德大者細行亦謹伊尹所以一介必嚴故投獻有禁載之律例若昭然如日星也乃今之違例者則甚矣勢家豪右素已蓄夫漁獵之心而彝于虽佷適以投其谿壑之欲獻之同姓者非繼嗣之不正則分析之不公獻之異姓者非来歷之不明則嫌隙之不忿雖或有所為而然亦將藉以快其心而滿其欲也豈知被獻者多方以自圖則此投獻者無益而有損甚則受獻之家不惟得隴而望蜀則與獻之黨豈能兩利而俱存凡所以詐取其田地計謀其房屋勢逼其銀錢者譬若魚之入笱獸之陷阱惟其所操縱而一網無遺矣毒螫之下胸詈腹詛飲氣吞声而民猶接踵蹈轍何其愚迷一至此哉合無乞

勅撫按諸臣申明投獻之

此二段上論民風之弊

論士習之弊雖未必不然要可謂善形容者

令甲自今有犯盡法擬罪無畏阻撓則無辜之小民庶幾少有所恃而眠始貼席矣臣又以為民風之極弊者此也傳曰礼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士為四民之首所望以佩服四維而率先兆庶者也以今之士習言之上焉者意氣相高奔持門戶下焉者勢利相軋互使機謀生成異情落井下石窮通變態覆雨番雲自非上智之人不免為俗所移矣乃其最可痛惜者尤莫甚于學校之士習鑽刺為神謀折節于權門而不顧視吹噓為捷徑俛首于公署而無慚外雖有送文之名内实有借勢之念甚則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而投玩好以結其心欲以為巳先以為人而廣廷與以張其勢此不獨泯然無問者為之卽哀然高等者亦不免試觀今日之保舉保留官府者豈皆公心直道無所為而為哉為有司者墮其術而不知其失猶小

此一段論士習

國家之防正由貪墨諸臣惟知受賂不計公家足以攻事日壞千瘡百孔皆由此出

而被德之夫則引以通賞緣入苞苴而彼此固結流毒無窮矣此其心固自以為秘計而孰知其耳目之莫掩哉合無

勅下督學憲臣加意于行檢而責令教官以必報不報則罪有所歸但有交通有司者不徒懲其過而且正其罪則庶幾學校嚴而士知檢繩法紀肅而人敦操尚矣臣固以為士習之極弊者此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朝廷設在外之臣于民最親而可使貪墨者一日居于其上乎藩司之通賂臣不敢知而任意伸縮錢糧抽盤羨餘或者未必免也守令之受贓臣不敢知而祜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或者未必無也乃其所當痛懲者尤莫甚于　欽降關防之吏夫

朝廷因事而設官而授之以關防不過重其事權使文移速達于上下間有職守事情不得已而暫行焉耳奈何此輩提寸長

以然其由甚覷鈴斷之上以防路為進退上剝下削故遑有侑帥国方盗臣皆甚于此今屑小臣而不自害勿始是溷其源而求濁之清也其可得哉

之印轢肆其狼虎之貪濫受民詞一槩准理彼既染其易行此然因以自利以書吏為腹心而貪富先知旋添情節以必快為牙爪而多寡較量罪外吹求或請託以徇人或通賄以自遂使椎髓剝膚民不堪命賣兒貼婦野有傾家其為害甚極矣彼皆心有所恃自以為泰山之倚百足之蟲故肆無忌憚之若此耳合無

勅下各省直將屬內之貪墨異常者不拘大小資格不時奏

聞其一切邊方河道江防海防之官但有關防者尤必嚴加訪察毋得容情漏網務須擬罪追贓則庶幾百姓之冤恐可洩

國家之綱紀可振矣臣固以為吏治之極弊者此也夫民之身家

內供胥此出焉年例胥此辦焉河工胥此給焉其他百官廩祿諸軍糧餉孰不取足于斯而

朝廷之一絲一縷一米一錢舍此無從出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所關係豈不甚重且大而顧可使上有貪官污吏之誅求下有巨室姦民之吞噬也哉伏乞

皇上俯念閭閻之疾苦深惟

社稷之本根推民窮國匱之由來思聚人守位之何策凡此民風士習吏治之極弊者責任當事務期必行將見虐政去而惠澤自流積蠹消而深仁自普民日殷富本日栽培則所以選兵秣馬足用聚糧而為未然之防者未必無補于萬分之一也孰謂內治既修而外攘有不可圖也哉臣無任惶懼懇祈之至

光增椒天年華賊世而一段議諸尤修內之石畫而議外之上策也

周京兆毅軒公評

高談緯旨信是朝家第一等議論

議論一步緊一步

議處軍兵以振國威畫治安疏　吳之鵬 給事中

臣聞思患而預防者明王之至計是故居安之日不忘危因時而救弊者哲后之良圖是故極重之勢必責反今日時事之弊莫大于軍兵臣嘗為之私憂過慮久矣而近日復有鄖陽之變荷蒙

皇上俯俞科臣之疏更置撫臣以為輕舉妄動者之戒臣復何容一喙臣竊以為軍兵之變已非一朝而紀法之弛莫此為甚始猶曰募兵烏合驅市井負販而羣集之不知戴

國恩也今則舉尺籍之衆所恭養于二百年來而滿脂膏以奉之者亦且相率而效尤矣始猶曰浙兵變出不測間歲有之而今則一報于薊鎮再報于粵西三報于鄖陽是一歲之內先後接踵而蕩然不知上下之分矣雖諸臣有自取之罪而

朝廷無輕褻之體若復任其積習成風而過變曲處今日降一總兵明日罰一參將又明日易一撫臣予奪去留若惟所喜怒而悉出其手此所謂脛大于腰指大于股言之可為寒心者也屬階禍釁機則已形而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及今可不為亟處也哉然處之之道非恩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而所以推行于恩威之間者非教不能以定分教不立而分不明吾恐專于恩者慢而不用命專于威者怨而不用情其何以袪越志犯上之弊而圖久安長治之策也耶昔者李牧為將厚遇戰士輸入幕府市租悉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之日得賞賜而不用其後皆願一戰大破匈奴十餘萬騎言貴恩也楊素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言貴威也語載子路言志而曰可使有勇且知方

此上言兵亂

此下言處兵之宜

引李牧楊素皆文三人見恩威教之效

此原矣
之召亂
言起干
將領之
非人

也故晉文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言賞恕也
斯知三者缺一不可而
今日之御軍兵者何如哉力疲于雜作而織紝瓦鶻工無虛日
財困于銖求而科斂分例身無餘貲上焉者挾其勢術以使
下故下焉循亦挾其財與力以抗上驕兵悍卒悶視哆言少不
滿望搖唇鼓舌掉臂攘戈舉
國家之紀綱名分而弁髦視之矣由是觀之恩威且無一焉
而況於教耶以如是之將將如是之兵一旦走檄傳警授之敵
前而用之安望其趨勞如趨逸赴死如赴生為
國家靖難而禦侮也哉韓非子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正
此之謂也為今之計其要固在擇將領而其機尤在選士卒之
頭目已

三語是
一篇主
意

才雄誼
卓句古
調高

敕兵部早為計處從寬體訪于將領之中才德兼望堪委任者
則委任偎副庸劣當罷革者則罷革所貴乎將領者務欲其有
恩焉而捉醪挾纊之必固也務欲其有威焉而號令賞罰之必
行也務欲其有教焉而親上死長之義之必明也則將領之不
可不擇尚矣而士卒頭目之當選者曷以故既往之迹昭然可
監臣請為
陛下終言之天下之情有所萃焉而思勝則必有所恃焉而思
逞而彼為之下者俛首聽命而甘心焉此其大較然耳況夫群
百萬之眾而聚之一方之地其間豈無以勇力勝者乎豈無以
刀筆勝者乎豈無以譎詐勝者乎有一于斯而思逞其能則把
持窺伺何所不為其科派斂分而為債帥作爪牙者固此輩也
其鼓眾煽亂而為懦將作庇護者亦此輩也是故事之所由成

言集
之當

連坐之
法亦是

有膽從則必有渠魁即今薊鎮兵變而吳公太等肆人為之倡
即陽兵變而王禮等三人為之倡則舉此推彼可燭照而數計
者矣使此輩不除則一夫作倡而百人吹聲莫敢保門之梗治
不小也為將領者誠於百萬之內而簡其桀驁者拔之以頭目
責之以供報其哨其也無良則汰之其隊其也無良則汰之其
或先事而不報臨事而不首治之以連坐之罪而無徇之以姑
息之私則兇惡若吳公太者將不為眾所容矣夫然後先之以
教而尊卑上下之分日講于校閱練習之時使人人皆知卑之
不可犯尊也下之不可侵上也則大義既明而輿情自定方將
懷于其恩而不忍又將攝于其威而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
而後萃渙之道行執眾之方舉即有逆腸橫膽消縮順化莫不
馴擾而惟命之是從若綱維之相貫若臂指之相使矣豈復有

高文遒
古偉調
先前而
陳說處
尤見若

蔑法亂紀若王禮等之所為哉夫如是則名分森嚴紀綱整飭
威武奮揚可以消奸宄之漸可以固根本之重而億萬世制治
保邦之計端不外是矣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
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之時勢似不可謂之無事
矣且以時勢論之以財而言催科政急起解無遺贖鍰令嚴搜
括殆盡其府庫之空虛何如也以兵而言衛所逃亡過半民兵
句攝聽差器械不修羸馬在廄其武備之單弱何如也以人情
而言旱乾水溢道多流徙之民薪桂米珠野有盜賊之警其人
情又不知其何如也如此時勢而況有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乘
机構會則兵之為變將有不知其所紀極者安得視為細故忽
焉不預謀而亟圖也哉倘臣言可用乞
敕下兵部從長計議務求

國勢之莫安無俾軍心之日䌌此特其愚謬之大畧耳若夫條
目之精詳綜理之周密自有
廟堂長慮遠猷而非臣之所能及也臣以言為職竊有一得不
敢不言臣無任悚息祈望之至

陳末議以固邦本以隆　聖治疏　吳之鵬

行侍御立台公祥　深思奏政古調雄詞其利瞭民情治登三而觀海國與境尽日中大奇

臣聞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故善養身者必固其元氣而
後身可安善為國者必保其民生而後國可久是以易曰何以
守位曰人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從古帝王莫之能外也我
皇上軫念蒼生勤恤愛護近遇歲祲議賑議蠲凡可救民靡所
不至四方萬姓亦既賴有依歸矣然非獨被災地方民不聊生
也方今邑里蕭條所在皆是西北之流移未復東南之民力極
疲覩　諸風借則銜靡日滋似無可慮譬諸人身膚革充盈顏
色華澤而元氣則已索矣及今不為之休養生息是以七年之
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其何以固　邦本而綿萬世之治安也
哉臣以菲才待罪言責愚不識時心惟愛
國謹以芻蕘之見列為五事冒昧　上陳雖則書生常語或於

比府守令名實之辦最為明晰

治道有關伏乞
聖明勅下部院覆議施行臣不勝仰望瞻戴之至緣係陳末議
以固　邦本以隆　聖治事理為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吏某
孫榛謹具奏　聞　一辨守令竊惟民生之休戚係于郡縣之
賢否然賢否之分固若吾素之相懸而形迹之似亦猶雅鄭之
易混其品類情偽有不可以枚舉者廉可尚也而矯情隱匿者
初鮮終則有託之乎廉者矣明可用也而懸斷輕臆任耳偏信
則有託之乎明者矣能可貴也而薄書期會逢迎應酬則有託
之乎能者矣此皆炫鶩民以自彰剋剝民以自逞監司或不察
焉則信之薦之其於民果何益乎不然久任之法行之已久而
何以黎庶之不樂業耶乞
勅各省撫按深察而明辨之寧悃愊無華毋張皇自衒

知奬貪

長厚者懷巧捷給舉刺揭薦悉準於是以風其餘不使似是者
得以飾虛而要榮則天下羣吏莫不爭自洗濯以務循良之實
將見百姓各得其所而無愁嘆怨恨之聲矣其于　邦本未必
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　一簡詞訟夫聽訟本以懲民非以取民也
國朝雜犯許聽收贖以待夫情之輕者而又詳審其力故有〻
力無力之辨有力者許贖無力者徒杖而情最輕者皆以示警
免其罰紙故上無橫取而下無橫費今則刁風日甚專藉以快
私憤徒事紙而主文吏使之徒又從而交搆于其間方如火之
託名積穀紙收贖錢於中今日有司之弊
熾不可撲滅也彼為有司者託名積穀紙行準理而纍然狗騖
鷄火不審此審則吹毛射影拘會索瘢必入以不應得為而為
之罪故不問力之有無一槩收贖而得免者鮮矣且尤有巧立

詞訟要切

名色罪外加罰致使貧男鬻女蕩產傾家抑鬱悲愁上千和氣
然而姦民利其出而有司利其入是以詞愈衆而錢愈多小民
其何能不日就困窮也哉乞
勅各省撫按嚴察府州縣官果有前項濫准科罰者不時參究
罷斥則貪殘斂而告訐者消刑罰清而閭閻樂業矣其於
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　一重農事臣聞食者民之天農者食之本未有農不
重而食可足亦未有食不足而民可保者也我
祖宗愛恤元〻加意焉　制宣德成化間令各省布政司添設
考祖制甚殷
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通判〻官縣丞主簿等官專
理勸農且統附令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浚陂塘以便農作
此載在　會典可考而知者奈何近年以來官府視為末務漫

論農政水利其見苗以民事

不留心阡陌鮮循行之迹田疇乏旱潦之防其竭力耕作者
過責效于兩待命于天而已矣欲田之常稔也寧乎是以歲一
不登束手無救弱者畏法寧為饑殍強者畏死則有棄鋤而為
盜其所關係自今可覩也乞
勅各省撫按嚴督原設官員理農事者兼興水利管水利者兼理
勸農服田則兩司官分巡郡縣稽考拋荒稽期則有司官躬臨
疆埸勞來辛勤若其緊要尤在相視其山川原野之宜高者為
之蓄之下者為之防之順其地勢毋執已以病民俾其農隙毋
明易行戒浮泛語之体
違時以廢事務使水潦無淹沒旱乾有瀦積則農夫之服田者
日見其趨耕浮事而民食之不足者鮮矣其于
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　一戒侈靡夫侈靡之害其實在耗財而其流在長亂官

由此而為貪則虐民〻由此而為盜則玩上〻下交征利而四
維不張寧自侈靡為之矣臣伏覩
大明令及　禮儀定式載在　會典者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
豈好為繁瑣如此哉誠恐其民欲無窮民情無節而侈靡之流
生禍也我
皇上近年非不申
論侈靡之禁有待士節用之訓者
勅通行而風俗如故江南尤甚則侈靡愈滋而財用愈匱末流
之禍將不知其所底止矣此無他上不行而下無法故也臣愚
以為法行自近必自兩京始法行自貴必自百官始何也兩京
乃四方之極百官乃四民之表也乞
勅兩京各省諸臣先遵　令式所載著實舉行以為倡率而後
責成有司之長民者

此裁訪察若與巣日除民害之蹟不同然懲一警百與毋攔當毋搜撿其言實互相發明合而觀之可也

制僭用凡宮室輿馬衣服首飾以至冠婚喪祭之類務令遵
令式違者究治不貸則上行下效風行草偃而遠近貴賤將翕
然惟儉約之是趨庶幾浮費可省風俗可興而貪盜亦可息矣
其于
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
一裁訪察夫按臣巡歷郡縣必訪其衙門積蠹地方積
惡之類而嚴究重懲所以肅法紀也然其勢豈能坐照而聽覽
哉而耳目之寄必有所歸矣得其人則懲一足以警百非其人
則偏聽易以生奸甚則通同衙門人役恐赫取財僅舉賣菜傭
以塞白者乃若近年以來尤可痛恨窩訪之家創立事跡單款
飾虛為實因假成真蔓引枝連如出一口比及問官研審多有
人不識面事不落影其差訪賣訪者悉依以為主而一有風聞

開左右和顏色最得聽訟之法得此理足知吳君治理矣

輒用銀相傾陷被以入物嫁禍此以出貨漏網怨結仇稔有子
孫相尋于不已者其為害可勝道哉雖按臣間或訪治而利藪
所集孰能遏其流耶乞
勅各處按臣凡遇放告即以前款開列廣為曉諭毋令攔當以
阻鄉民之進毋令撿檢以杜抽匿之弊開左右以察之和顏色
以受之則布告既彰而意向已示凡抱向隅之泣者孰不思以
鳴冤而雪憤耶且事經告發對理有人雖有狡夫無所逃避如
此則訪察雖不行而宄人亦可禁自無所用其窩訪之奸矣其
於
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

[illegible]詳者人主不察以為明此聰聞斷尤遠而委曲開導不激不隨直浮納約自牖之義者

采眾論以重法守以敦大體以光　聖德疏　[illegible]
臣等近接邸報見科臣唐堯欽並臣郭萬里等為刑部司寓大
興縣知縣王階等
皇上密遣聽記尚書李世達不知逐出致蒙傳
諭以故交章瀆聽將為尊
朝廷而肅紀綱也然皆不蒙
陛下采納甚至省臣僚所言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辭之足取哉
臣等原
陛下聽記之意得無謂門庭遠于萬里堂上遠于百里恐壅蔽
之為害而假耳目于左右也臣等竊以為不然夫李世達本
留都之司馬荷
皇上之　簡知進而置之

辭不直遂其甚究焉

聽訟之道發明殆盡

輦轂之司寇必非以為不賢者必為其直己守法析獄明刑理
冤抑而抗權貴也世達以遠臣而受茲
殊眷則感激之下宜何如以為報哉縱司官之審智淺而見疎
世達必不忍曲庇屬官而上負
朝廷也且世達之逐人豈敢于抗
皇上之所密遣而款徇私以威公哉夫亦以其法守之所在而
不敢以不守耳何也兩造具備眾言盈庭而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故雖辭聽色聽耳聽目聽而氣聽猶恐不足以得其情也必
絕其內外之交通而親戚不窺于門屏制其言語之隔別而胥
史不上于堂階誠懼探聽既多而揣摩愈巧不復知其情偽之
微曖也世達由蒞仕而歷今官彼豈不知此法守乎昔者宋臣
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于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

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言不當問其知不知皆不至有所伺察也

引亞夫郅惲二事以見新卷公逐出之非過

免尊人臣奉法于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撓而後人主之法信以斯觀之則世蹟之守法不當問其知不知矣臣等考之往代文帝光武漢之以賢稱者周亞夫也細柳而文帝勞軍不得入軍門都尉直拒之以軍令於是使〻持節詔將軍然後亞夫傳言開壁門請以軍禮見乃致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光武常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乃從中東門入明日賜惲布百疋貶中東門候為參封尉夫都尉冗官也且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則大于都尉者可知矣東門候小臣也且得以國門之重而止天子之蹔蹕則大于東門候者可知矣二天子一則親勞于門外一則見面于門問其視所差遣之人何如也而亞夫郅惲尚且拒之而不得以直行則下于天子者又可知矣藉令文帝而曰將〻之權有天子在孰得而阻焉則

一翻更醒

論任在得人尤識大体

亞夫之罪容何辭而文帝反從而謝之豈不以尊將軍正所以尊朝廷耶又藉令光武而曰郊關之禁有天子在孰得而拒焉則郅惲之譴責何逃而光武反從而賜之豈不以重國門正所以重朝廷耶我

皇上聰明神聖下交臣隣 注意泰寧銳情上理固將媲虞周之盛軌者而豈在漢文光武下耶臣等以意測度是任防壅蔽廣開見而特未得其要耳請得而悉言之古者聖王冕旒蔽目不用其明非不用明也有所以寄其明者在也黈纊塞耳不用其聰非不用聰也有所以寄其聰者在也然則聰明何寄乎寄之知人而已矣故皋陶矢謨曰在知人而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甚言夫人之不可不知而又不易知也誠使

皇上任得其人則凡刑獄出入惟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得其理矣苟

意思剴切

用蘇明允論來極切

非其人則雖殫精竭神勞心于上而彼飾觀飾聽者終自逃于耳目之外也况乎

京輦方州固可以近訪矣而四海八圻之遠又焉得舉土而咨諏之耶尊官重臣固可數計矣而諸司庶尹之衆又焉得盡人而稽察之耶由是觀之則聽記之類非惟不當用而亦不必用者矣用則智窮而難繼不用則神運而無方獨不觀夫

日月與 雷霆乎夫 人君之尊天也其明

日月也其威 雷霆也 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内彼固無用此區〻小明也

雷霆不能遍天下盡擊凶人而天下之所以兢〻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 雷霆日轟〻焉遍天下以求其凶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

奇文蔚起

言有盡而意無窮

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

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御臣下可以熟大体矣否則察見淵魚而使其惴〻焉掣肘以待命智料隱匿而令其恐〻焉重足以受成則孰肯效股肱之力而贊元首之明哉臣等豈不知諸臣言之已數

陛下聽之易厭而故呶〻於

君父之前耶亦以政体所關臣職所在不容于不言耳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采納羣言取懲于既往儆遣于將來其為

聖德光明之助不淺鮮也臣等不勝隕越戰慄待罪之至

從諫則聖古今終言故開廣言路帝王所以為治為名也吳公此號浮之矣

因事竭愚直言臣以廣言路疏　吳之鵬 給事中

臣本庸劣誤蒙
簡任西垣目覩諸臣條列周悉更復何贅緘默待罪蓋已將朞月矣然而感激
厚恩思竭愚忠而圖報效者則未嘗朝夕置也近接邸報偶觸
芻蕘之見不識避諱敢為
皇上陳之竊見吏科都給事中楊廷相等一本為肴詳章奏大
臣訐辨事伏蒙
聖諭何起鳴已去該科問十三道為見何人堪任卽便推舉來
說不許推諉又見四川等道御史高維崧等一本為乞
恩認罪事伏蒙
聖斷將為首高維崧降三級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
調外任其餘各罰俸一年欽此欽遵臣伏讀三思仰見
聖明在上至公至正始則洞燭大臣互爭之情有傷
國体固無容于喙矣今則深惡臺臣失言之罪有違
成命亦猶有可恕焉臣聞　國朝設立言官皆以言為責而及
風聞言事也豈無不顧　朝廷之事体者乎豈無不究事情之
虛實者乎天無擇於災惡不以地有樗櫟而廢發生人主無擇
於順逆不以言有觸忤而廢聽納故旋言旋謫旋謫旋用而人
主終不以言為棄若為其治道之攸繫也人臣亦終不以言為
諱者為其職守之攸關也今御史高維崧等豈不欲受
上之
知遇而推諉支吾之罪甘於承認而不辭者何也凡大臣員缺
惟大臣得以奉

言雖被忤不廢所納矣為當宁未言之鑑

不直指君父拄諫之失而先須從規任得頌諫之体

既伴委婉

旨會推兩科道始與維崧等卽奉有
明旨豈敢以臺臣而侵大臣之柄哉分不可踰權不可擅雖重
治猶且甘焉而況降級調外在四臣一何幸哉方今災旱洊仍
老幼逃亡酸鼻皺眉因迫盜賊竊發寒心哉
皇上於諸臣之疏隨所建白靡不施行凡一時臣子之在列者
孰不慶幸夫
聖天子集思廣益百執事言聽計從真唐虞千載之希遘也維
崧等幸遇得言之會而不審可言之機遂至上干
天怒各加譴謫此非
聖德之不能包荒其實四臣有以自取之耳但據臣之愚見四
臣雖涉攻訐猶愈於容容雖類求勝猶賢於默默今一旦從而
譴責之竊恐中外相傳不曰言事者之過當也而曰時事之難
言不曰論人者之失真也而曰大臣之難論人皆思持祿保位
而以言為諱將來不可勝患矣昔唐臣李絳有言曰人臣死生
係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
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求之猶懼其不諫而賜以金帛賜
以衣馬必欲其盡言無隱斯已也況肯從而譴責之乎伏願
陛下弘
天地之量回
日月之照察
雷霆之威恕其辭之有激原其心之無他或復還舊職或量為
敘遷或悉從罰俸以恕其狂妄之過仍望于內外臣工之言是
者嘉其善非者矜其愚雷同似難聽也毋以執拗疑之惷直似
難入也毋以觸悞責之則

論究諫之道言言中竅非風捕忠佩者不法

聖心日益虛受
聖德日益含弘凡有言責者聞風奮志孰不願攄一得之愚以
其襄萬年之治哉臣為此疏非敢背公植黨滑援於
君父之前以自取夫罪戾也誠有見於
朝廷之言路上下之關係甚大不可一日而不廣耳惟
陛下賜覽而
採納焉臣愚曷勝幸甚

房侍御心宇公評緩征輸清科派豁包賠有科罰四議即孟子省刑薄欸周公濟征援刑之意何以加焉寵宋公可謂識大休矣

乞加休養以保元氣以永治安疏　徐桓中 刑科給事

方今寓內適值凶荒天變人窮極矣近聞西北二麥豐收田禾
秀茂東南稍旱時得霖雨西成可必臣不勝踴躍伏思聖如堯
湯猶九年水七年旱未有消弭天變若今之易者即漢唐宋盛
時一遇凶荒干戈四起未有帖然無事如　今日者蓋
皇上盛德格天天為孚祐實心愛民民為固結臣方揚勵不暇
夫復何言顧瘡痍未起流移未復窮困未甦不倍加休養以保
嗇其元氣而復重以催征科擾之苦則民將淪胥以亡而其禍
更有莫測者臣深抱杞憂不敢不披瀝于
君父之前惟
聖明垂察焉古稱周宣遇災而懼側身脩德蓋不徒雲漢致禱
為禋祀之弭文已也有勞來還定安集之實政以處窮民故鴻

一喻切

四語為見國家大計廟堂行其民生其有瘳乎

鴈興歌車攻復古而成中興盛治
皇上敬天勤民同符堯舜固陋周宣于不居者然保孑遺以固
元氣則所以勞來還定安集之者不可不亟圖也今之民譬大
病後生意稍回神氣未復不調以大補之劑而重勞擾之則病
加小愈卽盧扁將望而走矣然則生養休息今最急務而其
大端有四一曰緩征輸二曰清科派三曰豁包賠四曰省科罰
此四者皆生養休息之要也古者取民用其一緩其二故家給
人足而府庫亦充今民窮財盡雖由俗奢靡官剝削亦從征太
急者耗之也往年漕折春運比併尚緩近改冬運監兌催督急
如星火先以全完報部有司不得不嚴併之民不得不賣穀完
之前此歲不襟穿而穀價太賤若以此穀賤則傷農故農日貧
而不可支且當秋成催科四出舊逋則帶征矣新征則預提矣

民膏血錢何而一時箕斂若此奈何不窮且盗也昔有議折銀十限分徵若此法可便于衝邑不便于僻壤固不若緩之者便請乞

此一段論緩征轉

勅下該部添蕩及行糧撥運漕起解者依限追征外其南北倉折等項稍可緩者酌議調停限五月徵完則民不苦追呼穀不賤售而蓄積可裕困窮可甦若預提則由司府等官或為衙役工食或為日用公費每于冬初預支有司不得不開徵耳合將覲時預支尤衆乞

勅該部禁止但有隔年支取者撫按即行糸治則預提將不禁而自已一舊逋議者皆為蠲免之請臣獨謂宜緩不宜蠲蠲之徒為奸民利毫無益于良民也蓋良民畏法歲未有不畢輸者惟奸民嗜利詐出百端每與胥猾串通隱弊專伺災傷希圖蠲免故今累歲請蠲積欠愈多凡積欠者皆奸民也彼方以逋負為得計可復蠲乎請

宜緩而不宜蠲亦自有見但其中固多奸民亦不无窮民耳

勅該部將一應舊逋暫行停止遇俟豐年開徵其有那借不妨寔報俟後追補庶奸民不敢窺伺良民不致偏累矣臣謂征輸之當緩者此也古者什取其一未嘗加賦于民今賦額日增殆什取其二三矣而科派復為不貲往往行均徭民有一年之累尤有九年之安自行條編民無日不擾矣非條編能擾民有司奉行者之過也昨該御史孫句痛陳其弊該部議復奉有

明禁而科斂如故未見洗滌詎敢違玩若此公費不足設處無方不得不為私派計耳請

勅該部行令撫按官將有司公費酌議量爲加意撙節條過誣支用外果有不敷明白申請加入次年會計徵補切不許掩耳

行私派則禁令肅而民生安矣户工二部料價徵收地屬官解民甚稱便獨南北

內府錢粮仍令民運民一僉點知其湯火未解則多派盤費舉人幫貼既解則虛派使用告人賠補閭閻騷擾未有甚于此者臣請

此一段論科派

勅下該部大破拘攣將南北 內府各項錢粮逐一計議每項腳價幾何該補赔網司幾何總入條編徵派給付解户使承解者有定規不致橫派司收者有定例不致誅求此今日安民第一義臣謂科派之當清者此也古者計口授田任土作貢未嘗責民以包賠也自賦役煩重户口逃亡致田地拋荒正賦無出始責里長賠貱里長分派甲首甲首復累親屬轉輾累害閭里蕭然空矣今西北旱荒東南水患疫癘為災死亡過半即幸而存者亦流落他鄉終為捐瘠田土之拋荒者不可數計若不為區處然責里長及所屬承佃當差是強民以不堪矣不知民力有限如匹夫匹婦終歲勤動止可佃田一十五畝少加一二即荒蕪不治斷不能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惟不拘親屬里鄰但有力者許行告佃承納粮差一切舊逋悉從豁免如此則賦有所供民無所累而里甲始安有司因催征不前多令富户領批借解以濟一時之急後被拖欠終不獲償者昨該御史崔景榮言之欲暫借過銀兩盡数征還但此禁不嚴則犯者接踵合無行令撫按官查訪有司出空批借富户者即坐贓糸究庶富户安而地方寧臣謂包賠之當清者此也古者設有司以理詞訟本以息民非以剝民脂也乃不肖者每借此以滿谿壑之欲不論事之輕重槩擬不應不論人之貧富槩擬有力有罰穀數百餘

此一段論清包賠

道盡貪吏隱弊

石盡折銀以充橐若有鬻妻孥鬻產業以完納若有監追數月而瘐死若有倉富户賠付銀而陰入己者此輩留一日則為一日之害屢經言官建議

明旨申飭怙不知改益其愛利甚于愛官懷刑甚于懷患如蠅附臭即坐贓柰治亦所不惜而近來撫按每以新例過刻曲為庇護未有論贓踰五百者以致貪吏益肆以臣計之與其以斥罰懲之于既敗不若以法制禁之于未然近議撫按贓罰亢以二分積穀乃有司一槩贖銀使得匿入私橐此臣之所未解也乞

勅該部行令撫按凡府縣官問過紙贖即填憲单方許併追除紙價銀納以充公費外其有力稍有力盡数納穀上倉不許仍前收銀則訟自簡罰自清積穀自多而凶荒有備有能奉公無染者撫按官不拘資格即行薦揚庶足以磨礪起懦而人人思奮各同知總捕者給 欽降關防不過為防盜計耳非欲其与知府抗衡也乃今多受詞訟問贖不知其為備賊乎抑為備選乎佐貳不許受詞 明禁昭然豈為州縣設乎且告者多以關很小事輒架盜情刁誣羅織援害生民惟此為最似應嚴禁以安地方臣謂科罰之當省者此也昔周礼叙荒政十二首以薄征緩刑孟子陳仁政大端惟在省刑薄斂則臣所陳四事雖為經生庸腐之談寔皆生養休息之要不敢煩瑣輒為我

皇上陳之倘不以為大謬亟下該部着寔舉行庶瘵瘵可起流移可復困窮可甦元氣完而根本固億萬年之治安永保于無疆矣

此一段論省科罰

王荊國荊石公耳謂貢市為輸歲幣別名稱當今誤國之臣但知以本為利苟且旦夕之和而已誰能為此言乎

乞遵

祖制定 廟謨以峻大防除大患疏

龍宗徐桓 南京刑科給事中

臣聞虜久牧甘肅切憂為中國患久矣近火落赤等擁衆內犯殺死副總兵李聯芳損傷軍士無筭此其陽順陰逆和不可恃明甚謂宜閉關絕市整兵声討滅此而後朝食然後為快今當事者乃欽奉

聖諭猶無定畫豈以虜尚可羈縻姑息如昔西寧故事耶臣極愚昧不知軍旅然抱杞憂敢借前箸為

陛下籌之古帝王馭戎之道止戰守二端夫所謂和議宋輸歲幣本虜最譎而得禍最烈今貢市即宋輸歲幣別名耳殷鑒不遠柰何復蹈此轍乎以

世宗之威武尚不能遏俺答之狡虜馬市旋開旋罷云今後言開馬市者論死著之令甲蓋灼知虜情反復恐後為此以貽患

國家其慮深其見遠矣王崇古不思

祖訓當守因把漢那吉入關倡貢市之議本為羈縻以修內備不知虜欲無厭貪賞不已歲增月益費濫三百餘萬尤為不數扣剋軍粮以媚尺是何異割肉以餵虎俾財日耗兵日疲而虜日強且狡焉啟封疆之患此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夫太倉歲入不満四百萬今以三百萬供虜矣而即虜不畀盟中國財亦難繼況今任逞已甚可復牽制覘望而不為征勦計耶甘肅孤懸絕塞孑孑弱自俺答假道西收封兎台吉部落于西陲已懷窺

日矣今扯酋復踵故智与三娘子移帳而南以刜愚我賞則為盤據謀當事者不能以威望遏勇力驅其去頗聞陰厚賠遺款求出塞事忘

王公失之于先諸公失之于後當日何不引世宗論死之律以處之乎而直為此泄泄也

此以虜習中國正金元之所以得肆志于宋若

日驕以為中國之畏我也如此中國之不足畏也如此邊務接我人民蹂躪我城堡殺傷我士卒去年攻西寧殺將李魁矣今年犯洮岷殺將李璁芳矣且闔全師覆沒虜整居于中鎮撫隔絕于外羽檄不通西鎮危如孤注不及今一大懲之將來日侵月削其患有不止于今日者是可不為寒心哉向來虜寇入邊旬日即去不能久停者為人馬不習水土故也今久牧甘肅屋居火食漸與中國等習久將安則其志將不在財帛而在土地門庭之寇誰能禦之後必有議棄甘肅如河套大寧者恐關隴川蜀皆非中國有矣此華夷出入之防不可不早為計也且中國所恃諸番為屏蔽者番強久足以控虜二搶番中國宜應援今反假道任其擄搶而不知問已自撤其屏蔽矣不及今收撫倘番降虜為虜用而攻我將奈之何哉臣謂計宜遵

此策最善惜乎當事之不能行也

今日邊將之弊正出于此

世祖垂訓之意早定廟謨求絕和議決意征討先遣通使齎明詔責虜正以渝盟不能約束諸酋之罪速勑當事諸臣閉關絕市將秋賞之資一意繕兵牧馬利器械修城堡謹鋒堠廣間諜擇良將以撫馭之寬其文法假以便宜而勿為中制焉使守則有備戰則有具而又以尺組之書招撫西番款要瓦剌合兵征剿使內牧虜酋遠遁塞外以嚴華夷出入之防以除外夷窺伺之大患此一策也倘以中國財賦不足兵力不足如西寧故事陽責叛盟陰厚其撫賞得其一二小醜牲畜即謂虜已媿服可保無事復許開市如初此正明旨所謂苟且姑息將有大壞而不可收拾臣不知其可也抑臣又有慮焉屬夷本我藩籬素為效順今一旦傾巢出邊為諜逗則非東虜挌約西行則將結搆南寇此其防猶尤不可不預

屬夷之所今日[illegible]承恩之事足監已往公其有先見乎

若近議調遣宣大兵馬以為甘肅應援不為非策皇上亦諭其無分彼此似也但宣大逼近京師尤為要害倘一單弱戎將生心當事者宜熟計之臣無奇謀堪裨邊務而一念憂國悃誠不能自默輒敢效其款款之愚倘不以為大謬亟賜採擇念祖訓之當遵思羈縻之失策罷開馬市銳志征討務驅醜虜勿使內牧則邊徼可保無虞而宗社鞏如金甌矣

郭京兆斋宇公評：十議俱有裨國計有益民生可補司会之所不逮留末勸出內帑具見忠悃

陳末議以圖足國裕民疏　龍宗徐桓

臣莊誦
綸音仰見
聖心憂民憂國欲收羣策以濟時艱臣即至愚敢不悉心持籌以少贊
廟謨之萬一謹陳拾議
聖明采擇焉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
內帑空虛閭閻窮蹙既不在官又不在民此其故何與昔孟軻氏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以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方今公私交困弊正坐此找
國家財賦不過取之民與商耳筭盡錙銖巳無遺利况災祲相仍救死不贍可加賦以求足哉臣為今計但于生財者清其源節財者去其耗而已生財之義有伍壹重農貳懲積逋叄便改折肆實邊儲伍清權務節財之議有伍壹省內供貳核邊費叄汰武官肆革冗役伍除遊食蠹農者財之本水利尤農之本今欲驅天下民盡歸之農畝不能矣若溝洫隄防以備旱潦不可一日不修築者府州縣專設水利官壹員又以司道監督之責至重也邇視勸農為末務漫不經心溝洫則平隴矣隄防則隨築隨圮矣以故旱潦無備一遇小災輒告大凶無歲不請蠲請賑者以此臣請
勑下戶部令水利道督責所屬每農隙巡行阡陌勸率農家濬溝洫築隄防務底成績撫按一視為殿最銓曹一視為黜陟庶水利可興凶荒不能為之災而財用自足此重農事所當議

此段論重農事在興水利

國家惟正之供良民畏法誰不完輸惟姦豪者包充里役慣拖錢糧倖圖蠲免臣為令時嘗見江南積逋者皆姦豪也
皇上屢蒇蠲逋徒為此輩利耳故征輸不前未必皆歲荒之故毋亦以屢蠲之令縱之也臣請
勑下戶部議令有司追徵止着親管收納革去見年總甲名色嚴禁包攬但查逓年拖欠者即依律重懲
國家非大慶地方非全荒撫按官毋得徇情請蠲著為令使姦豪絕覬望之心錢粮鮮侵欺之弊征輸不患其不前而粟紅貫朽之積將自此漸致矣此懲積逋所當議

此段論懲積逋在止蠲免

漕儲肆百萬石江南居大半正改兌每石加耗肆斗又加潮潤米貳斗又有蘆席輕齎等折而上倉出倉費且無筭此輸本色之苦不若折色之便也今夏麥稍熟瘡痍未起遽責之本色是扼其吭而奪之食民何以堪臣請
特勑戶部惟今歲漕粮除借留南粮十分之三外盡數改折不拘正改兌每石折銀捌錢當飢饉後使民有餘粟官無橫征所謂寓撫字于催科也以伍錢抵歲額可多得銀六七十萬以濟缺乏此一舉而官民兩利此便改折所當議

此段論便改折

屯田鹽課均以足邊費者常相須不可偏廢
國初屯政修舉米粟價賤商人各赴邊開中上納本色以故邊儲充實未嘗仰給
內帑自屯政廢鹽法壞弘治時議納銀運司類解太倉轉送各邊遂沿為例以致田日荒軍日逃邊日空虛紛紛請發無已矣近奉
明旨責令撫按司道官釐革侵佔埋沒宿弊屯政可望其復古而于鹽法獨廢焉非所以遵

此段論實邊儲在復鹽法

此段論清権務在嚴考核

祖制充邊計也臣請
勅下戶部通查塩法是否與屯田相因速為修復務使商人開
中塩引仍赴各邊上納者即秤掣毋貪餘塩小利废邊餉有資
國用自充此實邊儲所當議
國家專
勅部臣往督関税其能潔己奉公通商利國者固多然間有橫
歛以圖利或縱積猾以侵漁近且大半失額豈真歲荒故耶先
年題
准輪差府佐監收今則委之卑官聽其順使矣先年差滿嚴加
考察復職今則槩為題覆任其弥縫矣既無覺發者監之于前
又無重罰者繩之于後彼亦何憚而不為利己謀哉臣請
勅下該部自今差遣不拘資俸但擇廉能回部之日嚴加考校
果有清操恵商足賦者另行優叙以示風勸其監收聽撫按擇
委府佐壹員亦以壹年為滿考察糾舉毋仍姑息則関税不患
其不足此清権務所當議臣聞人主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尚儉也

上五所謂財之有五

皇上臨御以來累內操累燈火减燒造既以儉先天下矣今當
財耗民窮內供尤宜節省如歲辦金花銀充內賞者姑節之季
進買辦銀實
內府叅盡止之兩京監局及蘇杭等處歲造傳造一應器物段
疋等項
勅戶工二部會同九卿科道官計議其項合當量减其項合當
暫停及可節財裕國從實
上請尤乞

此段論內供

天語叮嚀內臣務體崇儉
德意毋得妄乞冒破废省一分則餘一分日計若少歲計若多
矜藏日見其充溢矣此省內供所當議九邊兵馬有定数撫賞
有定額乃年例銀逐年逓加溢至三百餘萬猶為不足有借支
者有預發者屡屢
詔旨查核習成故套未見清楚豈真無弊可清耶臣訪之虜酋
之挾賞無已邊臣之冒破亦多如軍馬逃故矣尤開守在老弱
應汰矣尤冒粮賞委官市歲幣半尅私橐差役築邊墻利帰將
領其他若家丁之濫收客兵之影射弊難枚舉不及今裁處恐
江河之水難實漏卮況今江河已渇哉乞
特差風力科臣會同守巡官查核要見某項為正額應支某項
為冒破應裁從實開

此段論核邊費戒冒

奏已往姑勿究即查核後為成規不許輒行
請討废省一分則積一分而
國儲不患其缺乏此核邊費所當議
朝廷設官以建事未有無事而食者方今冗官莫過于武職成
化初喻捌萬今踰拾萬矣臣查兩京及外衛分武官任事若以
一萬員而足則此九萬餘皆冗也他若錦衣衛傳奉帯俸陞授
等官率多冒濫先經科臣吳之鵬題革尚有遺姦不痛加裁抑
則以山林供野火匱乏之患何時可已乞
宸斷勅兵部復議自今武職應襲者必嚴加比試不中則發回
肄業再試不中者本身即停襲其已襲者及今黄選在內聽佐
部在外聽巡撫考察果老疾及行檢不飭者照文職革任曾經
陞授論黜者照文職閑住俱不許支俸若錦衣衛官係傳奉帯

此段論武官嚴比考察

此段論冗役任清冗增除及詭名私替

俸廪授者止許冠帶榮身則冗官一汰銭粮可歳省数十萬
此汰武官所當議
國家設厰衛有旗校勇士力士。監局有匠作。光祿寺有厨役。是
固不可缺者然考之
祖制各有額数。迺今則夤緣增收。不知幾倍往昔矣。其間詭名
私替。占役冒粮。姦弊蝟集。
世宗時曾行查革。歳減支米拾餘萬石。乞按
祖宗故事。
勅令各該衙門官。會同憲臣。按籍稽查除。
祖制額外。其續後增添及詭名私替等項。悉行汰革。仍將存留
人役開造冊籍。永絶弊源。則冗食可少。而歳省銭粮亦非止千
萬矣。此革冗役所當議。古有游民之禁。悪其冗食也。今冗食者

此段論除遊食在查僧道

無如僧道之多。黄冠紫衣。借為白蓮羅道等會。徧滿寰區。以致
愚民被其蠱惑。寧捨身以衣食之。此輩既逃公家之賦。又蚕食
民間之脂。不及今禁止。將胥天下為異端。而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但此輩游食已久。一旦驅而歸農。勢必不行。乞
勅礼部覆議。令有司清查。但係僧道不拘曾否給牒。俱要報名
入冊。與民一體編差。其流寓者。逓歸本籍收里。庶遊食逃賦者
少。不致于病國耗民矣。此除遊食所當議。夫重農事。興水利。則
生之有道。懲積逋。便改折。實邊餉。清榷務。則取之有度。省內供
核邊費。與冗官冗役冗食之並汰。則用之有節。既有以開其源。
又有以塞其流。財將不期充而自充矣。然此乃經國之長計。非
救時之急務也。大國無陸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
今且無終歳蓄矣。欲救急一時。豈能神運鬼輸哉。臣查太僕寺

以上五條所謂節財之議有五者

人主患不能大以內帑為邊以為要論

馬價尚有餘積。大工將完。工部事例銀必多。姑令那借以濟急
用。如再不敷。則累歳季進積而藏之
大內者。可發也。蓋君以四海為家。何必以
內藏為富。邊鄙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
朝廷安。何積有用。置無用。而坐視邊儲之缺乏如此也。此又中
外所屬望于
陛下。以為救急之奇計者。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惟
陛下恕其狂誖而采納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重地餓饉懇乞

皇仁賻濟以拯民命疏　　龍泉徐栢　給事中

柯侍御立台公評論民之十必死而可寒處言言激切非究心民瘼者不能也

臣惟
太祖定鼎金陵為萬世不拔之基本而東南列郡又
國家財賦所自出非重地乎故欲加惠四海以養天下元氣則
東南在所當先欲加惠東南以足財用固根本則民窮尤所當
恤頃浙直地方叠罹水患荷
皇上特賜蠲賑幸少延殘喘不意春雨連綿麥根腐爛米價騰
貴流離載道餓莩填壑有不忍睨而視者臣聞之酸鼻民有必
死之狀可為寒心不及今拯之靡有孑遺矣根本何恃以固財
賦何恃以供
國家大可慮者莫切于此此臣之所以亟有　請也請先陳其

必死之狀後及其救荒之宜

此言荒多則盗起無所避

皇上試垂聽焉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四
方未盡凶也今海內有一不凶者乎亡論山陝河南諸省即自
淮天抵蘇松嘉湖杭紹處處皆荒欲近逃則無豊積之鄉欲遠
竄更無可適之土四顧徬徨相率而轉輾于壑民之必死而可

此言民貧則欲死無自

寒心者一也江南之農素無貯粟口食耕本皆仰給于富室稍
一登場即重息償之今累歲不登富者貧矣稍有力者廢缺乏
應負欠皆閉而弗貸以故貧者絕稱貸之資惟束手待斃民之
必死而可寒心者二也饑粥雖蠲猶有蠲之未盡者猶有改折
應徵者來春入

此催征之急

覲之期戶部嚴考成之法有司俱以逋負獲譴故今催徵愈急
逼之箠楚囚之囹圄以此枵腹之民何堪被嚴刑之苦民之必

此賑濟之窮

死而可寒心者三也民既乏食酒發賑濟今庫藏以織造揆招
無遺食穀又以屢荒賑給殆盡即有餘蓄計口分之亦不過斗
升之粟何以活億萬之命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四也有司為

此有司之刻剝

民之父母飢寒宜加撫恤今多以秦越視之惟簿書期會為急
不肖者則又箕歛誅求濫詞酷贖以積穀之法為助貪之資剝
民髓而不計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五也地方饑荒必仰給于

此遏糴之通行

隣境頃蒙
皇上嚴遏糴之令着各撫按官通融協濟
德意甚盛奈地方官各私其土湖廣江西等處遏糴如故浙直
商賈往販者鱗集千百艘曾無一艇放還貧民待哺如焚如溺
淪胥以亡而已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六也民有衣飾有田産

此典賣之不行

可典賣以延旦夕之命今富者皆貧即有衣飾誰其典之即有

田産誰其買之致食樹皮草根又有恥于行乞閉戶雉經者矣
之莫知其所終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七也米珠薪桂青黃不
接所望者二麥耳今春雨浹月陰寒更甚田多水湿不能佈種
即高阜處又因淫潦腐爛其根二麥無秋將何所賴民之必死
而可寒心者八也

此二麥之無秋

國家惟土崩可慮江南民情獨狡賦稅獨重逋負獨多鞭箠獨
慘懷忿積怨離心已久今值饑饉憤怨益甚盗賊蠭起民不聊
生萬一不逞土崩立見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九也歲造段疋

此土崩之勢成

獨取辦東南民苦杼柚之空久矣近加添織造數經萬計督催
之令一下機戶領值急如星火有司不得不嚴比應之當此飢
饉之時何堪織造之苦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十也此十者臣
非敢危言以動

此織造之煩費

不清厰免而荇官糴深得不費之惠

陛下采之民情訪之輿論於危急存亡之秋即臣言未能悉其狀者
皇上詎忍坐視而不求一生于十死哉
世宗肅皇帝憫蘇松災蠲免全稅發太倉銀百萬兩抵補起存餘悉賑濟迄今遺老尤傳頌其 德澤近
皇上西北災傷亦嘗捐 內帑財發臨德粟數拾萬計矣況東南重地為 國家根本尤所當急獨忍其瀕十死而不亟為之
圖哉第 國儲未可輕議
天恩不可再徼江南蠲賑未幾今復以請是為馮婦也臣不敢也臣為今計惟發南京戶部倉粮官糴之為便臣查
祖宗殷富時未有積餘七年者蓋南京地土下溼米易浥爛出散宜早久積則紅腐不可食矣今所發者幾萬曆七年則已餘

建議及此良亦苦心

九年之蓄聞米多朽腐官攢惧其虧折每以灰土木屑摻和其中幾激軍變此當亟為之處者臣查景泰時曾借倉粮三十萬餘徐州備賑
世宗時官糶倉粮二萬石以濟京民之飢臣願
皇上效法 祖宗推廣仁意比照舊例勅令戶部轉行南京戶部查將久積堪動倉粮官糶三十萬石使貧難小戶止糴五斗以上一石以下少濟目前之急儻蒙
皇恩浩蕩准照北京一體賑恤或將紅腐不堪者施給顛連以拯溝壑亦六惠也其京城外地方災荒米價高貴無可接濟着各撫按官速令該府州縣正官查庫貯官銀每石照改折價五錢酌地方廣狹量饑民多寡交府縣廉能佐貳官員齎赴南京戶部收貯將八九年倉粮官糶三百萬石亦不為多蓋與其貯

思慮周詳信是良法美意

之于無用不若出之以濟民上糴本見存或俟成熟買補或作改折支銷似亦無不便者況江南一水之地轉輸不難以舟載倉粮運該地方官為糶賣大約地近則費省每石以五錢五分為率地遠則費多每石以六錢為率當今騰貴之時此米一出其價立平即富戶之厚蓋藏希高值者亦不敢復閉米濟民間銀歸官庫救荒之策似莫便于此者夫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地方安倉粮不致久積而無用軍卒不致忿怨而生變官攢不致虧折而獲罪在
皇上為不費之惠在飢民為再生之恩一舉而數利焉臣願
皇上之亟發之也倘或不足尤望
天語嚴勅近省撫按官咨訪所屬郡縣有仍前閉糴不放商賈通販者即以違

此當吏治正所以安民生者

旨參劾庶涸轍可蘇焚溺可拯而民命所全活者萬萬矣其有窮鄉極貧無錢糴米饑餓不能出門戶者督令地方官即查倉儲官穀或堪動官銀大行賑濟仍望
勅下吏部查有災傷地方暫免正官入覲一以省費一以安民併
勅戶部當給由當大計無拘考成之法但查救荒實政全活多者即為循良註以上考紀錄叙用如因循舊套急簿書嚴催科濫詞酷贖貽害百姓者即錢粮全完亦加顯黜毋為姑息如此則吏無不愛其民民無不得其所即有數千里之災拾必死之狀又何足慮哉所謂起死回生術莫良于此矣雖然非其要也其要在
皇上崇節儉緩織造耳 臣又條

内供用非得已臣不敢望停减但寛緩數時俟年稍豊然後造完運

進則嗷嗷待命之衆庶沾及時全活之恩而大造莫過矣望

皇上尤致意焉臣待罪南垣愼無以補塞萬一日擊時艱輒效愚悃不覺詞之過激罪當鈇鉞乞

皇上鑒臣芹曝

宥臣狂悖

勅下該部亟議施行勿稽遲則民命可甦

國本可固億萬年之基業永培之矣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眉批：此望皇上崇節儉以為造化根本之論）

懇望　聖主身先勵精以修實政疏　　徐桓　給事中

臣惟天下不患無興治之政而患無任政之臣我

皇上銳意太平綜核吏治屢飭臣工脩舉職業乃時尚姑息人樂因循博寛大之名弛整齊之法

朝廷政令多阻格而不行臣竊恨之有懷久矣敢直陳其廢弛一二而所望以率先振肅之者惟

皇上一勵精焉夫人君制政令以綱紀四方

國家理亂因之生民休戚係之則臣子奉行宜無不肅者夫何人心玩愒怠弛成風海隅郡國無一能奉揚

德命恪恭厥職姑無論外臣即內而部院之議覆曾有不踰時者乎無論小臣即大而撫按之奏報曾有不違限者乎夫言官條議未必盡當大臣奉

旨覆議其當者不當者應速為題覆總事重大情疑難咨訪旬日何事不可明何議不可定乃今有延閣數月淹滯半年竟不為覆

請者豈其意見不合恐忤夫言者而故遲之耶不知

王言不宿于家恐忤言官而忍稽

君命臣知其不可也若撫按總憲一方以承流宣化為職自應策勵以圖效而況奏有　明旨立有

欽限則奏報尤不宜緩今各省撫按漫不經心有經承拾數事而累年不完者有勘問一二事而數載延者雖年再考成視為故事近奉

嚴旨切責另項摘參即科臣所稱易完者亦未見完報又未見改限其玩

（眉批：此疏大史公許閣　徐公疏為東察中議奏留而不乃舉部院之議覆後參議說報為盡撫按與之子臣責同意）

（眉批：此責部院議覆之遲）

（眉批：此責撫按奏報之遲）

至興方歸到皇上行納約自牖之道

旨甚矣承須宣化之謂何而可泄泄若此也今夫有司承奉上
司札飭而不速報此藏未完前件而不早完則上司必責而杳
之不日為關弭則論為不及有司与上司且然況部院之議覆
撫按之奏報皆行奉
明旨与　欽限者乎
皇上欲作其勤而儆其怠特以空言申飭之無益也何也以言
教不若以身教
皇上誠以励精先之則中外臣工鮮不易怠為勤易慢為敬自
將恪恭職事以祗承
君命不遑者励精何如　朝講所當勤章奏尤所當速累日
不朝經月不講猶無廢事也至緊要章奏關係用人行政之大
若不速為批發則事且稽矣徙時章亦未下有言及

詞而直切

聖躬者留中省覽猶可說也頃將推官劝官等疏亦久而不下
則臣之所未解矣豈
聖聽尤在靜攝而不及　親覽耶抑不樂聞說言而惡其哭中
耶臣聞
君德以虛納為美未聞以拒諫為美者史稱道尚從諫如轉圜
以言之難再諸能從也諸臣所言有不當
聖意亦宜虛懷嘉納今一槩留中綠日置
御前省覽外廷固有不及知者臣恐壅蔽之漸將由此起中外
益疑
聖明之拒諫矣臣観前代史徙上書疏上不報者譏之也今疏
多留中使後世書之史冊亦如前代曰不報將謂
陛下為何如主臣求竭直諫之名君遂成拒諫之惡臣不願名

何等懇切

歸于臣下而惜
聖明有此過舉也伏望
皇上勤覽章奏虛加聽納凡言中肯綮切机要者旦日畢下即
言有不當亦
發賜批發以作臣工之忠以成聽言之美而且可以防壅蔽之
漸此固励精圖治一要机也如此而部院之議覆尤不以時撫
按之奏報猶不以限則
君勤而臣顧怠上行而下不效臣未之信矣臣惟愚顧而一念
忠愛之忱抱自赤衷輒冒效其款款之誠惟
皇上少寬斧鉞之誅
亟賜採納拜乞
天語叮嚀部院諸臣各思靖共以脩職業不許仍前怠慢則與
政脩而太平可立致矣万毋以臣言徒留中也

老臣更甚忠愛

諭勿將順義給逆勿調客兵旨援頗是石畫也准折衝稱知者

沓臣戡亂無策乞大奮乾綱以收萬全勝筭疏

龍泉徐恒撰兵科給

臣竊惟月間下閩寧夏兵變即知哱氏父子逆謀詭酌招討訊宜
竊意督臣魏學曾雅負時望
朝廷又專任責成必能奉揚　恩威戡定禍亂日延頸跂足以
望捷音迄今五閱月矣不意其逗遛觀望坐失事機俾賊勢日
張我兵日挫師老無功頻請招安罷兵此其情見勢屈可知也
伏蒙
嚴旨切責中外稱快然不加譴斥尤以攻城討賊任之豈謂失
之東隅者能收之桑榆耶臣竊憂且危之請借筯少籌之夫三
邊設總督何為者　世宗因大同兵亂採廷臣議特設大臣控
制併軍士有所畏而不敢肆亂則撫臣將官亦有所仗而徐為

計此設官本意也今魏學曾能堪是職也乎哉漢用一汲黯卒
寢淮南之謀宋用一范仲淹即寒西賊之膽使魏學曾威望如
二子彼哱賊焉敢肆逆耶即欲甘心於党怨撫能不畏總督之
制其後耶犬羊異類狼子野心晉刘淵之可鑒也哱拜本降虜
父子擁重兵久蓄異志此宜蚤見而預待者党馨不智而殺身
無責也負材名如學曾而亦恬不為意及變起猶不知倡乱為
誰激變何故豈以秦越視寧夏而謾不經心耶方學曾起田間
力陳虜宜戰不宜抚士論壯之咸彈冠相慶謂楊一清復出以
大將戰其邊事可無恐孰意其因循怯弱如斯也乎將啓注哱
賊必窺覘之覬為不足畏遂敢肆行叛逆　蓋於未變之先賊已
知學曾無能為矣
朝廷顧反不知而使之可乎哉哱賊即虓雖狡猾然以全陝兵

力討之不過釜中魚几上肉耳況假以便宜任以帑緡而又授
以斧鉞尤不能竪尺寸功欲圖苟且招安以了事彼火其貳酋
擁衆入犯臣不知其將何如處也魏學曾此可謂怯而無謀矣
請悉數其失策伏夫寧夏宋必與城皆乱學曾能疾馳赴鎮急
捕首惡者誅之餘黨勿治則亂自定如力不能討賊亦當單騎
入城諭以禍福賊必就我招撫而可徐為之計何聞變倉皇束
手無措必請
旨移駐花馬池不敢控離固原又不敢輕到靈州坐致俘儆伊
誰之咎此其失策者一當賊叛逆之始人孰不知有勾虜之謀
九所出入要地宜設重兵以之使賊不能通虜虜不能通賊可
旦夕取也而何任其出入聽其勾連莫知防禦竟能堵截及虜
移帳駐內地而後哀乞於酋婦計亦既失此其失策者二鎮城

既變則各城堡將士宜令戒嚴縱不能攻賊堅壁自守似亦力
之可辦者何致於逃者逃敗者敗及縛將官以去如捉嬰兒徒
有肅如董能守孤城抗賊而又不遣兵應援臣不知其紀律何
在調度何在此其失策者三用兵宜先足食督餉貴在得人安
有粮餉不繼三軍待哺而能攻城克敵者關中道路崎嶇轉運
固難然擇人分任而又遣兵防護之何至粮車屢被劫奪使軍
士枵腹不肯用命各抚臣如日坐鍼氈
皇上雖多發帑金而饑不可餐事亦何濟此其失策者四李煦
本一慓將素乏韜鈐學曾任閫外重寄宜授以方畧或能倖功
夫何一籌不展惟憑李煦揭稟將領任其調遣攻城聽其區策
甚至掩敗為功而尤欲不知反為捷奏以冒重賞自用兵以來
未聞其斬一敗將戮一不用命以徇於師主帥之威令當如是乎

此獎逐相皆然將忠義如懽發不尝境而行之耳豈其考而智將即

此其失策者五臣取其前後奏詞讀之漫無成畫動多失策尤綫作急倏進倏退如虜騎縱橫遍稱出邊就撫賊勢方張即云漸就平寧言辭虛謬牽動周章至以久疲之兵挫之堅城之下抑報死傷千餘而道路諠傳大有可駭撫臣朱正色亦云焦頭爛額斷臭折股者不可勝計傷者如此死者無數損威辱国莫此為甚使當

世宗時不知將以何法正罪矣迺今師老財匱力不能支而人各異謀莫肯同心戮力秋高在邇賊未殄滅虜將狂逞其勢誠岌岌矣今或計出無聊輕信賊誘輒請招安輒議罷兵其謀良疎而其詞良舛幸而

聖明洞燭

廟堂主持臺省交章得不墮賊狡計不然張傑一徙朱正色繼

急攻不如坐困月且截後兼九河平以此成功良矣

之賊必執二臣以為質不要求永鎮則堅請鐵牌其不取侮於逆賊貽笑於胡虜者幾希矣夫虜最強則請主戰么麼逆賊不能平則請招撫何前壯而後怯也鄭洛聞之當必掩口而竊笑矣此其計窮力屈情見於詞其不能剿賊可逆覩者而

皇上不責之攻城以蓋前愆此使功不如使過意誠甚善但以臣愚度之急攻終非勝策而學曾實難成功何者兵法以伐謀為上攻城為下孫子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叁月而後成距闉又叁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叁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況寧夏城迺赫連勃勃所築號為最高且堅趙元昊曾拠以拒宋宋備以柒拾萬兵尤不能克今集兵止肆萬餘昨攻城死傷者不知幾千人矣銳氣方挫復驅而化堅城徒以薄飽豺狼爾攻而不已餉一不繼不

直外敗抑將內潰其禍有不可言者此不可不審慮也況學曾既多退怯於前又安能遽振起于後

陛下縱賜以劍止誅不用命耳能誅不同心者乎功名之際人孰無忌心而學曾老懦尤易欺而愚者若之何其能成功也夫與其急攻而喪師孰若坐困之為得與其使過而僨事孰若擇人之為優為今之計宜於鎮城外築長圍挑浚壍屯兵以守坐食轉輪休養士卒以蓄其銳氣而花馬池與靈州為寧夏左右手迺賊與虜出入所必爭之地宜如科臣許弘綱議分任責成勅撫臣朱正色會同蕭如薰屯劄靈州以為根本葉夢熊會同李如松專駐花馬池以為聲援新任巡撫姚繼可則督率司道專供粮餉并募練土兵以備防禦而督臣則居中調度宣布

朝廷德威諭撦力諸酋畫數出邊以就撫賞則賊勢孤勢孤則

數語是定歸著功業

城中必有起而應者然後乘其疲而擊之則一鼓可擒矣況今秋高馬健火真之出沒靡定松套之吞噬無常不及今休兵秣馬而急攻城以自疲脫虜乘吾隙而夾攻腹背受敵吾力其能支哉惟拠要害駐重兵內防迸逸外斷寇援則賊與虜可一舉而兩備之此策之上也昔項忠坐困滿四而閣臣彭時商輅力主之用此計則逆賊可生致而虜亦不足患若魏學曾膽略雖無忠義素具非真欲玩寇養亂負

皇上任使顧力不能兩方今

嚴勅兩京九卿臺省公舉邊材博求宇內豈無謀斷兼資賢於學曾者哉宜採廷議擇人而使之頃見邸報部議推威信大臣壹員前去寧夏經畧豈為學曾無能而欲陰代之耶當今正患人多議異而又紛紛調遣似非得策但擇一賢者往代學曾則

驕順父擒逆賊誰為乎設者堅儒哉哉皎乃公䒭矣

戎振虜服而賊不足平矣臨敵易將雖兵家所忌而李將則有
不容不易者顧所易當否何如耳鄭洛孔尚遠過學曾而心
乏忠義材工粉飾似非邊材第一流也當事者可不慎而誤用
之耶昔經略已誤而今可再誤耶抑臣又有說焉議者欲以重
賞購順義擒逆賊臣則謂非計堂堂
天朝豈不能殄此小醜而欲借力於胡虜彼將挾其擒逆之功
以恣其無厭之求所謂蜥蜴雖除虎狼入室况昔在西陲不能
近擒火真而今在北塞反能遠擒哱賊此萬萬無濟者議者又
欲多調客兵以資生力臣亦謂非計自古秦中稱雄於天下西
鳳環慶之間豈無投石超距之士廣募而厚撫之可得精兵十
萬餘何必紛紛招外兵乎即如浙兵固健然遠調寧夏則水土
不調趨利數千里外軍無半至何能出勇力以殺賊此斷斷不
可者臣本鉛槧陋儒足不履邊塞目不識軍旅妄談機務輕議
重臣罪實
宸聽罪當萬死但當局者常迷旁觀者了了而又代署兵垣事
關職掌謬有一得之愚義不容默伏望
大奮乾斷亟
勅下部速集廷議魏學曾應否罷斥別擇賢能往代其職併議
急攻坐困孰為長計速行該鎮督撫諸臣無以小挫墮志無以
忌功異心屯兵固守一以遏虜患一以抗賊鋒下可彰無敵之
威上可紓　宵旰之慮而蕩平奏績有日矣其賂順義擒逆調
客兵應援均非長策併
勅兵部慎重酌行無過為張皇多事也奉
聖旨兵部知道

馬太史孫菴公評自寧夏兵變以來而陳州遴化之辛相繼發兆今蜀中又見告矣大患以稿當稍究法非尽行此大軍則允事紛以拔有非則叙智是綱貫渠使放三

軍變接踵戎首難縱疏　龍宸徐桓　科給事

方今体統陵夷紀綱頹廢寧夏叛逆未經剿除正恐人心搖動
九邊接踵効尤而不意陳州中土乃有乘機煽亂者臣詳閱邸
報及訪聞指揮李承教侵欠屯糧不行給散因為激變之主指
揮陳王道秉延管屯嫉衆諠譁尤為倡亂之首貳臣罪俱不可
赦而揆之情與法則陳王道似實過之頃奉
明旨俱著巡按御史提問李承教獨從重究擬於陳王道似若
少寬之者臣不能無言夫邊塞戍卒苦於飢寒困於剝削不得
已而脫巾呼譟法雖难宥情尤可原若武弁世受　國家豢養
之恩礪山帶河拖金紆紫亡何如其為報效一有忿隙即不勝
睚眥之怒鼓衆倡叛甘為戎首而
朝廷又每每曲貸之甚至拂公憤排衆議而不恤縱奸養亂其
所由來者漸矣臣試舉一二如鄖陽兵變實本撫米萬春倡之
挙廷謀按實定國公徐文璧倡之何者遷延改署與軍士何與
而稱乱哉始米萬春密諭杜應鳴等傳呼聚衆窘辱李材繼主
加粮之議令歐陽惟寧要而挾之此其事詳具於撫臣裴應章
邵陛及臺臣楊紹程等疏屢言之而不聽反加以優擢臣不知
其何謂也若勳衛減俸一節徐文璧曾具疏力折其非矣復因
兵部覆議不遂率領衆官赴訴閣部便有激變之語不明為倡
亂乎及奉
旨查究首惡止以老弱塞責則其意亦可知部臣邵陛科臣羅
棟臺臣賈希夷等交章劾之止罰俸六箇月迄今人心憤憤不
平咸謂處分未盡夫天下不可一日有亂法之人
朝廷法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米万春徐文璧皆亂首也

鎖即平變禾脫也夫准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杈必然之利亦惟仲必然之法而后可以杜不必然之变使无变可究先贼可破其功乃更出定变破贼之上若今諸徐公正今

聖恩一寬人心益縱皆玩視法紀謂亂本可以倖脫以致哮訌
思土文秀主令家丁劉東揚等肆行叛逆戕殺院道擾城署官
蕩然不知有
朝廷法矣其所由來皆不以漸歟陳王道一幺麽豎子耳原與
李承教有隙欲得而甘心已又復誣涎溜屯族令衆軍討求月
粮兵備楊友仁當即謝諭辭語可陳王道因見趙貞明比試乘
機糾率貳千餘人鄉紳州同捱圍兵道放砲吶喊此其意欲何
為哉鼓譟果出軍士本心則當楊友仁開操時已雜解散何待
次日譟亂耶李承教侵匿屯粮雖失衆志脫無陳王道為之鼓
舞則衆軍亦詎敢先發者陳王道鼓衆倡亂之罪浮於李承教
彰彰明甚臣常辟之強竊均一盜也竊則惟恐人知尤知畏法
強則不畏人知公然抗法故其罪迥異李承教侵粮釀變甘利
餉綱一竊類也陳王道率衆倡亂干法無忌一強類也貳臣情
罪其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即兩從重處尤為失平況偏重耶
頃奉
明旨獨勅李承教從重豈陳王道倡亂雖真亦欲以寬米萬春
寬徐文璧若宄之耶米萬春徐文璧一寬而哮承思繼作陳王
道接踵矣如再為姑息不重加處治則此輩將益恣其跋扈謂
莫可誰何而禍亂侵尋殆有不可言者方今虜酋叛盟各邊驕
動正責武臣戮力捐軀折衝禦侮延動輒以小忿恣睢糾衆諠
譁如同兒戲脫
朝廷少忤其意亦將脅衆鼓亂而不聽約束耶
陛下以威命灵爽臨天下忍令此輩揚髻掉尾一任其恣睢而
莫為之制耶臣固謂天下不可一日有亂法之人而

陛下欲行法於天下請誅自亂法者始如陳王道者實為倡亂
之首所當首誅以正　國法仍追究米萬春即陽激變之由逮
繫至京明正其罪徐文璧率衆起變罪固難赦姑念勳舊奪其
管事既其祿秩庶
皇靈震疊威爽宜昭人心之公憤可紓
朝廷之頹綱復振彼武弁輩將謂
朝廷有必不可犯之法人臣有必不可赦之罪即有恣睢跋扈
者亦少知歛戢而不敢公然倡肆外而遏卻求無哮承思內而
腹裏永無陳王道則　國家久安長治終必賴之矣臣代署兵
垣事關職掌不忍見
清明之世有此倡亂之臣又不忍見
盛治之朝有此縱姦之牽故敢盡其款款之愚如此或有議臣
追論為過苛者臣聞傳曰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
雀也徐文璧米萬春與陳王道事情各異倡亂則同均之無禮
於君者也臣義不共與共國故昧死直陳即蒙鷹鸇之誚所不
顧矣伏望
勅下兵部覆議可否
大奮乾斷各從重議處勿惜此三臣以儆天下未必非計之
良策也

東夷告警謹紓籌末以固根本重地疏

龍眠徐桓 兵科都給事中

簡選鋒重江操精器械恰戰舡練教習五試俱有卓見今留堂亦斷率行之矣第傳聞王都督所素述兵亦多市井狡猾不任披又得無賊其名不賊其實乎

臣聞倭奴已破朝鮮遂左天津勢正危急因陳五議貫
宸聽南部略而不講以勢尚可緩也然有備始無患恙至而後
為備則無及矣今南都兵果堪備乎京營雖設徒為飾觀曾無
足以備緩急者脫一有警不知將何以禦之臣叨署兵垣目擊
赫門之弊深抱杞人之憂謹紓籌策一二
皇上試采擇焉我
太祖肇造區夏定鼎金陵建萬世不拔之基信為根本重地即
無事尤當預防況今多事時乎倭夷闕白本我華人挾叛弒之
威藉席捲之勢其志將橫行 中國而南都濱江通海道里頗
便倘我奸徒為彼嚮導窺伺 留都情形叵測即朝鮮極遠且

易於為亂而難以禦亂二語盡京軍之弊矣

萍犯之船隨風泊一瞬千里其從而北者安知不條而南乎當事者
宜亟嚴戒備不暇而尤泄泄焉為燕雀之安不思綢繆之計豈
謂兵力足抗耶嘉靖三十三年倭止四十二人耳直抵板橋官
軍屍穿殺把總二員損軍兵無數此其往鑒今倭奴聲勢百倍
往昔而兵力獨能抗與臣查各大營兵號各萬非不衆然稱盛
守備大臣與巡視科道非不力圖整刷而卒沿習舊套虛應故
事不能使控弦皆勇猛何哉南軍素驕而生長溫土力最弱易
於為亂而難以禦亂每軍月糧壹石稔時值價各錢壹家數口
生何能贍加以雜差之苦軍情不堪若更責以習技之勤則怨
聲四起而鼓譟立至以故操演之日寅集卯散少遲一刻惟恐
其有怨而譁者如此安望其能熟練哉乎時既不能熟練一旦
有警驅而之戰此必不勝之數也夫以南都重地所兵力單弱

至此可為寒心然則若何而可議者謂宜清勾補增投募臣則
謂非計何者清勾閭閻騷擾壁當不啻補戍戶丁率多孱弱隨
解隨逃何裨實用此清勾補不宜也投充軍餘習見其父兄驕
惰一加訓練即生怨慈徒費粮餉何充軍實與增投募不宜也
以臣計之莫若簡選鋒而增其餉重江操而核其軍則為上策
蓋軍不簡練猶無兵也三大營近立選鋒五千本欲擇驍勇士
以訓之廼充役者多市井狡猾未必人人皆選鋒也即間有投
石超距者又教練之無法而粮米一如常伍焉能策之用命須
令兵部職方司會同兵部與巡視營官親詣各營逐一選閱其
力能舉貳百斤年三十以下二十以上者方准收伍比照北京
召募選鋒食粮例每軍月給以二軍之粮優其廩餼省其雜差
使得專力演習常川操練非大寒大暑不撤比又查大小教場

此段簡選鋒

各參營中營左營各有選鋒壹千而右營獨無殊非事體合無
添選二千名分隸右營大小教場各選鋒三千以備根本緩急
似不為多如慮其粮增費煩 國賦難繼則請於常伍中有逃
故者免其充補損彼以益此未為不便粮不加增而兵得實用
臣故曰簡選鋒而增其餉策之上也 國初重京營以官軍奸
頑發江操例也今藉新江口營為屏蔽則捍外衛內宜選精銳
者充伍可反以奸頑者塞責乎況倭患告急則水軍尤為緊要
節經題設武職大臣提督近把總改坐營哨總改把總無非欲
重其事權官既改而軍仍舊非計也臣曾奉
命巡視見軍伍羸弱率宜汰須令兵部會同操江并巡視官查
核見操軍三千有奇精壯者留充選鋒稍壯者或幷參大營或
發備兵營或止汰其老弱餘照舊從長計議以後奸頑不許仍

此段重江操

致江操選鋒壹千五百名爲水戰而設數似太少內年力壯另
操舟便捷者存之否則不拘上著另募選補務足叁千數俾專
習水戰兼演陸操責令坐營二員訓習仍聽兵部與操江節制
調遣其工食或照圖山營例給以兵餉或照北京選鋒例給以
雙粮此兵一設不直捍禦外患抑可潛消內侮南軍之所於鼓
譟者以都內惟此輩能操戈耳今更得精兵叁千團聚江口詰
以恩鼓以義俾有勇知方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則彼驕悍者
自將懾服而不敢動此守南都第一要務臣故曰重江操而核
其軍兼之上也夫三大營既簡選鋒宗千新江口營又另練勇
三千合肆營得精兵壹萬犬牙相制臂指相使無事則能潛消
隱禍有事則能著立奇功所以保障金陵鞏固　皇圖者計不
外是矣然有兵而無器械是持空拳而搏猛虎必無倖中者且

此段精器械

倭奴善跳一躍十步飛刀如電而焉鋭尤神昔俞大猷戚繼光
用藤牌狼筅長鎗飛鏢鞭箭火砲以勝之而此中無一焉盖軍
多貧窶力不能辦須兵部官銀置備其兵仗局神鎗爲鋭竹甲
等項宜令職方司率各營官親詣檢閱可用者則貯以待給朽
鈍者即令監修毋發工部營匠致滋冒破大率兵器不精其弊
由委文官製造耳若製兵器即委武官則彼欲恃此以建首功
孰有不精製者此器械之所當議也江防戰船原額肆伯隻三
十三年准造三百隻今止存其半似爲太減而沙船皆平底大
腹不能衝風破浪十八年臣曾題
請改造已奉
欽依迄今未更一焉有識者咸謂此船無裨於用宜令當事者
查應改船隻亟爲更改除實在數壹伯五十隻外量增五十隻

以照閩廣浙直所造福船唬船坐營船等制始輕捷犂拽不畏
風濤又舊例專

此段修戰船

勅工部主事壹員督理重其事也近因匠頭侵冒聽操江分委
江防似矣但江防多不親督致令工役冒破如故此奸弊尤當
議革春秋二季工部主事會同兵科查閱戰船而坐營官輒欲
抗禮殊非體統相應併議以後造船或應按
勅工部督造或應照例操江專管務停妥畫一此戰船之所當
議也臣查　會典隆慶元年議准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
熟者立爲教師與把總等官定賞罰格職悉具備此練兵捷徑
法臣
請申飭南京一體遵行教師必得如李良欽劉邦協劉君遠者
其人迺可乞行文浙閩等處訪其徒得數人至都下每人月給

此段練教習

粮銀壹兩伍錢俾專在營訓練以一教十以十教伯以伯教千
教成全隊即給冠帶充名色把總咨軍門聽用其把總等官怠
惰不親率教練者必降級革任其守備與巡視會閱須嚴加比
試其賞格亦須更定凡步箭止中一二雖馬箭全中亦不准賞
如此懲勸昭而兵俱雄技人自壯膽語曰練兵在先練膽練膽
在先練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此教習之所當議也臣本
一介書生不諳軍旅但叨乏日久灼見營軍直同棘門兒戲斷
斷不能備倭而又聞倭報緊急患在目前不容視爲緩圖輒攄
一得之愚條爲伍議隨事直陳如此伏望
勅下兵部轉行南京兵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言可采着實舉行近來
詔令且腦言官多空言無補即臣所題射的一事營官置而不

用他可知已。顧有言責者盡其職。臣盡臣職爾。其行與否。非所敢必也。奉
聖旨兵部知道

將材難知搜羅宜廣疏　徐桓

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兵部看議來說。復奏。聖旨是。將材便行與該督撫官。嚴加採選。務求真材。不必拘數。亦毋得以虛文塞責。仍嚴著主將賞罰之令。欽此

自昔全盛之世。未嘗無敵國外患。然未有南倭北虜與逆賊[?]
發一時。而武備單弱。將帥乏人。如今日者。
主憂臣辱。此乾坤何等時也。
聖明方拊髀思良將。為臣子者。不能無[?]公矣。明以[?]稱
上意。尤狗私濫薦。是必無人心者。再照[?]罷[?]遵奉
明旨。咨訪將材。南中薦紳。客策問之。多不能知。即間有知者。亦
皆耳食。非親見其謀與勇若何。舉一不當。參將焉諉。臣為此懼。
薦舉固不敢不公。而未必能真知。未必當實用。且材之佚也無
盡。遺於所薦之外者必多。反覆思惟。莫若
敕省直撫按。行懸舉之法。則可以網羅豪傑。副
皇上側席之求。而倭與虜俱不足平耳。蘇子曰。知兵之將。民之
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蓋將得其人。則兵勢強而國安。將失其
人。則兵勢弱而國危。故古善立國者。必加意務求將。或牽之耕
釣。或拔之行伍。或收之降虜。即不次而擢用之。以故豪傑樂為
之用。卒能建王定霸。以成不世之功。方今將帥材官。分閫建牙
非不星羅棊布。然聞警則先倉皇。臨敵則先退縮。卒未見有一
將一士。出勇略破強虜。樹奇勳者。何哉。則以登進之途大狹。即
有豪傑。無由搜羅為用耳。我　國家選將。惟世胄武科二途。世
胄則多紈袴。知兵者鮮。武科則拘文墨。飾將者多。間有登跡行
伍者。勇力雖壯。而謀略殊未諳焉。無惑乎將材之寥寥也。近蒙
嚴旨。敕兩京九卿科道。會薦邊材。又採言官議。申明連坐之法
大小臣工。必能仰體
德意。力主公評。敵及私眦。自千

憲典將各舉所知以稱
皇上任使但知材固難知將材尤難知邊將材尤難之難者蓋
倭平定幾四十年戰將壯者老老者死矣東南人材無可知也
虜款貢踰二十年即有知勇罕經戰陣西北人材無可知也今
於見任廢閑中求其經戰事實功次足多者舉之則惟征羅旁
征九絲征松藩征建奧征緬甸者可紀耳臣以為東南士庶亾
慶小醜先以計撫出其不意而勦之特易易何足為功況倭與
虜較諸土虜其勢力何啻什伯以若功為足多即曰某可備虜
某可備倭臣恐小敵勇大敵怯矣非臣所敢必也此將材之所
以難得亦難知爾然堂堂
大朝不應有借材異代之難而廣招博訪無收預蓄則今日第
一急務也十八年臣奏

命會舉將材深以薦舉未盡為患請發
明詔廣蒐英材兩京許詣兵部外省許詣軍門告投掄選堪用
列名具　奏兵部總為比試分派各軍門聽用荷蒙
俞旨下部議覆奉有
欽依經今已三年矣未聞某省某官舉某也智某也勇某堪偏
裨某堪大將豈各省撫臣視
明旨若弁髦而謾不舉行耶抑天下果乏材而應募者鮮也夫
人材之生何代無之我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涵濡甄育踰二百年豈無英傑挺生豪俊
潛伏如韓彭如張岳者出足應
明主之求顧求之者未得其方爾自納級白丁一加嚴禁豪傑
開而解體矣今禁雖稍弛格尺未破即前九卿科道所會薦者

曲盡搜選之法

非當壁援引則不得用彼非常跅弛之士孤寒寡援肯甘淪落
不北走胡則南走倭臣聞虜帳與關白枝書大都皆漢人有技
能者是藉寇兵而資盜糧耳不及今亟為搜羅脫有異兵潢池
者此輩將蜂聚蟻附而不解此大可隱憂也臣請
勅兩直并十三省督撫諸臣各於所屬地方懸掛榜文於轅門
外竪立招旗不拘世冑武科行伍或山林隱逸或卑官異途但
有奇抱絕力願出報效者許自告投各督撫務秉公心精蘂鑑
詳加掄選有善騎射者則試其巧力何如有工野戰者則試其
勝筭何如有智間諜者則試其機變何如各取所長以備偏裨
之選其有謀勇兼資能運籌決勝制閫專征者則優禮而尊崇
之若卷重丘園真識通玄機智諳握奇者則更屈節而招致之
以備大將之選每人所舉多不過十名少不過五名限文到壹

月內即列名具奏
勅令兵部登錄將材係見任者查覈選用係未仕者行文咨取
本府州縣給以路費赴京試驗選用各隨材品之所長而器使
之勿拘以文法勿繩以小過如果舉得其人建有成績查原舉
者嘉賞之如舉非其人致負委用查原舉者懲罰之如此海內
英豪盡入吾彀將必濟濟師師以奮揚威武而北虜南倭皆不
足患矣網羅豪傑之術似不過此今日之所當亟舉者項該臺
臣龔文選議令各省直撫按咨訪薦舉文武邊材荷蒙
嘉納臣則謂咨訪不若招募之為廣薦舉不若選舉之為真須令
督撫一面延訪一面招募則可以盡取一時之人材而野無遺
賢遴多良將此籌邊切要也　抑臣尤有議焉嘗聞養鷹者說饑
則搏擊飽則不然用將如養鷹宜乘其饑無飫其飽斯善將將

菜薦之說亦有遠見

矣近該兵部議請添設僉書以儲將材其意甚善但舉發關大將及貲俸已深者擢用之是榮寵之飽者耳何若此輩忠義推性生就無富貴功名之念方起則陋者志欲急功名圖富貴不暇計生死故能出死力以成大功若大將而發關及總兵而陞深者拖金紆紫富貴已極非志氣昏惰則精力衰疲有生之樂無死之心矣雖儲蓄之何益哉固不若懸此缺以待有功或查會舉內有材堪大將者不次超擢之則人知感激而思奮此計之得也臣代署兵垣兩京會薦目擊將材知之難其舉之難當兢兢焉惟恐負

聖明兢慎如哱拜哱承恩土文秀當未叛時巍然以將材列剡章矣人孰知其為逆如蕭如薰當未抗賊時尤然一凡庸裨將爾人孰知其為勇由斯以談非蕭何誰能奇韓信非孔明何能識魏延世不多蕭何孔明安能精鑑別若燭照而數計哉將材難知若此故於兩京薦舉外不得不立選舉之法以為

聖明知人之一助伏望

睿斷下部酌議可否

勅各省直督撫亟行招募選擇舉用如有仍前怠玩及徇私濫舉者許兵科指名參治庶豪傑之搜羅罔遺夷虜之蕩平有日而臣一念以人事君朴忠可少藉以盡萬一矣

明文霱二十卷（一）

〔明〕劉士鏻輯評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明文霱序

或問余曰文章之事開先難乎抑振後難也應之曰均之難也然後起者爲尤難文章發於人之精神成於時之風氣風氣結於此而開於彼精神會於旣往而引於將來故今之所爲後卽後之所先不該不徧或師遠而忽近或是古以非今舍方舟而遾瞻河漢屏笙簧而侈談土缶

文之蠹蝕莫甚於茲君子懼焉夫言以載道道無暫廢之時文以宣情情無不用之日盛衰遞至而損益乘之以周公才際時極盛然郁郁之文不聞舍夏殷而師渾沌孔子作六經皆以宣明昭代下及諸侯以至黎庶漢事草創槩如叔孫而緜蕞畧采秦儀馬遷述唐虞以來至太初聖言旣絕則取之縱橫捭闔諸

家豈不慮雅鄭同宮冒是非頗
繆之譏然綜其變不得不求其
備固未可深責也故論治者法
後王而欲知千歲則審今日其
間沿革變通苟不欲明之則凌

秦軼漢何論魏晉苟欲明之則
弱宋文物備徵即邅德如元典
章而外其間名人偉士之作音
雖衰颯而旨尚可存設有大雅
宏達者上下古今亦必究極於

此而後可以知我
朝文明誕敷反正起衰之力彼
所以失即此所以得蕩滌廓清
之所以爲創即
重熈累洽之所以爲應靈氣所

鍾先鴻龎盤鬱於文人之心或
純忠極孝之所自明或幽貞俠
烈之所傾吐或以時平而曠遊
物外抒淡泊之微情或以義盛
而結契寰中極箴規之格論至

於闡微則片石堪摹寓意則碎
金如屑葢非僅為
三百年太平藻繪亦非僅驅駕
前代乃所以紹聖學於久湮而
弘此將來也今之學者仰維

聖明作人之不易力為考訂修
明之學則踪跡湮滅者猶將蒐
採况鑿然可據如宋元乎雖前
代粉飾之言亂世激烈之論亦
必存之以志易暴所因况鋪揚

抒吐比之於歸昌鳴鶴如
昭代乎昔有稱歐陽修者執事
之文非孟軻韓愈之文而歐陽
子之文也修一文士耳未聞道
也何足以當此我

朝迅掃之烈尊於神禹而
承平之統遠過有周斯當臨觀
之際二五利見萬品昭融竊敢
颺言
累朝之文非周漢以後之文非

周漢以前之文而
大明之文也猗與那與爲章於
天彼奏日下雲五色者不亦偉
哆創見哉羽石氏題所服誦者
曰霱以志卿雲瑞靄之爲嘗物

也囿蓄祥麟沼育神龜之意也
噫劉子之學勤而用博艮難矣
子非霱也乎哉

後學吳太冲題

明文霱序

選文不易言矣選今人文
尤不易以蘭陵之天挺獻
哲聚書三萬餘卷盡周秦
兩漢魏晉齊梁千百載之

奇而商榷於高齋十學士
之心與手所謂詞人才子
名溢縹囊染翰飛文卷盈
緗帙尚謂畧蕪集英僅得
功兼大半我

朝時方昭代數未三百臺閣
創體繼以歐蘇慕昌黎者
不無才短之譏習六朝者
未免僻澁之誚淵源秦漢
而或麤率弗工祖禰左檀

而或才力綿淺有法而窘
於變奚盡班史韓柳之奇
整麗而不能圓未拋潘陸
任庾之棧至若藝苑聲宏
剞青未竟名山寶秘國門

無懸則網羅難賜春絕調
不叶巴人山水清音遠踰
絲竹則識鑒難以者骨朽
勇於唐突夷光生者談交
不無刻畫膜母則膽力難

近且野狐升座嗤正法爲
無奇碧玉驂乘黜明璫以
不韻則砥柱尤難不謂吾
友羽石書倉既富學海尤
淵於羣言淆亂之時得折

東一是之妙謂我
朝雖今二百八十餘載而名
賢輩興風氣遒上如所稱
國初寇輔臺閣淵流理學之
逃造基藻梲此猶未離宋

習若夫雅絜本之東京蒼
老源於西漢或反先秦之
正而造其玄或汎六朝之
瀾而示之委則楚謠漢風
魏製晉造已兼有之昔人

有云藍朱成彩錯襍之變
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
不極其我
明之謂與卽夫帳秘未盡旁
捜耳目所經亦無輕擲象

罔未能深探詞場所膾罔
敢闕遺至烹魚去乙定無
刻炙以婿生釆腋成裘寧
甘黜鄭而存雅比於蘭陵
竊謂殆庶其曰文霱亦謂

五色未昭只可自怡意耳
廼其文致一選久巳楮貴
雞林吾友元成遂因咼揚
鍾君之請而與吾師績庵
稍裒中駟益以權奇葢雖

時數未逾千祀而所稱參
秦駕漢鞭箠六代衙隷三
唐之念巳盡入其縹緗雖
高齋未及十人而儼然凌
徐轢鮑蹴踏肩吾步武孝

威之雋皆星聚於一室夫
是周廵綿嶠所品皆珍楚
望長瀾有收必寶譬竹匏
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
殊章俱充悅目之翫作者

之致聊以述明爲者巳勞
永貽觀逸羽石之有功於
斯道多矣王仲任之言曰
士能博覽古今者爲通人
方弘正間以博覽彊記名

者劉公欽爲首而金昌劉
棨貳馬廼北虜之變內外
章疏千萬惟劉文安稱最
其爲文高古變化酷似省
山其學無所不窺皆品隲

成誦羽石殆其人乎則夫
旦旦光華天瑞五色自有
羽石之筆墨淵海在此集
雖襲霞貫月亦僅魯馬越
龍未可謂金玉花葩精神

遂爛漫於此也時
崇禎七年七夕社盟弟洪
吉臣載之書於天星湖
之烟艇

舉例

一稱古名篇向經論定

明興作者迭主齋盟觸目琳琅誰分妍醜故歷來未有選且傳者寄賞帙繁流行未廣家季輯是集以行巽章一代人文之盛不欲耳食者賤同思古也

一文致以致為宗是選多闊鉅之什極深適變煩盡勝㩗而吐納異巽鼓吹風雅亦强半以致采入

一家季偕余受經髮未燥而好古自命盡搜对父架上之藏且購貸以益之手自纂輯不翅截溫舒之蒲編孫敬之柳也嘉隆以前集不勝收近時三數名公或僅得之鄴寄或偶購之肆中品隲甚嚴而耳目未備嗣有續選行世

一升菴有詩抄滄溟有詩選繼之慎山泉盧子明顧玄言曹能始諸公所刻韻語蒐採已盡茲不復載

一是選家季為政互相揚搉則洪載之龔華戊張石宗也若夫渡河多誤掃葉同煩皆余結夏湖千字忝而句斅者其總息於前商訂於

後則鍾子昂揚厥功為多

西湖劉懌元成氏識

劉簡生書

明文霱總目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記

書事

題跋

卷之十一

傳

卷之十四

碑

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行實

述

卷之十六

誄

辭

祭文

總目終

文態洒脫

明文衡卷之一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詹學士文集序　　宋　濂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葢同文襟韻蕭洒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　熈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絪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旁鼓噪且謂萬言倚馬可待

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時其銳後屢見之竊自嘆賦才腑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轍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摽飄青云云青巳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輕重不可掩人以文辭衡同文固未見其

潛精而入深刻而出是文章快境

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頻到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遊戲璇霄丹臺以鶩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爲光耀連綿文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燁燁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相將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

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葩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思其凌空飛去是爲序

高音亮節壯采鴻文以此輔黻洪猷足規昌明之運

○ 桃花澗脩禊詩序　　宋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彦眞將脩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旣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系系如貫魚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艷艷欲燃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

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瓊樹瑶林益清絶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珮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淸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絶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

宋濂作
文之雋

上危峯牆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二三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眞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顛遠覓幽邃宜仙人居曰蘂珠嵓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鞇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觴中觴有舟隨彼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飈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

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頞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筭迨罷歸日巳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驩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

時與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脩禊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微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于孔氏之徒無愧于孔子之徒然後無愧于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既爲序其遊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眞字也

每怪義之作序無端悲歎此高曾不減蘭亭文

特清艷倩爽

○○顧謹中詩集序　解縉

臣縉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墨楮以俟聖情尤喜爲詩歌序思英發神文勃興雷轟電逐頃刻妙造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縉輒草書連幅筆不及停點畫上進財點定數詠而已或不易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鏗鍧炳朗之作尤惡噍喑齷齪鄙陋以爲衰世之爲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爲詩者鮮能得意焉有詩僧宗泐者常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爲得意之作百餘篇　皇上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渾

偉下視泐詩大明之于爝火也蓋如泐者尤不足以當聖意聖賢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奉內廷獲覩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錄詩集二篇蓋　先皇所嘗置諸其左右深有得于聖情者也臣縉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押而九天可安行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爲須臾而日月可攀弄星辰可摘擲也謂風雲可噓吸雷電可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蓋將與天地

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　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爲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爲狂爲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　高皇帝知之臣竊知之于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嘆其不可得而見矣錄字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簿　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禁後有才名數爲人所排毀　高皇帝憐而保全之予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爲蜀王府教授予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如平生觀傾倩論詩且以其集示予因

序其意如上云

詩教衰颯使曹瞞父子獨覇騷壇有識所嘆我
高皇帝以再闢乾坤之手主持風雅賡和作典宜
其人文蔚起奕世沐菁莪之育也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潜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于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倡和稱述之間見于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

之不置或欲死其主于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于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于既亡續其王氣于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彜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于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彜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于一時且自以

可以起懦

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亍二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于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于是誠可悲矣

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于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

者苟可容身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觀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爲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研鎬于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珫琰而後名可永也繇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

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于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于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于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于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于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爲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

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于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于是乎見矣

黍離之歌痛矣然以灑故國之涕則深以雪宗臣之恨猶淺也三人固皆布衣而裴回憤激號泣無聊爲師乎爲君乎較之斬衣以報國士者更異矣文中闡揚透快堪與百世之風

金小史序

楊循吉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倔起海隅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犬羊之徒腥汙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皇帝趙氏百年故疆盡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于此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退居臨安僅僅爲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禍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于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横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羿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與齊宋誠有人豈至于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亶景亮三酋以次授命于其下如殺狗豕然無借者而蔡城之焚隨宋目中百

痛快之論風霜之筆

年之讐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檜和則罪貫與仇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日儲糧明日日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之障蔽至于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金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爲金所闕中國事至大竊因故史浩繁弗便觀于是摘其興滅之大故旁釆他錄屬而書之綿歷千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僞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爲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爲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爲金作也

欲使拱手而譚者與檜貫同罪翙論不磨而文

復帅直清堅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眞王子曰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譜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與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魏晉曰比辭而屬義斯爲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刺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余之詩非眞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眞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三百八十三篇七言絕

句二卷三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要眇之言蒼凉之致陋彼雕蟲離俗獨往

肖盡詩人之鋒氣剔態

○陳少華詩集序

王愼中

由漢而下爲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倨虛挾能盛氣遌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諧剽輕不根喜自迭肆脫去繩束而爲慢侮世背可狎而于人無足嚴其憂愁陋迫懣憤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爲不平誚刺多怨而善悲故能設奇託惟鈎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爲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誚刺負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歟余少而喜爲詩以爲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于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顧其雕肝鑱腎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爲之卑氣駑質閑心緩性震棹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修潔禔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

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爲也其詩之工蓋余所爲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爲詩不能副其動而足其所好猶復貧暴强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爲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爲詩者皆雄偉恢閎絕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爲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重岩複嶺烟雲相宕

貧爲不入仕無所用才獨得泠泠瓏瓏點睛手筆

碧梧軒詩序

王愼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于世而沮于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于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于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

集者也君于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抑於王門之富貴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採磨鑠華至此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于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于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擬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于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

得乎不得志而貧且賤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
假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
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
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于槃夸附倚者之徒其爲鬱
鬱彭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
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婚于宗室之家者相
誤以佚樂競爲綺艶膴膴而恚于不足狗馬子女之
養畢給而喜焉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托
于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

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
適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决焉而肆于此也孰謂君
之心果能渙然以平斯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
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
博士君以醇學篤介爲鄉國善士而困于有司竟以
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
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
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覩于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
云

騎巒出雲姿態橫逸而一瞬萬變極如布如牛
如車如馬之幻

有詩意
有畫意

〇朱碧潭詩序　　王愼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鉞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歡適以詩爲嬉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詬之曰何物可憎徒涴墻戶曾不可食其爲書餠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遍問市中莫識爲誰久乃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强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褎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彴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撑拄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槁葉爇火燒筍煑茗以飲守皁隷恐饑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

何其淺也

衆訕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慊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若爲閒閒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欵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鑱肺酷於所嗜獨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負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其作欵特其風韻好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游堯山詩序　倪岳

漢志祓除晉敘修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巳巳會適壬于余故以先一日戊辰有堯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盤次而上寺僧淳之晶菴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朴

而又延以崇臺繚以危檻可登而眺或近或遠于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霞蒼莽雞犬相聞烟火茫茫煥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沉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茂樹迴環幽蔭蓊蔚坳窪渟瀠百川所蓄窅乎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事于游者沿城陟逾高涼緣長堤歷崇岡窮茲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觀于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過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余之游于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迴遶而西湖波稉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蔥絡鬱然而青苔逕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涉潺潺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晶菴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瀹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暮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寫景敘懷如游綠春霏時堪顧盼

山海經後序

楊慎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

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曰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惟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

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贋作詭誕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篇尾

清神茂骨古意盎然

六書索隱序　　楊慎

慎自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

友太原喬公希太宋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美茂肆筆致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釐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讁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蕞梓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仲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

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成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兒童之見俳優

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詭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黄公紹沂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胥擷英蕤實何物周伯溫者閩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象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絶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蒲魄工文辭者止于拾史漢之贅牙示以

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牆哉愼爲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編閲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于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覧之日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晩而喜易韋編三絶其以孔子爲揚子雲以易爲太玄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于斯言其必喙㖞而心俞矣夫

華傳典核不愧作者

按察李公永慕錄序　　李攀龍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僾焉如贈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人情十三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雖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氣鼓舞不可適以變者于愛斯愛著于悲斯悲矣襁褓而狎膝下日父母是常一旦自顧苴如顧其父母宰如顧其榱棟几筵宴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美顧

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氣絶以瞻依則形絶以感通則勢絶其類異矣非復襁褓而狎膝下日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繇一著于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不遺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遺已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僾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疏慨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寃也朝而必有自狀所罷監司太守其以下若干人所奏逮論殺其若干人無不跔蹐躅若即命于父母者顧之諦于生也顧之諦于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假然于堂上者是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懽者也夫精氣著一著于悲斯悲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切不及見父母可欺以非其父母此無他倪得之也老而喪父母不可奈何廢而任之于父母此無他倪失之也襁褓而狎膝下生十三年日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

與有榮施乃自顧猶苴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榱棟几筵猶宴如也繇是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于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于椎牛季路有枯魚之嘆也公再秉憲輿臺同風余遠而望之湫然清靜知其爲七尺之孤切而私之言行無罹于憂患知其著于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而錄之所繇以名永慕者乎

言關至性惻惻動心詎必讀蓼莪而隕涕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祝允明

故浙江叅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稚德碩學偉才高識立功立言于　憲　孝兩朝問平生蓄書甚富旣沒其子鄉貢進士安甫彙刻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繫之凡爲經史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以皐夔稷离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爲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爲聖人皐稷聖人道所出亦書所出也皐稷不俟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今人不皆皐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

又皐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刪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皐稷時不嘗有書也人饑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稻菽裘布參苓豨勃兼收焉而況智於修身以期配玄黃均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饑寒而不能舍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活或不肖猶爲不活書以修身身修道立生將參玄黃夕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矧積而矧發之其德學力識所立已如是是將雖不逮皐稷而當其徒矣至以是教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與先生性有異時所立當躅武繼響是積書之徵行之較著也已於乎無怪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山谷云士百不可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埒
藏書于藏藥豈非療俗之刀圭

〇〇武舉錄後序 嘉靖二十九年

王維楨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虜警至有司以 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北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竊臣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史局得以濫稽秘書抽尋往蹟睹于近事則深歎國士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爲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徇國爲榮保軀爲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正

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熢燧猶之驚雷颷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爲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輝赫同符 成祖之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竄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笞其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當攤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追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成形便指利害射又衆者亟收之凡以冀徇國之士出不至爲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君譬則手也夫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蜂蠆傅體則搏而汗之臣奈何務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爲懼羯奴魁鍵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爲憂臣所懼

而憂者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迪綴而獻之 闕下爾誠令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 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于懷臣今收者若干人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苟稍稍任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于市者華其櫝而中亡珠貿人以美攜歸而啓視之則喟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和雅中不乏刻練望之蒼然咀之淵然

○○順天府鄉試錄序 嘉靖三十四年 王維楨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適我 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煒皆以 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溱知縣臣孔墀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蕢臣俊皆以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燿府丞臣鏜辟至而臣鏜則職在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

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既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 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獻之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荆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荆棘特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滸者前呼與謣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以此則嘆以爲修言無當而繁華没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掇大指而棄其雕蟲搕切有悟于轉大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間則 今畿內地也在

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俶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于境上者久之即其人雖不純于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俶儻之氣如彼何哉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 國家建都于燕四方奉贄納貢之士經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設此以作藩垣又 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

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覩　陛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　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幾　然事皆　炳于前知而議皆　成于立斷諸司奏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爲非及今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進矣而卒慮乎奔走

之或後也故事士既錄順天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諸宴所一一爲諸生尊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于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嘗聞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于客位也爲之具三加著誡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醮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于先達先生者也錄將　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雍雍肅肅正正楚楚月峰先生推爲國朝第一手亶其然乎

挽畫人骨

○畫史序　　劉鳳

夫圖象與書契並作蟲魚之跡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也即書古繁重奇與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于古今猶是乎唐虞以來施于黼黻文章旂常咼彛爲用與書相雜而六書有象形則又出入其間矣周官畫繢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詳貴文而親用雖耿徽未嘗苟也後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然乎其書傳自南齊以來僅載曹陸顧展後之述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陵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戶牖閒畫龍者寫

成慶太衣冠者甘陵圖美人者漢以前不少暨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益卑古能之者衆與何弓矢輪梓猶顯其名而輪爾慶石至于今不滅也將存于圖象者易逸亾惟得載於簡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潛圖以足則古之善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晉宋多名流魏高貴鄉公梁元帝皆以尊貴猶好點染其事固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力雖云位置形勢粗有其法而回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爲極靈妙非言能喻故品視其人而人係其代唐亦多出于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效者遂損逸代稱至見于歌咏者其人多骯髒負氣邁與故以此重即不爲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俊雄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視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者與故以工藝視之則術賤以玩弄畜時以發其憤懣于胸臆者之筆墨素繪而寄之千載喜悅忿鬱悲愁皆形見者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釋彥悰道醇景玄若虛董無論數十家

皆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覈品象該驗名實兼存記題目敘閱與睢經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暇乃萃爲一編獨今代名家雖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并爲核其事跡有所刪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深慨而惜予力不能收蓄又僻陋不得盡觀古名畫識謝流別爲上下其論其散遺人間者終歸于澌滅惟斯庶可少存乎哉

骨力挺厚雖屬小景亦具精強之色

刻韓非子序

劉鳳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知其悲說之難而不
自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咎乎始非與李
斯俱學斯自以爲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焉一棲
兩雄是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
者不兩存也可以寵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不可寵過
誣者私劍而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於立談間遂欲
矯其情行而退之斯又安得不逞其憾而隱忍爲也
故非者刻覈人也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

備矣俟上之所向而以吾說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
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人主之左右舉非伯夷而與
愚不肖論賢智是顯言樹怨舉臣而不自圖可危也
謂人主所以馭臣當操法術如束濕如御奔可危也
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備所任所使備者即所備也可
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惟以先發爲務可
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可畏忌者而非
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率非之說使人主備臣下如
嚴敵雖甚驕隋之主苟得閱之未有不懼者也懼則

思恩見不敢蔽其情於下使卑雍已是其庶乎哉故
名法家言大抵能強主心而恐其下厚於術而不敢
自恃臣子之恩薄而疑異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者
矣未有以惰而敗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玉
巵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尨氈之賤而不
漏則人將安汪棄哉故王道者玉巵也而不能如刑
名之易效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商申韓三子皆
大略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
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熾李斯則徒託

數語足蔽申韓

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
也而卒欲覆韓其不務維城抑何甚也鞅羆人也欺
公子卬而虜之推是心也固吳起樂羊之不若也其
疑人主而自薄也術之救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
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
名法之利害矣

刻入尙隱當令留材神畏而不出

○○武舉錄後序 萬曆二十年 許國

臣不佞猥以校書侍 上東宮 上既御極再蒙
恩至今官僚在講讀邇時黑洽北胡保塞南粵奏功
海內晏如 上日御便殿深經史引儒紳誦說其義
臣嘗從末行前說漢文帝[illegible]問馮唐拊髀頗牧事退
而深惟南北稍寧其在戚屆則桑土之時也有如
上問爾第如漢馮郎衆所知即臣安所置對是秋會
兵部 請校武舉士 上命左中允臣應期偕臣往
臣暨偕不足以奉指使然竊自幸馮唐在漢他無所

表著徒以舉一人而適史氏志之今臣乃被 命校
天下武士視唐所舉孰多士既錄其策若論優者以
獻如故事臣手其籍三復而嘆曰是其中頗安得盡
頗牧也者而劾之臣聞之試而後知勁馬試而後知
良士之能否未可以空文見也假令魏尚不試于雲
中安知其能今臣之以多士進也且意此若干人者
人人而頗牧矣異日者試之行事臣又安能必知有
十之一而頗牧者乎何也唐試而後舉臣舉而後試
也夫士之遇不遇罔有命漢文帝以一言復雲中守

聽如轉圜至李將軍親見其衝陷折關之能而不用
日惜乎子不遇時夫時者人主之所爲也此之不遇
而誰遇哉世之沉鷙雄畧之士往往伏于草澤即世
家子安知不有負才氣無雙如廣者乎方其未遇人
固未嘗奇之士獨自知耳乃今間歲搜材武士與大
比士等士即稚孝少文得攝弓馳馬挾策而進于有
司稍稍見騎射之長驍孫吳之緒亟收之矣令後臂
者當斯時且褎然爲舉首 國家何負于士哉昔人
有言遇以國士報以國士此市道耳多士平生所自

許報國者謂何累朝休養士生息其中雍容緩帶從
其所好冠貂蟬之冑置兎之夫並得屈首修業蓄而
待時不以注意于文少紬焉天下無事士抵掌而談
疆埸豈不忼慨憤厲竊附于先憂以欸伏于南孽組
于北有鳴劍請纓吞胡蹈粵之氣哉所籍而獻者具
矣顧臨事何如耳今徼獨士求遇于時即有司亦求
遇于士夫以李將軍不得于漢而士顧得于今時遇
矣孰此以往誠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而無食
言是有司之遇士也臣安能知之史稱李將軍口愀

賦膺之本

累貲冒功何言之簡而盡也

恔不能道詞使坐而操筆宜不及多士然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而家無餘財彼其忠實心信于士大夫非徒勇也雲中守上首功不應雖詿誤宜及于法然以家人子力戰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恭于天下今武臣所患不獨遊俠觀望在貲貨而冒功貲貨則浚下冒功則蔽上此兩者足以滑忠實之心而銷抗僨厲之氣奪其平生臣願多士之戒之也　上神武天縱何論漢文頃以四方小警督過諸大吏孜孜帷幄中意未嘗忘閫外也繼今以往皆多士自效之地願

以身試用毋以身試法使異日者按是錄而詰臣郎署長一舉一適今數十舉而不一適也則臣懼矣幕府分兵遣戰軍正必責狀焉以持其後其效則功務也不效則罪務也臣進多士多士能則臣任不能則臣不任今任而務功惟多士不任而務罪亦惟多士臣今上狀矣

立言可模至論成範秉鉞執錐俱當三復斯語

古今法書苑序

王世貞

羲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頡窺鳥跡而畫洩厥靈爰拆六書指事象形及有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兆民赫赫六經是焉是徵述書源第一頡爲古文省而曰籀於義未悖籀省而斯小篆及邈秦隸繇起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三倉之後秦隸復省而爲漢隸隸圓而今稍飾豊華斯極鍾氏散爲章草暨遊所創伯英乃最伯英蕩之窮變極態今草以備損益其間以爲藁

行匪流匪滯其觀日微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體第二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陰陽既生乃立形勢有物有則與體俱詣舒而不慢密乃無際骨恒勝肉法乃副意述書法第三固爲漢史九品人倫肩吾則之懷瓘因之以逮長文又備論之雖未盡見知而貴在尊聞述書品第四籀斯邈乎而元常伯英斯爲首出至右軍而集大成獻則武美邕乃爽清唐猶國風宋其黍離彼無君子斯言取斯述書評第五醜類之詠起自蕭梁泰以袁昂衆實加詳若總若茀紛莫可量以

似求有中含抑楊譬若粉澤而視雌黃述書評之疑
第六崔張爲玉逸少比金以及鐘索煜煌藝林中者
會目上者會心當心生嗜其下傳耳連城之賞可要
天子中人十家不敵片紙述書估第七臨池之士代
爲不乏其妙入室而次乃升堂其遠隔藩籬而遐窺
宮墻或咏追八法或贊歎遺踪播響聲詩擒藻文章
若少陵昌黎於業有光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真
以集薮之胡載在國史而贊獨稱制心慕手追千古
流覩僧虔紀畧彥遠博綴宣和譜體至陶而備述書

傳第十縑素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
文見珍玉府是泉劫淵之厄兵燹爲讐所與存者河
圖天球述書蹟第十一維昔神禹鑄鼎以及綢鐘蛟
脚鵠頭紫金彤灑商質周文刻畫雕蟲大小二篆于
焉取宗述書蹟之金第十二禹旣勒於岣嶁而宜有
岐陽之狩嶧山瑯琊稍變先踊受禪勸進啓隷于後
然而念太丘者以廓清中原而受征西者臥三日而
不忍釋手蘭亭聚訟淳化爭攜七尺之珉匪脛而走
述書蹟之石第十三子曇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者
以爲是六義之精煜乎與日月相爲昭乎則乎嶽峙
而川流走飛而天喬乎哉其急書者以等於菽粟布
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哉而畢之
者以一藝之微而已耶終其身敝精神而無益於時
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第十四

學史溪述贊而龍翔鳳翥鐵畫銀鉤之態畢具

可作兵書讀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王世貞

閩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
新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序
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
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
問所以善用狀則曰縣官自急海事來悉天下力厭
之東南大約歲費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縣裨校
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踏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稿然即
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

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
精神之所提衡汪使凜乎若出于一人而肝膽之是
無論用衆也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告
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用其瑕以誤敵敵僻見
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勳故戚將軍之敗
往往爲勝端而他將士見小勝則志小溢見大勝則
志大溢日擁鮮閱華以勝形親下其下亦競爲史辭
悅其上而貪于僻是故其勝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
益治兵自如即不幸終隊而不得以勝壓我我勝而
敵不得以其敗俟我今戚將軍起裨校屢遷至大都
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鹵萬萬
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四出一編授余曰此
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百自
東伍以至水兵篇凡十有八精者揉無間樸無形若
莊生之談要耶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纖悉
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覈斷斷
若韓非之論難刺見寇隱出神入鬼若季主君平之
前知余乃作而嘆曰戚將軍能縣官誠用之北豬澥

海封很居胥取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爲余
嘗怪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滇笮隳閩南越三越不旋
踵而若承蜩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
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絕
哉而太史公傳自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
以文章奇天下怏怏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
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
兵法顧方略何如大然後而知驃騎將軍與大將軍
之微也彼故長于技而短于法即不盡出天幸于後

世何所自見焉若孫吳穰苴律信[illegible]發其藝爲一家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與義往往使介胄之士見之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夫卑卑施名實焉能廢戚將軍書哉雖然兵陰道也而陽言之語云我能往寇亦能往戚將軍毋亦少閟所餘矣將軍名織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歙人閎功與戚將軍共之又操文章柄而汲汲然欲以余言題戚將軍王憲使名道行不識戚將軍顧獨遜戚將賢俱可書也

尺幅內已具六花八陣若必藉口陰符恐誤耶

趙拈一筆

重刻呂氏春秋序　王世貞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嚌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譌謬而雲間宋光祿邦乂徐太學益孫兼相與挍訂重梓之而問敘於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彼其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爲之小屈然子柏以雄家創起其間顧歐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爾操子母之術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剞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爲之跡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爲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狙詐豈其舉與聞於道而其客亦務

勘破古今著書人

相尚爲權奇譎詭於雞鳴狗盜之雄雖間採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卽終夜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爲之跡有不瀵涊汗挾者邪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爲機言毀剖之於申韓辨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其恆也且也不韋之所爲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覽督秦王剖其國柄再用之而覽督一世之士而剖其名雖得之而俛失之雖失之終斂得之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遊泥采之而已置游泥勿問可也

抑揚頓挫備磬控縱送之巧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王世貞

自余結髮而好言詩所與海內豪儁游亡不以詩進者犬馬齒日益稍見所論著則諸豪俊自喜行其詩少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爲佞不能使人人極意以爲艱而思謝去之幾且焚筆研而最後乃爲胡元瑞序綠蘿館詩元瑞之爲言曰子所可必者一所大可恨者與我所不子負者各二子甚幸哉而我薦其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袞則可必子許我而卽寵施我卽子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雖睕雖幸及子而不終子之惠使後世疑其興時不相當大可恨卽子過許我而我竭歷步武以求踐子之許不子負有所彈射而我惕焉以子爲鑪錫不子負子以爲奚若余乃謂元瑞毋刺促請息焉而爲若敘余之得元瑞于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之未嘗不三擊節歎也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顧取其凡者氣之流行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假者古人不祕格于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又不祕其聲色以供吾詩而聲取其掘哇者色取其黯[illegible]者象日[illegible]吾汰其精而英者情

其致曲估

唐人自取鄙頃王天何光

而吾發吾不褎其腑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號于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徵金石擬之而色薄星漢而搖雲霞以比于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謂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鳴鸞珮瑲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然不能諱其劈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固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為絕吾固推子

相然不能諱其疎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巳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沉不深不玄不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釣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騟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

此為尊題格得躰止中可和君子之聽

尺牘清裁序　王世貞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遊旌掖轂矢揚亦飛之下不廢酬往婣娫可餐故草創潤色既非一人謀野禔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嫩箭聊城則百雉自推奏章秦庭則千橐畫返少卿舒辭于毳帳子長揚泯于蠶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扢沉寘或揞折疑豫或謗趍啓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于寸管組丘倚于尺一思

則川至泉湧辨乃雲蒸電熚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莋翰鷹距弱雲路虞其修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沉浮則有黃麻薄贖緘蘇囧蠟爛熳數行遙爾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典端片物托緒毛生為舌晷卿代面辭瀞灕漉巵言熹微其造色也烱兮隋珠之忽掞其寄悰也裊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織語之極規也西蜀楊用修少游金馬晚戍碧鷄傾浮提之玉

神異境會

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將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太冲必能標小自貶損而附于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于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没悲夫悲夫

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曰識薄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人出參閩藩屬有島寇事秖席吏民調兵食規畫爲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鷄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吾厭吾鷄犬行去矣于麟大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三嘆加飧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奇析疑義與劉玄風

檢齋遺稿序

王世貞

嗟乎天固有定有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創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　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先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獨奮然上書大略謂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洲王公竑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

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將中貴人恚假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爲動所以條對甚辨猶坐謫丞咸寧而亡何三原公拜太宰賢公擢爲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典隆衛經歷與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夷其吏人而爲之爬搔其垢敱擿理上事盡省咸服可當是時天下鄉慕公之風永若景星慶雲以爲旦夕且柄任而公竟用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

先生發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骨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意以滿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則非其所能辦也曾未幾而　天子大覲習政治耆喆登用相與修虞夏明良之業卽欲有所建白者不能出其智以高于一時巳成之政毛舉細過卽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忤而名高也者蘢龍之領巳去其修鍔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屬天之未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嫉詆往往與天合而天亦巧爲之

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藉令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竦然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惋然而心痛奕奕韡韡精神流行于三楚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謂定也公爲詩文咸明婉有致其於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雖再遷貶隣鬼魅雜侏䧱無幾微不平之氣亦不以遷客自高曠佚于職乃其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其出其集而屬爲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孫文璧邀致其家題畫螞公爲詩譏切甚著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詩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爲叙所以而因歎夫天之定不定不足以憂賢者而憂世道也

體氣孤騫而名激處直可撇拔玄造牢籠太虛

王明佐泰岱集序

王世貞

王明佐者其字初名治已名元治最後名逢年明佐少而磊落絪司氣自其為諸生時固已厭薄其業而家世受翰林先生言明佐獨不好翰林先生言於詩慕稱風雅蔡李建安曹公父子范陶謝包齊梁旁及開元近體騷楚賦蜀文多習左氏莊列申韓遷史植弓汲冢越絕三十時所讀已數白千萬言其書草亦數十萬言然時時從有司校第第輒下至庭詰明佐作何語何所來繇挺迺公為也里中兒前已不能無

少明佐矣至會有司扼之故覦以益薄而明佐雅自張其名毋許者乃大恨罷去依其鄉周虞部京師虞部慕雅士也以故善明佐時時為扼腕稱說而因以見予酒間相得驩然恨晚也燕中鼎幸近者所忠之倫二人忘其名與明佐大人故有連投書自通誦偉麗甚明佐度以書無能當我必投屣擁篲叙論故舊虛左之席且薦我上林中而二貴人謬意明佐吳人當齋重來從事謁請我明佐窶殊非所望不報也明佐竟醉大罵去益困遂還吳久之明佐且復北而予待罪治兵青州手裒其詩古近體若干為書治予其人遺之沂流中竟不達不知其書辭云何也予故以約明佐游岱明佐既報則北之岱而待予予日謝吏士結束待明佐而游復巧左若髀然明佐既之燕困如故質食漿家亟禍一饋履行雪中其上履也硬下處乃覦人足者予丞相得其文讀之奇曰是夫能柏栢梁者吾丁辟而衣食之明佐竟謝弗肯往也丞相能坐我上坐稱謝教毋以文役我否淮陰侯道者不知其何如人獨好從明佐游明佐始不能毋望予後

何駁跡多奇也

具得溺書狀使魯道汰其詩而手自編帙以貽予曰連城之璞明月之蚌固珍怪也能具足行乎昆池之良驥首剪拂珊瑚灘涎於鐵網物固有托而後著者予媿其意且命梓俄而遘家難棄官業行矣金華公方握藻柄與予掎業禪嗜也更以屬之於予跡明佐後先事窮乃爾諺云力耕不如逢年其所稱名蕊其指即以覬一日之遇哉迫可憫矣獨于辭縣靡宏博纏綿不竭陸海之藏溢積充美固足以走程卓而喝陰鄧亡論也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考洪鍾

辨䌷繹之號下風肆然敉矣世固無無耳者明佐之風且定矣

序事雖肯而翩翩遒雋風藻可掇

何大復集序

王世貞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興時諸先生業文章翩甚盛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亾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才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常然而李子得何子爲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抉草莽𠕋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爲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亾舉大曆下者文亾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

何宜降心于李

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爲勝而他工易者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訾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飈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觀其沉深莽宕激昂鼓壯喑嗚潛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璧坐璣馳文霞淪漪緒飈搖曳春華徐發翠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

上者何子爲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雁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借何子志業柄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助者其敖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爲名公卿已耳所以俯滌単瑣振頽習扶吕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謁王生若爲何子敍其道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李子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以自己筆寫他人手曲折無不匠心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取意甚巧

王世貞

○ 青蘿館詩集序

于鱗蓋嘗銓子與詩得十五之一而行之且許爲之敘而亾何于鱗没矣伯玉敘而其畧曰人言李何故相雜卒以各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夫元美者不佞負也而又七載子與所爲詩日益富將有所績而合而其自銓視于鱗則益苦顧意怦然必欲推不

佞爲之序夫不佞言而無所當於作者固無論即不佞言而少有當於作者以斷信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固已首伯玉之敘而竄其後是必曰伯玉夫乃爲謔而坐受成也抑蘇代有言周埊賤媒爲其兩譽也若子與之與于鱗元美也是不爲名高敵者乃相媾而爲名高者也夫以伯玉序而疑余以余序而疑子與之詩又何取裁焉乃子與意不已曰非以子媾名也以子之一言而爲藝苑衷庶幾余自信云爾記不佞初識子與時子與業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

子與心服于鱗 [illegible]

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卽有構而亾近於建安三謝開元大曆弗出也出而無當於于鱗之首肯弗存也凡與于與故俱和者或挽之或摒之或斥笑之而子與嚣嚣然而弗顧者三十年一日矣則子與之自信執甚焉度子與生平詩今銓者僅十五之一而其所謂十五之一則皆其見于鱗以後者也其見于鱗前而膾炙學士大夫口者余猶能憶之子與削而亾所惜也夫子與亦詎必余一言而稱自信哉伯玉又亟謂　孝廟時有李何而副以徐昌穀謂子

與繼之若二徐云惟獻吉之序昌穀曰大而未化而操觚之士詎今爲昌穀扼腕者胡以未化耶愚則謂昌穀之所不足者大也非化也昌穀其夷惠乎偏至而之化者也若子與之於古近體庀材宏矣養氣完矣意象合矣聲實衡矣庶所謂充實有光輝者哉語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子與甫六十自是而往皆化日之日也將化境之境也夫不佞請執簡以俟

觀此則子與之服于鱗當甚元美古人學問隨見地以日進固不嫌後來者居上也

卓然秉鐵亦取心敏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王世貞

汝師之爲諸子于道好莊周列禦寇于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古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近者能發人之所欲發于所不能發頎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卽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庋之高閣于是悉其貲力役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于齊不得改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爲天下萬世榮

非子欲存韓于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爲天下後世笑夫見笑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隔雪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仇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說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拔功則機不合機不合

如紙如針

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虜非之利韓遠也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僇非二子之工于薦與間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洚楚北洚戎狄蠶食周故委仲于齊以爲周屏翰天不欲頑果韓芽五國棄而授之秦而嚮授漢故聽非子之庋紲仰藥而不之恤夫鮑子者助天爲福者也非能爲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爲虐者也非能爲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

班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聖辟其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涣之受管子之毘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爲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嘆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子之所爲言雖鑿鑿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于富强而已秦

又讀一
過

不用非不害爲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是故非子之于覇若不足而管子之于覇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于文也辨而覈肆而典能爲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子疎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古洙泗家言以較彝儒

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摧名法家苛察皦繞又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誇哉其言各十餘萬而龐度不能無傅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傅益也吾故曰不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于孟氏而極于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絀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爲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毋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于孔明乃孔明則自比于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貿取之其故蕞爾之蜀與强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爲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犧者以味薦而已矣

直將二人比論一番撲天捘淵擢筋洞髓文人之鋒老吏之案

○少陵志序　　趙時春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唐開元至　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太徵張子廼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實所謂杜少陵者太徵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地舍池囿服玩遊樂之盛聲華氣燄之爍燿山川而責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遊寒士操瓢吟咏立其旁渴得餘瀝饑扣厭肉困足矣彼皆殫智竭力而後有此抗享

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巳丘墟陵谷巳變遷姓字巳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子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陵子工爲詩詩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篇詩人亦數百家無獨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有安史之亂享祠忠臣甚衆今其存者無幾何獨有特志其地而追爲之祠者乎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比稷卨備嘗艱阻而雅持不渝也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而張子之志有足比而同之也與張子名治道大徵其號正德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歸尤以歌詩名少陵之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來太徵子於此矣

迦蹻撼快大有風容

弇州山人四部稿序　　汪道昆

儒者雅言三代代興如錯行秦其歸餘也漢興寓內
更始時爲緹端文帝虛巳下人賈生崛起進之陳說
國體退之祖述楚辭有開必先此其嚆矢武帝孳孳
文學多士應感而興兩司馬爲之擅場左右並建漢
臣自後當世炳焉與三代同風槩諸文獻有徵則其
人以也由漢而下歸餘於元我　太祖再造中國咸
與維新　孝宗虛巳下人與孝文之治同道士與勃
勃而李獻吉以修古特聞策事摛辭成籍具在方諸

賈生近之矣　世宗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
勝原於時濟南則李于鱗江右則王元美晝地而衡
南北遞爲桓文浸假與兩司馬相周旋駢駢足當駟
牡夫得天者乘其運逢世者挾其資此六君子者非
有所待而後興非有所約而後合天德王則從而王
世道隆則從而隆千載一時今爲烈矣顧兩司馬以
作者命世至今誦法不衰後死者幸得與于斯文殆
亦瞠乎其後一旦互執鞭弭寧詎能方駕而驅之猶
惟尺寸與長詩書異教藉令夔與禮而龍典樂將不

耐不窮何以故所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于敷陳
詩教也子長之長長于紀述書教也就其偏長莫不
畢至脫或求其具足能無窮乎善乎元美之多于鱗
也其言曰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言兼長也斯言
也上士然之疑之中士駭之下士聞而笑之及于鱗
之籍既傳則然者疑亡駭者意下笑者掩口退矣于
鱗役僕百家睥睨千古始得元美驂其吾奈何從海
內一當王生舉世方以無譽憚于鱗即元美亦無所
用譽不佞三從元美問籍元美猶然逡巡及其莅四

嶽而籍始傳蓋倍于鱗者六之五其分部者四其卷
百八十其筴六十有奇自昔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
富者也北地亡而大道隱于鱗悍而元美鼓之闔者
其曰李王千里響應乃今二籍並著其誰能左右之
耶于鱗與古爲徒祖三墳而禰六籍其書非先秦兩
漢不讀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挾日不成
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片言出而人人
自廢不則無言元美上窮結繩下窮掌故於書無所
不讀于體無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鑪鞴即

巳盡山海之觀

五金三赤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即宮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專專則精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通濟南奇絕天際峨嵋語孤高也大海迴瀾則元美自道不亦洋洋乎大哉要以峨嵋之高蟠于四極惡在其不禦而三山雄峙瀛海肩五嶽如老吏則天假于鱗以年終不暇乘桴而浮海至若元美所涉窮無蹤高天俯積雪者乎肓賦若在上林雁行當代無兩北千載

筆學舊史氏如孫叔敖其稱詩著書力敵于鱗而富倍之矣賈其餘富為說家言則諸君子之所不逮楚左史之所未覩者也且也病渴論腐而司馬以蹈踣終元美膂力方剛幸而得謝率履坦坦綽有前塗由今而望崦嵫不啻十舍茲所就業豈其稅駕所哉于鱗亟稱易辭日新之謂盛德日新則高明矣于鱗有焉要以富有而日新非元美不任也斯言也聞者不能無然疑無駭笑顧元美之籍傳矣以不聞聞者庶乎先得我心如或咻公孫為齊人吾共引避之莊嶽以俟論定

王李誠稱敵固然弇州才大間有弱句濟南氣悍時露筆容至其迴風激浪峭壁摩天滄溟實橫絕今古矣此文不無周嫌兩善而揚搉挍藻巳操兩家之勝

如有吟旋

（〇）楊忠愍公集序　汪道昆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王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
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　召還忠愍忠愍
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傳上刑會
縣官欲論他四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
蕃伏誅　今上奉　先帝遺詔䘏諸直臣忠愍　先
帝操下原原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較若丹書開
者可立辨已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刑之何惡也諸
先後言事者率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言

宜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　先帝心無亦觀
將相若臣然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況社
稷乎衣不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淡石無寧
失股肱彼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鸞族諫者後至而
籍嵩家籍令能言何有加于疇昔卒之一怒而罪無
赦則忠愍先入之日更有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
漸也夫兵莫惜于志無論鎮鄒忠愍起牧豎閒居常
不忘溝壑方其討罪　君側其志不萬死豈發哉縱
彼反戈中之業已剚刃于其腹然則忠愍所被其殿

忠魂可贊

帝之舍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鎮鄒之屬也人
謂忠愍以直言死　明主未之前聞卽二氏殲身何
足以當忠愍夫鸞賊邑嵩父子爲邪憂在社稷忠愍
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　先帝不
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　天王聖明猶將報
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嵩
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從徐
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盤諸哭
郊外治喪者于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　詔

下九原二大夫遞起元美自魏爲忠愍狀籍其遺書
傳魏都子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余
入楚子與屬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往
余欲爲忠愍立傳會有　詔錄　先帝故實亡敢佞
官元美有良史才狀備矣孫漢陽爲大宗伯公子余
從忠愍元美後皆門下士云

忠言擊賊原以爲國殺其身而棄其言固亦無
憾况身死而言行哉讀天王聖明之語公定撤
鬚九原

文選序　　汪道昆

先正讀書用心攻苦如此

司馬氏曰自書契以及詩書則聖人無擇言矣後之言者非文不行如以其文惡得無擇故離朱辨色師曠審音梁昭明由此其選也夫隆汚各以其世潤澤存乎其人其世則春秋秦漢魏晉齊梁其人則屈宋鄒枚賈馬蘇李班揚曹劉嵇阮潘陸陶謝其體則衆長具矣譬之黼黻錯陳金石迭奏概諸後死者文在茲乎由是相沿以世爲文武曰文粹武曰文鑑武曰文衡皆是物也作者之視曩昔業已徑庭藉令擇焉

而必精其去昭明駸駸遠矣　明尚經術學士非六籍不談凡諸柱下所藏不少概見新都故文獻國也都人士猶知昭明不佞結髮起家乃獲卒業始則津津乎其合也既則渙乎其將離久則參而伍之依依乎其不忍舍也六籍尚矣迄晚近世而其說長世儒近取而遠攻耳目塗矣一旦釋故筴而新耳目豈不津津乎哉屬下里者易爲聲歌衣大布者易爲文繡何以合易入故合也始吾求之昭明三年而未得也去而爲史遷又五年而未得也去而爲左氏又十年而未得也去而爲老爲莊之數子者業有成書不遑稱載幸而窺其典要煌煌成一家言譬之九成六章聲色殫矣彼其開道百者惡足以佗大方何以離求多故離也中歲而陳五車排衆戶乃知世之趨愈下也卽猗韋氏之波流與故赤日不耐不爲堅冰絺綌不耐不爲狐貉峨山積石不耐不爲江河天地且不違他可識矣如必老莊左史之是而昭明之非也是猶蒙絺綌而廢狐白望岷山祠積石而堙江河詩也吾故參而伍之依依乎其不能舍也然則文粹而下

不皆非邪振川澤以挈江河鞹犬羊以禦狐貉君子以爲猶詩也說者謂昭明羅百家蒐七代總之爲卷三十不亦儉乎近世或廣之或補之葢舉其全也竊惟江河不集而足狐貉不緼而溫如將必取其所棄猥云加少以爲多詩之詩者也當世之論士者具曰文勝諰諰焉務敦朴以維風夫文而不懋則漸俗然矣乃若博士諸生之所脩業惡在其能文卽文矣曾不足以一當昭明惡在其能勝千金敝帚將謂文何崔大夫治新都壹禀於躬化大氏削雕爲朴思從先

進而亟反之至其業博士諸生則梓昭明善本而布之境內諸生之帥教者蓋彬彬矣大夫齊魯士也固宜嫺于文哉

博士家專熟一昭明固可鼓吹詞林然太函天葩艷逸之文也似得力于左居多

○袁文榮公文集序　王錫爵

我 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而究天人乃益鬱意文學之士奉璋祓廟橐筆成章而稱禁近臣者庶底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緣乜徑貪屑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天子時自以手書度丈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 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預參大政皆不卜不謀倜然恨得

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于代言應制爲多　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自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悶而不傳者豈少哉公歿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聞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骯骯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楊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

蟲飛蟀鳴方曉曉咬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啓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埜夫閒婦强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侍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螭頭餘瀋所在成霖故無吻類鳴悲之怨非兩漢三代之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寒詭架之辭夫天球綴聯陳列廣庭大劍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亡光而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惠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惠乃彰益若以自謂云時錫爵黍爲公高弟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文章無臺閣氣必趣于蟲矜鵲鬬之態作色淵心內外雙斂此爲盛世之鴻篇

蛾蠓集序

萬恭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予讀浮丘生所爲蛾蠓集益爲之憤恨悽楚云夫生馳心玄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厨呾其嚌而齧其胾假令校天祿石渠其所制作豈不燏然流光直追古昔而乃幽愁促迫身且不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幾與盜賊臧獲駢首而戮悲夫及觀獄中諸所上書所爲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秦漢策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昔卞和氏得璞獻之楚文王以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復以獻楚武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和抱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果良玉也君子謂卞和氏也智毀其足而存玉生罹極刑入之復出之既又入之祝卞和之刖何啻乃忘朝夕之命方且笙簧屈宋馳驟班馬此非所謂毀足存玉者耶然聞易牙初于齊桓公也飯土鉶調大羹齊君怒而唾之爲之臑熊膰炙薄耆鷹山梁之餐剖豢豹之胎齊君甘焉爲封萬家之邑晉平公始御師曠章英迭奏韶濩齊鳴晉侯左右視弗能竟也變爲激流羽商綴宣鄭衛揚北

嵛然

里紹陽阿吾侯按節歎曰天下之良工也夫易牙師曠非闇於前而智於後也性投于所隨而技變於所習也今天下之爲齊桓晉平也者豈尠少哉生幸見天日予讀生所爲蛾蠓集益爲之嚬呎悽楚竊恐生終其身幽愁促迫殆又甚也然君子寧齊桓之不中不能爲易牙之變味寧晉平之不諧不能爲師曠之變聲何則情志通於家廟不可以世俗移也生向不遇陸五台先生吾恐生之胸不足以當伏鎖而生之頸不足以膏白刃也乃幸得遇陸五台先生出之拘

囚之中登之詞藝之林老且白首獲與昭宋班馬挺刃而立荷戈而趨即爲齊桓晉平所吴而獲固已多矣終其身幽愁促迫夫又何傷也予性特好古而未之能見浮丘生所爲如是既悲之則復善而著之

匣劍悲鳴具有截水揮空之氣

○蓼莪增思卷序　高應冕

余讀蓼莪增思卷益歎孝子之哀情而重嘉良臣之寵光也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有味乎言哉夫人情有所觸即有所感有所感即有所思故曰悲者不可爲欷歔思者不可爲歎息言有感也故讀屈原傳便欲流涕讀荊軻傳便欲輕生夫豈有所謂哉千古同心一觸則感心生焉況孝思無窮尤天性不能自已者此瑞泉張公所以感皇言蓼莪之錫而增思也公少孤力學每一念則吟吟嗟焉復簌簌淚下不止欲報

罔極無由也嘗私語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母豈不欲顧復我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忍孤我哉吾思夫使我至此者求之而弗得也每一念則又盈盈嗟焉復簌簌淚下不能止暨登第則愀然曰紫泥之函將誰報哉尋授令長職則又歎曰子路負米之言良亦悲哉尋又擢諫垣則又歎曰使吾父母在必教我補袞拾遺正色立朝爲骨鯁臣今何賴耶適皇上推不測之恩榮及所親公出僉憲山東值考滿授誥贈之典又捧而歎曰皇恩浩蕩哉皇言淵微哉

轉思轉悲

使我父母在當先置冠袍帶爲貽華笥誠蒼頭馳歸昌江上使二親得榮君之賜北面稽首稱謝焉庶幾荷君恩以報罔極之私奈何祿不逮養而今地下矣知耶否耶皇言蓼莪之錫能不重增吾思乎搢紳學士聞公言益憐公忠孝之情咸作詩歌咏歎之屬小子序應晃子曰 朝廷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榮者身又顯其親而又推見至隱使時孝思何其懇切周悉如此耶宜公感歎與思以彰 聖朝尚孝之治亦不能自已如此所以爲良有司則宜仁布惠

爲諫議則宜猷效忠爲藩臬臺則隨在皆以清介佩節爲時重移孝爲忠未可涯涘與無愧臣子之心矣余又竊疑之昔王褒誦蓼莪則三復流涕不忍讀公今感蓼莪則三復流涕不忍不讀不忍讀不忍思也不忍不讀不忍不思也蓋王褒不忍思而公不忍不思何哉讀茲卷者當先察其所以思與不思之由而考其時焉則公之忠孝不尤彰明較著矣乎此武公未發之微意云

讀陳情表而不潸然流涕者其人必不孝吾于斯文乎有感

蟠桃圖序　薛蕙

大精微純粹之氣實蘊殊庭寂寥希間之年乃生神
物披圖按牒駭耳洞心想靈異於虛無得形聲於髣
髴如其品彙可得而言若夫圓丘之麓側出　泉增
城之巔藥生建木金蘤葳蕤而五色琪樹璀璨以三
珠帝女則碧艸分形天孫則白榆匿影西昆若木擢
重本於金樞東海搏桑揚脩柯於日域八桂成林於
炎野五芒含秀於鍾山標美則璨鮮麗倫發用則迂
大弗切至若交梨火棗本之則無沆瀣朝霞搏之不

得化牛之梓厄斤斧而爲薪伏菟之松病雪霜而變
石桃飴登陰年之藥鶴髓登續骨之府九月入山罕
逢威喜三宿他髮罔致玉靈佷有嘉稱未名眞物肆
編深於仙籙信美麗於蟠桃歷盤古而叵測迨炎劉
而始出青跗紫裹結根瑤艸之陰玉袖金盤獻實承
華之殿罔杉至而空返漢武覩而先驚玄圃深巖不
假開明之守淵流阻絕寧餘方朔之來億萬歲之根
株三千年之華實春秋未遠詎論莊叟之椿晦朔多
更方哂界娥之桂孕元精于無極冠衆瑞于堪輿給
彼靈柯頌茲壽母皤然白首不戴勝而穴居燁爾丹
顏恒　誤而右臂蓬山行藥久陪阿母之游滄海成
塵重預麻姑之宴徒効長生之祝愧無絕妙之辭

學問人作駢麗語亦無花肉媚眉之態

潛學編序

陶望齡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書尚書三禮禮記繹春秋通函史　皇明書各數十至卷咸鋟板傳于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弆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按浙至會稽從篋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教諭項君元淶校而刻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專於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苗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畢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

殺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教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嚮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人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情以爲其精實微眇寓是也所言即所用所用即所明施之成務而即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即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于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畢撫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數言持讖斷獄決疑于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述也道又下衰于是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況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　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請爾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于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搆其勤過于老宿以故其所著醖藉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犓而已爲古業剽掇而

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于六經閧市集淶積薄流淺佻侻而鄙儉盎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肄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雅奏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溫珠玉有澤盎　明興以來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氏爭歲貿指發五業之筍箾聆三長之雅論躬稟度術妙

捐帑荃師賚所契暢于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于斯乎徵焉夫先生教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按治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扶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鐫曉其道具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于手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薄歸之于厚者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忱景賢之義敬爲之序云

本圖騭學究爲經生却反騭經生爲學究不能不深悟帖之臧

○劉子威先生文集序　　余寅

葢昔者嘗竊疑之我　國家立隆鍱業磬以浩昌殷綸焯起視漢西京不啻百乎過之皇皇哉其精神殺于天地責于川嶽房盎于方域而泄越于吾黨謂宜其人上追先民一當作者乃今不過三四公耳漢西京未百年而太史公司馬長卿巳雄太若此我　國家二百餘年如兩公者幾人其他若董賈鄒枚諸公亦各以其巨會與而吾黨輙甲之無論夷考之今復幾人似諸公者葢吾獨以劉先生之爲烈然先生能

以其西京勝而又不特以其西京勝上之若左氏三閭大夫南華老人韓之孽公子舉今人所不能詣絕者先生率該之而彬錯出之西京而下又先生故勝之餘事邪夫世下諸國記不足屬先生月也使天上有籙若霞宮丹甲諸等先生盡耿諸其胸矣使地下有藏若汲冢覆釜諸等先生又盡耿諸其胸矣先生奈何不獨軼千載勝　夫文亦人難言矣其學也因體其放也豩充其究也緣化夫文未有不豩初授者也必有砰礴之氣焉必有滭旻之氣焉必有鴻亢之

許王不足詩文呈于强矜

覩焉必有陵滔之紀焉必有疏越之步焉必有紆諮之注焉然而得之則其赴之疾也然乃不得之則率以舒也然而至之則其忘也然乃未或至之則無猶有國也劉先生岸然矯直冥心徑志厥力孔肆機倪厚忘壹乎其未之張也總萬于翕也徵至乎其意忽而雷流也鍔錯而白日燦也其芒駭奪人而不缺齧也神鼎鑄而姦怪畢鱗也鱗常飛不可扭也味以劑之故可酌于皇庖稱禁御也又可以歆草澤之癯使獨獨不止也聲以永之巨不為覆細不為淹立均而

出度也旣其既矣猶若未枞也頃刻而盈吾意卒歸于無也吾觀古人善詭而之于詭而輒而無復之善佚蕩遂之于佚蕩而輒而無復之善托諷遂衍而托于風而輒而無復之無復之是以至之至之卒以一品聖此無他古之人得全于不好兼今之人失全于好兼故今文可鏡也論創始則强論極勢則弱論窮變則强論精理則弱論峭拔則强論玄化則弱論纖裁則强論洪鼓則弱劉先生之為烈然也者豈非以前三者備玆四者克宅耶吾又竊疑之今天下率上

其曹好曹嘈也嘈然唱以其響使天下亦嘈然奔以其響不顧其泰侵而爽于乎劉先生若罔聞斯華也修之墨墨寶之佗佗無所緣而為聞于世乃其聞遠矣或曰名惡乎薄之今之為標後之為楷也恐不在劉先生是惡睹吾劉先生夫使千載往者與其千載來者論子以為何居當子雲時疇識其文者乃今桓生之言信不信故吾謂劉先生千載人不直論我明氏者非苟為翻而已也夫吾與子之所惡能待諸

落紙有墨飾之殊其腕力亦與子成相敵故流

發崢嶸如錦濯蜀江而鮮澤以他水則錦力弱矣

李霖寰遼東奏議序

黄輝

予讀李公撫遼諸疏喟然曰微公且有遼乎然豈惟遼哉遼之隅泣久矣往聞之邊人曰遼無塞以堞畫胡耳沙日荒荒馬蹄蓬根遡風嚧天寒燐晝流犬化爲豺猍覗路人是時獨中虜而既若此矣又況乎禍維于倭也遼亟虜天下無預以天下救朝鮮遼乃當十二三又爲柁廊而過天下之師以氣息才屬之遼而首有戴肩有任腰有紐其不僵者一髮耳所以猶能遼而至今茲者右屯之守堅之也虜覘右屯不啻

口中之蝨然驅數萬騎直走三里城下環攻之八九日而不能甘心焉者鎮武之提奪之也假令鎮武無功則我益靡虜益進右屯以往可坐而蠶食矣我且不能遼何暇朝鮮朝鮮盡則倭又一虜也更數年無遼矣然則鎮武之功天下之功也初公至遼遼不能爲人公爲之請餉遼用有腹請馬遼用有足料士訓勇遼用有手殊戍于郵遼用有血脈明斥堠嚴偵諜遼用有耳目核功罪必賞罰遼用有氣而公輿咻督勵時則父兄時則師帥自爲心膂乎其中於是乎遼乃爲人而犬羊虜矣七月視事十月剿虜一何神速也東虜剿西虜走無復敢深入小酋依乞市往往微虜情輸我我得緩急爲備自是諸救朝鮮者道遼如道內境竟掃倭東之朝鮮乃無恙而陪遼矣吾故曰鎮武之功天下之功也方虜欲入公募能得抱裘首者立與五十金特許馳馬絕幕府中道出目送之寵甚觀者如堵咸骨騰肉飛相與言公言一戰而存我遼猶爲之況未必死乎故戰咸自百右屯既完則引守將上堦慰勞之幾欲下拜父兄師帥不啻如是耶

此遼人所欲得爲心膂者也公嘗言事務實効耳紛紛飾觀聽何益語有之救火之家何暇白其家大人故公事事三年可無疏不疏疏必直抒橫貫委曲反覆根極情狀而歷畫之一一會文切理如指諸掌筆所未踰意已前暢使人讀之未暇竟而首固已肯矣昔趙充國上金城方畧殆無賸語房玄齡陳事千里如對面談之兩人事則其文左丘明最善言戰政司馬遷次之之兩人文則其事倅趙房所自言如鏡入影左馬善貌人並神情得焉予嘗恨不合數君子爲

即此數語可足奏疏一班

一人今庶幾於公見之矣公起家年少文章政事名冊傾一時試武邊東遼功于天下比復以賜劒領播州然固挫虜緒餘耳　上方倚公如長城繼自今經緯事業領何啻邊播于獨有感于公之言邊也者曰無歲不災矣虜得我民猶務固之我實有民而莫之或䘏是留之我而死不若掠之胡而生也斯言也痛切至深皆他人所不知言不能言又不肯言者即痛哭流涕亦不是過嗟乎天下一邊也公豈獨爲邊言之哉

筆手勁摯可開聾叢

○楚游稿序　李維楨

新安方子公年十有九而爲楚游不得志歸迨三十而再游則已稱詩與四方能言之士相酬倡而會其里人濟景升客楚子公就之學詩詩彌工乃裒其詩名之楚游而謁諸不佞曰今天下薄游士而文傒游道日廣意知日益今天下惟楚不競而文傒游楚日久所入日深大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文傒沾沾自喜獨是編耳皆楚之賜也則安忍忘楚先生其爲我序之以媿鄙小縣假寵多矣不佞問子公子詩所得于

楚者何居子公對曰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組甲被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析鉤象以鑄鼎戮鯨鯢而封觀可謂強矣文傒游焉以治吾詩而氣不欲餒也楚七澤絫衍瀰漫楩柟杞梓金石竹箭羽毛齒革果布之湊也商賈列肆百里車舟千里衣食天下可謂富矣文傒游焉以治吾詩而蓄不欲寡也自巫峽瑶姬江妃漢女以來妖冶佳豔實萃于楚靡顏膩理豐肉微骨長髮曼鬋小要秀頸含睇宜笑美貌橫生于是爲激楚結風陽阿之舞爲涉江采菱駕辯勞商

之歌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惑陽城而迷下蔡可謂姣好矣文僎游焉以治吾詩而情態不欲乏也其居則有葯房辛楣桂棘蘭橑曲屋步櫚層臺累榭冬燠夏寒綢戶朱綴刻桷而畫龍蛇其服則有衣芰荷裳芙蓉帶長鋏冠切雲纖羅霧縠阿錫紵縞五采若英若帥仙之髮鬋其食則有五穀六仞蕙肴蘭藉炙鵠烝鳧臑鱉炰羔粔蜜餌涼酎凍飲宜城醽醁态所擇而無厭其香草則有蘭九畹蕙百畝江離辟芷申椒菌桂留夷結車薜荔胡繩秋菊落英木蘭墜露

芳靡靄而襲人可謂華整精微矣文僎游焉以治吾詩而味不欲薄色澤不欲枯追琢不欲跡曼也楚俗好鬼而重巫覡祝融重黎雲中君湘夫人山鬼河伯東君司命國殤之屬蹇修所媒靈氛所占須雲際而宿帝郊驂白螭而駕青虬飄風先驅凍雨灑塵倏來忽逝翱游周章可謂奇詭矣文僎游焉以治吾詩而與寄物象變不欲窮也文僎戀戀楚游職是故耳不佞駭然曰異哉子再游楚而盡舉楚之所有爲楚人者不亦難乎吾將命四封之吏閉關而謝遊客而又何敢爲子序使遠人生心子公對曰文僎之與楚游者其故實也耳得十九目得十一今資用乏絕去楚而歸狀有愧色顧其囊中草隆然起使奚奴負之無致着濫耳先生不鄙夷而教之他日更爲楚游夫宛委金簡玄夷蒼水使者之所秘也大酉小酉周穆王之所藏書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史倚相之所讀也江漢之風列于二南周文公之所潤色也離騷賦些憲令屈原宋玉景差之所作也鄒文之與蒙穀之所負也春秋傳國語左丘明之所著也陽春白雪客

之所歌于郢中也將從先生卒業焉不佞謝而曰子前所言譁囂之美也子後所言楚之實也楚人所願學而未能也顧其存者僅僅二策耳仰幸而得之既以與人已愈有何吝于吾子姑爲子序今所得于楚游者而已矣

披文相質機杼天成若三十幅共一轂瓜足骨

骸筋數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

陳將軍詩序

李維禎

往予分守虔州今永寧陳將軍有容方擢武科第一與之揖讓問荅美秀而文讀其論策尺牘皆斐然有意以爲是少年書生未必優戎寄也明年君成武進士第二人爲都護分閫所至有聲其在閩時士脫巾而躁踢郡守門有容跳身出解散之粵西思明諸夷負固不賓與師問罪猿鳥之徑蛇虺之穴虎豹之林山水毒淫甚于飲鴆煙雨瘴癘惡于跕鳶箐棘軋笏巉巖斗絕機弩藺石吹蠱含沙壯夫動色蹜足有容毅然先登師行千里如衽席上過無敢私民家編管秉鉞者其威令如此批亢擣虛前無衡陳諸將多以首虜爲功有容所斬馘纔二百許所招降部落八十有七所全活老稚男女一萬二千四百司馬程功有容復爲第一人太史公意張子房魁梧奇偉顧類婦人好女以貌取人幾何不失之有容今年有容以其游閩粵所爲詩遺余余以按詩三百篇所稱引諸名將事其意氣發揚則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之類也其規模儒雅則朱芾斯皇有瑲葱珩之風也其格局嚴

整則師干之試四騏翼翼之飭也其詞句華藻則貝冑朱綅朱英綠縢之麗也其結構密緻則游環脅驅陰靷鋈續之工也其典寄微婉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之感也其神情恬適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致也兵家詩家若交相爲用而兩相成矣曹氏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傳修期上馬擊賊下馬作露板周羅睺執筆賦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史册書之傳爲美談永寧詩可埒古人其于天下奚啻不負衣食而已耶蓋自魏近世左武右文而志富貴利達者因是以生規避若呂安國欣有文授王敬則以讀書不過作尚書郎令史彼其所爲文猶夫俗人耳所爲武猶夫老兵耳何當于士君子之林乎以有容集觀其行事世安得薄武人又安得譏文士無用至令文武如矛盾不相謀也

梭天擲地珠光玉潔之文

武試錄序

虞淳熙

臣一切豎儒悛悛 上左右橫經晳義從容便嬖間
一再出典試儒人耳則鰓鰓懼無當夫儒臣所事也
猶懼無當乃 上顧獨謂其師不具文事武備耶來
汝其尚出而典試武人從其任其或具體師氏乎然
臣乃茲益懼無當夫武人之師呂望臣師見爲發揚
蹈厲命曰亂臣以儷唐虞夔才雖焉夫何冀冀意也
德之不詰而發揚蹈厲之已蚤臣誠不足以觀況其
徒裹不測之心第知勝敵耳無論勝怠勝欲矣七書
之外罔識丹書而竊附師術以幾推轂臣愚又何以
觀之顧業已被命不敢辭退而受事事竣退而受簡
序其後則拜手稽手揚言曰於昭 聖武殆書所稱
作之師者哉當今萬寓謐寧所費輸粟易名而徼爵
號解辮以問冠履世際昇平 主上無所耀其武然
聖德英毅間亦引强騶發軒轅遜其五兵至占風候
氣申固邊圉則疇人謝不敏曾未嘗命臣等講讀韜
鈐誦膺揚之詩也是天授非人力也無何而劍挺鬪
于吳市戟鋌淬于滇池流鏑鳴于幽薊天聰天明若

察來以著象者是以七萃九軍之傑遠迹非熊如風
從虎息心豪傑思奮 皇靈郡肄則試弁畢關郎戎
則負蘭投觴乘敵則坐甲枕戈人人干城腹心矣此
臣得之騎射者猶未也李廣飲羽不加衞霍曹彰擀
象名劣羽飛羊盧搏秘塾絕救曹彼其稱力寧如稱
德及覩諸士壯猷奇策淸乎靡涯有素書不爲深而
陰符不爲玄者抑又何舉視千古耶夫發揚蹈厲可
以敎佽飛蹶張不可以訓逸材之傑非夫 聖武維
揚安所得是材而埏埴之愚臣伏觀化源何敢深疑
埏埴之士將庶幾幸免于懼雖然臣猶慮諸士窺天
測海未盡大觀也往 皇上數幸太學諸儒矍然顧
化然而掄材登俊尚懼勿稱今此期門材官之流豈
其親炙王度見而知之乎臣憶九年大閱 上詔侍
臣叶仁義禮智信庸作歌紀其盛夫五德者德之詰
者也文事武備于焉衡觀臣師得之以冠百王呂望
得之以陳丹書存之斯爲理而衆之縣于敬是故敬
怠理欲吉凶之門鑿凶門操罔罟貴從其吉師中有
吉汝其務之五者一得大白遥徙蕃尚父不能專其

詞我　皇上闡繹而昭宣之諸士獨得不聞乎聞之
勝息則無敗禮聞之勝欲則無敗度無敗之行是爲
全勝推數全勝是爲得士得士者昌夫復何懼臣之
願也爾諸士他日列環衛奉禁禦盍相與言上曰
高皇帝之置軍府有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焉惟
陛下其自得師彼六王娩于十亂五者之效也諸格
劍梃銷戟鍛返流鏑成六王之勳明五者之效臣稽
有靈寵安問私懼且諸士虎臣自命方取萬姓之阽
危震慴者而底定之使無反側獨奈何貽臣以懼又

不阿報稱哉
主敬之學久蒙腐儒卑比得此洗發始知尚父
鷹揚亦從此中得力渭水陰符洙泗俎豆可同
堂共講戰勝不觸破孫吳之藩且足息洛朔之
爭

五嶽勝覽序　虞淳熙

管夷吾書載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靡不宗五
嶽云自無懷氏以下登封者七十餘君意廼不在遊
獨平子向平所思所期語涉遊覽冀邀勝而娛焉然
未覩圖紀也近世有岱史岱宗記五嶽記遊名山記
而王恒叔太僕有遊嶽冏文附以異蹟質之輿乘桑
酈諸家言一日臥遊未能周五嶽矣況復跨亥步莊
運專勝游婚嫁之後哉乃今從楊生爾曾受施存縮
地方寸晷五遊一何幸也子輿氏有言孔子登泰山

而小天下豨斯以譚昊栟所覆吐符降神如崑崙廣
乘長離麗農廣野諸岳俯睇之五拳石耳內而九烟
微而疋練詎足當河目之四營乎而黃州孔子之山
舄跡在焉又將之楚收太和納于岱麓不乃最勝之
遺事耶躡一嶽羣嶽盡赴聖人覽勝之要如此顧吾
目力不逮顏淵庶幾見之緗帙則楊生之授是矣夫
小天下當亦有方豈必離朱爲師吾徃讀稗書山陽
女子樂山而殁痊久波斯剖其心玉瑩作美媛倚欄
觀山狀樂而影徹遂同嵩丘達摩之壁有情無情交

淺入固然也惟茲五嶽五星五帝之神其精中曰壽逸北曰登脩南曰丹靈峙東曰圓常龍西曰浩欝狩而將軍之主勝者藴著姓名龍魚河圖可徵矣賑焉腊馬神與神遊景光內映靈扃運寸嶽容繪呈斯芥納須彌之勝不待遊而集殆小天下之方非耶受斯方也者即倒絳囊投真形圖安問楮素弟混混野馬間京塵市塵醉鄉溫柔之鄉移塞虛自會不若披圖探勝問程揚生之足泷黃埃滁緬氛矣余亦混混者車生耳蓬生心即圖中五嶽不窺比仲舒之園待

胸中向無五嶽中南百靈寧遐遺我倏入此帙類陳季卿之入寰瀛圖將揚生爲終南叟葉舟導我耳辦屐下証少我輩人作遊侶不寂寂也

崑崙頂金琵玉簫更有千歲桃花香來破鼻

風雅絕

高古何奇

○○擬庚戌會試武舉錄序　王宇

今上庚戌秋羽林材官暨諸郡國良家子復届武試集闕下上命司馬請如格試騎射已又進不失正鵠之耦若而人命臣某等發策覘所置對甲乙之旣籍百二十人以獻懸當在臣夫今跗注君子所牢騷不能平者非惟文法之密與文吏之尊耶考之兵家言將自智信仁勇廉以至卒伍車騎攻圍進退其因天用地莫不有法是法者將所自出也當草昧初英雄群起其不安于租稷志寧可知耶一旦頫首受事冊

爪牙授軍旅倘不提以三尺則何道以屆群力迨武功定文教興吹簫屠狗輩咸用銷謝而後世振與玩皆不可知振廢過驕則無經玩廢過蘼則坐削而紈袴世胄夫且爲括而蹶爲陵而潰則何若設衡懸度牙錯鈎連一付諸文墨之吏繩其步趨使奇不至竊喻庸有所赴的以長得震疊枚寧之用則文法文吏何負將哉且姬呂二公皆開周元老也以彼周禮郁郁丹書炳麟而鷹揚斧鉞武節燗然其後吉甫歸鎬張仲爲賓樊侯城齊吉甫爲誦此以知文種武植原

真正英雄定論面目

無軒輊登壇乘障者無亦實有所缺失以斂法中軼法外而補苴彌掩之不暇文吏因而持之則過有所分矣偏輕重之極無不返者今障鄙多虞兕釜吐氣比者遼左匱弱 天子注意武功諸士適丁其際致使奉國家所立法爲準廟堂所立監爲師無事投醪有事援鼓戎索無倫軍實必討即一切拳曲無所用其誰敢苟焉以速官謗則奉法有狀而自豎不暇也且虜騎薄都城鳴鏑幾及甘泉宮非 世廟時庚戌耶建夷之敗屈也頓首之聘張也卜虜之首鼠也虜

運即不盛而且萌矣朝鮮之役大創未復琉球見吞閩海震鄰要以釋外懼毖內修是敵國外患所爲有益人國家諸士豈無抱不必然之慮思奮發爲天下雄且今兵空于伍餉空于儲非殫力圖新勢必不振而或謂天聽彌高邀旨實難不知古有收合二邑復七十餘城偕往三十六人下五十餘國或出儼焚積因敵人糧或約衆勝敵以家貲賞者皆何人哉夫逢時籍資以立功樹績循順風呼也惟至牽掣枝梧之際收拔擠保聚之奇是文法之不能縶而文吏所不及縛者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或計及此矣

先生之言非爲釵不律解過正欲金鉄錞有以自建耳今疆場多警豈容儐帥借文法以自覆耶

○竹箭編序　屠隆

竹箭者吾大越之美也吾大越實以此駕勁吳王君者吳人吳人名編則曷不取彼菰蘆而掩吾竹箭爲王君盍肯遊越絶而遂掩之也君發蛇門由禦兒港東渡一唐取道西陵然後浮甬東出海門望三神山而歸復遵會稽立馬百慨泰望之上慷慨弔范蠡計倪諸君皆不在而所謂竹箭者獨蓊鬱如昔于是感而欲掩之也以君磊塊發爲麗辭吐爲佳言是宜早致雲霄鼓吹人代乃夷光卒于浣沙鄭旦終于采葛

亦足慨矣逞其雄心跨越江海旣以擒舉菰蘆間又欲掩吾竹箭而有之嗟乎君欲良奢矣雖然吾大越有物亦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若是者君能併掩而有之耶有之則傑譎以一矢從公出雲門寺射虎南山矣

疎宕瀏麗號幽吹而霱春雲

○輿圖要略後序　屠隆

夫古今之所以欲知輿圖形勝者大要不過四端帝王定鼎也英雄經略也將士戰陣也高逸棲隱也帝王定鼎欲據形勝占王氣扼險要制萬國立子孫萬世不拔之基至重且大也周都洛邑天地之中陰陽之交會道里之適均玉帛攸同倕僱輻輳信王者之都也然議者以爲洛邑廣衍無名山大川之限四面受敵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故漢婁敬說高祖從洛陽徙都關中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左殽

函右隴蜀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豈惟婁敬張良亦有之當時持別議者又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安在其爲金城天府此亦似有理哉其後符姚都秦秦之山川險要非有改於昔也而皆不如漢之長久推斯以譚帝王之保世永業或者有不盡繇於定鼎者耶漢唐都關中當時土風物產盛於西北江淮吳越尚屬邊夷故都秦雍爲便乃今則雍州瘠荒無復往時長安之盛而東南風氣日開生齒日

繁貨產聚於江海財賦甲於天下若都關中則僻在
西垂地阻關隴東南遼遠運道不通吾未見其便也
建康王者之都昔人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欝葱王
氣自秦特鑿之厭之亦東南一大都會然僻在江左
難以經營中原六代偏安皆不能混一天下是則然
矣而我　太祖實自金陵混一區宇則知六朝之偏

足破堪輿之說

安艮由人主之無遠略非地形限之也北平雖稱天
險世淪胡虜俗染腥羶若非我　成祖始封於燕萬
年定鼎未必決於此地自　成祖徙都都城雄壓

皇居壯麗北控沙漠南帶青徐山川增奇基業永固
烈矣盛矣然愚竊以爲邊界堡塞寄邇虜庭胡騎長

亦堪輿把戲

驅朝發夕抵居近虎穴地鄰龍湫當其全盛虜貢市
納款不敢生心萬一奸謀叵測能無剝牀蕭牆之憂
乎大都帝王有道綱紀修明威令宣布則雖奮迹徒
步不階尺土可以肇造鴻基僻處遐陬全無形勢可
以彈壓疆宇不然揭竿斬木可推敵函拳樹緣崖可
度蜀道險不足恃也歷代帝王其祖宗以徒手取天
下而其子孫往往以天下輸他人古云在德不在險

盡之矣英雄經略昔吳王夫差擁吳都茂苑之盛擅
江海魚鹽之饒控水犀魚腸之利統艅艎舳艫之師
國富兵强雄視天下越王句踐敗亡之餘僅存殘喘
甲楯五千棲于會稽此其大小强弱之形相去何如
也卒之夫差以驕淫亡吳句踐以憂勤霸越兵力果
足恃乎秦始皇仗雍州形勢併吞六國統一四海自
謂千萬世無窮之業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沙丘之骨
猶未寒也項羽獨據徐沛江淮東南要地置沛公于
西蜀限以巴江阻以棧道西楚霸王之業屹于泰山

而四維之矣然而蜀兵一起還定三秦席捲天下漢
龍興而楚猴滅何其反掌也吳王濞當天下精兵處
采山爲銅煮海爲鹽享國富饒連合七國其鋒不可
當亞夫奮臂一呼諸國散走奚翅發蒙振槁哉乃若
熊繹之開楚也柏翳之啓秦也泰伯之肇吳也諸葛
亮之治蜀也竇融之保河西也劉虞之撫幽州也王猛
之理苻秦也張軌之據西涼也李雄之君蜀漢也公
孫之守遼東也錢鏐之總吳越也皆斬荊棘披華露
立綱紀布恩信化畏涂爲樂土易弱邦爲强國功伐

俗風會淳漓之變

被於當時聲名垂於後世豪傑經營何擇於地乎開天闢地疆理九州其最大者莫如神禹四乘所至無遐不到無危不涉無幽不探無險不捫山川郡國輿圖扼塞悉了了而羅之胸中作爲禹貢一書犂然指掌豪傑有志經略烏可不考鏡地形土風括其梗概也大抵西北風土碩厚其人物敦大而淳朴東南風土清弱其人物部秀而輕佻此其大略也秦晉雄險其人壯悍燕趙彊大其人慷慨齊魯厖厚其人椎樸河洛中土其人冲和巴蜀險阻其人峭利江淮澎湃

其人僄標徐沛戰場其人剛猛荆楚廣腴其人迅快三吳秀潤其人華浮越國吳風其人近靡豫章瘠土其人儉陋七閩饒沃其人駁柔交廣炎州其人漫散滇南遼遠其人閒適貴竹僻絶其人質野益土風從古如此乃近代以來地氣稍變燕齊秦晉之間向稱龐厚近則朴漸趨華拙漸趨巧脂韋妙捷有東南人不能窺其藩籬者而東南間或有直戇西北風又不可以執一論也晉之平陽蒲坂秦之雍岐經堯舜后稷公劉之後今不復見有帝王先聖風而咸陽渭水

亦無復秦漢舊時富盛洛邑天地之中今其人民亦不見冲和秀雅獨以椎勝耳齊魯仲尼之鄉文學其天性然太史公嘗言之今何寥寥也燕趙自荆卿高漸離後多慷慨悲歌士近亦無有而吳越在高周時號爲斷髮文身蠻荒之地不與中國冠帶之盟會今詩書文學遂以彬彬秀甲天下特嫌其文勝而稍不質耳閩楚文學頃亦有吳越風殊不似當時所稱蠻俗因知風氣有時而開習俗有時而變也沛碭徐淮間亦　國家承平久不用兵其人不習戰鬬勇悍沉

鷙之氣亦減而浙自嘉靖時被倭患慘酷士卒稍稍練習武事今遂稱浙兵吳從倪瓚顧瑛文徵明祝允明以來詩畫器玩清雅風調甚盛閩自考亭豫章自新建遞化士大夫往往好譚性學乃知前人風烈近則漸靡遠則湮散自然之勢也善爲治者因勢而利導之故風土不可不知也將士戰爭必相地形險易某處平衍可以布陣成戰某處深阻可以藏機設伏某處高阜可據成建瓴之勢某處雄壯可守立堅壁之形某處爲首尾當乘要害以制敵人某處爲腹背

須置奇兵以防衝突某水通某川可以順流可以決
灌某路達某地可以潛渡可以直抵某處之人長於
某技勿以我短而犯其長某處之人短於某技宜以
我長而挫其短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
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言兵以地殊也鼂錯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鬭

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言技以俗別也陸戰之
能南人不如北人故王玄謨敗于滑臺水戰之利北
人不如南人故曹操困於赤壁三面可守一面制人
故養人卒併六國出可乘勝入可阻險故漢高昭烈
卒成帝基不徑入關而先據陳留就積粟酈生所以
佐王業將渡河津而略南陽下宛郡張良所以開帝
基西築甬道屬大河以拒楚軍東屯鞏洛守敖倉以
示形勢四百年炎祚規模宏遠矣陳餘不阻井陘之
險故韓信得斬餘于泜水吳王不守武關之隘故亞

夫得破吳于殽澠陳豨不據邯鄲阻漳水故軍敗代
地英布不取吳楚并齊魯故困蘄西蜀漢不塞陰平
之口故後主降于鄧艾梁人不收采石之渡故武帝
困于侯景戰陣之在先據地形也尚矣是以蕭何甫
入關而首收圖籍知天下戶口阨塞識先衆人功高
諸將以此也高遁棲隱或不受國君之徵聘養志山
林或脫迹塵世之浮榮專修性命或借山川之映發
抒文藻而品題故大禹有山海經周人有越絕書酈
道元有水經東方朔有十洲記漢人有三輔黃圖王

子年有五山記周處有風土記王存有九域志杜光
庭有洞天福地記眞誥有金壇林屋記盛弘之有荆
州記常璩有華陽國志徐靈期有南嶽記程大昌有
雍錄近世有方輿勝覽一統志名山記由赤縣神州
以及大荒之外考究載錄之詳矣一丘一壑石隱終
身者足跡不必徧九州居室不必託五岳昔人譏支
道林云不聞巢由買山而隱是也然無論名山洞府
通都大邑遐邇僻壤但有聖賢豪傑名人高士孕育
棲託者故宅舊蹟往往歷千百世不可磨滅而古今

鴻章佳什勒石摹崖流輝山川照耀天地者亦若爲
神靈呵護垂之無窮一瓢一笠蹤跡所寄不過名山
片石耳而後人必指之曰某山某高士之所棲隱也
某山某名賢之所經遊也某山某文人之所題品也
而栖眞修道飡霞絕粒之人亦多擇洞天福地而居
之抱朴子謂小山僻地乃妖邪所憑恒妬人成道而
思雄害之性名山洞府正神掌治好助善人護法衛
道故修道者所宜隱處洪崖居西山匡俗居廬阜廣
成居崆峒浮丘子昔居嵩高馬明生居東岳龍威丈

人居洞庭魏王子騫居武夷眞武居太和司馬季主
居委羽張輔漢居皂閣皇初平居金華王瑋玄居林
屋羨門子居蒙山沈文泰居九嶷周義山居金庭王
褒居陽洛何侯居蒼桐王進居馬跡葛由居綏山平
仲節居栝蒼茅眞陶都水居句曲王子年居倒獸劉
綱居四明許遠遊居懸霤蕭子雲居玉笥孫登居蘇
門徐靈期居衡山單道開葛稚川軒轅集居羅浮孫
思邈居峨眉侯道華居中條羅公遠居青城閭丘方
遠居大滌鍾離雲房居終南張紫陽居王屋陳圖南

居華山至人成道度世皆有勝地神明相之上帝命
之亦緣也數也夫建都也經略也戰陣也在世之事
也棲隱也出世之事也之四者皆有資於輿圖輿圖
烏可不研討也蕭相國之收圖籍專爲治世用王子
年之記五山東方朔之記十洲陶景弘之記金壇林
屋杜光庭之記洞天福地專爲出世合而言之者
不佞也夫出世而或抱治世之略在世而存出世之
心如是而後至人其幾乎

羅兩閘于指掌經緯於寸毫爲兵將勢而爲言

可以經文可以緯武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　　屠　隆

世之推英雄率卑詩曰士挾日月提雷霆鼓鑄六合而成巨人名則有山河大業在安事詩詩即工如李杜高陽徒爾余謂推英雄言良是而未盡也夫詩者技也技故其道不尊今明王在宥以斗大印置豪傑將相仲尼南面顏曾列坐而進退兩廡下賢人黃帝涿鹿之戰光武昆陽之師兩軍相持長戈亙雲急矢

如雨當其時詩固無毛髮用措大持一詩向屠沽兒市杯酹片臠輒唾之不顧何如阿堵乃濟日用夫詩安能與死龜之殼敗鼓之皮同價哉而學士大夫往往不廢者何夫天地之生物用風雷雨露爾而不廢雲霞夫雲霞何用之有萬物之生用牛馬雞狗爾而不廢麟鳳夫麟鳳何用之有醍醐甘露雪藕交梨無療飢之益而有消煩之功世竝珍之詩于道不尊于用無當而千秋萬歲不廢故不尊之尊蔑倫無用之用滋大市杯臠則不如阿堵濟日用則不如皮殼而舒暢性靈描寫萬象感通神人或有取焉昔者趙簡子夢之帝所聽鈞天廣樂李王孫才鬼耳帝且召而賦玉樓焉故知帝亦貴詩也仲尼手刪三百篇鼓吹人代矣而又自爲倚蘭龜山諸操金石其聲故知仲尼亦貴詩也西王母白雲之謠眞誥著雲林之什伯陽平叔譚金丹大道何與于詩而語語節奏故知列眞亦貴詩也大覺金仙修無上了義即山河大地無所不空乃其所爲偈讚居然詩也故知竺乾先生亦貴詩也泗上亭長平生以馬上自雄拔山扛鼎之夫

即劍術且薄而不爲而爲詩大風之歌跌宕哉虞兮虞兮又何悲涼哉隆中抱王霸之資于人世固不屑屑而猶託之梁甫以吐其風雲之氣古壯士英物何嘗不貴此道獨所謂推英雄者賤焉渠亦無乃度才量力而曲護其短邪夫誠自掩也何賤之有誠賤也又何掩爲學士大夫之賤詩者代不乏而其稱詩者亦代不乏乃詩自三百篇漢魏而下獨推唐唐以詩登士士弗工詩則弗登故合山川之靈而畢其力以趨之有林臥讀書數十年而後發之爲詩者取之千

秋而收之片語索之人外而得之目前搆之累月而
成之晷刻當其思澁嘔血刿心玄發蚤白當其神來
心曠氣爽凡骨立仙略而讀之則山川花月機杼有
限徐而味之則飛雲流霞意象無窮故語山川則躁
競之意烟消淡放曠則鬱結之胸霧散灑以清涼則
內熱者飲氷煦以温醉則苦寒者挾纊賦邊霜則征
夫霄涕咏閨月則思婦動寃塀疾維深則風雨驟至
妙詣玄解則神物下來是唐人之所長也後世畢一
生之精神于帖括以應有司何暇詩及吾成名爲之

未晩一旦進賢加首輒抗顏而稱詩一篇甫出贊者
已在旁何其速肖也雖有瑕瑜曷由知乎古人讀書
數十年以全力而凝神于千秋今人生平未嘗從事
以枵腹而求肖于一旦又何怪詩之不古也唐人詩
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
人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
斜此似常境常談究其所以非腹有萬卷胸無一塵
者不能辦余何輒識詩哉楚高以達先生所選唐詩
余得而卒業焉精且備矣昔高廷禮氏選唐詩品彙
備矣而太濫約而正聲精矣而多遺至李于鱗選更
加精焉然取悲壯而去清遠求峭直而合婉麗重氣
骨而略性情猶不無遺恨焉先生所選精且備矣譬
如鮫人入海所得皆珊瑚木難泃英璽之府哉先生
爲人耿介高曠風塵表物于世無所好而好詩宜其
鑒裁玄朗若是後之學詩者請以茲選爲寶筏可乎

峨眉積雪閒風蒸霞

騷苑笙簧序

湯顯祖

太史公以屈平正直忠智以事其君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嗟夫此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英豪奇瑰之士苟有意乎世者容非好色者乎君父不見知而有不怨君父者乎彼夫好色而至于淫怨其君父而至于亂者則有意乎世之極而不得夫道者也至于宋玉景差之招魂賈誼之弔屈雖磨典異時有所憤惻迸發于其中一

耳厥後招隱哀時思沉謫急先漢之人能爲楚聲餘則賦而可矣故賦者騷之流而微異者也榆林杜君韜武以武爵貴介公子躬上將之姿而好左徒之業爲五嶽遊楚詞山中吟數卷名之曰騷苑笙簧其自序則以屈原離放傷悼家國有所不平而身當國家盛際信而蒙信忠而見忠無牢騷伊鬱之思有瀟灑優悠之致引類比義宜與騷遠原其攄懷述志時而放言獨往亦未有遠殊也誠有然者羽人乘遊則閬風崑崙之軌也餐霞蘭生則雲中堂下之思也次第

屈子心服

有作靡不流離炫爛窅窕偃蹇就中辭義曲致宛爲正則之遺蓋無所好而自不至于淫無所怨而自不至于亂至其音清節和無攜無逼眞有氣逐指而成笙思在口而爲簧者殆非悲笳橫吹之助與予有概乎此風雅之道息聲貌流絕屈大夫獨與其弟子依詩人之義憤源發波崩烟決雲爲千秋賦頌弘麗之祖文則盛矣當其時堯舜道德之純粹未得爲懷襄用也言殺張儀止王無西而止頃是時楚獨無將其將唐昧景鈇輩戰死武安君且來屈子之材誠用固

沉激似騷

亦未能當也蓋文盛武不能無衰賴封疆之靈韜武從容詞旨有墨卿文士所逕避者至其登壇秉麾鎭虜禽敵居然宿將風以一少年公子而文武兼盛諒非有殊絕于人者不能將萬里一羼神明倍强古之所難今之所易與夫戰怨事也昔人有臨陣必先被髮吁天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然後進戰其氣然也誠得騷之意而行之悲惻排盪憤悁噴薄馳而入三軍之中援玉桴兮擊鳴鼓誠旣勇兮又以武要未足爲兒女子道也或曰韜武積精於道於騷所爲托

遠遊而合朝霞者如將遇之若然則紹武周興日之非騷也茲之筆簧殆劍首之一吷也予何足以稱之

王微有云文情不怨思則流淡無味此文可以怨矣

合奇序

湯顯祖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數筆形象宛然正使有意為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吾

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烟草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于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減色皆浮沉習氣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寧為狂狷毋為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輸瀉跳躑之勢洶洶如崩屋

○○岳王祠志序

湯顯祖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冊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于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庾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貪世之感愴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並

疑如斷山

郭而王賢于李高宗之責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于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权任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略雄遠非可猝猝乘槃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以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能而還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王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葢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肅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軍淊然無疑

是真正讀書人

晝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爲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于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具此手眼纔堪尚論古人

張氏紀畧序　湯顯祖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爲寬言之曰生別猶可死別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悲傷事相聞即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何也其敘述世家坎坷流連乃至若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闃却無睨睨亦不竟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昆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畧見示則有不忍不睨睨而不忍不竟者竟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間悱惻慨嘆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

若某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煦然而監也讀張氏畧而泫然傷之太比於人情與余解之曰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褘翟外內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於斯與何久瘁而不監也客曰何如曰其六世祖道瑾起于贅壻立而與婦願歸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爲縣從事輒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迁騎而避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枲紉縕以衣里中焚孺廣糜餌以飼因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彪文乃二十二歲而死且死衣冠强起坐使畫工傳之曰令人庶知吾齎志以殁乎妻爲虛飾婦也撫其子抑甫六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徹天呼母虛起觀驚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印月下慟欲絕爲迸云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鷹聲裂然嗟乎聞此而有不泫然者情耶抑甫爲諸生已復棄去而其婦皆孺人歲祭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兒孫奉養有盡但綠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

有子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十二而貢于鄉矣終六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婦季行年八十矣而爲其子食貧緝纑不能自休以殁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才如元長發舒五世之鬱伊將是焉在而爲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語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以手按母肌肉消減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埋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目不可得矣而子鐵兒而殤有女孝仲秀

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門中鍾子期也爲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爲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今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不如前數世家耶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爲噫然久之曰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幸乃如客言可也

哀[illegible]數千[illegible]鳳逆之水涯

徐文長逸稿序

王思任

文章之託生與人無異有從天而下者有從星辰嶽瀆而降者有仙佛度世者有神道薄輪者有龍鬼精怪投胎吐氣者天之文大而近星辰岳瀆之文奥而尊仙佛之文旨而導神道之文肅而準龍鬼精怪之文奇而幻吾以五經窺之易如天書如星辰岳瀆詩禮如仙佛春秋如神道而龍鬼精怪之文跳梁侊侊每見於諸子百家恭此數族實出一冶雖帶乾坤之駁氣而原奪乾坤之間氣正未易材也三代以前不

其鈞新　亦尤甚　不可遏　觀

可考吾於短長時尋屈原尋列禦寇於漢唐下尋王褒尋揚子雲尋維摩詰尋李賀尋韓柳尋王荊公於明尋孫大初桑民懌盧次楩王稚欽天池山人徐渭渭之才更刁悍尖瑞欲據諸公之項而錐其顛卬無舊唾不少讓呵目不再覧毎多盱放又性癖潔陰㾜不愛錢貧卽竄自所書畫得飲食便止終不蓄餘錢不懼死甚至感憤狂易槊耳鎚囊終不死不喜富貴人縱饕以上賓出其死獄終以對貴人爲苦輙逃去與不如公桀者飲卽快卒然遺之科頭岸手鴟睨其

衣風人 滄木甲 醬蟹

几豕接其盆老賊呼其名字飲更大快一有當意郎衰童遐妓屠販田傖操腥熱一盛螺蟹一提敲門乞火斗拍要挾徵詩得詩徵文得文徵字得字見激韻險目走筆千言氣如風雨之集雖有時榮不擇茅金常夾礫而百琲之珠連貫沓來無畏之石鉞堅立破英雄氣大未有敢當文長之橫者也文長意空一世寧使作我莫可人知絶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樂有名山之封故所著作隨付隨佚袁中郎從陶周望架上得其闕篇等集一夜狂走驚呼拜跪業巳梓播人

間而張文恭父子雅與文長游好聞見既多筆札饒辦其孫宗子龔奭博雅又廣蒐之得逸稿分類如干卷讀其文似厭薄五侯之鯖獨存蔬筍之味又如著短後之衣絶險一路殺訖而罷讀其詩點法例法託法藏法漉趣織神身在人意中攘脫爭可巧迸口頭必不能出者而文長一語喝下題事了然讀其四六在黛甪淡骨之間讀其隱字對偶諸技以天成者佳以人勝者遜通方言者佳以越語者遜總之靈異立成爪髮皆蟲予斷以龍鬼精怪之文起文長而署之應以牘受爲我楚舞飲八斗而醉二參也是集也經予編閱者什三予有搏虎之思止錄其神光炊滿欲嚴文長以愛文長而宗子有存羊之意不遺其皮毛齒角欲仍文長以還文長謀不同而道自合海內願沽者衆其必有以處茲玉也矣

風入蹄輕絶塵而軼如良驥之躪　宗期

頌節錄序　于思任

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孰爲英雄豪傑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也使必以一死爲貴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毀可常封乎何以醫久病之親肝可多刲乎何以感不痛之主一爲未亡人而遽投繯扼飲不顧後人之鬼斬人之胤者兒女子一時情至之事也遠途負重畢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傑知之而不爲也歷陽馬太母以

楊繼楊歸月塘文學年方髫而文學死太母抱楊之二子哭於廟抱巳之一子二女哭於堂是時大官之後忽焉中落嗷室恒於斯生戎恒於斯也太母曰懲矣吾死則一子二女子亦死即不爾無人視爐墓前二子亦死即天不盡禍馬氏留數人視息不絕祖武不讀父書即不死而亦死吾一身爲馬氏之母爲馬氏之父爲馬氏之師爲馬氏中興之主爲馬氏稽覈之督爲馬氏禦侮之臣爲馬氏奔走之僕不獨馬氏妻也不獨爲馬氏也妻者而後可以不死而後五十年之中庠其前子飭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之子於是騰仲乙卯來鄉枝闢太母恍然一快默自語曰祖武父書將在此輩不衙是兒姣慧也臣心巳完臣力巳竭可以報月塘地下兩楊相見矣而後乃潸然逝之也而後可以死至於栢舟之閒王言炳赫黃鵠之弔名公琰琬騎仰躍然於前繩繩未艾而苗苗甫萌也太母以爲極不足後事吾家世貞節何務於此億萬子孫但願爲福將不願爲勇將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而後知太母眞英雄也而後知眞英雄死方不死也

天台通從想見東阿跳丸舞蔗時

○○○洪園序　王思任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嶢目凹蜀得其臉竹大肉張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閩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粵得其麗然而都秀冲停和靜媚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吾郡中淏有八而蕺最寵絕衆坳繞環似百千萬名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真者佳至哉觀止矣蕺腹有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項間爲相國呂文安祠誦古栢行祠下低徊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美墻之

暇薙蕪攟隙搆園讀書顏之曰洪園成而逆予叙叙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圓人意者而唯山水之緣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盡嫣石尋丘穴溝借潴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日聚糧至則輪饑蹄渴酒濫肴枯不須興盡先懊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各於日而侈於夜僑于外而便于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黠檢招搖城闉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䆫束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峩峩兮登天而沉沉兮入淵天青日白洞屛虛悄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修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隅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水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而唯老樹壽藤天功難鬻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洪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蕺長而得耶於相國祠邊枕負大海襟帶二江湖山谿壑之所飛迴雲霞日月

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穹巒驚峭竟日賞心以几代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鬣怒鱗森而匪陰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畢從長卧而無非類若人之呵夕梵晨鐘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烟紅火仰萬戶則圓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籙盤盂爇丹脂而勝鼎卭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而當友雞犬吞圩實而成仙此詎非美箭氏之福耶吾越中居者知有仰屋行者知有辯途有身處山而日不見山者有日見山而心不見山者美箭躍然作百

尺樓想而月供其身于丹峯翠靄之上則況得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則雖易洪園爲福地可也或曰命名洪園蓋託于有斐之義予謂竹之義從箇洪園有萬箇而後謂之猗猗美箭廣四筵而無闌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磋友生斐貌章焉如是則子猷能徑詣而嘯者洪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劉鉄爲雙翠亭寫街鼠馬星督學肅上清之客

○祀修蒼浦園序　　王思任

感慈祖父不如感韻祖父穀貽尚已然分內事也廣書冊華宅田忍使節仁遺黃金數簏慮子孫單蒙窮餓耳夫子孫亦天之所生者自有口有目有福有緣何必當單蒙窮餓也是故黃金可得宅田可買書冊可購朝弋朝獲暮弋暮獲子孫之所能自致者不甚感祖父也山水秀妙區地摳勝沒在膽有心欲有之則恚曰祖父不力得區地矣見山水矣桐梓拱把竹樹枯瘁修陰之多人壽幾何則恚曰祖父不力如此

而能於代紀之前心誠求之使子孫低徊其下再三啼歎以爲安得老吾老一觴酬之此眞韻祖父也而其慈也爲甚大予游賞園林半天下弇州名甚雲間費甚布置總佳我心不快獨快者永嘉之陽湖錫山之愚谷次寧瀨水之鼓園耳豈非以其天工世物愈古愈妙創不如守有非人力之所頓雄者耶光州劉襄子過我而言曰予天之中人也不腆敝壤處在光黃界吳鄰楚雨餘山黛如抹有徑一隅幽蒨而邃山名五龍長淮帶之蒼松老檜數千章竹萬箇花稱是

藤蘿蛇綰汀蓼石髮錢菌雲芝都不記歲月幾袁
北山之江鷗海鶴孕產其間也王父夕郎鋤而居之
大父伯仲又克為之荷薪佚老者以惟講業者以奮
顏之曰蒼浦亦既聞於汝南矣先君子棄藐孤蚤墓
櫝之役風雨不弔入我戶庭既得寧而後奉遺幣一
糞除之也用是疏瀦扶頹誅茅剪棘增崇闢隘或結
遠公或築張緒或開子猷或臨摩詰或一份跳簾或
雙柑巧語或厄藥翩青或扶節蠛縷有舟鷁如有蹇
騶如有酒滬如有歌管如是幾哉二三大夫變世以

來之素也王子曰予聞之長公汝南風氣適宜魚米
可俯而拾常有終焉之意以今所聞天下之美在中
天中之美又在於蒼浦水光接漢木氣蔽雲赤汗交
下神游身處百孔千毛如風布雪予當從襄子去願
署掃葉使安用此數峯青哉而襄子猶嘵嘵山陰道
上也文饒之囑不具論論其賢者習數行應制得意
為高官守京涸若槁國還田里稍息不勝夢寐託言
憂天憫人矣即日對鳥魚不似其車塵騾渤之樂也
或者求聞生端使擴無已園日涉而趣少門屢飾而

閥多更有前人之作未工後王定者為是松惡其多
號蘭怒其當戶祖父力而置諸原子孫鄙而育諸斧
由此言之祖父之求子孫甚於子孫之求祖父與其
求子孫之賢不若更求子孫之韻也襄子還矣寄語
蒼浦既有故園復有喬木又有世臣是劉氏之祖父
子孫代相韻以有成也昔孫興公圖賦天台終覺不
似請以是言不為記而為記之引以俟海內之韻合
者襄子肯諾

祖父貽子孫以關不如貽子孫以德子孫報祖

父以韻不如報祖父以賢然其立言則致矣

姚孟長洞庭諸剎記序　鄭以偉

鄭子曰人物山川應身也而遝以文章事業翻飯乎流峙不則造化有奇不過一片無面目之帝江耳庚申余伴官端孟長讀于瀛洲若承叔欲避子瞻一頭地自首入都又請其所譔洞庭遊記謂吳中得茲鑿開混敦一竅人皆謂遊山川者以孟長之聲應不識不知之流峙而不知山川之遊孟長者以山川之神化身爲孟長而還爲胡臣胡靈鑿竅也何則讀獄奇矣包山標楙莫稽曰吾將學焉奮其身上薄星紀之上以張吳不則畫澤也不虞沼乎湖之神曰惡用是集險脇施礫乎岳岳爲也吾儲衆牝而放之布淅地戶畫東羣山之足如大蛇之匝昆崙彼倒影而入第數枝金菡萏而我沄沄濟濟無窮矣洞神曰天下有極幽深之術我能使頂行水而腹蝓穴使人傴僂肘行如蛇以晉之二雄又何如石公曰易言介我其迭而爲仲雍延陵之貞于是大小龍渚偕十八招提若虞初九百剪剪嬌嬌各呈其勝以競雄又如吳越爭長角伎湖中大盧空曰如是則吳窒矣是使婦姑勃

蹊高深遂堅我不如數子若空所有而能使雲煙草樹倏陽雷陰空不空藏將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則孟長所遊而記者是然南龍盡金陵腰結姑蘇霸氣消歇其秀爽不得不孕爲孟長又以山光湖綠供其飲乳則孟長之工文章無惟也仍持彩筆爲洞庭鬪眉如洪谷子之畫亦山川應身自寫顏面若佛圖澄腹孔神光自照五內耳杜甫所稱我肺腑者良然良然假令洞庭無茲記亦豈能自名何等態狀哉又使孟長未遊之先亦與余等何能分段梲之蕆種種色相如記云云然則山川者孟長神識所繇來而茲記乃其貌象也易生羲農羲農畫易亦復如是予讀道書孔子述評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强取出喪國廬非其人不可强取也余于石碩食指屢動矣孟長曰王詔修者吳儀盼也見茲記至孟長秉火蛇肘入林屋洞幾殆免而自號闔生因謂孟長勝國有劉蓑浩者作龍洞記亦幾殆戒後人勿以父母之身行殆而劉字同孟長名

又一奇事頭問余毒而人盡死語不驚人死不休皆
是也何必遊能殆人乎且出胎眼睛若不用火熏一
度如党家一對貼金髗子何孟長謂余曰椓子鈷鉧
潭諸記酷佳余謂鈷鉧者温器又盛黍稷器也潭形
僅此旋而洞庭可知他記多峭絕刻而不揚孟長正
以揚而兼刻勝也余家靈山墨真人洞天在焉乃無
一元字脚在胸安在爲墨汁歟惟冰冰澈明府山春
鳴如雷而人不能鳴則學者秘而余值其不靈其不
能爲文章又無足怪也每過大不思一拜范文正孟

長事業當與之等亦不足怪憶其文湛持許仲嘉遊
虎丘因問湖遊湛持曰苦乏遊資耳孟長其衲子素
饌以往此酸眉大省畫又錢法也倘賦初衣或遵此
例與山隱居約作客乎將以茲記爲疏程庶不至七
聖之迷哉而今且臥遊其中

夫差黄池之陳錞鐸鋅扣埜之白如荼赤如火
黑如墨

題徐大津制義字　　鄭以偉

徐大津孝廉出海陵顧黄門珠巖之門謂黄門出余
門以詩及制義示余余奇之贈以詩適黄門奉諱大
津走千里唁焉而余亦附致貫予之敬黄門併寓書
余曰徐生于吾師猶然大陽直稱也敢忘淵源之自
而大津藝則所摲借竹樓稿蓋大津居杭地窄不得
種竹鄭有竹樓當之大津曰擲筆樓上四面青琅玕
奄爲巳有若曰此貧女光也遂以竹所爲文所鄭子
曰大津借竹亦知竹有所借乎夫竹之質非草非木

盧中直節繁枝善葉巳矣然竹之際不一風則夭夭
然若笑晴則猗猗然若停月則皎皎然若悚雨則變
變然若濯雪則娟娟然若惻霧則霏霏然若矜非借
風晴月雨雪霧以爲變態乎而若夭若停若悚若濯
若惻若矜者非風非晴非月非雨非雪非霧所能爲
乃竹之質自爲態也竹借諸際以供大津大津又借
竹以供時藝又無子家錢之貸昔王子猷借居空宅
便令栽此君大津徑借主人之竹既不費時又不煩
溉非大便宜乎大津曰我惡知其然竹動其天機以

非深于文際者不能道

與我俍我又勦其天機以與文伶六知竹之非我我之非竹又不知竹之爲文文之爲竹也鄭子曰文必有來與心際然後有徃與古際必梅也始宜淸淺必芙蓉也始宜秋水他物則不然夫文之用六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皆借也而皆不借也借者徃際于古而不借者來際于心今經史子家已無完膚而曾無一似者皆麒麟之楦無其質也大津文亦經亦史亦子亦家而其心另有獨解適與古際古玄而味永無聱牙餖飣以爲古無堆砌生硬以爲富非經非史非

子非家而自成一家言如竹之際物爲態而不窮則大津之質爲之也大津空空類中虛侃侃類直節剛不過拘柔不失挺如文湖州肝鬲皆竹而下筆竹生大津借竹竹借大津乎古云世間能事貴天生大津齡才及陸機入雒之秋而能事便畢知能事則知大津之借知天生則知大津之不借矣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哉乃余又慨宋李于衣服器用必刻一韻字夫韻豈不美處其日趨于韻而日遠于大雅則近于服妖文亦有妖焉屑之盛嘉禾異畝同穎唐叔乃爲之作嘉禾獻之天子蓋王者以前民用爲瑞也文亦有瑞焉大津一洗俗之韻而成其爲瑞結實以資鳳凰之食行且借觔籌當世之務余朽矣第乘雙不借登五嶽爲汗漫之遊何能爲何能爲顧得寓名于大津稿中則其所借又甚斜矣

一　抉發借義拗盡文家三昧彼依剽子史者何足語此

聽草序

鄭以偉

甚與金丹家咸以逆爲妙寔氣有所盤礴廻環而後蓄積始大黃河倒激以養崑崙然後五烝返而朝元三花成以結頂文章亦然蓋物必盡順相聽乎必造成一平鋪無凹凸之器世界而後可必盡逆不相聽乎又必扫叢一齒齟不委順之器世界而後可大江自岷山衝巫峽下洞庭滙九江洄洄流流若聽其所之至潤州不有金焦兩點屹突橫截水口與之相爭則盡觴之瀾一呷立盡東南財賦人物何以甲天下故不聽其順流之趨以成砥柱者金焦阻之也盧肇所稱潮日不同物相畏以成激者是吾以是得文章之氣焉夫江之流一鎖于邏須數千里再鎖于金焦然後驚濤駭浪雷响而電張者有收拾有節奏而洄洑流流者自如也金焦亦若聽其汪洸滉瀁如三蕊進逆耳之叻相說以解也然後江得山而朝宗之勢愈駛且決東坡所稱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風水相遭者是吾以是得文章之情焉向使聽其長逝曾不一過則無凹凸而與之俱頹亦文家直布袋耳又使漬楙塑塞不聽其放則齒齟而不得洩如窒麻婆葫盧孔亦終爲五丁鑿破何以成天地之文章哉吾恒登北固意赭衣所鑿霸氣不盡鍾爲人文一見于胜東孫太史再見于徐振東文選然皆與杜鵑花共歸閻苑矣猶喜見我信之也信之爲文選哲嗣如見我文選庚午携所爲聽草請益多西湖作適遇試又以試文二作示我舟次爲之擊節與江聲相答信之識辯雞碑學聚龜總角試必冠軍見知于桂史湘潭周桂明公名噪東楚兹鏤如輪王七寶出于自然又如馬耳王以衆寶集成寶果非粟散小王所有吾恒笑蘇綿作文式是不以文聽才而以才聽格獨孤尚書之文如長松恠石傾倒豁澗略無和暢是不能以才聽情以情聽神也信之以其學聽之于才以其才聽之于氣以其氣聽之于情其情深者其文明作激作迸時行時止儵如千里之不滯儵如萬仞之壁立即信之亦不能自主而聽乎數之自然數之自然者神也伎至此乎進乎道矣洗聧一閱喜振東爲李鵶兒之不亡矣然信之爲予言不穀性不能逐衆

湔涸流荒欲挽一世之波流茅靡而砥柱之以一念且謂今天下之才情氣魄盡消耗于副累之子雒誦之孫區區糾靺遺孽陷我逕左十年不能恢拂拂廬門乎閶闔又不能禁吾豈忍聽其至此憾銀不律不化爲金鏌鋣乃終日作雒生吟何爲哉予勉之曰唯否否大榆大劍不先毛雒子匪以賦稅從出彼成采石之功者白面書生耳　本朝靖逵威寧新建諸非握管作八股文字人邪人亦有言灌絳無文隨陸不武信之哉不聽波流茅靡之氣以往一第誠不足相澗合灌絳隨陸爲一文武惟其所用朂庸鬪堃與雙浮玉鼎立爲三可也

水稜石骨磊落莫測

王季重游喚序　陳繼儒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淸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鴈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僊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須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囈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宰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追欲歸歸則憒憒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强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强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晉人淸言

奇而雅

奇女子傳序

陳繼儒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于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駒駒然適也已童子抑屏投一緘索敘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壺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磨其磊砢光大之行

或見于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裒而集之少加評騭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癖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于諸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為綺語人所點綴其蝕于太陽翳于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如月中天之彩盈箱

玉鴛閣詩集序　陳繼儒

檇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鏡猶懸西廓烟消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蛾秘枕異書結納名士陽春寡和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掃眉下帷董子烏啼幽夢遠只在數尺紗窗蛩透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煆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直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而奮飛栢子爐寒茱萸佩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璇玑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焉用文之郎遺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香艷欲飛

臥游清福編敘　陳繼儒

俞史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役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笻與一鞠屐耳歷覽幾何而婷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

若置其身于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游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于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游猱巖虎窟蛟穴龍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鵂鶹啼非有膽智者不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頸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料于俗務頓于老病左于

非時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任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于仆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寞寞漠漠而幸有一二記游尚在則昔人涸雲嘯月討松藕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其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

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帶市陌之紅塵樹蘭畹之秀本幽馨四匝

有大力者正不見其用力處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

文翔鳳

天官氏王秋澄先生引繩而拒詞弗中貴人通中貴人銜之偵上有他震怒以其諫官起廢之亟進遂以見放去蓋東序失河圖而名山有副累矣羽蛻始二十祀而愚始以按兩河侍御張公命次第其詠詩史乘之在篋者竊歎先生之力爲獨競也夫書之力八百年而彈字之力千二百年而彌推文章爲春秋之大者直始終元氣之母而文章之力亦各自有久近如射者之伏拾而挾鏃有至弗至焉者苟力之弗競

則爲秦武王之絕脰于畝雲之鼎而力又弗止以丹濃青縟載之而發以真氣爲大丙之御如鳥語水流之自就音節也其吐之情而中肆闆之蕩以入是以特久而昧者借妍于繁廡之詞假態于排比之字輩笑弗宜呻吟無病如哀樂公之門聹而涓弗汪是強悲也如副急涓之灑于帝妃而情在家姬雖悲弗淚也亂楮之玉三年詎得成林乘風之鳶十日不免墮地欲遠施而久著乎夸父之力終瞶矣試發先生之策篇除季葉沿習之陋而洗發心靈音節自叶于古

法其辭或之左之遷劉向荀悅割席比几韶文則代骨于靖節借照于蘇州摩詰之精華雙騫嘉州之蒼華竝蹈而質固自秋澄其亮節直襟瑕然表鵷鷺之署進秉國成退闢天步松風不和莎羽之鳴澗泉詎寫繁絃之響真氣所射宜石飲而札穿矣哲匠信範古而命鋼未始不援喪矢口也通人信博稽而圖觸未始不透悟枯宗也杜陵之愛君而至杜鵑朱櫻咸合情弗置者故杜陵氏質也青蓮之俠而儒者故青蓮氏質也而學者往往取樂府十九首各模一闋胸臆之云何驕苟可朱歌何必九賦苟可枚發亦何必七矣向使秋澄人遷于往者即終日七襄而報章詎成窮年五組而製錦徒學將一夫之朱冠而魯服自姓孔而字仲尼者果爲不及禹三寸之腰與即我儕人弗秋澄師也而徒章擬句肖其文章亦奚異貫絲繡平原而望其收郤泰存趙之功耶文中子之銓序六代詩如矯掌而獨以陳思爲君子非謂其深以典與朱文公獨以王梅溪配諸葛老杜昌黎之筆而信其爲君子松對而壁嶄不爲纖曲語也文章固有真

侍御公命令斯文而亟表其師學行之豫方嶽之采之珍以暴諸同調愚獲于校讐之役有受之持之而弗思服其人不同時是慽者愚其甘口過抑亦待八百年千百二年而聞者之尚謅以入也厥乃占力之獨競與

惟貞幹之有力故孤秀而能鮮

○遊莫愁湖序　　文翔鳳

秦淮盖吳氏當牖之通川鷄首兢寱飲歌互答囂而不堪撇波也玄武湖則幾于島嶼縈洄海瀛錯組又禁不得蕩漿惟莫愁一湖閒曠幽渺鼓枻泛入如踐明鏡之皓澄坐青天之碧霽周圍數里不通波于外津而棹轉客酣颯然有上假虛無之想飛危樓于梟鷺之岸布列墅于涬荇之濱眼并山青川將霽白北瞰則石城阜壁西暢則鍾阜冠霞峩微天嶠于空際幽輿淋清于雲還客因稱南國佳人盧家少婦若將

掃鬱金之堂塵數玳瑁之梁燕頤酒人浮之惟是暫謝輪鞅之役直破琉璃之堆代沆瀣于椒槳和嬰鳴于風笛澆心花之空湛抗舌電之光流其樂只且何事請佩江妃索珠漢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雲入高丘之阻好色傷大雅青蓮盖微諷于楚人若乃華清爲玉環之芳泉石淙實金輪之瑶几井以文君村以明妃濤檀浣花施專若耶必綠珠與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厭吟頰殊慚遠況豈所謂天地有情色界在牢寵之內江山匪勝豔娘爲寶貴之精輿設色琫雅

史記序　　陳仁錫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于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真喜佯怒而亦似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與

也與辟雍之鼓鐘亦與卷阿之車馬與鞅掌之勞吏亦與白駒之逸民與似績之古人亦與雞鳴之夫婦與前驅之將帥亦與同仇之婦人既環天下人可于可嘔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删俗之澆也用氣氣之失驁驁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于詩不尚氣而尚與此意唯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凛於自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

太史公于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于人無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典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者真喜似喜佯喜佯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巳巳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

譽巳以謗巳巳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閱者擊節歎賞以爲真譽之也噫此典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耀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即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于苛物而失于恕巳也是書始閱於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强解之太史不甚求解

人而强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黙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千古文章俱歸帝笑非吾師實與相見安能道出如許樂境腐史頌言聒耳今始得此知心當亦淋漓叫絕○洪音異象破聾驚聵

無斯二者爲大儒非吾師吾誰與歸

諸子序

陳仁錫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蓋欲返之於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

而操藥又近於入虎狼之窟探鳥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譏也子賜也其實不知子爲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心乎能曳尾塗中乎剡之野能使孔子東帛以贈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乎能旣放流聰乎能居遊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浩肆恢奇乎能不流邪説乎能峻潔老成懸之咸陽乎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繇入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沃之淸冷之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事

精列擧醫諸名自擇

則俗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於詩亾之後屈子醫懇夫一大手也故尚厚雖然有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操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一壽殀迂而自得不關痛痒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毒醫也天之刑中不在耕戰而在告訐其刑韓不在名法而在以說難干富貴也貪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泯矣噫天生我材其要擇術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而布局寬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結體隘善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子不云乎爲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道在六經修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此前集故淡以下不具論

所謂腠理之地聖人早從事焉六經是也諸子安能望其項背然庸醫非能殺人延者自殺耳

分別高下增減古方雕刻其有起色矣

鑿破混沌

○○　吳兩階文草序　陳仁錫

風雷者天之力乎烟雲者天之力乎於是夅於華頂觀日出知之日未出人寐天不寐大經鑄造要之倬出日一輪雲五色能事已畢故烟雲有力風雷無力動靜無力一動一靜之間有力嫫母無力佳人有力壯士無力謀夫有力題目無力題之先題之外有力兩階認題極透行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真絕代佳人夫作文不致力於題目猶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雖然文士貴勇與題角自謂聖賢忠臣不知已非鄒魯孝子讀兩階文味腴寧芳如文甲綷毫剟筋壽華繹並所至而貴易知其中有自得不以萬世換人一朝也哉李觀不云乎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吾願舞兩階之驂也

奇高之論前無古人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黃道周

○○浙江鄉試錄序

崇禎三年庚午秋八月天下當舉賢書于時東鄙且靖矣海外殘寇過涂滇者亦鳥翔不下 天子方舞千羽令諸臣共矢文德而臣道周與兵科給事中臣德陽得將事浙中臣顧影惕然自念初恭臣自七閩儒家渡胥江奴醜未退行人縛馬足 勅臣對妻孥言吾已辭墓出山此七尺非復我有誠淹滯一日有

如道路約四十日走都門篆槧書陳其蛙志顧忸怩自止者再臣觀天下儒不文未有如臣者也臣為書大要言殷高周宣不制勝無以中興 聖天子明德照天下國家年曆于今始泰宜及此時克詰揵伐躡其驕慕不俟六月可奏膚功臣度意無甚異人又談者很多引於非分徒挿筆取笑曾未幾時奴遯出關三輔廓清臣承乏遂及茲 命臣于是有宜辭者三臣自少為文未澤於德長談仁義逢 盛時無起衰之力而浙為首藩天下之所瞻顧宜辭者一臣負上

縷數士習同徵根原

守樹先後六年乏兜不效而蓬蒿日長匍匐觀 堯舜意願已足不敢復希榮宜辭者二臣既儒家窮日夜趣筆數見險不止無尺寸自效又持襆被南行為隱子所嗤誠愧非望宜辭者三然方循牆為書生誠有所不敢故臣觀天下儒不文未有如臣者也臣叅歲在海上未識晉書日在島中讀陸宣公書見其文覽詳涵互闊是安瀾猶有文人之意覈寘之去今三十年論其世復其書求一語之似不 得既束帶及見先臣桀少師時稱淵學分署兩齋別兵農水利算

數之務斷可行臣謂此在試場中不過是一段題目古人六藝服習終身今分別出途於曹郎中一簿文手耳試在天下何所幹濟今士爍髮摸孔孟衣冠談笑無所不似進其離經為天子使固視兩家如未通姓卽欲程以世務不過取幾種要書割截諷誦大小數十條稱通達人矣天下事獨須見奇羣習之何所不至以聖賢語著令念誦白頭尚如此卽復摻數舉孝弟力田亦與門蔭納粟同升安所得一藝上周孔之路然去今未幾年求一人曉兵農算數亦不可得

臣於是歎知言知人之難也仲尼平居以六辭觀人
傳爲家法一 日對魯公乃云辯言不足爲治子順對
魏侯亦云知人甚難不如漸引之于禮夫自有虞以
來敷納明庶含兩知無稱一 且對告上敷易前廟臣
疑其必有所試今身自試士優洋之未知而勉勉學
爲辯言憶在往歲蓬蹤單衣出闈自誓謂如此不如
蓬蒿既月昧拂拭又擽是以課春毫之彥卽欲先敎
敬而後觀心當於何日始乎臣始拜 命出按門遇
諸同輩咸云浙中風尚近大與爾當何以秖之臣唯

唯對何所用我秖人爲者毋一 先輩出典試與科臣
俱相顧鄭重必云崇正體蒐眞才而山川所貢神明
所致 國家案澤所被前效儘如此矣昔人亦云章
布之士出言動君相繫於精神精神之動豈可學哉
必執我見變行墨粹然而稱之反恐以是賈僭如臣
意欲人皆法周孔敦尙仁義一 蓬深造爲自得之言
夫深造自得之言固皆貴剽襲之所不至也士不談
仁義既數十年如親父子老別不識頭面驟呼之真
聲發其汗泚而已正恐汗泚而後此仁義相呼法周
慕孔者又成套事宇宙如許大風尙所赴何在不汲
要如此心獨得之下雖隔一壁豈可告語志天下者
不復知有鄉國志千古者不復知有天下今士望浙
門不問何處便云于忠肅王文成且如忠肅文成所
處變革功名之際使周孔爲之亦豈僅如是已乎人
患不深造不能自得於千古上下徙仰而就人一日
服官亦唯唯紙上問左右取進止其高者乃雜米鹽
脩一飾貌澹泊以自覆其于聖門辯言知人之道則
又未矣今 天子聖明夐出百世寤寐既三年未有

物色出傅巖之下生平治精神不能玄感而徒就行
墨辯奇正別醇醨以邀一旦之遭亦何所貴讀書爲
者士階級固無量周孔而下陸敬輿王文成而上中
間位置尙可十百毋曰天日台宕不避岱華也

吾師學貫天人道苞隱見比性命理數兵刑錢
穀精研博覈無不成書在胸故吐詞成經如寒
纊儉稷足裨實用其云周孔而下文成而上位
置尙可十百蓋自道也世以高奇相調猶膚革
之見耳

○○李岡甫制義序　黃道周

別不睹李岡甫有傳岡甫論議稱唐人應試之作累千百篇無甚傳者所傳一二如錢起湘靈杜牧阿房假得于風悲咸夢之餘幾幸不墜而猶以試體無傳間附於雜作予不見岡甫不知岡甫果爲是言以岡甫場舍之文及所惠予二十餘篇叅之即使岡甫書行市中左吐右吞無不傳者何所別體之有然以意揣今所爲文無世所揉艷施薪嘘火者推之宜非岡甫不爲是言岡甫意以爲不絕之言不託于衆賦既

食之臺一日闘門朝聚千人暮聚千人指動顧張無一興詞者雖有好語不可以祝洙泗溱洧分流之間父老涉水女子漚麻則亦可觀也何也其志獨存焉耳聖人不貴同存之辭而貴獨存之言獨存者誠然而存之衆所不涉驟駭而徐歷以其獨體行於比體之間若中國之使於遠僻之國也以爲彼皆合存者則以爲之獨存獨存則體立體立則神生神生則變作變作則體遷體遷則因過不一而夜行者因以爲鬼神夫鬼神者衆人之名也聖賢不立衆號以相惘

奇文不朽

而後彼得焉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無賢不肖皆口有所所龔者鬼神方走其氣焰空谷是處嘈嘈之下畏不可聽也有言出而善者應之有言出不善者亦應之以其應而狂喜以其亦應而狂惟鬼神既不受其狂喜而受其狂惟夫使無有則已有之必以爲謏已也十年之內而皆去其籍則自是無傳矣且以一垣之市荷筆成林所嚮所託莫能相尚其體之倫大者數百小者數十鬼神一物附衆其間豈得所謂獨存者乎獨存之士不戰于陰陽不聞于庸衆人意所不

可與物獻之而不肯受意之所可兆鬼使去之而不敢上彼其人固嘗竭志於寥廓貴賤取合笑駡之所不到而寘力焉力志已到明聰合生上下百世夫固多避焉者矣富貴之士好言如流納之四壁除壁去格不出百日取簡投之故有不脰十字者何其精爽氣焰之不可再取也且所謂體者藏神之名非附神之名也神有遺體明不生鬼如必其因自者則彈丸以粉而謂之月也故曰體無滿缺神有生死獨存者皆無所借于彼而存之其同試而獨應若陽燧之取

日方諸之取月映之而得水火其獨試而獨應若摩
柳之得火呵蚌之得水瞑晦不齊而我皆存者獨有
之也今之所謂體者必旁借其詞綿亙委隨爛紫敗
素千叚如一見者如夙習然而後以爲之標美夫如
此者將其湛定退處有得而能之耶抑其龍隨漸滲
居肆而能之耶如其漸滲居肆而能之將必首戴背
負攫貨于天子之前一有緩急焚楷號神叩首而已
必且勉强求其異等三日一筆十日一紙搖曳自得
者而謂人傳之乎凡物之傳皆有近于聖人即不至

于聖人皆有所實存于人唐宋之人以其才鬼自傳
其靈而猶多不靈今以路人而傳聖人夢所不到數
面謾之而必以爲或傳者猶優戲仲尼而石刻其曲
也必自爲傳而終于必亡以是爲道可以滌哭今以
岡甫之意即使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夙物安筆
書之保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又以岡甫之意新能不
生舊奇不死朝逢異物附耳低語倩筆書之亦有富
貴岡甫爲之乎岡甫二皆不爲則雖有大人上林繡
補龍骨黃衣之老引端其旁岡甫當之猶北于噉嘔

也而況于殘篇剩語畧可上口字必存之以爲神晧
者乎又況于因人之言千叚如一服以成習而自爲
試體試體者宜岡甫之夙言之以爲不存也岡甫自
燕歸益新力于文章予去遠不時領異乃僅理其數
語覆則不如以意射之如予者眞所謂寤言者矣

洪音異象破骭驚辭

〇〇鄭峚陽稿序　黃道周

天下人以氣相取也氣之所不可取如木與石然且抑之則各以其聲應聲之所不應若蜉蚍與蠻相賀於熏弗之野也歌舞揖禮殫矣而彼此不相覿夫彼以其體小乎則彼犂牛立於西門爰居立於東門臆喙咢然而彼此若啻也故氣有所不取聲有所不答則天下之體影皆散日離其表吾能走而呼於道陽無人也有應若吾聞其聲似吾夙昔之所耳替吾驟咤焉若語狎而從之則不知其處吾夕走而扇於

道陰無人也有至者吾聞其氣似吾夙昔之所服領冷冷而樂之夫此兩取者豈皆有藉假匹體與吾習熟而爲之乎仲尼能行而食於子產夜行而叫於吳札吳札之與國僑相去各數千里也大禹出而與龍摅講語入而與石母生子其體比各不相感也而感之甚於蚤蚓之於莫簇吾將以古之聖賢皆然而今之聖賢則以爲惟今之所不惟必若仮之以糞呼豬之爲豨也夜夢不潔而朝得貨夜得錢錐而疥痛生於身彼所謂常識者安在乎既不得常識而以其體

有化點綴

匪夷所思

四大小形影以爲常惜故人谷而呼曰魅來則魅來過明月而疑其影則必死于明月也吾昔者夢渦而飲於江水方溰溰也右頗有人焉曰予鄭氏火色彪文欲視而善笑右頗有人焉曰子蕭氏金色彪文大視而善叫此兩人者其形體各不相比也今從而比之果有之也子鄭氏方瀉于塗自以爲江水使子蕭氏鼓楲而樂之子蕭氏又以其波瀾招楲而擢予予卯自以爲木石其於子鄭氏獨無取乎且使子鄭氏爲木石予循將從而取之加以絃必靜以清以爲簇

業必作而善鳴而今子鄭氏踞之於黃中之間則是天下不復形影之以爲常惟也形影之與聲氣則亦蘆巻焉耳此以相於羽彼以相於毛毛羽之言奚擇乎予猶甚而臥于樹下鳥過之啞啞鵲過之唶唶以爲是氣也鳥鵲挾取之而因爲喜悶其間既則自以爲誕也我豈爲誕焉挾取其氣而喙於子鄭氏之屋者乎子鄭氏之所喜悶與世氏之啞唶蓋久矣其不相躐也而我且以是求之無我亦自爲銓堅乎從而呼之則應之曰諾是過子蕭氏之所樂領也我益猶

聲存焉而未聞乎道訖

荒幻奇詭試以質諸莊叟猶中泠之于惠泉也

會試錄後序

倪元璐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何言乎其覩也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相見然故㒳覩焉易之言覩書之言霽也上古之蒙霿于二代堯之蒙霿于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時則亦有若摩造啓闢然者此其以堯有靜深之息而舜大見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凶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席伊祈之暮氣而埋于窮奇檮杌之繁妖如處礜石不可尋察而及其應運投知光氣勃發燦然華舒爛於卿景故舜者明新之大歸冐萬類之才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徤斧以章奸鋤逆使嚴霿坐清大昏忽旦天子以爲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洞垣而求之文字自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思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有不見於此者矣士之能爲此者運呂則氣發心開則力張去辞絕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此物之善覩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

勘破處究分明務局面從何躲　閒　許近討厲

遁焉者夫敵臣之遁其君者畧有五術漢之臣則皆習之漢武帝責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畧輻輳及逮數十城之守職事並廢一遁也衆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一遁也詭於中虛以爲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遁也駭非常之原而託於安靜且以老成制年少以談笑奪痛哭則其說易伸又一術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

主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順四時一遁也逃實課而仰於恭蕩以爲大又一術也公孫弘對武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謙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押闔其主漢之二主皆英主也然有不及覺者其情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上其陽其德而臣則懷詐而棲于至闇此周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願士終斷白其意以與 上相視相視則無回心無回心則無匿才 君父者呼心之聲心志者鍛才之構世願安有負忠臣之心而患無其才智者乎且夫 明主在御譬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易而欲滅其醜難乘 明主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過難況以 上沖質而能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必又出舜上而諸臣從之枕圭席鎖不爲十六族則爲四凶不可慎哉

府經庖藝洗盡餘序格杰搜剔五遁情形如秦鏡當懸肇無匿影又如越人神技洞見五臟進是千秋臣鑑豈止鼓吹一時

○祁止祥稿序　　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羨酒於太玄逃燈劒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大尊而其情如春氷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羨爲不味之烹玄酒卽非醑之醸不味比之生物非醑幾于澹水以此二者享諸衆口苟其噂喏唱吉悦懌騰酣則亦遂可尊屠手于易牙貴汲人于儀狄然固不能則共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宜必斂則有取于帷燈侈劄將傷是所期乎匣劒然不知畜光需鑒養鍔待

犀利

剸此以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尚包胸之會未聞至幽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今欲辨牖墻之中非漆襲石之裏無篩雖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共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力薄而取途于易術中憖而駕高名以自壯旣巳爲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衰狐升座而吼能象之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欲使羨人竊羨酒人竊酒燈者猶燈劒者猶劒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

如言如刖

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天下必有劙吾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事猶可爲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氏之文棲于奥深躍爲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討心觀其出淵然可斛量血則其才無不致于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吟亦可以通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爲止祥氏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竊以死耳觀于止祥氏之爲文亦足知羨酒燈劒四者之才可得而極

而太玄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巳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數乃售使吾言晩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撐霆裂月句作者之所脾

祁司李玉節傳奇序　倪元璐

韻人管風絃月莊士矩倫艭理兩氏遇于塗必捽項変噬而去今使兩手者左執檀口右執鐵肝兼寫並獻所不能矣夫文章之柔若媚狐比于巧令者莫甚元之曲子而以爲繇其道之可以教忠世培則有取爾也世培心惘于旹起藕衛稿壞爲當塲之弄其艷蘇意徵其醜衛恨切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卨人之欲不朽檜卨甚于存武穆也宮商鑄之不愈于金乎故是記則祁氏之刑書也名音曰律名法亦曰

律故世培之能于司刑于此可知也然世培之于古之爲詞者則有異歸焉宋廣平剛腸而賦梅花則媚歸于姿世培妍面而敷勁旨協于銅琶鐵綽歸于骨王右丞奏鬱輪袍領解登第歸于藝世培既登第兩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于道柳耆卿調桂子荷香致金亮躍馬歸于罪世培拈一秃節于近晶漢月遠遏胡雲歸于功且夫譜事爲詞使可歌舞其中有靈乞已以世培氏之詞爲鬻亨于諸氏聰氏亨諧憭氏亨態藻氏亨華俠氏亨義而用物以配之遂花則艷着酒則豪當經則法伍史則覈是固英恠非其才莫能爲之也

合音律于法律則匆風雅於中未始不列各絲

一座

張茂仲新蓺序

倪元璐

凡人福根深厚於文字中郎得福無盡文字之福集於數種之人其人不蚕食則得之引醻歡泚陝痘唱吉箸落風飛卒澤厥體此人享便福其喉無血腥其策管如舞其葉不再易其靈臯之君甚樂而壽也其人握筒則亦得之枸銅約爐衡斤量銖鍾亦此鑄銚亦此模此人享定福其日不東西覛其相題如變子其行畧戚縮可循其於文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情也其人酒勇則亦得之焉牛兩瞪發言銷矢斬頭穴

胸何知程李此人享冥福其手足穴葉出其頭不狠顧其架不畜笺傳其爲文有與而無思不求其文之用而甚自喜也夫此三者枕鉛席觚未嘗嬰患而由其道則皆可以得富貴益其夙世嘗有造書制契之功於天下者故獲果於此也今天下之劇鉢其志意而憂乎示難者固皆根薄走苦之人矣夫其於文揮肉取瑶排蒞選莚滅巳㸑之竈壁未離之山我法自擅而猶裾裾左持聖燈右振王鉄如是爲之性命將失得何福乎自吾友張茂仲之于公車垂二十年而其文精奇宏深無不有者觀茂仲之文亦可以知神無膚取理無塗遇犯其劍閣峯陰平之勝旗造於具茨振襄陽之迷駕故避福而趨艱危莫甚茂仲也茂仲告我曰吾分不得福是吾夙世嘗有焚書之孽於天下者吾苟探手而得珠一曲再鼓之則面熱病發苟任走而叛聖人之情則夢驚魘中風懺漏夫茂仲之言以爲他人之福使在于巳則禍也巳然以茂仲之不爲是三者將亦有享焉今使茂仲提肝出喉落紙可見入則我自西鄰出則人爲尹泣而詔捕發塚

斬關之盜郎不我及也如此豈又非福于舉世之於文皆好爲其安而處福者不爲其危而造福者姤九五曰含章有隕自天言無所盡力於其文而文適逢之如天降然者蒙安而多倖也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言有所盡力於其文而文終應之若被召而來歸者終譽而無凶也今蒋脩艱危之際因取擔薪見功不取衷帶鳴福苟或有以司勳之律命文者曰入虜地生致虜者上功次多馘虜次身負創數十其諸握矛不刺刺不深不見虜還野戰蹶者殉諸壘郎不

知彼三子者安歸乎然則艱危果禍而福果禍也已

紫華嘗奇讓否退古嘆共一字當今腐骨全淤

堪作進學解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予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遍觀羣書旣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塡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

請焉故予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予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

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于予者乎
今諸生學于太學縣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歲有裘
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誦詩書無奔
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
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予之手
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
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它人之過哉東陽馬
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朝京師生
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

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于學甚勞是可謂善學
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
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
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前輩虛心攻苦乃爾令人稍解吚唔便栩栩意
滿學問安能有進

○○　贈方松厓序　林俊

五行具而五性分酸甘辛鹹各一其味而各相入也
故皆易和惟苦獨無和酸甘辛鹹各有好而苦獨無
好翰之蓴亮之薤元修之菜槎頭之鯿通印之子魚
岷山之蹟邑之蒟蜀之椒桂解之鹽調而和之其皆
相入也均之爲瓜不削者必苦均之爲李不摘者必
苦均之爲笋獨成竹者亦必其不甘于味不相爲入
者古之人行之苦有喻矣蘖是也政之苦有喻矣茶
是也苦之不可近如此宜其好之者獨也抑聞之直

木先伐井甘者必先竭又患夫生于材者之爲已累
也苦無適用之材而亦善收有自壽之利其未可少
也予弦直石介泥古而病爲通欝之於味所謂苦也
落落無合動觸世機好鹹者之所棄酸者所色喜而
心疑者也無適用之材而又不收有自壽之利予之
苦尤乎其不相入也然亦有聞其風而起抗衆詆而
不奪者其故何謂也予取友於天下與其一鄉有未
及一面而自謂知已有肝肺相示久之而益見其親
若松厓君者其是也夫善化者逆獨爲同予僅安于

獨者也然私計之苹適梔蘗味之至苦者也自相爲類而自忘其獨故雖盧扁不廢大調益元氣雖不敢與參苓同功然爍極脈脫氣促而神昏以絕一轉息間熄薪止沸苦亦奏有微功矣夫神完氣足勝理癘客內體固則外邪不能干置一苦於無用之地賢之至也松厓其無思置予無用之地者乎松厓有學識操養以不涉嫉阿忤逆璫意退伏林下及是起憲副監軍川東而復回湖南也予亦欲東者因叙所贈處者如此

備陳苦趣不啻藥餌

送書史李約禮序　劉崧

世稱善書者曰書史書工也史官也書者安得與史官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皙曰黔也曰黑而倩很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嘗謂史官爲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爲書或狗愛挾怨爲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備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役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繇是觀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畫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者爲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宛然能使見者即知其爲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盈縮於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輒爲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也人莫有能

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蔑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吕盡于史爲丹青出色

有關士風之言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李夢陽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錦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塡塞路衢道旁觀者咸歎息爭走覘公聚而轉相語並不爲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得失故每語所從侍必逡巡乃能所謂推擢舊臣者今　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

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屢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若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

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駸駸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願仕者不至故曰所使公決于去何不可耶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迨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恩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似有四字尚倚者而癸年鋒鏑刻可以預頑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羅玘

地之涯爲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肉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苟越邊而求以爲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甚愛而重爲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爲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爲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噉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爲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爲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憸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于今尤爲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土蕃西羌之所窺覬而比年伏戎孔深天子以爲宜得忠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于未萌于是以監察御史張

君爲陝西按察副使往卽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
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甚肅之距甘也五百里
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
盡矣計其道里之廸蟠蚓屈于河山之間腰腹脊脇
要皆虜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
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尋之敗孰爲之殿罪孰爲之魁
君道時顧瞻躊躇固有定筭而後諸蹈蹈者無所動
其喙不得盡其詞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羌
之強不及于諸虜偏稗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

之得久于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
君爲得無情乎或謂君臺端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
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益泥于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廷之論而未考韓范二老負五大之望皆
嘗在邊矣然則邊固果可付少年乎凡器物于其旁
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于邊
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
言之于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以爲君行贈

就一邊字生出許大議論巧不傷醇華不彫質

送艾典衔歸隴州序　　羅玘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
沒于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警之人嵩隴蜀之喉
也於中國爲項領勃澥海也碣石今淪於海要皆在
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爲尾閭洩西維之水而脉絡
實首尾焉隴爲秦野其位輿鬼其舍鶉首其宮巨蟹
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爲燕野其位
箕尾其舍析木其宮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
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

其爲體也柔柔則爲沉鷙其過也爲激射爲奔放則
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爲之者哉然吾聞太
白其卑近日其高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
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假兵五星皆從星辰而
聚于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爲兵災
亦或遺而爲祥其躔次嬴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
而熒惑退舍是也今乘輿所駐北極紫薇帝座也又
辰星命太白五星聚于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
者從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與尤旗枉矢旬始

者卒不入于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
之時言星者魯有梓慎鄭有禆竈齊有甘公魏有石
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
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賴
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
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
艾昭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
重其世也少其官而欲易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
之地愢允德之愛人至矣然昭業巳爲是特充其官

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自昭始如甘石禆
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姑與之論
燕秦分野所以薄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
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闕力靈孛谿止亥步高躋碧落之上始能棲柏

分野苴土天官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羅玘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
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
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潟鹹鹻其水土同
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産同在畿
輔北赤縣其所隷同無宜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
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
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君耶雖然君
亦遽謂其信同耶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馬也

至之日撤蓬而四矚焉離離芃芃者稻也無謂其艾
蒿也烟之濛濛者墟聚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也聞
其摐然闐然者市嚣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嗷譟也帆
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艣舟也布舸也無謂其鼉輔
之旛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統絢之肆也無謂
其放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傯者膚受之
訴也無謂其萁稚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巳
較然矣其果同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
漕月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

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
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固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
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謝復同與可謂尺水與波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羅玘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願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部郎曹臺屬郎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爲北既北矣居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爲長而擠若是人而非哲且賢與悶悶不慧者能無是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爲縣者必先崩去其始爲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史冗之伍日與之浮沉從事庸汚狡桿如近溷如蹈蒺藜然莉包荒之不暇也郡督郵至桀以撰焉部使至

桀以跪邀於途焉吏包容卷其前桀以詈焉又不幸逐逐其欲以敗事又桀以黨諱焉又常與爲進士者過而於吾爲轄其惡爲轄桀以丞簿而不吾與也暮而入內愧其妻孥婢僕噤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其樂也不必北也居數歲而陟於外其樂也不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爲縣者又曾不思群試於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承與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爲縣其樂也郎曹臺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然其處既卑

其警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其益思以奮而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爲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爲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覘始仕爲達官者不惟等耳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矣餘姚楊君知敬將知新喻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予言而後進士爲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皎然得無以發蒙覘予言乎

只一進士爲縣生出波瀾如許筆力餘妍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羅玘

○建昌爲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於盱二水交與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有二十里爲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爲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爲新城縣而南城北下木三十里已爲撫之臨川金谿二縣蓋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納爲守禦所元季僞平章拒割據之雄爲僞都僭王號宣德中　荆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芻牧廩廄之富鍾竽笳角漸淅之喧羽旌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衆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覘其奇花異卉珍菓嘉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遊林薄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埆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岡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爲遠遊蒋海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闘囊受傭席飽而嬉矣蓋吾里閈之

似須似斷

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爲適然耳既而隔墻而呼曰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顧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爲丁仕隆擁重貲而好文黎文淵扈　輦蹕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　王門榮矣哉然浴肝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檐而入者曰三縣山氓來矣此則少

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鱉咸　內物也寧復得樹爲邪惟飲醇酒饜餘年得歸老以亨鄉國之全盛招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告別吾無以爲贈也以此贈之

題無大主張只好就南城生情而風華燁映忘其寂寞

傳恍有巨力

范母易氏貞節序

王慎中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爲曹氏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鼻髮刖劓耳鼻然後免乎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之歡爲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爲人父母兄弟固亦鄙矣獨怪令女之節其英爽足以激發來世而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悃懇足以悲感佻慧而不見信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隘獨立不悶有以自恃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與夫髮斷耳刑形已

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欲修其已毀之形而飾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母疑其容而兼失其心令女亦知已容之累也故其計出於殘肉傷體而後得免嗚呼可以爲難矣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所爲苟難者亦所以爲未至也令女之事余每以是悲之乃今得見節婦易氏蓋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歸於范氏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爲養也其舅姑悯以爲不能終爲范氏婦欲再罔其所居易氏賦

柏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夫弟范玉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虐傷體之痛而志愉於內外之親孝養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慷慨迫隘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帷第潛移默感其欷歔慨歎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其擗摽哭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其然其否隙露端引如鼓室中之鐘聲音不能匿笑貌不能藏兄不

得以苟信其弟母不得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顧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爲賢震異尚刻之行駭於聽而怵於是易至於有迹精誠篤至窮微徹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刪入倫出要歸于正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王慎中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悅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寶於外廐玉帛英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爲勇于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

不絕于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于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劍馳槊適于持棰之嬉關弓舍矢抑于投礫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綺縞也其爲千戶于金門爲守備都指揮于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糞無精稻廚無虞肉而營伍之井屋庾竈必善且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

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
而已余見其所爲皆駮之曰凡爲大將者睨方略計
數奇伍爲在目操肉器與卒伍爭枝而較勇則是身
不叩長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佃而與號令
明而威威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
其心而後與之雖自刃彼行廚魚粱肉而士有飢色
若非漢之名將武者或以後卒則謂凡吾所爲必始
於吾已不習其事而皆授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
力吾以爲於已不啻敵不爲迺今使方略計數明矣

而申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
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
立勳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㗽
殺人而無所制于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
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吾又將卒之而與之共
死苟爲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
自不習其事悍然卒而爲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
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爲皆
果以徇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
也以此今債軍亡將之纍屢見于邊上方間鼓鞞而
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
習兵而素拊士所宜向無不成功君則當侯而無所
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
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于君之
爲余書都指揮于廣東也序以爲贈

風華翰逵利用孝心

寫得出　又提　更衍

贈趙千戶序

王愼中

其時武人之容冠榖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劒而語雖飲酒敘謔睨直而不能俯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條健而不可制則蹴踘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宜其氣卑躬俛首靦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衞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爲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仰而無所憚時乎

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漸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于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嬌强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效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能大變于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義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貨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興事任不及而材勇無以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任誨徒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以消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欲飭者亦無以自興將使武人何所覩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變百鍊爲繞指柔偶覺蔘然若劍語準武人鄙態傷眞上古臣亦未必作趑趄面孔向人

上下文疑爲衍可者以者

送王僉事序

趙時春

西蜀王士延自刑部郎遷湖廣憲司僉事僚友催愁言偕其濟追而餞之酌酒而祝之曰凡憲司之患非職者予知其所以然乎患莫大于相疑何耶天子不能獨理人故界之守令頒天下之民者守令是巳守令頒斯民生殺予奪之權則將以其意行生殺予奪之權可乎不可乎天子亦知其不可則設憲司以防之故憲司之設始于疑守令憲司頒守令進退榮辱之權設又以其意行進退榮辱之權則天子又將大

置人以防之其疑固大于守令矣然則爲憲司者退以疑疑下進受疑于上上疑則下慢疑下則上反患顧不大哉雖然上之所以疑我者因我之以疑權疑下也嗚呼王子豈能必不疑守令之可疑但能必不以我疑疑之權疑守令豈能必不受人疑疑之權以疑我但能必不以我疑疑之權受人疑嗚呼王子行矣勉之哉吾不疑彼疑疑之權矣而彼疑吾疑疑之權是天也子毋恐吾不以疑疑之權疑彼矣而彼疑吾疑疑之權是人也子毋尤不恐天不尤人子有以報天子矣然吾尤聞湖廣故楚地近猺夷俗喜疑而巨信子果能此豈非鍼楚之秦緩與

體予鑄挺

公文大有昌黎氣槩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趙時春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號曰風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蒞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興釐之故凡內外百司有失職者必觳觫於衷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我爲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遺乎則將爲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秕稗之政黎民有嬉皞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大哉初懼其權重難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使之治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漏罅則佐而糾之不以逼爲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爲中丞者自比於六卿爲九卿始引大體以自居而下後其治于御史爲副使者亦自[illegible]于二司爲三司又以逼爲嫌而挈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幸陞堂陪座押案僉書退食厭所玩愒日月或問之應曰我帖司副使當然士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爲帖司否帖司之說豈法制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豸冠服法服得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甚駭之又聞長老言異時天造之始副使以下乘馬徑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省中咸慴服請罪其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爲人生而居是官得行其志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齡入仕目睹所謂風憲官者已稍異所聞心私怪焉又聞帖司之說則大以爲疑及爲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爲陪貳東溪既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以閒暇爲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惟風憲而百司亦皆有之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僚友咸賀不敏以少嘗傳長者辭令則爲致其語曰我將以君爲帖司者耶必令婍娿于流俗徜徉以窮年而奚庸余言也竊覩君之楚楚然懃劬王役蹶蹶然不遑息殆非喜爲帖司者耶夫丈夫遭際休時在側陋猶耀其光況居大官衣章服得行而志固當蘄然巋然砥礪臣節訂頑砭懦播汗流清巍然躋遐夷之民于陶唐政教之中矣將使後之人指目之而愕然駭異者亦猶今之駭異昔人此眞毅然大丈夫之事也君子

所得爲也顧可以怗司自諉哉夫余固怗司者也然一聞其說尚悚然而兢厲蹴然不欲復諸身况君之果斷通敏者也嗚呼吾知東溪其必不爲此也夫

今之不爲怗司者尠矣誰此能無汗顔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熊過

王大夫既典師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以爲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參諸傳聞其地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鄭莫能當者蓋典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强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也然河曲卒困于趙胥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益爲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宇文强策舉齊靡不由汾曲走出爲師

凡東境之禍固皆掠境平陽者周振玉壁城齊據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乃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凡鄉晉稱第者舊乃多參居其旁麗雜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怙狡捷往往由平陽潛入行盜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幾石州此壤服之憂不得委蛇高枕者也夫蓄之雜久矣卒欲夫不可得藉第恐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

不可專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籍俯其孝弟忠信則
親上死長之誼詘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葛生搗
羽之次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
頻蹙稱窮諕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
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
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皋陶
爲士益土言不及兵蓋刑清政修內不格奸則遹至
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乃異也皋陶之命曰
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于民因將教養使安之非

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
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鉤鐮
褊袒呼而奔之有夫隕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
殺其鄉道謂賣巳也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
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
淑問如皋陶弼敎而巳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
不可華況今之胠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
兵而巳非以爲可恃也

言兵不可恃深晰邊要文亦駸駸西京以上

○贈東穀先生攷績序　王維楨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爲南京工部尚
書而攝兵部事其時會倭囚發先生諸所振舉皆可
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爲記之云始倭因來侵海上也
衆不過數百人徼跡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得書
輒大驚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呼火草疏驛
聞于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太遽且須之以觀
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海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
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

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
諸大夫徧覩之客前言先生疏太遽者乃皆造門下
謝言先生識賊狀覩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
謀者白雲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巳先生懼遂集諸守
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
生目言者言者奉首退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
秋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奈何守膠柱
之見而不顧急難乎于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
戍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申罰

科既已定乃尅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兵出而行都市中卒皆綵甲兵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與兵出可十日所而倭四皆回舟不來先生御寇凡三疏其二疏事既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負才之士非少矣然事每不立者坐有病四焉事勢奔迫利居其一害居其九算較分明而怯心生焉此病一也

獨智之慮衆不及覩而駭議隨之自信不固制于唇吻而遂止此病二也太阿倒持授他其柄動發舉事未見福端先罹禍首此病三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逡巡猶豫未有所决譬之臨道踟躕坐失千里此病四也斯四者固僨事之根蹶才之路也余常提是以驗天下之士百不失一而孫先生獨無一于斯四者此大計所由定大事所由成也在昔正德之季年嘉靖之初禩也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先生者二先生相躡而爲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今稱之以爲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同時當鼎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時南中人咸事籲禱願先生爲眞兵部已而改南京戶部非其望矣南中人甚嘆之孫先生自爲尚書益三遷而滿三年當攷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先生之概乞改兵授鉞以答下情懼人以我爲遊翅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

懼人以我爲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之吾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毋以我爲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記語人曰彼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爲戶部而值財用屈也曾歲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既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算凡此皆大政乃背遺而不錄何也王生聞之憮巳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綱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錄焉固也

安徐詳雅有輕裘緩帶之容

督學與宰相銓衡西承

以命字生波

贈青巖胡君督學江西序　王維楨

夫以胡君督学江西者則斯舉豈不誠甚當哉葢人
材之藪長在宰相升進在銓衡其風厲陶成則實隷
學政者賴之故此三列者咸各得當斯足矣奈何患
世乏才哉日胡君拜新命諸當與胡君同中秘者皆
嘉樂之頌說之固信有所感非私而已也初胡君在
翰林年甫踰冠將對有二俊其一則内江趙君乃胡
君竟遷給事中去翰林非其常也豈固命坐彼不坐
此哉其後十餘歲胡君忽而作已又作而與漸徵漸

引始歷今階命頓抑之耳胡君能與競乎今吾君齒
髮逾壯神凝凝定矣夫士志定其神將安拔弗善也
胡君少而負奇恒以爲人臣委質而出苟肯殺力進
取安事弗濟故往在諫司輒有所論駁以明已志寔
本無他腸如世俗獵名自炫之爲于是執事者逆論
之言其人援爲諸生師表誠擇其當也亦命且達哉
鄙人楨關塞間人也塞間人十出九講戈矛戎馬之
技乃楨濫典筆札之役則時時就胡君考訊載籍推
採至寢既虜數犯塞烽火達于居庸則復與講戈矛

可藏居說

戎馬之技小折大創之畧順胡君爲士者師矣余第
執手默默不能出一語私謂其富積著可施余安稗
之哉顧獨以胡君故則慨噫甚焉夫古之人能當其
任位副其有則何言命躡跛而升殊雋立談而貴尤
人則何言命時之所予序在鵷鴻俗之所否滯在塗
泥則何言命非無命也所由自致命弗能格也惟士
專言命于是君平之肆客常滿座季主之卜聲動長
安術家主權脩士陋守自漢迄今若是矣胡君順命
而又好修其可恒覯之哉胡君拜命時宰相則袁州

嚴公銓衡則四明聞公究其事宜傳述久遠趙君謂
余日斯毋典筆札者之責乎勿令缺逸焉可也

順命而好修知命與不知命者俱當味此語

故作波瀾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王維楨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太守益赫然顯盛矣顧獨以建寧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慨嘆之焉今天下坐戎馬之驚淚歲以來騷然靡敝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播即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惟獨江南完在江南又惟獨閩中完甚建寧于閩又稱完郡益漸南漸遠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令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

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晉之境譬猶病癖而逢倉公苦髀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略慷慨為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覩其行事主在便國家利人民其伏奸宿蠹自張君在事猶之去腐置氷蚊虻不就也假令張君得擢專制之權據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困其志局其才其所興發建竪當與古昔豪傑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完郡將益靡

資格之限甚爲扼腕

有見余奈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才所從來久遠矣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郡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弗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懐拯救之志挾批擣之能亦引㢸逡巡莫敢自效誠格于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比其時且颯然衰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若是以為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

暑忍飢渴益四方士也不及其時畀重權強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庸衆人焉余恐其積效不睹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寮往建寧其寮八九君第莞莞視張君笑一日其寮鳳竹徐君為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默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值此余呀然歎之語曰南道如虎陞官半府非虛言哉

人以得完郡為喜而此顧以得完郡為惜名論森挺可備官人之監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送柳濵先生赴平凉苑馬寺序　王維楨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凉境云卸平凉苑馬寺事平凉在重塞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衙散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茶已斂揖退坐私閒內吟臥自如與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日土鮮秩散比之

隱丈人云寺少卿柳濵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與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凉道華州頗靡有弗樂於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爲喻夫莫險于山險之在馬莫遠于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克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蹄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東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途平坂讓馬爭趨文藪繡轂讓馬爭放東牖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坡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馬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遊八極人咸怪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

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脫驂驅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投閑抵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遊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蕃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至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　帝華且韁馳驅乃何憂識馬仰望平凉去

規翔矩遊不失其馳而能至于遠正不必以斷風畫電爲奇

古人所不敢言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王維楨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略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于是　天子賢之頃之　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

生爲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勳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遘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旣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泰中人宦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

事未用而言之行

之內竊覩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校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固不知其爲祥亦固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進是益覩昭曠之道越拘牽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云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

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消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婾婀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楨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旣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驁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

有此一疏便可并歸林下

以爲子儀名家子年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令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請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歎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　國家之所患者唯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若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

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爲之耳外語藉藉咸以爲有爲輸錢脫更者發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可痛陛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于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

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充實卽于什中選伍于伍中選一豐其餼餼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强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徒善爲容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略者每營各置數人而能令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攘外夷安中國滌舊恥伸新威計無逾于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于　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

其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雖下多才名不虛矣

和雅端凝居然大家其詳述罷中貴人典兵一節可謂探驪獲珠餘皆鮮瓜矣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徐貞吉

余選漢記公孫昆邪偕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爲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始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兵而已其要領可覩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遍歷雁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愼擇守夫乘障收保衆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即

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接踵而以與諸人于是廣去守而爲將雖其晚年而耶都一以扞圉名則既以其名困矣　明制橫邊守恭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督糈糗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之士稍闊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寬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也率出顧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平陽守兢兢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效虜亦易與烏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春根胝昭曠者不及于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也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徽纆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孰計

者之過也烏在所稱闊略假借之初意于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閫國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篤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　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爲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倘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力擊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予與大夫計邊言雖

多又稔以安民爲之本

令無良守故無良將安民一語可當萬卷韜鈐

波瀾壯濶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唐順之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動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於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助伐焉則君爽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於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於是居者慨然有羨于去者以其絕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

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弈弈耀人耳目至于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絜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縻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

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期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蹩蹩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閒散翛然絕不以聲利自汚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

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烟月以爲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余也哉

起勢如大海迴風

送太平守江君序　二

唐順之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

不忍奪人之私以斷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徇乎公之所必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其鄉鄉羇于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目而歷者或絕棧鶩波蠻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聲而聽者或侏𠌯𠍗語豕窟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斷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

惟徇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欲人也乃今爲 天子出守太平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拊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會其爲地也最要而其

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耶抑以 天子方有事南鄙欲借豪雋于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必不作于他日矣

大意以邊遠爲嫌而頓挫往復有之氣致溥行乎其間

○送翁丹山參議貴陽序 倪一元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爲南比部郎且九載矣檄至以先生參議貴陽先生之爲郎也賢資又獨久乃其遷不能踰常而地又遠士之務進懷古者或不厭焉其歲三月翁大夫治行諸鄉先生咸往餞之都門之外冠蓋既集馬鳴于衢于是有顧而歎者曰是馬也範馳驅式王路弗弛弗蹷國馬也然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也可以爲良矣然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竭駑以聽御者道

雖遠以日月至之巳而大夫前行至于舟於是有顧津人而歎者曰善哉乎爲舟險而不敗戒而不袽是其材緻而工習也雖然彼容與而擊楫者無衡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不謂遇哉則又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往求所濟雖險也易違之巳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弛御於是又有歎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御也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于舟害于馬故治民者審宅五方治音者審正七均今大夫則巳易器而操矣竊爲大夫慮之大夫曰請受教往

而學焉問之曰東西南北惟共又曰車於室轍於途若惟車弗飭爾又奚問途於是諸鄉先生顧元曰爾惟最少盍籍爾長者之言元既受而籍之乃作而曰備哉言乎雖然　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賢且耗以明古之道振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爲先生不便是無以異　上恩而矜士䕶也且天下相趨于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䕶不跛足而至公卿以余耳目所睹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及二考者監司二千石之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久仕之法隳也已

陟矣則欲以踰級自異已踰級矣或曰地惡或又曰遠願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民是陳力之道圮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遠民言制吏之難而達民之壅也故惟自立之士不剏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陲今士大夫之入者計不復出出者計且暮入其况邊乎是均勞之義格也茲其來遠矣自汲僞之賢不能無望于積薪望之之不欲而難左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况材非慷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盛矣乃其爲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

周匝

而獨遠則彼浮食乘墉集蜚之人始赧然心沮矣是天子所以訛羣工宰臣所以抑僥倖不察而自禁之具也濟涉方深以先生表逐獸方惑以先生虞社稷是役又何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未聞忠信之陷也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異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也善舟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余又聞之本巨者銳末源弱者洪波不盈于天天有常乎不爭于

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夷之微與語曰樹悖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夷能也而旣浹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慈惠維之以孚信鎮之以易靜此其回面而向德也必倍乎中州之民與時擇公卿于焉翊還列侯于河內乃知　天子所以遇先生徒執古之道而其去世俗之慮遠矣夫迂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先生乎觀之

王藻溫豔金薤琳瑯文亦具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意

賴矣然一揣大能拊之未其也今卒譁于伍間不敢詞撫不敢詰矣

儼然兵法

快人快舉

○○贈吳宣府序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韉錦而靴㒰鈴肚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日夔夔以睨過市賽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裳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記吳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覗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覗

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挾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于家余歸呼族人于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斃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若答而附日勢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諸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于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汲然盡醉而退翼日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顛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其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艦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功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于素不可以襲于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

之時策天下于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將赗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舉止跅弛鬚眉間帶有俠氣

贈李長公序　　徐渭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殺於是率鹵莽于家庭而僥倖於鬭殺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闊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教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成以孥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尊人與何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籌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

奇險

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鬻以犒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棺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懔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貌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褕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殺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眞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沉毅渾雄如隼擊鷹揚蔵没空碧

馬太史孟河東封序　　　　趙鈇

制封藩歲一行今年秋馬太史持節冊同列侯封山東諸侯王往諸侯王過遣使府先令人偵伺得史氏則喜爲得人即至郊設鹵簿儀仗迎下輿騎從使臣後使臣亦騎至國門諸侯王先從間道馳至駐節所候節至跪迎道左俟使臣過方起朝畢進勞使臣設宴如儀宴畢必進問國事使臣率嚴諸侯王毋有以國事對者多逡巡而退此非但失使臣體亦共爲國之意輕也今馬太史行諸侯王重其詞翰無不爭迎

太史與太史語次必問國事問必首及倭次虜願太史毋論曰此外事不足論當論內事夫外事猶肢體疥癬之疾耳湯熨至率解去內事則在膏之上肓之下得其理則調失其理則耗治不可後諸侯王必起而問故曰所謂內當治者即分祿是也我　高皇帝衆建諸藩枝本相輔然又深鑒漢唐而下直取法于虞予以國而不私以土一其親疏群其才智賢艮而規制之使坐食民上此其爲慮遠甚然豈知其後其入有限不足以上奉侯國者哉即毋論數十世百世以後今周韓諸國祿米歲不能半支往往稱困久當若何人臣不敢造事皆默視而不發　皇上亦重議親不忍更令在諸侯王則是自爲之計耳計將安出計定則上不困國下不困民法令既行祿養亦贍茲百世屏翰之利也內治外可無大患諸侯王必瞿然問計當曰此固自內發往宗室嘗有以分封婚嫁爲言者其論謂情有時而盡恩有時而止亦欲通變善治非不斷然可行而任事者莫敢堅請下之諸侯王議今竟莫有議者何也夫不知其後視其往不知其

卑視其尊古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義一也尊者常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爲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私其牲帛俎豆躬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敢過也而於其所親者乃重爲恩愛繇一世而至百世滂無止極是逮後之仁乃隆於奉先之孝也以故久則當議山東諸侯王世守齊魯習聞禮教豈無有百世慮能然其計而上請者乎此亦世運之一會也不然雖無外患而內日匱竭後終安支是內自耗之者也願太史發之此吾惟與

太史語耳往見太史讀書中秘時卽慷慨言當世事作九邊計以見志張相公龍湖見而稱之曰馬生奇材可大授非徒文章士也使當時能如太史言寧復憂虜哉太史博洽高義而又天與輸㪚之性往往作事輿人必不鹿鹿如他使下侯國者故爲之語以此至於登徂徠臨日觀瞰滄海過堯墟舜井周覽于靈光沂泗之間與諸故老賢士語其爲天下計必有出于吾言之外者吾不能知歸必有說

一篇宗旨藉策借擡于使臣之口格奇而議正

起得突兀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李槃龍

天子旣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有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爲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　天子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卽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愕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鎭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騈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卽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旣大爲賊虐偃蹇肆志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因齮齕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爲匈奴報怨名　天子仁聖愛幾內有姓甚于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悞詐內侵甚于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憤憤無鄧公之見也卽前職方訊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敢取何不可以成案委爾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爲之不欲何邑辟

患爾余聞大司馬謕謕不受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
方數爲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
時伺北虜出没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獄奏矣
履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懸首藁街三司使議獄
少緩行旹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
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　天子黨惡之
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是舉也即宰
相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餔出見焉一日而名重
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犄漢百粤地哉昔王然于風諭

滇王入朝而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今思田
與宗岑氏爲大詳爲内閧而羈縻自解斯同慎固矣
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群無害也今苗
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配義侯因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呂
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濱西南夷譯
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沈沙棲陸之珍紫貝翠
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宮幄而實蟓火毳馴
會封獸之賦不軨積于内府有司者治之按劒相盻

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
輜重阻絕弓念鋋旋不可久居故聲教或難之也即
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爲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
其不逞之心徼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扰箭城野又皆
中國遷民流移亾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離
蠢蠢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赫
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兒髡鉗載道
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
使者五歲讞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究者得直而吾

往往釀禍在此

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遠也乃使者怠于爰
書不折片言否則反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
繫者絲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
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
稱淑問哉履善論囚讞中時爲越石父於黎陽盧生
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益余已異之又爲言廣中事
多類王職方矣

思路幽奇其高擬在氣體靜居之曾

公文妙于用復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絓越其不事胡絓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横不可治不則盜賊亾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爲此觀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　天子璧馬賓弌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廢大典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貝如故江南數十

郡之芻粟日銜艫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絓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爲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巳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飬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君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其禁潴而不洩則曲障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臬潼

穠出本古

水上偷他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緣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上郡以軍士食給亾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

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爲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胡越而塡撫宗藩虜盜賊不知所爲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脟治河固以爲自臺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

屬受計之期朝諸矦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柟豫章欝結輪囷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共液如凝膏其理如戞石椐椐彄彄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　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汗澤令可導爲潰者乎游波有睹盱而離

又復遶應

常流者乎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胗使杉柟豫章循之杭葦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臧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爲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柟自行公所能爲者有河可行杉柟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河爲經木爲緯五采畢曜粲然雲錦之章

能自爲右又能應用右又如此一口

○○送中丞陳公撫塡河西序　李攀龍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馬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何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他若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内屬頗又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亭不去則諸

羌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擁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　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内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虜　都城下扼腕　朝廷無會敵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倘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姝戍卯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　天子揚推亾存之威剌土脊畨之三衛哈密者傳首詔北

闕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　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衞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問幕他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事萬里外吾恐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郡兵生覺外國即　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没齒

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巳足以復給事中之蹟哉他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急先趣以堅其約然今觀罕甲禾海上不即爲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羌小夷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毋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虚其外廐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亂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甲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罽日操量課杷釆山理石爲魷自罷其力而爲實劾何益哉

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諜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羌爲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背制邊要略而鑄以古裁不宵下一西京以後語

刻奸猾之狀刻如畫矣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李攀龍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貲人側目矣亾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於　天子乃遷按察刺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爲善于鄉也不如爲善于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

誅也斯禦戎猾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無賴少年也不采金於山卽煑鹽於海矣輕扞厲禁恣睢睥睨往往內交亾命傾身爲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覗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于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卽爲有司者所知徼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涓以下猶姑逭逃佯以示遜役有司之怒而共大者不挾泉固負卽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郤如曳風雨其搏秘如組亦如掉蝟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斗牆而進矢疾不能加劍鋌不得接不埃尺符捷于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卽又狡憤而起坐索輜車裹糧于家

人歲不饜百繈高秋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埜何多蘇章之蹈汪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搆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水而游爰裘其馬不如鐵犹受服天子之鐘鼓寶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偶逝委以櫐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佽以勸縣官而怯于公戰卽有豪實應且悄以懈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尉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

山煮鹽於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詠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象大者其末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觀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錙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從戍以勤大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愉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之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命也不然元美狃喜自用某安能知

之某可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赤羽白甲廷亘平野如雲如霧有貔有虎吁可畏也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李攀龍

隆慶己巳盩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倖得之也夫倖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單旌受姓以屬于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我塔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不播不穫以比于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亏禖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

即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屣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于人道蘊藉長者里中盩視猶石相家即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遊京師其友親之日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季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于越人也曰不筮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

權豪斂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日公誠自愛是將退食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于梁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聞于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既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且夕覘其門有弧矢也宗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緡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

忒也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已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盖信其必至云爾終盖謂幾得之哉惟是幾之不得而快快然後幾而得之之爲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爲殿卿具列之如此

手態娩　尊兼明　姝静女之姿是于鱗變調

送張幼于之金陵序　劉鳳

撫景流連壯心慷慨登臨寫送烈士欷歔豈婉孌之弱慮獨磊落之雄姿眷容與而遲徊薄雲天而高厲僕少時擊劒意慕縱横伏軾遊談庶幾當世專嫉在前讒娼居後才大用小勢重發輕盤桓屢引廻翔淹薄何嘗不蹀足聱　高蹈拊膺痛英年之不留嗟逝波之靡及驚魂蕭樾流葉生哀孤影忽開片虹中斷每生平親懿海内交游晤言一室夢寐千里矜行雲以送歸指飛蓬而傷遠雖聲馳上國光生路隅亦復

杯酒踟蹰握手興歎白雲飄飄半是河梁之色黃鵠一舉空多異域之悲况張君與予交外形骸氣厲金石擊筑筵上失聲長號吹簫市中仰天悲嘯霜旦晴初酒中累月神閒興劇賞好忘年迴遹理烟柢結霞軌挂枕巨海約連六鰲造指天末西尋白門二三君子相與祖之履綦接響觴詠錯陳新露微流金行初御涸壑懷風林岫生韻軒宇淸冷珠洗江中之月毛髮灑淅犀沉別浦之烟虚爽空來占人衣袂覺襟期高朗夙昔都盡眺引暢適四座皆傾沉醉關河枕席

江漢離月半懸晨鷄未譍而征夫已投袂即路矣想流風於延瀨追舊侶於山陽辭多憤激與復惋楚聊申別章與長雲而縹緲同烟水之悠悠耳

能出鐘之銅淬而發其清音

○贈李于鱗序

王世貞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齮齕勝已者此其常云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李生矣其次爲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其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蟄伏林野其聲方握柄所褒詠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覩于鱗所非是寧不側目怪且詈哉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人即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鐘鼓未有

卒其亂者即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聲固已中人膏肓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鱗哉嗟乎吾以爲千古所獨喻者此耳子不能得之于父仇者無以奪而愚者無以致其效且使所爲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遂累而行乎宇宙之間洸洋自恣適已並足其又何難焉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固當仲默沾沾氣運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修靡麗弱不習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二君子卑卑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才未易當于鱗

而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間希心好間一趨于鱗不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覩其所鼓動而傳響寥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問之君子不得志于今則欲信之後旣不得志于今庸吳後哉則又欲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奈之何其恃而勝之吾復遊京師屬于鱗已出守順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某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文大

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士于文當根極道理亡所蹈奈何屈曲逐事變模寫相役也吾笑不答於乎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喩假之辭今之爲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窮也代不乏司馬氏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胡至今竟泯泯哉蔡子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體也冐其名不曙所繇苦而要之理亦究矣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循守令諸生相聚而皆爲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塞絨俊其民人與獉與物土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奚暫也而班氏稍能寄于文敘循吏所以狀委致如其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漢時君臣小用之爲郡國守相彼其所因利巧中肯出吳公趙張下哉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子何以一時而驕吾千萬年吾故舉之遺

于鱗卽二君子之徒移日吾吾且甘之矣

今人排擊于鱗不遺餘力然讀先生贈言則爰居之駭昔固然矣折揚訓詘其謂是乎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王世貞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
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于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教令
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廉
縣官帑卽代滿褰臃不巍然高也居恒詫　上私人
卽三尺無奈我何而公旣相緣　天子意乘間條所
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
固睨視閣臣自公相絕不復敢希請公亦絕不以殊
禮目之此輩因旦夕屈指待發也非　上仁聖及公

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覩瀕首服哉公子姓鮮乞匄恩
澤而　上殊念之一日召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髫也
授中書舍人公沒進舍人爲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
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鹺事矣　上非忘永嘉公也
豈奏牘冗未竟耶天夫司柄者何異乃爲中貴人甘
心矣益有功能詩詩奇屈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
長夜飲此其夫狀然卽挾先人遺脂車乘鬬鷄走狗
爲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　上以尚寶事簡于秩
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勋爾卽必取吏
職裁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于逝者永嘉公相十歲
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沒僅以身獘亡遺貲至有功
從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愛其人至借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
咻推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夫有功非
誠能使酒難近如灌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
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氣間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
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
名卿然借　上逆折苦朝士士氣奪至今寃哉此又

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耶攻公者
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勝公公幸勝矣不決
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　詔獄廷訊非自公相
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洎氓隸卒戍不復見貂而璫
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梳朝士洋洋過　殿廬中貴人
多却避雖心慭之見亦謬爲恭敬亡他于乎誰力耶
彼獨不覩二正朝事耳當疏上執政爲有功意憤然
謀具狀畱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旣以辱先太
師茲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淸近鮮困心衡慮罪

狀誠有之出爲甲小官當也乃止有功亦識慮過人遠矣士君子能爲此言何然也予茲何以贈有功嗟治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爲軍典故實右脅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爲　國倚蟎蠹其積然茲非尚實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执簿書繩一亦誰爲若恚且惜矣有功盍勉奮焉毋使交好如予輩稱隴西李氏隳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較焉

送有功而思永嘉委折奇慨深人折薪之感

今亦坐此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王世貞

天子赫然怒虜也詔諸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乏典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于是大司農日夜騎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利利端無窮而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數千碩者予武階至三等金吾緹騎得遷帥阜當戍踩多大富俠民非久輒跳去僅跡罰耳度令情稍輕得上背免其重者自若而

他盡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鉤校之罪盖縣官芻輓費十二三　天子方坐西齋宮覽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而詭出名迫之是不顛頓經溝壑且將逝從潢池中博一生此何利哉御史適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沮格他語或多戇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驚爲上言

御史家江南嘗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屈臣臣不應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人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為巧中軋巳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關言者路不亦大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宮第內外百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壟悉地力致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綏可任喉領

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决盡其脉何謬盭若此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也又非不為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覩其利御史覩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農者則是為大司農議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閭黨朋友然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惟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為民一致福令雖小毋于永安豈直言福之乎予可無慮矣予可無慮矣

議論大通篇其工緻無李嵩故作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王世貞

父老稱 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愵
愵重足立而是時 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
遜行何恐也豈給事御史爲操切激卬聳動人主耶
然足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默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
至 武皇帝而始有坐糺彈不當意斥乖且及笞鉗
爲城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
卒不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

更自爲地爲 上啓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
舉然海內之士爭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
與吏議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
斷絕乃益務爲含容輸欵及亡素以蠱惑 上使弗
疑而久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敵天下駭
其禍而亡其繇以爲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
漸銷體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乖不
達重郎 天子以爲小臣暴橫亡狀投鼠不忌器耶
大臣假然而當其讐者 天子也嗚呼吾任七載而

乃聞之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
始抑之爲給事艮久亡闒白人相顧疑曰抑之默默
歟易不瞷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爲 天子
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 上艮是之切責尚書侍
郎惶恐謝罪乃醳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
詐受選人金贓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
右一檢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溢門巷
齮損 聖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
于是郎中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

識咸喜爲稱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 天
子不怒而抑之已皖然無[illegible]意今年二月閩以按察
僉事闕聞吏部言抑之制曰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
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 國
家尚得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阻也其論事
明切時隱中欸然不爲硜硜矯亢亡以闇激 上當
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爲小人謀抑
之艮中爲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
達意又閩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 天子赫然用骨

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皆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爲安望抑之也

言路之送邀繇于臺省之重輕刻畫情事風議凜然

送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予告序

王世貞

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言臣不幸有狗馬病願乞骸骨避賢者路上爲下吏部吏部持之曰是 先帝以詔起者也而賢不可莫公則又以病篤請巡撫都御史谷公爲言莫某誠賢顧病不任劇唯上幸哀憐之有以全終始按故事藩臬大臣非有他故而乞歸者聽以九卿秩歸養莫公于格宜遷 詔復下吏部復持之曰莫某誠病顧賢也而且才是不可以歸徇

也聽仍以右布政使即家治病病良已有司其具狀聞 詔曰可於是莫公度已得先請徑歸而公之鄉人官於浙者俱來謂不佞曰莫公豈不誠難進易退者哉當嘉靖中 上留意文釆夸飾治道而公用推爲祠部郎日治禮樂章程之事駸駸貴矣已而力請外請外而得督學使者使者雖稱外則又貴公一旦而遽乞歸而收精藏明于牢騷閒寂之鄉二十年而中不動一旦 天子釆公卿諫臺議召公田間不三載而屢長外藩造武卿相矣公復飄然舍其重若

脫屣而究於衢所謂牢騷閒寂者也則誠安之矣如莫公豈不難進易退大丈夫哉不佞世貞曰唯唯否否不佞日者幸於公以杯酒侍從容言先帝輕于舍而重于用天下之人才急於得人主故人主獲操其急而擇臣今 皇帝輕于用重于舍人主恒急於得天下之才故人臣恒操其急而自擇若吾儕者亦可以自擇矣莫公曰惡是何言也人主為天下而用才人臣為人主而以才用以兩交濟也非以兩操急也故夫人臣用而有所不敢輕用退而有所不敢輕退

者分也非有所前主也日吾之得請于 先帝也屬太夫人老而貴陽越在萬里外意不欲偕竊以為人主不一臣而太夫人僅一子吾得請而男未女曰以奉太夫人里胥號吾門而呼吾役如弗聞也者吾之友介者以為快而達者以為固而如弗聞也者臺使郡吏部剡交于馳朝而如弗聞也者吾知有太夫人也太夫人固以天年終而吾奉 先帝命特起數更大鎮齷齪無所効為念而安敢治其私且夫人臣既以乘其身而復自擇至欲屈 天子之重以成吾高於分何敢焉不佞謝失言更兩月而視莫公病而莫公業告歸也不佞請曰如衢語何莫公曰不然也吾病度非可以且夕已而且夕有專職 天子之祿不以若吾職而共吾疾甚愧吾以口計祿而不以力計職甚懼病則歸不病則不歸吾終始臣職而已故夫莫公之得請于谷公也不佞實將辭焉公非專於難進易退者也公純乎為人臣子者也鄉之人迺謂不佞曰信乎吾子言莫公病良已有如尚書下尺一以國家大計迫召公公能遂晏然已哉

機如轂轉巧出神鏤真有運斤成風之妙

贈穆太公序　　王世貞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尚矯矯修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于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爲義而天下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布之流彼猶爲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顗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爲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爲兩人足矣彼猶爲氣使也故夫節者俠而信其志俠者洸而行其意要之非甚

其志也有能人心爲質敦誼明信爲國惜楨爲士惜儀內足于忠外推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太公其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熙而綰文熙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于左右有所指斥忤旨當受杖北闕下時左右中貴人杖　上怒而修其郄敕關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闕入謁緹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爲天下愛直臣爲萬世

其見 膽

入題奇

自愛朱領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今我愧見强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亦詈則益怒箠榜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縶戟支甚力曰此豈亦　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咏曰若何官非而闖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其也此廷臣廷非而闖出地也諸中貴爲詘稍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爲編民矣文熙即日僦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憒絕數爲噓氣得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橐裝與貲它直可二百金以

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蹴蹴來者則大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地虜耶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鍰以佐若可與偕歸矣時將冊東宮大公屬當封文熙念棄官易而獨難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何恐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北闕下之難穆大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推轂爲禮

部郎巳遷丞尚璽巳又改吏部郎大公亦從封禮部郎然默默不自明里社外毋能名大公者而文熙爲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于人才數數獎進不匿聲跡又其故人其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爲從中釣奇冀扼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臬副亦謝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脫矣吾儕者業知之漢庭乃肯爲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大公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面豈所謂内足于心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大

公習經史尤深于左氏家言或以爲學問之力然大公爲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毋能名之者庶幾人心爲質惻怛子愛遇而輒發耳夫大公不以頃刻得官阻文熙棄官其于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益不佞嘗一再遇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稅交相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綰當事者嘅言路齮齕之文熙走見其長畫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大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爲勝于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大公意也

摹寫文熙父子慷慨意態高誼節力馳騁能狀
踴躍幾于紙上披霜腕中走電矣

贈楊憑序

王世貞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尤跅宕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樗蒲決數十萬一擲雖貧不中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爲人長身便騎習鬪尤以信義稱旣濱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能任者致之爲撫恤計妻子良厚咸踴躍願爲楊君死甚或驁桀無狀衆所畏欲避而楊君獨狎之得其力郡守尉業稍稍聞楊君于是郡多偷則下君捕諸任人咸來佐耳目微知偷處楊君坐起不離家指頤

曰某從某所得之或縣偷伍中發或偷卧甲者出于牀俱以次就縛亡一脫前時大盜洪等旣越獄則糾衆浮艨艟首犯郡欲以報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别遣將出而會有薦楊君乃令楊君參軍事諸橫海樓船别校陰取君進止君謂賊驟勝驕速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鼓譟進軍麾其私屬直前搏賊大破擒酋洪餘斬獲無遺使以下襲楊君功得遷君僅上賞格然不自明又捕商船没香藥珍理悉歸官楊君亡美衣鮮食之好少鹵獲輒分其下其輕財好施與蓋天性然楊君游于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甲甲磬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嘆服謂書生不如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子方里居從里中少年揭竿木畏寇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衆譬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韎韐佩兩刀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料輩少年勇怯勇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申約束定賞格予恃以益强數日聞郡兵且出掩賊而六

合令自以果毅往張甚衆亡不色得楊君獨曰六合令非能見大敵者又帥二三當亡所度必敗尋問至衆驚而更問君君曰賊飽不久卻矣果却其料審懸中若燭照然嗟夫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内乃不爲縣官出死力北滅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吳得之亟亡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諸公閒俠人亡見才令楊君見才無爲引楊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必

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踏天磨刀割紫雲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馮琦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墨別白黑點陟一禀于至公朝紳爭識其風采會言官以請訓備得重譴省臺以論救而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遷建言者官而譴者四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羽正張都諫棟王選部教皆與焉侍御欲草疏直其事或謂侍御前疏指切宮闈留不報今復有所

論列必將上干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論止之屛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爲出稍久不還則使使趣召之曰得毋入　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不得發意嘿嘿不自快于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嗟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畏哉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復說也葢往歲之事驟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大名者爭之器也予之美名又驟與之美秋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之所不堪則其勢不可以久夫甚精必甚至潔易辱徑徑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抗直爲世所指目遇事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于人主人主旣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不盡不止之勢也葢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言不合即下殿上劄子求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從之故有官家別用一番人之

說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小人角立而爭雖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具見于前事矣方今　君臣隔絕外不寧而多內憂悠悠萬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而得者計獨有竭誠極忠從容鎮定而徐防其不然與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葢正人常利　朝廷無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君子居重爲輕根處靜爲躁君即使閶闔無有所間而正人在　朝廷士之持

此論不可少當同不得之時只得獨做

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心郎眞爲不肖亦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肖人有所憚不敢發即君子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爲此詩人所爲賦白駒也侍御行矣予假以歲暮爲期侍御愼毋有他請使世多君子邪我與天下同爲君子世無君子邪我獨爲君子同爲君子其功大獨爲君子其力專侍御言官也安往不得自效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太夫人不喜也使侍御變度易慮詭爲周容太夫人又不喜使侍御不勝膝下之戀優游遁思坐而自廢太夫

人又不喜太夫人所喜者惟侍御爲君子及與天下同爲君子耳侍御奉親孝能養志其以予言質太夫人以爲然否

似爲緘默者立開一便門然獨爲君子其爲君子之說侃侃名言有關風紀

精言可勒

一身是邊險哉

送薛青雷都諫出參藩序　馮琦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問言于予薛君予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几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于是乎三歎初薛子自吉士爲給諫要人啃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士而有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如以附人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况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蓋治世如治邊其凌厲搏擊持人

短長相刃相劘如風如濤似戰花隃守下甘言媚詞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疏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于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大守居先生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闕失今且儼然參藩未有以報　國恩後即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予以爲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爲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

所之今無不驗

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及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爲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爲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詘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草莽者百餘人于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爲諫官遇事卽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于世而不跛倚者邪無論守身卽守

官如此未爲失也蓋數年以前　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于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今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爲幸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爲治不盡循一途轍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言之則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予皆在爲夫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從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之

立身居官無不盡于此文吾以爲箴

故貯若 盡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張居正

荊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孖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甲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存羨貨與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族莫肯視農農夫蔟藿不飽而大賈

持其羸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當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捍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費用率數百萬　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療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誦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榷利而文學諸生而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于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就之賈豎以茬之不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卿大夫諸君祖

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榷虐特甚三復斯文動人澄本之思

贈督府少司馬鄭公序　李維楨

今世于武臣倚之甚重責之甚備而待之何甚薄也縉紳文墨論議如畫餅不可啗四方有故躍馬撩戈而戰唯介冑是賴勝負安危文臣命懸其手可不謂重乎尺籍伍符一字舛誤必詰斗粟一錢出入必稽即有大功亡矢遺鏃傷匹馬片甲必案可不謂備乎至其體貌陵夷無論部使者及監司郎新進郡邑之吏儼然踞其盛色奋氣以琅易凌轢之而昔人所號爲三端者武士之鋒曾不敵筆舌百一故武臣習而

爲軟美以媚當路取容一切軍實務文具相講謁而文臣覘其餌飽其從諛其或刻覈太至積漸不堪則以不肖之心應之發憤快意剚手以衝讐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此亦武夫之恒態也牛雖瘠偾于豚上以彼右文而左武盛處賢而自予雄而究乃至于傷國體爲戎首國家亦何賴于文臣而虐以彈壓武臣之權寄之也往歲元戎率師征播不佞承乏隴右請于督府石恭襄公定元戎與諸郡縣相接禮督府檄下郡縣奉行不忒故師和而有成功後官大梁武林見藩臬視閫帥過倨甚至入賀若上官恥不與均席窃爲不平而卒未有左袒不佞之說者比官上郡受事中丞鄭公所諸將吏娓娓誦公威德不容口公居恒令曰夫武車不式介者不拜禮各有宜耳披堅執銳之夫而遺蛇其迹圈豚顧畏如儒生乎不韻甚矣屯細柳者以軍禮見是爲真將軍故軍容必壯也夫廉遠地則堂高周勞還師將士與歌與日別尊卑也將者國之行主民之司命也呼若小兒奔走若輿臺彼覥面目立三軍之上喪氣解體往往坐此故體貌

必隆也夫閫以外上至天下至地將軍主之軍旅事機之會間不容髮不假便宜猶掣肘而使書也故權不中御也夫馬犨蟲也蟻細物也孤竹之伐於馬得途於蟻得水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楚之市偷衛之二卵齊之鷄鳴狗盗漢之吹簫販繒亡命降虜可使也大行一恭不足見知彈一絃不足見悲三折肱而後知良醫將如司馬喜不嫌臏如孟明不嫌一眚如曹沐管仲不嫌三北彼或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虜無入與禦虜同功能禦虜而我兵小損者與全勝同賞

何者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免頭雖以敬于人委何奴
甘受巾幗之贈何病焉故與人不求備功過不相掩
也夫鼓繁氣衰斗數力竭東野稷之御馬求之不止
卒以取敗數米而炊簡髮而櫛月亦不足矣故幕府
省文書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上有餘日而下有
餘力也夫疑事無名疑行無功亡鉄而意隣之子無
爲而不竊鉄矣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知者中山
之篋息壤之盟非明驗與故浮議不擾也人之有嗇
以蔽惡也聽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耳目人無已斯

惡惡可吏汚車茵郎翻水棄鳥足治乎故小過可聽
也邑中之黠執朴行笞者而牧其不勉者故謗可分
也夫釣魚者縱而隨之須可制而牽之賦狙者朝三
而暮四以術愚之久而露其弊上下相猜則有攺服
獻體而入門爲警枕卧而一夕數徙者心勞日拙矣
授萬金行間而不問單騎見虜而不懾不擊刁斗而
不虞其忠實心信于人耳故術數不任也夫一壺殞
一箪醪之惠也而用命致死一羊羹一盛酒之吝也
而隍黨祟讐得失大小豈不懸殊哉故絕甘分少帳

可爲襦金可裁取市租可饗熟食可分所胥卒乘可
與韋袍複帽持更者可給也蓋公之御將也若造父
御馬内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馬志百夫長以上一亭
一障悉稱任使若夏侯玄參戟衙門莫非俊傑入而
見公慰薦待遇殷勤發于至誠若趙廣漢吏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退而受公檄丁寧款密若劉弘一紙
書勝十部從事恩結于人心若武子之肉骨于西之
翼卵樂爲盡力若岐山之陽三百人疾鬬若廣門之
官七百人先登若雁門百金之士五萬人皆願一戰

虜酋卜失兔兄弟不相能使使諭之釋憾沙計七酋
挾賞不得寇孤山踐捕殪其子使使諭而罰之酋火
落赤扆窮西塞縛其梟騎百許人乞哀行罰並欵如
故應對不入其數若班彪報荅兆匈奴令必有適以
威信解散虜諜若趙充國遣雕庫靡忘而卒降罕开
誅其人而無怨若段會宗擊殺番丘號昆彌號泣罷
去料事料敵若陳湯策烏孫五日必有吉語虜歸命
若單于脫帽徒跣拜麗雄陳死罪還所鈔掠羽書不
聞外戶不閉三年摧公少司馬督宣大山西軍事將

吏日數百千人爵行若班定遠入玉門爭抱馬脚不得前是寧有發徵期會抑寧聲音笑貌可僞爲哉不佞固以知公能總帥雄俊莫不宿道鄉方而務名聲部發于天地之間固非偶然彼塡然修飭邊幅如偶人形者眞井底蛙耳　上雅知公得將吏心不即代而會虜王病部曲麻沸邊人忸狀虜欵不無逸情中外上章趣公赴鎭無虛日　上乃俞公代而東諸將吏祝輒於郊屬不佞爲辭不佞諗于衆曰公遇諸君有禮矣諸君何以報禮乎昔郭汾陽部將皆王侯貴

人子而願捐趨諾不少借顏色李元直平淮蔡具橐鞬候裴令公馬首令公以相禮受謁彼見夫亂臣賊子無禮於君所從來久矣因以示之禮郭不爲亢而李不爲詘公今晉督府郎中丞元戎聽臂制諸君若何皆曰諾跪而上觴公一釂而灑灑如也不佞更進曰此恭之小者耳昔者鄧訓有恩黎陽既從上谷故吏貧羸者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有歲推鹿車於洛陽市藥知訓好青泥封書過趙國載青泥一樸徘遺上谷上谷今在公部諸君得無意乎皆曰諾跽而上觴公再釂而言言如也不佞更進曰此報之小者耳昔者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吾獲狄土子之功也賞胥臣先茅之縣以舉郤缺也薛增舉馮奉世下蔽車寧西域宣帝召見增賀將軍舉得其人公初爲監司與尾下士往往爲名將諸君偏裨公素所推轂且夕受鉞誠折衝厭難爲國干城于公載錫之光矣皆曰諾跽而上觴公三釂而油油如也揖而別山以西諸將吏喜色相告而鄭公今爲吾晉有矣

運用家珍揮灑狠籍如隋煬之撒珠璣于鳥首

以應雹聲拋龍腦于錦帳以象霰雪

○贈山西方伯吳公序

李維楨

莆田吳公以名進士爲李官凡兩典大郡舉最徵爲天官尚書郎佐其長銓藻群才歷四署而復出副觀察使事叅藩陳臬遷右伯而今甫左藩公登第二十餘年別歷中外十有十任而在越者十有七筮仕即得紹興藩臬之任四未嘗越越方寸地夫天下莫重于越莫難于越而越莫難于今之時 高皇帝定鼎金陵創千古未有之業而越爲股肱縣官富有四海越稱上腴資之爲外府所收入豐殺京師視以肥瘠

故曰莫重于越幅員千里庫者廹江海而高者群峭刺天生齒繁則散之四方仰機利而食輦轂之下諸曹椽書記舞知猾驕毫毛茂茂陷不可活者越人也三事八座九列百僚項背相望其宗族賓客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細民疾首疕舌有司環䚡而莫敢誰何故曰莫難于越嘉靖之季島夷猋起蹂躪其土而糜爛其人軍興十許年公私之積如掃强者黠者悉彼已情形摩厲以須稍稍著戰功久之盬習而南兵始重方內有事則輒行調發徒步白挺而握軍麾鄉里豔之驁猛敢往寖以成風悍驕而不可御壬午之變大中丞僅免虎口其應募而以踐巾告者比比不絕憂不在倭矣比年中涓四出榷貨算緡以實少府水衡私藏騷擾相奉山童澤竭而越有三人焉作業日劇而財賂日衰耗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群不逞四以左道熒惑欲爲陳涉吳叔之所爲豫朱淮揚扼我亢監反迹見而尋端治之不勝誅夷憂不在越矣故曰越莫難于今之時吳公之五任越也爲紳縫披介胄卒乘故舊賓旅長佐部屬四民自工中臺輿儓府

史胥徒崇卑顯晦賢愚良驁馴擾愿詐靡人不有矣經術緣飾法比讞訊錢穀皆省簿書勾較期會奔奏戎兵禦侮勞來勸相刑賞黜陟靡事不爲矣其大者條上當路而其細者一切用便宜從事其馭吏三尺無所回撓而不察淵魚其禮貌士大夫藹然周詳而非義毛髮不可干其御將不中制而黙持操縱之柄其承諸臺使不亢直博名高而務中其志賦職任功舉善援能以一國視視莫明焉以一國聽聽莫聰焉在位十有三年吏不家于官橐不虠于市鄉先生博

士弟子不涵于庭桴鼓不聞于野烽燧不傳于堠大司農以空文鬻以積逋課剗董其中而流離還定矣開府直指有大計大疑以質公如考鍾如指掌僚友從政者叩兩端而竭焉不索故府不發匼篋典刑具備莫之或欺矣炎炎者椓以理諭之以誠動之以正格之以秘低昂之秤受囊括不虞決裂矣他人難越而公獨易越越亦難他人而獨安公夫非久任之明效耶何以奪之越而畀之晉且左右伯秩等令公僕僕道路奚爲哉于是越左伯越公晉人也舉觴而觴

公曰晉不典肇自唐虞岳牧亮天工實始基焉吳公天下才也當爲天下公用之而何私于越越飫公之賜歷年多徼天之靈晉獲在宇下其波及晉者皆越之餘也請爲吳公前馬以慰晉人之望某辱在鴈行更起而觴越公言是頤官階自左伯而上服勞于外者惟開府耳吳公名實加于上下開府誠旦暮事在越在晉所不敢知要以入佐六卿當軸處中越人晉人何計而能使三年淹也雖然公之太公故宦越生公因以其地命公公顧名思義率其貽謀保任其勞精知畧而行之越是以安公公門不私越能忘太公耶他日冢宰推轂開府越者必首吳公他日吳公爲大臣慮四方必首越義各有攸重也趙公𩑈然曰君食越之祿故腑重越乃腑吾聞昔賢有隨車甘而若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霖而天下吾晉得崇朝事公于願足矣即如君言公爲大臣慮四方必首越亦必及晉來不惜踠去不恨速也某以其語告越人之臥轍留公者莫不色喜而公甫成行

一副筆舌而處周旋得妙解連環之法

賀黃貞父轉膳部郎序　虞淳熙

貞父予小時爾汝交也方其丱角入學宮試就案上舉一黛色棋之瑩蹟者戲日取青紫如拾芥蓋音似之而後功名竟似之爲文章驚瑯琊先生亦竟似瑯琊先生世北之秦華兒撫家山兩天目孫兩峰矣初挽墨綬病神明于進賢予讓之日進賢受上賞而貞父漫應日進賢如不得已儀而所進之賢輒冠南宮召入行納之青瑣意所謂上賞者而居久之無如啼鴃何柳與艫江淮間淡然應之豈其不得已耶乃貞

父則日巳而巳而吾天目之懸流溢兩乳瀉雙溪入明聖之湖以載吾艦春桃秋蓉迎艦而送媚吾艦之名梅者闇然孤嶼之色耳舍而天遊採舟華于軒而收玄扈于禹飛蹻所登赤縣爲溢何復知世有青紫耶迨遊記出壓栎河東而復羈一官同杜工部矣貞父意輕焉問歸濤映月之潭雷蟠光兎窟于金牛湖中倘日天可問乎孰爲聖孰爲明孰是而當卿士惟月者吾把酒與成三人然而寥寥蒼蒼之蒹葭而巳會天子日畬系閒照臨百官貞父亦稍受光再登春曹王王之膳非復往日典艫當比調羹之前豆無論衡文醞釀南宮士使揩大指動巳也不知何人進賢乃進貞父絲緘丹衮于是乎取爲青紫豈足道哉同社諸君之占蒙氣者見奎璧昌耐芒熤如此競來語我我方如訓狐移名心月魑尾擊光照微書而喜昌言梲日天子既明且聖貞父行作卿月造常儀散玄杵藥藥我盡天子所統匪子有人一切拂痍洗痏生焉斯不負進賢者乎賞以台司非過也假令不厭舊遊三十年後飾梅艦擊孤嶼下吾能近邀太乙答良

藥之賜俾顏再童丱忘爾忘汝融形骸于銷金金鍋內併是一丸大丹軒皇神禹或來爭取君等毋若杜子春而可皆笑而持去貞父得之將相與哄堂大噱水飈爲熱不且分熱及我耶

奇情雅謔風流錯落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屠隆

夫人徼山川山川亦徼人穆天子遊崑崙涉瑶水而後與西王母遇軒轅氏登具茨崆峒而後得一當廣成子人不徼山川乎會稽以神禹茅山以叔申匡廬以匡君焦山以焦處士山川不徼人乎幽人曠士月窮九州胸絓五岳師一瓢一衲而從之亦足愉快而况綰符結綬得天下佳山水處臥而撫之半治簿書半理芝朮人吏散去白雲下來冷然足暢也又何羨變戟之下乎昔謝玄暉出守宣城窗中遠岫庭際孤

松標韻蕭遠至今猶稱謝家青山焉風華映人遠哉人世目金華爲清虚鄙簿領爲穢賤夫清濁寧視其境視其心爾故迹寂心喧金華亦有穢賤迹喧心寂簿領亦有清虚大丈夫朝釋草屩暮綰埋人印得以專城南面而爲其所欲爲而又得坐擁靈區秀壤結人外之孤悰而寄胸中之寥廓是人生大快事也余友殷無美江左名士結髮讀書以發孤先登藝壇南國之彦靡然從風年逾四十始起家進士以彼其才有國鴻寶乃上不留金馬之門下不直含香之署而

佐領荆南斗大一州以出人多爲無美抱忿悁不平謂騰空之驥不以捕鼠剸象之劒不以割凫嗟無美而以捕鼠割凫邪余謂不然陸士龍之于吏道甚習嘗爲宰有異政而卒以文掩皮相之士往往謂文人即摛藻如春華無益殿最毛髮斯揚子雲之所以薄雕蟲曹東阿之所以求自試也無美斧藻之辭業聞于天下所不知者吏道也而無美雖儒生爲人顧深沉有計略可與成大事試之牧伯且以綜核精彩大邑風猷爲文士解嘲而又以吏隱領略山川風物美

哉斯遊又安所用其忿悁不平爲也寰區山川風物之美莫如荆南蓋自古記之七十二峰之上朱陵紫蓋兀立雲表洞庭雲夢浮天無際薄魚龍而吞日月片颿浮大江而上蕩潏衝擊波濤相礮使人心氣恐怖驚其險絕若夫順流東下方舟如箭鳥啼猿嘯峰巒來迎瞬息千里使人神骨冲舉乘其凌虚仙靈怪異則有巴陵黄鶴之遺焉雄豪恢詭則有七澤大獵之事焉妙麗恍惚則有涇陽龍妹巫峽神女漢皋湘浦之靈焉閎肆鉅麗則有倚相屈宋之材焉蘭芷射

入玄圃而覽六雜明[illegible]之珍[illegible]足[illegible]而觀天[illegible]肉芒之背[illegible]此[illegible]

于茳離蘪無參差歷亂咸可采擷大丈夫握盈尺之
紐儼然滋荆王故國而遐曆覽六千里之山川風
物服月集賓客登陽臺把酒吟歌即神女滅沒隱見
修容端靜不復敢以片雲驕佞君申袖躡君山謁黃
陵廟而髣髴聽湘靈鼓二十五絃將倚春竹時臨暮
花亦足悲矣詎必騎一款段日盤躚蹴躃長安道上
而後稱顯融得志哉嗟乎無美行矣海上有得道神
人方且餐霞絕粒而遊乎太清之表予賓三事若將
浼焉周無美平生師友也卽榮巴玉喬安知不爲無
美哉余嘗濫青谿長不習爲吏而刳心去智亦嘗與
海上得道者伍蓋庶幾無美同調乎無美行矣南岳
祝融之神且命掃地十里而候使君前芥矣

骨騰肉飽采串英飛

以寬急辨人才王伯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
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緪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
紂之法胥亡而亳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
以從容而鋪息義敖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
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
之間蓋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
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幷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
而治時則伯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

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界會
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强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
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
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
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
而用以富强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
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略以用秦至王荆國
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
趣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爲天下

大非吾之所得急爲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爲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令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于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犬相食公爲乞漕粟大府錢施其民問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我北去吏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王籍者約視其贖積金乃至美羸三千穀踰六萬予啞

然而駭曰是何與之暴也王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署族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芰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在是予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致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巳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而撓者公故怒咨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壤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美若鍰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美而粟流又公深民桑棵

一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園捕之償十五裁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飢人粥治埐河皆獨身馳數十里祭祀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悠衣褐食稗而宮館驛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歎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贖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

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强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敵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巳定風俗巳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王臣一心光一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于王者之世矣

以寬恩藉王伯是救時切論文之深峻絕類先

公子

文情切龍見鳥瀾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鍾惺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爲醫所有則醫之心手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哉亦曰視所爲醫者其人何如而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以身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總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吾病也然而不忍謝去之者以爲猶不至有所害苟爲無害而已厥幾留此病以待夫誠與巧者之至其不至則命也無何尹觀察子求先生謝其蘇松兵備歸蜀錢先生送至白門錢先生者以醫名東南家於婁東予去年遊吳曾飲於其家觀其歌舞與定交而贈之以詩不意今之至於斯至於斯而值予病也

相見悲喜歔欷泣數行下已問予病及病而更醫狀日予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予所以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予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食飲之豐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感以予息之平陂爲欣感予不自有其凶吉

以君顏之悲愉爲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両目意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蓋君性豪逸任白門歌舞隨身賓朋盈坐即貴賤造請戶外之履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爲其去住之候凡兩月而後有瘳猶記君教予省思慮以筆研爲戒而今急急乎欲得予一文以歸婁門益以予操筆之日爲君停手之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則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黃魯直得良藥以飲病者或曰借予所活皆庸人耳魯直曰有不庸者領一箇來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自今以往所有之身君則還之庶幾夙夜臨淵集木不自庸起以來不爲庸人是則予之所以報君者而已

范義清遠直是借醫說法耳

顧升伯太史別序

袁宏道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而求用與値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爲龍爲蛇爲鋒爲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傑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之林瀕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誼之流是也天下方

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傑不樂爲用而敬賢爲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爲用者非眞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甫嵩之之娼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聞吾言亦旣虛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爲虛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于將伍于鉛刀楩梓昏于鄧林騏驥惑于皮毛鳳凰迷于冠烏吾輿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天下之假氣魄僞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眞丈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抵若是也其勢不至于僞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豪傑之士孰肯樂爲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也唯夫欲盡其用而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此尙安忍復言顧升伯嘗語余曰僕今年乞差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峯遊展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

地一區爲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覘之洞庭山水木石俱勝將終老于莫釐縹緲之間矣予聞之不荅退而謂伯修日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爾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爲可用耶爲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以豪杰决世運有味乎其言也公安其有憂患乎

長安送黃竹石序

袁宏道

黃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覙逫曹曹故榭雞栖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罌所條無他語草草臨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遍觀三衢九陌乎穢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居者糞于市椎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髻袨褚棗面歷齒之𡟎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矙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城之市則夏之簧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夷北狄之珍異陳焉已而入雲韶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彼童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僚之丸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簺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愼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极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不識長安道上草未足以案

明文衡　序　長安送黃竹石　卷七　十二

○劉元博洛遊序　　陳仁錫

吾聞善遊者亓神氣清以肅如白日朝鮮息心之交望風遂集元博挾淺汗之桃花徑之洛陽可謂放神青雲外君行至明月山訪元借持泥丸析子彈滿山谷者今高幾十仞亓虛源迸響幽澗開筵如乎樂亓宗堪次韻亓醒酒壺千丈冰簾貢冰酒雪持梭梭亓骨傲劉伶日月如泥亓王喬洞亓化樹樹化亓而復產柯可拆取一枝驕牡丹大富貴亓東望海岱西眺峴丘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少室南河而峙

此王屋之鉅觀也彌跨跳舞能似雲花躞蹀亓世傳析城之山升日氣於天落五峯化爲雲白石寶滴太乙池可邀孫登共嘯亓池故有神靈浮樂仙耆雲篆亓境半窺大地如照王屋天燈燦若流星奐亓幻亓白茅三鳳參差翔舞能鼓一翅負絕海亓天壇之影旦則在西插天日高臥與海接暮影在東先臥后立人世上孰形孰影孰影孰形影酹答能作如是觀亓君行日暮過龍潭讀堯叟水昏烟暝自成爲何能添一墨亓嵩山石獅自行三鴉引光武北遂河朔可作一博物譜亓讀平淮西碑朗吟一過史部文章日月光亦可若片語賛段文昌亓丹崖山石皆亦可與爾一掃亓硯有餘墨能圖魏埜草堂上天子於汾陰亓先賢嵩山之遊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大笑絕倒不知道路之長此處定留元博一席也

此洛遊記也點化事實如天女之散華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羅玘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爲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爲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得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爲彭也故彭獨尊祖爲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窮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誂而隨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浼已

也幾希矣益其趣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爲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撓攜機緘逆其天常爲造物者之盡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謗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人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爲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蓋往者不返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逝于是乎息矣其可乎予嘗持是說以祛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彥寬叟有孫妃于益國予里益都也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苦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旣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于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于傳質諸羣聖人微諸天之道順其常

而爲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太難爲彭祖矣然吐納盜年者不可不聞此言

李子之嘗矣

○壽李元玉六十序　江暉

李子元玉棲連磯之墟涉燃犀之浦憩乎浮丘而泝乎白壁栩而行偶而嘯據几而持器與然適也不閔厭不華靳不鶩藏不囂役益將樸枇世物而以玄寂究乎道者矣而視履若壯形容若孺焉是其喻于生也乎夫賦聽也散萬不殊而使其自理也限者其誰與是故有思莫若無思有爲莫若無爲杜通黜明以凝天眞常德乃存今夫民市處則囂都處則佻寒處則橫朝處則僮丘谷然乎哉徼勝襲名趨躁躭兢志

亂務營侈出荒俚成僞素履然乎哉是故谷居者顓素尚者潔專不斲心潔不涸神無索無盈無垢無澄可以固形可以遠卬可以永生夫是謂道根南海有魚焉廣數百里其鬣棟張其脊陵踞潛乎無極之淵息乎流游之鄉未有能原其紀者設移之淅沼則鮨而醢矣安能充其巨乎百圍之木峙乎祭巢匠者莫近園有拱把杝而爲薪豈舛于度哉遁易致也故曰金以火範火亦消之絲以織章織亦敝之其採也成也其成也泯也譬若一司勞隆一時者亦若是而已

方今梏于裾緌之炳汨于聲利之湍而足專馳之而目專覷之而口專饕之與世相劘相噬日蕭月戕而不能止可不爲大哀耶今眦珠孺以矜約約者縕綈尚裼無所用之以珠爲彈以錦爲羅而求雉于窮莽之中必迅作而不遺故日哲人知時介人知守達人知安至人知存今子遯世逃名而軼于塵穢之外其意質其顏舒其衷恬洋乎其俗而不流也卓乎其遺而不湊也浩浩乎其似喜乎湛乎其無所淬乎逍遙中寘以基無垠參寥罔象以基無朕不告不疚安能

窮其壽

緯妙理以清音新而不能

○壽蕭先生序　　余文獻

大江以南豫章爲一都會豫章南則爲吉爲袁爲臨臨在袁吉間非通都大會民上著不習機利乾沒人其民老且敦愿無他腸往年居鄉間長老談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卽孤不省其父狀爲何顧時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爲何卽答曰某近似卽喜不者輒請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爲指擬彷彿其父狀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生卽置中堂上出入伏謁後行鄉有冀先生曰卽無論其肖不肖人情終日咳唾語肺腸

是眞人行事

卽反面棋不相識乃翁沒數十年顧求若狀乎誰爲此故里閈皆稱蕭先生爲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暨齊民諸術皆得其雋永人勸其仕輒曰仕進難卽致通顯章表亦時時用機利學俯仰毋若我乃卽鳳山下爲隱居後見道路人病又置宜旅館憩道路人道路人卽弗病今少傅嚴公爲之論著其事事俱見記中客聞之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專城視道傍壁相屬曰是道路人固當乃田野人見道路人云然如項歲大祲江浙旱楚旱吳旱淮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令我皇上憂旱哉少傅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蕭先生爭爲之問體貌豐瘠年幾何其子若孫爲何歲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邸舍鄉人時過論汝薦坐終日口不道一詞袵下披破葉葉補劈積見人持刺紙來額箴寸頗赤卽不擇曰士靡則誣國靡則遁務華去根者也愚期期知其不可客曰君安得此長者之言曰太公嘗以是教我大父卽蕭先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某孺人亦七十一里人咸欲壽之文獻曰蕭

任進者愧之

先生長者也大雅整之於身施而不得所藏百姓蘊皆可者廟堂皆絕口不談顧其中愚若宂竟之矣彼固長者也諺曰寧爲砥石毋爲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喩大

麗璞之遺可以敦澆挽靡莫徒作文字觀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王維楨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始焉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臥未安也客從關東來言東隅輯寧烽燧不燔何公且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壺界巳也居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　天子益憂之甚　詔薊州置督府

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于是大宗伯徐公果乃言何公巳何公徵至　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荆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鎮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于是何公奉　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廢時年尚壯盛今其髮班班變矣客曰天祚　國家厚令

何公雖頗可也何公既詣鎮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副史王君皆輒以事白大槩言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　上皆允之于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鄣星羅旗干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也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令曰不如令者傳之法其遼陽紫荆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

使上書乞修貢職比三衛　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虛大富厚焉是時厨有收禾稼登場馬不糞野長老頌德童豎歌謠皆以爲得何公悅令昔年虜入而俘禍慘也于是吳君王君相與謀曰在昔有周有奏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旅也今何公在鎮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晏然如堵于古人且難焉其消日持觴壽之宜即爲約書移兩鎮兩鎮報書如指兩君因間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之入也云三衛有導者夫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

真大臣之言

道之咽喉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寛之則長奸滋患奈何會有詔征三衛者何公列狀具陳其不可即其罪不赦第擒其導者示警足矣頃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　朝　天子嘉其捷疾言效乃進秩廕子寵光光大也兩君因再白欲壽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即觴之樂乎乃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十月督府其閒暇兩軍幸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軍幸今日樂乎故前爲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

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邊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道徵卒疲于奔命茷吞虜之氣四夫闘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楨述其觴之日何公語楨乃嘆曰夫人苟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于來者衆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于公近之矣何公爲人精研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疆場若此人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尺寸之勲安可比丈夫哉楨何公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閶闔疎鐘建章清漏不疾不舒有節有度

○爲孝廉顧道遹追壽父母序　　王世貞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于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仰然是先王之禮教雖本于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殁則致其哀以爲是無以加矣養而不已而至于罍子治而不已而至于刲股哀而不已而至于廬墓先王猶以爲近于厚也而旌之罍子而無後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

至犯于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爲過而不以爲罪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于一時之法然聖賢之所以抉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也故夫律此而語彼而人子之于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遹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請曰吾二親之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顧其名施遠不能出里閈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檐閾而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微卹公長者而爲之銘若表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踔四方之醵齊醍盎以實吾觴則必趍四方之殺截豲豨以實吾俎則必捐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敘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于歌誦敘記其文義之雋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以嘘枯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願有請于先生予怪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耇駘背玄髮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

語今舉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毋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于地下而寓吾思吾固謝不許道遹之友曹生從傍說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弧之宴子輙遊以胃脯酒漿責直以償易簀而呼去撿虆裝送死之子哭往醉歸墓木如拱博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事號爲冥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購銜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曹生之說

云耳嗟夫顧君之所爲請誠不經而吾之許諾顧
有感于曾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生之所導而竊附于
錫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爲序而歸之

寫後俚無已之情怵然入聽

〇〇贈大都督玉江楊公五十序

王世貞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不三復而嘆其言以爲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之老其遇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好老之主老而當夫好少之主終其身以窮也夫人主而誠能用其老雖已晚然使夫泥算却顧歛其果勢壯往之氣而收功于萬全安之乎并少年所希者故夫泰一筴而明不勝蹇再筴而信不勝勇漢三筴而武賢不勝充國何以故其採謀博而計績悠也吾友都督

玉江楊公之少時以列校提一劍從軍與島倭角凡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大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至萬其積位自千戶以至僉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至大將蓋不出十五年間公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人主亦不愛其官以讐公而一旦中中山之篋用卑辭罷歸中外憂社稷而寶干城者求其端而不可得遇有警輒以公名上南勁則借而南北勁則借而北意若不可且夕少去而人主顧遲徊久之輒上輒報聞而公亦低于世恭晉取其喑嗚叱咤躍馬

而麾千人者弱甚敗而爲嘯歌裊肯之編駕長風而
破巨浪者葦而之乎一泓一與討倪之書以治生穡
其之書以課臧獲裳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或
不驗家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絕他事
而其好賓客猶故于是其客若干人爭爲言以贈其
言雖人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念公之尚壯而不
見庸也獨余以爲諺有之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
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萬器大而小用之
則不宜也三秋之外以見　上帝曾九賓而享諸侯

而後無舍鼎矣去今日公年日益進謀顧日益深有
如人主下璽書寄以斧鉞之任明信武賢之徒瞠乎
讓侯印公肘而不敢望也尚父鷹揚方叔壯猷緩之
乎歲以待哉公謝曰不然于之言信美矣而非余任
也昔李將軍之孫與太史公善其敘數逐虜數廢數
起狀歷千百載而若新今吾幸及吾之身而善子又
身得子之言而身讀之其幸不恭大乎請書而張之
壁

曳影處匣中猶作龍吟文之沉激亦復如是

奉襄王殿下序　張居正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
不可幾以千萬稔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
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
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
者待以行雖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睎無不願萬年
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嶽四瀆之居於方
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
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嶽瀆也人主

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
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
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
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
已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蕭之是承何千萬
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　帝室至
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
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
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

卽此他
爲新王

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
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
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卽有司人百曲
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訕已撿下以信
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
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
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
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
曰投我以桃報我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

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
夫啟民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
數十年未足也而周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
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者愼用之而已夫圭
撮之不愼鍾筥洩之鍾筥之不愼尾閭洩之江海雖
大也以奉漏巵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
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
驟享嗇之則永膃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
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
之於千歲也不猶稍貯盈囷而始於其圭撮者乎王
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願
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千歲萬歲頌言耳却有一段確然名理李蒸[illegible]

[illegible]耳目一新

養生契

汪道昆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遲遲乎歸大藥可計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技畢其神王矣顧未艾而艾覩夫人無異能焉母弟曰胡長公少爲淮海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爲酒人雄夜歸挾邪二八更待欲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然甘酒而變御人夫養生莫善于家大人莫不善于舅氏兩人者血氣等盛筋力等强斑白淹速有差何相詭也黃庭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多智多感多思多勞

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而夕稿矣長公負盛氣倜儻不羈游困而無以爲家睢䀎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或搆叔氏因而窘辱長公人將不堪長公睢䀎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其善自寛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敝逸則全此其較也襄陽公有弟同齒而黠首長公有少弟白首先之勞逸之徵何論血氣曼室曰固也予小子倜然若也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若繫匏瓜事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豈草居若斥鷃所

息不越乎愉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乎今父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敝無日矣何故哉黃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爲絕智顧未能忘是非爾將以爲屏思顧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謂養生何軒轅氏有言母勞爾形母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爾默默爾冥冥爾無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曼室曰固也舅氏不務重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極之何不用也顧行年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氏之言黃庭君曰不然請借佛爲喻佛子以身事佛惟飲食男女爲

競競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忘未至于忘猶知飲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酖毒無醍醐無甲兵無袵席諸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無心也諸佛無漏往往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尚安事持不知所持尚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乎管夷吾之論養生肆之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子產鄧析直以爲聖人則長公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曼室退而自失曰異哉舅氏沿波流登彼岸矣舅氏聞之喜舉卮酒進嬖人修樂事如故

似屬諷架而駁發養生如義可與道德並庭

鷹扆篇　　汪道昆

戚將軍之將南北也葢三朝今　上五年將軍始艾人人謂將軍都上將將中軍壯而奉倭疆而奉虜歷二十年所無論珥貂紆玉位極行間乃今介弟分麾息子分采至貴盛矣壽之日諸公卿使者若賓客畢集和門于時彤弓在懸列戟在御閽人在戶謁者在庭和門開軍樂闋謁者入白日良月令朔東岳降神篤生將軍以衛社稷今茲諸公卿使者若賓客幸得為將軍壽其命閽人入之將軍避席曰嘻余小子時敢以犬馬之年勤諸公卿使者若賓客謁君出矣其善為余小子辭者三往先人夙有徵中歲舉余小子及余小子始受弓矢業已不逮先人迄今五十之年其三四藐然孤矣舜五十而慕仲尼以至孝歸之郎余小子匪人無寧歷終慕而任為壽一也　少主方嚮文學則猶東顧而聽孤臣言者盈庭終不以一眚而沒詆臣光之齒浸長矣第恐奄奄忽衰白無能以筋力答　主恩二也往余小子從事南北則故大司馬若左司馬實先後之比年虜稱藩臣議者竊議兵

弭兩公謀國安不忘危方將部署畿輔之中置便宜之師虜可柔則彊幹以尊上國不可則辦應以當率然有如匈奴一旦生心則奉天討堂堂之師出矣兩公懷嘉謀而不遑入告其將有所待乎信其議行余小子請先矢石不有吾身矣既而行者歸簀居者首丘余小子倀倀何之尚賴二三君子庶免顛越乃今罪狀與年俱積不振且將日增尚安事壽三也謁君出矣其善爲余小子辭焉謁者曰不然諸公卿之使至自闕下不逵將安歸車馬客至四方不肅將安税

將軍其拜使者之辱進賓客而畢禮之若諸將材官則紹介而後入於是諸公卿之使壽以筐諸賓客之爲壽者或以巵酒或以鐃歌將軍用謁者言戶屨屢有存者謁者出乃召諸將材官脫有所陳其指待命門外諸將材官自東南至者以負劒先謁者曰劒有說乎曰寶劒也吳粵之敦劒者衆矣其所寶者有差彼其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國之寶也昔殷帝有三寶其一曰含光直之而莫得其形觸之而莫得其際其斯爲天下寶也往將軍畢力南服移師薊門奉倭倭

平奉虜虜格譬則硎之始發千里無留行猶國寶也及其親華轂薄風霆鑠以危言淬以多口間以逆節菌以大瓠今而後服若含光無形無際寶之上也請以是壽將軍謁者曰善哉即得請其歸桃氏其自西北至者效良馬以先謁者曰馬惡乎良對曰天下馬也空冀北而始得之彼其騁康莊中規矩其步工矣其猶國之良乎乃若馳九折歷羊腸無險無夷若滅若没其斯爲天下馬也始將軍在事時而浙江時而閩海時而薊門視國都直歷塊耳其誰曰不良久之

則周道既於大行足跛跛且卻矣乃今抑騰驤安皁櫪踠餘力範馳驅視險若夷飄忽滅没良以天下固其所也請以是壽將軍謁者曰善哉即得請其歸圉氏其自燕趙至者聚族而進曰軍中無以爲戲請先鬭鷄謁者曰鬭鷄何爲也對曰小人之㩁是鷄也蓋嘗從紀渻子受方旬日而虛憍旬日而應嚮又旬日而德全矣似木鷄矣走敵矣始將軍之決策制勝氣勃勃自如既而人或求多不忘守勝猶應之也乃今行有不得亦惟反已以求全木德王矣無敵矣請以

是戲將軍憑軾而寓目焉小可喻大旨是物也謁者
曰善哉即得請其歸羅氏其後左司馬之使自新都
至使者東書加履特達於庭稽首致辭曰主人敬問
將軍將軍幸無恙主人有事子舍謹發一介之使爲
壽將軍僻遠無以結足下驩辱使者薦將軍履將軍
勝席曰幸甚薦履云何對曰使者受命主人矣在易
之丈人在詩之元老太公居之武功既成無慮百歲
周公賜太公履俾得專征泱泱大風至今爲烈此太
公所以表東海也履而赤者何對曰周公之居成功

終不以跋疐而失几几卒之上下胥應而誦赤舄者
不衰將軍東人觀二公淚矣往將軍所就業具在盛
年繇艾以爲階齒太公差近其卒太公之履光輔
少主以承天休其奉周公以周旋卒保無斁以令終
始則主人之上願也於是將軍西嚮納履曰唶余小
子敢不拜左司馬之賜庶無得罪於先民使者申言
曰主人有弟寓使者言席將軍能盡病良已自今廢
章句斷梏棬興日者挾諸劍客鬭雞走馬從將軍出
獵渤海之東願取東胡頭飲將軍爲壽將軍顧謂謁

大而非夸

總得氣色

者曰次公當至其飭桃氏圉氏羅氏待之謁者唯唯

莊而雅壯而和開闔變化整次有法足隨所見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序　陳繼儒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束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録明經中北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上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歡奇不前滿選寃幕竟歸識者相為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大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卽與

子彥褰裳匍匐而就計偕馬背續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幡門庭世世不乏而身稱老孝廉又稱老參軍謁御史大夫跼蹐折腰需郎官太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先世之萬軸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付之子彥弄幼兒耽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臻兩先生杼柚而骎骎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嫺經術通達國體檢戒含人見每以涸吏庭旁獵戶外事為可恥閑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脫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趺宕少年場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嗷名者尾而隨之予獨窺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美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進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鄴侯

書仲長園陶令田步兵酒造化悉局而留之以待閑仲卽眉山蘇氏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顒睎秋髮之披肩沐朝霞之掬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而已余曩與閑仲頗自負丙午卽向白石山前補百毿衲炊三足鐺鬻粥作蔬睡漢久矣閑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擷蓴起為閑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新髭之如雪三百枯棊十千美酒卽信宿流連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為

我兩人鼓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洗耳

昌清選宿

○○壽楊太公七十序

陳繼儒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衆爲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爲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爲同爲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既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道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爲誰曰楚楊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爲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

文爲壽具言太公恢疎魁岸嶔嵜磊落人也束髮攻文章蹭蹬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産而好爲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爲長安令經營蒲咸陽者至不避鬼矢叫鑊太公聞而笑曰兒得我骨文弱質勇游太華與省歸又笑曰孫得我膽盍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凜凜然惟居盈處亢之是懼今立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眞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間且觴則觴奕則奕歌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

啼笑在目

分井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嘿則瀆婦子嘻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垂與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王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頃始蘇子聞之愀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繇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撿束縮之爲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嗔飽喜此眞性情也縛角以爲輿執芰以爲蓋文襁錦

襦呵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眞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擧案捧罍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僂僂歌舞以爲樂此眞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跳上堂跪斟羨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眞也今天下眞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眞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爲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茆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旋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異人異書趨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爲父而疇爲子也疇爲祖而疇爲孫也疇爲貴而疇爲賤疇爲老而疇爲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仆美雛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

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爲太公壽

融融洩洩眞嬰孺光景不啻置身羲皇時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奉壽許石城太夫人八十序

何良俊

予友許石城先生蚤有壽母云石城官南京尚寶司卿輒棄去曰吾有母年漸高矣不能養卽使新婦輩治甘旨或不謹其中倘匪揄令他輩浣治其人少有呰阻不順適皆傷太夫人心故使吾母壽百歲人子一日不廢養亦二十年耳吾齷齪利升斗奉祿何謂哉先生歸又三年太夫人年巳八十適東海何良俊

承乏南京翰林院孔目先生之弟子若干人請良俊所乞一言爲太夫人壽良俊曰石城何謂哉方石城去官時予家居聞當事有不樂石城者被以浮議遂不起良俊槪近代人有兩等其一强直有口喜談說當代稍不合卽肆意刺譏其言亦便巧易售一時人品高下視以爲升沉雖貴勢人猶憚畏之如茹物不下須吐去耳其一自度不能加人遂甘心下之媕婀瑣尾僅如婦寺苟于得中不論所惜故當路亦喜爲推轂予觀石城無是二者其曷能處今之世哉石城蓋愿慤人予方冠卽與石城交嘗升堂拜親故得識其尊君攝泉公且知太夫人賢攝泉公亦愿慤人然不膠滯雅有風度審音識曲爲樂方性好登覽或時情與境會卽口占爲小詩攝泉公同時留都有兩先生曰大司寇東橋顧公太僕卿石亭陳公與攝泉公友二先生以文章名海內南中士苟游心藝文者每至留都必謁二先生二先生退必見公公又喜客樂與四方賢俊通好故常下榻以待前所謂首謁二先生退必見公者予嘗數造公見客嘗滿坐攝泉公與石城

出侍客相與論說古今評校當代文章士得失從晨起至夕初不內顧而中廚治饈蔌供具每視客高下以爲隆殺皆精腆予以是知太夫人賢故石城名德漸升遂舉會試第一歷選部正郎陶鑄天下薦紳士出以憲臣董學政入爲名卿所在有聲績人以爲本之皆攝泉與太夫人賢也方石城去官時至今留都人猶傳太夫人語太夫人曰自吾歸許氏見汝家世素清白汝父敦尚風義不屑屑事財貨汝又數從長者游得聞前輩節槩或庶幾必不爲苟且一切之行

紹堂先生　仍轉入本題

但汝叨　朝廷名爵至重今未有尺寸報塞即退處里巷汝何以稱焉然吾意使汝立　朝廷官果能不卹私不顧毀譽得失不怵貴勢必欲與　朝廷長厚風俗為進善類使百司得職吾雖躬自執勤與婢使雜作吾猶不悔苟汝但利奉祿守廉隅修名廣交且夕冀得一遷轉沾沾自喜若流俗人所為其于去就無益于數則不若朝暮在吾膝前持一杯羹進吾得予母相保者善也留都人以為太夫人之見若此其予貴賤富貧益且暮視之也故宜太夫人壽予以為

非獨太夫人賢也向使石城家居時或有毫髮濡忍不自快則太夫人必不樂今太夫人樂予以是知石城于貴賤貧富益亦若且暮視之也然予自到留都來見石城常謝客不時出行予以為石城于榮辱是非之際尚猶有封昔潘安仁賦閒居以膝下色養為拙者之政其序洛陽之勝甚辨既而曰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予每讀其文灑然樂之以為安仁蓋最善奉母者也今石城不時出行無乃所謂入而更藏者耶仲尼曰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故吾願石城之鞭其後也且金陵近境若牛頭攝山諸峯稍遠則三茅山古稱多仙靈窟宅安知不有女偶容城之輩往來其中石城常試往來求焉尚庶幾遇之或者得聖人之道以進太夫人則太夫人長生之算自今日方始八十歲當一籌耳安能塊然處冢中守家人細故哉石城倘有意焉予即為君設駕矣

澹宕容與不假刻劃然其而處處紆餘盡成波

文編曰

姚母六十詩序

王維楨

侍御姚子一日過予舍予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予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吞鼻酸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犂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總要明其旨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爲母詩之願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

願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覩予盡讀之則口吞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嗌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蘇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覩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予舉侍御君爲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踰閾夜不休績嗌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氏矣智伯亡讓爲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爲趙朔客朔亡其主也下宮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爲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宮則趙孤絕卽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爲必亡者智氏無後罔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爲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也夫臣事主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

情摯文深

卒游第痛甚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槪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顚躋自隕尺寸未竪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塡溝瀆者爲耳于覩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先生文多整暇此更高勁嚴峭名論不磨

奇峯突起

邢母朱太恭人序　李攀龍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賛　朝廷柔遠能邇下以和雜結侏離之俗以息息綏祉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于所爲舅姑即得于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婦也肇昌公爲邢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

獄遡矣羌胡雜治之治也所當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于馮野王之爲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閫作邢作對以迓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肇昌公乎勿論不得于其君子即得于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爲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爲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中矣太恭人則日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慷慨慕義以托于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終無成名矣既年公益儼然若出于世家公卿之冑也褒然又若在借計中不得于宗伯之薦列也而士益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内有鷄鳴靜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贈中丞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爲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于其父母若所爲舅姑與所爲家也不可以無得于其子即得于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爲諸生則謂之日何以異爾父之爲國子慷慨慕義以托于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爲貞定尹又謂之日何以

異爾外王父爲程番哉裁守就令裁夷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貞定尹爲御史又謂之日父母之不得則師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已公既爲御史按部畿内庚戌之役即斥堠無不至芻蕘無不具也以御史爲廷尉又謂之日何以異爾王父爲肇昌理時郡理官所爲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爲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相九卿凡涖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刺史在外爲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内領御史受

公卿章奏以貳大夫者幾一二人耳終不遵力而讓位矣公三年于此耶　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爲諸生無以異于聯吉之游國子中爲眞定無以異于外王父之爲程番守爲御史廷尉無以異于王父之爲華昌理官時耳十無廢業雖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爲令毋得以爲子予卽使御史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從中丞公畢正臘也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予太恭人之得其子以毋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

二十年華昌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年于此其在華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于八十猶按之也然而不得于其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于今日也　聖天子四十年于此矣勿論太恭人免于葛偪仳離之難卽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忌絕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脅澤不下又不則處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患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患以爲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于此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于此卽太恭人八八十年于此克舜在位尺不夭札是予所謂不得于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于今日者也母家在呂邑邑令陳希南氏爲予言母如此程番公名璉華昌公名瓘贈中丞公名將舉中丞公名尚簡因以見呂邑多君子矣

十乘蟠腹王三山函首面其字無可使秦華首山

關雎窩二

千古有兩快事討得意之古書與不得意之窮交也有心哉

○○許母張太孺人序　　李攀龍

余弱冠時吾黨士盍多從殷卿遊矣則殷卿乃三歷余盧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盍殷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傳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既窾室家敫敫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

恍惚欲根

每過殷卿即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釣賭騣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殷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颺去才乃太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殷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嚼嚼之行遘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活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跂一子有進立時儼無倫色即從游士數來殷卿又往往轂櫝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佯爲呵責殷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斂斂去諸子矣以故殷卿無擇交向今窮困時有所失私肥乃今何能不愧精神降辭貌以事未嘗知已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格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忍耳厄勉答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塵狀以惆悵疑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

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殷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殷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予夜讀侑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殷卿於我無論沫濕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殷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殷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㟁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典之感在殷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

及復兒孩提將薛家婦抱子矣碗祿相篤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將貧六人母子庭除慰藉私情寫得瑋瑋如生死然龍門再來

○○壽李于鱗太夫人序　王世貞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爲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至燕閒語及巳蓑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巳娶有子云太夫人爲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愳某輩長產當瓜分且薄而覬我太夫人之易銷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受旦夕命哉卽二三子之胥顛躋無以報地下于是自誓絜束不

一問戶外事而侍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歿而前子以昵故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歎泣曰天乎其終恐絕李氏哉乃廢箸出儆金田可粥者二十租踰年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箸從儆學旁舍貧益甚于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工力作女紅絣澼浣二弱弟則爲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幷日食也日予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懽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二君

子與貧時爾予問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以何生復來謂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嘗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爲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邪曰然致木陸旨甘修髓邪曰然辦服飾率若婦暨二弟諸孫列前後邪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毋恐也子曩昔第而歸他以自樹見太夫人思子之沃而志痡也佚易思也故戚夫謂爲子戚耳子距今服官恪

砥行涖而博古善文辭修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邪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矣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母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鼓紆玉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爲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爲孝乎哉李生慷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委宛篤至悲反剔瑟

步步生蓮

壽史母序

徐渭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蟣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汩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皙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

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蘗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把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擘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武異口其勗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胄無武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砰訇澎湃中仍自潆洄瀾漪此之爲難

張母八十序

徐渭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曁兩弟並來就與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並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褵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咋巷左抵衛署右衛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娛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粔籹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

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閼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榧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埤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訴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縛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醲黍秣敎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無大舛欠耳至富貴令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較短長也噫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藏簪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鳲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今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醲之德也

墨質堅古艷而能幽

得禮之精可與談禮

王孟風母魏孺人六十序　　歸子慕

禮之行也必本於情情生而文生文生而禮成不本於情徒舉故事驅一世之人以虛文爲不得已君子傷之夫人之於子慕表姊也然而子慕之生也三十有五年矣未嘗一見姊姊之夫子爲先達歷郎署爲郡守歸於鄉里北其謝世也猶未知其鬚眉相貌之何似然則與行道之人奚以異雖然子慕之得交於夫人之子孟風則有年矣久而益親子慕終不以姊爲問而孟風之執甥禮愈恭子慕常有踧踖不自安之意夫與人爲甥舅至欲以舅自處而踧踖不自安知有友不知有姊其於友誼爲無失矣而於姊不免於薄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舉其一廢其一豈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哉歲之丁酉夫人春秋六十子慕始得奉觴爲夫人壽歷階逡巡却立者再私念曰今日之爲壽也而以姊之故也于情較今日之爲壽也而以朋友之母也于情篤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朋友之母又念曰今日之爲壽也而徒以朋友之母也夫人未必引而進之今日之爲壽也而以姊之故也

因得以覲夫人之貌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姊於是以兄弟之禮見君子謂是舉也賢賢而親親本於情合於禮異乎世之爲壽者矣

以表起禮以情生文居然名通

○○吳母汪孺人壽序　李維楨

余渡淮而南誦新安吳氏五鳳者時時在耳五鳳于余無素而所知交每值其家慶事則欣然道之五鳳母汪孺人初度從子汪惇性爲余同榜立伯比部從孫屬余修祝者之辭已而余友潘景升稱恭復來言不腆兄弟皆有父大耋五鳳微文爲壽無言不讐必使君之言可以美報焉孺人君子中書公舉六子命之以鳳長者蚤世人因稱五鳳云則請以五鳳壽古人有言鳳生五雛長于南郭君子康寧身悅榮樂焉

有子榮樂而不以奉母者乎可以壽矣神鳥五色鳳凰爲王集于王谷使君得所焉有福其君而其親不同焉皆得者乎可以壽矣鳳不食生蟲不履生草至德之世不刳胎剖卵則至上則天樞得鶉火明雷霆不作下則鳥不獝草木不搖無水旱昆蟲之災無凶饑妖孽之疾其爲瑞也大矣焉有爲世瑞而親不爲人瑞者可以壽矣鳳凰秋秋其聲若簫樂帝之心采嶰谷之竹制管以聽鳳鳴爲六律六呂奏六英則鳳鼓翼舞簫韶九成則鳳來儀何以故和故也焉有心和氣和形和而親心不底豫者乎可以壽矣非梧桐不集而又瑯枝百仞以爲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而又瑯琳琅玕以爲實食有質飲有儀游必擇所饑不妄下焉有善自養而母不就養無方者乎可以壽矣且非直其子也孺人固自有之壽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日其有能格軒轅之丘丹穴之山廣都之野旋塗軒渠之邪荒遠不可究詰至于澤至于門至于庭巢阿閣而謹樹留以司晨德彌精所至彌近也孺人鳳以爲畜居而生乳遐不黃耇可以壽矣

西王母上藥九色鳳腦次藥白鳳之膏弄玉乘鳳而飛西方衛羅國紀瑛與鳳共處此皆女婦之以鳳仙者也可以壽矣而潘生哂曰使君所稱引真鳳耳五子人而鳳者也無乃非倫乎將無使人若劉道隆向謝超宗求見異物乎夫人鳳古故有之孔子弟子從者五人子路勇子貢知曾子孝顏子仁子張式老子見而嘆此鳳鳥之象也謂其戴仁膺義負禮向智蹈信也王氏門中僾者爲鳳而無定名崔仲文魏景義薛元敬之屬父子兄弟比德于鳳至再至三威鳳一

祁淮鳳事迹類以盡其餘

羽足以見其五德以余所聞吳氏五子卽不敢比孔子之徒庶幾三氏矣徐陵王遠知之母夢鳳集身而得令子懿氏妻敬仲其妻占之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孺人以五鳳爲子天所鍾美夢卜是徵豈偶也哉且夫公之官中書也則所謂鳳池也鳳闕鳳閣之類也其勑封孺人也則所謂鳳誥也鳳啣書授璽之類也五子奚必九苞六像而謂之鳳必九苞六像而謂之鳳是公輸石季龍之刻木爲觀而已集弦之膠連金之泥爲誕而已阿房之竹爲虛願而已昔者楚人

擔山鷄路人問何鳥紿之鳳也請買千金欲以獻王王召賜之十倍貴其意耳不在物辛繕隱居華陰有異鳥集其槐衆以爲鳳蔡衡曰色多赤者鳳多青者鸞多黃者鵷雛多紫者鸑鷟多白者鵠此鳥多青鸞也辟繕不就貴其實耳不在名余以五鳳爲五鳳毋壽貴其意五鳳自爲毋壽貴其實此兩得之數也兩生曰使君言辯矣于壽何居少昊以鳳鳥爲曆正曆逾百年皇談駕六鳳出治三百五十歲媧皇受鳳圖作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作班管以合日月星辰補天立極神化七十今　天子御萬年之曆上有　太皇太后下有　皇太孫四世一朝含生之倫長養靡窮過少昊皇談媧皇遠甚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于文明鳥爲鳳萬鳥從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其象亦然孺人母子生逢　聖明世躋仁壽　皇母壽于上壽母從于下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卽五鳳子孫勿替引之矣孺人壽何可量也余又聞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則鳳凰巢得鳳之象一則過之二則下之三則春秋就之四則四時下之五則終身居之五鳳善事

毋格于皇天眞鳳將賓臨焉于以壽孺人何難之有兩生曰此其說大而非誇典而可循審如是吾其以孺人爲天老以五子爲離珠題吾里曰鳳凰里目吾郡曰東方君子之國

吸沆瀣于風穴濯羽衣于天池覽輝翔集如遊林藪不止爲岐麓之觀

可作女史

○○程母汪孺人壽序

李維楨

程母汪孺人其父次公以長者稱其舅觀察以良吏稱其夫孝廉以文苑稱其子從伸有聲黌序閒二孫瑆環瑜珥稱其家兒而孺人年七十矣從伸過余而請曰人孰無母當其始生之日率子婦承筐篚具鼎烹盛歌舞希講鞠腿奉觴上壽數起而已母氏女士也于書無所不窺凡世俗所爲禮無當其意者小子不敏欲得先生文以佐讀庶慰母心余曰有是哉子舉母之生平而按之古人書合者置辭焉曰母生而

慧穎好讀書外王父止之此男子事對曰夫書豈專爲男子設哉前言往行鑒戒俱備修身齊家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其責均耳外王父不能難別置學室陳書其中諸弟自塾歸屬之口授數年而經史騷選無不成誦奉以周旋舉動容止不失常節余曰善此曹惠班博學二崔母覽書傳通九經百家言宣文君傳周官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也外王父素封遣女甚豐母歸奩襪垂髫文穀華袿先君不悅謂母若讀書知有漢文帝乎曰然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天子且然而況士庶母曰恐君以簡陋爲嫌不可媟嫚見誠如君言幸舍之一如田家婦裝余曰善此孟光之去綺縞粉墨椎髻布衣操作而前桓少君屏侍從服飾挽鹿車提甕行汲而馬倫慕效之也歸未踰月先君聞王太史授徒雲間將往受業難母不欲行母聞而辦裝勸駕奈何以帷唐之愛妨君大業余曰善此齊姜不以懷安敗名樂羊子妻引刀斷織夫還終業呂榮流涕進規尋師遠學也先君舉于鄉而艱于嗣母擇宜子者以進曰陽以博

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後先進五姬分當夕之御而後有小子余曰善此趙姬下季隗宋鮑女宗士宜有貳也小子生二月無祿先君卽世母發胸擊心爵踊不內勺飲者七日且相從地下家人倉皇莫知計所出母徐起而謝諸姊姒親黨曰夫君不絕如綫者以此孤我死則何恃焉等死耳以孤全而歸之死未晚也女嫁從夫夫死從子兒在如夫在焉歲飢斗米萬錢母飯脫粟而市肉啖乳兒者母令乳薄傷兒余曰善此敬姜不以夜哭穆伯而梁寡高行不忍幼弱之

尤詳可

重孤也小子五歲即令從塾師授書朔出暮歸不得與群兒狎夜則令復習所誦不成誦不就寢家近市而囂燕朋相比母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防邪僻而近中正爰城中廬築館黃山之麓為小子擇賢師敬業樂群無以溫清定省分念小子幸畢兩雛教之亦如是余曰善此孟母卜隣三遷泰瑛教流三世杜泰姬韋弦七男孟仁母厚蓐大被令兒與學人氣類接也子之母真能讀書者矣余閱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粕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糟粕矣是說也荀卿廣之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徐幹廣之曰鄙儒之博學也務于名物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

善教男子

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男子有博極群書而或病其讀書不識字者子之母之讀書也自其為女時而知識超人遠矣向後為婦為母七十年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告之示之辟之儆之鉍之重之好法而行篤志而體齊明而不竭寡力而不勝柔從而不流可以美七尺之軀可以成君子之學可以統大義之極日者年及于斲輪五官之用不衰而容貌加澤其沵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遠矣壽固所自有餘而何用祝為從伸起而謝曰吾固知

吾母之賢得之讀書也不圖其精微廣大如是歸為母誦之母當解頤加一七箸矣

迂賢媛于一堂今古之嫩孫焉來會不辨孰王孰客

其有色皆非常采

○祝何太君八十壽序　虞淳熙

何太君之壽八十也兩兒褰一幨如桃始華之色乞金書頌若熙前十年之頌太君者熙健忘尚不忘引忠靖王事謂同誕日也王生於五木其熒熒者髮青婂以行陰陽之化太君司丁長公司丙用忠靖王無拘雲漢之威於兵執皋符而翼河魁武人㝹拜祝七十壽者林立矣時文士萌芽未灼灼也去十年而始華文盛于文林時赬面容光宛如傳粉葢諸孫盡何郎云五郎學以何休六郎亦幾何遜七郎早躡狄門

提出藍之衿師樹人博士矣餘乃無忝三何曾孫復標六出將太君火庫內象離虛投忠靖之環而號阿環松心胃果收于五月其支曰蘇昵曰雲臺曰雲門曰度索曰金精曰磅礴紼實纍纍若龍若鴿或赤或青尺二之葉十斛之仁何郎是也至第三女之生玫瑤同試龍門之浪玫肖瓊實矣而後太君一日生者採玉於池先太君生二六日而弄五色絲者蒸霞於機女娚紛紛獻長命縷焉則又灼耀之繁英詎非何裔文章之盛耶始壽太君玫瑤繞席耳今有璇有瓊而玫有婦裘毋迎養太君於家多半歲少累月璇瓊醫吹爾劇而太君為剪花鏤旄娛之與裘碆笑敬王落曆又手織錦帶不綴也第三女反稱老人此千千盤之木所謂千年一實者非歟然太君倜忘凡世向稱無仙即潭州何姑之耀循以為誕兇復醒英樊娥覩其織不停梭若曰此桃花綬者兩家兒競起挽之武林有文林文林之盛為芳林寧渠讓諸姍納言大行皋憲州伯都水司勳之盛哉於是同來爛然敘綵之核酌瀑泉酒旅進太君太君一飲而憶緱山比齊

君房之棗永嚴連琳萬祺無極與日會君王於西池啖以奇香珍味防小兒之偷也用長公武人執桃殳衛熙申頌於傍受金書焉茲又其萌芽矣

表雪采以姿逸洞銀葉而色新

〇方母八十序　　鍾惺

吾友方孟旋古闇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最晚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惺言之務求得夫惺之爲孟旋母有言者固不敢言其所不知者也闇然君子之母不易知也久矣孟旋之言曰吾母無懷葛天氏之民也欲一言以名吾母之德若醉玄醴而飫太羹一名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惺不知雖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吁此孟旋之深知其母者也至情莫若

親之於子古稱知我者不在焉親固有之子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山之德百卉不必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畢其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昨不及今以月計者朔不及晦以季計者寒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覩之松栢乎松栢生於山與百卉同松栢不敢自謂知夫山而精神務與山終始寧質無榮寧苦勿甘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屑屑然以時日歲月計則其所以求知夫山之道與百卉異也然山之於松栢也不以百卉之榮責其質不以百卉之甘責其苦不以百卉之巧之速責其拙且遲故松栢得全其精神以與山終始是松栢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旋之才爲之子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尊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晚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所謂志者何也孟旋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而坎坷歷天下境變以汰

練其心以反求於家庭無形聲之視聽無以得吾母之神而負吾母惺誦其言而哀之敬之乃悟孟旋若有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其母若有所不急急於子之尊顯而皆庶幾乎一知微乎微乎此則孟旋之志而實太君之志也闇然君子不易知闇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而惺似能知之者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孟旋不敢自以爲知其母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不盡矣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若欲使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孟旋既得盡其所以

求知夫母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知爲孟旋母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亦若之何惺罔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淸明強立之文如老梅寒雪雖俗眼相看亦役依徊不能已已

語嚴重不嫌板實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淸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

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淸美 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從感慨入題中

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其止閲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艶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閲斯江者宜念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它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莊嚴廓偉光焰燭以燭天

米襄陽之記西園圖使圖人物此則并其性情而傳之矣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靚四面皆篠簜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有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捩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亭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煑鼎水沸將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側二鵝閒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寘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流觴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挺觴泊岸觴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覩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郄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

偉餘杭令謝藤偉袒腹坐左手欹脅氣甚豪右執卷
倚大帶閒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
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拳撫膝上次畫王
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
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
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
卬丘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
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
統翹左足以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

右指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
之凝之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
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
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
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
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
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袖半
敞垂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指
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

據席左繞出背後闔膝下臂露若半俯身就說作聽
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
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
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
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
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
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
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
左臂右執翰厭臂臂痒將搔之微之左擎卷至觀右

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
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
仰視揎袖至腕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
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
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
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
屬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
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敧衆手迎觴欲取
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諲伸右足左

持觴頋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斡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大書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祖肩右執斡垂下欲鄉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跽大書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大書二垂柳夾石橋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擽小挺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

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地坐籍以方裀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特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于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日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道唯辭章榮烈足以傳世于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于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覩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王生君家有竹筒中而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山木無不精絶然其形耳咸陽宮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燈然則鱗甲皆動然得見其招落之琯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

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然亦隨氣起滅耳此文繪寫人物不獨鬚眉悉具抑且情態如生尺幅中若有栩栩欲動之意昔休官國道人尸羅能于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人長五六分乾憧蓋徒塔而行筆神之妙殆亦類是

○魚樂軒記　劉基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傾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甓石爲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

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貺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網䍏如雲鮫人蜑夫鼓枻生風獱獺鵚鶬鵁鶄鷺成羣利觜長散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鯤鮞登于庖廚鯫鱻殈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蠓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反說出江湖之魚不樂大奇

此其言理眞矣託以檻沼爲樂囿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日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于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葴苣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

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于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滵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閑鑿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山林則栝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隷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隷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老子閱歷之言發人深省

壽昌見山堂記

方孝孺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日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陂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巽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猱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日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居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于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于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乃于緣木躋

岩窮極險怪敝屐殘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于聖賢之言人莫大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眞以有敝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于文辭之富騖心畢精溥求遠來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于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深味可想

靜深之言極其理道而不腐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弼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粤自先朝偉著德望至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迺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

日之吉鳩工並作泉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迺建厥堂翼之以室迺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廄以備以牧輪奐咸美百用俱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于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迺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迺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等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于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于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于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于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吉甫作誦清風穆如

○○遊石蛇山記　　蔡羽

黿鼉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村嵌者空竅瀰者纍利然皆不于山之腹特出于波濤黿鼉龍頭皆負林麓走飲于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覩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瞻小洞庭遥見聚落十餘家爲烏砂井啄名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于巑岏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南風之便乃從烏砂解舟薄石蛇之東遥見大石劃颯

下若有門闔而無人蹤甗其勢尚陡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虬墟而無人烟鳥嬰獸窟以窺其間者大抵皆揉石之人厥崖惟廬厥坎惟欲厥稜惟峨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潭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覘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其丘山空地虛舉足有聲躡其巔梯斷石滑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脫甲上者屏列下者橋臥隱隱波浪者不可窮狀所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臥淮滸客皆引滿載歌晨往而暮返夫蛇山卷石耳其勝顧出黿鼉龍頭之上余與山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濤觸烟霧獲覩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黿鼉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蛇山之奇俾好奇者覽焉

鏤刻巑岏窅窱之狀又驚又喜

銷夏灣記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函池沼寛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常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于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崎峯之南水道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縹緲峯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蕪爲鼠鬬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蕨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壚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柑柿梨棗龍頭之背爲圻村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銷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翠妍效諞以與縹緲相拱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霱鐘鳴鼓

應然後如仙釋之廬魚行鳥逝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其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僬僬乎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大造化無意者也故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筆端具山水之姿故造意點染而實物之氣蒸

然

遊輝縣記

李夢陽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嘗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于輝縣于是覽蘇門之山陟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脩阻藐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將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幸棲焉者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峯山亦奇絕然其

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峯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峯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彀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研研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緣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平而駛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樑橡磈磊區耳于是寺僧招流人墾之札其人卒斬茅菅阻巖崦爲聚落烟火泉泉相錯也其流人若婦并爲寺僧使乃其婦則于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巖澗下而偎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咸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爲

常爲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瘦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一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益又喜躍馬行憞不即至山李子曰予遊蘇門蓋得于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記

不立議不設色潛潛落落正使後人無下手處

〇〇 倏然臺記　　李夢陽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illegible]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游則[illegible]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曠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已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不見則其樂充滿其樂充滿則倏然矣莊周曰倏然

而來倏然而往于是命臺曰倏然之臺予觀屈原放逐江濱非與曠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游乎抑宗臣當如是邪為臺記

僅尺幅耳寒暑草木等字凡三見如[illegible]花演隊

續紛絡繹不越數人而有騰合縱横之勢

武林劉士鏻羽石父評選

羅洪先

○峽江練公祠記

千古同然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笥九傴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剎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没田且言曰縣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卽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憮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艮不覺痛哭流涕近隣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于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墻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婣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慭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

鳳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于峽至爲書訴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借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于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祭于廟繹于祊兩地交至自古巳然淦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孰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于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卽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于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于我哉雖蒙詬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于我哉雖煢妻孥無

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乃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賢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于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如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條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于公之一死也哉

不是之辨而徒慨慕于公以爲重其亦末矣錢之祠

因自靖故事僤登涉率請王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敌刹地廣之下爲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仍停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煙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之不祀固歉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告後之慨慕于公者

悲激朗抗之言可以弔古可以砥今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窺闔闢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厦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于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挐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挐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誚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一坐中有如此酬酢恐主人應接不暇

王真吾讀書人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并詞　錢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畯郵嫗懾其神弔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于兹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免之可剟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于名敎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攻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爲一方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遙擇昭烈以從事于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冑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六將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强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覊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提高祖定入關

寸鐵殺人

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搆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為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為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為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為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援也其去荀文若輩

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氣人人同得以為人者雖或屈抑于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已然後吾心之神若有見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廟祀之所由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故于碑之末復為些詞以遺邑人俾歌以祀云其詞曰

虬髯龍翔風洽冥些上帝既命我版圖些王兮歸來勿吞層些刮劍令笑力拔許些上帝既命我疆圍些王兮歸來勿追距些王兮歸來勿之荊些赤壁烟消江水平些王兮歸來勿之益些陳石纍纍駢以積些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誓殉國仇奚有故鄉些豈不遐思東入雒陽些虺蛇窟室蛟龍逝藏些桑陰芘鄰童童如車兮羽葆亭亭爰駐乘輿□些王兮歸來帝情所予兮湯沐有邑沛我郊墟些邈有核兮盤有魚些疇薦黍兮下太虛些遨遊八表兮返厥初些福簡簡兮民歡吺些壽　皇圖兮護儲胥些王其不來兮民憖得紓些

人知賊操不知賊權至有以拒婚惜王不達時變者豈識春秋之義哉外學問一語千古知心

筆於起手即占勝場

遊清源山記

王愼中

登高望遠覽山水之奇變娛耳目于清曠寥廓之表而脊然失一世之渾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於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眊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于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林而牛首峴山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屐齒翠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爾乎黎佚之驕羨倦乎勳伐之勞勤思取樂于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可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于其間好事者往往挾肴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恡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儐從峴山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

自收拾有地步

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于時習于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爲吾有吾雖困于世于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于天下之欲窮矣而于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于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于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與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背倚曠遠一彈三唱與日俱高與水俱深

懸河注水瀉而不竭

聚樂堂記

王愼中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紛白黛綠雜進迭侍矜襦璫珮交于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樂而夸者訾其內格五六博叫梟呼盧揶手交臂之頃車馬從徒離合于一杯之上百萬爲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槊試劒岩然雷震霍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於角而勇力恭至乎多變其樂進于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聚古玩物者過而晒之曰是何龐猛而近鬬

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珍一異振徒從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識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于形容畫態于藻績此倡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摸寫之姸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于詩書六藝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弼其心思之所極恍焉而前疑

一轉更妙

窒焉而中悱意挫形頓而不敢體客非有事于斯文者不闞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龐猛見誚者無所干于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間適與夫飾繪律句才人一技之工且以爲壯夫所悔而不足爲也當其覃精于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古人之在而與之爲酬酢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辨說窮浩蕩之倪而析秒忽之端自以爲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于宗室貴富之家則習于歌舞放于博塞技擊而不

患乎內辟龐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爲工則可以自拔倫萃而爲學士大夫之所道君所爲樂乃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于斯堂之所求耶嗟乎是皆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質方其悅于博而躭于文則心愈溺愈滅而愈足以爲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爲聲色之娛博塞技擊之靡而何以賢于鑒古琢句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得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于所知亦有瞿然而惑于所見者矣然後問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爲過者之所議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于斯堂而勿輟

紆迴數疊善作夭矯之勢

陰然而來

金溪遊記

王慎中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墐隙而屝明寄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迎帷之袵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崒嵂而高起綠波淡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之食酣酎醲者嗜清冷之漿其舍醇醲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于此徒以迫劫于喧湫嗷雜之甚意煩氣倦急于有所投而自解

峙者知其爲山遊者知其爲水而豈爲有適于已哉嘗試登高丘汎長川見夫樵夫牧豎畧師估人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即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家室之爲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僨處世之所得放于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沓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

不禍其旨不止

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豁于久煩之餘氣舒于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徇物中之厭欣發于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

于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況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蓋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無而急瀉至于金溪而始演洋渟滀山起于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烟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行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希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

山之崟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者于吾心形骸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為記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樂益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而後為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為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岩居士王慎中也

筆勢奔騰如百川之赴海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聽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折鼓鳴於鋪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勢烏畢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為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

風雨驟來

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衄矣由有此海所為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于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于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于鍾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嘗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釃酒

是即術也有何術然不解不曲

成池磐其口腹之所取慾遂氣閒而思自決于一鬪以為劾如馬飽于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卒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習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于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粱粟以悉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嘗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嘗養

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錘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為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錘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錘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其文倩之果勢壯往亦如鐵驅銳卒蹶張佽飛

建康觀雲記

祝允明

昔之稱觀者以山雲水月禽樹之徒最焉雕繪色澤張皇情蘊至工矣比居建康之鷄鳴每日濵于二春萬雲流曲閣暉而夕姿態橫生一晡百變因得劇觀焉將稱之而頻吃蓋無超乎昔詞者矣又不能禁姑語其約略焉若夫霽者巖者岫者岐者注者瀬者瀾者滃者揖者坐者拱者騁者舞者戲者鬪者翔者馳者泳者翰者揖者燒者穀者綺者亡者絢者以青以丹以黄以碧以緋以赤以蒼以紫以綠以素以組雜

以斑錯而婷焉而妒焉而恚焉而懼焉而偶妃焉而麗附焉而爭睽焉而擯排焉而雜支雜儈嚢焉而無恆焉察之而益繁究之而不窮蓋其孕自鍾山夫江華陽句曲八公三君崇隆浩漾之犇湊阻洩故其觀雄以弘其發自山君川后靈天洞地仙神魁鬼之呿呀捭霍故其觀赫以怪在朱明長嬴盛陽麗舒之候故其觀昭以文有皇闕帝座日月鈎陳蒼龍朱鳥龜虎之依衛翕張故瑞以華有將尉卜將軍之剛憤故俶奇有王謝諸人之風流故玄逸有六代徐唐烟花

脂黛綺樓玉樹之妖淫怪態故象而冶其情也囊以滋其變也疾以支而其薄于人也戚欣以岐而獨畸人逸客困章抱洞與時浮沉流而未沛渟而未晦者觸而忪焉不可以笑不可以泣於是乎傷吟寫騷敘物賦事繡腸綺古搜幽剔祕以爲雲貌一寘于是乎雲不得逃其情而余也始欲從之而未能矣夫噫雲乎雲乎無骸而貌呈無性而情生無服而飾形奇乎哉奇乎哉夫肉有是也而悄憐發焉寵爭剔焉怍嗟勃焉又因之以敵予又欽之爲禎妖戴之爲恩澤禮

之爲師神其有知乎哉其無知乎哉於乎皆冥冥而已乎

彤微雲齋霞明天末故是奇記

筆立高勁

新都縣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城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

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儆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于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仇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

韓法妙

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猶爲之愛惜不巳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在侯前巳有之而後亦未嘗忘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宫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箍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

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巳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罘象鍥蒸然銘石藐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藐者不泯其跡剗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深情老筆能使拗堂勺水疊爲傖波

七星橋記　楊慎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剖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粤扎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嗎牙之地衛名畢節關索授越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在溪很谷山狀馬鞍者彌于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倍蓰兩欲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鼓洪濤于樹杪浮丘沈陸阻行李于荒途叱石誰感乎黿鼉成梁空聽於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黄一中慨徒周跨奔雲遊戾止喟然歎云高下必因

乎丘澤朝夕恒做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岸兼千章饒地產之名才人心若堅神功可冀矢磨杵成針之志傚折梅寄柳之靈薙猶刋林鳩僝鍰呂淬兹寸願彌彼群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刀布出鞞沓而壯結構劃幀莖以施輿杠雁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樁銀漢以横陳雪浪雲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輪載坻不褰裳陽侯讋波易為方軌馮夷淩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淨于黄河手握征南之節較昔梁孫原于黒水身乗博望之槎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景行欽眞夷庚岡媜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之口碑隱行昭名遠昇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可譬郁郁之文爰鍥貞坻匪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引之

才氏吉羽　退琅琪人

嫣然者態

○○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絶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

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絶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絶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于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蕭閑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眞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絶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絶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童奴歌舞凡諸富人

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低徊婉轉頗盼生姿

○○○太華山記　李攀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葢揩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透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霤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敦出人穿其穿中行穿中穿如从輸ㄗ也厓絕爲橋

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鋍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鋍中如一揭之瞷新發諸枏矣鋍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鋍中峽中之縆垂鋍中之縆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于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巳茹則藟藤也足巳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于厓刻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刻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跂此厓上復高三丈自跂首南行厓如前刻中屬耳甋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脫視是鄜生所稱搦領須騎行者矣雖令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背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跛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礙不可以穿縆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見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

樹菼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客于此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鋍于雲臺峯猶杓之在斗矣削成則上四方顧其中汚也上宮在汚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東北滙大坎

奇紀

中凡二十八所北涯壁下壁下涯道中一穴北出本從上幕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含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槳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飄拆拆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絙縩縩也欲度者先握絙自懸厓中乃蹈厓自汰令就絙不得絙還蹈厓

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絙也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陝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卽日中窈窈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頊卽失之矣是爲南峰南峰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壁上西峰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擧首曰余旣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離奇佶曲濤紙斧鑿痕北等文字前輩所不肯爲亦前輩所不能爲

觀冰記　　劉鳳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搖陵虐川陸冰豈澄塞涂自遒遂以達爾埜皆凝冱林木凄其色凜凜㵴霽颻颸欲墮景候慘冽甚日瘋霏霏薄之黔霧澹淡霽起相映發圍中人猪不勝禁予與二三子居與室重衾自擁猶慄若露之冷折骨蟄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顧躍然喜自昔之從燕中役需雪霑浥瀌瀌千里積至牛目丘陵為堋陁騰涌風橫扶之怒號天地若搖兀者久不游今復睹此悅然懷往且方

壯少精齒盛冒犯霎寒朝夜衢路騎行無蓋執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奈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縮朒乃强命槪欲有所之榜人諫不聽始自崤則鑿冰冲冲開不尋丈益督之前振振澌霆裂之聲硼硇磅硠若石礐㸑之礫砕砕若玉礚之磊砢磷磷薄流澌左右蕩激舟浮然進臧臧若割層碨磈礐觸擊甚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傍艤者觀者倚艫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適因忘不避橫軼中流獨摘扶抵如跳越逈切行股噪以助之勢揮躋突擿益遽起波湧巽石

蹙之磕磕然者已而迫午霽和澤氣稍融液所碩破解散者所蹀跐剸蹊者所穿捂蹍拓者則已委積涯涘梁若雪綺爽數里間闢為通道夫或捧痛而謔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策而登四顧颼颼蕭屑遠郊苦霧霾之若洶洶動雖肅厲而不爽徵孔子曰天寒吐珠于澤睹若瀇漾不辨語所謂天白灝灝寒凝凝者與刿石氣轇轕硤擊與飀飀相雜面受之如射沙石粟膚龜手不足言戰戰不可任語笑皆為凍咽竹樹颸颸柯葉盡貫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前予雖意

益舒二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夫時者不可常即歲如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時當其極豈不佳哉何以暄涼間也人養適過竅理皆疎顏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予四方之人也而久此怊怊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馳想彼北鄙寒絕手足皆瘃墮沉身沒命思策功名獨何壯與而予與二三子空老耳何益且古者夌人納冰陰室以贊陽氣故無冰則書以紀異東南地氣稍偏然累歲冬煖則藏乃不固今幸洛澤遂合歲其阜與玄冥者能專其令與予雖山澤

适安得時稼歲登乃能無他慮又因其寒暑之暇極
意所之縱覽觀焉而概寓之矣

寫嚴厲祁寒之狀燠暑中亦覺肌粟骨寒是銷
夏妙品

〇〇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王世貞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應檟言臣幸得奉　璽書
領大藩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貌共寢事事小間
然實不勝卒遽之虞臣所領郎鎮北抵華陽南跨江
漢西踰嶓冢而迤東盡泄水寔割秦楚梁三藩之垂
而又間錯蜀以不時糜屬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爲提
督撫治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宜從事
雖亦考功討吏頗三方之鎮臣實共之而其黠桀者
陽受束而陰嬈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亡

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縶醜糜至蝟附距弘治于今未
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倅二殺令三殺尉而禍未巳
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咸弗事事毋亦縣官之所以委
任之者未盡與臣不勝過計竊以當　武帝朝贛實
據江閩嶺海要道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
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伍
繕甲庀訾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穴若
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鏃之費
臣不佞不敢望守　仁請郎一切得比贛　制下尚書

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一璽書爲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爲旗爲牌若節鉞者十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爲檄檄諸道曰荊襄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恭秋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公孫發鋒虎賁鏤膺組縢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賨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既集則爲之飭前矛慮無中權後勁爲之置魚麗鸛鵞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

歎曰吾鄖自是有帥哉益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塡鄖率厲文武士西刈巨憝欲申是請會念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儆于災者爲新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礱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入卿大理顧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毋忘所繇更也世貞謝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　國家盡西南之兵力以僅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鄖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爲置閫閫不足爲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下

督撫之義炳然

平治荒服鮮菑四履之地皆大鎭其尺逮亥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創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餓烏然思一就棲食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籍之則笠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爲平而文恬武熙孽牙之萌益日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改而督是故晉武之銷兵巨源知而陳謨類考退而媮食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爲諱言地方大幾手成事而授之不棲乃猶徇治人治法之說天仰不佞烏能使

是官重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相與憮然顧名圖踐哉

雄卓遒練之文亦可凌轢班馬

先伯父靜菴公山園記　王世貞

循麋涇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襲第後稍西偏而枕涇者伯父靜菴公園也入園松亭翼然已柏松柏爲左右屏已又柏松柏爲鶴鹿者各二折而西則東山之趾在焉有亭敞虛而下瞰稍西爲靜菴中五楹兩序半之出巷折而西又數十武爲山堂堂之前有臺列怪石名卉東西脩竹綿亘數百武閒堂崩向北別杳然別一天爲大方池中浸芙蓉菱芡左右石門以入山分爲二徑各有亭踞之其木左深入石洞

爲石梁以度抵一崖而止崖前鑿碧礪蓮花引水浮杯渺渺自崖隙出水右度橋而窮復爲深澗上橫石以道而西抵礬石山被以白華曰雪山諸山稍皆土岡委曲抱麋涇若率然之脊萬松鬱然之山之勝不可盡數大抵石巧于取態果樹巧于蔽虧卉艸巧于承賺亭館巧于據勝而已其所謂石則太湖武康斧劈崑英之屬果則桃李梅杏橘柚棖柑櫨梨楞棗橪市含桃蘆橘來禽樼楊梅榕楳之屬樹則梧檟梓栝椑栢杉檜黃楊樿楸櫧櫨仵徐衎問女貞椿榕之

鹿古巷　湖坻人　馮吊

屬卉艸則蜀茶海棠辛夷玉蘭蕙芷穹窮薄且芙蓉芍藥牡丹合歡忘憂青蘿苔荔之屬各以百千計亭館可再屈指數蓋靜菴公自罷藩歸甫三十年中間即非負危痾峻風厲而未嘗替刻不之園其所規擘匠締且損夕益往往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雖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予自爲諸生則已侍靜菴公杖屨游山中每於夏交蒼翠四封蹊徑殆絕戲霞縱綵因風迴蕩穹雨灑明芬芳徐出琅玕崢嶸青葱削倩爽沁肺腑百羽萃止乃咽啼悽咧啾嚶嚶有傚

人色縱修游目縣匯迴會而靜菴公雅好客客毋問晝夜商移徵易絲倦肉代吹席謀飲醒醉互端是無但東南稱能爲園主人者亦遜莫與靜菴公抗而會予北游得一官久之遣家難歸靜菴公已捐館舍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往則嚮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及他㦬㸃蕩然無一存石亦多傾圮卉草雜樹十去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者石色漸古苔蘚蝕而蘿蔦封栝卷之木獲遂其性上干雲霄虬攫虎坐肱怪用壯礙恭鮮及鳥雀益傚至于管絃之跡松颸聚濤

篁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之不可復覓矣予從弟贍美爲靜菴公少子酌予茗石上相對歔欷久之意以有所軛故不得致力于茲圃以終靜菴公志也予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稱至鉅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不終屬梁竇崇愷也大曆會昌中平泉綠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昔足以侈茲圃八九不介帶而宋時李文叔之所記無一爲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圃幾二十年不旋踵而中金虜寧獨舊主不可問而遺丘故池瀦夷

爲廢脫亦焉能彷彿指導哉今茲園雖小顏而幸置之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吾故知茲圃之長爲王氏有也子何念焉贍美意似有省者旣而曰洛陽之不復圃也益三百年矣蕭李氏記而圃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圃之不吾長有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長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以新吾圃者予曰諾又二年記成郡人尤子求爲之圖而予系以詩

備盛衰榮落之感似聽舊宮人說開元天寶遺

李紫焉神悴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辯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以供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

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阿公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朱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遂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

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于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徼稱于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贅獨怪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躪于戈哉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非鳥而心鍾儀若有羨于求群之獸與求巢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阽而荊社之不太歟逆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椽而內盬其所從之神武遂

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于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語紹稷而會　襄國王有所拓飾于樓使使來請記今　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陛之下而無所恣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衰哉予欲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閔俯而家靡所不衎衎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于登高能賦之義足矣

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考博似宋景濂荊塗記而筆手更老

○○滕王閣圖記　盧柟

柟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甌越瑰琦絕偉爲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爲賦諸所稱引益奇常自語以爲當及壯游往視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柟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廵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冤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纍柟法少寛因市諸所畜故物得書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

傍達連房阿觀旋室㛹軒離擔荷楶戢脊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蒼然護映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極巧麗獨恨童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陰宇山嶄喦橫碧黛綠滕赴環抱流泉溉沃會爲洲渚石衣荇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玆閣爲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縹緲栩栩乎若馭雲斯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搏扶搖而游覽於閶闔也乃知曩昔王韓所爲文賦不誣而柟亦

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㮣未
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眞得肖其形與否今遽喜躍
爲慶幸如是設使㮣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之美
卽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日
苟活爲僇囚依圜墻溲厠而巳耶㮣幽拘多感毎戊
辛更鞫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遊宦業美田蠶園宅
今丘墟矣或曰某兒其服輿刀鞘奇器在若川縣浴
售之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亨有富貴窮且
丐也嗟乎㮣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巳有陵谷變

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蔑吾廬無間於縉紳士夫是
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與假令斯畫爲
匪人有不過資翫之具抑安知是圖淸淑之靈於
㮣無𨚫而吾獨物之智不見悔於滕王閣也龍川孟
君思才儁豪爽尤深畫理於㮣鄰戲友善因持軸語
之曰是宜與君卽㮣不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
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覩天下形勝登會
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
窺荊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鼪鼠所降蛇龍所居
履幽顯崎嶇之塗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
之㮣雖駑蹇尚能爲君歌咏其事傳所載閻喜爲是
爲之美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待吾歸訂
姑作記與汝別

佟吳佟畏忍喜怒悲歡張翹副書淋漓欲絕

兵部武庫清吏司題名碑記　汪道昆

司故有題名碑則舒太史紀之矣其言務矜名實不啻狥于衆而徧告之往不佞居舍中石列名且盡諸同舍郎請更始會不佞以郡行其後十五年不佞入佐司馬則尚書郎林文甫趙敬思任事帥諸同舍遁請不佞修成言竊惟除戎器以戒不虞葢取諸易自昔五兵之利武庫職之至我　國家則繕之司空儲之大內有發必先以聞無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慮萬全矣乃今所司大者天下尺籍次者諸司輿隸

征庸司仍武庫名不忘古也顧勾稽在尺籍則專設主事分舍主之故事員外郎五年一閱諸軍今罷勿籍獨歲給諸軍布絮無他端內舍主事歸一人則督武學且攝部廩郎獨主征庸出入及省中官吏實成每退朝入舍中時至輙升堂長揖下堂公事立辦視他舍獨優游且輿隸以力役征不辦責在所部四方失伍必文至而檄詰之今分遣使者按部中此無所預武學材官子弟藉胥梁往往恣睢不受功令諸部以數端故率因故常稽第令更張無所用其力又出入如乘傳不旬月輙徙官郎計日考成將不待此其大氐也古之仕者或以其世或以其身終或長子孫或歲至而後代率以持久而收効衆夫然後名實歸焉乃今事少而攉格多又遁遷去郎夷夔稷契將何賴以成名必如太史之言則不佞請廣之矣王者載韔橐而歸武庫固將藏器待時即無所用之示有積也故積金者饒積粟者飽乃今備在司馬惡能去兵其在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莊生有言兵莫憯于志而鏌鋣爲下夫以中材之士而當干城則其忝志

不積之害

者殊也不佞嘗謂當世急于養士而躁于用人士釋筴而受書任者曾不能什五六夫何故養與用異也當世文武並用而持文墨用事者居多閫外將權輕受成而已一旦而受戎事任者曾不能什二三夫何故文與武異也故國不積則緩急無材士不積則緩急無用早服重積其斯爲治國之善經矣乎然而善積粟者勿奪其時善積金者必與時息時違則事去時過而後事事則無功故曰時難得而易失志士將有樹也必有積也資適逢世惡可失時仕莫善于郎

擇題

多積之善

滋所謂時也由郎而下則官薄而事煩等而上之則任專而事重故惟諸郎事省而武庫尤省艮時不在兹乎乘閒暇則明政刑避宴安如懷酖毒昔之從政亦莫不然于將枹鼓不聞兵革不試自公多暇豈無所用其心哉按章程攷令甲則積多聞察地形辨人物酌時宜則積多見博古以資聞見則積多識議堅瑕明奇正部署兵勢分合偵虜情向背則積多謀日而積事月而積功歲而積成積久則相悅以解由是而嚮用惡往而不利哉昔之聞人嘗以布衣任天下

事卒之名震西夏目為數萬甲兵其積可知已故百金之士部伍之役也假令得萬人敵將帥之役也彼以一夫而當數萬夫非社稷之役乎哉有志亦若是耳夫燕無函秦無廬燕秦非無函廬也夫人而能為函也廬也今之君子則皆用世之良上之奉 天子威靈下之服司馬法得時而駕相與宣力四方固當竊烏號之弓房肅慎氏之矢函昆吾之劍鍊休屠之金輦而歸之尚方以尊 天子而威四極詎寧詡武庫無兵乎進而拱議六卿出都四岳次之分部藩臬南面而視諸古諸侯則其緒餘固無難者鏌鋣可斷犀革於幽府何有哉今大司馬譚公由武庫起自是攘夷距虜儼然為國金城此其在古人早服重積之道得矣其名具在觀者其有興乎此太史引而未發之言敬告來者

積之一說堪為救時石畫議論發前史迭出不窮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汪道昆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客歲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壬申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客歲則督府治也憑軾而經北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釋縶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纚纚數千萬言不佞俯而思仰而嘆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

門之尤難也薊門難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　先帝即位虜寇灤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月請便利行之于是嚴責成分部伍矜保界繕停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戍守相望輜重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視疇昔何論徑庭彼其內乘積廢外劫積威一旦與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稽考端拱于上從諫如流三事贊客勿于中筴邊事如指諸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群疑

壹歸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徇市中虜既飽歸將歲一陷以墊其腹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莫敢誰何　太上撫劍而視遴臣一不效輒傳御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鼎即出鐲鏤重以發言盈庭掣之肘而代之劄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之師禦方張之虜蒙不測之罰抗無厭之求毋不詢之謀孰輿尸之咎厥胡疐尾雖狼顧且不遑此疇昔事也今日之事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爲功何以故廟算勝也疇昔之事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爲力何以故廟算非

也今日之事自中主之此非真督府能也非真將士力也　聖君賢相之訏謨也疇昔之事自中制之即智者不暇爲謀勇者無所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烈也諸將吏然疑者半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改謀地不改備其難均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昔而左今嗟乎不佞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羊也其猛噬猶豺虎也跳梁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猛矣吾其格之搏之有力人事也鳥舉而腐至難制矣吾其矰弋之網罟

之佃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其威雷霆也雷
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不及掩耳當
其晦日月安足恃哉柄臣挾上行私猶之乎旱而魃
也猶之乎稼而蟊也潰中而擁下奚翅豺虎侖鹿犬
羊由前而摧者若而人由後而訹者若而人豈其力
詘而智窮無亦棧掘勞策故終不免楊公中立壹以
身徇國家避徑竇不由經也茬不入卯文武具足業
巳結　太上之知彼其自君側而虎視公不忘逐逐
危可知矣于時虜大舉薄大水峪直將襲故智乘之

虜塵蔽天連數百里金吾緹騎日數十至接踵以密
聞大璺方睚眦公幸不保以自快公登陴冒矢石親
將諸將兵扼虜衝一虜先登斷臂而墮虜大沮尋反
尾爲首擊其東公業已遣王將先出間道備之嚴虜
不得逞夜募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冦
馬蘭峪乃復創去由是　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敗
率倚辦之揭日月而收雷霆彼其爲魃爲蟊終不得
間大都天佑明德賚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
故今之所易昔之所難今之所優爲昔之所不暇則

其所遇者殊也諸將吏唯唯則以使者得專述願旌
公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不佞爲公故吏其知者謂
不佞爲考信其不知者謂不佞爲市交蔣第令碑之
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及公得謝諸將吏請
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之安安車且暮且
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邊人申請者三義無所
避惟公以功實冠勳府直將爽太廟書太常薊門特
舉其一隅無庸不佞在法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大
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死有述上之不愧

尸祝下之不愧鼎銘矣遂勒之麗生之石而系之以
樂章
建玄鉞兮受形兮遏冦虐兮三輔東都元老兮繹膚
公涯周澤兮九州同輩上國兮綏華戎釋東顧兮紓
重矘鼠所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故宮英勃勃兮
氣如虹駿奔走兮萬夫雄儐俎豆兮伐鼓鍾靈之來
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衆衛兮雲鳥從紛來
下兮集高墉
右迎神

援北斗兮挹上尊鼓吹䶵兮鐃歌煩陳部曲兮昔所
敎縕析衡兮儼若存閶合終兮寂不喧躡文履兮歸
華軒懷舊昭兮湛新恩揖遺筴兮翼後昆日云暮兮
群靈奔經大行兮宿崑崙陟帝所兮開天門宜沆瀣
兮恊絪緼粒下土兮籓中原韃索臥兮京覲賓貢騕
褭兮㪅瑶琨來萬國兮叩九閽歷千禩兮奉至尊

右送神

余稽時勢㸃如列眉而抑揚斡旋處具見筆力

有色

○臨朐縣文昌閣記　　馮琦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
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
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朐當斗
柄所建于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
始張君來典邑庠謂閒者科目㝷星以堪輿之說建
高閣于東門故址爲學宮左獲因以奉文昌之祀計
丁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百姓爭助之貲逾年未
竣而邑侯王實始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吳公終

而移書不佞爲之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
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
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四星圓繪其象而謂之魁
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冩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
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
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
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
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
精降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爲星也說

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犧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于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辟不耕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于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于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潔被其心志斯不亦眾士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

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摛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不恃已而恃神士子陋習絕地天之通只在人無廢事而神安幽冥其吉祥善事當更勝于建閣之紛紜矣

奇而核

重修大觀樓記

李維楨

瓜州鎮在江北岸距揚州四十里而遙有城自宋王友直始廢矣嘉靖末倭犯揚州更築城城南故有望江樓亦廢萬曆初丘郡丞更爲之名曰大觀三十年來漸以圮剝郡丞豫章方中子繕治斧藻還於舊觀集鎮之爲諸生者暇日屬文談經其外爲臺建大將旗鼓蔵府肆水戰之士四隅有廡構別館庖湢皆具凡遊者與四方客之寄遞而府置不給者於斯共一日之積一夕之衛焉大江可剸金焦北顧三山可挹

層樓霧市可窺若木扶桑可接鍾阜龍盤石城虎踞宮闕陵園鬱葱王氣可約畧攬結也信哉大觀矣既落成中子俾予記其事考史曹魏伐吳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慨天塹之險而返今瓜州涉譬之衣帶水耳以彼戍卒十餘萬舳艫千里何難飛渡登地有滄桑移徙抑郡邑建置古今不常瓜州故非臨江所耶江遠即敵亦遠江近即敵亦近遠近之間所爲控禦經畧難易區分矣國家財賦吳越强半漕輓樂此率由此出留都與京師並建是爲股肱故以屬邑一鎮

而張官置吏屯兵備警與郡相首尾門戶嚴則謝玄
無內傾之憂藩籬固則祖逖有前進之勢觀于地利
而知鎮之重也四方民貲聚無萬數家鮮恒產什九
商賈仰機利而食自榷稅中使出而商困商莫窗於
鹽策多秦晉新安產非土著也頃者鹽政抗敝巧法
不可勝原商乃重困東南水旱無歲無之益以河決
堤繇不息逖亾寨路盜賊多有倭奴跳蹀觸國未遭
大創鯨鯢播蕩餘腥嘗染淮海建閩跳梁覦逖左杌
上內有如萬分一飲馬山海關逆天津運道震于其

明文衡　記　重修大觀　卷九　六十一

鄰誰可安枕山東河南大祲饑民纍乞丐不遂恣行
抄掠就蒲藏于江海之邦昏夜舴艋絡繹不復誰何
凡此皆可階亂昔人所云承平爲繁華之會多事爲
馳騖之衝觀于時事而知鎮之重也登斯樓者安作
何觀將洽其新聽出其尊彝品其百籩敬其夜除體
解節折而共飲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乎將仰
而山俯而江遠而海昕日夕月烟霞風雨草木禽魚
四時萬彙窮態極變應接不暇擊節而吟揮毫而書
鼓琴而歌盤礴而踞坐胡床而嘯取適目前不知其

大章所閣江中記同而非爵閣竟淵論事增華矣

他乎將侈口絶昭之賦蕪城也牙檣錦纜青樓綺陌
車桂轄馬駕肩壓宇撲地歌吹沸天賛以富都邪豎
相以長鼠之士以視侈淫色爲明以土木崇高雕鏤
爲美金石匏竹囂庶昌大爲樂乎抑觀夫耕耘機杼
之業日暨瑣尾呻吟之狀月增鑄山煑海之費日耗
遂蒿艾荻之區日蔓也餘皇太白蒙衝鬬艦走舸遊
艇五樓三翼非不飭也而能櫓者幾何人城高九仞
睥睨萬計樓櫓刁斗葦笥木薦桔橰兆零渠答蒺石
鹿角虎落非不備也而善守者幾何人介胄劒戟矛

明文衡　記　重修大觀　卷九　六十二

鋌弓弩鼓鉦旗旆火攻之器非不修也而敢戰者幾
何人八陣六花魚麗鵝列箕張翼舒右牝左牡越之
鴈行鄭之鵝鸛常山之率然非不試也而實用者幾
何人則必有憀然深思凛然畏懼戚戚然若痌瘝在
躬閔閔然若農夫望歲皇皇然若徹桑土戒衣袽惟
恐失時者矣誠如是鎮爲吳楚扞蔽爲帝畿金湯奠
無窮之基垂無窮之聞所貴大觀儻在斯乎輓近世
文章家有記天開閣壽樓者有記京口月觀者有記
北觀亭者皆鎮錯壞景物相方而共大抵多弔古覽

勝放浪流連以究旅況而寄才情非危言覈論矍矍良士所欲聞也竊附杞憂發恤之後舞筆奮詞用告觀者中子名堯庚持官守身以順簡書奏課爲最茲特其一端云

嵩嶽其體江海其氣渾稱大觀

白華堂記　陶望齡

新都許太初與寄偶遠雅善遊于琴尤自喜以爲獨解絕詣余與相從都下既久每涼月佳夕相對焚名香拂絃奏之爲之忘返太初又善擠手指所遇必奇中嘗謂余曰凡吾所爲醫與琴皆有寓也久之人有爲余言許君行純孝親病嘗刲左股作糜而進悲其親之不能療而欲以技仁夫人之親技成而悲其巳晚幽憂邑鬱不可告語輒抑而寫之于琴其所謂寓焉者其然乎太初請予記其白華堂因此詞焉而明

先生所目也余蓋嘗誦詩而歎其暢情宣志之善當夫境合志符古今人情眞出一軌及覽笙詩六篇疑之既而歎曰詩之妙至是乎夫有詩之聲有聲之詩精之所至口不能喻也意有必極物不得間也難言矣而猶可言者文載之歌揚之而辭附焉南雅之類是也言所必不能追文所必不能傳而聊托之于物則聲焉而巳彼嗢噦夷靡嚱噬喈喈之聞而詩在焉六篇是也故太師諧辭竹之情而國史標一成之目蓋韻核聲稽而詩不能追者豈亦嘗聘孝

子所寓而太師採取之如歌辭之錄于民間者與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問之曰臣不睹臣之親三年矣鍾子期曰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木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悲夫然則笙耶磬耶琴耶其誰爲白華也耶其誰非白華也耶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二詩皆孝子之什先王之以孝教天下蓋如此第今今之世有明樂者而採聲詩以章孝治則許氏之琴倘亦有譜而傳之者與白華何異焉余鄙陋素昧音奏屬新有家戚念老親甚夜過太初爲援琴如曩時憑几聽之悄然而憂淒然泣欲下幾不能卒其亂也曰異哉琴昔之琴也何其悲哉將子有思乎其余心之思乎噫余殆得之余心也非能得太初之心也向使余能知音若鍾子當不待宮羽之定而知其爲許氏白華矣寧至今日哉余移疾南棹幸而得請家傍鏡湖波平月華中流艤一舫安得邀太初爲操一再弄暢其悲而爲樂也然太初好游豈無意越山水乎庶幾遲之書以貿許君因爲斯堂記焉

至情相感惻惻心動紙幅外豈有無限迴翔